叢書集成續編

六五

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五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古禮儀

周禮總義十八卷附考證一卷……宋　易祓撰　湖南積學齋　一
周禮故書考一卷……民　係文昱考證　頤志齋　三六一
周禮釋注二卷……清　程際盛輯　頤志齋　三七九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一卷……清　丁晏學　鶴壽堂　四三七
儀禮古義一卷……清　茆泮林撰　昭代　四六三
儀禮經注疑問五卷……清　惠棟著　安徽　四七五
儀禮釋注二卷……清　程瑤田校　頤志齋　五四七
儀禮私箋八卷……民　吳承仕輯　廣雅　五七五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五卷……清　丁晏學　頤志齋　六四七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五卷……清　徐養原撰　廣雅　六四七

乙丑湖南長郡學
宮叢書刊印處刊

玉韞於千重之石而氣吐白虹珠沉於萬仞之淵而光生滿夜無他天地精英之所聚鍾物莫能掩其神也王大夫之立言也亦然有數文之言數文者文數則言簡載道者道不變言亦不變如吾鄉先輩宋景濂山齋先生所著周禮總義一書是也先生名被字彥章世居吾邑溝山右篤學力行著書甚富孝宗時擢狀元及第官至大宗伯封開國男邁榮而素業不少改蓋弧韜之志自悉其力於不倣矣顧國邁履移其製頻作坊本皆蝕家刻亦燬至今六百餘年所著書已不復耳其

名卽先生子若孫亦無從探之故府矣況周禮之亂於新室累於介甫誹於五峯言人人殊雖有總義道文孰與掇拾而表彰之耶欣逢 聖天子御極特詔修定三禮幷敕海內士夫家三禮藏本皆得入獻予時備員纂修留心搜討方惜先生總義一書僅散見王氏訂義中不得其全本採之吾鄉行省所獻亦未之及也未幾當事奏請令諸纂修官入中祕 文淵閣上蒐遺逸禮書予往閱至永樂大典網羅數千家中載三禮多種而山齋總義在焉按之獨缺司徒一官司馬亦稍佚餘四官皆完善予爲之狂喜因出語先生族裔宗沿字公申者公申時舉鴻博來京師聞而起祝曰此吾先世之靈六百餘年尚不磨滅也且歎且喜因捐貲傭人繕錄之子亦從各纂修署彙其稿隻字片言必以付數閱月錄畢凡八百頁約數十萬言公申揖予曰俾我先世散佚數百年之精光重見日月者君實大有造焉予曰非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總義有所發明是能羽翼周官者也衛聖經者天故壽之兵火不能滅風雨不能壞當此制作休明之運自排石室出扃鑰以佐鼓吹而滋繡黻後起者適若有啟其衷焉而與爲藉手耳豈偶然哉且吾與先生居同里後先生六百年而生適以珥筆三

禮而爲先生闡失傳之遺緒若相值若相待又豈偶然哉公申大快曰予得此差不負此行矣歸卽授梓爲先世傳此絕業焉予因述其事而志之俾後人知此書所自發幷以信苦心著書者無患後世之不傳云抑予閱永樂大典之書爲卷凡數萬分帙以韻幅長尺有八寸廣尺許皆寫本大字徑寸小字五分朱格皆有辰砂畫墨尚有古香書法遒勁通部無懈筆紙厚比高麗而潔白過之絳帛爲表紫玉爲籤修自明永樂中總裁數十人纂修數百人執筆墨從事者千餘人書成卷軸充祕閣經明代不能鋟板後張江陵奏寫副本一藏勝朝之

華蓋殿一藏於今之 武英殿及闢賊焚華蓋殿此書
亦焚惟 武英殿本尙在 世祖龍飛駐蹕此殿移此
書置 皇史宬後移中祕其書羅列萬有書目多外間
所未聞惜其徵引太繁頗傷允雜臨川穆堂嘗欲向此
中挑出數百種鋟以行世吁向徵 內府有此書則山
齋之心血冷矣因附記於此
乾隆四年己未同里後學王文清九溪氏拜撰

禮之難言也始輯之難杞宋無徵是也繼議之難石渠
虎觀諸異義是也終行之難新室宇文及熙寧事例是
也而今以數千年未盡湮之籍值 昭代大有爲之時
搜文徵獻以贊天地爲昭之化則非他日舉行之爲難
也而惟悉心搜輯與討議之爲難夫幸逢斯盛而猶以
是爲難者禮歸於一以貫而資於多以蓄多以蓄則無
虛亦無約一以貫乃能分亦能合矣故曰觀會通以行
典禮者此也往遭秦灰漠潟得鄭氏奮力遺經實於先
聖爲功魁矣而亦不免爲過始者一章一句則涇雜渭

而脈或淆全經則矛刺盾而神或散蓋不但惑於纖而
頗蔽於牖故也新義之僻視鄭賈尤烈者也鄭注蔽於
牖所謂誤新義蔽於僻所謂故也荆公故大才然以新
鑿佐其堅僻蔽猶如此況下焉者乎故當其時伊洛不
能同道後紫陽亦莫之挽今僅存者二程語錄與龜山
辨疑及朱子師徒正續通解之屬耳禁程氏學未已旋
禁朱子士生其間不希世資而潛志聖經者罕矣長沙
易山齋先生與朱子生同時孝宗淳熙乙巳及狀元第
累階禮部尙書封開國男可謂榮遇矣顧獨探討遺經
學行焯厲所著識山樓文集外有周禮總義及周易舉

陽禹貢疆理諸書時張南軒先生與先生交契講學嘗爲先生作諸記序南軒詩集中橋有山中隱之篇益過新康訪先生也今其書家刻皆燬於火遺文零落總義略見於王次點訂義而詳載於永樂大典中今約舉其文如大小祝注疏頗牽率而總義判若淄澠然又如天府治中諸家並與鄉大夫大司寇司民之各登中不相貫總義則如圖索矣殆亦欲因多而究其一者非耶由斯以推採醇以剔疵雖鄭王猶望之矣故曰兼則總偏則蔽而搜輯與討議相終始者此也茲先生裔孫宗渭奉徵居王府賓館從其同里王九溪先生處閱是書乃

體 聖朝冀經崇道之至意不忍遺文就湮時過禮館假大典鈔掇之但大與闕教政二官文頗有漏此則其怦怦心惻者也渭字公申丁內艱廬墓終喪與其先世延慶公廬墓產芝事後先輝映外臺重渭學行連舉孝廉及鴻博諸科堅辭不獲已乃就徵今輦下所題廬墓圖乃賢王因其贍雲鴈咽而命工繪圖以慰孝思者也而渭又勉刻先世禮書如此其諸 聖孝所格被而亦禮籍未泯之一徵與例得幷書

乾隆四年己未五月戊午三禮館纂修後學丹陽姜兆錫謹序

天官家宰第一

天官家宰一之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極中也此經並列於六官之首者言六官所掌之事無非示中於天下取中於王國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古者建國皆本於此然周都鎬京而復宅洛邑者居天下之中而已昔者成王之世制禮作樂立一王之灋乃卜澗水東瀍水西而作王城又卜瀍水

東而作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新邑既成乃時會諸侯於洛是知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斯王之所以建國歟辨方則以日景辨東南西北之方正位則以祖社朝市正左右前後之位體國則宮城門涂之度皆如人之有體經野則邱甸溝洫之畫皆如絲之有經四者備而後治道舉焉故設官則六典之官各處以職分職則六官之職各命以事無非所以任推行民極之責所謂民極者於書可以互見營洛之始召公相宅乃作召誥其說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及洛邑告成周公還政乃作洛誥其說曰其自時中乂

萬邦咸休周召二公相與維持以成周家一代之治者要皆中道之所寓至於周官之作則成王親政問物成務之書也觀當時百官君子無非推行成王之德意則所謂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悉矣六典所載自周官出此所以並列於六官之首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冢宰大宰也鄭氏謂進退異名蓋所主一官不兼他事則與六官同謂之大是退異名也上佐天子百官總焉尊於六官獨謂之冢是進異名也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與此佐王均邦國同意謂之佐王均邦國則非三公不足以任之故周公以三公兼冢宰見於蔡仲之命公薨而召公亦以三公兼冢宰者在周見於康王之誥其佐王均邦國而謂之冢宰者在周典亦問見其一二大宰之職曰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是對王之大治而稱冢也宰夫之職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是主王之官刑而稱冢也司會曰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是廢置參乎王而稱冢也內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是好賜予參乎王而稱冢也御史曰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是治令達夫天下而稱冢也凡此數者事大體重故

謂之道揆而兼以三公之職公羊氏之傳春秋曰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一相乃冢宰之任初非別置一相即周公召公之所兼者是也若夫成周設官之兼冢宰者職掌雖一而體統異矣此序官所以先列冢宰而後言大宰於治官之屬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大宰所以長治官而乃列於治官之屬者言其分職聯事亦所以相屬也故以卿一人爲之然卿乃上下之通稱上聯三孤則爲九卿下設中大夫而卿亦上大夫故大宰卿一人即以中大夫二人贊之此小宰中大夫即以下大夫四人贊之此宰夫所以爲治官之貳小宰大宰之考以至八人之上士十有六人之中士三十有二人之下士凡六等其數皆以倍即鄭氏所謂轉相副貳者在六官皆然然六官及遂人其下士獨謂之旅者何也眾也他如行夫之下士亦三十有二未嘗不眾也而不得言旅不得同乎六官鄉遂之尊故也今自旅下士等而上之以至於鄉在大宰一官凡六十有三推之於五官又推至於

三百六十職則不啻數百倍又以六鄉推之爲中大夫者凡三十人爲下大夫者一百八十人爲士者萬八千七百五十人推之於六遂又推之於四等公邑三等采邑則亦不啻數十倍何其繁也大抵成周不必備非特三公之職自一命以上無非兼官以行事鄭氏釋大司馬序官曰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自軍帥不特置者推之則知六職之不常有者亦不特置也自鄉以下兼官者推之則知其他列於六屬者亦皆兼官也況成周之制鄉大夫則制以邑三等之士則授以田設官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四

雖多總攝有道是殆不可以泛觀之矣餘見地官序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周官府史胥徒設職甚多而不詳所出在天官者凡二十有六在春官者凡二十有二在夏官者凡三十二百六十有五在秋官者凡二千六百五十有七冬官雖散落無紀亦可類見唯地官無常職凡職於山林川澤者其數不可勝計杜氏通典總言其爲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不調諸民其誰實爲之或謂出於閒民然閒民轉移執事乃九職之一豈足以備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之數孟

子所言庶人在官者同祿謂在官而受田者非於百姓受田之外而別賜府史胥徒之職考之周典自有成說大司徒之頒職事其十有二曰服事鄭氏謂其服公家之事者也鄉大夫登其舍者服公事者鄭氏謂其吏之有復除者也又鄭氏釋府史則曰皆其官長所自辟除非所謂吏之有復除者乎釋胥徒則曰此民之給徭者非所謂服公家之事者乎今以鄭氏之說而考論成周之制古者王畿千里提封百萬井受田者凡九百萬夫其間有德行道藝之民及三年大比則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餘則

人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歡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三百人
醫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食醫中士二人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獸醫下士四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幕人奄一人女幕十人奚二十人
宮人中士四人下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七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六人徒八十人
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內豎倍寺人之數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八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八人徒四人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八人徒四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曰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此三者統宗會元之地萬化之所從出也文王肅肅在廟雝雝在宮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無非所以爲周家數聖人相傳之懿至周公攝政建六典之官而正朝綱重國體凡百司庶府詳瀘略則本數末度靡不畢舉而天官所統造原立本不過此三者而已今自天官分職而論之大宰卿一人而兼之以三公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有以格人主之非心小宰掌建邦之宮刑而有以正其治於宮庭之間宰夫掌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治而有以正其俗於朝廷之上以至宮正宮伯所掌之官府士庶子凡在王所罔非正人使之日閒正言日見正事皆所以輔成君德而納君於當道是固所以爲人主正

心之端也而猶以爲未焉以人主之尊不厚其身無以厚天下而護養國家元氣之本正在於護養人主之身故其設官自膳夫而下主膳羞羹烹之味甸師而下主禽獸魚腊之獻醫師而下主飲食調和之味酒正而下主酒水醯醢之物宮人而下主宮舍幕帟之儀使人主端居九重心廣體胖血氣和平志慮充溢而後民命國脈始有所恃宜足以享天下之備奉矣而人主之心自視飲然不敢以自安舉天下之財雖曰王之膳服不會而總於大府者莫不皆有一定之式玉府掌其器物內府掌其貨賄外府掌邦布之出入皆有式灋以行之及其用之則司會會其財司書掌其書職內以下莫不惟式灋之是守使人主不以天下自利而常有以厚天下之利是又所以爲人主修身之端也而猶以爲未焉蠖濩嬋娟深嚴窈密親公卿大夫之時常少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常多故王者皆以灋制裁之夫人不列於官九嬪世婦女御不著其數以見王者嚴於內官之選初不過取而輕擇內宰下大夫之外如內小臣典婦功絲枲縫染追屨之官亦皆以上士中士爲之小夫賤人不得厠迹於其間閽寺之徒曾不數十固大異於後世之鳴璫

曳組含天憲而握王爵者宮壺朝著事均一體而萬
物咸理是又所以爲人主齊家之端也莫切於人主
之心莫親於人主之身莫重於人主之家而太宰皆
得以道揆之以至宿衛扈從之人灑掃使令之徒寢
處燕息沐浴櫛髺私狎之事亦莫不皆取正於太宰
夫是以政本出於上政權不移於下上下有總攝之
政內外無壅隔之勢此大宰佐王之大者而聖人治
國平天下之道萃見乎此矣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
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
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
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
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
任百官以生萬民

典常也大宰並建六典本以治邦國爲主而兼及於
百官府以至萬民者百官府則推行吾之六典者也
萬民則吾六典之所先及者也王者之治天下自治
爲先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後遠近
四方從焉故於百官萬民則致其詳於邦國之諸侯
則舉其略詳內略外而邦國自治此所以爲大宰六
典之序一曰治典以經邦國者理之使不易其常之
謂經然治必先於官府而推之以紀萬民紀謂錯綜
而不遺詳於經者也二曰教典以安邦國者導之使
不拂其常之謂安然教必先於官府而推之以擾萬
民擾謂馴習而不違詳於安者也三曰禮典以和邦
國者交好常有以相親之謂和然禮必先於統百官
而推之以諧萬民諧謂相信而不乖詳於和者也四
曰政典以平邦國者分守常有以相制之謂平然政
必先於正百官而推之以均萬民均謂至公而不私
詳於平者也五曰刑典以詰邦國者辭命常有以相

戒之謂詰然刑必先於儆百官而推之以糾萬民糾
謂繳細而不差詳於詰者也六曰事典以富邦國者
財力常有以相資之爲富然事必先於任百官而推
之以生萬民生謂惠養而不窮詳於富者也詳內略
外其序如此方其在六典也五官與大宰各司其一
大宰所掌特專於治典而已及其佐王論道則五官
聽焉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雖各列其目而統於
大宰則皆謂之治故曰佐王治邦國所以見當時治
本之悉出於一者如此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辯邦

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濂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濂亦典也詳於典故曰濂官府者朝廷百官所居之府所以行濂守者也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謂之百官府則非特治官而已凡六官之職皆在所統一曰官屬者卽小宰之六屬使之各揚其職故曰舉邦治二曰官職者卽小宰之六職使之各任其事故曰辯邦治三曰官聯者卽小宰之六聯使之上下相承故曰會官治四曰官常者卽宰夫治數之官常使之多寡相稽故曰聽官治五曰官成者卽小宰八成之書使其條目不相侵紊故曰經邦治六曰官濂者卽小宰七事之濂使其戒懼不致廢弛故曰正邦治七曰官刑者卽小宰所徇之常刑用以儆戒人心故曰糾邦治八曰官計者卽小宰所弊之六計用以廉察人才故曰弊邦治是八者其六爲邦治其二爲官治蓋聯事者百官之事常數者百官之數非若六者之關於邦治也大宰以是而統三百六十職之任使其尊卑大小無非八濂之是守故曰治官府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濂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則亦濂也以濂爲式故曰則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之采地或爲家邑或爲小都或爲大都以其皆有邑都則曰都以其在國之鄙則曰鄙都鄙之則其目凡八一曰祭祀者謂都鄙有社稷五祀及其先君之廟典秩高下不可踰越故曰馭其神二曰濂則者謂都鄙有伍兩卽輔與夫家臣之屬職守嚴整不相紊亂故曰馭其官三曰廢置者謂都鄙之吏任治於外則必有勤怠功過舉其能者而措其不能者故曰馭其吏四曰祿位者謂都鄙之士從乎政學則當考察其藝養之以祿而定其位故曰馭其士五曰賦貢者謂都鄙以其田賦之十一者取於民而又以稍縣都之十二者輸於王然後爲之制其用度豐殺之數故曰馭其用六曰禮俗者謂都鄙有稍縣都之民則必有冠昏喪祭之俗因其俗而制其禮文輕重之節故曰馭其民七曰刑賞者都士家士爲之掌其訟獄則必有刑賞以及其下故曰馭其威八曰田役

者都司馬家司馬爲之掌車馬甲兵之戒令則必有
田役以作其怠故曰馭其眾是八者皆謂之馭乃所
以馭都鄙也故秋官設都則之職專掌此八則之讞
然謂之都則不言家則者何也考大宗伯九儀之命
惟五命以上然後賜則王之大夫四命雖馭之以八
則而未與賜則之數故采邑謂之家而不謂之都若
卿以六命爲小都公以八命爲大都此所以置都則
焉由是觀之八則通用於三等采邑而以都爲主故
總而言之曰治都鄙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十五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
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
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
過

六典八灋八則大宰不言詔王而八柄言詔王此正
大宰論道經邦明天下威福之柄以綱維斯世者也
故八柄馭羣臣惟天子得專之惟大宰得詔之詔之
者何人臣非爵無以貴之也必有德而後任故曰馭
其貴人臣非祿無以富之也必有功而後授故曰馭
其富予者予之以財也財必以恩而後得故曰馭其
幸置者置諸其位也位必以敘而後進故曰馭其行
罪至於可殺而有八議之辟賜之更生所以福之也
故曰馭其福罪至於不可貸而有削邑之罰奪其所
有所以貧之也故曰馭其貧廢言棄也臣有罪戾不
可委任褫其爵而棄之故曰馭其罪誅言詰也臣有
過失非其故爲以官刑而詰之故曰馭其過是八者
不徒馭之而已自一至五則爲慶賞自六至八則爲
刑罰廢者置之反也奪者予之反也誅者曰爵曰祿
曰生之反也慶賞詳而列於先刑罰簡而列於後知
所先後詳略矣

周禮總義 卷一之一 天官 十六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
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八統亦所以詔王也雖曰馭萬民而實本於王者之
躬行故以統言之於上而係屬於下者也親親則睦九族之類敬故則燕朋友之類進賢則與其
德行使能則任其道藝保庸則安其有功者尊貴則
崇其有爵者達吏則察舉勤勞之吏禮賓則接遇諸
侯之禮此皆王者之事而何與乎萬民然馭以親親
則民莫遺其親馭以敬故則民莫慢其故馭以進賢
則民知德之不可不務馭以使能則民知能之不可
不勉馭以保庸則民知功實之不可害馭以尊貴則

民知尊命之不可陵馭以達吏則民知壅蔽之不可
爲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之義上作而下應猶絲之
牽物約其澳散而歸之於統故曰八統馭萬民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
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
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
臣妾聚斂疏材九月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先王之時凡民皆受田凡受田皆爲農今三農特居
九職之一而復有園圃虞衡之職又有藪牧百工商
賈之職又有嬪婦臣妾閒民亦然前解所謂四人以
下不足於授田者先王處以閒民之職使之耕閒田

而輸閒粟餘則使之轉移八職而執其事如是則閒
田以待授民而非曠土閒民以待授田而非游民不
然閒民何以列於九職之末耶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
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
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九賦之灋與上經九職不同九職所以任萬民九賦
則非取於任民者也鄭氏皆以爲民賦且援漢口率
出泉之制其說一立王制不明學者惑之不容不辯
一曰邦中之賦者即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

圃任園地蓋王城內外之地也二曰四郊之賦者郤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蓋六鄉百里之內而外距六遂之地也三曰邦甸之賦者郤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蓋距國中二百里六遂之餘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削之賦者郤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蓋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五曰邦縣之賦者郤載師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蓋距國中四百里鄉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六曰邦都之賦者郤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蓋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

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邑也七曰關市之賦者若若與九職之商賈同然商賈主乎貨賄皐通此則如司市所言市之征司關所言關門之征是也八曰山澤之賦者若與九職之虞衡同然虞衡作山澤之材此則如卿大夫所取金錫玉石丹青骨物之類是也九曰幣餘之賦者如職幣所云斂官府都鄙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也前六者皆任地之賦以其田賦之十一者取於民又於一分之中復以十一十二十三十而三輸之於王如是而已後三者雖非任地然有司所掌利歸公上故亦謂之賦而繼於

任地之後詳考大府一職即有九賦之式而又別有邦國及萬民之貢則九賦非任民之賦可知矣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太宰之職國用有三曰九職曰九貢曰九賦而九式之均節財用特見於九賦之後是專爲九賦設也故大府有九賦之式而不言九職九貢之式非無式也太宰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若九貢不在頒用之數則以之充府庫用九職不在頒用之數則以之充府庫此成周備先具

之道非若九賦爲國家之經費也惟九賦爲國家之經費故大府之式濂曰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賜予是九者責之有司皆有式濂焉以式濂待之可也若王之膳服以至賜予皆有司之事以式濂待之則何拘於式濂若拘以式濂則膳夫何以不會王之膳外府何以不會王之服以至膳禽飲酒齍與皮事亦何以皆爲之不會是數者皆至尊所御不可以有司之濂

會之也若大宰佐王論道則膳服有式乃養成君德之大者此大府列膳服於九式之先豈無意哉

以九賦斂邦國之財一曰邦賦二曰邦甸三曰家削四曰邦縣五曰宗以族得民二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主以利得民六曰主以信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九賦任地九職任民二者皆行於王畿千里之內而王畿千里之外隨其地之遠近大小立爲邦國九等之貢九貢之目雖不詳見考之鄭氏自有成說因二鄭之說而參之禹貢則有可以類推者禹之甸服實惟冀州其外八州別爲侯綏要荒因其地之所宜貢

其地之所有故曰任土作貢周人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亦若是而已祀貢即浮磬菁茅之類嬪貢即絲枲絺紵之類器貢即銀鏤砮丹之類幣貢即金玉蟣珠之類之類材貢即栝柏篠簜之類貨貢即織編織皮服貢即玄纁纖纊之類斿貢即羽毛璣組之類物貢即魚鹽橘柚之類是九物者雖禹貢任土之舊亦可推見成周九貢之濫然大宰之於邦國謂九貢而秋官大行人之六貢亦同九貢之目者何也蓋有歲之常貢者有因朝而貢者因朝而貢則大行人之六貢也小行人又有所謂令諸侯春入貢其此之九貢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兩聯也屬也蓋人心以類相合而皆聽命於上不爲之兩則渙散睽異莫相統一聽其自兩而無所繫乎其間則人心莫知所從相違相尤爲患滋甚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其要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非兩相

聯屬而何成周於是設大宰之官自六典以至九貢特先王維持天下之濛制至此總攝人心而歸之於一然後有所謂九兩牧即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者長即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者師即學校之傳道授業者儒即道德之化民成俗者宗如正室門子之類可以收三族之親疏者主如郊甸任地之類不屬乎吏而自爲之主者吏如鄉遂公邑之吏各分其職而治民之事者以至友如鄉田同井之友鼓如養蕃鳥獸之有道故其權一出於上而納天下於皇極之世學自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陵夷至於春秋之後齊晉吳楚迭主夏
盟六卿三家顓執國政道術分裂而田駢愼到之徒
人自爲師儒學不明而畏壘之人乃有尸祝社稷之
事田懷屈景之族蟠據國中繕甲京城或以不義而
好勇至於朱郭任俠脫人之急刁卓殖貨富擬封君
然後知九者得民固不可使之奔軼四出而無所聯
屬於上此先王所以爲固結人心之本不容一日釋
者也然曰牧曰長曰主與吏曰宗與藪無非勢與利
之所在後之有天下者猶得以操其柄而制其變若
儒道設教於洙泗之間七十子之徒師友淵源萬世

宗主亦可以驗其得民之效然則大宰列是三者於
九兩之中則知先王之繫民勢與利云乎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
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近代有爲期年一變之說者引此經以爲證殊不知
此非變灋也特新之而已鄭氏謂重治灋新王事是
也鄭氏又謂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新正
又書而縣於象魏使萬民觀焉蓋以小宰互文推之
其理殊不然小宰正歲所觀不言縣治象則知非大
宰縣治象纔於正月始和之下是
以周正建子示萬民以更始之意何必求合乎小宰
之說至謂象魏爲闕尤所未安據左氏哀三年魯災
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若此未可遽
謂之闕也魏卽巍巍之貌也蓋治見於象者爲治象
書治象之灋者爲象魏兩觀之縣象魏者爲魏闕縣
之十日卽斂而藏之至小宰於正歲帥屬而觀則觀
之於己斂之後此其序也敎官政官刑官倣此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
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
其殷置其輔乃施灋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

陳其殷置其輔
大宰之六典佐王治邦國八則治都鄙八灋治官府
前已敘之矣今又曰乃施典於邦國乃施則於都鄙
乃施灋於官府者前舉其凡以見大宰之所職今更
爲之申敕亦以見施行之次第也牧者何大宗伯云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此不言伯者伯亦爲牧舜於十
二州爲十二牧禹於九州爲九牧殷於八州爲八伯
外有二伯周設二伯復爲九牧以統九州之諸侯書
所謂以倡九牧是也監者何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
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武王之初亦設三監

皆殷之制成王以三監作亂而令諸侯爲監以司糾察之任書所謂王殷監厥亂爲民是也設其參者鄭氏以爲卿三人王制所謂大國次國三卿是也傅其伍者鄭氏以爲五大夫王制所謂大國次國小國下大夫五人是也陳其殷者鄭氏以爲上士中士下士也置其輔者鄭氏以爲庶人在官卽府史胥徒之類此六者各設其職乃所以施其典於邦國者也長者卽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食采者列於畿內爲內諸侯是之謂長有長必有屬故爲之立其兩卽鄭氏所謂兩丞之類以至殷亦衆士輔亦府史胥徒卽官伯

家宗人都家司馬之所掌者是也正者何卽六官之長如天官冢宰之類各帥其屬以舉邦治是之謂正有正必有屬故爲之立其貳設其考卽鄭氏所謂小宰宰夫之類以至殷亦衆士輔亦府史胥徒卽官伯

客之事也蓋有國斯有禮有土斯有民邦國官府都鄙雖不同而二者之治則亦相參而用之耳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濂待官府之治

上經言施典灋則於邦國官府都鄙而邦國之有所治於大宰者又復以此待其治猶以爲未焉復舉所謂官成賓禮而待之且八灋之官成本以治官府而此則曰待萬民之治八統之禮賓本以馭萬民而此則曰待賓客之治何也官成雖用於官府而八成所謂政役閭里師田稱責無非民也禮賓雖以馭萬民而大小行人司儀掌客之所職者無非賓客之事也蓋有國斯有禮有土斯有民邦國官府都鄙雖不同而二者之治則亦相參而用之耳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誡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祀天大禮也其次五帝也大宰言祀五帝而不言祀天以王者祀天不敢指而名之故大宰所掌者祀五帝而已言祀五帝則祀天可以類舉也蓋蒼蒼正色者天也主宰萬物者帝也帝之與天名異而實同上

古之君德同乎天萬世推之尊以配天亦謂之帝月令所謂其帝大昊其帝炎帝其帝黃帝其帝少昊其帝顓頊是也若鄭氏言五帝出於緯書蓋指五精之君以經推之其殆大宗伯所謂青圭赤璋白琥玄璜所禮之四方者耶經於四方初不言帝故器與牲幣各放其方之色大宰所謂五帝則牲玉幣籩與上帝同其用然後信大宰所謂五帝者卽月令之五人帝也方其祀事之始百官在列大宰臨之誓者警之以言戒者敕之以事具謂備其牲牢鼎俎之物修謂嚴其掃除糞灑之事如此則恭敬誠慤之念固已素孚

於未祀之先矣於是前期十日卜日遂戒於既宮之後此喪禮之末共於典瑞專於大宰職也而至祀前一日及職事眡滌濯又至納亨之夕王祖而必曰贊云者是知百官雖聽於家宰而家宰實未嘗迎牲射牲割牲大宰則躬其手而贊之焉又至於行事授以鎮焉五帝之祀如此則祀大神示可知也祀大神示如此則享先王可知也故皆曰亦如之惟玉几所以依神玉爵所以薦神獨於享先王用之人事尚文故耳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六服盡來謂之大會同朝覲蓋大朝在朝大覲在廟大會同在國門之外集於方明壇之上玉幣乃諸侯將幣之禮小行人之六幣是已玉獻乃諸侯貢珍之禮大行人之六貢是已二者皆致以玉故曰玉幣玉獻也玉几者卽王見諸侯之禮司几筵所謂左右玉几是也玉爵者諸侯酢王之禮大行人所謂王禮再裸而酢是已二者皆貴乎玉故曰玉几玉爵也此皆禮交之大者而大宰實周旋於禮交相接之際故曰贊

大喪贊贈玉含玉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

君薨百官聽於冢宰不以天下忘乎親也故雖國政之大者亦委而聽焉今含玉施於始死之時贈玉施

於既窆之後此喪禮之末共於典瑞專於大宰職也而必曰贊云者是知百官雖聽於冢宰而冢宰實未嘗一日而廢乎王命也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朝儀有內外邦治有大小此二事最相關屬皆所以爲大臣之體治朝在路門之外日朝以聽國事者也四方之聽朝者天子巡狩征伐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者也二者天下之大權皆天子親之冢宰特贊之而已二者之外則冢宰爲之決其小治或謂小治如

八灋八則九貢九賦之類不以詔王者皆小治也以此爲小孰爲之大故嘗謂天子眡路門之朝則冢宰爲之聽其小治如宰夫所言禁令之類天子聽方岳之朝則冢宰爲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如職方氏所言戒令之類是謂政無大小皆所兼統內外得其宜矣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歲終受其會者受百官府所致之會也有小宰焉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

吏致事又有宰夫焉歲終則令羣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致其治蓋有官必有事有事必有效有效必有時日之有成日效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考之也小宰贊之而大宰受之考績設官其序如此是以歲終之會大宰則以是令之於百官府使之各正其治謂之百官府則六官皆總而不止乎治官之屬所以爲大宰統百官之任何謂統百官之任曰會曰要曰成雖考於三官而實散見於三百六十職之中酒正之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司會之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司書及事成則又入要貳焉此見於治官之屬者然也至於司徒則正要會鄉師則受役要司馬於要則受之士師於要則正之此見於六官之屬者然也不特此而已王制曰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夫司會天官也大司徒之於市三官地官也大樂正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則四時之官也

司會質其成矣三官乃從司會而質於天子冢宰贊天子受其質矣三官則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以是知六官之屬皆在所考六官之長皆預考績冢宰則統百官而操其柄焉以是受其會則兼總乎三百六十職之事旬之成以事聽其致事則兼決乎三百六十職之事於是歲終則詔王行廢置之灋至三歲之久則又大計羣吏之治而行誅賞之灋夫三歲之誅賞固大於歲終之廢置也廢置詔王而誅賞不以詔王者何耶歲終之考覈方嚴則行之以天子之命三歲之考覈既審則守之以一代之灋司會曰以周知四國之治

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則廢置之詔王可知也宰夫曰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則誅賞之責於太宰可知也會計之灋一舉而上下體統得其正矣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古人立灋自貴者始於是乎有王宮之刑宮刑不見於經以宮正推之所謂辨其內外幾其出入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卽此之政也所謂稽其功緒糾其德行與夫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卽此之令也以此

糾察其不然則曰糾以此禁止其未然則曰禁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王宮之糾禁則其政令糾禁之所棄者乃小宰宮刑之所加者也然則小宰治官之貳也故宮刑所治者首言王宮之政宮正治官之屬也故以政爲戒而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正所掌是亦推行乎小宰之所掌是亦推行乎小宰之治者也或謂凡宮兼言后宮失之矣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此六者大宰專之小宰貳之副曰貳亦所以貳

大宰也大宰以前三者兼總治體而專其操縱之大權矣小宰則以其貳而察其善否之實故曰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大宰以後三者兼制國用而專其斂散之大權矣小宰則以其貳而謹其出內之令故曰以均財節邦用此所以爲治官之貳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百官所居謂之府任官府之職者謂之吏凡官府之吏有位斯有治有治斯有事有事斯有食有食斯有

會有會斯有情非敘無以正之於是小宰以六敘正羣吏何謂位公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宰夫言治朝之灋是也何謂治曰正曰師曰司曰旅曰府史曰胥徒各有所治凡八等宰夫言百官府之徵令是也何謂事或大事則從其長或小事則專達司士言以能詔事是也何謂食或稽其事而制其食或乘其事而下上其食司士言以久奠食是也何謂會有會其政事者有會其財用者宰夫司會所掌之類是也何謂情有納訪之情有復逆之情內史小臣所掌之類是也惟其位有

貴賤治有小大事有先後食有多寡命有詳略惟有好惡以此六敘而正之則正朝廷以正百官莫不一於正矣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此大宰八灋之官屬也小宰則列其條目而加詳焉故六官之長爲六卿六卿各帥其屬其屬各六十合六屬而論則其象周天之度今以序官考之天官之屬六十有三地官之屬七十有九春官之屬七十有二夏官之屬七十有五此五官之屬一百有三百四十有八雖冬官散落無紀計其數總四百有餘何耶聖人灋天建官天度奇而不齊聖人亦不如是之拘也舉其成數曰其屬六十而已大事則從其長非特六官之長也凡職皆有長爲大事則其屬從之小事則專達此又六屬小大相承之意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正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小宰之六職自治職之平邦國均萬民以至事職之富邦國養萬民與大宰六典所言或同或異有詳有略無非所以推行乎六典者也然六典治邦國故先百官而後萬民此六職雖言邦國萬民而不及百官者以其所職莫非官府故不言百官而各言六職之事財用會計屬乎天官之職故治職曰以節財用封建委積屬乎地官之職故教職曰以懷賓客寘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屬乎春官之職故禮職曰以事鬼神掌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屬乎夏官之職故政職曰以聚百物詰姦慝刑暴亂屬乎秋官之職故刑職曰以除盜賊居四民時地利者屬乎冬官之職故事職曰以生百物是六者特六職之大概也自是推之則六職之中皆各有宰夫之八職於是聯事合治纖悉舉

舉故曰辨邦治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

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敘勉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官府之六聯於辨六職之後有所辨而後有所合也

大宰所謂官聯以會官治是已故吉禮賓禮掌於大宗伯則凡六官之有職於祭祀賓客者皆其聯事也凶禮軍禮掌於大宗伯則凡六官之有職於喪荒軍旅者皆其聯事也若夫大司馬掌田獵之事大司空掌徒役之事則凡六官之有職於此者皆田役之聯也大府掌斂貨賄之類鄉大夫辨其可舍之類則凡六官之有職於此者皆斂弛之聯事也終之以凡小事皆有聯則知此六者皆大事矣上經言大事從之質劑亦成濛也凡財用之出入而未之質賣而未易別識者以質劑聽之月之所成謂之要歲之所成謂之會亦成濛也凡市肆易稽考者以要會聽之是八者皆謂之聽或以爲聽其訟獄非也大司寇之職曰凡萬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斯以八成而聽其獄訟者斂蓋司寇刑官所主獄訟小宰非獄訟之責也聽其治而已如酒正所謂小宰聽之者聽其治者也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濛六曰廉辨

廉察也察而曰廉者取其方而可見者也吏治亦然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買賣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載天下之成濛者謂之成別爲八成言成而不可變

天下之常經也大宰之官成以經邦治是已比謂國待政典之役則以比居聽之簡謂兵器稽謂人民既有成濛矣大司徒以旗致民而爲蒐苗獮狩之舉則以簡稽聽之版謂夫家生齒之版圖謂土地風氣之圖既有成濛矣欲校登其閭里人民之數則以版圖聽之傅謂地傅以爲之保別謂判書以爲之合既有成濛矣欲參決其稱貸責償之實則以傅別聽之禮命謂禮儀之命多寡隆殺皆成濛也凡祿位同而尊卑混者以禮命聽之書契謂契驗之書彼此先後皆成濛也凡以物取予而其情異同者以書契聽之人之保任謂之質文之要約謂之劑亦成濛也凡市肆

善欲其端能敬欲其慤正欲其勁濾欲其有
所守辯欲其有所決皆其方而可見者訓稽也弊斷
也無非所以察吏治也不曰察而曰廉豈無意哉
以濾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
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濾式也天下之事不豫則不立祭祀朝覲會同賓客
大宰之貳大宰以祀五帝爲主故不言祼祼宗廟之
以至軍旅田役喪荒之事凡七者皆國事之大不素
禮也王用圭瓚酌鬱鬯以祼神小宰則將而送之賓
戒而先具則必有綏不及事之患故平居之際戒其
客亦有祼上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小宰皆爲之贊
所當爲之事具其所當用之物小宰皆以式濾掌之
祼事若夫喪禮則諸侯劫送之含襚荒禮則諸侯
而待其事焉其財用者何大府之職以邦都之賦
致賙委之幣玉無所贊也自受而達之爾

待祭祀邦中之賦待賓客四郊之賦待稍秣山澤之
賦待喪紀乃至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是大府與其屬
共之而令之以濾者小宰也治其施舍者何鄉大夫
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而辨其可任者其舍
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以至老者疾者皆
舍是鄉大夫與其屬治之而令之以濾者小宰也治
則有所治而質於我訟則有所訟而決於我皆令百
官府各以其職而聽之言百官府則非特天官爲然
小宰於六官皆得而令之宰夫亦從而比之故曰賛
小宰比官府之具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幣
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大宰祭祀則贊玉幣爵之事小宰又從而贊其所受
大朝覲會同則贊玉幣玉爵小宰又從而助其贊於
受爵受幣不言贊蒙贊祼之上文也此小宰所以爲
大宰之貳大宰以祀五帝爲主故不言祼祼宗廟之
禮也王用圭瓚酌鬱鬯以祼神小宰則將而送之賓
客亦有祼上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小宰皆爲之贊
祼事若夫喪禮則諸侯劫送之含襚荒禮則諸侯
致賙委之幣玉無所贊也自受而達之爾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
則令羣吏致事
小宰以敘受羣吏之要而六敘則曰以敘受其會者
何也事有詳略職有尊卑尊者總其綱卑者舉其目
歲會所以統月要也月要所以統日成也日成則宰
夫受之月要則小宰受之然後冢宰於歲終受歲會
小宰則以敘贊之而已贊冢宰受歲會而後令羣吏
致事者小宰令之而後冢宰聽之且詔王廢置焉本
末相因執要御詳之道也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濾徇以木鐸曰不用濾

者國有常刑乃退

夏正建寅謂之正歲周正建子謂之正月此一經之通例也大宰於正月之吉固已言縣象於象魏使萬民觀之矣小宰復於正歲帥其屬而觀治象於大宰所縣者相去兩月之久殊非浹日斂之之義學者疑焉鄭氏以互文推之乃謂大宰縣治象於正歲恐非經之本旨蓋建子爲時王之正月示萬民以更新之意故大宰縣治象於月吉而復斂於浹日建寅爲民時之正歲吏治於是乎始故小宰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於己斂之後以治官專掌治象之瀘不拘乎縣治不攻而自破今攷大僕掌正燕朝之服位而曰建路

象之時也

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敢乃瀘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小宰一職專掌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糾禁而其間並不及王宮之事所謂憲禁者特見於治官觀象之後是知外廷中禁其政皆出於一然治官之屬不用瀘者特警之以常刑宮中之官其有不共乃警之以大刑者何耶尊君之誠嚴則近君之瀘嚴以大刑警之則宮中皆修職守瀘之士大刑雖設而實未嘗用也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瀘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天子有三朝曰燕朝曰治朝曰外朝亦有五門自外而內則曰皐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書以路門爲畢門師氏以路門爲虎門路門內外皆王者眡朝之地也後鄭謂燕朝在路門之內又謂在路寢之庭至門其實一也而鄭司農則曰治朝在路門之內外朝在路門之外據治朝在路門之內則置燕朝於何所外朝在路門之外則置治朝於何所此其說不攻而自破今攷大僕掌正燕朝之服位而曰建路

跋於大寢之門外寢門卽路門也知路門內爲燕朝則路門外爲治朝可知矣況師氏司王朝於虎門之左則知治朝決在路門之外宰夫所掌治朝之瀘卽路門之外王日眡事之朝王眡治朝而大宰贊王聽治故宰夫掌治朝之瀘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司士又於此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卽治朝之儀令其如儀而禁其不如儀於是掌其禁令之則宮中皆修職守瀘之士大刑雖設而實未嘗用也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此經繼於朝位之後正慮其堂陛之嚴而人情易至於隔絕故也賓客之有求於朝者謂之令諸臣以言而反命者謂之復萬民自下而有言於上者謂之逆有以待之則下得以致其情於上待之不以敘則上亦無以審擇於其下故賓客之令有輕重諸臣之復有先後萬民之逆有緩急宰夫皆敘羣吏之治以待之則賓客臣民其有遺情耶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濛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濛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

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總六官而言則謂之百官府貳成於百官府則謂之徵令徵謂上有所召令謂下有所稟辨其八職使之各有所掌者應上之徵令而已正所以長其屬固言乎六官之長所謂掌官濛以治要則治其一月之要也師所以帥其屬固言乎六官之貳所謂掌官成以治凡則治其一旬之成也司言其職固屬乎六官之攷所掌者官濛所治者條目則詳於凡者也旅言其眾固屬乎上士中士下士所掌者官常所治者縷

百官府者謂王朝六官之屬及列職於六鄉六遂者羣都縣鄙則自甸稍以至縣都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其治至不一也其財用物亦不一也財謂九賦所入者用謂九式所出者物卽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是三者皆民力所出國計所係不可不察也於是宰夫爲之乘其出入然必先以治濛攷治者蓋大宰以八濛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小宰則又以八濛入則而逆官府都鄙之治宰夫又爲之掌其治濛則官府都鄙之治及其財用物之數其綱目纖悉皆不逃吾八濛八則之中矣以是而乘其出入則乘其數

而已是雖百千萬億皆不出乎所乘之數凡失此三者而又隱匿其失則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足用謂事不乏用不廢事長財謂出內之吝常有餘用善物謂守視之謹無所虧損此三者則詔冢宰而賞之此蒙上文故不再言詔誅賞必詔冢宰者宰夫能攷其功罪而誅賞則自上出也冢宰必待宰夫所詔而行誅賞者付諸有司之公而我無與也其與後世剝民財肥國計而行殿最之濫者異矣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

大宰於祭祀言戒具而未嘗言灋小宰言灋矣而未嘗言式式灋兼掌治小而詳也式謂用財之式灋謂治事之灋所謂戒具者大宰掌之小宰掌之宰夫又掌之祭祀之事大體重故聯事合治不嫌乎尊卑之同也薦謂所進脯醢羞謂庶羞內羞此有司所共宰夫又以式灋掌之若夫祭祀之前期及執事眡滌濯乃大宰之事宰夫特從之而已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凡禮事者五禮之事也小宰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以五禮而言祭祀吉禮也朝覲會同賓客賓禮也軍旅田役軍禮也

喪荒凶禮也雖不言嘉禮而饗之禮見於賓禮賑膰之禮見於吉禮別而言之故爲七事又曰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所謂官府之具者此也比則敘之而已所以贊小宰之所令者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

王氏詳說曰賓客牢禮之數見於行人之大者又見於掌客之職宰夫天官之攷又從而掌其數此所以見成周之重賓禮也曰牢禮之灋者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無非牢禮也聘禮云賓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飧是賓始至則有飧禮也飧小禮也又云聘日致饔是賓已至則有饔禮矣饔大禮也先鄭以飧爲夕食非也賈氏以饔餼爲牢禮亦非也賓至設飧何待夕乎凡禮皆有牢何必饔乎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掌客行人所掌可攷而知也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遺人所謂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是往來道路間所給用也膳則掌客所謂上公殷膳大牢以及歸侯伯殷膳無以及歸矣子男則無殷膳矣此之謂膳也獻則掌客所

謂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乘禽日七十雙子男乘禽日五十雙惟上介皆有禽獻此之謂獻也飲則行人所謂上公饗禮九獻侯伯饗禮七獻子男饗禮五獻此之謂飲也食則行人所謂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此之謂食也賓賜則掌客所謂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曰賓賜云者以其賓之故而賜其羣下耳此之謂賓賜也飧牽則是自委積以下膳獻飲食賓賜皆有飧牽也掌客所謂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其死牢

如飧之陳牽三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此之謂飧牽也但致積致飧致饔餼而已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天官之職小宰所以贊冢宰宰夫所以贊小宰其治一也小宰之職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

贊冢宰受歲會是歲之有會冢宰受之也而小宰贊之月之有要小宰受之也而宰夫贊之日之有成宰夫受之也而皆得以令羣吏正要會焉蓋一事之修積而至於無一日之不謹宜乎歲會月要日成之治宰夫皆得以令之也令之者使之蚤正於先而後宰夫得以攷羣吏之治何謂攷治小宰於正歲帥羣吏觀治象而有常刑之戒今又積日成月月成而至於歲成矣果不以時而舉其治則以告而誅之與上經官刑詔冢宰之誅同

古者喪弔之儀無非所以伸君臣之情全始終之義凡邦之弔事則以諸侯諸臣而言之大喪小喪則以后及世子夫人以下而言之三公六卿諸大夫之喪則又有尊卑焉掌之有異職稱其分而已

牢義亦在其中矣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良者而以告於上

此經言令宮中之吏與上經令官府之吏同意然上經於吏治不舉以告而誅而不及能與良之書何耶宰夫於足用長財善物之人既以詔冢宰而賞之則能與良之書爲有素矣而未及夫宮中之吏故小宰於正歲憲王宮之禁令而有大刑之戒令又至於正歲則期已久矣其間職事振舉而能者良者皆已著見則又書之以告於上二者皆言告於冢宰之職也蓋大宰於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行誅賞之灋則亦誅賞乎宰夫之所告者而已矣

周禮總義天官卷一之一終

小宰掌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糾禁宮正復掌其戒令與糾禁而不言政者以政爲貳官之事也故不掌其政而掌其戒所謂戒者亦宰夫以灋警戒羣吏而修宮中之職事者也是所掌之戒令糾禁實上承乎小宰宰夫而兼總於大宰宰夫以外廷之大臣而特總宮正宿衛之職者何歟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實先於內治當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綴衣虎賁

趣馬之微亦惟常人吉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臨之宮壺朝廷均爲一體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內署者也或謂宮正所掌宿衛正西漢光祿勳所掌郎衛之職似矣漢初郎選甚重以明經孝廉賢良方正等充之豈不以備宿衛之儀當時署郎獨敬長官而於三公無所敬是以體統不正考覈無灋而賢否無辨閒燕之際私昵勝矣是知宮正列屬於大宰者正所以兼制內庭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此成周設官之微意也

宮中吏之家人非也至尊所御內外有禁豈羣吏家人所得而至司隸曰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此宮中之民其四隸之民

耶或謂戎狄之民非我族類何以寘於宿衛之列且使之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得非賊器奇服怪民之入宮者歟是不然四翟之民即南方之蠻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爲有素非西戎北狄比也蓋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鬻之難惟東南之地王化先及以基王業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推原王化之所始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之職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樂曰韎則有韎師之職以薦宗廟之樂及此四翟之隸司隸亦帥之以備王宮之守皆此意也宮正舉服屬者列於官府士庶子之後

而宿衛之政舉矣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稍食所養吏士會於月終則小宰爲之受其要行事則吏事之見於所行者會於歲終則冢宰爲之受其

會

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邦之大事則祭祀兵戎之事也王宮宿衛最爲嚴肅而宮廟實一體是知廟中亦四隸爲之蹕而宮中之執燭亦四隸爲之也故宮正皆掌之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

國有大喪臣子皆爲服斬衰而族人則有親疎官吏則有貴賤所居廬舍亦有親疎貴賤之辨是雖變故之際初未嘗廢天下之分守也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

司烜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爲季春出火順天時也然不及中秋之火禁且特修其禁於國中而已至王宮則春秋出內火之夕皆從而修之以王宮事重於國中故也

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此經正與閽人相聯特有內外之辨閽人曰大祭祀喪紀設門燎蹕宮門廟門以大祭祀在廟中大喪紀在宮中卽此所謂凡邦之事是也但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特有職於宮門廟門而已若宮正掌王宮則凡邦之事其所

之宿衛則與閽人不同閽人設燎於門此於宮中廟中則執燭閽人於宮門廟門蹕此言凡邦之事其所蹕者廣也然所謂蹕考之隸則皆屬乎四隸僕掌蹕宮中之事則知以四隸爲之蹕以四隸乃守王宮者而宮廟實一體是知廟中亦四隸爲之蹕而宮中廟中之執燭亦四隸爲之也故宮正皆掌之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

國有大喪臣子皆爲服斬衰而族人則有親疎官吏則有貴賤所居廬舍亦有親疎貴賤之辨是雖變故之際初未嘗廢天下之分守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宮伯所掌卽贊宮正之所比者宮正雖不明言士庶子所謂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則若官若民若士庶子咸在焉故宮正以時比之爲之版宮伯則掌在版之士庶子而已
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宮正於邦之大事令聽政令宮伯又爲之掌其政令然非特事之大者凡事皆掌之也何謂凡事秩者祿之事及宿衛者居之授職事者卽擊柝令宿之類此皆平時行於王宮者若大事作宮衆則令之鄭氏謂或選當行殊不知士庶子之職有當行者有不當行者出而守禦國鄙如諸子所謂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則在所當行入而宿衛王宮若宮正所謂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豈所當行者哉作宮衆則令之不過令無去守而已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月終則均秩秩祿廩與宮正均稍食一也歲終則均敘與宮正則異彼宮中官府故會其行事此其弟子故均其敘敘卽才等也以時頒其衣裘夏時頒衣冬時頒裘掌其誅賞者士庶子有功則賞有罪則誅之也○此誅賞之濾卽推行宮正戒令糾禁之濾者也戒而後令作其爲善糾而後禁止其爲惡此宮正所以列之於始爲善不怠勉之以賞爲惡不悛厲之以誅此宮伯所以敘之於終反復二宮始終可見矣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食飲膳羞雖曰養王及后世子然后世子謂之及者不敢同乎王也且王者備奉何以謂之養曰有養其德者有養其體者酒正之五齊三酒四飲則異其酌庶人之六畜六獸六禽則異其獻至於食醫一職亦且眡羹醬飲食之齊均鹹酸辛苦之味會牛羊犬豕魚腒之宜豈直養其體哉昔晉平公燕樂於卿佐有喪之時區區一宰夫乃能酌以飲工而罪其司聰酌以飲嬖而罪其司明酌以自飲而罪其司味且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夫燕樂之戒何與於刀匕之職羞用之不以其道行之不以其時者哉作宮衆則令之不過令無去守而已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月終則均秩秩祿廩與宮正均稍食一也歲終則均敘與宮正則異彼宮中官府故會其行事此其弟子故均其敘敘卽才等也以時頒其衣裘夏時頒衣冬時頒裘掌其誅賞者士庶子有功則賞有罪則誅之也○此誅賞之濾卽推行宮正戒令糾禁之濾者也戒而後令作其爲善糾而後禁止其爲惡此宮正所以列之於始爲善不怠勉之以賞爲惡不悛厲之以誅此宮伯所以敘之於終反復二宮始終可見矣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食飲膳羞雖曰養王及后世子然后世子謂之及者不敢同乎王也且王者備奉何以謂之養曰有養其德者有養其體者酒正之五齊三酒四飲則異其酌庶人之六畜六獸六禽則異其獻至於食醫一職亦且眡羹醬飲食之齊均鹹酸辛苦之味會牛羊犬豕魚腒之宜豈直養其體哉昔晉平公燕樂於卿佐有喪之時區區一宰夫乃能酌以飲工而罪其司聰酌以飲嬖而罪其司明酌以自飲而罪其司味且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夫燕樂之戒何與於刀匕之職羞用之不以其道行之不以其時者哉作宮衆則令之不過令無去守而已
肥鮮甘旨之是耽而貪冒沈酣之弗戒司味之罪與司聰司明之蔽君德者等耳其責莫重焉此膳夫之所以奉

至尊雖養其體亦所以養君德也至后世子則特其
其膳羞而已然亦掌於膳夫者以見王者之一內外
公天下而後世人主備奉亦且以奄寺主之其初欲
以成其私而終至於失嚴重之體忘警戒之意與成
周設膳夫之意異矣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
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

進物於尊者曰饋禮之盛者也成周設內饔之職選
百羞醬物珍物以侯饋而後膳夫得以共王者備物
之奉故曰凡王之饋何謂饋莫非食也而六穀爲食

之主黍稷稻粱麻麥是已莫非膳也而六牲爲膳之
實馬牛羊犬豕鷄是已莫非飲也而六飲以清爲貴
水漿醴醫酏是已羞謂庶羞內則所載國君所加
庶羞如牛修鹿脯以至柤梨薑桂之類凡三十一物
則百有二十品可以類推也珍亦見於內則曰淳熬
曰淳母曰炮豚曰炮牂曰擣珍曰漬熬曰施羊曰肝
膋凡八物皆味之珍者也醬謂醢人共醢六十甕醢
人共醯六十甕合之則爲百有二十甕不言醢醯而
謂之醬味以醬爲主故也凡此皆饋也而饋以食爲
先膳飲珍羞次之孔子所謂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於

此可見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
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

盛饌曰舉王日一舉則朝食也玉藻曰皮弁以日視
朝遂食日中而餕是已鼎十有二者牢鼎之牛羊豕
魚腊腸胃肉鼎膚鮮魚鮮腊爲鼎凡九陪鼎之膮臐
臐爲鼎凡三陪鼎實於豆而專以牢鼎爲物皆有俎
也以樂侑食者王制曰天子日食舉以樂語所謂亞
飯三飯四飯皆所以導飲食之和也膳夫授祭者曲
禮曰徹之序徧祭之謂無所不祭焉而有虞氏以首
爲主夏后氏以心爲主殷人以肝爲主周人以肺爲
主膳夫授王以所祭之物謹之也品嘗食者玉藻曰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物物先嘗而後
進則其所防者微矣卒食以樂徹於造者造謂徹於
故處以見有始有卒之義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
地有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王日一舉禮之主乎敬者也又有加於此者焉古者
祭祀之時散齊七日以齊之致齊三日以定之通神
人之交接三才之奧凡所以內養其心者無不盡且

至故爲之三舉亦所以爲敬也又有殺於此者焉王者以四海爲家以萬姓爲心不幸而有非時之凶戚不虞之變故凡所以貶抑於己者皆內省自疚之道故爲之不舉亦所以爲敬也是三者敬皆寓焉孔子謂無終食之間違仁況有天下者乎

王燕食則奉膳賛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鷹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此四者在日舉之外皆王者飲食之禮王燕食者謂日中及夕食非若朝舉爲禮之盛故朝舉祭肺而夕祭牢肉此則賛牢肉之祭也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

王之胙俎者胙亦俎也廟享之禮王獻尸尸胙王將幣廟中王祼諸侯諸侯亦胙王胙皆有饌饌皆有俎此則徹王之胙俎也凡王之稍事設鷹脯醢者先鄭以爲日中之間食後鄭以爲有小事而飲酒皆非禮之備此所以設鷹脯醢而爲王之稍事也王燕飲酒則爲獻主者燕義曰臣莫敢與君抗禮也然飲酒謂之燕郎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膳夫爲獻主固曰莫敢抗禮然亦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意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庖人共后及世子膳夫掌其數而已不敢同乎上也

凡肉修之頒賜皆掌之

腊人共之而膳夫掌其頒賜之數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

羣臣有祭祀而致胙於天子曰致福如都宗人家宗人之致福於國者是已其禮大牢以左肩九箇少牢以左肩七箇牲豕以左肩五箇然後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則受之於祭僕而膳之王所以享羣臣所致之福也司士曰掌擯士者膳其摯蓋諸臣以其摯進見於天子如圭璧皮帛則復以班之惟卿之羔大夫之鴈士之雉庶人之鶩工商之鶩皆入於膳夫而後膳

夫膳之於王所以享諸臣所薦之誠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經言不會者五皆所以優尊者也掌皮之不會與皮事唯王而已外府之不會其服酒正之不會其酒庖人之不會其膳禽不特王也而后與世子天下之會其膳又非特王與后也而世子與焉此言不本而獨不會膳何也膳常禮也日用不可廢者也若裘與服則有藏靡之戒膳禽飲酒則有盤遊沉湎之戒觀有司之會不會而先王之待世子者有道矣不會者非謂無會不可以有司之濾會之也大宰以

九式均節財用其四曰羞服之式大府頒財之式瀌
亦曰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非惟關市有制不可
過取而亦羞服有式不可妄供惟大宰以道制之此
膳夫所以不會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鼈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膳膏臊冬行鶩羽膳膏羶

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爲流通參以四時之休王而後可以知萬物之性庖人之用禽獻察乎此而已春草始生則羔豚肥秋草始實則犢麛肥夏則腊鰭之性爲燥冬則鶩羽之性爲定此其所行者順乎物之性者也而其所膳者則有理焉牛土畜也其膏香而土臭於春犬金畜也其膏臊而金臭於夏鷄木畜也其膏腥而木臭於秋羊火畜也其膏羶而火臭於冬膳以五行之臭者勝其物之太盛者而已以其所勝濟

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祭祀而有好羞若文王之昌歜胥晳之羊棗其生也好之其死也羞之乃事死如事生之意喪紀之庶羞共之於君父乎凡王之膳與其薦羞庖人辨而共之一刀匕之間而臣子愛君之道著矣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其所順養生之道也

庖人言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則三者之共其膳禽一而已歲終而王與后不會優尊者也優尊者而世子不與所以示盤遊之戒也義見膳夫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秋官掌客共賓客之禽獻以爵爲之等數此禽獻之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鴈羽膳膏羶

丙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

物辨百品味之物

膳夫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掌其品式而已共其物則庖人也割享而煎和之則內饗也割之使解而享之以鼎煎之使熟而和之以味此所以專設內饗之職在氏載晏子之言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豈可輕也哉牲有體名或貴或賤牲有肉物或燔或胾以至百品味之物或羞或薦則當辨其可用而去其不可用者於是而調以水火醯醢鹽梅之用此割烹煎和之所以得其善也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其后及世子之膳羞

俟饋者俟膳夫之饋也膳夫言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內饗則陳其鼎俎而實以所用之牲體膳夫言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內饗則選其可爲羞可爲珍者凡此皆所以和而獨以割亨爲用以禮之遠人情者爲貴耳凡燕飲食亦如之者羞燕而無節必至於荒不言煎和而俟饋若夫后及世子亦尊矣然其禮不可以敵乎王故止言共內饗共之膳夫掌之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痟羊冷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臊臊鳥鼬色而沙鳴雞豕盲眡而交睫腥馬

凡牲腥謂鷄也臊謂犬也羶謂羊也香謂牛也四者皆可食之物庖人固已用之於四時之膳矣物雖可食而有病於中者必見於外亦不可不辨牛之爲物晝作則夜息無故而夜鳴則反常矣其肉必痟羊之爲物以柔毛爲貴毛長而結聚則非善矣其肉必羶犬股無毛謂之赤疾走不常謂之臊如是者其肉必臊鳥毛失色謂之鷻聲細而散謂之沙如是者其肉必腥馬豕俯首而目不望視望視而交睫其肉必腥馬純色則脊不間黑黑脊而般臂其肉必螻痟惡也腥鬱也螻臭也腥臊羶香亦非正者也其不可食者既爲之辨其腥臊羶香矣其可食亦從而辨其體名肉物之用膳夫又爲之品嘗其食者其致謹如此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

王及后世子之膳羞言割亨煎和之事宗廟不言煎和而獨以割亨爲用以禮之遠人情者爲貴耳凡燕飲食亦如之者羞燕而無節必至於荒不言煎和而用割亨防其燕之至於荒也

凡掌共羞修刑臐膊胖骨鰭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修則饗人共之

內饔於王舉則實牲體於鼎俎且選百羞珍醬之物
其終又言凡掌共羞修刑臐胖骨鱐以待共膳則非
特日舉而已羞庶羞也修脯也刑鉶羹也臐肉之大
臠也胖亦脯之類骨即肉之有骨者鱐即魚之乾
者皆所以詳言煎和割亨之事共王之好賜肉修者
若聯於膳夫肉修頒賜者歲時之常賜
膳羞爲之掌其數示不可以泛于也好賜出於一時
之所好饔人共之而已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修刑臐陳其鼎俎實之
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

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
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外饔之於內饔之辨也外祭祀謂非宗廟之事
若社稷五祀五嶽之類凡其有事於外者是已共其
脯修刑臐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則如內饔之所
共所陳所實者凡賓客始至致飧則禮之小者聘日
以陪鼎盛以鉶器謂之鉶羹聖人於祭祀之時非味
之貴而德之貴始不忘乎古所以崇德也終必備其
味所以致其德之實也賓客亦如之者荀卿曰大饗
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公食大夫禮有十六豆之臐
臐膮是鉶羹實於豆而謂之庶羞也賓客之與祭祀

何問焉然必職之亨人者謂亨人之事亦以知本爲貴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祭祀其蕭茅共野果蓏之薦

耕藉之職何以謂之甸周人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距王城二百里然禹貢五百里甸服則舉王畿皆甸也甸地之所以奉祭祀者非一物而實先於王藉藉田近在王城之外故城外耕藉之地亦得謂之甸賈氏所謂南郊千畝是已方孟春之月躬耕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終焉庶人卽序官所

謂眚三十人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在官者甸師之帥其屬帥此而已以時入之者麥以夏熟稻以秋熟以時入之於地官之廩人也共其齍盛盛者在穀曰齍在器曰盛廩人所謂大祭祀共其接盛是也不特此而已蕭合黍稷亦以祭脂茅以共苴亦沛酒醴此正甸地之所出也故甸師共之植生曰果桃李之屬蓏生曰蓏瓜瓠之屬言野果蓏之薦則正在郊外六遂之野也故甸師共之以至微物如薪蒸之林亦皆於此乎出地之所有無乎不備名官以甸則其所致者遠矣

喪事代王受眚哉

眚哉言於喪事之後則非大喪也大祝曰大喪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鄭氏謂禱於藉田之神以弭後殃此國之大喪王自受其眚哉禱而弭之反已自疚之道也甸人特讀禱而已此止言喪事則甸師代爲之禱毋乃黍稷之非馨歟毋乃薦獻之不誠歟亦所以致禱於藉田之神以奉祭祀之官而爲之代受眚哉職也

王之同姓有舉則死刑焉

死與刑爲二等重罪則死於甸輕罪則刑於甸同姓有罪而不免乎死與刑者瀆也死刑於甸而不忍暴之於外者情也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謂其罪之輕者又曰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謂其罪之重者又曰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有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觀文王世子一章之義殆若委曲致意而非其眞情者然權之以義則知天下之至

情莫大乎是蓋人主以情爲尚而有司以濾爲先周
人雖不以濾而忘乎情亦不以一人之私情而廢萬
世之公濾此所以有甸師之職然以奉祭祀之甸地
而待死與刑之罪亦足以見王者不私其親之意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上經言帥其屬則府史胥徒皆與也此言帥其徒則
徒三百人而已方其耕耨則服勤於王藉及有餘力則
致役於饔人是知甸師之民無非祭祀之役甸師之
地無非祭祀之奉也
獸人掌罔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時田則守罔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
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骨入於玉府凡
田獸者掌其政令
獸網謂之罔田獸者取其所當田之獸也凡祭祀喪
紀賓客須獸以爲用則所謂當田者有名必有物辨
其名物而冬夏爲之各獻春秋爲之雜獻者何耶冬
獻狼則狼膏聚而温夏獻麋則麋膏散而涼春方孳
乳未可取者不當獻秋已蕃庶苟可獻者在所用皆
所以順乎四時之宜而已此大司馬所以行時田之
政時田則守罔者以至尊所御而防奔觸之患及弊
田令禽注於虞中者令以所獲注虞旗之中而欲其
趨赴之速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死獸生獸者即與庖
人共其死生之物者同意未共者入於腊人備膳羞
之用也皮毛筋骨入於玉府備玩好之用也故田獸
之政令皆掌之
獸人掌以時獻爲梁春獻王鮪辨獸物爲鱻羣以供王
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羣凡獻者掌其政
令凡獻征入於玉府

田謂之時田則四時因田以講武若獻人所取則不
必四時皆具也以時獻爲梁而已梁水溫也溫水爲
關空以筍承其空焉詩所謂倣筍在梁其魚唯唯是
已是以孟春之月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取之以
時也季春之月獻王鮪天子以薦寢廟獻之以時也
四時惟夏不取魚魯宣公濫於泗淵里革諫其非時
以夏則水蟲成故也若夫秋獻鼈魚則秋未嘗不獻
也特以備禮之用而已不如澤梁之盛此獻爲主祭
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羣則不敢妄共也凡獻者
掌其政令則不敢妄取也獻征入於玉府與獸人同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龜蜃秋
獻鼈魚祭祀共蠃蠃蚔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籍事

互物介物也凡龜蜃與鼈皆物之有介者也鼈入獨以鼈名官而不及龜與蜃者龜之爲物王用以卜蜃之爲物王用以飾器初非可食之物凡介物之美而可食者惟鼈而已詩言顯父之餞韓侯則曰烝鼈吉甫之飲諸友亦曰烝鼈則其美爲可知以此奉至尊則其名官宜矣籍謂刺取於泥中者凡貍物則其泥中之所藏者若魚亦謂之籍則非獻人澤梁之所取者獻人既獻魚矣此復言魚魚對龜鼈蜃而言亦謂其貍藏於泥中非網罟所可致者蠃蛤也蜄蛾子也此物之至微而先王用之於祭祀者非以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非食味之道也此三者亦貍物之類故皆言籍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爲飲食之道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已記曰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非食味之道也此三者亦貍物之類故皆言籍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脯腊膴胖皆以乾肉爲主者也而腊人獨以腊名官者腊爲易乾之物故以腊人掌乾肉而脯膴胖則兼掌焉王者時田所得之獸或當爲脯爲腊爲膴爲胖則腊人皆爲之掌其事祭祀所共者鄭氏謂脯非豆實豆當爲羞其然耶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釋者謂腊之以爲祭祀之豆實也則脯亦有實於豆者矣脯實於豆而又與膴胖腊物同薦則凡乾肉而已祭祀貫乎物品之備賓客喪紀則脯腊凡乾肉而已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兆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食飲膳羞珍醬之齊既以時而眡之又以其物之調又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鴈之宜又以其體膚者無不而會之凡所以資助其血氣而調適其體然始於膳夫盡其至則疾病從何而生不特食醫爲然也以至庖人亨人酒漿醯醢苟可以助王之養者食醫皆從而和之是知醫以食名不待治其疾而治其致疾之本人臣愛君之大者也眡比也人之食味別聲被色未有不本於五行者而五行以四時爲主食齊四時常溫比於春時羹齊四時常熱比於夏時醬齊

四時常涼比於秋時飲齊四時常寒比於冬時皆所以調四時之和養五臟之不足故也然四肢五臟化爲五氣又應於四時之五行春爲木而味多酸以養肝也夏爲火而味多苦以養心也秋爲金而味多辛以養肺也冬爲水而味多鹹以養腎也脾土王於四季故皆調以滑甘若夫膳食之宜則又五行之理周流而宣暢散於萬物而通行於一身何謂宜牛土畜而稌土穀也豕土畜而稷水穀也犬金畜而粱土穀也鴈火禽而麥木穀也羊與黍皆火之類也魚與菰皆水之類也或以相生爲義或以相濟爲義或以相勝爲義皆所以順萬物之理而調陰陽和温之性食醫之所和者如此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君子謂王朝之公卿大夫其食常放者倣乎王也蓋君臣上下雖有定分而養生之理則一故謂之放然人臣不可以擬君故膳人無與焉特以其式灋而倣於膳食之後常則非暫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

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皆足以傷形人有六疾謂寒熱末腹惡心皆足以傷氣運行於營衛周流於四肢交通則爲和有餘不足則爲疾苟調養不得其道而與之適相値焉是以疾疾交攻甚者或至痛死疾醫於萬民疾病而言養者精察乎六疾之本而順適乎六氣之運此醫之良者也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凡人四時之間冬傷於寒而陽爲主於內寒不能勝春木用事而陽氣發於外然後寒氣搏之而爲痟首之疾春木爲肝而主色火盛於夏以子勝母故暑氣溢而爲痒疥之疾夏傷於暑而陰爲主於內暑不能勝秋金用事而陰氣發於外然後暑氣搏之而爲瘧寒之疾秋金爲肺而主聲水盛於冬以子勝母故寒氣壅而爲嗽上氣疾是四者皆四時不和之氣故謂之癘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智者謂其五藏百疾自愈此五味五穀所以爲養疾之本也不得已而須五藥之用亦必和其金石草木肉之齊此五藥所以亦謂之養又不得已而五藥未效則必從而眡其死生眡之者何以醫經攷之五藏

病於內者也五氣五聲五色則病之應於外者也所謂五氣者肝氣溫心氣熱脾氣和肺氣涼腎氣寒是已所謂五聲者肝聲呼心聲笑脾聲歌肺聲哭腎聲呻是已所謂五色者肝色青心色赤脾色黃肺色白腎色黑是已此三者皆出於五藏眡其或逆或順則可以決疾者之生死九竅者陽竅七陰竅二皆有形而見於外者觀其證之變而有通塞之二候故曰兩九藏者正藏五府藏四皆有形而藏於內者察其脉之動而有浮中沉之三部故曰參以要而言九藏皆不出乎五藏而上關於九竅兩之參之而得其要則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

王者於萬民疾病皆欲獲生全之效故命疾醫分而治之不幸而至死終則各書其死終之證而入於醫師以制其食之高下而爲衆醫之懲勸於死終者如此則其於生者可知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藥療之以五氣養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

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四瘍雖異疾皆在表故直注藥於其上祝之聲爲注理然也劀謂刮去其敗血殺謂蝕去其惡肉蓋腫者欲散潰者欲合傷者欲復斷者欲續故必先攻之以五毒然後養其五藏之氣五氣調適而後療之以五藥節之以五味且食有五味以酸養骨者酸屬肝而腎主骨從其相生者以子養母之道也然治瘍以骨爲主而筋也脈也氣也使其過盛則反以相傷肝木也而主於筋故以辛養之心火也而主脈故以鹹養之肺金也而主於氣故以苦養之從其

相勝者而言抑其過盛而養其不及故也肉以甘養之竅以滑養之以類從類而已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經言六畜又言六獸此所謂獸則六畜之獸也六畜所養或供犧牲或供膳羞或以任重致遠其爲用廣矣此獸醫所以列於疾醫瘍醫之後然先王仁民愛物未嘗無等差存焉以獸之病爲難知則必灌以藥

而使行焉不過節之養之而已以獸之瘍爲易見則必灌以藥而刮去其惡肉亦不過藥之養之食之而已其先後詳略固見於此以至人之疾者瘍者其醫爲一在人則以十全爲上死終則爲次爲下而有懲勸之法在獸則進退之而已又所以貴人而賤畜也其與功及鳥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異矣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

酒之政令則酒正一職之所掌者皆是也鄭氏以式灋爲作酒之式灋且引月令所謂秫稻必齊麴糵必

時湛饎必潔以爲此經之證茲固酒材也以爲作酒之式灋則非矣凡周禮所謂式灋者無非大宰九式之灋而酒正所授則其關係爲尤重葢酒以行禮不繼以淫凡酣飲無常縱欲敗禮者皆淫也晉知悼子卒未葬而平公飲酒鼓鍾小大之臣昵於其私而忘君之疾大師不詔褻臣不規而區區之宰夫反越刀匕之職進救溢之戒則淫之害爲甚大今酒政之式灋不待其共酒用酒也凡授酒材之初已有幾徵存焉若曰祭祀也賓客也凡王之燕飲賜頒也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也一物之所取一歲之所用綱目

多寡具有常儀酒人不敢專受之於酒正酒正不敢決受之於大宰共之有道用之有時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而詠賞亦有式其意深矣哉

凡爲公酒者亦如之

酒之見於天官者有三酒人漿人有所謂女酒女漿可用於王宮而制之以大宰之式灋一也酒正之職則用於朝廷之祭祀賓客與夫燕賜饗食二也其三則此所謂公酒者也鄭氏以公酒爲鄉飲禮凡公事所作者然特其一而已今攷地官之職鄉大夫之賓興賢者能者州長之會射於州序黨正之屬民飲酒之式灋授之凡非公酒所當用者則以式灋禁之如司虣之禁羣飲萍氏之幾酒譏酒即所謂禁其非式灋者也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

五齊味薄而有量數故言齊用於祭祀非飲也曰泛曰醴二者皆濁以茅沛之縮酌也故曰醴齊縮酌言醴則泛從之矣曰盎曰緹曰沈三者差清亦用清酒沛之故曰盎齊況酌也況清也言盎則緹與沈從之

矣是五齊用之祭祀不致其味致其義而已此所以爲之辨其名事酒者酌有事者之酒也昔酒者熟而久者也清酒者清而久於昔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務致其實而已此所以爲之辨其物一曰清者漿人所云醴清也二曰醫者謂釀爲醴則爲醫也三曰漿者酸漿也四曰酏者粥之薄者也四飲皆有厚薄之齊故亦爲之辨其物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共王之四飲而不及五齊者尚味也王言饌而后世子不言饌優尊者也共后世子之飲與其酒而不言四飲三酒者不備其數也

凡祭祀以瀹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大祭祀天地宗廟也中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也小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與其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也瀹者九式之瀹所謂祭祀之式酒正初以式瀹共祭祀之成又以式瀹共賓客之用會若夫燕朝之暇王之所與飲酒者或同姓之伯父叔父或異姓之伯舅叔舅或公卿大夫之貴而親者燕飲之義於詩可見方其未醉則威儀反反威儀

壹貳者三酒乃人所飲而祭祀有尸酢之禮貳之以備其乏也大祭祀則飲之者眾故三倍其數中祭少於大祭小祭少於中祭故中祭再貳而小祭壹貳也皆有酌數者謂用器酌之注於尊中量其人之多寡皆有定數也唯齊酒不貳者五齊唯以祭而不共飲故無貳惟其無貳故無酌數而亦有器量謂量其多寡之數設之而已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

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敢飲爲禮而已故王之致酒於賓客后之致飲於賓客雖隆殺有等而皆謂之禮若夫此經四飲與漿人之六飲皆有醫酏而無糟以糟致之亦以致飲無嫌乎濁也酒正所以奉王也不以奉王之職奉賓客故使其士奉之而已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王之飲酒不會尊天子也燕飲酒而共其計非會歟曰王之燕飲非饗禮比饗以訓恭儉惟其禮而已焉用會若夫燕朝之暇王之所與飲酒者或同姓之伯父叔父或異姓之伯舅叔舅或公卿大夫之貴而親者燕飲之義於詩可見方其未醉則威儀反反威儀

抑抑也曰既醉止則威儀幡幡威儀悕悕也又其既醉則屢舞僊僊也此燕飲之所必至者故周人使酒正自奉而且爲之共其計度其醻酢交獻之節酌其多寡隆殺之度燕雖異乎饗禮也亦禮而已矣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凡饗皆所以爲禮也今於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氏乃謂要以醉爲度非歟曰王之饗賓與此饗不同士庶子宮中之宿衛也耆老歸政之老也孤子死事者之孤子也周之待此三者於禮優尊者也至尊雖不會而亦不外乎大宰羞服之式此所謂死於王事者也惟此三者而後可以不拘其

數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賜卽賜予頒卽匪頒二者不同而皆出於祿秩之外所謂灋者卽大宰九式之灋皆以其式灋行之則好也以書契授之所謂死於王事者也惟此三者而後可以不拘其數

酒正掌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酒人奄十人者宦官也掌女酒及奚則所共者特祭祀賓客之用故以式灋授酒材於酒正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者謂王后六宮每宮世婦二人爲卿掌女宮之宿戒及后之祭祀賓客之事是酒人共奉其酒而以奚共其役也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者禮酒謂燕饗之酒皆有常禮飲酒則

常禮之外給賓客之稍禮者二者酒人共之而使其
士奉之

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

酒府酒正之府

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祭祀賓客之酒既言共而奉之矣此言共而不言奉
乃凡祭祀之小者與賓客饗餼而陳酒者皆禮之常
也故酒人共酒以往別有奉之者在待其令而已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

王有六飲而酒正止辨其四飲曰清曰醫曰漿曰酏
是已清即六飲之所謂醷也不言水涼者以其無厚
薄之齊不必辨也按內則言飲者凡十曰水曰漿其
此之水與漿歟曰重醴曰瀉者其此之醴與涼歟曰
醷曰黍酏者其此之醫與酏歟然酒正於四飲言清
而此以清爲體蓋醷有清有糟清沸也糟淳也以
可飲言之則曰醷以沸之清者言之則曰清其實一
也水涼非酒正所辨不亦人於酒府者以其共王則
酒正眡之爾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
而奉之凡飲共之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夏用寅正殷用丑正周用子正其來尚矣周人以建
子之月爲正月故以建寅之月爲正歲此一經通義明
大夫州長之職既書正月又書正歲如大司徒鄉
十二月爲周建亥之月或又謂正歲之十二月乃夏
正建丑之月二說角立不容不辨且夏正之說古人
固未嘗廢近世儒者乃謂殷書之元祀十二月爲歲
首之月且引以爲夏時之證其說未爲不善然而曆
家紀三代所尚其實不然何以明之左氏傳春秋載
鄭梓氏之言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殷爲四月於周
爲五月則殷周之月未嘗不各有所尚也又漢志所
載殷周魯曆殷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後
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周公攝政五年正

月丁巳朔旦冬至魯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徽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夫冬至十一月之中節也而殷以十二月周以正月豈非三代各有所尙而曆家不沒其實乎不然夫子作春秋定一王之法何爲必以周正紀事故左氏傳亦曰王周正月是知周家一代典禮以建子爲正月無可疑者正月既爲建子以次而論則十二月乃建亥之月矣若以爲夏之建丑則是先一月爲正月次一月卽爲十二月其說自相背戾殆非周公作經之本旨不特周禮如此周易亦然如建丑之二陽爲臨至遯之二

陰乃云八月有凶周之八月爲遯實建未之月此卽十二月爲建亥之證或曰豳詩七月亦周詩也二之日鑿冰沖沖而不言周之二月三之日納於凌陰而不言周之三月若四月以至十月則皆以夏正紀事何也七月詩言先公風化則推原后稷以來之事初無與乎周家之曆柰何以此而遂謂凌人之十二月爲夏之建丑哉且月令以建丑爲季冬水澤腹堅固可斬冰若先令之於建亥之月乃斬冰於建丑之月其說正與豳詩合要之當以故書政爲據鄭司農云掌冰政至杜子春乃始改政爲正謂夏正參攷經旨恐不必改此政字今以掌冰政爲一句歲十二月爲一句如孟子歲十二月輿梁成之義是亦建亥之月也或謂周之亥月其冰未堅果何取焉曰周人非以建亥之月斬冰也特令之而已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是時日躔尾箕之間已近北陸於是凌人先時行斬冰之令且爲之三其凌三爲冰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用也蓋天時不可以預必有冬而無冰者豈能必其冬之常寒凡亥子丑三月之間皆可藏冰故三其凌以待之

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

秋刷

先王藏冰出冰之政皆所以順天時而防民患故左氏述申豐之言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今攷之經凌人令斬冰而不言斬冰之人卽所謂

山人縣人與人隸人之類也所謂北陸者建子之月日在牽牛之次建丑之月日在虛危之次所以斬冰而先令於建亥之月者也所謂西陸者建卯之月日在奎於是獻羔以啟之建辰之月日在胃昴火星昏見於東方於是火出而畢賦所以治鑑於春而膳羞酒醴皆共其鑑也又云實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卽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之證也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卽夏頒冰之證也終之曰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則可見秋刷其凌終而復始焉是知冰政著於豳詩大備於成周而時見一二於

春秋之世故左氏傳春秋而詳敘申豐之說豈徒制度云乎哉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鰒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桌脯菱芡桌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酏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蠯蜃蚔醢豚拍

豆各八王乃用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亞王諸臣助
焉其獻凡三所謂醴齊縮酌是已朝事之後王則體
解其牲而熟之祝俟延尸於室中亦正南面之位王
薦熟於主前以象食時所進故曰饋食后爲之薦饋
食之籩豆各八王乃用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亞王
諸臣助焉其獻凡三所謂盎齊況酌是已饋食之後
尸始有飲食之禮是謂卒食食訖后爲之薦加籩豆
各八又爲之薦羞籩豆各八王乃用玉爵獻修酌以
酳尸后亞王諸臣助焉其獻凡三所謂凡酒修酌是
已九獻既備則有尸酢之禮用此修酌以酢羞以人

道終焉故尸以玉爵酢王以瑤爵酢后以散爵酢諸
臣蓋非象人道往反報施之義乎司尊彝言諸臣之
所酢則舉其終而言之夫有終必有始有酢必有獻
諸臣無獻安得有酢詳諸臣有酢則王與后有酢可知
也不言王與后之酢以諸臣見之不言諸臣之有獻
以其酢而推之不然則諸臣何以爲助祭之禮是知
九獻無與乎祼酢而此見於八籩八豆之用者其說
與內宰合又與司尊彝合餘見內宰司尊彝之職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
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共后及

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王舉者即膳夫所言王日舉之禮膳夫醬用百有二
十甕即此之共醢六十甕共醢六十甕五齊七菹爲醢矣至醢人復掌之蓋醬物須醢而後
成此膳夫於百有二十甕所以總名其爲醬也共后
及世子之醬齊菹特於王舉之後言之不備其數不
敢同乎王也賓客共醢醢各五十甕凡百甕參之掌
客舉中數而言之也天子備物十二故醬用百有二
十甕而掌客於上公亦用其數者尊先代之後且用
之大饗非日舉也且醢醢一事周人既分爲二職矣

至其所實之器在膳夫則謂之舊在醢人則謂之豆
舊可以備禮數而持久也豆可以和齊菹而共膳也
醢人雖備五齊七菹以充豆實而不加之以醢則齊
菹不成其味二者相待而用故醢醢不嫌其爲二職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
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鹽人言政令以其爲山澤之利也古者名山大澤不
以胙雖曰守以虞衡實與百姓共之特共其物以共
祭祀賓客之費以共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奉以共朝

廷官府百事之用此政令之所從出焉苦者出於池顆鹽是已散者出於海末鹽是已餉者出於石戎鹽是已惟形鹽則鹽而虎形者邊人以虎鹽爲朝事之獻今乃用於賓客而不用於祭祀周公閱以虎鹽爲國君備物之奉今乃用於賓客而不用於膳羞卽是而觀則三者可以互見凡齊事鬻鹽者鹽卽鹽也鹽卽化之以水鍊之以火用以和五味之齊取其潔也所謂政令者如此史浩講義鹽人掌鹽之政令至以待戒令云鹽之政令非獨共鹽而已凡其出納煎煉之事皆掌之也百事之鹽所用非一事所和

非一物也洪範曰潤下作鹹解者謂鹹味鹽也池井所出鬻海所成皆出於潤下是故水入其奧風凝其華不煩煎煉而自結者池井之鹽也昔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請居郇瑕之地以謂沃饒而近鹽者是也刻土爲堋牢盆爲鹵火齊以時而後成者鬻海之鹽也昔東郭咸陽治生累萬後世諸侯資其利而富埒天子者是也祭祀則二者皆共焉故曰共其苦鹽散鹽苦鹽也賓客共其形鹽散鹽者左氏曰鹽虎形築鹽以爲虎形故曰形鹽所以爲虎形者取其武可畏也散鹽則鬻海之鹽也王之膳羞共餉鹽鹽之味近甘者也詩曰堇荼如飴以飴對堇荼甘苦之不同也夫池井之鹽比之鬻海雖曰潔白然魚龍之所潛躍舟車之所輦運雖有冰霜之色寧無腥穢之氣齊事致嚴必復煉治以共之故曰鬻鹽以待戒令其戒令者凡祭祀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而卜日遂戒鹽人乃預謹煉治之職也古者山澤之利捐之予民煮海之利民所擅也鹽人掌其政令不過共百事之鹽而已後世取民之所恃以爲衣食者一切榷之而鹽之政令始枚分條舉網禁一密而民無所措手是私鬻之罪數溢至死而黥額之徒鞭背之人無日無之吏

方以得其情爲喜於此而求賞焉民否則弃本業緣私道冒險阻持兵露刃攘臂於無人之境視縣官若深仇間遇征邏則動兵接刃畢命以爲敵原其初心不過苟求衣食爾無他罪也噫安得復見先王之世止供百事之鹽者乎

幂人掌其巾幂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畫布巾幂六彝凡王巾皆黼

幂覆也天地無祼禮止以五齊三酒而實之八尊以疏布巾幂之至敬無文貴乎質也宗廟有祼禮則又有朝事饋食之禮故兼用尊彝以畫布巾幂六彝常

敬爲親貴乎文也六彝如此則宗廟之八尊亦用晝
布矣凡王巾皆繡則白與黑謂之繡以示威斷之義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

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在路門之內玉藻曰朝
辨色而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是已小
寢乃堂上之五室卽王者燕息之所玉藻曰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也此皆宮中內外
之事所以專設宮人以掌六寢之修修者何下經所
言皆所以爲修

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

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宮正以上士二人爲之宮伯以中士二人爲之至尊
所居嚴乎其王宮之職也今宮人亦中士四人然不
專主六寢而特言六寢之修不專治寢中而特與寢
中之勞事何也曰天下固有灑掃使令之冗役瑣碎
微末之細故而關乎國體爲甚重王宮之事是已夙
興夜寐灑掃廷內衛武公所以爲荒耽之警子有廷
內弗灑弗掃晉昭公所以不能修正國之道此豈爲
觀美而已朝廷內外之肅正君臣上下警戒之機不
然則王宮自奄寺以下如次舍幕帟皆掌之以下士
而宮人獨中士其意可見矣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會同之舍有在國門之外者有在四方者天子巡狩
會諸侯於方嶽之下則爲四方之舍宮人所言四方
之舍事是也王不巡狩則諸侯來會之於王城之外
設方明壇以行會同之禮亦爲會同之舍掌舍所掌
是也秋官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
一門是知會同之舍卽爲壇於國門之外司儀之所

令卽令掌舍爲之設梐枑再重者設行馬兩重於會
同之地所以外衛車宮也爲車宮轅門者以車爲宮
仰轅以爲門所以外衛壇壝也爲壇壝宮棘門者爲壇
於中而壝其外以棘爲之門所以衛天子會同也爲
帷宮設旌門者以待王之休息亦加嚴衛如大閱左
右和之門也無宮則共人門者以待王之遊觀而陳
列周衛所以壯君威也凡舍事掌之者覲禮曰諸侯
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
王巡狩侯國爲宮亦如之夫有宮則有壝國門之外
與巡守四方皆然故曰凡舍事則掌之以下士

幕人掌帷幕幄帟綏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綏大喪共其帷幕帝綏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帷維於旁者也幕覆於上者也幄則四合以象宮室也帟則在上以承塵也綏爲之組以係四物者也幕人掌其物而不言共王者以王出宮則有是事而已

若夫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則共之於掌次

掌次掌王次之濾以待張事

濾者大宰九式之濾也夫次舍帷幄其事雖微君尊所臨其體實重故大旅上帝與夫朝日祀五帝實不外乎賓客之式凡師田喪紀與夫邦事莫不皆有式焉大宰以此授之掌次以此行之凡聯事於掌舍幕人亦然以此見王者儀衛亦無適而不謹於濾也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會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大旅上帝非常祭也大宗伯祭天之禮三而無旅帝之禮其末篇言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蓋大故則因裁也旅陳也眾也記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

一獻之禮不足以大享大享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其謂是歟鄭氏以爲祭天於圜邱既失旅帝之義鄭司農於五帝則又曰五色之帝此亦漢儒讖緯之說以見於大宰祀五帝之義詳矣蓋月令於春曰其帝大昊於夏曰其帝炎帝於中央曰其帝黃帝於秋曰其帝少昊於冬曰其帝顓頊此五人帝之說自三代以來行之豈可不信三代之儀而信漢儒之說若果五天帝則當在朝日之上今其位列於朝日之下則爲五人帝可知其朝日之儀則王者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典瑞所謂王搢大圭執鎮圭

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是已傳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又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禮經故不言夕月而特言朝日者即尊陽卑陰之義與春秋書日食同義若夫合諸侯之師田與下經朝覲會同之師田其事不同下經乃諸侯之禮此經乃天子之禮以國有大事合諸侯於國門之外出師征伐以及田獵其禮爲甚大故也凡此數者皆以王者之尊屈而臨之其儀衛不可以不嚴所以專設張次之職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其禮雖重而無大次小次者祀天之禮主乎敬王者不敢以自安故也朝日祀五帝合諸

侯則禮之次者故張大次以待王之臨沚張小次以
待王之退息且設重帟重綦以備其禮之所以優尊
者也因合諸侯而師田雖張幕設重帟重綦而亦無
大次小次者親與士卒同其役則不敢自異故也此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綦孤卿
有邦事則張幕設綦
上經言會諸侯而師田則王者之禮此言朝覲會同
而師田則諸侯之禮古者雖乘車之會君行師從是
以二千五百人而從諸侯行朝覲會同之禮故與師

田之事朝覲會同則爲之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
設綦皆所以待諸侯也若孤卿有邦事謂以事從王
或以王命而出其張幕設綦同諸侯師田之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
張其旅幕張尸次
喪祭一也天子諸侯孤卿大夫之喪言帟旅之助祭
執事者言幕尸之更衣退息者言次各隨其用之所
宜而已
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耦謂俱升射者大射六耦在西郊賓射六耦在朝燕

射三耦在寢謂天子不能獨射也有射必有耦有耦
必有次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此雖爲諸侯
之禮亦所以爲天子耦次之證也

周禮總義天官卷一之二終

大府

大府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大宰而總於大府一職雖爲主藏之長而非有司出納之任乃所以總有司之出納者也何謂總有司之出納玉府則專掌王之器物內府則受貨賄以待大用外府則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至於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莫不各有其職而其出納盡總於大府然後大府以大宰之式灋頒之授之是大宰提其綱大府總其目而羣

有司共命於其下大小有紀本末有序纖悉委曲具有條理此周制之良也鄭氏於大府之序官註曰若今之司農夫司農豈大府比哉漢之設官惟無大府一職是以上無所統下無所受一代之制無足觀焉近世諸儒謂漢之司農掌穀貨以共軍國之用則猶外府也少府掌山海陂池之稅以給天子之私養則猶玉府內府也雖無大府一職以總其出納而當時所謂計相者則猶司會之任計相與司農少府盡屬於丞相御史則猶家宰制國用之舊自計相罷不復置而司農少府不相統屬以比周之大府豈其然乎

以史證經固爲不類因鄭氏之失而知周官設大府之職其出納有制而事無乏用與漢制異矣

掌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功則九職之功也是三者大宰總之每事爲一書每書皆有貳大宰總是書而責其入於征者司徒之屬按是書而征之以入於掌者大府之職又執是書之貳舉其貨賄之入而頒之於所當用者頒其貨於受藏之府則若玉府內府之類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則若外府之類蓋玉府掌王之金玉及良貨賄之藏是擇四方之精美者以共王之服食妍賜內府掌受天下之貨賄良兵良器是又擇四方精美之次者以待邦之大用至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則凡四方之物皆所以待天下之經費是數者皆所謂府也若司會以至職幣乃糾察鈎考之任則非府矣受藏受用其府各異及其用也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式灋於大府而請之於有司若云某物須於某官某用取於某所利權散主而政本實一此

周人制用之良瀘

凡頒財以式瀘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都之賦以待幣帛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此經自關市以至幣餘則大宰之九賦自膳服以至邦都之賦則大宰之九貢自膳服以至賜予則大宰之九式也九式之瀘專用於九賦此正大宰總國用之大者大府所謂式瀘則以大宰九賦之式而用經常之賦不可易者若夫王之膳服乃至尊所御故大府於九式則列之於始王之賜予乃非常之恩故大府於九式則列之於終然關市之賦初未嘗強無以爲有幣餘之賦亦本吾所自有之物是約己以厚民者也夫豈厲民以自養哉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天下財賦之原有三而皆總之於大宰一曰以九職任萬民則自三農以至閒民是也二曰以九賦斂財賄則自邦中以至幣餘是也三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自祀貢以至物貢是也今大府之頒財以式瀘授之考其式瀘則皆九賦之財賄是九賦之用固有定瀘矣若夫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則非國用之經費故未嘗用焉蓋嘗攷之二者不列於九式之中其果未嘗用耶是不然王制曰冢宰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繼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則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知家宰有三十年之制又知有國者必有九年之蓄然後邦國之所謂貢者亦於三年之中當留一年之蓄以充府庫其歲於三年之中當留一年之蓄以待弔用萬民之所謂蓄之外皆以給國之用如軍旅之費田役之費百官有司廩餼之費凡九式所不載者皆取具於此是則三十年之所通者既使國家之無乏用所謂九年之所蓄者又常使邦國之有餘用此大宰兼制國用之要也不然則內府之職何以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邦之大用既出於九貢九功之貨賄即所謂三十年之通者也不特內府而已司會以九貢九功之濂而聽其會計司書以九職九正之數而周知出入百物是邦國之貢果盡以充府庫耶由是觀之歲蓄之餘既以民之貢果盡以充府庫耶由是觀之歲蓄之餘既以待邦之大用而邦用之外又以其餘者共王玩好之用司書掌其數司會掌其計內府掌其物而總之於大府制之於大宰上下有制而斂散有度王者道御之方如此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玩好之用聖人不廢也聖人處此亦必有道矣故大府之藏以式貢之餘財共其用所謂式者即九賦之式所謂貢者即邦國萬民之貢蓋待弔用充府庫之外而後有邦之大用之外而後有式貢之餘財夫豈玩物害民者哉然此言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上經又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則公於玩好者也幣餘則公於餘財者也幣餘之賦實在九式之未而此言式貢之餘則又是幣餘之賦以此見先王之不急於玩好者也況所謂餘財者非必曰

若其無餘則亦無所共矣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凡邦之賦用即九賦之見於大宰之式九貢九功之見於大宰之所制者也賦謂當入之數用謂當出之數取其一歲賦用之具數以為之本然後歲終則以受藏受用之府所入所出而會之會之於歲終乃冢宰制國用之時也冢宰制國用於歲杪大府於此而會九賦九貢九功之入出上下之相承如此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玉府隸於大府所謂受藏之府此其一也以玉名官則王者之服用好賜在焉以其職掌觀之大府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鄭氏於太宰之九職註曰金玉曰貨是金玉固玉府掌之矣獸人曰凡獻征入於玉府廛人曰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澤虞曰掌國澤之政令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職金亦曰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受藏之府此其玩好兵器亘貨賄之物玉府皆掌而藏之矣蓋貨賄有二有貨賄之亘者有貨賄之常者常者出於九貢九賦九功之中內府掌之以待邦之大用若其亘貨賄則大府擇其精美者藏之玉府專以共王之服用好賜其與常貨賄異矣

共王之服玉佩玉璪玉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角觸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

周官所掌有王之玉有國之玉國之玉則寶器也瑞器也寶器藏於天府非共王者也瑞器掌於典瑞亦非共王者也共王之玉不過服玉佩玉珠玉含玉是數者璞玉而已玉人之事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非服玉歟玉府共之既爲服玉則典瑞掌之也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非佩玉歟玉府共之既爲佩玉則司服掌之也弁師曰王之五冕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非琢玉爲珠以飾之者歟玉府共之既爲珠玉則弁師掌之也食玉所以養至陽之氣書所謂惟辟玉食是也含玉所以爲死者口實大宰所謂大喪共含玉是也喪而及於復衣裳角枕角柶而及於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亦以亘貨賄之所飾焉故也凡皆服所用故玉府兼掌焉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此謂諸侯會同或有盟焉則爲壇三成割牛耳取血以歃之珠槃所以盛耳玉敦所以盛血或謂三王不及盟誓而周官有司盟之職則疑周禮非成周之全書是不然文王之時虢仲虢叔勳在盟府成王之時周公大公賜之盟者出於由中之信所以親之也以共王玩好之官而共珠槃玉敦其親爲可知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足爲盛世言哉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亘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或謂內府言凡四方之幣獻則諸侯獻於天子者此謂王之獻則天子獻於賓客者以下獻上之謂天子安得有獻既有獻於賓客玉府安得而受之且

藏之耶王之獻與獻王同以王爲先故也

凡王之好賜其貨賄

此謂王之好於羣臣而有貨賄之賜玉府則以所藏之良貨賄共之共其貨賄而不共玩好金玉兵器君臣上下相率以禮不貴異物賤用物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大府頒其貨於受藏之府則玉府其一也內府又其一也二者有異職則財計宜有異守今也玉府掌貨賄而內府亦掌貨賄玉府掌兵器而內府亦掌兵器

玉府掌金玉而內府亦掌金玉是三者內府既取諸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則太府所以頒之於玉府者果何所取耶以經意攷之玉府一官特掌王之服用好賜而已如獻人獸人塵人澤虞之職各以其物而專入於玉府其外則亦九貢九賦九功之所入者也何以知之以大府頒財而知之蓋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先擇其珍美可以共王之服用好賜者頒之於玉府而邦之大用所謂朝覲班賜之等物不與焉又擇其次珍美者可以爲朝覲班賜之貨而爲邦之大用者然後頒之於內府其外則皆四方幣獻之物是則貨賄也兵器也金玉也內府之與玉府寧非職聯而用異者乎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四方之幣獻卽諸侯來朝而奉天子者內府於此入之四方使者所受之物則天子遣使以遺諸侯者內府又於此共而奉之入之者此物也共而奉之者亦此物也以其所獻者共其所遺者王者豈擅天下之利以爲一己之私哉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王之好賜玉府共之非常之恩不可以濫拘也今也內府共王之好賜予而冢宰亦同乎王冢宰雖尊得無偪乎是不然共王則謂之好賜共王及冢宰則謂之好賜予是冢宰聽賓客之小治不能無賓客之須以式濫予之非冢宰之私予也不然大宰八柄之濫曰予以馭其幸者大宰且以之詔王矣嫌於同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濫者

外府名官對內府而言二官所掌不同皆出於九貢九賦九功之濫內府掌其貨賄卽大府所謂頒其貨於受藏之府者也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

待邦之大用卽大府所謂頒其賄於受用之府者也
然外府所掌以邦布爲主以共百物爲用不知何從
取之謂其取於九貢九賦九功則九貢各有其名九
賦各有其地九功各有其職固不可强其所無有而
非其所盡有者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則於大宰之
九賦註曰賦謂口率出泉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
漢濂也在漢已不勝其弊地不能皆爲鑪冶人不能
皆爲鼓鑄不因其所有周人何其厲民者哉蓋嘗攷
之禹別九州有賦有貢有篚無非本色之物以當時
未有泉布之用也自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以通財

貨輕重之權則凡九貢九賦九功皆可以邦布行之
攷之於經成周之所謂邦布者不過載師之里布閭
師之夫布廛人之斂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如是而
已邦用取具不一而足豈此數者之布所能給之耶
蓋外府以掌邦布爲名而曰掌其入出以共百物是
以邦布易之也夫通功易事古之常理而周人復權
之以圜法邦布之出既以易百物則凡九貢九賦九
功之所入者亦當之以邦布何以明之下經言凡祭
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賈氏謂外
府共其泉布泉布可以爲幣而言齎則九貢九賦九

功其可盡以本物言耶不然則小宗伯受賓客將幣
之齎鄭氏亦謂所齎貢獻之財物泉布之類也是知
貨賄之可以致於王朝而易之其或人力之艱地里之遠物繁且重而不能致於王朝而易之
以邦布者外府受之則曰掌邦布之入出先言入而
後言出者泉布皆入於外府大宰則量入以爲出也
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有大宰之式灋而
後出否則不妄出矣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此卽上經所謂待邦之用凡有灋者也何謂灋九式
是已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大宰羞服之式祭
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則又大
宰祭祀賓客喪荒芻秣匪頒好用之式謹大宰總經
國之大計故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外府共其用而
已故數者皆行之以式灋綱要節目森密如此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上經言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則三者之共其衣
服一而已歲終之會而王與后不會優尊者也優尊
者而世子不與戎葦麗也義見膳夫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司會一職次於大府則宜若聽命於大府然大府以下大夫二人爲之長而司會乃以中大夫二人爲之次是知司會非大府之屬乃諸府之所以聽其會也鄭氏乃謂司會若漢之尚書大府若漢之司農不知漢之司農與少府均掌內外之財而尚書特少府之屬官耳以屬官而令其長則勢有所不行厥後尚書徒爲具文而漢之財計甚無統紀以比司會則非其類也不特此而已小宰中大夫也司會亦中大夫也

皆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也是則冢宰之受歲會小宰與司會俱逆其治而司會復兼舉天下之財計則其權亦重矣 六典所以治邦國八灋所以治官府八則所以治都鄙大宰爲之掌其正小宰爲之掌其貳貳云者掌其貳書以逆大宰之所治者也司會特一糾察鉤稽之官耳亦掌其貳而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且財用之末何關於政事之大上無道揆下無灋守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而欲行司會之權則亦徒灋而已惟司會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其治故外而邦國內而都鄙又其內而官府凡其大綱小紀與夫纖悉委曲灼然有以知其本末源流之所在則夫九貢也九賦也九功也豈區區令財用而已哉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司會之班固與小宰同其職掌又同皆掌其貳以逆大宰之所治者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職任萬民以九式均節財用小宰既以貳之司會又從而致之令之均節之致者令邦國之自輸均節者從而計邦國之經費此又司會所專之職而詳於小宰矣 官府郊野縣都皆在王畿千里之內凡百物財用之所出與其所當用者皆有書契版圖焉書謂紀載之書契謂合驗之契版謂人民之版圖謂土地之圖司書掌其書司會掌其貳而後可以遍羣吏謂受財用之執事者其未用則令之致之其已用則均之節之會計之是所會者官府郊野縣都之財用而邦國之財用則致

之而不會其後考歲成而周知四國之治則亦未嘗不會也特有內外詳畧之異耳

以參互攷日歲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冢宰天官之長也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天官之貳也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天官之考也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三官各舉其一而司會乃考其全會之欲其詳也參互云者鄭氏謂司書之要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近代儒者則謂職內職歲職幣三者相考其說誠有未通者周官三百

六十皆有日成何獨於此三官而言之蓋天下之事合眾數而爲目則一日之計也合眾目而爲凡則一旬之計也合眾凡而爲要則一月之計也合眾要而爲會則一歲之計也一旬之內以凡考目以目考數以數考凡夫是之謂參凡與數相考數與目相考夫是之謂互如是則日成可以無遺矣積日而月又以月要而考月成積月而歲又以歲會而考歲成詳略並施久近兼察四國之治周知無隱則吏治之怠而無功者詔王及冢宰廢之吏治之勤而有功者詔王及冢宰置之夫小宰不以詔王而詔王及冢宰之事獨以責之司會者會計之職專故也

大宰之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冢宰道揆之任專以詔王爲職司會瀆守之任因冢宰詔王而後有詔王及冢宰之事瀆通行乎上下而政本實出於一其體統嚴矣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

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皆見於大宰之職而九正九事其名則異蓋九貢九賦皆經常之正統說

故曰九正九式所用以集邦之九事故曰九事是書也小宰有之宰夫有之司會有之司書亦有之至於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則統之於司徒非於此版圖之外而別有所謂書也蓋有版圖而後可以周知入出百物有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之書而後可以敘其財受其幣蓋以是書而敘其財則有餘者不敢隱以是敘而受其幣則已用者無所欺職幣一官專主振掌事之餘財以此入之宜矣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

周禮一經凡言上云者非專指王而言也膳夫於王

之膳不會庖人於王之膳禽酒正於王之飲酒不會外府於王之服不會司裘於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是數者切於王身專指王而言故曰唯王不會若上之用財則異乎是宰夫言告於上職歲言上之賜予職幣言上之小用賜予則各有所主而已是知閽乎國體之大者皆謂之上施於邦計之常者皆謂之用財用凡膳服之外有所謂祭祀賓客有所謂匪頒喪紀又有所謂工事芻秣幣帛賜予無非上之用財用者大宰既掌其式大府又掌其灋司會既以式灋會之司書又考於司會而書之初非一人之私也故曰

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田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數以逆羣吏之徵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

考歲成則功事財用之計每歲固有之矣至於三歲則又通計焉其治爲甚詳故謂之大計羣吏之治所謂民之財器械之數孰備而孰之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孰登而孰耗山林川澤之數孰興而孰廢既已周知羣吏之徵大宰之治然後可以逆羣吏之徵令徵令有當否不可得而掩也凡此無非贊大宰之事而已蓋大宰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司書雖卑以其贊

大宰故亦謂之大計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成周財用之所出不過九貢九賦九功而已無他取於民者也今司書又有稅灋之事近代釋經者謂稅斂在貢賦之外而不能明指其說或者疑焉以小司徒攷之其言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言貢賦而不言九職則知稅斂者九職之稅斂也所謂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以至虞衡藪牧之職又至百工商賈之職又至嬪婦臣妾閒民之職凡有職者有徵故總以稅斂爲名何以明之以小司徒言稅斂於貢賦之後而明之不然閭師任民卽九職之貢而曰以時徵其賦非稅斂而何凡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以司書知其數而可以鉤稽之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周制天下之財不過九貢九賦九功之灋大府既掌

貨賄之入職內又掌邦之賦入職內所掌非於大府所受貨賄之外而別有所謂賦入也卽鉤考乎大府之所入者而已蓋司會以下皆會計之職而職內一職惟計其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總云者總其凡目之書宰夫所謂師掌官成以治凡司掌官灋以治目是也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數云者析其一二三四之數宰夫所謂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總者其要也數者其詳也執其至要御其至詳官府都鄙之財皆不逃乎是書之所貳者矣然特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而未及夫邦國也蓋有土斯有民有民斯有財先王嘗戒之以無封靡於爾邦固不可專利以傷財尤當量入以爲出凡邦國之賦用一以官府都鄙之數而逆之其知本末源流哉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

凡受財者謂羣吏受財於大府而其貳令則在職內受其貳令而書之則彼此可以合驗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則彼此可以參攷以職內之所入逆職歲之所出則官府財用皆可目擊而周知然後舉其財而敘之敘之者何官府財用不能有餘也亦未嘗皆不足也以有餘而補不足求以濟國事而已是以爲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職內掌邦之賦入故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職歲掌邦之賦出故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是職歲之與職內其財之出入正相關也其入也非職內之令則不受焉所謂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者亦二三四之數與職內同職內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職歲亦凡頒財大府以九式之灋授之職歲則舉大府之所授者予之故曰受式灋於職歲

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

上云者非專指王而言也其義已見司書蓋九式之中惟賜服切於王之身故上經皆指王而言雖有式灋而不會司書所謂上之用財用則自賓客以至賜予凡入者皆有式灋者也皆司會之所當會者也以其爲國家之經費故以上之用則用言也若夫此經

所謂上之賜予則九式之賜予而已其出也有先後之敘故以敘與職幣授之以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也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司會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所謂逆會也及者至也職歲主式灋以出財用至歲終逆會之時職歲則以大宰九式之灋而贊之故曰以式灋贊逆會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之中故凡邦之會事皆以式灋贊之已職幣雖掌賜予一端而所給餘財乃散見於九式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而已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周官設司裘不專爲裘亦兼皮事三侯則皮事也三裘則裘服也然五服掌於春官之司服而此特爲裘言之也何謂用邦財者之幣外府之職曰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賈氏謂外府共其泉布邦用邦財者之幣其用謂之幣事之裘也大裘者象天之義凡祀天之物皆可謂之大大禮必簡大樂必易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裘亦然無經緯之文無繢繡之功取其質而已故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不言上帝五帝而獨謂之祀天其義可以互見然下經於裘言獻於侯言共而大裘言爲專其官重其事也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天子諸侯羣臣之裘備見於玉藻此特言良裘功裘而已說者謂良裘爲質之自然者功裘爲人功治之者此所以爲上下隆殺之辨今考之玉藻既有其物又有其名唯君有黼裘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仲秋獻良裘其以此歟又以錦衣狐裘爲諸侯之裘以狐青裘豹袪裘絞衣羔裘緇衣狐裘黃衣爲君子之裘以虎裘狼裘爲君右之裘季秋獻功裘其以此歟仲秋獻良裘之時則爵羅可設故行羽物以順陰氣之始季秋獻功裘之後則霜露既降故待殽賜以禦寒氣之盛月令於孟冬之月天子始裘言天子則諸侯羣臣亦可推矣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大射祭祀之射也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取其中多而可以與祭者於是有三侯二侯一侯焉天子射虎侯其道九十弓弓二寸爲侯中則虎侯之中廣一丈八尺三分其廣以其一爲之鵠則鵠方六尺侯之上中下皆用布而兩旁飾以虎其中設鵠爲的焉諸侯射熊侯七十弓卿大夫射麋侯五十弓其鵠眡其弓之數而降殺之凡

侯天子以三諸侯以二大夫以一○或謂大射天子之侯卽射人之三侯以至諸侯二侯卿大夫一侯亦然失之矣侯數雖同而有大射賓射之辨梓人爲侯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皮侯卽熊虎豹之三侯天子大射之侯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卽五正之侯天子賓射之侯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又天子燕射之侯也其侯雖不見於經而鄉射記言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卽獸侯耳蓋大射以鵠賓射以正燕射以質不可以不辨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

未練治者謂之皮已練治者謂之革秋則物成之時物成則堅實故秋斂皮若革則加人功練治之其成差久故冬斂革春則用皮之事於是乎始故於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卽以大府之所授者頒

之也毳毛毛之細縝者氈之爲用經不多見惟掌次於旅上帝則張氈案物之貴重可知也然特一端而已邦事則自祭祀以至喪紀無不用焉故掌皮皆有以待之○外府於邦布則共其幣齎掌皮於皮事則會其財齎王氏謂齎者行費也皮事何取乎行費鄉遂兵械皆所自備故皮革皆所自用斂之獻之之外致之或用財焉運之則有齎歲終會之雖微不忽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瀘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內宰一職與天子之宰竝列於內外天子之宰通乎

四海故不言外宰若后宮之宰則專掌王內之政令故謂之內宰今攷其職則嬪御貴近之列閽寺灑掃之役服飾職紝之工莫不屬焉其班爵乃下大夫二人命士十有二人而又統之於大宰是以大臣兼總內治正文王治內之家瀘也二南之化實本於此知此則知周人設內宰之意○王內卽下經所謂王之北宮也北宮后所居故謂之后宮與王宮不同王宮大寢一小寢五其旁爲八次八舍於是有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若夫后宮之政令則誠有不容不辨者內宰旣書版圖之瀘又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

之后宮窒嚴安有人民亦奚用版圖之瀘鄭氏以版爲宮中閣寺之錄籍圖爲宮中官府之形象其說誠善若謂稍食爲吏之廩祿人民爲吏之子弟則恐非吏與子弟所可得而至也近代儒者疑其爲官吏與嬪妃雜處得無近是乎以繩攻之自有明文秋官掌戮曰宮者使守內蓋王內之職惟內小臣奄四人爲上士其餘皆非命士則知所謂宮者皆人民也以版圖之瀘治之如某所爲宮某所爲寢某所爲廬舍分以守之故曰分其人民或謂國君不近刑人刀鋸之餘春秋所戒何至后宮之窒嚴而刑餘之錯列歟是不然王內之人民猶王宮之人民司隸帥四翟之隸以守王宮則責之以守而已非近而親之也其與後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瀘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衰辱其事

天子立六官以待天下之外治所以修陽教也王后立六宮以待天下之內治所以修陰教也陰教卽陰禮也言六宮者王后至尊不可指言故云六宮王后雖尊四德宜備教以陰禮則日新其德乃輔佐君子之道以大任文王之母思嬪周姜大姒嗣徽

世親內宦而疎外廷者異矣

音克成二南之化詩稱尊敬師傅以爲后妃之美其來遠矣所謂師傅者亦豈宮寺可以爲之內宰之賢教成后德此書其實也王后修陰禮以爲六宮之範故下而三夫人至於九嬪又至於二十七世婦又至於八十一女御莫不皆教之以陰禮言九嬪而不言夫人世婦舉中以見上下也至於八十一女御以九人而當御故曰九御以其位卑職勞故以婦職之濃教之濃各有屬者自三夫人以下以一帥三則爲屬以作二事者自八十一女御而上以三奉一則爲貳作云者作其怠惰而警敕之以陰禮故也以至正其

服而不使之侈靡正其心術而不使之奇衺率是而行之因其女功之良苦而展其功緒以風天下內宰之教成矣 二事之說鄭氏以爲絲枲王氏新傳以爲祭祀賓客之事非也二卽貳也左氏載史墨之言曰物生必有兩有三乃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知王以三公爲二則知王后以三夫人爲貳矣知諸侯以三卿爲貳則知三夫人以九嬪爲貳矣以至九嬪則貳之以二十七世婦二十七世婦則貳之以八十一女御正合此經各有屬之義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

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禮獻瑤爵

后之賓客之禮

大祭祀者宗廟之六享也祼獻瑤爵先儒以爲皆九獻之禮謂王與后祼各一朝事各一饋食各一酳尸各一與諸臣酳尸之一爲九獻詳攷此經文意則有甚不然者祼自爲祼獻自爲獻瑤爵自爲瑤爵豈可混而爲一大行人於上公將幣之禮且曰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夫上公九獻且在祼酢之外孰謂宗廟而簡於此乎以司尊彝推之祼者始也酢者終也言諸臣之所酢則王與后有酢爲可知尸既酢王與后及諸臣則諸臣有獻爲可知諸臣既有獻於卒食之時則朝事饋食安得謂之無獻今攷六享之禮始也尸在室中王用圭瓚酌鬱祼以求神后用璋瓚亦酌鬱齊以亞祼所謂鬱齊獻酌是也此朝事之祼則事之禮王牽牲於門祝則延尸於堂殺牲以獻腥王用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薦八籩八豆亦酌醴齊以亞獻諸臣爲之助祭所謂醴齊縮酌是已此朝事之三獻也朝事之後有饋食之禮王解牲而亨之祝則延尸於室納亨以獻熟王用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薦八籩八豆亦酌盎齊以亞獻諸臣爲之助祭所謂

益齊況酌是已此饋食之三獻也饋食之後尸始飲食於是有卒食之禮王用玉爵獻修酌以酳尸后薦加籩豆各八羞籩豆各八亦以修酌亞獻諸臣爲之助酳所謂凡酒修酌是也此卒食之三獻也九獻之序如此若夫瑤爵亦如之者先儒以爲卒食之獻然此經以瑤爵別言於祼獻之後則知其非獻也蓋王主祭后亞王而諸臣助焉於是尸以玉爵酢王以瑤爵酢后以散爵爲諸臣之酢蓋以人道之往反報施終焉內宰於此贊之則六享之始末無違禮者至於賓客之祼獻瑤爵亦從而贊后何也大行人言將幣之禮上公則再祼壹酢饗禮九獻侯伯則壹祼壹酢饗禮七獻子男則壹祼不酢饗禮五獻王皆以此待賓后皆以此亞王內宰皆以此贊后承賓猶承神之義也餘見籩人醢人司尊彝之職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內謂九嬪世婦女御外謂卿大夫之妻正其服位使如禮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佐后立市非后親涖之也聖人建國其瀕如此設其次者思次介次也置其敘者旨胥師賈師之所涖者也正其肆陳其貨賄之貴賤而各以其肆陳其貨賄之貴賤而各以其肆陳之也量謂五量度謂五度淳謂布帛之幅長其瀕皆自上出焉以至立社於市地之道也故祭之以陰禮陰禮對陽禮后亞王之義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　總義闕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總義闕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總義闕

會內宮之財用　總義闕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總義闕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　總義闕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后出入則前驅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

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以上總闕

徹后之俎

膳夫言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胙亦俎也

尸與賓之胙王其胙有饌饌皆有俎故謂之胙俎

后亞王之祼獻瑤爵則其胙俎一也徹后之俎而

不言胙者胙以王爲主后亞王而已

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

之

好事則以物問遺於諸侯之親者好令則以言問

勞於卿大夫之親者

掌王之陰事陰令 總義闕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總義闕

喪服凶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總義闕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啟閉 總義闕

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 總義闕

掌埽門庭 總義闕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設門燎則設燎於門以爲明蹕宮門廟門則蹕止

行者以致其肅

凡賓客亦如之 總義闕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

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率女宮而致於有司

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

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

內人者女御而下也女宮者刑女之役於宮中者也

寺人掌其戒令則相道其出入而糾其違戒令者若

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有司

卽公卿世婦之官致女宮以給其役也佐世婦治禮

事者九嬪以上內宰內小臣贊之世婦則寺人佐之

宜也若夫內人於親之有服者有弔喪臨喪之事則

立於其前而詔相之以內人爲卑故立於其前則異

乎內小臣之詔相矣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

以從遣車

內豎奄之少者也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

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

如何內豎曰安所謂內豎則亦侍衞於燕寢之外者

故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大事則非童奄之所可

傳故也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躔其所禁止者王之內人也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躔謂將葬而朝於廟則躔以善行也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者褻器謂類沐之器從遣車於祖廟而後行也鄭氏註玉府以褻器不爲類沐之器蓋謂生時所用故與牀第等連此則死者用之用有異焉故爾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

九嬪亞於三夫人三夫人亞於王后是皆四德之備而不失其禮者故王后以至九嬪內宰皆以陰禮教之至於九御則教以婦職之灋而已未及陰禮也今九嬪專以婦學之灋教九御是卽其受教於內宰者而教之也內宰言其學之已成者故謂之陰禮九嬪言其學之未成者故謂之婦學婦學之別有四教之以婦德則以順正爲德之本教之以婦言則以誠信爲言之本教之以婦容則以柔婉爲容之本教之以婦功則以勤恪爲功之本四者之教如此則婦學成矣由是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於王所卽女御之御敘是已惟其以四德之成者充其選故以時御敘而九御無險詖之行各帥其屬而九嬪有進賢之心此二

南之風王化之本

凡祭祀贊王齊贊后薦徹籩豆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小宗伯辨六齊之名物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奉之者六宮也贊之者九嬪也宗廟之禮王后之獻各薦籩八豆八而九嬪贊其徹始而終之也賓客則從后贊禮事也大喪帥敘哭者卽以外宗所敘者帥也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溉爲齊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事鼎俎與其薦羞之數

九嬪帥女御敘於王所而世婦帥女宮女宮乃刑女之在宮者卑於女御故也少牢曰養人概鼎俎廩人概甑甗司官概豆籩是濯概以男子爲之而成周乃以責女宮所具及祭之日則涖陳女宮之具及內羞之物以至王使弔喪則共命以往此數者皆世婦之與於祭祀賓客喪紀故爾

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

御敘者以敘而進御於王也九嬪職曰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於王所卽女御之御敘是已惟其以四德之成者充其選故以時御敘而九嬪有進賢之心此二以時御敘於王所屬卽女御也王所卽燕寢也言燕寢而不言內寢尊后也

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饋賓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
翼從世婦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
歲時獻功事卽典婦功所謂秋獻功也功事乃絲枲
成功之事故歲時獻之世婦於祭祀則帥女宮而灌
概爲齍盛又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故女御贊
之大喪而掌沐浴后喪而持翼卿大夫之喪而從弔
其職視世婦爲輕矣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禳
之事以除疾殃
王有大祝小祝后有女祝所以別內外也內祭祀則

宗廟之禮內禱祠則高禖之禮招以來福祥梗以障
疾疫禳以除災殃以消譴見皆內宮之禮也所謂
祝者必其瑞艮謹恪而可以薦信於鬼神者矣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
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王有大史小史后亦有女史鄭氏以爲女奴曉書者
非矣掌王后之禮職以至凡后之事以禮從豈女奴
知書者能之蓋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濾無
非禮者不然大史詔王而以書協禮事此亦詔后以
禮從而且爲之掌禮職非賢而知禮者能之乎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
婦功謂絲枲之功絲以爲帛枲以爲布其功之小大
苦艮有常式故以式灋而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
齍故書齍爲資謂授其絲枲以爲之資故爲女功之
事資內人謂女御之徒嬪婦謂九職之嬪婦鄭氏以
爲九嬪世婦而言及以殊之者合國中婦人至授嬪
婦功則又云國中嬪婦所作至典絲內外工之說則
又云外工外嬪婦其說亦以背馳且國中婦人豈可
以與九嬪世婦並稱嬪婦哉要之九嬪世婦在經未
嘗並言嬪婦凡並言嬪婦者皆九職之嬪婦也蓋布

帛之用不一而足非資九職之嬪婦則有所不能給
若內人女御受內宰婦職之教不過以女功獻王后
而已初非給邦計之用故典婦功於授事資之際以
內人爲後嬪婦爲先其謂是歟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
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
鄭氏謂授當爲受非也其意謂國中嬪婦所作共典
婦功之所受故言受秋獻功則女御所作而王后所
受故此不言受而言獻其說亦無所據蓋典婦功之
職雖兼言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資若內人女御

所獻之功則內宰佐王后受之典婦功無與焉故再專言授嬪婦功則只當讀爲授字謂授嬪婦功之後及秋獻功之際則辯其良苦比其小大而賈之賈之者何細而善則功雖少而有餘麤而惡則功雖多而不足通功計直是之謂賈楬而書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欲其小大良苦之有辯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與功之時頒絲與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絲之所入九職嬪婦所作也豈唯九職嬪婦所作者

哉兗之貢絲青之篚絲則九州貢篚亦入焉物有精粗非賈其直則無以等其輕重此所以楬其賈而辯之於書掌其藏與出以待與功之時者謂繡文織組朱綠玄黃各有所宜之時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則擇其材資不容移易必如舊式之物也上之賜予亦如之者亦如舊式之物不可有輕重焉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及獻功則絲功之苦良咸獻焉典絲言受良功而不言苦功者良功以共國家經常之用非所藏也受則共之而已若良功則有祭祀黼畫組就之物喪紀絲纊組文之物以至賜予之用飾邦器之用皆邦用之大者此所以受良功而藏之也藏之所以待數者之用歲終則以良功之已用者與其所藏者而會之

典泉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齊

布總縷紵其物不一而總名之爲麻草者麻之爲物可以爲布爲總爲縷草之爲物可以爲紵而布中亦或兼用葛故曰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頒其爲功之資也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及獻功則泉功之良苦咸獻焉典泉言苦功而不言良功者良功以共國家經常之用非所藏也受則共之而已若苦功則以待喪紀之時頒而用之或用之於衰功之衣服或用之於衰功之賜予皆邦用之不可常者此所以受苦功而藏之也藏者所以待數者之用歲終則以苦功之已用者與其所藏者而會之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

素沙

司服謂之內者別春官之司服而言之也天子之祭服六朝燕之服三此司服掌之王后之祭服三朝燕之服亦三此內司服掌之一曰褕衣者其色玄褕當爲翬爾雅所謂伊洛而南素質五采成章曰翬刻繒爲翬繢用五采綴以爲鞠服之從王以祀先王焉二曰揄狄者其色青揄當爲搖爾雅所謂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綴以爲飾服之從王以祀先公焉三曰闕狄者其色赤狄當爲翟書所謂羽畎夏翟刻繒爲翟闕而不畫綴以爲章服之從王以祭羣小祀焉此三者皆祭祀服也四曰鞠衣者鞠卽麴也其色如麴塵之色采桑於北郊則以祭蠶焉月令所謂三月薦鞠衣於上帝是也五曰展衣者展卽襢也其衣白服之以見王及賓客焉玉藻所謂一命襢衣是也六曰緣衣者緣卽褖也其色黑服之以祇御及燕居以爲禮者焉玉藻所謂士褖衣是也翬之爲褕搖之爲揄翟之爲狄襢之爲展鄭氏以爲字之誤如玉藻所謂君命屈狄則又以闕爲屈其實一而已素沙者王后之六服皆以素沙爲裏取其德之一於純潔故也

辯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外命婦則卿大夫士之妻也內命婦則九嬪世婦女御也夫王后之六服則上得以兼下外內命婦之服止等而降殺則下不得以僭上今言外內命婦之服止於鞠衣展衣緣衣而已其揄狄闕狄不言何也謂其與褕衣同爲王后祭服而非臣庶所當用歟據明堂位云夫人副褕則雖王后褕衣魯亦得用之或謂此魯之僭禮非周之制也然玉藻註二王之後夫人亦褕衣是其服與后服必有降殺如王者五服與諸侯諸臣同大章之飾而其小章備十二之數是已又註君命屈狄曰屈作闕此子男夫人之服知子男夫人服闕狄則侯伯夫人服揄狄矣此諸侯夫人之服固有定制至於三夫人視三公服曰闕狄則三公之夫人亦服闕狄蓋三夫人亞后三公論道之職亦皆定制非內司服所當辯也惟九嬪服鞠衣外則視卿之事也大夫之妻服展衣內則視世婦也士之妻服緣衣內則視女御也裏用素沙則尊卑皆同至諸侯之卿大夫士亦莫不皆眡其命之數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亦如之

祭祀謂宗廟之事賓客謂饗食之事后亞王而與其禮九嬪世婦則從后而佐禮事所以各共其衣服喪衰亦如之尊卑降殺亦如祭祀賓客之制也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王后之喪其死之衣服無以異於生之衣服凡內具之物則共其生時所用紛帨線纊鑿棼之類所以見事死如事生之意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翠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縫人以奄人二人爲之以役女御則役於女御者也

蓋王及后之衣服棺飾及衣翠柳之材非內宮之人莫與焉縫人爲之役而已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染之爲事順陰陽發斂之理明寒暑燥濕之節必因四時之序而後可以調適萬物之性春暴練者謂陽氣燥達宜於暴練若考工之慌氏所謂以涚水漚其絲以欘灰漚淳其帛晝暴諸日夜宿諸井是也夏纁玄者謂暑氣熱潤宜於纁玄若考工之鍾氏所謂湛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七入爲緅而玄在緅緇之間者是也秋染夏者若夏翟羽自然成文染以象之備其五采考工雖無其職而有畫繢五采之繡不然則筐人之職也掌凡染事則不特染絲帛而已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

治玉謂之追追師者以其有追衡笄之事而副編次亦以玉爲飾故也且副編次有三等其見於經者副與次而已詩云副笄六珈昏禮云女次純衣此曰副曰次之見於經者也編雖無所經見然在副次之中則亦可以義起鄭氏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

遺象若今之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者編列髮爲之遺象若今之假紒服之以躬桑次者次第髮之長短爲之所謂髮髽也服之以見王鄭氏雖以意解之義或當然至謂三翟之首服曰副鞠衣展衣之首服曰編緣衣之首服曰次者以王之祭服推之也王者之祭服有六而首服皆有冕則后之祭服有三而其首服亦當皆有副焉況明堂位有夫人副褘之文則非祭服不用副矣等而下之則鞠衣展衣用編緣衣用次可知也況女次純衣爲緣衣緣衣既服其中惟有編其配鞠衣展衣又可知也至於衡笄亦有二

等鄭氏謂副則用衡以左氏臧哀伯之言推之也蓋衡紘綖爲諸侯之冕飾是所以維持冕者冕有之副亦有之是非副則不用衡矣又謂編次則用笄者以士冠禮之說而推之也纚長六寸以韜髮笄者所用笄矣其言追衡笄者皆以玉爲之詩云追琢其章以安髮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則非祭祀之服皆用笄矣其言追衡笄者皆以玉爲之詩云追琢其章

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內司服言外內命婦之服而止鞠衣展衣緣衣是九嬪世婦女御之服與卿大夫士之妻之服也蓋婦人無外事惟助祭於后與相后見賓客則服之他則不服焉少牢云主婦髮髢衣侈袂則大夫之妻不服展衣矣特牲云主婦纚笄綃衣則士之妻不服緣衣矣非不服也惟祭祀賓客而後得服其命服故曰以待祭祀賓客據上經鄭氏之說鞠衣展衣首服編緣衣首服次而編次皆用笄不言編次笄以王后之下三服而互見也喪服不用吉服之首飾惟笄而加之以經亦共其笄經

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履葛履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凡四時之

履黑履而其履亦視其舄之色經不言下三服之履

其文可以互見也素屨者非純吉之屨或遠諱與臨弔用之也葛屨者爲之以葛於絺綌之服用之也至於外內之命夫命婦既有命服必有屨屨非舄也而命夫服赤命婦服黑亦視其服舄之色焉功屨散屨者有飾曰功無飾曰散祭祀名以其宜服之

冥掌大喪以冪服復於太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

夏翟乃五色之羽染夏備五色之文以夏采名官使之掌大喪之復是不忍見其親之喪而以吉禮復之也不特此而已王之冕服嘗奉事於太祖之廟者也王之乘車而建綏嘗奉祀於四郊者也方其親之始

屬纊也孝子之心洋洋乎其若存皇乎如有求於其平日之所服所乘者於其平日所居所往者而求之焉其庶幾乎皐而復之如是者三復而不蘇然後爲之擗踊哭泣以戒喪事孝子之愛其親至矣

地官司徒第二　宋寧鄉易祓撰

地官司徒卷二之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二人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二人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質人中士三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四十人

十八
廬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
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
肆長每肆則一人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
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
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
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
每鄙上士一人鄰長每鄰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
人郷長五家則一人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二
十人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四十人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十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
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加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井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角人下士一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葭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廬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廩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春人奄二人女舂抗二人奚五人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稾人奄八人女稾每奄二人奚五人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

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鱗物
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羽物
其植物宜莞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毛物
其植物宜膏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
其植物宜蕃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
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
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慢二曰以陽
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
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上總義闕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
有宮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
本俗人倫自厚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疏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忘九
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
民興功 總義闕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
害以阜八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鳥獸則土會所謂動物草木則土會所謂植物土會
周禮總義 卷二之一 地官 七

辨之而已土宜則各因其宜而後可以蕃毓之也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總義闕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政
均之者何以須田之灋推之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
百畝下地家三百畝是中地倍於上地下地兩倍於
上地而地之所獲皆與上地等五物九等之所以制
地征者亦然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
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
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
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
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鄭氏之說本於考靈耀謂土圭之法以一分當百里
以一寸當千里日景於地凡千里而差一寸故於潁
川陽城之地置一表爲中表又於中表之四面各去
千里而置四表晝漏半則各參以土圭之景以驗南
北東西其景皆有一寸之差其說果可從乎殊不知
大司徒所謂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特四時測景之
法如夏至日在南陸躔於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故曰
周禮總義 卷二之一 地官 八

日南則景短多暑冬至日在北陸躔於斗牛景長丈
有三尺故曰日北則景長多寒秋分日在東陸躔於
角其景常候以夕故曰日北則景夕多風春分日在
西陸躔於婁其景常候以朝故曰日西則景朝多陰
四時之間春秋不可致日故日景不言尺寸之度冬
至日景雖言尺寸之度而實過於土圭之制惟夏至
之日景長尺有五寸正與土圭等所以求地中昔堯
之敬授人時皆以中星驗日景而獨於仲夏言敬致
致卽致日也致日於尺有五寸之景此卽求中之法
地中旣正是以因其日之東南西北而知天地於此

乎合固其景之長短朝夕而知四時於此乎交多風多陰得其序而知風雨於此乎會多寒多暑得其序而知陰陽於此乎和以至百物阜安又造化沖和之氣其應然也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此所謂土其地者特依倣王國之濛以定東西南北之勢然後爲之制其小大廣狹之封如是而已非謂百里至五百里而別測日景之長短使天度可以尺寸求則南北可以分長短而東西何以取信土圭土其地者倣王國之濛定東西南北之勢

而已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食邑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總義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總義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濛而待政令 總義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總義

以保息六養萬民

息有生生不窮之義保其息而使之有所養者聖人也

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總義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總義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濛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濛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總義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寶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六德蘊於內六行形於外隨所寓而見皆可得而指
言之惟道隱於六藝之中不可以指言故總而名曰
道藝所謂六德者非曰六鄉萬民之眾皆可以爲聖
知爲仁義爲忠和取其明而不惑者謂之知公而不
私者謂之仁通變能化者謂之聖制變得宜者謂之
義誠實不欺者謂之忠喜怒中節者謂之和此六德
爲天下之全德由是推之於六行則自孝而友自友
而睦自睦而婣以至任於朋友恤於鄉閭而皆得乎

親踈內外遠近之序是又此德之所發見也若夫五
禮六樂之見于玉帛鐘鼓者爲六藝之首五射五御
之見於弓矢綏策者爲六藝之次六書九數之見於
文字簿算者爲六藝之末是雖藝成而下實有形而
上者之道充之以德行則爲天下全才之士然先王
以全才望天下而不以全才律天下或以德進或以
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善之苟有一善之可名無不
撫而納諸程度繩墨之中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
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

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舉王畿千里言之也不言六鄉六遂邦甸者舉上下以見其中夫謂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廛舉其凡也家謂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則其目也

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六畜以備公家之需車輦以待師田之役亦且登之以籍而辨其可用之物入其數則眾寡六畜車輦皆有一定之數施政教則據其數而舉飲射之類行徵令則據其數而起師田之類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授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會聚也小司徒以軍制聚萬民自五兩以至軍師咸在焉獨言會萬民之卒伍者先王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不五數不足以調兵故積數起於五人之伍不百數不足以出兵故積數起於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成一小陣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陣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陣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陣遂人總九千二百一十六人之成數故曰萬夫詩人總三十里之成數故曰終三十里然未必盡如界畫碁局一一爲開方之灋蓋有井牧焉井則上地中地下地之殊牧則不易一易再易之辨計以中數大率以三夫受六夫之地

凡用眾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用眾庶者正之以政導之以教則無殃民之失防之以戒止之以禁則無視成之暴如是不服而有辭訟則爲之聽其辭訟用命者有功而不共命者有過又爲之施其賞罰焉犯干王命其罪甚大故誅之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凡稅斂之事 總義關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六鄉六遂公邑都鄙之地域皆有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地守既分其域必眞其守然後施之以職

王畿如此邦國亦然如是皆以貢賦稅斂令之則遠近輕重各得其均故曰平其政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

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總義關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即大宰八成比居之灋

地訟以圖正之

即大宰八成版圖之灋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 總義關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小司徒致事致大司徒大司徒致事致之於冢宰

正歲則率其屬而觀教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

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

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

兵器以待政令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廢疾馬牛之物辨

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鄉師主六鄉之事下大夫四人則二人共主三鄉故

曰各掌其所治鄉之教國比之灋即小司徒頒於六

鄉者稽其夫家衆寡謂其可任者辨其老幼貴賤廢

疾謂其可施舍者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不能無

老壯强弱之異亦有可任可施舍者鄉師皆從而辨

之先之以戒令次之以糾禁終之以聽獄訟是固聽

其治而非所以爲教然逆折其萌於未爭未有過之

始乃所以爲治鄉之教也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

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大祭祀

羞牛牲共茅蕝 總義關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載其器械

戮則不特誅之而已小司徒之用眾庶遂人之起野

役皆有犯命之誅而鄉師四時之田與此言戮者軍

旅會同事大體重以肅眾志也

大興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
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左右匠師 總義闕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澭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
修其卒伍 總義闕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
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
訟之
大旗鄭氏以爲熊虎之旗據司常所言司徒卿也卿
當建旗必建旗者蓋九旗之爲用有所將者有所畫
無所將者無所畫通帛爲旜則無所畫熊虎爲旗則

有所畫司徒雖卿其於師田則爲軍吏而有所將矣
所以建熊虎之旗而謂之大旗下文辨鄉邑之旗非
司徒之旗也鄉卽六鄉邑卽公邑之屬鄉邑既聚則
旗之相類者衆衆則採雜而未易辨故於大旗之
外各辨以鄉邑之名或鄉邑各爲之名司常所謂州
里各象其名是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以歲時巡國
及野而賜斖民之嬉陬以王命施惠歲終則考六鄉之
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二鼎簡其祭器
族其喪器鄉其射器鄉其賓器鄉其吉凶禮樂之器
巡國及野包六鄉之內外言也
若國大比則考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賢能出於鄉教之成也然有行僻而堅學非而博者
於此攷之則賢能見矣賢能稱於鄉辭之公也然有
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於此察之則賢能審矣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
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慕所治因以登其德
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
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

以歲時入其書
近郊之民王之內地共輦之事職無虛日追胥之比
無時無之故七尺而征六十而舍則稍優於畿外非
姑息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制各有司
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故六尺而征六十五而舍則
稍重于內地非荼毒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
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
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
貳之

天下達尊三鄉老兼焉故在朝稱公在鄉稱老不列以職故上與天子坐而不爲偪下與百姓親而不爲褻惟道所在方其在鄉稱老則三年大比乃與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賓而行賓興賢能之禮則三公北面而州長百姓得與其列建外朝之位則三公面三槐而州長衆庶亦在其後蓋州長卽鄉大夫以下也百姓衆庶卽前日賓興所帥之衆賓也道之所在下親乎民上親乎君超衆職之表而能宰制衆職者乎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射以觀德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大射猶然則鄉射爲可知今以其禮推之凡射之儀天子與諸侯卿大夫等卑雖異而皆發乘矢乘矢四矢也皆有樂以爲之節射義所謂何以射何以聽是已蓋天子騶虞九節則四節以射五節以聽諸侯貍首七節則四節以射三節以聽卿大夫采蘋采蘩五節則四節以射一節以聽方其未射其聽審矣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外體直而其容比於禮是之謂容及其射也持弓矢審固而以中鵠爲主鵠以皮爲之是之謂主皮發發而不失正鵠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政其要也事其詳也

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聽其治于其所治總義闕

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

衆庶超乎利害之外而深察乎是非之理況漸陶乎司徒之敎爲有素其詢之也宜矣若小司寇外朝之位而州長百姓亦得與其後百姓卽六鄉所帥之衆庶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傳令則

達之 總義關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總義關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序皆鄉學之名五百家之黨以禮而屬飲者既謂之序萬二千五百家之州以禮而會射者又謂之序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既有鄉射之名則其學安得不謂之序耶不以序言舉州黨以該之

周禮總義會通卷二之二 地官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治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賓鄉大夫廢興 總義關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灋書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

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總義關
以上臨下謂之涖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總義關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眾寡辨其施舍
徵令乃奔走之事屬於庶人在官之徒宰夫所謂徒掌官令以徵令是也閭胥掌之數其閭之眾寡而辨其施舍特以贊族師之校登也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簡撻罰之事 總義關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

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總義闕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邦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緣共其水稾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總義闕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牢禮積膳之牛軍旅共犒牛大盟有戒書之牛其牲皆如祭祀之飾敬其事也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總義闕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以六鼓聲用攷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鼖鼓專用於地祇
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至冥氏則用之以殿猛獸矣
路鼓用於鬼享至大司馬則用之於教戰太僕則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之鼓鼓維鏞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又鼓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矣要之聲用各有所主所以不容不辨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總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舞師言凡小祭祀則不興舞今以兵帗而舞之神何歟苟有功于民載於祀典則非小祭祀也
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眾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太僕鼓 總義闕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 總義闕
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皇舞用於旱暵之事則有陰陽相濟之義

凡野舞則皆教之
教之備鄉遂之舞所以待國事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鼓人於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此言不興舞者謂其神雖在祀典而功不足以形容也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騂者赤色之盛黝者黑色之微方色五方之祀以五色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
養牲爲有素故必用牷物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拔校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飭黃駒何用尨之
有攷之肆師與祝侯禳於疆及郊是疆郊外祭也侯
禳毀事也豈與所過山川者例言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有攷之肆師與祝侯禳於疆及郊是疆郊外祭也侯
繫之充人潔之也所以致敬于神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總義闕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
周禮總義 卷二之二 地官 廿三
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
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喪事共其奠牛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
器 總義闕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
以待事則或剝或亨或將皆待之爲有素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
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
告牷碩牲則贊
充人受牛人牧人所授者而繫之也
載師掌任土之濿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有土斯有物或宜於九穀或宜於果蓏或宜於鳥獸
之類凡所謂地事者以此物之有事斯有職或職以
耕事或職以牧養之事凡所謂地職者以此授之以
待其令則令其所有如園廛二十而一之類以待其
政則正其所爲如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之類以下經
證之則地濿可攷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
周禮總義 卷二之二 地官 廿四
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
邑之田任甸地 總義闕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
任畺地
惟內諸侯以祿爲主故所任之地與郊甸同謂之田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孟子之說十一之濿近夫三代今攷載師所言任地
則不止十一而已也毋乃非周人之徹濿歟鄭氏惑
焉誤認載師爲任民之濿而不知其爲任地之濿
也嘗攷載師之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
曰近郊十一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故

曰遠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則六遂之餘地家稍小都大都之田則三等之采地故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六者皆以田賦之十一者取於民又以其一分爲十分各酌其輕重而以其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者輸之于天子此皆任地之賦也知任地之瀘異乎任民之瀘則成周十一之徹瀘可倣矣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徵其貨者謂任地之正賦若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當時不常有故不立爲一定之瀘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 地官

閭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牛以力而戰馬以力而駕豬狗能無愧乎人孰不念其先亦孰不愛其身於此缺焉能無愧之也愧之也者勉其怠而作其力也

周禮總義 卷二之二 地官 三六

八口之家可以無饑則知其力之爲有餘由是任民則豐圃之事以至虞衡之事皆其力之所及耕植之貢以至山澤之貢皆其力之所出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瀘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戒者戒其豫備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總義關）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總義關）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則從聽治亦如之（總義關）

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四翟之民卽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爲有素非西戎北狄比荔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惟東南之地王化先及以基王業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推原乎王化之始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之職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樂曰蠻則有蠻師之職以爲宗廟之樂及此四翟之隸司隸亦師之備王宮之守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閽（總義關）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考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總義關）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如鄉飲鄉射祭社祭禜祭酺之類無非救之以禮而納之以善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總義關）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眡父師長之讐眡從父兄弟之讐眡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總義闕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禁之 卷二之二 地官

司徒總義闕

禹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總義闕

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總義闕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賃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虩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

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嘗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辨布者量度者刑罰者各于其地之叙凡得賃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賃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儛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帷 總義闕

周禮總義 卷二之二 地官

凡會同師役市司師賈師從治其市政掌其賒賈之事

所謂市者非特國市而已遠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所以待賓客會同師役之事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社亦有市矣有市則有賣價之事而當時未嘗有外市之官特以國市總之惟會同師役之時則市司師賈師而從之是以國市之官而分任其事

質人掌成世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總義闕

掌稽市之書契
契之爲物人執其一子者執左見其予之仁取者執
右見其取之義合之以爲驗示其取予之信而已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
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
聽期外不聽總義關
塵人掌斂市緣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
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
入于膳府總義關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質賄憲刑禁爲察其詐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 地官 三
偽飾行僞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憲刑禁使之知所趨避
賈師各掌其次之賈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
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物賣價者使有恆賈四時
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價各師其屬而嗣掌其月凡
師役會同亦如之總義關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
陵犯者以屬游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虣則以强虐物亂則以私逆理出入相陵犯則縱惡
害人者以屬游飲食於市則恣情以亂俗者凡此皆
禁之其有不從禁者則搏執而戮焉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
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總義關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
之禁令襲其不正者總義關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撻以示威戮以示辱是故惡夫罔利而陷于罪戾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
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實相近者如布帛之實異而衣被則一賤所以爲相遁
周禮總義卷二之二 地官 三
也平其價正其物物不失實價得其當肆長之政令無
由於此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總布乃肆之稅凡商旅之貿易資價或以貨或以斗斛受
之或以權度受之總而名之曰總布

周禮總義地官卷二之二終

地官泉府二之三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

泉府宜列于天官今乃列于地官司徒之屬者以掌

市之征布故爾

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

之以待不時而買者總義闕

賣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

予之

有司則從其鄉遂之官

周禮總義卷二十之三 地官 一

凡賒禮劑游無過三月總義闕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辨而授之恐有詐爲貧而貸者故必與其有司辨其

果貧而後授之庶不爲所欺也

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總義闕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總義闕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

此則受之于充人者也故充人則責之司門而司門

則責之監門

凡賓客之禁與其征廛

察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特受其共牲之餘者而用之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總義闕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

禁與其征廛

孟子云市廛而不征濾而不廛說者謂或賦其地之

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濾而不賦其廛廛則

坐賈之所輸征則行商之所出故廛人掌斂市之廛

布而入於泉府泉府又以市之征布而斂不售之貨是市

有征布又有廛布若關則無廛布而有征布何者司

周禮總義卷二十之三 地官 二

關掌貨賄出入是有行商之征布關無市官之濾安

得有市宅之廛布然此所謂征廛者是辨其合征合

廛者而關白焉故司關征之又五百里至於國門國

門雖有不物之幾而無貨賄之征蓋市則行商有征

布坐賈有廛布此司門所以掌其征斂而聯門市也

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

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總義闕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玉則美在其中而暢達於外諸侯之象角則致力於內而捍禦於外公卿大夫之象守則守節之義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金以爲之鑄象有堅而不變之義湯而加以英飾有儀文相接之禮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總義闕

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周禮總義 卷二之三 地官 三

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節先王之時天下爲公雖有節傳以示信而信行於節傳之外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

小不曰鄰言鄙之成則鄰之成可知大不曰遂言縣之成則遂之成在中言縣鄙則舉中以見上下

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上言形體之灋度地居民之法此言各掌其政令刑禁而推行井地之灋

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野安甿以樂昏扶甿以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宜教平政

總義闕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或曰上地人數之損則將還之中地下地乎下地人數之增亦將還之上地中地乎中地之增損亦然曰

周禮總義 卷二之三 地官 四

非遷其人也因其人之損益爲田之進退而已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以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然後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正爲是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總義闕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

知夫家衆寡之數則上地任三人而舍其四下地任

二人而舍其三凡父祖子孫之不可分而兄弟夫婦之交相養者舉在是知六畜車輦之數則老得以食肉祭得以用牲車得以供服乘輦得以載任器者舉在是至於辨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則敬老慈幼與夫養萬民之疾病祿庶人之在官者又非一端而已

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先職事貢賦而後及於師田政役無非因其財力而用之先王豈徒用其財力哉愛養斯民於是乎在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遂人掌邦之野故此數節皆謂之野牲曰野牲以六牲人掌邦之野故此數節皆謂之野職

牲出於野共而入於牧人職曰野職以薪芻疏材木材出於野而令委人斂之

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抱磨共其丘籠及蜃炭之役

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飭戒禁

政若頒職作事以起政役之類令若野職野賦令野修述之類戒與禁則輔此而已

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辨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遂之三地有田皆有萊爲萊則不耕爲田則可以耕而食辨其可食而後可以周知井牧田野之數既知其數然後可以頒地任民取其財謂之財征用其力謂之役征事二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征不病民財役不傷民力征不均則有治治不服則有訟遂師聽之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水溢旱乾非一遂之民所能勝故移用他遂救之亦如五黨相救之灋然則與大司徒之移民何別曰大司徒移民者移之使有餘財遂師移用其民者移之使有餘力

凡國祭祀審其禁戒共其野牲入野賦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如大司馬狩田之禮陳車徒有司平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眾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鄉大夫辨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遂大夫所謂可任者猶是鄉大夫言其可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遂大夫所謂可施舍者亦猶是

以教稼穡以稽功事

黍稌高下種稚先後以教稼穡有如此者田萊之荒治牧畜之登耗以稽功事有如此者

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掌其政令戒禁則制之於未然聽其治訟則決之於已然此雖鄉大夫之所不言然六鄉有井牧之制卒伍之制有貢賦稅斂之事舉此可以見彼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爲邑之吏有政有事一歲之政歲終必會一歲之事歲終必致吏之勤怠善否皆可於歲終考之

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簡之修之於正歲之始先期而爲之具也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

小雅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求髦士於或耘或耔之間得非六遂興甿之遺意與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總義闕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總義闕

用之簡之任之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總義闕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戒令所以肅眾志軍旅以百家應調發之數故鄭長
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至五百家爲一小陣然後
鄙師爲之掌其戒令
以時數其眾庶而察其嫉惡而誅賞
周官校登稽比之政皆言眾寡鄙師獨言眾庶蓋至
於五百家則利足以同營害足以同禦斯可以言庶
矣眾至於庶則有嫉有惡鄙師以時而數之又從而
察之嫉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之所好而與之非有
周禮總義 卷二之三 地官
心於賞之也惡謂陷於鄉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去
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至于殺之而不怨利之而
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孰謂遂官專於耕而非
教耶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總義闕
鄭長各長其鄭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以
治其禽紀祭紀之事 總義闕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先王寓兵於民而其器亦出於民無事則藏之器無
不完有事則出之器無不利蓋至於百家而後兵器
始備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族師以旗鼓兵器帥而
至鄭長亦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至五百家爲一小陣然後
之所謂不教而殃民者無有矣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
耕耨稽其女功
簡之則器無不精數之則器無不備趨耕耨則野無
惰農稽女功則家無休織
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總義闕
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
耡非公田也周之井田皆爲長畝其長百步其廣一
周禮總義 卷二之三 地官
步中間爲甽不易之地一畝三甽一易之地一畝二
甽兩易之地一畝一甽甽廣一尺壟高一尺二人各
執其耦而共發之合二人之耕則耦廣五寸二耦爲
耦正合一甽之地於是而合耦則兩兩相助謂以兩
家之民而耡兩夫之田十夫百夫亦然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前言治其政令里宰之所以稽乎下後言待有司之
政令里宰之所以聽乎上蓋邑之眾寡與夫六畜兵
器皆里宰所掌故政令可得而治焉若財賦之事則
遂人既已令之遂師又從而征之非里宰所專所以

必待有司之政令又見先王取民之有制也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

相贊則左右前後相與利而導之有貢賦稅斂焉五家相與贊其力此上之政令所以爲易供也五家如此先王之政推而達之天下矣

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鄭司農云謂相與

旅師

旅如羈旅商旅之類皆託宿於外未安其居新甿亦然故以旅名或謂旅師之新甿繼於鄰長之後卽民

之徙於他邑而爲之授者然他邑亦六遂之邑乃遂人以下劑致甿之瀘非旅師以質劑致民之瀘觀旅師一職言平頒興積以至使無征役始末皆凶荒補助之政大司徒之荒政十有二不言移民之事若食不能人二鄙有非荒政所能聚者然後虞人爲之移民就穀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或受廛爲甿則謂之新甿此所以有旅師之瀘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閭粟而用之

閭粟卽甸地閭田所出之粟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行之以王命則謂之施惠行之以有司之常瀘則謂之散利無多寡不均之患故謂之均此先王所以待凶荒之民也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春頒者平頒其興積秋斂者聚野之耡粟屋粟而用之蓋凶荒之歲秋雖不熟尙有餘積或可移用及春作之始苟非上之人爲之補助則將有救死不贍之患此先王所以專立春頒之瀘漢之春和議賑貸正與同意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

或謂新甿之治與遂人下劑致甿之說同是不然遂人致甿以下地而此之授地則以媺惡爲之等不止乎下地也鄭氏以下劑爲家取二人而此則使人之無征役併與二人亦不役也是知遂人乃致甿之常瀘旅師乃凶荒補助之瀘使無征役非盡使之無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暮不徙政則徙於遂者亦可知要必限歲月之期然後以地之媺惡爲之等媺謂不易之上地惡謂再易之下地以三地爲輕重之等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至期則征役行之

丘卽四邑爲丘乘卽四丘爲甸之所出總名之曰丘乘軍制之始也世之言軍制者曰五人爲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六鄉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爲千乘王畿十倍其數則七十五萬人爲萬乘是每乘當用七十五人今以丘乘推之四丘爲甸甸之爲井者凡六十有四其爲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以五百七十有六夫而使之共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軍制亦止於用七十五人何也曰家出一人爲正卒此徒役之大數甸出革車一乘此出軍調發之數是知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

人幷一革車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八次調發之數所謂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非盡發此六鄉之人合諸乘之丘共爲一軍也或曰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卽有五兩卒旅師軍之數今合諸乘共爲一軍而亦有伍兩卒旅師軍者何也曰居鄉則有寓兵之制出軍則有部伍之數古者軍國異容不明言之六遂之間既以伍兩卒旅師軍爲萬二千五百人之聯及其用也亦以諸乘萬二千五百人而統之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濊使其戰陣行列之際無異乎平時統率之義

此丘乘之制政令於是乎出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

以其同井而耕同里而居帥而爲役謂之同徒

大喪帥屬而以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總義闕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聚以待頒賜總義闕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芻薪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

薪芻疏材木材之類賓祭祀賓客喪紀軍旅之切於用者物雖至微無非太宰之式灋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總義闕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此卽閭師任民之職而均之也自農圃至藪牧皆謂之地守自耕植至畜養皆謂之地事自九穀草木鳥獸至山澤之材皆謂之地貢均之則高下燥惡重輕適其平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訾

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總義闕

草人掌土化之灋
掌土化之灋而名官以草人者草乃所以爲化也
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
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
檗用鼠輕脆用犬
八物皆以糞化草黃則獨以草化之耳
稻人掌稼下地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皆有所宜之穀惟稻一種獨宜
於荆揚蓋荆揚二州厥土惟塗泥乃沮洳下濕之地
故言其穀宜稻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

以澮畜水以防止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
瀦蓄水
稻稼下地宜於水而已然水所以養稼亦所以害稼
使水往來不窮而下地無旱潦之憂亦恃吾之所以
治水有其道耳
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
所生種之芒種
芒種稻之有芒者
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聲事
王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
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
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此二官爲王巡守設也且地圖掌於司徒方志掌於
外史更何與於此二官之職今土訓總言天下之地
圖以詔地事之利害誦訓分言天下之方志以詔觀
事之孅惡非巡守而何然王者巡守四方雖萬乘之
尊儀衛嚴肅無不順適其所欲至於五方異氣寒燠
燥濕異候剛柔輕重異齊苟不爲之精察其利害孅
惡則非臣子愛君之道故土訓於詔地事之後爲之
奉養爲主也誦訓於詔觀事之後爲之道方慝以詔
避忌以知地俗者此以次舍居處爲主也二者既詔
其慝則能精察其利害孅惡然後膳夫庖人得以別
其品掌次掌舍得以辨其宜二官實左右之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之爲厲而爲之守禁
山有虞林有衡此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者以林衡受
濫於山虞也所受之濫卽所守之厲禁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
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揄材不禁春秋

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祭田祿則縮主而修除且蹂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獘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

大田獵者天子親行之禮萊山田之野則聯於大司馬之職獘田植旗則獸人所謂令禽注於虞中是已致禽而珥珥如小子珥於社稷之類田畢而祭也鄭氏謂珥當爲衈取其左耳以劾功故曰衈盍取宇之偏傍以爲左耳其說未爲不善如肆師小子羊人言所珥鄭氏亦曰珥當爲衈珥牲曰衈且引雜記之言成廟則釁之與此劾功之言不同又取左耳爲毛牲

與羽牲曰衈之文自相背馳況大司馬言致禽以祀祊致禽饗獸於郊皆行祭禮於致禽之後不應致禽之後方取左耳以劾功劉執中釋肆師之職曰珥當爲弭字之誤也弭爲小祀之弭兵災蓋田獵所以訓兵弭兵戎正田獵之事肆師於狩之日涖卜來歲之戒亦弭兵戎之意義見肆師祈珥說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會其守之禁者

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衡之所謂平其守者平此者也山虞以時入木材而令萬民時斬材而林衡之斬木材則受山虞之灋澤虞以時入財物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而川衡則以時舍其守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者也林衡正于山虞故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川衡正于澤虞故犯禁者執而誅罰之平其守者之守其禁也若夫大田獵之日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此山虞澤虞之職林衡川衡無與焉山虞以旗致禽而澤虞以旌屬禽者以熊虎之象宜于山而鳥羽之飾宜于澤也茲其辨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邦田常田也田之義有三大田之時虞人萊所田之
野教民以戰陳之事天于爲之乘革路建太常見於
司馬者是也其次牧畜于圃設圃游之禁以時取其
獸而不廢乎祭祀賓客之用天子爲之載旂車之旌見
於圃人者是也若夫邦田之地政非圃人所禁之地亦
非大司馬所萊之野平田之地迹其禽獸之所萃者故
謂之迹迹人掌其地政則爲之厲禁以守之當邦田之
時天子爲之載木路巾車所謂木路以田者此也
凡田獵者受令焉

受迹人之令則不至於罷民力
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總義闕
卯人
金玉之囿於石者謂之卝取玉則破卝而得取金則
燬卯而成怪石黃金非卝所出總名以卯人者舉其
類言之
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天地之寶生於山澤金玉錫石之貴儻不可食寒不
可衣先王不盡以予民設之官爲厲禁以守之非私
之也上以資邦用下以使斯民之棄末厚本也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使其按圖而取之
巡其禁令
利孔所在姦獘百出既禁之又令之又從而巡之然
後卯人取之而入于職金職金受之而入其金錫于
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所以待邦
之大用玉府所以共王之玩好者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
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邦用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

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捊十捊爲縛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
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以度受之則知其物之長短以量受之則知其物之
多寡以權受之則知其物之輕重其或不可受之以
權以度以量者則爲審爲捊爲縛無非參酌其數以
當邦賦之政則所用有補于國所賦不加于民緩急
可以相資有無可以相通賦用兩得於是爲至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
頒之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
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葦掌以時聚葦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
凡蓄聚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闔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
共白盛之蜃
四者微物而用不可缺故設官以掌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
死獸之物 總義闕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
周禮總義 卷二之三 地官 三
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珍異果蓏物之至微而場人專掌之者以賓客祭祀
之奉皆出乎此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
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知
九穀之數專掌於司祿今復見於廩人何也賈氏謂
廩人掌米倉人掌穀其義誠然蓋倉人掌粟入之藏
辨九穀之物則掌穀可知廩如御廩常廩之類則皆
米也不然明堂位何以曰米廩有虞氏之庠釋者以
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庠今藏粢盛之委焉非米而何
以廩名官所掌者米而云掌九穀之數者兼掌九穀
之數也是知倉人掌穀司祿掌九穀之數廩人即其
九穀之數以知廩米之數凡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
食而已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
豐
年之有凶豐歲之所以有上下制其財之多寡權其
禮之隆殺非廩人之事特以邦用之足否詔之于上
凡以治年之凶豐而已年之凶豐天也所以治之者
人也治則權其多寡增損而爲之開闔斂散其豐也
周禮總義 卷二之三 地官 三
不爲妄費以蠹國其凶也不爲過取以害民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
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冢宰制國用其穀之所積皆有定所凡荒政所不能
聚者均其遠近之所就穀而已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糧乃會同師役之所急者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而
不及會同師役之式小宰之七事有所謂會同軍旅
田役之戒具共其財用然會同所用者不過牢禮委
積膳獻飲食之飧牽則有賓客之式安軍旅田役所

用者不過工事幣帛芻秣匪頒之數者則有工事之
式幣帛之式芻秣之式匪頒之式矣惟最急之糧食
乃無式焉蓋式濾出九賦之中乃國家之經費冢宰
制國用則以邦國之貢待弔用萬民之貢充府庫二
者之外隨處而積以待邦之大用則會同師役之類
凡九式所不載者皆取具於此不然倉人共道路之
穀積飲食之具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
委積若非前二者之積將何所從出然特道路之所
費而已若廩人之治其糧與其食又兼在道路之費
及止居之費也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接猶承也天子親耕耤田以共粢盛非有司親承之
與常穀同何以致敬於鬼神故甸師以時入之廩人
廩人接之以藏於神倉及大祭祀之時廩人則共其
所接之盛是以春人接之則舂穀而爲米饌人接之
則炊米而爲食然後王者得以親承祭祀其爲敬至
矣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

有王宮有后宮王宮之宮宮正爲之均其稍食后宮
之宮內宰爲之均其稍食所以平宮中之政則舍人
分其財守以濾掌其出入
守禁之所謂之財守出之於廩人之於宮中皆有濾
存焉廩人不妄供宮中不妄取所謂平其政者莫先
於此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筲
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賜稾種之種以共王
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若穀不足則止餘濾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大府所謂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幣餘之賦以待賜
予委人所謂凡其餘聚以待頒賜止餘廩用止此者
斂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樂歲則取之於民
凶年則遂以頒之於民取之不以爲虐頒之乃所以
爲利無非充裕民之仁政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司祿

司祿逸篇弗可攷矣此經猶存其官之名者以序見
之不特見之序官而已天府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

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謂司祿爲文昌第六星祿之言穀也則以掌天下之穀數謂之司祿亦猶掌天下之民數而秋官有司民之職蓋民之損益關乎天穀之豐耗係乎民此司民及三年大比則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知司祿之於穀數亦然則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其類同其義可推矣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種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瀦而縣于邑閭

所謂瀦者周自后稷播種百穀以爲鄉師天以其粒

食生民國其子孫干有餘年而後王業始大南宮括以躬稼有天下而歸之干稷原其始也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六君子可謂不替其業者周公作六典無所用見於大司徒卽以其瀦而貢於司稼之官司稼復以其瀦而縣于邑閭使稼者取瀦焉播種之瀦明爲稼之效著當時所以善其始者有道矣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瀦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舍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盛之米實客共其牢禮之米凡賓客共其盤盛之實饔食亦如之

舍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者老孤子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外朝庫門外之朝內朝路門外之朝

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凡米謂王后世子嬪御外內朝冗食饗者老孤子庶子等食米也

餽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饔食亦如之

春官宗伯第三　宋寧鄉易祓撰

春官大宗伯三之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典禮謂之宗者與大宗小宗同義皆所以合族類而不失其親者也昔者聖人制禮仰乾順坤以奠高下沿山襲川以位貴賤事物各有條緒必有以統其宗者焉故舜命伯夷爲秩宗其職在於典三禮而

成周宗伯之掌邦禮亦以建天神人鬼地示爲職蓋吉禮爲五禮之本由是而達諸天下則哀窮恤患遏亂討罪講信修睦興仁尚德莫不由此乎出是皆所謂合族類而不失其親者故曰佐王和邦國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八人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雞人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凡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十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史二人笑十有六人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家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大師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眾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春官設屬最有統紀所典之禮五禮爲先五禮之中吉蓋爲本是蓋天秩天序自然之理也今觀大宗伯之所謂禮者其用亦博矣合內外備大小本末精粗之具舉而實以天神人鬼地示爲主然後小宗伯爲之建國之神位肆師爲之立國祀之禮而五禮從之

自其設屬而言雖五禮之用爲不同而莫先於祭祀之禮於是因禮事之緩急而爲職掌之先後祭祀始於祼而告時告備之禮行焉故鬱人先之鬯人次之雞人次之尊彝几筵瑞玉命服之官又次之以至內外祭祀無不畢舉而凶禮爲謹終之事此冢墓職喪之所以居五禮之末掌禮之職至此詳且備矣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自大司樂以至司干凡二十職而皆列於禮官之次蓋聖人制禮所以檢柅人心而歸之於中使之周旋鼓舞於聲容之間而至敬存焉是樂之爲用皆所以輔成乎是禮者然而禮者理也凡

國家之大綱小紀本數末度先王所以經理斯世者
苟有一毫之不盡亦不足以爲禮之至又自大卜而
下皆卜筮之事大祝而下皆巫祝之事大史而下皆
紀載策書之事馮相氏而下皆象數占步之事巾車
而下皆名器分守之事是雖文爲制度之末而天秩
天序實寓乎其間聖人率是而行之始於宮庭達於
天下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而復以神仕者終焉寧非
吉禮爲五禮之本乎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
保邦國

大宗伯所掌五禮而特以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爲
職者天子之禮先於主祭而已楊雄氏曰節莫備於
禮禮莫重於祭是祭祀之禮人君有天下之至權也
故序言佐王和邦國而經言佐王建保邦國然則人
君欲建保邦國而使之爲萬世不拔之計非能爲天
人神之主則何以哉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祭日月星辰以櫰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
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
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

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吉禮之目在天神者三在地示者三在人鬼者六以
禋祀祀昊天上帝者燔玉帛牲牷而達其精意者也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者柴而實之以牲幣者也以櫰
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櫰而燎其牲者也此所
謂建天神之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索諸幽
陰之義也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者順其含藏之性也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者順其散裂之義也此所謂建
地示之禮以肆獻祼享先王者謂五年王者之大禘
故備言曰肆曰獻曰祼之序饋食享先王則三年喪
畢之祫祭以饋爲主祠春享先王則物之初生以祠
爲主禴夏享先王則物之方長以樂爲主嘗秋享先
王則物其有矣以薦新爲主烝冬享先王則物其時
矣以備禮爲主此所謂建人鬼之禮然天神之祀以
禋爲歆神之始地示之祭以血爲歆神之始人鬼之
享以祼爲歆神之始其實天神同於禋地示同於血
人鬼同於祼也記曰燎柴於泰壇祭天也謂其升煙
於天也今以日月星辰爲實柴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爲櫰燎則昊天上帝之祀非柴非燎何以爲煙乎記
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則凡地示皆求諸陰也今以

社稷五祀五嶽爲血祭則貍沈酇辜何以爲非血乎

司尊彝曰春祠夏禴裸用鷄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

罍彝黃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蜼彝今

以肆獻言裸而饋食等享何以爲不用裸乎是數者

皆以歆神之禮列於先而其餘皆以次而畢昊天之

祀不及五帝社稷之祭不及大示先王之享不及先

公互文見義云爾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

弔禮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上經言建保邦國爲吉禮反是則爲凶禮凶禮之目

大槩有五始死謂之死既葬謂之亡以喪禮哀之於

是乎有誄葬謂之亡以喪禮哀之於是乎有謚虞祔

是乎有賻賵含襚之事天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

凶年謂之凶疾疫謂之札以荒禮哀之於是乎有通

財施惠之事晉饑而秦輸之粟是也神所崇謂之禍

天所毀謂之裁以弔禮哀之於是遣使以唁其患宋

大水魯莊公使人弔之是也國之見圍謂之圍師之

敗績謂之敗以禬禮哀之於是合財以補其乏澶淵

之會諸侯謀歸宋財是也兵作於內爲寇兵作於外

爲亂以恤禮哀之於是出師以救其急衛有狄難而

齊威公救之是也五者凶禮皆言哀邦國之憂則君

子有以吉其凶矣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先王之於諸侯有賓道焉有臣道以尊天子

爲主賓道以親諸侯爲主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其賓禮之謂歟春見曰朝如日出於寅之朝而朝於

天夏見曰宗如萬物相見於南方而其類皆有所宗

秋見曰覲謂物成之時各勤其實以報乎上冬見曰

遇謂閉藏之時其相見若邂逅之遇時見曰會謂非

時會集以謀征伐之事殷見曰同謂王不巡守而眾

見諸侯以命政時聘曰問諸侯遣卿非時致問於天

子殷頫曰視謂諸侯遣卿以大禮而眾見於天子凡

此八者無非臣職之所當盡而曰賓禮以親邦國各

盡其道而已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

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

軍禮所以統六師大師之禮而已大均大田大役大

封何以亦謂之軍禮蓋制軍有常勝之道有幸勝之

道幸勝之道求勝在敵常勝之道求勝在我先王之

所以有征無戰者以其在我有是五者之禮也大均

者若均人均其地守地職地政有以知其勞逸而民情爲素洽大田者若大司馬於四時之蒐苗獮狩有以簡其車徒而民事爲素習大役者若大司徒之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而民力爲素裕大封者若小司徒正其疆理之封有以合聚其民而民志爲素定用眾者所以用其命恤眾者所以恤其事簡眾者所以簡其藝任眾者所以任其力合眾者所以合其情以眾而言則上下一心內外一體以是同邦國常勝之道也與後世用不素拊循之士驅市人而就死地者異矣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脹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則合其禮之善者也吉凶軍賓之四禮皆言邦國而嘉禮獨以親萬民爲言者言乎其禮之本而已宗族兄弟天之屬也男女則人之大倫也故舊朋友以義而合四方賓客以禮而接兄弟之國則甥舅爲外姻茲六者人道之大禮之本也故聖人設爲族燕族食之禮而

天屬以睦設爲昏姻笄冠之禮而人倫以正設爲賓飲之禮而義之合者得以相洽設爲燕饗之禮而禮之接者得以相孚脹膰之禮行而恩及於內姻賀慶之禮行而恩及於外姻自天子逮於庶人皆由乎是禮則親萬民者乃所以親邦國也禮明其本則上下交相親矣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典命於諸侯謂之五儀於諸臣謂之五等之命分而言之者也大宗伯九儀之命則總而言之者也故大宗伯所謂正邦國之位者皆可約典命而爲之說所謂一命者典命曰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大夫一命是已天子之下士一命雖不見於典命以公侯伯之士推之也古者抱關擊柝皆有常職以食於上而況乎命士一命受職此三等所以各受其職數所謂再命者典命曰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是已天子之中士亦再命以下士之一命而推之也古者卿大夫服玄冕士服爵弁其章數各眡其命之數再命受服此三等所以各受其服數所謂三命者典命曰公侯伯之卿三命是已天子之上士亦三命

以中士再命及大夫四命推之也蓋公侯伯之卿無非命於天子王制所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是諸侯之臣受命於天子始得列位於王朝三命受位此二等所以各受其位歟所謂四命者典命曰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是已曲禮所謂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公食采則任大都之田卿食采則任小都之田大夫食采則任家邑之田是大夫以上而後有田祿也四命受器此二等始得受其器歟所謂五命者典命曰子男五命是已左傳所謂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非大國次國不得爲成

國其言則者未成國之濾也公卿采邑謂之都而有都則之職大夫采邑謂之家而無家則子男五命實在四命大夫之上而居公卿八命六命之下於是同乎大都小都之制五命賜則此一等始得賜之則歟所謂六命者典命曰王之卿六命是已家邑任前地天子之大夫也小都任縣地天子之卿也大都任畺地天子之三公也而其下亦各建官焉八則所謂濾則以馭其官又施則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是賜官也然大夫四命其家司馬各使其臣而不命於天子至都司馬每都皆有三等之士則是三公九卿食采於都始得有官六命賜官此一等始得賜之也蓋公侯伯之卿無非命於天子王制所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是諸侯之臣受命於天子始得列位於王朝三命受位此二等所以各受其位歟所謂四命者典命曰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是已曲禮所謂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公食采則任大都之田卿食采則任小都之田大夫食采則任家邑之田是大夫以上而後有田祿也四命受器此二等始得受其器歟所謂五命者典命曰子男五命是已左傳所謂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非大國次國不得爲成

歟所謂九命者典命曰上公九命是已周制杞宋二王之後爲上公而未嘗爲二伯其餘天子之三公稱公而其實皆八命王制言三公一命衮是三公加一命爲九命則得以服龍衮公羊傳所謂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此二伯之任九命作伯此一等而後使之作伯歟典命所言則自尊以及卑大宗伯所言則由小以及大受以義言也賜以禮言也作以功言也賜以君爲主受與作以臣爲主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

其實一而已

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玉之爲物天下之至寶也至瑞也先王列爵分土置
諸人上爲君公后辟者非仁賢莫予而仁賢乃國之
實世之瑞也躬仁賢之資則能比德於玉矣故先王
以玉作六瑞而用之以等邦國王乃自執鎮圭以臨
乎其上琢四鎮之山以象其德之鎮安乎四方其像
則有等差焉公侯伯子男則各制其圭之形第其德
之大小權其能之輕重以琢圭璧之象公之桓圭九
寸則以雙植者侯之信圭七寸則信而直者伯之躬
圭七寸則躬而屈者子之穀璧五寸則以穀文爲飾

男之蒲璧五寸則以蒲文爲飾凡此六者無非比德
於玉然璧者辟也謂其始有君道焉圭則銳其上而
有首出之義故圭爲重而璧次之王執鎮圭則不嫌
於公侯伯之同用圭也王之三公執璧則不嫌於子
男之同用璧也因其圭璧之制度而知其大小輕重
之義故毋嫌於同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
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鶏
六瑞以玉爲之天子受之而後賓之也六摯以禽爲之
天子受之而後臣之也摯之爲言至也言所執以自

致云爾以文章衣被於人者孤之德也故執虎豹之
皮而加以束帛以純厚禮信爲德羣而不失其類者
卿之道也故執羔侯時而行夙夜奉上而不懈者大
夫之道也故執鴈取介有守夷險一致而不失其節
者士之道也故執雉居其所而不遷者庶人之道也
故執鶩以信行事人而不渝者工商之道也故執鶏
孤卿大夫士諸臣也庶人工商未爲臣而亦謂之諸
臣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苟能以自致於天子之庭
則皆得以執摯然摯有用飾者有不用飾者天子之
孤皮帛飾以虎公之孤皮帛飾以豹天子之卿大夫
飾羔鴈以繢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自士以下
不用飾士於諸臣爲卑者也庶人工商則尤其卑者
也此其等差皆有分守存焉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
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
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此祭祀之始禮神之玉謂之六器六器者既象天地
四方之義又擬其形而琢之所以放其色而致其誠
璧圓而中虛其色以蒼象天也琮方而八面其色以
黃象地也圭銳而首出其色以青象帝出乎震而物

生東方之義也璋明也其色以赤象物之相見乎離南方之義也琥威也其色以白象秋之肅物西方之義也璜者閉藏也其色以玄象乎物之歸藏北方之義也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者因其類致其義而已○經言天地四方之器與牲幣各從其方之色詳考其意天地之外如所謂四方者卽後世所謂五精之君鄭氏信漢儒緯書誤認此四方與中爲五帝故於小宗伯之兆五帝則詳著其說殊不知周禮有五帝又有四方其禮不同禮四方者各有青赤白黑之色初不謂之帝而祀五帝則與上帝同其禮如大宰

言祀五帝而大神示亦如之司服言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初不聞其象五方之色是知五帝之祀卽月令所謂五人帝者也而鄭氏所謂五精之君爲五帝者卽此經之所謂禮四方者也何以知之以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知之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鄭氏謂天產動物六畜之屬地產植物五穀之屬而世儒遂以物產爲養精養形之具禮樂爲防淫防怠之舉以樂記考之其理殊不然凡樂記之言禮樂者

無非以天地爲本如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禮樂豈玉帛鐘鼓云乎哉其說正有合乎天產地產之義蓋天之所以產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爲主卽樂記所謂著不息者惟其動而不息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中然而至陽之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爲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而制爲之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者也地之所以產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爲主卽樂記所謂著不動者惟其靜而不動是以深沉重厚或至於不和然而至陰之中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翕然交暢爲造化至和之理聖人體是和而作爲之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和者也大宗伯之言陰陽者所以明禮樂之各有其體樂記之言動靜者所以明禮樂之交相爲用知一動一靜於天地之間者皆自然之禮樂則知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者實禮樂之本也此下經所以復言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

致百物
上經言禮樂之所從出故中和所寓有天地陰陽之異體及此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高卑上下之際渾乎其爲一致不知其孰爲天地孰爲陰陽耶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又皆不出乎天地陰陽之妙而中和實有以感發之也孰謂禮樂爲形器之末耶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筮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大宰之職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享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非特文之先後與此不合而事之輕重亦不能不異大宰於祀五帝而卜日此則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豈非鬼神示之郊社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夫子曰大禮大宗伯之所專掌而大宰嫌於偪故止及於五帝之祀乎大宰言贊玉幣爵及執事眡滌濯而此則曰宿眡滌濯豈非太宗伯先期而眡之大宰則至期而眡之乎大宰言贊玉幣爵之事而此則曰涖玉鬯蓋玉用之於天地而鬯獨用之於宗廟大宰之祀五帝無祼豈非涖鬯之輕於贊玉幣爵之事乎大宰言及納享贊王牲事而此則曰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省牲鑊而已豈非王牲事而此則曰省牲鑊之輕於贊牲事乎大宰贊殺牲之事也大宗伯代省牲而此則奉齍盛祭祀以牲爲貴齍次之小宗伯言五官奉六牲而六宮之人奉六齍則齍之次於牲明矣大宰言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而此則言祀大神祭大示享大鬼且及於大號大禮始終皆以大禮爲言以其職之所事故正其名大宰嫌於偪故大神大示大鬼之禮特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有王不與之祭祀有王后不與之大祭祀是知大祭祀王后可以不與而王則未嘗不與也曾子問禘嘗郊社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夫子曰廢廢者越紼行事而已惟驚冕以下之祭祀王不與者雖曰則大宗伯爲之攝酌獻之位若王后所不與者雖曰大祭祀亦特行於宗廟之禮蓋宗廟六享王與后同祼獻后親薦八籩八豆九嬪贊其薦又贊其徹王后

不與則大宗伯攝而薦之又從而徹之是大宗伯所攝之禮於王則見於祭祀之常者於后則見於祭祀之大者凡以節文乎是禮者也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果裸也此經繼於大祭祀王后不與之後則亦攝王后不與之禮而已鄭氏謂君無酌臣之禮大宗伯代攝酌獻殊非義理且上經兩言攝者皆王與后不與祭祀之禮大賓客王與后皆與則不當言攝攝則蒙王后不與之上文無可疑者蓋大賓客則廟中將幣三享上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王祼賓則小宰贊之后亞王祼賓則內宰贊之已見於二官之職若王后不與然後大宗伯攝而載祼者以舟而載之也司尊彝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莫則非純乎祭也言陳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廞樂而不鼓非以凶裁而後旅者耶或言旅或言大旅蓋凶裁之故有大小則旅亦隨異合祭眾神則謂之旅主上帝則謂之大旅掌次曰王大旅上帝是已國有大故而言旅上帝及四望則上帝羣神無不祭矣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

儐與相一也司儀掌儐相之禮是已出接賓曰儐入詔禮曰相成周重賓禮故大宗伯以卿爲上相小行

之告后土則曰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鄭氏固已二其說然書曰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左氏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后土對皇天而言則皇天爲大神后土爲大示按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專指大示也凡泛言地示者社而已蓋天子有大社其土西方則取白土於北方則取黑土冒之以黃裏以白茅謂之茅土先告后土者告以諸侯立社之意頒祀者頒諸侯以所得祀之禮故諸侯不得祭天地及祖

天子惟祭始封之祖及國之社稷境內之山川而已此正大封之所當先者而兼及於都家鄉邑者何也都家即三等采地亦有先君及社稷五祀之禮鄉邑即六鄉六遂亦有祭社祭禜祭酺及索鬼神之禮雖其大小異等必以王命而後行之其禮制皆有所不可踰此所以繼於大封之後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神位者別而言之則天神獨謂之神合而言之則人鬼地示皆神也何謂建國之神位雉門之外庫門之

也朝覲宗遇會同爲君之禮存頫省聘問爲臣之禮
此其所令也以軍禮言之非賜弓矢不得征非賜斧
鉞不得殺此其所禁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此其所令也以嘉禮言之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
以食而弗殊百世婚姻不通此其所禁也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仲春爲之會男女此其所令也以凶
禮言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或短喪而期或朝祥而
暮歌此其所禁也歠粥面深墨顏色之戚哭泣之哀
此其所令也禁令之施於五禮者不一而足其大畧
如此先言禁令而後言用等用等待禁令而後辨云

辨廟祧之昭穆

商

王制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廟之
昭穆也毀廟之主各遷於祧而祧亦有昭穆焉故爲
二祧蓋周自后稷以來不窋父而昭鞠子爲穆至文
王十四世而第稱穆武王十五世而第稱昭惟文武
受命作周爲百世不遷之宗及后稷建邦啟土爲一
代之始祖特立廟不毀與四親廟爲七廟七廟之外
其餘先王先公之遷主各有昭穆藏於祧廟是宗廟
世子曰正室守大廟是以正室名其嫡也正室門子
之類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此謂吉凶皆有五等之服自衰冕至希冕所以象其
德自斬衰至疑衰所以稱其情以至車旗宮室皆有
禁焉典命言其命數此則禁其踰於命數者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有三族有五族有九族廣言九族則上及四世之高
祖下及四世之元孫其五族三族則以次而差今止
此三族以辨親疎則謂父之服屬已之服屬子之服
屬推本而言之也是三族皆有親疎而親疎之中以
正嫡爲宗記言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又古者支
子不祭祭於宗子蓋以宗子爲主而後可以睦親疎
之族詩有公子公姓公族以久近言也春秋有公族
餘子公行以親疎言也此言門子以嫡庶言也古人
重立嫡曲禮曰孤子當室是以當室名其嫡也文王
世子曰正室守大廟是以正室名其嫡也正室門子
之類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祭祀之禮牲爲貴齍次之大宰言贊牲而大宗伯言

奉盞其輕重可知也六牲謂牛雞馬羊犬豕毛之則名物爲不同六盞謂黍稷稻粱麥菰辨其名物則其用亦有辨是以祭祀之日王親牽牲而五官佐焉故須之於五官使共奉之后親共盞而六宮助焉故使六宮之人共奉之五官言共奉之而後大宰贊其事六宮言須無所分也五官共奉之而後大宰贊其事六宮之人共奉之而後大宗伯奉其用上下相承之禮嚴矣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六牲六盞名物不一故奉之者眾此特司尊彝一職之事不過辨其名物以待其用而已六彝用之於祼賓之以鬱齊者也六尊用之於獻賓之以五齊三酒者也考司尊六彝者特施之於宗廟六享初不言賓客之用亦不言天地祭祀之用及觀鬱人所謂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則不特廟享有祼賓客亦有祼也酒正所謂凡祭祀以漦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則八尊用於祭祀賓客不獨廟享也惟小宗伯爲之辨其名物以待其用然後司尊彝得以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矣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衣服之制見於司服車旗之制見於巾車宮室之制見於典命皆春官之屬也嘗爲之考其名數之制上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司服言之矣金路大旂以封同姓象路大赤以封異姓革路大白以封四衛木路大麾以封蕃國巾車言之矣典命雖有五等諸侯宮室之文而無其制鄭氏謂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七里宮方五百步此皆定制固諸侯之所當得者也而小宗伯爲之掌其賞賜者何耶蓋賜國賜則賜官必

待王命而後行之否則諸侯不敢專書曰車服以庸是衣服以待有功也又曰惟衣裳在笥則有不可妄予者焉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而序詩者以爲能錫命諸侯則是車旗亦不可以妄予也崧高之詩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而序詩者以爲能褒賞申伯焉則是宮室亦不可妄予也宜乎小宗伯之掌其賞賜必待王命其嚴如此

掌四時祭祀之敘事與其禮

天神地示人鬼之祭祀四時各有常禮而其祭祀之事則亦有先後之序與其禮則序事之輕重隆殺者

也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貞正也以正而卜者謂之貞大卜於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眡高作龜是已凡卜大事必用玉帛故玉曰嘉玉帛曰量幣奉之以詔六者之大號則可以薦信於神而正吉凶矣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大宗伯于大祭祀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皆見于前十日之期小宗伯亦於此

省牲眡滌濯焉禁省牲則預擇其純眡滌濯則預致其潔至祭之日所謂逆齍者逆大宗伯之所奉者也所謂省鑊者省大宗伯之所省者也其禮嚴矣若夫用玉與鬯禮之大者惟大宗伯得涖其事告時告備禮之煩者乃小宗伯之專職茲其辨焉爾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

將送也凡祭祀王用圭瓚酌鬱鬯以亞祼賓客亦然王祼則小宰贊之后祼則內宰贊之小宗伯特於當祼之時將送二瓚以授王與后使不失其時爾鄭氏謂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送之非也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鄭氏謂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所以重王命也義見大宗伯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幣齎之說已於天官外府言之詳矣蓋賈氏釋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則曰外府共其泉布可以爲幣而言齎此所謂受其將幣之齎鄭氏亦謂所齎貢獻之財物亦泉布之類也故小宗伯受之而外府得以待邦之用焉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

古者出師其始必宜於社造於祖其行必以祖社之主載之於車示有所受命焉及合戰之時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君子臨事而懼故又有事於四望之祭蓋祭四望則求勝在神載祖社則求勝在人夫子謂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用此道也義見肆師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

大師者眞氏以爲四時田獵非也大司馬之職春蒐則獻禽以祭社夏苗則獻禽以享礿秋獮則獻禽以享祊皆無饁獸之文至於冬狩之時然後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則所謂饁獸頒禽特冬狩而已

蓋仲冬大閱其田謂之狩禽獲爲甚多凡四郊之中有五帝四望四類之位以獸薦於神位謂之饁饁訖而後頒禽此豈四時之所常有者哉

大祝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

昔武王有疾周公禱之則禱祠之事古人不廢然夫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是知周公處此亦必有道焉

馮

王崩大肆以秬鬯洎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往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小葬兆南鎮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

小宗伯於大喪之禮詳於大宗伯者何也大宗伯春官之長大喪則爲上相而已其禮文次序則專屬於小宗伯之職以建國神位之官而專此數者之事則其禮簡矣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國有禍哉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哉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肆習也爲位者國之神位也會同軍旅田役及禍哉之禱祠乃國家不常之儀故肆儀而後爲位天地大

哉類社稷宗廟事如大宗伯之儀而已此終篇則總結上經言大禮小禮則祭祀之禮而已

凡五禮之大小者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肆師之職有總言佐大宗伯者有專言佐大宗伯者也大宗伯云祀此立國祀之禮則專言佐大宗伯云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別而言之則天神謂之祀人鬼謂之享地示謂之祭合而言之則享與祭通謂之祀

大祀則天地宗廟之祀也次祀則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之祀也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祀也立大祀用玉帛牲禮之隆者也立次祀用牲幣禮之殺者也立小祀則牲而已禮之又其殺者也牲色之純者謂之牷上言牲牷下不言牷而特言牲則知所謂牲者其色不必純也幣帛一也自其質而言之則謂之幣制而用之則謂之帛玉則陽精之貴者也大祀貴精純而尚乎質故用玉帛牲次祀則加以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致其味以其禮之近乎人情者也故用牲然大宗伯六

器禮天地四方而曰皆有牲幣則大祀非無幣也典瑞言圭璧璋邸射之類與牧人言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則次祀小祀非無玉與牷也楚無肆師掌國祀之禮禮者體也上下小大有一定之體而所用之物不容於不辨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序其祭祀者於一歲四時之間而序其禮之先後也因序祭祀而序祈珥則祈珥之爲義亦廣矣小子職曰珥於社稷祈於五祀羊人職曰凡祈珥共羊牲竝與肆師之文同至於官士師職則曰凡刉珥奉犬牲若

以祈爲刉則肆師之文爲非若以刉爲祈則士師之文爲非後鄭皆改祈爲刉謂毛牲曰刉羽牲曰珥且以珥之字當從血爲衄取其以血爲釁之義引雜記之言曰成廟則釁之謂宮兆始成則有釁禮其說非無所據然羊人小子亦自言釁積釁邦器釁軍器之事茲數者皆直謂之釁不應宮兆始成之釁而獨謂祈珥況刉珥之見於經者獨一士師而已如祈珥則肆師羊人小子凡三出焉不應以三出之祈而盡改爲刉也又羽牲曰珥如司約言珥而辟藏者固曰以血塗戶至山虞職言致禽而珥則又曰取左耳以効功言効功則與釁禮不同言取左耳則爲毛牲與羽牲曰珥之文自相背馳何耶按劉氏中義云珥當爲弭字之誤也祈謂小祝之祈福祥弭謂小祝之弭兵哉然則社稷五祀曰祈曰弭山川曰侯曰禳落成曰釁各有倫類矣其說今存之義亦見山虞

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

牲之全者爲犧肆師之展犧牲則陳之而視其全也然後繫於牢而頒之於職人蓋職人之名不同鄭氏謂充人及監門之人若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則監門爲職人祀五帝之牲繫於牢則充人爲職人牛人

言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泛舉此二者之職人而已肆師所言大祭祀則頒其牲於充人之職者也若是則充人芻之而得其頒肆師展之而得其全

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鸞相治小禮詠其

急慢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卜日者卜前期之十日也古者圜丘方澤之禮必取冬至夏至之日則天地二者之外宗廟等之祭祀必是大府廩人醢人共之而肆師設之也饗食授祭者卜日得吉日而後齊此言卜日宿爲期則是卜前之曲禮曰散之序徧祭之則無所不祭焉周人以祭肺爲主而已膳夫授祭則授之於王肆師授祭則授之於賓

與祀侯禳於疆及郊

侯謂侯迎喜祥禳謂彷殃氣二者小祝之職也遠而五百里之疆近而百里五十里之郊小祝之官實主侯禳之事肆師與之偕往以見國祀之立雖侯禳之小祀不廢也

大喪大凶則鬯命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哀不中節者且授之杖

小宗伯曰王崩大肆以秬鬯洒此則築鬯以爲鬯也

序哭則以服之輕重爲先後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若不巾濩則肆師又從而禁之也且授之杖則先服而後杖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獵祭表貉則爲位

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也社軍社也宗遷主謂之宗者以其繼太祖也蓋凡出師征伐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于神也小宗伯所謂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是已肆師言用牲于社宗則社與宗而已至于上帝則謂之類造大神則謂之封山川則謂之祭皆軍祭之禮也言類則以上帝爲主凡天神皆與焉則造其所而祭之封于社及方岳之大神則謂之封山川軍所依止以兵而祭則謂之兵祭此軍師之所當先者而肆師皆爲之位無非依神以爲之助而欲民之用命以有功也若師不功則神不得所依也民不得所用也故立國社者與掌邦政者均任其責焉此大司馬所以厭而奉主車肆師亦爲之助牽主車貉與禡同謂師祭也而亦用于四時大田獵之禮大田雖非用師之禮爲師祭于立表之際教民戰也此二者皆肆師爲之位以肆師立國祀故爾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肆師於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故於來歲之芟來歲之戒來歲之稼亦爲之涖其卜蓋芟者除田之事嘗者嘗穀之祭因穀祭而卜田事欲人預知之而盡力於芟也戒者兵戒之備獮者治兵之教因教兵而卜兵備欲人預知之而盡力於戒也稼者土事之大社者土示之祭祭土示而卜土事欲人預知之而盡力於稼也且三者之卜凡陳龜貞命龜眡高作龜使卜

師卜人等爲之肆師特涖之而已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歲時之祭常禮也國有大故而祭非常禮也此皆國人之事其禮微矣必待上令而後行則名分所存尤謂之封山川軍所依止以兵而祭則謂之兵祭此軍先王之所深致意者也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非相其家禮相其國之喪禮而職喪聽之者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肆師掌立國祀之禮則專於佐大宗伯凡國之大事

而言佐宗伯凡國之小事而言掌事如宗伯之禮者兼大小宗伯而言之者也故於佐宗伯則謂之事於佐大宗伯則謂之禮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瀋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洗其彝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爵之卒爵而飲之

祼者求神之始天地不祼而宗廟有祼以人道事之也人之始生也神聚而有氣氣聚而有形及其死焉氣化而有魂形化而有魄魄爲陰魂爲陽流以降乎地魂爲陽浮以歸乎天而其神則無所不之故必求諸陰陽焉殷人先求諸陽故尚聲周人先求諸陰故尚臭祼達於淵泉既祼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以求神之降所謂臭陽達於墻屋無非求諸陰陽之義而祼實爲求神之始此鬱人所以專掌祼器何謂祼器實之者彝也載之者舟也將之者圭瓚璋瓚也凡祭祀實客之祼則實之禮而先王制禮之意則專以祼爲求神之禮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瀋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則與量人則受其餘而飲之若以量人制其從獻脯腊而有濟於鬱人之祼事同其事則同其福也然祼爲祭事之始有始則有終受卒爵而飲之不亦宜乎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禁門用瓢齋廟用修凡山川四方用黍凡祼事用蕭凡祼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鬱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

王弔臨共介罍

祭祀之禮有秬罍有鬱罍罍用之於宗廟秬罍用之於天地社稷等祀鬱秬罍一稌二米乃造化至和之氣釀之爲酒以求神之降謂之罍則芬馨發達而交暢於上下者也故謂之秬罍而掌以罍人之職共秬罍而飾之者鄭氏以飾爲設巾以冪人攷之畫布巾用以冪六彝而非所以飾秬罍之器蓋罍人共秬罍而不言祭祀天地之用是天地之秬罍純用樸素而無事乎文采社稷等祀則未免有飾焉祭社於壝而用大罍若近乎瓦尊然以雷爲文則瓦尊之有飾者也禁祭於國門而用瓕罍若近乎匏尊然劃瓢以爲齊則匏尊之有飾者也廟用修者如司尊彝凡酒修酌之義則以人力修之而爲飾者也凡山川四方用蜃者如掌蜃共蜃器之蜃則又以蜃物爲飾者也凡祼事用概者謂以朱帶飾漆尊而橫概以絡腹者也凡醻事用散者謂散尊雖無琢刻而亦用漆以爲飾者也六者之用各因其宜而已以至大喪之設斗之獻皆用尊故司尊彝之官不特爲之掌其器又爲之掌其位下經雖不言所陳之位然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此其位也詔其酌

鷄人掌共其鷄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號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鬾共其鷄牲

國之六牲毛物居其五而羽物居其一鷄是已庖人曰秋行犢麛膳膏腥腥爲鷄鷄木畜而木廢於秋以之養肝此鷄人所以列於春官也所謂共其鷄牲辨其物者辨其陽祀陰祀之騂牲黝牲而已然鷄之爲物有用之以爲牲者有用之以呼旦者而鷄人實兼掌焉祭祀賓客喪紀以至軍旅會同皆以夙興爲期呼旦以叫百官警之以夙夜從事也凡國事爲期則

不拘於夙興從事蓋使之無時而不告釋庭燎之詩者謂不正鷄人之官而問夜早晚所以爲當時之戒是知鷄人之告時呼旦夫豈小補凡祭祀面禳鬾以厭怪者亦然禳非一方也畺郊之四而皆禳焉鬾以厭怪者亦然

共其鷄牲則雖小祀不廢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六尊六彝宗廟六享之器也六享之祼皆用彝六享之獻皆用尊故司尊彝之官不特爲之掌其器又爲之掌其位下經雖不言所陳之位然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此其位也詔其酌

則獻酌繹酌之類辨其用則春祠夏禴之類與其實
則鬱齊醴齊之類因其所詔所辨者而推之先六尊
而後六彝則所掌之序先祼以六彝而後獻以八尊
則所用之序
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
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
雞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罍尊其饋獻用兩壺尊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
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宗廟之禮已於內宰及籩人醢人言之詳矣至司尊
彝而後備見成周禮文之盛禁有六享之制有祼獻
昨之序有彝尊罍舟之義此三者所以爲廟享之始
末何謂六享之制春祠以祠爲主夏禴以樂爲主秋
嘗以薦新爲主冬烝以備物爲主此四時之常禮惟
四時之間祀謂之追享朝享則不可不考論其故鄭
氏謂追享追及其祖之所自出與大宗伯之饋食同
謂之禘以朝享爲三年喪畢而朝於廟與大宗伯之
肆獻祼同謂之祫然饋食肆獻祼列於四時之首而
間祀列於其後豈得謂之祫禘又五年一禘三年一
祫乃宗廟大禮豈得爲四時之間祀考之祭濂王立
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
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
祧爲壇去壇爲墠墠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
墠曰鬼釋者謂享嘗爲四時之祭時祭之外親近者
爲祖爲考每月朔朝於廟是之謂朝享親遠者爲遷
廟之主有禱則追祭之是之謂追享二者爲四時間
祀而列於祠禴烝嘗之後此六享之制一也何謂祼
獻昨之序質明行事尸在室中王用圭瓚酌鬱鬯以
祼神后用璋瓚酌鬱鬯以亞祼二祼之後王迎牲於門祝

則延尸在堂於是有朝事之禮以籩豆言之則爲踐
以齊酒言之則爲獻王乃割牲以薦腥用玉爵酌醴
齊以獻尸后亞焉諸臣爲之助祭是謂朝事之三獻
朝事之後王解牲而亨之祝復延尸於室於是有饋
食之禮以物之獻言之則爲饋以祭之序言之則爲
再王乃奉牲以薦熟用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亞焉
諸臣爲之助祭是爲饋食之三獻饋食之後尸始飲
食於是有卒食之禮王用玉爵獻修酌以酳尸后亞
焉諸臣爲之助祭是謂卒食之三獻夫有獻則有昨
盍以人道之往反施報終焉於是尸以玉爵昨王以

瑤爵非后以散獻爲諸臣之昨諸臣有昨則王與后有昨爲可知王與后及諸臣皆受昨於尸則諸臣與於酌獻爲可知此祼獻昨之序二也何爲尊彝舟罍之義成周功成治定兼用四代之禮樂四代之樂見大司樂之職四代之禮則於此見之嘗考虎雌爲有虞氏之宗彝泰爲有虞氏之尊山彝爲夏后氏之尊又夏后氏以鷄彝殷以斝以著周以犧象以黃目以魯壺今於六享之間兼而用之春夏之發生長養主乎動曰鷄曰鳥曰儀曰象非取其有動意乎秋冬之肅殺斂藏主乎靜曰斝曰黃曰著曰壺非取其有靜

意乎四時間祀爲非常之禮始以人道求之則主乎動終以神道事之則主乎靜曰虎曰雌則用以祼曰泰曰山則用以獻非始出於動而終復於靜乎以至六彝皆有舟六尊皆有罍考之禮制則彝受三升尊受五升罍受一石鄭氏謂舟爲尊下臺故禮家不言所受此不必論大槩舟之爲物量其所受則有濟物之利受過其量則有沉溺之害罍之爲物應時而動則有澤物之利動不以時則有浸淫之患知舟罍之戒則知先王設舟罍之意此尊彝舟罍之義三也三者可考而周人享禮之始末備矣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緇酌盎齊涚酌凡酒修酌

此四酌亦享禮之序也凡廟享祼用鬱鬯齊謂貢鬱和鬯以爲求神之始酌以獻之而已故曰獻酌朝踐用醴齊則齊之濁者以茅縮之即郊特牲所謂縮酌用茅明酌也故曰縮酌饋食用盎齊則清濁之中者以酒涚之即郊特牲所謂醆酒涚乎清凡涚新之也故曰涚酌卒食用酒乃酳尸之禮亦人之所飲修以致味故曰修酌以修視涚則凡酒爲醴亦人之所飲修以盎齊爲清以縮視鬱則醴齊爲淳蓋宗廟之中始以

神道求之終以人道事之愈近則愈親故爾

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存省也陳之而不酌徹也鬱人言遣奠之祼器是已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數於地上一重曰筵筵上再重之曰席馮之以依其力曰几官名以几筵而掌者凡席舉一可以例其一也五几則玉彫彤漆素是已五席則莞蒲次繅熊是已此名也亦其物也用則若祭若賓之類位則若廟

若朝之類司几筵之又從而辨之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

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繡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乾位在西北白與黑爲黼蓋取諸西北之乾離位在南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正南之離乾之體爲剛故聖人依之離之用爲明故聖人鄉之此司几筵所以曰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而後爲之肆筵設席也王之席三重莞則筵之精堅者紛綏以爲之緣繅則席之柔礪者畫雲氣以爲之緣次則席之次列成文者黑白黼以爲之緣左右玉几即書所謂華玉仍几設於左右優尊者也祀先王昨席者王獻尸尸昨王爲昨席於室中西鄉而受之非南鄉也專言昨席則無几也所同者席而已矣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彫几

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禮也然天子有次席黼純而不用於諸侯者以諸侯不可尚自然之文不可專斷制之義也諸侯有蒲筵繢純而不用於天子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繢不若畫之工也天子昨席與祭祀同而諸侯則異其席者尊卑之辨也天子設几於左右而諸侯則陰事尚右陽事尚左者亦尊卑之

辨一几席之末而大分存焉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凶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凶事變几甸役有表貉之祭席用熊皮示服猛也几用漆飾示正固也漆几右之陰事也葦席素几則天子之喪禮柳席用萑黼純則柳中所藏之席敦橐也棺在殯則以柳蓋之故每敦一几也吉事變几則從王所在變而設之凶事則不知神之所之如顧命之四仍几位皆設耳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一 終

春官天府三之二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王者之業傳之先祖而後受天之命以有天下而歷代之玉鎮大寶器皆得以有而藏之以天府名官重之也掌祖廟之守藏是先王之器守也與其禁令則王者以道守其器者也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者若顧命之越玉五重陳寶有所謂赤刀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之類皆所以顯先王之道德而受天命者也亦所以戒後王之怠荒而輕世守者也既事藏之傳之無窮其可忽諸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玉鎮大寶器同藏於天府者民亦國之寶也吏尤親于民者也先王蓋深致意焉如登賢能之書於天府而政得其中計獄弊訟登其中於天府而刑得其中凡此無非所謂治中之書天府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則吏道益謹民心益固然後可以永保天命而玉鎮大寶器爲可守也

上春覺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還寶則奉之

上春覺寶鎮寶器以神道教之也以祖廟守藏之官而使之沃盥執燭致敬於神也季冬建丑之月乃除舊布新之時陳玉禮神以貞來歲之媺惡敬神之命也寶鎮寶器藏於祖廟矣以還爲有故而還因以奉之雖還勿失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此民數穀數之登於天府者所以必待乎祭天之司民司祿也考之天文志司命

爲軒轅角其十七星之兩角有大民小民司祿爲文昌三能之第六星天有是星先王以是而名官又使之以民數穀數而登之於天府其知國本之所在矣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典瑞所掌之玉瑞玉器即大宗伯之以玉作六瑞以玉作六器之類名物即鎮圭之類用事即朝日之類服飾即繅藉之類

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大圭不琢象天道之質朝日次於祀天故搢之鎮圭琢四鎮之山有鎮安四方之義用以朝日故執之王入曰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揖之也又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守之者執之也繅藉謂之服飾則成於組織用以藉玉備五色則謂之五采采色一成爲一就則五采皆成以日爲眾陽之宗上有以參天地之功故用大圭鎮圭繅藉以朝日夫古之王者春朝以朝日秋暮以夕月備陰陽之義也此則言朝日而不及夕月者明尊陽卑陰之義而已春秋以月食不書而日食則書之與此意同不然則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主日以爲報天之禮則尊陽卑陰可知矣然朝日以大圭鎮圭而祀日月以圭璧是朝禮與祀禮異也言祀及月而朝不及月

雖有尊卑之辨然夕月對朝日而言則可以互文見之耳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此圭璧繼於鎮圭之後即大宗伯之以玉作六瑞者也其義已詳於前矣然上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侯伯七命故信圭七寸子男五命故穀璧蒲璧五寸此命數也若桓圭信圭之繅藉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之繅藉皆二采再就則非命數也用以藉圭璧而隆殺寓焉

琮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

此諸侯遣臣聘頫於天子者也然公侯伯以圭而其臣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亦以璧不特此而已圭璧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臣非可以踰乎君其用異也鄭氏謂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夫人又曰琮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所謂琮圭璋璧琮者與圭璋璧琮固不同也明矣五等諸侯以桓及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琮之而已五等諸侯或三采三就或二采再就而其臣特二采一就而已此所以爲尊卑之分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玉人言四圭尺有二寸兩圭五寸是二者各爲一器初不言有邸今此言有邸者謂邸以璧琮則猶托宿之邸也鄭氏乃謂一玉俱成然璧之色蒼琮之色黃而圭之色青不應一玉可以俱成也邸以托宿爲義則是四青圭而托於蒼璧兩青圭而托於黃琮以此求之方合玉人之制　大宗伯之六器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而大司樂之職冬日至則禮天於圜邱夏日至則禮地於方邱謂之禮則禮之常也若夫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用之於祀亦用以旅然國有大故

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而後稱旅乃與祀天地同其
玉祀豈禮之常者乎是不然璧圜象天而四圭以象
天道之全琮方象地而兩圭以象地道之偶托之於
邸用以祀天地則亦禮之常者旅特通用之而已蓋
旅以上帝四望爲主而謂之大旅則天神地示以下
皆與於祭此所以兼用禮天地之玉也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裸圭有瓚謂酌鬱鬯之瓚也蓋宗廟之六享皆以將
瓚裸而後肆解牲體以爲饋食大宗伯所謂肆獻祼
享先王是已賓客亦有祼卽大行人所謂王禮再祼

之一裸之節賓客亦有肆卽大行人所謂饗禮九獻七
獻五獻之序於先王言肆於賓客言祼互文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一圭而邸以璧故謂之圭璧璧圜固所以象天而一
圭所邸則於天道爲不足故以之祀日月星辰半圭
爲璋而邸以琮射貫之故謂之璋邸射琮方固所以
象地而半圭所邸則於地道爲不足故以祀山川以
造贈賓客日月星辰成象於天其用則一而山川窴
峗何以同其玉山川有阻固之功窴客有藩屏之功
此所以不嫌其爲同也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義竝見大司徒之職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者王使其臣徵召諸侯或適
列國發倉廩以惠民則執珍圭以爲符信珍有貴重
之義不可輕也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者王使其
臣起諸侯之軍旅治戍疆之兵守則執牙璋以爲符
信牙有森列之義不可亂也

璧羨以起度

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鐘在禮則起於璧羨玉人
之事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爾雅亦謂肉倍好
謂之璧好卽孔也以肉倍好則璧之圜九寸以其旁
之一寸而羨其上下則橫徑八寸而袤十寸以十寸
之尺而度則十尺以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而
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使度或不存天下後世
因璧羨而可考則王者之五度信矣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故始死而斂也以禮天地四
方之六器開渠爲眉以組貫之附於尸之六方圭在
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益取四方

明神之象以神之將配於天地也疏璧琮則使通於神示焉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穀善也圭之飾若粟文故謂之穀圭和難若調人和仇讐之類聘女若媒氏納純帛之類此特用於萬民而已若天子遣人和諸侯之難及聘女於諸侯皆以穀圭行之可以釋諸侯之怨惡可以圖諸侯之交好所謂善者如此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凡圭形皆上銳琬圭則圓其銳而無鋒芒之利以剛斷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

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

命爲節故也此設官典命之意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命猶天之命也天子制命於上諸侯諸臣承命於下而皆有儀焉諸侯之五儀則公侯伯子男之異其名諸臣之五命則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之異其數然諸侯未嘗無命以儀爲貴故也諸臣未嘗無儀以命爲節故也此設官典命之意

上公之命之上公王制所謂三公一命卷是已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此禮也亦儀也自上公而下降殺以兩以西召公主之是周召爲八命之三公加命則爲九命爲伯二伯也當時所謂二伯者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周召爲八命之三公加命則爲九命之上公王制所謂三公一命卷是已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此禮也亦儀也自上公而下降殺以兩故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數皆以七以五爲節

九百步貳車九乘建常九旂冕服九章桓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凡此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不言孤者孤卿同乎六命也推而下之則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此雖不見於典命而公侯伯之士一命則王之士可以類舉也益自三命以下無出封之制其爵爲卑雖以陽數命之而不爲嫌惟五七九爲陽數之奇故以命公卿大夫之三等及其出封以有國皆加一等則三公爲九命之上公卿爲七命之侯伯大夫爲五命之子男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眡其出封之命數故也

成周之制有以公卿大夫而出封者齊魯晉衛是也有以諸侯而入爲天子之公卿大夫者芮伯彤伯衛侯毛公是也或出或入乃成周內外相權之制典命止言出封加一等而無入朝加減之文詩之無衣云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七則諸侯七章之服也六則孤卿六章之服也是出服諸侯之服而入服孤卿之服則入減出加之義明矣

凡諸侯之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未嘗則以皮帛繼子男

諸侯得以世爵象賢也世必以嫡正分也曲禮曰孤子當室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太廟此嫡子之所以爲重益均出於父也均之爲兄弟也嫡庶不正禍莫大焉於是父死則嫡子繼之嫡子死則嫡孫繼之杜僭亂之原定上下之志莫先於此然使諸侯自以嫡繼而不稟王命則何以奔走天下故周之王者雖不廢萬世之定分而亦未嘗無輕重隆殺之權凡世子受命於王則有文告之辭申戒飭之意故謂之誓已誓者攝其君而至其待之之禮降其君之禮一等若未誓則未有嗣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而無正禮所謂尊天子之命也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定萬世之分而王政行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公之孤四命則上同乎天子之大夫執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則又上同乎天子之孤然天子之孤執帛而加以豹皮此其辨也其

卿大夫士則同乎侯伯之卿大夫士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則各眡其命之數子男之卿大夫士則又遞降公侯伯之卿大夫士一等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則亦各眡其命之數且子男之士不命則亦何以眡其命之數蓋當時有不命之數則亦表異乎不爲士者矣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吉凶人事之常也故自王以下皆有吉凶衣服名物則冕服衰服之類用事則祀事喪事之類凡諸侯以至公卿大夫士莫不皆備其制而曰王之吉凶衣服者舉王以該之也

者禮自王始故也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衰冕饗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王之吉服六自衰冕而下皆有章數惟大裘無章以黑羔皮爲之冕卽元冠無旒之冕是冕與裘之尙乎質也然司裘以大裘爲祀天之服而此則言昊天上帝而兼及五帝者天道尙質其用一而已若衰冕以下之五服有小章有大章大章則衰冕以九鷩冕以七毳冕以五希冕玄冕以三以一惟以小章備其制則皆合乎天數之十二也其說正與下文

絺繡此天子十二章之服也其來遠矣故此職下文亦曰公之服自衰冕而下如王之服知衰冕而下爲山龍等之章則知衰冕而上爲日月星辰之章此王章十二之明文成周用之無可疑矣鄭氏徒見左氏載臧哀伯三辰旂旗之說遂謂王者相變至周則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天子亦冕服九章是不然且交龍爲旂而周之冕服未嘗無龍之飾鳥隼爲旗而周之冕服未嘗無鳥隼之飾熊虎爲旗而周之冕服未嘗無虎蜼之飾何獨謂登三辰於旂旗而遂去身章之日月星辰哉玉藻云王被衰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冕旒之與衣章一也所戴之冕旣有十二旒之數則所服之服何獨止於九章之飾若曰王服九章之衰則冕旒之數亦當依身大常十有二斿樊纓十有二就凡天子之制無非備物十二果何取於一章三章五章七章以至九章爲天子之服耶賈氏云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爲節是舊說誠爲可據若此則王者衰冕以下之五服有小章有大章大章則衰冕以九鷩冕以七毳冕以五希冕玄冕以三以一惟以小章備其制則皆合乎天數之十二也其說正與下文

合不特天子之五服而已如希冕爲孤之服玄冕爲
卿大夫之服皮弁爲士之服此以爵論也然王之孤
八命而公之孤四命王之卿六命而公侯伯之卿三
命子男之卿再命王之大夫四命而公侯伯之大夫
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王之士有上中下三等之命
而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苟非有大章小
章之異則何以別其命之數又不特諸侯諸臣之命
服而已如天子之孤執皮帛公之孤亦執皮帛所異
者虎皮豹皮之別也天子之卿大夫執羔鴈而諸侯
之卿大夫亦執羔鴈所異者飾繢飾布之別也知命

服因其爵而章數眡其命然後知天子雖兼用諸侯
之五服而其大章小章備十二之數也明矣

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

吉服不同而同於用冕兵田眡朝之服不同而同於
用弁所以尊首飾也然兵田之弁有時而用之惟皮
弁視朝乃日眡朝之禮其用數矣故夏官弁師所以
專言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此王之皮弁
也其服卽記所謂三王皮弁素積是已若韋弁則冕
弁也其服卽記所謂爵弁經衽衣是已冠弁元冠也
其服卽士冠禮所謂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是已

凡喪紀事弁服凡弔事弁絰服

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弁絰之服則錫衰緦衰
疑衰也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
諸侯緦衰爲大夫上疑衰其首服皆弁絰

經書天王惟於此喪事一見之與春秋書天王崩同
意謹終之義也故天王有父道王后有母道諸侯羣

臣爲天王服斬衰爲王后服齊衰亦猶人子之爲父
母服也而父母於子亦有服焉故王於諸侯羣臣則
有錫衰緦衰疑衰之差然至尊不可以服言也其首
服皆加弁絰既葬則除之耳

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如喪禮恐懼修省之意與膳夫言不舉之意同

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上經言王之吉服雖兼諸侯之五服而有大章小章之辨至此言諸侯諸臣之六服亦各以大章小章爲等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袞冕以上則日月星辰爲王之衣章以下則山龍等九章如王之服也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鷩冕以上則山龍爲公之衣章以下則華蟲等七章如公之服也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毳冕以上則華蟲爲侯伯之衣章以下則虎蜼等五章如侯伯之服也至於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

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此其等殺也然有王之孤卿大夫士有諸侯之孤卿大夫士蓋其爵同於孤則同乎希冕爵同於卿大夫則同乎玄冕爵同於士則同乎皮弁而其命數之隆殺則有大章小章之辨此賈氏之說爲可信也已

見上文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厭衣服皆掌其陳序

祭祀賓客衣服上經所言者是也司服則共之奉之而已復衣服則始死復魂之用也斂衣服則大斂小斂之用也斂之用也奠衣服厭衣服者是也司服則共之奉之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祭濩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據此文則二祧乃在七廟之列然周以后稷爲始祖自不宜至諸盩凡十二世各以昭穆藏木主於遷廟茲其爲祧乎至成周之時以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廟及始祖后稷之廟而七廟猶未備正有合於祭濩之數若數世之後七廟已備惟后稷文武特立廟不毀其餘親盡而毀者亦各以昭穆藏於二祧之廟註謂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遷

主藏於文武之廟至賈氏則謂穆主入文王祧昭主入武王祧信斯言則遷主所藏當爲三祧何以止言二祧又成周以文武爲至親安得未有遷主而遽以廟之主以昭穆各藏於二祧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而止於享嘗云乎哉嘗攷鄭氏之釋祭濮曰天子遷廟中知諸侯五廟無祧而天子七廟有祧則祧廟在七廟外其說可信

其遺衣服在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凡尸之服服死者之上衣以象其生故王者以衮冕享先王以鷩冕享先公各隨其尸之服也守祧既藏其遺衣服故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凡宗廟皆月祭之故命有司爲之修除遷廟爲祧不必修除也守祧黝堊之而已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隋謂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其隋則埋於西階之東藏其服則復歸於廟祧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婦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誅罰之

凡王后有擯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經有兩世婦之職天子二十七世婦則天官之世婦也其實一而已鄭氏以比漢大長秋詹事等用士人之數誤矣今以其職攷之女宮則刑女之役於宮中者六宮之人則女御以下之共婦職者外內宗婦則外內女之有爵而助后行禮者外內命婦則九嬪以下及外命婦之親者若此之類皆屬世婦豈可以外廷士人參預於其間哉然則何以復列世婦於春官之職曰王有祭祀賓客之事則后亞王行祼獻之禮贊后必用世婦此春官世婦之職卽天官之世婦出而贊王后行禮官之事者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敘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內宗王同姓女之有爵者外宗王異姓女之有爵者
婦人無外事惟以從后爲職后亞王行宗廟之禮則
內宗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后傳豆籩於外若外
宗異族於豆籩之薦與徹及羞籩酌獻則皆爲之佐
后賓客之饗亦然惟序哭於大喪與哭諸侯之喪則
外內宗通聯其職至於弔臨卿大夫之喪則內宗掌
之外宗無與焉亦其職也

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
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
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

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
尸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
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
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
禁

古者君臣分守雖嚴而義均休戚故葬同兆域謂之
公墓辨其兆域而圖之則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而
左右之諸侯則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則居左右以
後此定制也而亦有不可以定制拘者凡自絶於先
王而至於大僇是死於兵者故棄之而不入兆域若

以忠義而死於正則謂之有功既入兆域又居前列
示勸而已凡此皆以其爵等爲邱封樹數之度兆域
之制其義如此於是大喪及葬則爲之蹕而均
墓禁諸侯及諸臣之葬則爲之授之兆爲之蹕而守
其禁生死之義備矣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
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
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屬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一國之民族葬於四郊之外謂之邦墓之地爲之圖
則圖其地形以待葬者而已正其位則昭穆也掌其

度數則多寡也使皆有私地域則族葬得以相容聽
其墓地之爭則族葬不至於相犯又帥其屬而巡墓
屬且居中以守之使民之子孫皆得以盡追遠之情
則本俗之教成矣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
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
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
喪令之趣其事

王者之於諸侯羣臣何其恩之至義之盡也其死也
冢人爲之掌其兆域之制職喪爲之掌其喪紀之事

是以五服有式殯歛祔葬祭皆有常禮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故曰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以禮拜命也凡公有司之所共者此謂在鄉則鄉之有司共其物在國則國之有司共其物各有定制不待王命者則職喪以其制令之趣其喪事戒緩也則凶禮達乎上下矣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成者成其行之虧者也均者均其習之偏者也五帝即此以名學成周因之以爲教國子弟之灋其義一而已蓋國之子弟安於富貴易以驕侈一誘於物良心或喪則成均之教尤不可緩然成周之教國子弟必命之大司樂者以樂之人人也易感人也深使斯人鼓舞於其中血氣和平志慮純一非辟不作動與理會此大司樂之職所以專掌成均之灋也其灋令弗可攷矣有虞氏之世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則猶可想見其一二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即所以爲成均之義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即於瞽司聲樂之義故大司樂言掌成均之灋則於規程之中而寓性命之理是乃所以勉其爲成均者又所以爲成均之教今大司樂言掌成均之灋則於

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先王之待有道者有德者何其至也生則任大司樂成均之教死則祭之而名以樂祖是名也非特以爲教者之報亦所以爲學者之勸益天下之有功者必有祭皆所以示不忘本之義田則祭田祖牧則祭先牧使夫人之爲耕爲牧者知其本之所自則莫不相率而樂趨於事況於行國子弟之教者乎其謂之樂祖也固宜然必祭之於瞽宗者何也瞽宗殷學也鄭氏謂學禮樂於殷之學而當時命名之始則有取於瞽司聲樂之義故大司樂之教有所謂樂德有所

謂樂語有所謂樂舞凡道德之所教者聲樂之本眾
瞽之所習者聲樂之文必能爲眾瞽之所宗然後可
以行道德之教此祭於瞽宗之意也大胥曰春入學
舍菜合舞入學則瞽宗之學舍菜則樂祖之祭合舞
則合國子弟之教職之相聯者如此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
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
濩大武
樂樂也出於性分者爲樂德形於聲音者爲樂語見
於發揚蹈厲者爲樂舞先王以六舞動其容以六語

宣其情二者實相關而六德何與焉曰是乃所以見
先王教國子之本也夫德一而已喜怒哀樂未發謂
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即其中和而體之以至誠謂
之祇即其至誠而達之於日用常行謂之庸庸用也
無不通之謂也由是推之於事親從兄之際謂之孝
友此古聖賢君子踐履之實行而大司樂乃以爲教
國子之樂德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是也樂之生而至於烏可已則舉天下之事事物物
何者非吾反身而樂之理先王爲是之故又教之以

樂語樂語者非若後世所謂樂章等語使學者尋行
數墨以爲傳授之習要皆樂德之所寓者也興即詩
之托興者道即詩之陳古者諷即微言以動其心者
誦即曼奏而申其意者言即句剖以明其訓者語即
講析以示其意者此六者使之涵泳浸漬自然感發
而中和祇庸孝友之念有不可禦者正與后夔典樂
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同意然教之以
樂語而不合之以樂舞則亦何以見其爲樂之至雲
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無非所以形容帝
王之盛德發暢天地之和氣而措生人於理故大司

樂以爲國子之教大胥又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周
人以樂德之全者望國子也以六德爲樂之本以樂
語樂舞爲六德之用則中和祇庸孝友之教成矣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太極函三爲一至和之本也播爲十二辰則爲十二
律陽聲之所合者凡六謂之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是已陰聲之所合者凡六謂之六同大
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是已五聲宮商角徵羽
也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數者備而後合以六

代之樂舞是樂舞所以宣五聲節八音而十二律之所由辨也且六代之樂惟舞爲可攷祖考來格則幽足以致鬼神示羣后德邇則明足以和邦國庶尹允諧則內足以諧萬民虞賓在位則外足以安賓客三苗來格則遠足以悅遠人鳥獸蹌蹌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則微足以作動物是數者皆不出吾至和之化況於六代之樂兼舉而用之乎自其分樂者觀之則見其爲致鬼神示自其一變至六變者觀之則見其爲作動物致鬼神示者所以言其始作動物者所以言其終舉始終以包其中則邦國萬民賓客遠人可

以類推矣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大蔟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者磬紹也言舞之繼堯而能紹其道也故大磬之樂起於姑洗之辰而應以南呂之酉以舞之樂望夏以祭山川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者夏大也言禹之治水而能大中國也故大夏之樂起於蕤賓之午而應以函鍾之未以禹之奠高山大川而懷襄昏墊之患始息以祀山川亦其類也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濩養也言成湯弔伐而養天下也故大濩之樂起於夷則之申而應以小呂之巳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蓋主乎姜嫄而先后與

焉謂子孫之養皆原於此亦其類也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者武功也言武王偃武而卒其

武功也故大武之樂起於無射之戌而應以夾鍾之卯以享先祖而序於先妣之下蓋主乎后稷而先公與焉謂王業之大實基於此亦其類也言六律則以左旋爲序言六同則以右轉爲序言六舞則以歷代之先後爲序奏若儀禮之所謂笙也歌若儀禮之所謂歌也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義見太師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冬十二月奏六代之樂行大蜡之禮其神以日月星辰爲主而四方百物之神與焉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以羽物爲虛故也贏物比羽物爲重山林比川澤爲實致之稍難故俟乎再變鱗物又重於贏物邱陵又實於山林致之亦難故俟乎三變毛物又重於鱗物墳衍又實於丘陵致之亦難故俟乎四變介物又重於毛物土示又實於墳衍致之亦難故俟乎五變若象物則麟鳳龜龍之有象於天者及在天之神皆遠人而尊致之爲尤難故獨俟乎六變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下經樂成則告備是已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圜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邱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凡樂者有樂之本有樂之用有樂之變何謂樂之本

天宮以圜鍾者卯也其次爲房心其象爲明堂是天位也故天位乎東而祀天神用寅卯辰之律太簇圜鍾姑洗是已然其本統則兼取北方之律而以黃鍾爲角人宮以黃鍾者子也其次爲虛危其象宗廟是人位也故人位乎北而享人鬼用亥子丑之律應鍾黃鍾大呂是已然其本統則兼取東方之律而以太簇爲徵若夫地宮以函鍾者未也在東井與鬼之外爲天之社是謂地示乃地位也地靜而不變以生爲本故以相生爲用如函鍾生於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是祭地示之樂獨以上下相生爲義

而非若天神人鬼之主乎動此所謂樂之本一也何謂樂之用祀天神者以靈鼓靈鼗作之於始然後以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間歌於堂上又以黃帝氏雲門之舞節樂於堂下蓋以靈爲天之陽聲雲門象天之施圜邱象天之形於冬日至奏之則一陽始生皆取象天之義祭地示者以靈鼓靈鼗作之於始然後以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間歌於堂上又以唐堯氏咸池之舞節樂於堂下蓋以靈爲地之陰德咸池象地之澤方邱象地之形於夏日至奏之則一陰始生皆取象地之義享人鬼者以路鼓路鼗作之於始然

後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間歌於堂上又以禹九德之歌舜九磬之舞節樂於堂下蓋以路爲人道之大九磬九德則言后稷基於舜禹之世而奏之於宗廟者所以象王業之始所謂樂之用二也何謂樂之變先王制律通乎十二月之氣本乎十二辰之位自子至巳爲陽律故凡陽數所起至少陰之申而止自午至亥爲陰律故凡陰數所起至少陽之寅而止圜鍾在卯大元卯數六是由卯之四陽凡六辰而止於申之少陰若樂六變則圜鍾爲宮之數其變已極是以人鬼之樂而已故尊者用遠代之樂卑者用近代之樂大司樂乃以大磬大夏用之於四望山川則卑者反序

周禮總義 卷三之二 春官 三三

二陰凡八辰而止於寅之少陽若樂八變則函鍾爲宮之數其變已極是以地示可得而禮黃鍾在子大元子數九是由子之一陽凡九辰而亦止於中之少陰若樂九變則黃鍾爲宮之數其變已極是以人鬼可得而禮所謂樂之變三也三者舉而樂之始終備矣　大司樂之職有求神之樂有薦神之樂有用一代之樂有用六代之樂當作四節看不可以不辨大合樂以下爲一節謂大祭祀薦神之時爲言也自分樂而序之以下爲一節謂四方百物之小祭祀爲言也自此經凡樂以下爲一節謂大祭祀求神之時爲

於前以大護大武用之於先妣先祖則尊者反序於後燔大祭祀以天神地示爲主四望山川則從天地之類先妣先祖則別序於宗廟之列亦猶大宗伯之言吉禮而宗廟之六享繼於祭禮三等祀禮三等之後也至於分樂之序則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祭地示與求神之樂大同而小異其言大護以祀先妣大武以祀先祖則與九磬九德之用於宗廟不同何也天地有一定之體故其樂不容於或異人鬼則有宗廟有祧廟祭瀆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宗廟則七廟也先妣先祖

則廟與祧皆與也絃其樂之所以不同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昭夏師出入則令奏肆夏凡祭前之夕謂之宿宿縣則祭前之夕縣樂於筍簴也以聲展之則十二聲皆以調其器也三夏樂章也其文不傳而其名見於鍾師或以意推之謂王言其大出入同義及射令奏騶虞者先儒以騶虞爲義獸非矣考之月令則田獵而七騶咸駕大司馬之冬狩而虞人萊所田之野是騶虞者射義所謂樂官備是已觀其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此所以爲騶虞之仁仁如騶虞而王道成此所以爲天子之射節詔諸侯以弓矢舞者按大射以諸侯爲六耦命三耦取弓矢於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大饗者賓客之饗禮也饗禮行於廟中則禮欲盡其稱是待賓客以祭祀之禮而不能盡如祭祀之禮也且祭祀以牲爲重所謂入牲者其牽牲歟當是之時君執紼卿大夫從夫人薦涗水宗婦執盎從而大司樂爲之奏昭夏之樂若大饗則有司共牲之後即殺牲於廟門外禮欲其稱而已雖無入牲之禮而其他禮祼獻之節皆如祭祀酌其同異而行之以稱亦所以盡其誠也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大射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將祭擇士而射於西膠之虞庠者也王出入令奏王夏者與上經祭祀之出入同義及射令奏騶虞者先儒以騶虞爲義獸非矣考之月令則田獵而七騶咸駕大司馬之冬狩而虞人萊所田之野是騶虞者射義所謂樂官備是已觀其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此所以爲騶虞之仁仁如騶虞而王道成此所以爲天子之射節詔諸侯以弓矢舞者按大射以諸侯爲六耦命三耦取弓矢於

大三鼎皆次第執弓授矢當西階升降以爲舞節皆所以致敬於君者也然則舞其射禮之盛者歟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

玉藻曰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其大食而少牢其常食歟常食以樂宥之見於膳夫之一宥而已大食則三宥以樂皆令奏鍾鼓則樂之節也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凡師之出也宜於社造於祖各載其主以行及其有功則皆獻之以愷樂鄭氏以此爲奏獻捷於祖蓋以大司馬獻社而推之殊不知大司馬之執律秉鉞以

獻於社特先乎愷樂而已非主其樂者也大司樂樂官也凡社與祖之愷樂有以令其奏焉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侇異裁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戎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數者之變皆王者之憂以天下者也憂之日短則去樂憂之日長則弛縣或曰異裁或曰大災異則非常矣大則非小矣去樂弛縣亦稱其事變而已矣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逆順既形治亂判焉此所以禁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記有

之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是四者非聲之正故謂之淫故謂之過以其爲亂世之音故謂之慢以其爲亡國之音故謂之凶效之必然無可疑者

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王者事亡如事存故於大喪有明器之樂廞與也藏瘞也大司樂涖之敬其事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舞有小大大舞見於大司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

濩大武是已此樂師所教止於小舞小舞小學也而謂之國學之政者古者國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無非教也勺者周公告成大武之詩也播爲樂章以教國子也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也播爲樂章以教國子則有是六者之舞帗舞者謂析羽繒以爲舞飾也羽舞者謂析眾羽以爲舞飾也皇舞者謂五采爲羽以象鳳凰來儀者也旄舞者謂執旄牛之尾以象百獸率舞者也干舞兵舞也人舞手舞也此皆小舞然地官舞師之四舞而不及旄舞人舞者教其所當用者而已非國子之小舞也若舞師先教兵舞則以祭祀

大小爲先後樂師先教帗舞則以所教之序爲先後
以人舞非舞之正故列於數者之末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
行趨者接賓之儀環拜者賓拜之儀樂師於是教國子之樂儀欲君臣上下之無違於禮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是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齊僕曰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是王者有車出迎賓之禮亦因車之行趨而爲之歌肆夏采薺肆夏之樂其聲

舒以緩采薺之樂其聲數以疾此王者接賓之樂儀節卿大夫士五節正有合於射人之義如鄉射之五節發四矢則四節皆備此所以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孤卿大夫士五節也至於朝會諸侯於外朝之位與夫合諸侯於國門外方明壇之位則有環拜之禮其禮雖不詳見而賈氏於方明壇之位則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此禮之大者有禮必有樂必以鍾鼓節之作止之節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射所以觀德也歌詩所以節射也射人於天子言九節五正於諸侯言七節三正於卿大夫士言五節二正實射之正也此經言凡射則大射燕射皆可以此推之矣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濂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此雖言射節之義而不言射節之數其末篇引夫子之言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其射節之數乎蓋天子與諸侯及卿大夫士尊卑雖異而凡射皆發乘矢乘矢四矢也所謂聽則天子未射而先聽者五諸侯未射而先聽者三卿大夫士未射而先聽者一及其既射則每矢爲一節發四矢則四節皆備此所以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卿大夫士五節正有合於射人之義如鄉射之五物曰和曰容者聽也曰主皮曰和容曰興舞者射也未爲士者射節如此況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乎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鼓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樂有政有事序事則陳列之先後節奏之次第也樂政則聲音律呂六代樂舞之關於大政者也樂師以貳大司樂爲職故皆得以掌其序事治其樂政若言其職則大司樂掌大事之樂樂師掌小事之樂先儒

謂小事爲小祭祀然舞師言小祭祀不興舞而此下文言皐舞則非舞師所謂小祭祀者也謂大神大示大鬼之外則皆小事之樂也令奏鍾鼓嚴其始而已凡樂成者所奏一竟爲一成不特大神大示大鬼之樂爲然據大司樂所言則凡天神皆六成凡地示皆八成凡人鬼皆九成每一成則樂師皆爲之告其備皆有舞以節其樂詔瞽使來則賁其胥之精也名曰皐舞則眞其儀之緩也及祭將徹則帥學士而歌徹學士謂國子也歌徹雍以徹也令相則令眡瞭相瞽示之以其所當止也其始終樂節從容不迫如此饗食諸侯則奉賓猶承神其樂之儀亦可以類推

矣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燕射則王與羣臣燕而行射禮者也凡王燕射則大夫以下爲三耦所謂射夫是已弓矢舞之義見大司樂

樂出入令奏鍾鼓

大司樂職曰王出入令奏王夏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此三夏皆瞽所歌之詩有歌必有笙有笙必有舞如此之類皆樂之出入也令奏鍾鼓所以節之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大司樂言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言樂則歌在焉此言教愷歌特歌而已以凡軍大獻則小於王師大獻故也凡樂有倡則有和故樂師倡之而瞽矇和之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樂官謂大胥至司干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公卿大夫列於王朝者其子弟謂之國子以其眾言之則爲諸子學士樂師言帥學士而歌徹則帥國子之已致者此言學士之版則待國子之未致者版謂所籍之名數與其齒位未致者以此致之已致者以此合之

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先儒謂春入學者入學宮而學秋頒學者頒其才藝之高下一學字而分二義理或未然嘗以文王世子篇攷之當時之學有三上庠有虞氏之學也東序夏后氏之學也瞽宗殷學也瞽宗與上庠東序並列然當時學舞者在東序學書者在上庠學禮學樂者皆

在瞽宗此言合舞於入學之後合聲於頒學之後是知其爲瞽宗之學也蓋瞽宗見於大司樂有所謂成均之瀘又有所謂樂祖之祭皆所以爲禮樂之教春入學舍采者卽入瞽宗之學而舍采於樂祖秋頒學者卽以成均之瀘而頒之於瞽宗之學入學舍采而後合舞頒學而後合聲者春爲木木主貌故合舞頒學秋爲金金主言故合聲鄭氏謂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其說是已然文王世子篇又曰春誦夏弦鄭氏以誦爲歌弦爲絲陽用事則學之以聲是春未嘗不學聲也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鄭氏謂干戈武舞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文舞用安靜之時學之是秋未嘗不學舞也此言合舞於春而合聲於秋何也合舞者大合舞也與平日之學舞者異合聲者大合聲也與平日之學聲者異文王世子篇所言者主教國子也此所言者主合國子乎日之教者也茲其所以辨也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上經言合舞合聲則教之成者也此經則教之序也此經則教之成者也故言六樂之會所謂會者其列衆其變繁必先正其左右先後之位焉正其位則舞之行綴不可以無序故又爲之序其出入何謂序其出入黃帝堯舜禹湯之樂弗可詳矣姑以大武之樂言之武舞之位以象大司馬之四表大閱以四表爲卒伍出入坐作進退之節舞位亦然周都殷之西南殷都周之東北武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三步以見方者也再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薄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四成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三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至二表矣此復亂以飾歸者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則復初表以此樂終而德也三成而南則出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而後可以分治分治而後可以復綴分治係於臣故散而爲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爲一此樂記言復綴以崇而繼之以騷伐者又本其始也周人武舞之位出入如此其兼用黃帝堯舜禹湯之樂舞則亦可以此而類推焉此樂官則比敘其所教之人以攷其藝之精粗展樂器則展視其所用之器而審其聲之完否人與器俱善則樂舞可知矣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觸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

其怠慢者
學士卽大胥在版之國子也大胥以學士之版致諸子及其教之興舞則又以鼓徵學士凡以贊大胥而已蓋學士之未至者令之比則比敘其人觵與撻則嚴敕其事詩曰兕觥其求則觥者罰罰也書曰撻以記之則撻者扑罰也閭胥掌比觵撻罰之事正與此同意蓋比之而不敬然後有所謂觵觵之而怠慢然後有所謂撻三者之灌相因而用焉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

凡鼓鎛鍾磬皆有縣下經言凡縣鍾磬則以鍾磬爲主此梓人所以有鍾虡磬虡之制也王宮縣則謂四面之縣以象宮室之四圍諸侯軒縣則去其一面爲三面是闕其南面矣卿大夫判縣則又去其一面爲兩面是幷去其北面矣士特縣則非西卽東一面而已矣按諸侯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是阼階西階其位皆北其面在南者無縣也然又曰建一鼓在西階之東南面何耶說者謂諸侯與其臣大射其縣三面所謂南面特

鼓而已鍾磬則無縣焉知此則知大夫判縣士特縣皆無南面所以尊天子也辨其聲則鍾磬鼓鎛不一必待辨而後正

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堵如宮墻之堵肆如牲體之肆此言凡縣鍾磬則其文非連上經之樂縣矣鄭氏謂縣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鍾一虡磬一虡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其言諸侯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則是十六枚在一

虡何以謂之半士有磬無鍾則又何爲聲樂之和其數既差不盡與古合要所謂半天子之卿大夫士則可據也昔鄭賈侯歌鍾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也者謂其半天子之卿大夫而合於古之禮也此可以見半爲堵全爲肆之義蓋天子宮縣每面鍾磬各十六枚則四面各六十四枚諸侯以下降殺焉諸侯三面則鍾磬各四十八枚卿大夫兩面則鍾磬各三十二枚士一面則鍾磬各有十六枚雖尊卑多寡不同而每面皆各十六枚故謂之肆若諸侯之卿大夫判縣則每面鍾磬各

八枚兩面共鍾磬各十有六士特縣則各八枚而已
惟其得每面之半故謂之堵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理也益日月
所會在天爲十有二舍在地爲十有二辰而律同生
焉所以言陰陽之合冬至之節日月會於星紀其位
在丑氣合於子子所以爲黃鍾大寒之節日月會於玄
枵其位在子氣合於丑丑所以爲大呂雨水之節日月
會於娵訾其位在亥氣合於寅寅所以爲太簇春分之
節日月會於降婁其位在戌氣合於卯卯所以爲夾鍾
穀雨之節日月會於大梁其位在酉氣合於辰辰所以
爲姑洗小滿之節日月會於實沈其位在申氣合於
巳巳所以爲仲呂夏至之節日月會於鶉首其位在未
氣合於午午所以爲蕤賓大暑之節日月會於鶉火其
位在午氣合於未未所以爲函鍾處暑之節日月會於
鶉尾其位在巳氣合於申申所以爲夷則秋分之節日
月會於壽星其位在辰氣合於酉酉所以爲南呂霜降
之節日月會於大火其位在卯氣合於戌戌所以爲無
射小雪之節日月會於析木其位在寅氣合於亥所
以爲應鍾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
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會而爲天地自然
之合合陰陽之聲其本諸此乎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
絲木匏竹

上經言六律六同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以合
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十有二律也十有二律各具
五聲而五聲實本於黃鍾黃鍾爲宮其管九寸九之
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而去其一故下生徵而其數
五十四又三分徵而益其一故上生商而其數七十
二又三分商而去其一故下生羽而其數四十八又
三分羽而益其一故上生角而其數六十四多而濁
者大少而清者細故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
於角角之聲清於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皆文
之以五聲然五聲寓於八音而八音實值乎八卦金
鍾也屬乎兌石磬也屬乎乾土塤也屬乎坤革鼓也
屬乎坎絲琴瑟也屬乎離木柷敔也屬乎巽匏笙簧
也屬乎艮竹簫管也屬乎震金石土爲陰陰道推其
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爲陽陽順序其所
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居陰陽之正是以先革

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音五聲八音間奏迭興而
樂成焉要其所本則聲音皆出於十有二律者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

詩之大序曰詩有六義焉以六義求詩則不必專指
闕雎以下謂之風不必專指鹿鳴以下謂之小雅不
必專指文王以下謂之大雅亦不必專指清廟以下
謂之三頌蓋風者風也其風肆好見於嵓高穆如清
風見於烝民則雅頌亦風也雅者正也頌者美也緝
衣所好巷伯所惡未嘗不陳其正理于嗟麟兮于嗟

騶虞未嘗不美其盛德則風亦雅頌也賦者誦述其
事若甘棠言召伯所茇之類比者因物取類若狼跋
言公孫碩膚之類興者因物寓意若淇奧言綠竹猗
猗之類是賦比興固以義而取而風雅頌亦互見其
義不可以定體求也餘見簡章義　六詩之教鄭氏
以爲教瞽矇非也瞽矇賤工也知有六律之音而已
何知乎六德之本必待六德之成而使之明六詩之
義非教國子不可也何以知之以大司樂所言而知
之大司樂之職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是
六德之本出於大司樂所教而後大師播之於六律
之音則知大師之教六詩其爲國子而非瞽矇也明
矣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

先王作樂有堂上之辨堂上之樂必曰帥瞽登
歌者謂登歌清廟貴人聲也大師必令奏擊拊以導
之堂下之樂必曰下管播樂器者謂眾樂皆作而以
下管爲倡貴人氣也大師必令奏鼓朄以導之鄭氏
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然書言擊石拊石
則謂其有當大擊者有當小拊者此言令奏擊拊則

正所謂擊石拊石也鄭氏又謂鼓朄猶言擊朄然詩
言應朄縣鼓則鼓爲大朄爲小此言令奏鼓朄則令
奏大鼓與小朄也奏擊拊以導歌而後瞽者歌焉奏
鼓朄以導管而後樂器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導而
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也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射節謂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節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六律陽聲也六同陰聲也即陰陽以候其氣則葭灰
一動而八風從律以十二律應十二風而後可以察

天地之和太師以是而聽軍聲宜其吉凶應焉春秋
襄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
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古之人所以
望敵而知吉凶者用此道也且占軍旅之勝者無過
於天時太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則亦以同律之所
聽者可信不誣故爾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聲朦正焉

匶柩也考列先王之德行而誄之以言謂之謚

小師掌教鼓鼗鼓柷敔埙簫管絃歌

有堂上之樂有堂下之樂有上下兼用而不可闕者

弦歌用之於堂上者也鼓鼗鼓埙簫用之於堂下者也
柷敔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爲作止之節者也書曰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堂上之樂
者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用之以節堂下之樂
者也堂上言其聲堂下言其器而已若大師所言登
歌下管則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此不易之定制而小
師以弦歌列於埙簫之下者是小師所言者教樂之
序而大師所言者用樂之序也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
與廢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棘

此皆所以贊大師也大師言大祭祀瞽登歌擊拊
此復言之者謂登歌則瞽朦也擊拊則小師也大師
則令其奏而已大師言下管令奏鼓棘而此言下管
擊應鼓者擊應以道之又歌雍以徹之小師舉其詳
而大師總其要者也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六樂聲音者謂以六代之樂而文之以五聲播之以
八音者也五聲若大不踰宮細不踰羽之類八音若
升歌在上匏竹在下之類是之謂節然上下大小欲
其周旋而相應故曰和

瞽朦掌播鼗柷敔埙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瞽者無目朦非無目有蒙之者故曰瞽朦以其視之
不明則其聽必專故使之審聲國語所謂瞽朦修聲
是以掌播鼗柷敔埙簫管弦歌蓋小師教之而瞽朦
播之也諷誦詩者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大師教
之而瞽朦諷誦之也世奠繫者世即諸侯卿大夫之
世本奠繫即帝王之奠繫亦從而諷誦其書也鼓琴
瑟者專主諷誦而後鼓琴瑟以和之也九德即大禹
九功之德六詩即古者六義之詩瞽朦皆掌其歌以

役大師卽大師所謂瞽矇正焉是已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

眡視也視之明者爲瞭以瞽矇無所見故設三百人以扶工謂之眡瞭因使之掌樂故曰掌凡樂事播鼗者賛瞽矇也擊頌磬笙磬者或曰東方之磬曰笙取象乎物之生西方之磬曰頌取象乎物之成非也頌鏞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是應笙之磬也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是應鏞之磬也書曰笙鏞以間是已凡樂事相瞽者正周人設眡瞭

扶工之意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亦如之

大喪廞樂器戚也大旅亦如之者國有大故亦如大喪之致其戚也賓射皆奏其鍾鼓者所以節樂也蓋愷獻亦如之者雖喜樂戒懼之際未嘗無樂之節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硜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之中典同之言爲樂器以至和樂亦然由是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數卽多寡之數度卽長短之度得其數度則十有二律無非陰陽之中氣齊卽大小之齊量卽廣狹之量得其齊量則十有二聲無非陰陽之和聲以氣驗聲以聲審形

則樂無不善矣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縵樂

擊磬不言編者以磬無不編故不言編鍾言編則有不編者編鍾同於編磬故磬師擊之其不編者鍾師擊之縵如縵錦之縵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以其錯雜成文則知其爲雜聲之和樂者也燕樂卽房中之樂以房中爲燕閒之所如二南托后妃以風喻君子則知其爲房中之樂也二者皆有鍾磬故教眡瞭奏之凡祭祀奏縵樂亦取其和而已

鍾師掌金奏

此卽鍾師自擊不編之鍾凡作樂先擊鍾故曰金奏乃擊鍾以爲奏樂之節繼之以鍾鼓鼓金奏是其樂雖用樂未嘗無鼓鼓人亦曰以晉鼓鼓金奏故名官曰鍾師鼓特以金爲主故名官曰鍾師

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鍾師不擊鼓而云鼓者以見鼓鍾皆所以奏九夏故兼言之也九夏詩也堂上歌之堂下鍾應之鄭賂晉侯歌鍾二肆謂歌與鍾相應而已九夏者樂之大歌有九夏之樂以王出入奏肆夏以享元侯兩元侯或得以自相享若左氏傳所言晉侯享穆叔金奏肆夏郊特牲所言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皆僭禮者也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雖無所經見而杜子春曰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後鄭亦從其說或者漢爲近古典籍可攷也又曰賓醉而出奏陔夏者鄉飲酒鄉射燕射大射皆奏之陔言陔節之禮故兼言出入也此九夏者皆詩之篇名以肆夏而知之所謂晉侯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以類而言文王鹿鳴爲詩則肆夏之三亦詩也肆夏爲詩則九夏之奏亦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樊遏渠杜預援之則云樂曲名其二肆夏一名遏渠三昭夏一名渠擊鍾而奏此三夏曲蓋詩之載在樂章者爲曲其實一而已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燕樂謂之奏亦以鍾鼓奏之也且燕以示慈惠而祭禮主乎敬饗禮主乎肅祭祀饗食何以奏燕樂王與諸侯行饗食之禮若饗元侯則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等諸侯則升歌大雅合小雅饗同乎燕故謂之燕樂其禮在廟故與祭祀同其樂尤足以見先王之仁鬼神仁賓客也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凡射則大射賓射燕射也樂師皆言以騶虞貍首采蘋采蘩爲之節大師則帥鼓而歌射節鍾師乃掌此四詩之奏蓋歌則人聲也奏則鍾鼓也鍾師言奏而不言節以主其節者樂師也

凡祭祀與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鍾笙之樂鄭氏謂鍾聲相應之笙大射禮云樂人宿縣於阼階東其南笙鍾是鍾之與笙堂下之樂也蓋升歌在上鍾既應歌笙亦應鍾謂之鍾笙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見大司樂及眡瞭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鎛小鍾也與鍾師所擊不編之鍾皆有金奏掌金奏之鼓即古人所謂以晉鼓鼓金奏者也鎛師與鼓人聯職故云金奏之鼓又云祭祀饗食賓射皆鼓其金奏之形埙與管見小師篇如篪

奏之樂所謂軍大獻則鼓其愷樂者愷樂亦以晉鼓鼓金奏錞師則奏愷樂之金聲而已鼜者鼓鼓軍事是也鼜其聲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朠此奏所謂三鼜三鼜及守鼜皆鼓其金者也

鞮鞻師掌教鞮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東夷之樂曰鞮則鞮鞻師掌東夷之樂者也下經韎韐氏固掌四夷之樂矣而鞮鞻何獨先於東夷之樂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惟東南先服王化以基王業祭祀大饗帥其屬而舞鞮樂乃所以昭先王之德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旄人者執旄牛之尾以爲舞者也所掌者旄舞而所教者散樂夷樂蓋散樂者野人之舞夷樂者四夷之舞其用甚廣所以舞者至於衆寡無數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散樂夷樂咸在以燕樂示燕閒之意欲其樂之無所不備故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歈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如簫三孔主中聲而上下律呂歈籥持羽則爲羽籥之舞文舞也今攷成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則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則司干掌之固周人設官之定制然文王世子之篇曰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是籥師亦教干戈歟嘗攷之文舞未嘗無干故舜之格有苗而兼取乎干羽武舞未嘗無羽故詩之言萬舞而及于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知文舞之用干者干不勝羽也武舞之用羽者羽不勝干也二者雖兼用而各以其所尙者爲主此籥師之教國子所以專言舞羽歈籥祭祀賓

客饗食之時以鼓作之故曰鼓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籥章所掌者豳籥言王業之所自始者也蓋周自后稷以播種而封於邰至公劉君豳大王因之無非以農事開國及至於成王之世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謂之豳風凡以天時紀民事者皆所以著先公之風化而爲一代艱難之業此豳籥之掌所以專設籥章之職而何取乎土鼓記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

樂也或曰伊耆卽神農氏始敎民耕者也以土鼓應
豳籥示不忘本而已然民事之終始實關乎天時之
消長故必先之以迎寒逆暑逆如逆女之義自外而
入於內必我爲主謂陽常居大夏而主歲功故也迎
如迎賓之義自內而出於外以彼爲客謂陰常居大
冬時出而佐陽故也逆暑必於中春之晝迎寒必於
中秋之夜者中春爲歲陽之中晝爲日陽之中如是
而逆暑與堯典所謂日中星鳥寅賓出日同意中秋
爲歲陰之中夜爲宵陰之中如是而迎寒與堯典所
謂宵中星虛寅餞納日同意萬物生於土反於土則

土者物之終始也逆暑迎寒所以皆擊土鼓焉夫寒
暑有異氣春秋有異候而均取乎擊土鼓歙鼜詩
者皆以人心之和而召天時之和者也故民事之始
終係焉於此而祈年卽詩所謂春夏之祈於此而祭
蜡卽詩所謂秋冬之報然噫嘻於春夏則祈於上帝
此則祈於田祖而已豐年於秋冬則報於上帝此則
報以八蜡而已祈年雖主於田祖而所謂歙鼜雅擊
土鼓者乃在於樂田畯喜而後民得以耕耘順
民事之始者也祭蜡雖主於祭饗萬物而所謂歙鼜
頌擊土鼓者乃在於息老物老物息而後民得以室
處順民事之終者也土鼓之用一也而豳籥則有三
詩之異鄭氏皆以爲豳風七月之詩謂其詩八章殆
及公子同歸以上三章爲豳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以上四章爲豳雅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一章爲豳頌
詩所以導其氣雅所以作其情頌所以告其成三者
雖不同皆所以發達乎天地之和聲夫是以聲和而
氣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孰謂土鼓豳籥爲聲樂之
末哉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

鞮鞻者樂工所履之屨名官以鞮鞻而使之掌四夷
之樂言其際天所覆薄海內外凡有足所履無不至
也蓋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鬻之難
而東南獨先賓服故專設鞮鞻之職以掌東夷之樂
矣至武王克殷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而西旅貢獒肅
愼氏貢楛矢四夷左衽罔不臣妾於是始備四夷之
樂其樂名之見於孝經緯鉤命決者東夷之樂曰朝
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
曰侏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
所以昭先王服遠之功薦之宗廟之中亦所以彰聖

德之無不被也所謂與其聲歌祭祀則儛而歌之燕亦如之者主乎舞而已然鞮鞻於四夷之樂初未嘗舞也旄人掌舞夷樂而祭祀賓客舞其燕樂是旄人掌舞而鞮鞻氏之職乃以聲音節之而已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簴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簴

庸功也庸器即伐國所獲之寶器也明堂位所言崇鼎黈鼎之類是也且周自文王伐四國武王克殷之後所獲玉鎮大寶器藏之天府皆足以昭先王之功然天府藏之而典庸器復藏之者藏其器物之可以

備聲樂之飾者也樂器即梓人之筍簴所以縣鍾磬之屬橫曰筍植曰簴上設板謂之業亦所以明王者之業未有無其業而可以作樂者典庸器之所掌如此祭祀賓客出而陳之以示先王之道足以勝淫然後能俾而有之後世子孫德足以紹先然後能傳而守之其所以貽謀於後者遠矣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奏而藏之

司干掌舞器而不明其爲何器是所掌者干戈之舞而兼及羽籥之舞也干戈武舞也羽籥文舞也賈氏

大卜掌三兆之瀘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以艮爲首謂之連山言艮爲山如山之相連而不絕也殷得地統其易以坤爲首謂之歸藏言地勢坤萬物歸而藏乎其中也周得天統其易以乾爲首謂之周易言乾爲天天道變易而不可窮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是六十四卦非文王重之也易大傳十三卦言包羲氏之罔罟取諸離黃帝堯舜氏垂衣裳取諸乾坤此固經卦之名曰益曰噬嗑曰隨曰豫曰渙曰小過曰睽曰大過曰夬此卽重卦之名是知上古已有六十四卦之別矣但夏殷之易以七八不變者爲占周易以九六之變者爲占襄九年左氏傳所載東宮之筮遇艮之八八卽艮之六二爲隨杜氏以爲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是連山歸藏已有隨卦之義此夏殷六十四別之證也或曰宓戲氏畫八卦因而重之

掌三夢之瀘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有其別九十

夢者人之精神所感者也至人無夢謂其游心澹泊無所役於事若出而涉世則不能無夢高宗夢得說

文王夢臧丈人武王夢帝與九齡皆卽其所感者占之此大卜所以有三夢之遷曰致曰觭曰咸陟鄭氏謂未詳其義或以爲致者有所使而然思慮於形非出於自至故曰致夢角一俯一仰爲觭畫之俯仰與事相接夜形諸夢雖非出於思慮皆有所自而得故曰觭夢無心感物爲咸所謂陟者升也升則無所拘自然而然初無所自故曰咸陟此雖意解義或可據經卽占夢所謂歲時日月星辰也運卽歲時日月星辰之運也聖人卽經通十以占其常卽其別九十以占其變則吉凶應矣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彔三曰與四曰謀五曰畀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八命者命龜之辭賈氏謂凡命龜大夫以上有三十有二而況邦之大事故曰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者謂王師出征而卜其久速二曰彔者謂天象變動而卜其妖祥三曰與者事與人共而卜其成虧四曰謀者謀決於人而卜其得失五曰果者卜其行之果與否六曰至者卜所俟之至與否七曰雨者卜雩祈之雨與否八曰瘳者卜疾疢之瘳與否此所謂作龜之八命以龜占兆之可也而兼言三夢者占一而已簪人曰凡國之大事先簪而後卜則簪與卜而相應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則夢與卜而相參以此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而觀國家之吉凶此王者恐懼修省之誠以詔救政莫切於此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占龜之事凡六皆有輕重存焉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其事爲至重故眡其龜骨之高以示涖卜者然後以火灼之而親作其兆大祭祀亦重事次於大貞雖不作龜亦眡其龜骨之高以示涖卜者然後親命龜以所卜之事國大遷大師亦重事次於大祭祀雖不命龜亦親奠龜西面而正於卜位此大卜所以任其勞也凡旅非大旅爲之陳龜則輕於貞龜凡喪非大喪爲之命龜則輕於眡高命龜此大卜所以任其要也若凡小事用卜則屬之卜師以下大卜特涖之而已此其輕重之辨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鄭氏謂開龜者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有二十體此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金縢開籥見書是與鄭亦以爲疑辭方功義弓則云未聞嘗攷之有三兆之瀆有開龜之四兆以四兆爲開龜之瀆則龜之兆而已劉氏中義曰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其下甲中有直文者所以分左右與陰陽也橫有五文以分十二位者象五行與辰次也去其上下不可以爲兆可開鑿而燋以爲兆者上下各四故曰四兆焉曰方曰功曰義曰弓則自上及下此去古既遠難以指名其義要之下經言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

龜者是知其爲開龜之兆而非占兆之書明矣

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大卜於大貞大祭則眡其龜骨之高以示涖卜者於大事則任其勞也卜師則凡卜事皆任其勞焉揚火則熱灼之而作其龜之兆致其墨則墨之大而明者可以言吉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則辨開龜之四兆以授命龜者而詔相大卜以所命之事謂之則詔相之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獝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言六龜之屬各有名物以其非一也天龜俯地龜仰西龜左倪北龜右倪皆其首然也東龜前弇南龜後弇皆其甲然也爾雅曰俯曰靈仰曰繹前弇果後弇獝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以經推之俯者其形如天俯而向地有神降爲靈之義故天龜曰靈屬仰者其形如地仰而向天有始而續中之義故地龜曰繹屬前弇者前長而弇象東方發生有果於必爲之意故東龜曰果屬後弇者後長而弇象南方假大有獝而相較之義故南龜曰獝屬左倪者左有餘而向乎陰在北方爲順而言不若西方則於靈爲不類亦甚言其爲類也故西龜曰靈屬右倪者右有餘而向乎陽在北方爲順而言不若亦甚言其爲若也故北龜曰若屬辨其色謂玄黃青白赤黑也辨其體謂俯仰前後左右也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旋亦如之喪亦如之

凡物以陰而凝以陽而熙取龜用秋時欲其凝而堅攻龜用春時欲其熙而解六龜各有室色其物而各

入於龜室上春殺牲以釁乃所以神其龜之用先卜謂前期以卜奉龜以往待其卜也

鼈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燋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燋卽莊子所謂爝火之爝灼龜之木也契卽詩所謂爰契我龜之契開龜之鑿也二者皆所以待卜事之用凡爇爝必用明火者以鑽燧之火未足爲明日者純陽之精以夫遂取之明之至也爰者契之銳頭也以此爰契灶於燋火吹之使熾以授卜師遂役之以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故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籥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

龜有頌簭有故八卦卽上經三易之體八頌卽上經八命之頌八故卽上經下事之故以簭占頌以卦占之序此經言君占體而後及於色墨坼則尊卑之序

凡卜簭既事則繫辭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幣謂禮神之幣命謂龜之辭既事則書其辭於幣而繫之於龜以俟歲終則計其所占之中否而進退占人也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比六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三易之義已見大卜簭亦有九者之名鄭氏以義推之更謂簭遷都邑也咸謂簭眾心歡不也式謂簭制作法式也目謂簭事眾之要也易謂簭民眾所改易也比謂簭與民和比也祠謂簭牲與日也參謂簭御與右也環謂簭可致師否也亦或可據若改巫爲簭則非古者占簭謂之巫世本云巫咸作簭殷有巫咸

後世有神巫季咸皆祖其名奚以改爲哉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鄭氏謂當用卜者先筮之郎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蓋因曲禮所謂卜筮不相襲也然洪範言龜從筮從又言龜筮共違於人或先卜而後筮或筮不吉而後卜何也曰此箕子所陳之殷禮非周制也不然左氏所載晉獻公卜之不吉筮之吉公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以是推之不特筮之凶則止不卜筮雖吉而卜不吉亦不可從也聖人之心豈若後世邀福者爲哉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三 春官

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相擇也簭龜著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歲十二歲也時每歲之四時也天地之會謂建厥之所會辨陰陽之氣謂五行生死休王之氣又參之以日月所次及星辰所在此其爲占夢之據以此占六夢之吉凶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三 春官

夢之所形關乎天地陰陽之變此占夢所以有六夢之據正夢者平安自夢若高宗肅默思道而夢帝賚良弼是也噩夢者驚悸而夢若文王寢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者覺時思之而夢若孔子之夢周公是也寤夢者覺時道之而夢若狐突之夢太子申生是也喜夢者喜悅而夢若文帝夢黃頭郎推之上天是也懼夢者恐懼而夢若光武夢乘龍上天而心悸是也此六夢者唯正夢爲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之五者皆謂之變以日月星辰占之則吉凶可推矣

辰或謂知其入郢之期者以日月食於辰尾而推之也知其必入郢者以庚午之日始有謫其災在楚卽日月之變氣占之也又知其在六年者以辛亥爲水水數生於一而成於六故也又知其弗克者以午火庚金火勝金故也其入郢而夢見於晉者以晉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故也其說若近乎附會然皆以日食星辰而參諸天地之會陰陽之氣必成周占夢之遺灋其灋今亡矣尙可以此攷其大畧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
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殿疫
聘如聘女之聘迎而使來也贈如贈言之贈送之而
使往也二者皆禱禳之濮且一歲未嘗無夢何待於
季冬然後聘之耶季冬之時王者爲之行除舊
布新之政故占夢舉前日之吉夢聘而迎之以增益
其福祥又獻之於王王拜而受之以敬神之所貺又
舉前日之惡夢贈而送之以弭除其災殃且舍菜於
四方謂之舍萌則除其萌孽之始遂令方相氏始儺
殿疫始儺固所以迎和氣也殿疫亦所以送戾氣也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
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
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煇者日之光氣也日以光爲主是謂太陽陰邪侵之
則爲祲此眡祲占象所以有十煇之灋祲謂陰氣薄
於日而浸淫相侵也象謂陰氣附日而凝結成象也
鑴謂陰氣刺日如童子所佩之鑴也監謂陰氣抱
日如冠珥而佩璚也闇謂陰氣蔽日方晝而闇者也
瞢謂陰氣蒙蔽日光瞢然也彌謂陰氣貫日彌天不
竟也敘謂陰氣不常以敘而至也隮謂陰氣自下而
升於上也想謂陰氣無迹形似可想也以洪範五行
推之陽者君子而陰者小人陽者中國而陰者夷狄
妖祥禍福可以類求安宅則使之安其居敘降則敘
之而使降正歲行事而歲終弊其事則反禍爲福轉
妖爲祥盜不在茲乎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
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福祥一也永長也貞正也謂降年有永而得正命也
祈如祈天永命求如自求多福皆王者蘊誠明之德
接三才之奧然後大祝得以薦信於鬼神而有是六
祝之辭一曰順祝者謂天人和同納於大順也二曰
年祝者謂五氣時若常大有年也三曰吉祝者謂斂
時五福吉無不利也四曰化祝者謂化被六極以爲
和氣也五曰瑞祝者謂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形爲
上瑞也六曰筴祝者謂蠻筴不達於人是謂大同也
此六者皆大事故謂之大祝先鄭乃以小祝侯禳等
事以解六祝之義非也大祝所祝者六事之大故曰
以事鬼神示豈小祝侯禳等而已哉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
曰攻六曰說

六祝大事故因祭享祀而祝之此特爲六祈以祈之而已類則合其類而祭若類上帝是也造則卽造其所而祭若造於祖是也禳所以除栽變禳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是也禁所以禱水旱春秋祭禁是也攻則治去其害禬氏以攻說禬之是也說謂以辭責之庶氏以攻說禬之是也是六者蓋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曰同鬼神示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先鄭以辭爲辭令也通上下親疎遠近則皆以其用

於人者言之祠謂言辭之辭堯言之類是也命謂命令之辭說命之類是也誥謂誥戒之辭洛誥之類是也會謂會同之辭王會之類是也禱謂慶賀言福祥之辭張老之善頌善禱是也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之辭孔子卒哀公誄之是也上下以位言親疎以情言遠近以勢言辭以通之一而已矣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辨六號者謂易其常名以爲美稱尊天而曰昊天上帝是神號尊祖而曰皇祖伯某是謂鬼號尊地而曰后土地祇是謂示號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是謂牲號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稷曰明粢是謂齍號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是謂幣號是六者尊卑大小不等而同謂之號以其致美於牲齍幣乃所以致敬於鬼神示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周祭五曰共祭

先鄭謂周祭以上皆祭鬼神示之事振祭以下乃生人祭食之禮然生人祭食不應與鬼神同科天神人鬼地示已見大宗伯非大祝所辨劉氏中義皆以爲

皇尸祭食之濾其義或然蓋天子祭禮不存以諸侯之大夫少牢饋食之禮明之其一謂妥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菹徧擩於三豆祭於豆間故曰命祭其二謂上佐食取黍稷及切肺授尸尸受而同祭於豆間同祭以其衍多故曰衍祭其三謂次賓羞賓尸所謂兼祭以其衍多故曰衍祭其四謂佐食羊燔尸擩鹽以祭故曰炮祭其五謂凡牢幹魚腊髀肩皆擩鹽而祭之故曰周祭其六謂凡取牲以擩於醢振之擬祭弗奠故曰振祭其七謂刲肺以絕其本而祭曰絕祭而祭者曰擩祭其七謂刲肺以絕其本而祭曰絕祭大夫以下絕其八謂刲肺之大本而紾之以爲繚祭

而不繚以上繚而又絕曰繚祭其九謂凡尸之食祭
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尸也曰共祭已上九者
皆以饋食觀之則天子之禮可推矣

辨九擯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
吉擯六曰凶擯七曰奇擯八曰褒擯九曰肅擯以享右
祭祀

拜者上下交相敬之禮不特下之施於上亦有上之
施於下者其目凡九而皆有輕重之義荀卿曰平衡
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稽之爲義一也知喪
非至哀不稽顙則知禮非至尊不稽首書言稽首必

稽留也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避君也孟武伯曰非
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稽首寡君
懼矣是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
然考之於古君亦有稽首於其臣者書稱太甲之於
伊尹成王之於周公是也大夫士亦有稽首於非其
君者儀禮君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
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君稽首
於其臣者尊師道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
人也其次則頓首許謹曰頓下首也首頓於手而已

春秋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
則敵以下用之非施於尊者之禮空首者鄭氏謂頭

至於手恐非其義正謂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振動
者鄭氏引王動色變爲義恐非所以爲振動之拜正
謂以首叩地施於事變之不常者而已吉拜謂暮以
下之喪者拜而後稽顙凶拜謂三年之喪者稽顙而
後拜蓋拜則致敬於人者也稽顙則致哀於己者也
拜而後稽顙乎其順也以其先致敬故也稽顙而
後拜頎乎其至也以其先致哀故也少儀曰三年之
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此吉拜凶拜之辨

奇拜一拜也儀禮鄉飲射聘禮士相見禮凡禮之殷
者皆一拜是也褒拜再拜也鄭氏謂褒讀爲報拜神
與尸之享獻則有再拜之禮是也肅拜者俯其首而
肅之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爲喪主則不
手拜不手拜者謂婦人於夫與長子之喪當稽顙餘
喪則手至於地肅拜手不至於地俯其首而已是九
者始於朝聘燕饗達於昏冠喪祭皆人情交際之禮
而必曰以享右祭祀者何也享謂朝踐獻尸之類右
謂侑食勸尸之類祭祀謂祀天神祭地示之類古人
之禮惟無愧於神祇祖考而後其禮四達於天下九

拜以享右祭祀爲主則其施於上下者可推矣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贊令皐舞相尸禮既祭令徹

大祝之六祝六號用於大禋祀肆享祭示禮也然必執明水火者取其清明之至可以薦其誠而已因其薦誠復使之奉隋釁焉隋謂尸祭之餘釁謂薦血之事二者以誠爲主故亦取乎明水火之用先儒以隋釁在逆尸之前既未逆牲安得有薦血之事遂謂凡血祭曰釁謂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且小祝於大祭祀

逆盎盛逆尸沃尸盥贊隋徹奠無非所以佐大祝者豈有小祝施於大祭祀而大祝乃施於血祭等禮乎是知隋釁繼號祝之文而迎牲迎尸以後方言祭祀之禮逆牲則奏昭夏之所逆逆者逆尸則奏肆夏之所逆者皆令奏鍾鼓以爲聲歌之節來贊令皐舞則樂師爲之大祝來而令之相尸禮則贊其出入坐作之儀祭訖則爲之令其徹是數者見於祝號之後亦所以著其誠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灌尸相飯贊斂徹奠言旬八讀禱祠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哉彌祀社稷禱祠

肆陳也灌浴也相飯謂含也贊斂徹奠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贊令皐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奠也既殯之後爲禱辭與旬人故言旬人讀禱也祠謂卒哭後祠祭祖廟練謂小祥練祭祥謂大祥除衰杖皆國事也故掌之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禡辜反行舍奠

日宜日造日類祭之名也日有事日用事祭之事也宜于社造于祖則在國內之禮設軍社類上帝則在國外之禮國將有事于四望則軍行所過山川之禮

及軍歸獻于社則王師有功愷獻之禮前祝前羣祝也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以王之會諸侯於國外故也反行舍奠則告至而已大師先社而後祖大會同先廟而後社軍禮實禮各有所主也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須祭號于邦國都鄙

此皆所以贊大宗伯也大宗伯言告后土而已大祝辨牲幣之號則爲之用牲幣大宗伯言須祀而已大祝辨鬼神示之號則爲之禁督逆祀命者蓋邦國都

鄙之祀皆命之於天子命而弗祀與非所命而祀者皆謂之逆是以當祀者在所禁所督弗當祀者在所禁所謂殃祭號者如此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

大祝所掌者大祭祀之祝號小祝所掌者小祭祀侯禳禱祠之祝號侯所以侯迎善祥也禳所以却彌殃氣也禱則先事而求之也祠則後事而報之也皆所以祈福祥故以福祥爲先其次則順豐年謂順民心以祈來歲之豐其次則逆時雨欲其無常雨之患又其次則彌災兵以見無心於用兵又其次則遠辠疾以見有心以恤百姓此六者小祝掌其祝號而已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

小祝所以佐大祝大祝逆牲而小祝逆齍盛者齍盛輕于牲者也大祝逆尸而小祝亦逆尸而復言送者送迎詳於逆者也大祝相尸禮而小祝沃尸盥者沃盥小於相禮者也以至贊隋贊徹贊奠皆所以佐大

大喪贊瀹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齍之奠分禱五祀

贊瀹者大祝以肆鬲瀹尸而小祝贊之也設煎熬置銘道奠分禱則小祝專焉

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

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此小祝掌號祝又掌釁祈之事也寇戎之事則保郊保其神壇之在郊者祀於社則社在國之右無所事保祀之而已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大祝掌其大事小祝掌其小事皆祝號之事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啟及朝御匱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

曰勸謂執黼居匱前以勸率六引也防謂執披居旁以防其傾側也又役人辟除其塗則令啟棺蓋也又昧爽載匱至廟則居前以御匱也又及祖廟設祖祭之禮加帷荒以飾棺乃移所載匱車於庭中遂爲之御六引也又祖廟大奠之後則御匱出宮至於外則鄉遂師代之也又至壙說載除飾便於窆也小喪謂王后及世子以下之喪亦如其殯葬次第喪祭謂虞

祭既葬則以虞易奠皆有祝號焉

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王弔則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勝國邑之社稷者周勝於商取其社而祭之亳社是也卿大夫之喪則禮有降殺勸防之事皆掌之而兼其斂事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餧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禰牲禰馬皆掌其祝號

四時之田大司馬行之設禡祭於所表之地曰表貉然後以盟詛輔之故以盟詛而載之辭則曰載辭使人用之而有先後之序則曰斂國之信用行之邦國則又有以信其約故曰質邦國之剂信由中出盟詛何惡焉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匶主及道布及葅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司巫爲羣巫之長故掌羣巫之政令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所以爲旱祭也大裁則帥女巫而造巫恒作常道以彌災患也祭祀共匶主及道布及葅館者匶

以藏木主道布爲神巾葛以茅爲葛而藉也館承茅之器也凡祭祀守瘞謂祭地示則守瘞坎以待埋牲玉也凡喪事掌巫降之禮以人之精神陟於天巫爲之降其神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巫所以佐祝也祝有祀禮有衍祭之禮男巫掌望祀望衍則又爲望其方而降之謂求其神於誕謾慌惚之中而亦皆有號焉詛祝又授之以神號冬堂贈謂歲終則設祭於堂以贈送鬼神之爲不祥者無方則

惟巫之所至無算則惟巫之所用此序官所以言男巫無數蓋巫雖不可必而亦先王不廢也送之於冬而招之於春以春陽之來則吉祥可招邪祟可弭疾病除矣王弔則與祝前義見詛祝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裁則歌哭而請

祓拔除邪氣也釁浴則浴去其汙穢也旱暵舞雩陽以助陰氣也王后弔則與祝前亢而陰不足女巫所以助之灪去其汙穢也旱暵舞雩陽以助陰氣也王后弔則與祝前與天官女祝前后如王之禮也大裁歌哭而請則祈哀是矣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歧焉不信者刑之

成周有五史皆所以記載策書之事以其命數考之則內史中大夫太史下大夫外史上士小史及御史皆中士是則內史尊於太史外史尊於小史御史矣然五史之中惟太史兼官所掌與大宰畧同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又以八灋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皆所謂建也其終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謂建之而後待之也雖小宰司會中大夫以其各有司存特掌典灋則

之貳以逆其治今以下大夫之太史與小宰司會同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且六典八灋八則乃與大宰同謂之建何也蓋太史日官也左氏傳曰日官居卿以底日是太史雖下大夫而所居實卿之職此其權在司官爲甚重是以與大宰同建六典八灋八則之灋不特建之而已凡邦國都鄙官府之辨灋者皆可於此乎攷攷之而是非審然後參之大宰以待廢置誅賞之用其有不信而亂吾灋者卽以司約之灋而刑之然則太史一官豈記載策書而已哉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

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濫不信者刑之
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藏司約之所登
者也司約職曰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
圖大亂則六官辟藏是司約以其約劑登於六官又
以其副登於太史而爲六官之貳其六官之所登者
亦以此貳書參攷之其或亂吾約劑則姦僞必至於
滋起鬧鬧也鬧其所藏之異濫而證之也不信者刑
之與上經同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閭
閈詔王居門終月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三 春官 壹
太史一職初非占算推步之事以下文抱天時者觀
之則知所謂正歲年頒告朔詔閭月者亦授時之曆
濩也歲謂歲星所次周一舂而數之年謂禾一秀之
時不待一舂之周年如堯典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歲如堯典所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正其歲之序則如冢宰制國用於歲
杪與夫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凡此之類無非正
歲以序事正其年之序則如冢宰視年之豐耗與夫
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濩凡此之類無非正年以序
事以是頒之於官府及都鄙則王畿之內凡所序事
無非奉太史所正之歲年而行之也至於六服邦國
凡以歲年序者亦無非天子之曆而天子之頒曆於
諸侯者以告朔爲重爲諸侯者受於天子藏於祖廟
每月吉日則朝服而朝受而行之玉藻曰諸侯皮弁
聽朔其重如此如春秋於不視朔則書之以爲戒夫
子於告朔之餼羊則不去以存禮此頒告朔於邦國
王政之所當急者也若夫王者在上正朔之所從出
而每月視朔亦聽政於堂蓋王宮之中有五室十二
堂四門春居於青陽夏居於明堂秋居於總章冬居
於玄堂以至左个右个之類每月各有常所閏月無
周禮總義 卷三之三 春官 壹
所居則居於每月所居之門玉藻所謂閏月闔門左
扉居其中以此詔王且終其月則王者念慮以誠其
本無時而或怠此閏月詔王居門終月亦君道之所
當先者也上而天子下而邦國都鄙官府無非以奉
時承天爲職故於正歲年而言序事則知官府都鄙
以敬民爲主於頒朔而言告朔則知邦國以敬王爲
主於詔王居門而言終月則知王者以敬天爲主蒸
則太史所掌占算推步云乎哉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
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大祭祀之禮有所謂羣執事有所謂執事此言與執事卜日則卜日之執事而已大宰大宗伯則涖卜之執事所謂大夫占色是已大卜卜師占人等則卜龜之執事所謂大夫占坼是已太史以下大夫爲春官之屬不敢言帥而言與者史與之占墨故也若夫六官以下皆有事於祭祀則謂之羣執事祭之日羣執事大遷國抱瀍以前大喪執瀍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事之位亦不一矣而亦皆見於禮書之所載太史執書以辨其位故曰次位常辨事者卽此書而考焉不信者以官刑誅之則羣執事之於禮也肅矣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曰執書以詔王太史掌書於大祭祀之時則羣執事咸與焉故於書謂之讀大會同朝覲不言讀以書協禮事而已蓋司儀之職有諸侯見王之禮有王待五等諸侯之禮有待五等諸侯之臣之禮以書協禮事則欲其無一之不合於禮至於廟中將幣之日則大行人有諸侯三享之禮又有王者祼昨饗食之禮其小大隆殺亦不同以書詔王而行之君臣之間各謹於禮而已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趨吉避凶之書也方時之出也巫有巫環之簪環人以爲致師之舉

孟子所謂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是已

時與大師同車蓋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是又與天時之吉凶相參焉此師之所以無不勝也

義見大師環人之職

大遷國抱瀍以前大喪執瀍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大遷國抱瀍以前者司空營國之瀍也大喪執瀍以涖勸防者六引六綍之瀍也遣之日讀誄者誄以累其行也小喪君爲之制謚則賜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瀍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瀍者掌其小事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小史掌邦國之志志邦國之繫世者也如魯衛出於周公康叔之類王朝皆有繫世之書小史奠之定其本繫之所出與夫世數之遠近雖其世數綿遠遷廟當毀而其世序亦不可亂故又以王朝之書而辨其昭穆若王朝有事如賓祭之類則小史必詔王之忌諱忌謂先王終日諱謂先王之名詔王於行禮之時使之知所避焉是數者小史得以專之而亦有不可

專者大祭祀則大史總其要故所讀者禮之書小史舉其詳故所讀者禮之濂小史雖以濂而嚴祭祀之戒令史官之屬亦以書而敘昭穆之俎簋以至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凡國事之用禮濂者小史皆以其事之大者佐大史而以其事之小者專於已若小喪賜謚亦大史之職也故爲之讀誄茲又小大相承之義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曰相謂歲月日星辰之有相可覩者也馮之以占步

則謂之馮相馮相與保章均謂之氏曰保章志星辰日月之變馮相會天位之常天象難知必世守其濂故名官曰氏馮相氏之所掌參之堯典正羲和四子之職羲和之命本於曆象曰月星辰敬授人時馮相氏相辨其敘事以會歲月日星辰之位其實一而已歲謂大歲左行於地凡歷十二舍而爲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爲斗柄所指之月凡歷十二朔而爲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自子丑至戌亥爲十二辰之位自甲乙至壬癸爲十日之位自角亢至翼軫爲二十八星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敘辨其敘事

而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所應乎此保
章氏所以言十有二歲之相相謂有相可覩者也其相有
贏縮量角之變而妖祥應焉豈大歲可以竝言哉

二十八星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斗二十六四分之一牛
八女十二虛十危十六室十六壁十西方八十度奎十六
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南方百十二度
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東方
七十五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漢志斗二十六
不載四分度之一危十七壁九晉志斗二十六分四百
之分野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丑爲星紀吳越之分野

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 唐六典

沈氏曰二十八宿謂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爲宿
前世測候多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觜止
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不當度是不當用爲宿次
自是渾儀度距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
道爲準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
數與赤道不等卽須以當度星爲宿唯虛宿末有奇數
自是日之餘分歷家取以爲斗分者也餘宿則不然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上經言天位此則因天位之會而後可以致日月蓋
漢志

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於冬夏致月必於春秋者何也天度一月易一時易一方以牽牛東井運於四方者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爲天度之中爾餘見大司徒土圭義天文錄曰冬至之日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弱故晝長夜短夏至之日日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夜行地下一百四十一度强故晝短春秋分之日日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皆一百八十二度半强晝夜長短同郤子曰天行所以爲晝夜日行所以爲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也天一周而超一度應日之行也春酉正夏午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而吉凶驗焉因而保之所以名官曰保章氏志記也志日月星辰之變動而獨言掌天星者步占之濮以星爲主謂之星曆星謂五星也

昭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釋者以顓頊之墟爲玄枵此玄枵爲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以爲歲在星紀此星紀爲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實沈爲參神此實沈爲晉之分星而幷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土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爲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此嫗訾爲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襄二十

八年春無冰梓愼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蛇乘龍龍宋鄭之星此皆星爲鄭之分星而亦豫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爲楚之分星而荆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謂之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爲燕此析木爲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爲其國之分星所占裁祥其應不差然亦有可疑者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分野蓋指鶉火爲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當洛陽之東周何也周平王以豐岐之地賜秦襄公而其分星乃謂之鶉首又何也如燕在北而配以東

方之析木魯在東而配以西方之降婁秦居西北而鶉首次於東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北此皆稽之分野有不合者賈氏以爲古者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恐其不然若謂受封之辰則春秋戰國之諸侯以之占妖祥可也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應豈皆古者受封之辰乎此堪輿之書雖足考古而言罷國所入之度則非古之法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禬象

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與眡祲十煇同義眡祲以占日爲主故言五雲之物左氏所謂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是也至其占濛則青爲蒼龍赤爲兵荒白爲喪黃爲豐黑爲水此其略也既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豐荒之禬象則亦眡祲祓敘降之意蓋水旱之降爲荒時若之降爲豐其敘如此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三代不推曆而曆未嘗不正以曆起於律而每月足以候其氣也昔黃帝得嶰谷之管而神瞽爲之制十二律以此候十二月之氣無非天地之中氣以此調十二律之聲無非天地之和聲是謂十有二風之占何謂十有二風艮爲條風從大呂太簇之律震爲明庶風從圜鍾之律巽爲清明風從姑洗

中呂之律離爲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爲涼風從夷則之律兌爲閶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爲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爲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傅所謂八風從律是已然特八風而已每風行於兩月之間各得四十五日有奇如八卦之分直四時亦然以十二月言之亦曰十有二風其實於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以爲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此所以察天地之和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謂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乖別之而使之知所趨避卽王者治曆之道後世曆不起於律而氣朔無所攷正所以屢差而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上經五者爲五物卽救政序事之所從出也政者國
之大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修省之道事者有司
之常職訪序事於下則人臣知儆戒之意君臣交修
厥德政事舉而天瑞應矣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
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大宰八柄之序詳於福慶而畧於刑威故以福慶爲
先刑威爲后此言八柄則威福雜用且以誅爲殺蓋
內史所掌者灋而已故曰八枋之灋大宰不言灋故

不以殺爲尙以論道爲主是以知所先後詳畧此道
揆灋守之辨也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貳副也書也內史與大宰同詔八柄則國灋國令之
貳亦所以貳大宰蓋大宰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
貢九賦守之以天下之灋則謂之國灋行之以天子
之命則謂之國令賈氏謂國之灋令大宰掌其正內
史掌其貳是已以攷政事卽典灋則之政事也以逆
會計卽職貢賦之會計也小司寇之獻數王拜受之
內外二史均書命令外史以令之達於下者爲主故
首言書外令內史以命之出於上者爲主故末言書
同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則內史專掌其貳云爾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王者有所訪於下之謂訪人臣有所復於上之謂納
聽之以敘事之灋者卽小宰所敘聽其情是也若宰
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復逆亦納
訪之類必至於敘吏治者正與此同意以詔王聽治
則人情畢達於上矣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
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
書王命遂貳之

王氏新傅曰策以竹爲之方以木爲之命以爲之節
故以策命之祿及賞賜以仁之故以方出之名之曰
方則有義焉固足以發明經旨又曰四方之事次於
策命之後則事非命不立故也言書王命次於方出
之後則命非祿及賞賜不行故也其說牽强正學者
之患蓋爵命諸侯及孤卿大夫與夫讀四方之事書
以至制祿賞賜三者皆以書而攷故皆屬於內史若
所謂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乃所以總繳上文是知
內外二史均書命令外史以令之達於下者爲主故
首言書外令內史以命之出於上者爲主故末言書

王命意各有所屬故爾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內史掌書王命王政之所從出也外史書外令則頒之於邦國諸侯而已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四方之志其九邱之類歟三皇五帝之書其三墳五典之類歟

達書名於四方先儒以名爲書之文字一書字而有二義恐非經意達書名則謂四方未有其書者未有其書則先達其名圖所以廣先王之道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亦所以明王政之所從出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大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治出於令而贊之以書者御史也御史中士也何以贊冢宰以其治令之書贊之而已凡治者受灋令亦以所書之治令授之也贊書者鄭氏謂王有命則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文若謂內史爲作詔文可也外史猶不敢與書王命言於御史則非其職矣蓋內史書王命外史書外令御史爲之屬則亦贊二官所書凡數從政者以其百官班籍係焉故亦以書攷之於書王命言贊大事也於從政者言數常數也即其數而數從政則察其不職者而使之各修乃職亦贊書之一端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辯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

自王之五路至服車五乘皆典於公而有政令焉故謂之公車辨其用則祀賓之類辨其旗物則旗常之類等則上下之等敘則先後之敘治其出入即下經出入會之之類皆政令也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太白以即戎以封四衞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周人尚異五路實備於四代蓋自陶唐氏以形車而乘白馬其制略矣有虞氏則因形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則因鸞車而制鉤車殷人則因鉤車而制大路周

人則因大路而制乘路是五路之制惟周爲盛故也書曰大路在賓階面綏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孔氏以爲大路爲玉綏路爲金先路爲象次路爲木周之五路略見於此而詳著於巾車之職玉路以玉爲飾濂天之數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必天子而後用之故曰以祀若夫金路以金爲飾鉤樊纓止於九就大旂之色主乎青以象東方之仁故曰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象爲飾朱樊纓止於七就大赤之色主乎赤以象南方之禮故曰以朝異姓以封革路則鞔之以革龍勒條纓止於五就大白之色主乎白以象西方之義故曰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則漆之而已前樊鵠纓而不言就大麾之色主乎黑以象北方之智故曰以田以封蕃國自以賓至以田則上得以兼乎下也自同姓以封至於以封蕃國則下不得以兼乎上者也然同姓如魯衛未至乎九命則何取乎金路之九數異姓如宋杞不止於七命則何取乎象路之七數四衛亦有五等諸侯國則又何拘乎革路之五數蕃國夷狄雖大曰子則何爲木路獨不言數曰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親策之諸侯親受之蓋以是爲王朝書封之

儀非與命所言在國車旗之數也若夫王者兼用五路宜若必玉路而後建大常必金路而後建大旂必象路而後建大赤必革路而後建大白必木路而後建大麾然以大司馬考之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則是以革路載大常也司常亦曰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先儒所謂兵車之會則以戎路建大常賓客會同則以金路建大常也是知玉路之建大常者天子之制而此四旗不言旂者兼諸侯之制亦猶王之五服兼用衮冕而有大章焉小章焉戴冕而有再就鎮圭必尺有二寸無

非則天之數尊天子而已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龡羽蓋

車服之制一也司服言王后之六服巾車兼王后之五路鄭氏釋此皆約以王者之制王以衮冕享先王以鷩冕享先公以元冕祭羣小祀鄭氏則以褕衣揄狄闕狄當之王者玉路以祀金路以賓象路以朝鄭氏以重翟厭翟安車當之鞠衣翟車以下亦然由是推之則重翟之錫樊纓也厭翟

之勒面繢總亦金路之鉤樊纓也安車之彫而鷺總亦象路之朱樊纓也翟車之貝面組總亦革路之龍勒條纓也輦車則以人輓之而已蓋擬木路而其制自輦車以上皆有鬘羽蓋五路之等如此

畧者也自安車以上皆有容蓋自翟車以上皆有握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禊尾櫜疏飾小服皆疏

車等蔽犬禊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幦革飾

車輦蔽然禊髹飾漆車藩蔽豻禊幦雀飾

喪車之久近輕重皆有降殺聖人之中制也木車則始遭喪之車素車則卒哭所乘之車藻車則既練所

乘之車駹車則大祥所乘之車漆車則禫月所乘之車無常知車之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則知服車之用爲車自是推之三年之喪皆乘惡車則指木車而言齊衰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藻車大功之喪皆乘漆車則卿大夫士皆然蓋亦以中

有常矣是以出入之間歲終則會之凡所賜之車則闕之而不會重王命也或有毀折則入其齎於職幣

謹職守也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歸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

大小喪之用車正巾車之職更謂更新續謂續其弊者共其弊車則納其弊者也

大祭祀鳴鈴以應鷖人

鷖人於大祭祀夜嘑旦嘂百官使之知夙興行事之

時巾車又鳴其車上之和鈴與鷄人相應亦所以警百官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

巾車以車名官兼掌車與路者也此專掌王及后之五路故曰典路王之五路自玉至木后之五路自翟至藩此其名也亦其物也用如祀賓之類有用則有說說稅也謂舍車而稅駕也大祭祀大賓客大喪則皆出路車顧命所載喪禮曰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以是推之祭祀賓客爲可知贊駕說則贊趣馬也使各有其節而已會同賓客以路從謂玉路之外王乘一路而餘路從之若弔於四方何取乎路正謂因會同賓客而行弔事者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之萃會同亦如之

王之乘車必用僕以爲御戎僕既列於夏官之職此復設車僕專掌戎路之萃何也萃貳也諸路之貳不過有其貳而已惟戎爲國之大事故其貳車尤衆既有戎路之萃而餘車亦各有萃蓋王乘戎路必用廣車以橫陳楚子爲乘廣分爲左右廣是以十五乘爲萃也又有闕車以補其闕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爲左拒是以四十乘爲補闕也革車則爲對敵隱蔽之用輕車則爲馳敵致師之用孫子八陣有革車之陣有輕車先出其側之陣皆有遺制也此五車之萃甚衆所以專設車僕之職凡用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雖乘金路亦共革車及萃不失備也○鄭鍔曰會同雖乘金路亦共革車文事必有武備也

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

大喪廞革車遣車九乘是也竟之以革故屬掌戎萃之職若大射共三乏亦繼於戎萃之後者謂射之三侯皆有乏使持旌告獲者藉之以爲自蔽之用戎萃之自蔽亦如射侯之乏故命車僕共之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曰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旞道車載旞游車載旌

九旗所掌而名官曰司常者以王建大常爲主而後九旗以次而舉者也故九旗之物各有其名九旗之名各有所屬以待國事則祭祀賓客師田等事自王以下各有所建以待其所用日月爲常者以日月有常久不息之象大常有十二旂者備日月有十二次之數惟王者祀天則於玉路建之此大閱則於戎路建之若常田則建旂車之旌邦田而無所將則建木路之大麾此大閱治兵所以獨建日月之常也交龍爲旂者若與金路之大旂同然大旂畫以升龍而此則畫升龍降龍以示屈伸之象諸侯建之於大閱故通帛爲旜者若與象路之大赤同然大赤以純赤爲之旜雖赤而尙乎絳孤卿建之於大閱以夏篆夏纁而建之也雜帛爲物者若與革路之大白同然大白以純白爲之物雖白而尙乎雜大夫士建之於大閱以墨車棧車而建之也熊虎爲旗者若同乎考工六旂象伐之旗然畫熊虎雖同而所用不同師都則孤卿之爲軍將者也大閱建旗則各眡其命數而爲旗之旂焉鳥隼爲旟者若同乎考工七旂象鶉火之旗然畫鳥隼雖同而所用不同州里則中大夫爲州長而長州里者也大閱建旗則各眡其命數而爲旗之旂焉龜蛇雖同而所用不同縣鄙則下大夫縣正之爲縣鄙者也大閱建旐則亦各眡其命數而爲旐之旂焉若夫全羽爲旞而載之道車言王之視朝無非道焉道貴乎渾全故以五采之全羽飾之析羽爲旌而載之旂車言王之游田無非事焉事貴乎辨析故以五采析羽飾之曰旌曰旌同列於九旗之目而大閱則建日月之常也交龍之頒旗物則無旌旌之建以王者之大閱則建日月之常故耳○司常言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謂

大司馬中冬之大閱也司馬教大閱初不言旗物此可以互見者惟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則有可考者所謂王載大常諸侯載旂此二者之旗與司常同其他言軍吏載旗而此則司都載旜而此則孤卿建之鄉遂載物而此則大夫士建之郊野載旐而此則縣鄙建之百官載旗而此則州里建之載旌載旌見於司常而大司馬闕焉蓋此所言者主司馬之大閱大禮也大司馬所言者特中秋教治兵而已治兵常禮也大凡御軍之道有所將者有所畫日月交龍之類是也無所將者無所畫通帛雜帛

之類是也大閱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夫六鄉六遂三等采地之孤卿大夫咸在焉師都以孤卿爲之以其將都鄙之兵則謂之師都所以建熊虎之旗州里卽中大夫之州長以其將五黨爲州之兵所以建鳥隼之旗縣卽下大夫之縣正鄙卽上士之鄙師以其將五鄙五鄰之兵所以建龜蛇之旐其謂之孤卿大夫士則無所將而從王者耳此所以建旜建物也若夫仲秋治兵之教則孤卿大夫士不必盡出所以從王者百官也命卿之爲軍吏者也三等采地及六鄉六遂之兵亦不盡來則皆屬於命卿矣故雖師都不過

載通帛之旜鄉遂不過載雜帛之物至於郊野雖載龜蛇之旐而邑外曰郊郊外曰野以四等公邑之大夫將四等公邑之兵其兵不屬於命卿故耳二官雖聯事而旗物之用各有所主也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大司馬於中秋之教辨其物之用而曰各書其事與其號而此則曰皆畫其象者畫亦書也畫大書小小利於近而大則可以遠見故大閱之旗以畫而治兵之旗以書若夫仲夏教茇舍之時辨其號名則卽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詩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特以讀書契辨夜事而已然司馬所言者有六而此所言者有三要之三卽六也此所言官府各象其事卽茇舍之帥以門名百官各象其事者也州里各象其名卽茇舍之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縣鄙各以其名者也家各象其號卽茇舍之家以號名者也司常總言之司馬分言之耳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凡國之祭祀則王乘玉輅建大常諸侯則旂孤卿則旜大夫則物也故曰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謂如祭祀之旗而車則有辨焉是朝覲宗遇之時則王乘金路而建大常巡守兵車之會則王乘革路而建大常至於諸侯孤卿大夫之所建亦與祭祀之所建者一而已然祭祀在郊廟則無事乎旌門之置乃所以爲賓客之在國外及方岳之下則旌門之置會同王者營衛之儀掌舍云爲帷宮設旌門設旌於帷宮之門則會同賓客之在外者可知也

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槩之節亦如之凡射共獲旌

大喪及葬爲銘各以其物王則大常焉建廞車之旌歲時共更旌

則巾車飾其車而司常建其旌也師田之事則司常建旌旗以爲之指揮始焉置之以致民終焉斂之而誅後至者凡射共獲旌則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是已歲時共更旌與巾車歲時更續之義同

都宗人掌都祭祀致福於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國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凡典禮者謂之宗在有虞氏則爲秩宗在周人則爲

大小宗伯皆所以典天神人鬼地示之三禮也天子有宗伯諸侯有宗人春秋躋僖公而夏父弗忌爲宗人此諸侯之宗人而都家謂之內諸侯亦有宗人焉都宗人家宗人是已凡祭祀致福於國者蓋祭祀王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上賜禽於下下致福於上寓報上之意也然禮者所以辨親疏而別貴賤分守所寓服器爲先不防其微僭亂滋啟此都宗人之正都禮與其服家宗人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文有詳畧互相備也都宗人言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者以其掌都祭祀之禮故使與

小祝保神壝之在外者焉家宗人不言者以都宗人推之都家宗人皆爲王官必命之祭而後祭國有大故皆令禱祠反命家宗人於王再命祭亦如之都宗人掌都祭祀致福於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凡典禮者謂之宗在有虞氏則爲秩宗在周人則爲

大小宗伯皆所以典天神人鬼地示之三禮也天子有宗伯諸侯有宗人春秋躋僖公而夏父弗忌爲宗人此諸侯之宗人而都家謂之內諸侯亦有宗人焉都宗人家宗人是已凡祭祀致福於國者蓋祭祀王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上賜禽於下下致福於上寓報上之意也然禮者所以辨親疏而別貴賤分守所寓服器爲先不防其微僭亂滋啟此都宗人之正都禮與其服家宗人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文有詳畧互相備也都宗人言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者以其掌都祭祀之禮故使與

小祝保神壝之在外者焉家宗人不言者以都宗人推之都家宗人皆爲王官必命之祭而後祭國有大故皆令禱祠反命家宗人於王再命祭亦如之都宗人掌都祭祀致福於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魈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序官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按國語所載大率古之巫覡以民之精爽不攜貳又以齋肅正者爲之使之制神之處位次主是知經之凡以神仕者巫覡之謂也制神之處位次主則亦三辰猶其居之意漢志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是三統之合於三辰也三辰日月斗也日合於天統故天神可得而猶其居月合於地統故地示可得而猶其居斗合於人統故人鬼可得而猶其居猶卽圖也天神位乎上其居爲陽卽日合天統之灋而圖之地示位乎下其居爲陰卽月合地統

小祝保神壝之在外者焉家宗人不言者以都宗人推之都家宗人皆爲王官必命之祭而後祭國有大故皆令禱祠反命家宗人於王再命祭亦如之都宗人掌都祭祀致福於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魈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序官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按國語所載大率古之巫覡以民之精爽不攜貳又以齋肅正者爲之使之制神之處位次主是知經之凡以神仕者巫覡之謂也制神之處位次主則亦三辰猶其居之意漢志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是三統之合於三辰也三辰日月斗也日合於天統故天神可得而猶其居月合於地統故地示可得而猶其居斗合於人統故人鬼可得而猶其居猶卽圖也天神位乎上其居爲陽卽日合天統之灋而圖之地示位乎下其居爲陰卽月合地統

之濼而圜之人鬼位乎陰陽之間卽斗合人統之濼而圜之大司樂云黃鍾爲宮而天神降函鍾爲宮而地示出圜鍾爲宮而人鬼可禮此卽三辰合三統之義不特此而已其猶之之濼則壇壝服器犧牲幣帛與夫五聲八音十二律之節皆以三辰之濼而求之昔春秋神降於莘內史過云以其物享之至之日亦其物也此正三辰之濼以猶之者也以至致人鬼而次於天神之後致物彪而次於地示之後是以陰陽之類推之亦猶鬼神示之一端云

周禮總義卷四

宋鄉貢易祓撰

夏官司馬第四

夏官大司馬四之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總義關）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晉會昌師於上鄍與帥受一命之服晉享六卿於蒲圃與尉受一命之服所謂與者車也晉作三行以禦狄其後晉中行穆子與無終及羣狄戰於太原毀車爲行所謂行者徒也成周師田之濆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於是設二司馬之屬專掌車與徒之任異於五官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四人
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右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二人徒八十人
此言虎士八百人與牧誓言虎賁三百人其數爲不同蓋此以備至尊爲主惟衆然後可以備儀焉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方相氏狂夫四人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齊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上士二人
大馭中大夫二人
戎僕中大夫二人
齊僕下大夫二人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趜馬下士卓一人徒四人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駹馬麗一人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一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邍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言佐王以統御諸侯之權實天子之所自出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

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總義闕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告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外陵內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總義闕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政謂九灋九伐之類布於邦國都鄙可也萬民何與

馬聖人惟能合民之情內外遠近通行無間而後可以言政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

此言外方五百里則以方言之非言面也以方言之是每面二百五十里兩面之方為五百里自侯畿至蕃畿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幷王畿千里通為五千里其增於禹者五

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地未嘗增也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

合其眾以成列陳其列以為陳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

且御之義歷三表二表而復於一表則樂終而德舞者也大閱亦然賈氏乃謂後表在北士卒由後表以至南表復回身向北以至後表與樂記之言不合樂記言大武則周家一代寓兵之艮濮當以樂記爲正或謂三表相距各百步每表各六十丈何以容大閱之眾若以開方論其勢誠迮若據虞人萊所田之野則迴野左右何有紀極鄭氏謂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此指一旁而言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又云步數未聞則六軍分行左右開張取其容六軍之眾不以步數拘也如此則地勢廣袤豈止容六軍而已

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及田之日司馬建熊虎六斿之旗於虞人所設後表之中據樂記舞而言則後表當是在南一表於是羣吏如鄉師以下以其旗物及鼓鐸鐲鐃等各帥其民而致於大司馬及質明仆旗猶有後至者是慢令也眾庶已集命之皆坐於在南之一表羣吏聽誓則自軍帥而下皆南面向表誓於陳前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中軍以鼙令鼓則旅帥執鼙者也以旅帥居卒伍軍師之中故曰中軍鼓人皆三鼓則軍將之執晉鼓者也司馬振鐸則兩司馬之執鐸者也鼓行鳴鐲則公司馬之執鐲者也當是時旅帥以鼙令鼓故軍將三鼓而作之兩司馬振鐸以通之可以作矣故羣吏作旗車徒皆作既作矣軍將又鼓以行之公司馬又以鐲而節之可以行矣故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既止矣軍將三鼓以警之兩司馬摝鐸以止之可以止矣故羣吏弊旗車徒皆坐此謂自南表以至向北之二表所以象武始而北出觀兵於盟津之時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言驟趨則士卒赴敵之心固勇於車徒之行者矣然不可無以節之由是及表乃止而軍將三鼓以警之兩司馬又摝鐸以止之可以止矣故曰坐作如初此謂自二表以至向北之三表所以象再成而滅商戰勝於牧野之時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於是軍將又鼓以作之則車爲之馳徒爲之走言馳與走則士卒赴敵之心尤勇於車驟徒趨者矣然亦不可無以節之由是及表乃止則教習已備而無事於坐作之節但止之而已此謂自三表以至向北之四表所以象三成而南克殷有餘力功成而反者也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

至此則鼓已三闋車已三發徒已三刺於此皆戒焉

○必三鼓者至於三則節制之正也故大閱之教表爲三表鼓爲三鼓車以三發徒以三刺坐作以三而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爲之止皆三之爲節制也

周禮總義 卷四之十 夏官 十二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謂至北之四表軍將卽令鼓以退之公司馬復鳴鐃以卻之於是軍吏士卒回身向南而立復行至表皆爲之止坐作如初此又謂自北之四表以至三表二表而復於向南之一表皆如上文之坐作其異者廢鐲鳴鐃而已所以象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綏以崇者也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

及所獘鼓皆駴車徒皆譟

駴如馬之駭譟如鳥之譟以示勝敵

徒乃獘致禽儀於郊入獻禽以享烝

春社夏祠秋祊不言入獻禽而冬烝獨言之者以外行致禽儀之禮然後獻禽於宗廟故謂之入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及者繼事之辭謂時田以習戰以爲用師之備而已未有師也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若有强梗弗率者負固弗服者與夫侵犯王畧而自干天誅者天子於是親帥六師方伯連帥從焉謂之大師大司馬掌其戒令則方伯連帥以至軍將師帥莫不受戒令焉

泣大卜帥執事泣禱主及軍器 總義闕
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
比其伍兩卒旅軍師之全缺也
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
及其成陳而戰也巡其陳之隊伍疏數與夫車徒旗鼓之出入莫不眡之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
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不言敗而言不功王旨之師無敵於天下特不功而已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 總義闕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
植謂築城板幹高博制度係焉則屬之於司空要謂役人數目功程多寡係焉則受之於司徒待攷而賞誅必以植要為本
六耦 總義闕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
大祭祀謂廟享之禮饗食則禮公侯等於廟

天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平則正喪禮之職與其位也
小司馬之職掌 闕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總義闕
軍司馬 闕
輿司馬 闕
行司馬 闕
已上官闕而列於司馬之後者以序官知之也義見序官

周禮總義夏官卷四之一終

夏官司勳四之二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

封國百里以至五百里非六鄉之所能給是六鄉賞地不過與官田牛田牧田竝列而已以左傳考之昔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三命之服先入邑注謂入邑三十二井又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鄄氏與孫氏注謂取田六十井此賞田之明證卽下經所謂參之一食者

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

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 總義闕

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

賞之輕重眡其功此所以爲賞地之政令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 十義闕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饗羞徹焉 總義闕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濯羊凡沈辜侯禳飾羔禳鬾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牲而共之

羊人之共羊牲如牛人共牛牲雞人共雞牲犬人共犬牲類也未爲牲也數官擇其純者而取之於牧人

此言市馬之政物云者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其用各有等其材各有宜故皆以三物量之有物則有價故謂之質

此言養馬之政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聽馬訟則養馬市馬之政皆得其平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城之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窆之

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鬯灌而皆飲之 總義闕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爨邦器及軍器

飾其牲被之以文繡謂羊牲也軍器甲冑戈矛之器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饗羞徹焉 總義闕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濯羊凡沈辜侯禳爨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牲而共之

羊人之共羊牲如牛人共牛牲雞人共雞牲犬人共犬牲類也未爲牲也數官擇其純者而取之於牧人

然後命牧人卜其爲牲者共之於充人至充人然後謂之牲此言共羊牲以其共而爲牲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

爟火明也軍中有火攻之灋故屬司馬平居無事則掌火政施四時變國火之令

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總義關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材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

材謂材木可爲楨幹者器謂器械可備任載者周人守禦大概以民爲固以人心爲本設其飾器所以聳動觀聽之具而又分其財用則隨其地守之所當得均其稍食則計其功力之所當予凡此皆奮發人心於平時之素也若夫城郭之所以爲固者亦不過任萬民而用其材器使其地之人自爲守而已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

與國有司帥之則非掌固之所敢專帥之於掌甲掌地是已而邦國都鄙亦有畿疆之制大司徒所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逸而以司險推之則役掌甲用之有司亦以贊其甲役財用之不足者

掌疆關

千里王畿畿之境謂之疆載師所言大都之田任畺

掌王國之壛以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審矣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

軍中用以爲斥堠傳警無事則主迎送

環人掌致師

在秋官者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令其守涂地者爲之聚樵謂之四面環之可也在夏官者止於徒十有二人何以環之乎今攷簭人九簭之名九曰巫環鄭氏謂簭可致師不此則以爲致師之簭孟子曰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既謂之天時非四面環之之義

察軍慝環四方之故

察軍慝則察其在我者環四方之故則環其在人者

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此六者非其徒十有二人之所能及必環人簭之而後舉此所以繼於致師之後

挈壺氏

挈壺之制不可攷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圖注水始自夜天池入於日天池自日天池入於平壺以次旧注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爲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當一氣歲統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悉刻於箭上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至於晝夜之刻分至之候冬夏長短皆曉隱見與周官晷影無差

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奮以令糧

飲食居處人之大欲存焉故因其令軍井而兼以令之是三者皆挈於竿首而表之雖軍衆不齊莫不目擊而心會鄭氏所謂省煩趨疾是已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檄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守之以水則均其晷刻之多少守之以火則知其漏箭之遷易

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

孤執皮帛以其有衣被文采之義卿執羔則羣而不失其類大夫鴈則夙夜奉上而不懈其義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濂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以射濂治射儀王以六耦

大射則大司馬合諸侯之六耦若實射則諸侯與王
射而合卿大夫以爲六耦以至諸侯之四耦卿大夫
士之三耦亦各以等殺而辨
射三侯三獲三容
獲卽數中之旌服不氏執之以待獲也容卽蔽身之
乏服不氏待獲而居乏也
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
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
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矛侯一獲一容樂以
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

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 總義闕
祭侯則爲位
梓人祭侯之禮其辭則欲諸侯之來祭侯也
與太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
於大史言與於司馬言佐尊卑之序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濾儀
祭祀之禮以牲爲重視牲分牲養牲巡牲見於末祭
之先將祭之時則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
者射人所掌則射牲之禮而已國語曰祫郊之事天
子必自射其牲此雖天子自爲之方其迎牲於門則

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至於君親射牲而孤卿大
夫咸與焉此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濾儀以其掌射濾
治射儀故也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
射人則以法儀而作之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
大師王乘戎路其廣闕苹輕之倅不可虛位故以有
爵命士以上乘其倅
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大喪與僕
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詩罰之
周禮總義 卷四之二 夏官 九

此外一毫不可以輕取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其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總義闕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爵有高下皆以德詔祿有豐殺皆以功詔此爲公卿大夫士之受命而爲王臣者設也然當時之士亦有不命者焉鄭氏謂府史爲官長所自辟除又謂胥徒爲民之給繇役者凡此皆服役於公上亦既因能而詔以事矣惟其不命故以久奠食而不言詔奠其食則未爲祿也校人曰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宮中則師圉府史以及胥徒者所以言食馭夫則僕夫趣馬等之爲大夫士者所以言祿蓋當時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如宮正則月終會其稍食醫師則歲終稽其醫事而制其食稟人則乘其事試其弓弩而下上其食凡此皆奠其食於任事既久之後者也賈氏曰據能者先試之以事事成乃定以稍食其能堪用乃後亦詔授之以正爵祿其序如此

唯賜無常 總於司士以詔王治之後則亦有可常者矣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位著雖有貴賤而布置所向無非尊王王族故士虎士太僕太右太僕從者以其居王之後不嫌於南面一位著之攷而尊王之意已著見於左右前後之列朝儀之不苟如此

司士摈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總義闕

王還揖門左揖門右

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其位皆南鄉而在王之後故還而揖之

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總義闕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

國中之士治謂士之在國中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非公卿大夫以下之總號歟

掌擯士者贊其摯

諸臣之六摯猶諸侯之五瑞五瑞用以享故圭璧則

受之而復之書所謂如五器卒乃復是也六摯不用享故三帛二生一死則受之而不復各適其宣而已三帛則共王之服二生一死則共王之膳以示納用其德也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濾事及賜胙呼昭穆而進之

祭祀之時羣臣羣有司與焉或助其禮或執其事此所謂士則同姓之士也掌士之戒令則卜日以後之戒令也詔相其濾事則凡祼獻之濾事也

帥其屬而劉牲羞俎豆

此繼宗廟祭祀而言當亮陰之時則劉其牲之體諸子正其事故特言之司士言劉牲之體通之輕重不同而職之先後或異所謂聯事也

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大喪作士掌事

司士掌羣臣之版而總謂之士是以掌三者作士之事會同賓客作士從謂卿大夫之可使從於王者也作士適四方使爲介謂天子使卿適四方則大夫爲介使大夫適四方則元士爲介也大喪作士掌事如其遣之類

作六軍之士執披總義闕

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

不以喪而廢其職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亦不可以有故而施其防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上經言士者總公卿大夫士而言之此言邦國則諸侯卿大夫士亦總曰士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

故書倅爲卒鄭氏以下文有游倅故改爲倅職末言修德學道固游倅之事此主下文兵甲之事則卒之一字卽有什伍之意

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濾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

治之以軍濾與司馬之所以用其民者同不以貴者而廢乎濾公其濾也不正於司馬之職亦不與司徒之力役不以有司之濾而律貴者重其事也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 總義闕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

樂事則舞有出入之位亦有文武之器大喪則有親疏貴賤之服亦有親疏貴賤之居授之正之皆諸子之責

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總義闕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使之修德卽師氏所謂三德教國子者使之學道卽保民所謂養國子以道而教之以六藝者德原於性故謂之修道公平人故謂之學進者任以國事而退者亦有以勉其所未至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總義闕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

入而在國則五宿次舍以爲宮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五門出入必幾

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總義闕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祭祀會同賓客喪紀軍旅各以吉凶之服衛於王軍

國之容有足觀者矣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衮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王於郊祀服衮冕而節服氏之二人者亦服衮冕王

於祭祀朝覲服衮冕而節服氏之六人者亦服衮冕若是何以爲節曰是乃所以爲節也春秋之濮貴賤不嫌於同號以其有節存焉王眡治朝其位南鄉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其位亦南鄉則尊卑何以無辨位同乎南鄉從王於後也服同乎衮冕裘冕從王於左右也既有前後左右之節矣則位序服飾乃衞至尊而崇威嚴亦何嫌於同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

隔隘方良

占夢季冬聘王夢遂令始儺歐疫則令此而已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總義闕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此經正與司士一職互文見義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則王之位也雖言王位而非正王位之職所正者羣臣之位其曰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南面西上羣臣既之所正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不敢自右以周人尚右尊君也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鼜曰丹亦如之

大司馬蒐田之禮王執路鼓必待司馬辨之而後大僕贊之鼓人於救日月則詔王鼓必待鼓人詔之而大僕贊之王皆爲之親鼓焉其義見於大司馬及鼓人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

始崩及窆擊鼓以戒眾人且傳達於四方使四方知喪禮也

縣喪首服之灋於宮門

小宗伯既已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此復縣首服之濾於宮門者首服則婦人之服衰冠則男子之服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濾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總義闕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濾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濾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太僕

小臣佐大僕者也大僕出入王之大命此則言辭告語之末故掌王之小命大僕詔王之濾儀此則趨行拱揖之容故詔相王之小濾儀大僕於眡朝及禮之大者正其服位此則正王之燕服位大僕於王之大禮路車出入則曰左馭而前驅此則掌三公及孤卿驅以至大僕掌諸侯之復逆而此則掌士大夫之復逆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而此則掌士大夫之弔勞凡此無非大僕掌其大而小臣掌其小也小臣所得而專者大祭祀沃王盥而已然先王設小臣之職亦猶后之有內小臣而內小臣所掌反同於大僕何也大僕正王之服位而內小臣亦正后之服位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凡祭祀受胙謂之受福言神錫之福而君受之也都宗人家宗人與國之祭祀有司皆致其福於王祭僕則展而受之膳人則受而膳之則祭祀之誠至矣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御僕所掌復逆視大僕小臣有尊卑小大之異視宰夫有甚不同者此謂庶民非萬民之眾所謂羣吏則府史胥徒之在官者亦非諸臣也諸臣則諸侯羣臣咸與非御僕所得而竝言然宰夫於諸臣言復此於庶民言復宰夫於萬民言逆此於羣吏言逆所謂復逆者蓋通上下言之以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

臣掌六夫士之弔勞推之此亦羣吏之弔勞也

大祭祀相盟而登大喪持羣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此喪祭之冗事故御僕掌令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

成王之時七廟雖立而未備以天子之禮致六享者

五后稷爲太祖大王爲高祖王季爲曾祖文王爲祖

武王爲禰此爲五寢

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於小寢

大寢

於宮中爲之蹕致其肅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

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瑲玉三

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繅斿皆就又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侯伯七命則七就

也子男五命則五就也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瑧象邸玉笄

王之吉服其弁三皮弁用之於眡朝韋弁用之於兵

事冠弁用之於田獵兵田之弁有時而用之者也皮

弁眡朝則日眡朝之禮其用數矣此弁師所以特言

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瑧者詩謂會弁如星言縫中飾

之以玉燦燦而處狀似星也又曰其弁伊綦言其文

也詩又作騏駵馬青驪文也象邸者以象骨飾弁內

項上之邸以明託宿之義而貫之以玉笄者也此所

謂皮弁之制若夫韋弁即爵弁也所謂爵弁經紕衣

是已冠弁即玄端也所謂玄衣素裳是已二弁與皮

弁素積相似微有損益言皮弁則韋弁冠弁在其間

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 總義闕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

而掌其禁令

上言上公王繅之數而兼言諸侯之繅斿皆就未及

夫冕玉之制此經言諸侯之冕弁而兼及卿大夫冕

弁之制蓋侯伯之冕七就用玉九十有八而繅皆三

采子男之冕五就用玉五十而繅皆二采以至孤四

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

夫再就用玉八朱綠而已其韋弁皮弁則侯伯瑧飾

七而玉皆三采子男瑧飾五而玉皆二采孤則瑧飾

以四三命之卿瑧飾以三再命之大夫瑧飾以二亦

朱綠而已弁絰雖無飾亦有等殺此不言士者司服

所謂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皮弁亦士服也

夏官司馬四之三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
從司馬之濂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
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 總義闕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如考工之六等與夫廬人之六建莫不建之以備軍
旅會同之用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頒之以給祭祀軍旅會同之用

祭祀授旅賁受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
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
設藩盾行則斂之

皆所以衛至尊尚嚴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濂

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者矛以句之然後戈以
擊之戈戟刺之此司兵掌五兵司戈盾之掌戈盾司
弓矢之掌六弓四弩八矢相爲先後者也

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
矢箙 總義闕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
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
矢箙皆從其弓

或謂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宜謂弱弓何謂之強
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宜爲強弓何謂之弱賈氏
曰往寡來多者弛之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往多來寡
者張之五寸弛之一尺五寸往來若一者弛之一尺
張之亦一尺其理可信故王弧授射甲革椹質者皆
射堅者也非強而何夾庾授射豻侯鳥獸者則皆射
近者也非弱而何唐大往來均則強弱中以授學射

者使者勞者蓋用強弱之中則遠近焉可也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
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
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
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
句者謂之弊弓

弓之強弱因人之形體志慮血氣不可以尊卑言經
必以尊卑言者設此以明分而已六弓之體雖係乎
分而六弓之用實關乎力

凡祭祀其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

其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總義闕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決拾

箙所以盛矢詩所謂魚服是已矰則矢之有繳者用之於弋詩所謂弋鳧與鴈是已

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總義闕

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

弓凡六物皆視其身之長短而爲三等之制弩四物亦三等又眡其弓之長短而爲之也

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

矢人爲矢日五分其長而羽其一註謂羽者六寸則知矢長三尺是枉挈恒庳矰茀殺鍭之矢凡八物皆視其弓弩之勢以三尺增減其長短而爲三等之制箙以盛矢亦爲三等又視矢之長短而爲之

必有賞不善者爲之下其食不特下其食而已其尤不善者蓋以弓人爲弓之制未必皆槀人之濾鄭說類乎鑿體冰析澗春被弦則一年之事合於司弓矢中春獻弓弩之說故不及弓弩而揣言矢箙弦此次意則矢箙取乎秋之獻其成而弓弩亦未嘗不同其獻然司職金以齎其工故工以時而獻其器春爲始事則獻素秋爲既事則獻成乃入功於司弓矢焉然後司弓矢取槀人之所已成者爲中春中秋之獻故止言獻而已與槀人所謂獻素獻成者各有次第不相侵紊豈可牽强而求合乎弓人爲弓之說要之弓人爲弓之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饗固足以示其愚未足以示勸懲之濾必因其工事而乘之乘與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同謂計其所作之事而試其所作之藝試之既審則巧拙良窳皆有不可掩善者爲之上其食不特上食而已其尤善者必有賞不善者爲之下其食不特下其食而已其尤不善者必有誅

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 總義闕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
戎車革路也王於軍事乘革路則用勇力之士爲右
乃以中大夫爲之君有常尊兵革重事故也
詔贊王鼓 總義闕
傳於大司馬而達於軍中
傳王命於陳中
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苅 總義闕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所以嚴翼衛也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五
凡有牲事則前馬
是齊右於齊車之事無一不致其敬而祭祀會同賓
客之禮行矣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
上諭命於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
蓋從
道右在車則爲右下車則爲從左右前後無乎不在
雖下車之際亦未嘗不以儀而輔乎王也然道右言
下車以蓋從而齊車不言者齊以敬神爲主道以尊
君爲主各有所寓焉爾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載王自左馭馭下視登受轡
犯載遂驅之
王非所以爲馭而自馭者以敬己之道敬神也大馭
非所以爲祝而使之祝者以事人之道事神也王者
行郊祀之禮其動靜出處與天爲一然出戶而巫覡
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出郊而僕馭有事非必於神
也致謹於禮而已載爲祭道以南郊之祀在國門八
里之外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乃飲凡馭路行以
肆夏趨以采齊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總義闕
周禮總義 卷四之三 夏官 六
戎僕掌御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王於軍事服韋弁而有爵者之乘王倅車亦韋弁服
所以備乎至尊而重軍旅之威然有等衰存焉故戎
僕從而正之此卽倅車之政也
犯載如玉路之儀凡巡狩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
之倅
上文言馭戎車與王之革路此言凡戎車則兵車
車也武王戎車三百兩其進退之節不愆於六步七
步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則戎車之
儀可知大司馬於蒐田之時亦有所謂坐作進退疾

徐疏數之節戎僕所以掌其儀者此也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名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大行人言賓主車介步數皆曰朝位是知非特在廟之禮況經言饗食列於朝覲宗遇之後則是數者皆有送逆之灋明矣餘見大行人及樂師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貳車猶掌其政令則道車之用嚴矣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

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

鄭以僕夫爲上士非也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也革路戎僕也總而名之爲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爲上士大馭戎馭爲中大夫齊僕爲下大夫豈皆上士乎不然則良馬五種既以駑五路所謂僕夫者非五路之僕而何

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焉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六廄成校則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校有左右則二校爲十二廄凡馬之數當計二千五百九十二匹鄭氏謂校變爲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少備也由此觀之則良馬五種分爲十廄駑馬一種分爲二廄一廄之馬凡二百一十六匹則二廄之馬爲

四百三十二匹矣以良馬一種而在二廄者四百三十二匹則五種十廄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外二廄爲駑馬一種當四百三十二匹正合十二廄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之數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天子十有二閑謂六廄成校而校有左右故十二也邦國六閑家四閑直謂一廄不分左右耳邦國六閑馬四種者謂良馬三閑爲齊馬道馬田馬而駑馬三良馬之數亦三閑是三閑良馬爲六百四十八匹三

閑駑馬亦六百四十八匹總六閑爲一千二百九十
六匹也家四閑馬二種者謂良馬一閑而駑馬三良
馬之數亦三閑是一閑良馬爲二百一十六匹三閑
駑馬爲六百四十八匹總四閑爲八百六十四匹
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
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
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
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
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總義闕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
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總義闕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
人馬死則使其賈鬻之入其布於校人總義闕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
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驰攻駒及祭
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園馬正校人員選總義闕
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以象天駟爲蒼龍之星是其品之尤異者惟天子可
備乘路之駕月令所謂駕蒼龍是也以驗之牝驪牡
玄是其色之尤異者天子諸侯得以兼用詩於衛文
公言騋牝三千是也總義闕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羣廢始牧夏房馬冬獻馬
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充澤宮習武之居翦之以茨牆也二者皆圉人所習
故圉師因而主之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
入陳厩馬亦如之
賓客之時陳馬於館喪紀面葬陳馬於廟遣車明器
之時則陳之於壙以圉人養馬故使之牽而陳之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
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
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言邦國則王畿之外五等諸侯之國言都鄙則王畿
之內三等食采之地此二者舉中國言之剛柔緩急
之異俗衣食器械之異齊此數者職方氏皆以圖而
考其數復以數而總其要又以數而周知其利害

利加土宜土化之類凡利於民者害如地慝之類凡害於民者職方氏既已周知而歷數然後大司馬以九畿之籍而施邦國之政職使九州之國各共其職以任其政無有不同之貫利此其官所以列於大司馬之屬而謂之職方氏

東南曰揚州

禹貢揚州之域東距海北據淮故曰淮海惟揚州殷人以淮入徐故揚州止謂之江南周人復以淮入揚而循禹之舊不言淮海而曰東南者變禹之文也然禹貢以帝都所在故首言冀州周都鎬京在雍州之

之域而乃以揚州爲先焉周人建國東南先服王化之始故以東南爲首稱而正南次之亦猶禹之治水既載壺口則以冀州爲首記其功之所自始不特帝都而已

其山鎮曰會稽

稽計也吳越春秋曰禹巡守天下會計修國之道以會稽名山漢志屬會稽之山陰縣唐爲越州會稽縣今爲紹興府

其澤藪曰具區

孔安國云震澤吳南太湖名孔穎達云地理志會稽郡吳縣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太湖名益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唐屬蘇州今爲平江府

其川三江

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堯時洪水泛濫有此水勢與周之職方不同而孔安國乃云江至彭蠡分爲三入於震澤是求合乎禹貢之說似矣然書以江漢所滙之處爲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縣界江至湖口合三爲一未聞其分一爲三也又太湖在蘇湖常三州之間自不與江水相通彭蠡所滙之江

何從而入之耶班固知大江與震澤不相通又附會爲之說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江自毗陵北東入海毗陵今常州也今以大江之在毗陵北東者以當北江正與書合者謂南江矣又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非經之所謂南江矣又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以爲中江其失益甚矣爲特甚陽羨今常州宜興也與建康之溧陽接境兩境中高水皆東西分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北向以入于江初非至陽羨也其爲誤有如此者至桑欽所言北江與固同其敘南江中江

則其謬滋甚史記正義又曰太湖旁有三水遂以爲三江之證皆非禹之所謂三江也然則經之三江將孰從乎以經證經自有明文漢水出於嶓冢者爲北江江水出於岷山者爲中江既有北江又有中江則必有南江近代儒者謂南江自豫章而入於彭蠡此說誠可信據此則三江已合於荆揚之間至揚州末流復言三江豈果分爲三乎揚瀕海爲支川之下流必言三江所以紀水之所入也知此則知三江震澤之說

其浸五湖

韋昭曰五湖今太湖非也具區是澤五湖是浸澤浸豈可混而爲一當下籍蓄既謂五湖則不止一湖今如丹揚彭蠡以湖名者甚眾皆在古揚州恐別有五湖之名但經無明文不可臆說

其利金錫竹箭

考工記曰吳越之金錫爾雅曰會稽之竹箭禹貢於揚州亦曰惟金三品又言瑤琨篠簜信乎爲揚州之地利

其民二男五女 總義闕

其畜宜鳥獸

此等畜多產於南方亦時見有之

其穀宜稻

稻生於水澤之地經言稼下地是已揚州居東南之極及支川下流之所歸厥土爲塗泥爲沮洳故其穀宜稻

正南曰荆州

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殷之荆州南不言衡陽循禹之舊也其北境則曰漢南以地志攷之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即今荆門軍當陽縣之地漢水又在其北正屬襄陽言漢南則殷之荆州實跨荆山之北至周復以荆門之北屬豫復再封域以荆及衡陽爲荆州荆

山即南條衡山即南嶽皆在正南之地故曰正南

其山鎮曰衡山

漢志長沙曰湘南縣衡山在東南唐屬衡州衡陽縣本郡縣地要之衡山連亘數邑凡郡縣之東北以至湘南縣之東南則皆衡山也

其澤藪曰雲瞢

漢志華容縣有雲瞢澤在南然司馬相如言雲瞢澤方八九百里則雲瞢非止一澤隨所在而爲之名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則知在江之北者爲雲昭公三年楚亨鄭伯田江南之瞢則知在江之

南者爲嘗禹貢云雲土嘗作乂蓋南北高下不等故
江北之雲方見土而江南之嘗已作乂其勢然也

其川江漢

漢志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今攷唐
元和志則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在松州
之境案松州交川縣江源鎮江水之迹始見於此南
流至龔州龔水縣又南流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卽岷山
禹導江所始之地又南流至成都府成都縣有沱江
鎮禹貢東別爲沱是也又西南流至眉州通義縣又南
流至戎州僰道縣今爲敘州宜賓縣又東流至瀘州
瀘川縣又東流至渝州巴縣又東流至涪州涪陵縣
又東流至忠州臨江縣又東流至萬州南浦縣又東
流至夔州奉節縣又東流至歸州秭歸縣又東流至
峽州夷陵縣又東流至江陵府江陵縣又東流入澧
州界卽禹貢東至於澧之地至岳州巴陵縣有洞庭
湖卽禹貢九江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正其地
也又東陵卽巴陵江水至此自東而迤北至鄂州江
夏縣又東流至江州湓陽縣今爲德化縣有彭蠡澤卽
禹貢江漢滙澤之地又東北流至池州秋浦縣今爲
貴池縣又東北流至潤州丹徒縣今爲鎮江府北封

其浸潁湛

左氏傳昭元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杜氏謂潁
水出陽城縣案漢志縣屬潁川郡卽今河南府潁陽
縣又東流至江州潯陽縣今爲德化縣有彭蠡澤卽
禹貢江漢滙澤之地又東北流至池州秋浦縣今爲
縣又襄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杜
氏謂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案地志襄城卽

今汝州之襄城縣昆陽故城今在汝州之葉縣已上二者皆古豫州之地經以爲荆州之浸必有脫誤處

其利丹銀齒革

禹貢荆州言瀹砥砮丹惟金三品羽毛齒革其地利古今然也然荆州亦言金與鎔楛則未嘗無金錫竹箭揚州亦言齒革及惟金三品則未嘗無丹銀齒革特以其地產之多者言之

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總義闕

河南曰豫州

禹貢荆河惟豫州其封在大河之南南係荆山之北東流至虢州盧氏縣界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又東流至本州之上洛縣又至河南府之鞏縣會伊瀍澗之水以入於河

其浸波溠

鄭康成曰波讀爲播播孔安國言禹貢有播水無波水音與播同古字從山從番讀爲播冢之播康成誠有所見而然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度其地其盧氏鞏縣之間即今商虢州河南府之地左氏傳莊四年楚令尹鬬析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杜氏以爲溠水在義陽縣縣西東南入鄀水義陽即今信陽軍之西去隨甚近唐志隨州隨縣溠水出縣西四十里此正古豫州之地鄭康成乃謂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蓋漢人誤以南陽鄀爲荆州不知古荆州在荆山

之南康成徇漢地志之說誤矣

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總義附

正東曰青州

禹貢有青有充有徐殷并青於徐而徐兼揚州之淮故江南曰揚州周復以淮歸揚而并徐於青正在畿東故曰正東

其山鎮曰沂山

唐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屬琅琊郡沂山在縣北一百二十四里

其澤藪曰望諸

唐宋州虞城縣漢屬梁國今屬南京應天府孟諸澤西北十里俗號盟諸故書謂之孟諸周禮謂之望諸漢志謂之盟諸史記謂之盟都其實一也

其川淮泗

禹貢導淮自桐柏漢志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唐以其地爲桐柏縣屬唐州淮水所出東流至蔡州之眞陽流至申州之義陽縣今爲信陽軍信陽縣又東流至光州定城縣又東北流至濠州招信即漢志所謂淮至淮陵入泗唐屬泗州今爲淮陽軍沂水經下邳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又一水經城東故曰正東

其浸沂沭

漢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蓋縣在唐及今皆兗州之境下邳唐屬泗州今爲淮陵縣地乃古徐州之域

東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漢志琅琊郡東莞縣流水南至下邳入泗案唐志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地流水所出東南至泗州下邳縣又東北流至泗州漣水縣今爲漣水軍至此與泗合而入淮

其利蒲魚

禹貢於徐州言淮夷蠙珠暨魚周幷徐於青其利皆兼此二州而言

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鷄狗其穀宜稻麥 總義覈

河東曰兗州

夏殷皆言濟河惟兗州謂東河之東濟水之北也周

人以青兼徐而兗州又得越乎濟之東南故青之岱山職方以爲兗之澤藪是也故曰河東

其山鎮曰岱山

漢志泰山郡博縣泰山在西北博在唐爲乾封屬兗州今爲襲慶府奉符縣泰山一曰岱山禹貢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是青州在岱山東北徐州在岱山東南周幷徐入青而不以岱屬青州兗在西北實兼有其地

其澤藪曰大野

漢志泰山郡鉅野縣大野澤在縣北唐以縣屬鄆州今屬濟州案禹貢徐州言大野既豬周無徐州故以

其川河沛

禹貢言導河積石案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唐及今爲積石軍然禹之導河始於積石其實河源遠在西塞之外漢張騫班固及水經山海經等皆不知其地唐穆宗長慶元年劉元鼎使吐蕃歸蹈湟水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溯河之上流繇洪濟渠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其地葢劍南之西虜

曰悶摩黎山河源出其間色赤行益遠他水並注則濁白此東北至莫賀延磧尾入吐谷渾以至積石東北流至鄯州龍天縣界又東流至河州枹罕縣界又東流至會州會寧縣又東流至蘭州五泉縣又東北流至會州會寧縣又東北流至靈州迴樂縣又東北流至三受降城又東迤南至朔州之鄯陽縣又南流至嵐州合河縣又南流至石州臨泉縣又南流至隰州永和縣又南流至慈州吉昌縣又南流至絳州龍門縣今以縣屬河中府乃龍門口卽禹貢所謂至於龍門者也又南流至陝州陝州對河爲崞州崞陰縣太華山在縣八里河經

太華之北故曰華陰即禹貢所謂南至於華陰也至此方自南迤東至陝州陝石縣今爲陝縣有底柱山在黃河中禹貢所謂東至於底柱也又東流至河南府之王屋縣又東流經本府之河陽縣今爲孟州有孟津禹貢所謂東至於孟津是也又東流經本府之偃師縣有洛水入河禹貢所謂東過洛汭是也又東流至鞏縣有黎山即禹貢所謂至於大伾是也又東北流至相州臨河縣又東北流至澶州頓丘縣又北流至魏州貴鄉縣今省入於大名府之元城縣又東北流至貝州經城縣今省入於大名府之

之宗城縣又東北流至冀州南宮縣禹貢滏水亦入河以禹河東徙故自入海而不入於河滏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禹貢所謂北過滏水是也又冀州西北接那趙深三州三州皆有大陸澤禹貢所謂至於大陸是也又東北流至滄州饒安縣即禹貢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之地大抵河行萬餘里豈獨爲兗州之川禹貢濟河惟兗州即其地攷之自魏至滄凡一千三百餘里其河之東境皆兗州之域沛水在經及漢志皆以此字從水從韋案說文從水從韋註出兗州之川惟禹貢從水從齊又案漢志從水從齊其水出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乃別是一水名則此二字音同實異後世雖例以從水從齊者爲兗州之川其實乃字之誤當以古文爲正案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攷之則在河東郡之垣縣虞鄉王屋縣王屋山在縣北流水所出決流至河內郡之軹縣唐爲濟源縣以濟水出平地有二源故名濟流注汶入於河禹貢入河復截河而南溢爲滎滎在鄭州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實受溢河之濟水濟水自春秋後不復截河而入於滎矣今雖有滎澤而故瀆湮塞不可攷又東至汴州又東北至曹州爲陶丘又東北至菏澤在廣濟軍

之東北自河至此凡七百餘里皆古濟所經之地今不復有濟水但存其名而已又荷澤雖不受濟水亦自有源仍舊東流世俗因其舊名亦以濟名之然東南流至兗州金鄉魚臺入徐州沛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又一派禹貢濟水至荷澤即東北會於汶汶水出兗州乾封縣今襲慶府奉符縣凡北流至鄆州須昌縣又東北流至齊州臨邑縣又東北流至淄州高苑縣又東北流至青州博昌縣以入乎海自汶水源至此皆古濟之地實古兗州之域

其浸盧維

鄭康成曰盧維當爲雷雍蓋漢州雷澤縣雷夏澤在北又灘沮二水源俱出雷夏澤正兗州之境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康成讀曰雷非也唐以盧縣屬鄆州今廢入陽穀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

利與青州同民畜與豫州同

其穀宜四種 鄧義關

正西曰雍州

禹貢有雍有梁故梁爲正西而雍爲西北殷周皆省梁入雍故雍州爲正西

其山鎮曰嶽山

漢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然秦唐隴州汧源縣而汧山北與隴山接禹貢導岍是也正與公劉詩合又唐志是也此正謂吳山非所謂吳山是也此吳山在州西南五吳山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吳山又在縣西南五十里周都五嶽之外以此特近故爲嶽山秦都咸陽亦爲西嶽唐爲國之西鎮山謂之西吳

其澤藪曰弦蒲

漢志右扶風汧縣北有蒲谷鄉有弦中谷雍州藪今屬隴州汧源縣

其川涇汭

漢志安定郡涇陽縣开頭山在西涇水所出唐以涇陽源爲平涼屬原州今屬渭州又東南流至涇州臨涇保定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祿新平永壽三縣以入渭汭又東北流至京兆之醴泉高陵櫟陽三縣以入渭涇水北之汭此所謂汭者非禹貢所謂汭也禹貢言汭皆水北曰汭雍州之川名漢志右扶風汧縣汭水出西北東入涇此正公劉居豳之地詩所謂芮鞫之即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其國城在邠州東北二十九里三水縣界古豳城是也正與公劉詩合又唐志涇州臨涇縣有汭水西自隴州華亭縣流入一名宜祿川然涇隴二州在邠州之西則非邠州之汭要皆雍州之川也

其浸渭洛

漢志隴西郡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唐省首陽入渭源後省今置渭源堡屬熙州烏鼠山在縣西渭水有三源正東徼南流至本州之襄武縣又東流五十里至鞏州之隴西縣又東流至秦州上邽縣又東流至南田縣今省入吳山又東流至隴州南田縣又東流至京兆府岐山縣又東流至京兆府萬年縣又東流至華

州華陰縣東北入於河謂之渭口禹貢所謂涇屆也
洛水別是雍州一浸非禹貢導洛自熊耳之洛鄭康
成曰洛出懷德釋者引詩之瞻彼洛矣爲證案漢志
左馮翊懷德縣即彊梁原之洛水懷德即京兆府之
富平縣今縣屬耀州即漢左馮翊之地北條荊山在
縣西正漢志洛水之源也孔安國注禹貢東會滻沮
之下曰滻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孔穎達引
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正與漢志合又一
洛水出慶州洛源縣在唐京兆之西北五百餘里攷
之地志非一源案唐志慶州洛源縣本漢歸德縣地

屬北地郡有白於山在縣北三十里洛水所出因以名
縣東流至鄜州洛交縣又東南流至京兆府雲陽縣
之東境又經同州澄城縣之西境此去富平之懷德
亦甚近不應言兩洛水以其異源而下流同入於渭
故皆以洛水名之如冀之清漳濁漳青之大沂小沂
徐亦有兩泗水以其同入不害其爲名稱之同

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禹貢於雍州言厥貢球琳琅玕孔氏謂球琳皆玉名
琅玕石而似玉

東北曰幽州

州之地與充州東西分界故其川同於河沛

其浸菑時

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

攷輿地記則襲慶府萊蕪縣有原山淄水所出其即漢之泰山郡東北流入淄川縣漢萊蕪故城在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北過利津縣又東北入於海而漢志乃曰入沛蓋入沛乃禹川之舊自濟之上流既涸故淄水入海又漢志千乘郡博昌縣時水東北至鉅定縣入馬車瀆乃今青州之境青州臨淄縣有時水本漢千乘郡之地

其利魚鹽

幽州跨海有魚鹽之利

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總義闕

河內曰冀州

舜十有二州有幽有并有冀水土既平之後以冀爲舜之并州故曰河內曰冀州

堯都省十有二州之幽并入焉以餘州準之則知禹貢冀州東西南之三面皆距河而北境則越平常山今之燕雲營平諸州皆其地也殷人復以冀州北境復舜之幽州而東西南皆禹跡之舊蓋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故曰兩河間周人又分冀而復

其山鎮曰霍山

漢志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唐及今晉州霍邑本漢彘縣霍山一名太嶽在縣東三十里

其澤藪曰楊紆

鄭康成曰楊紆所在未聞顏師古引爾雅云秦有楊紆李巡又以爲在扶風而此乃以爲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

其川漳

漢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是二漳皆出於上黨也唐志濁漳水出潞州長子縣本漢縣有發鳩山濁漳水所出東北流至本州所理之上黨縣又東北流至本州潞城縣清水一名潞水又東北經本州襄垣縣黎城縣又東流至相州之鄴縣又東北流至磁州滏陽縣又東北流經潞州之洛水縣有衡漳故瀆俗名阿難渠則知合清漳而謂之衡漳清漳出太原府之樂平縣本漢沾縣少山在縣西南清漳所出東南流至儀州之和順縣又東南流至潞州黎城縣之東北又東北流至洛州之洛水縣

又東北與濁漳合而至貝州之寧城縣又東北流至德州之長河縣乃漳之南岸其北岸卽瀛州之平舒縣自此東北入於海

其浸汾潞

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入河疏唐嵐州靜樂縣今屬澤州卽漢汾陽之地汾水東南流入太原府之交城陽曲太原清源文水五縣又東流至汾州溫城介休靈石汾西四縣又東南流入晉州之霍邑趙城洪洞臨汾四縣又東南流至絳州之正平稷山龍門三縣又南流至河中府寶鼎縣北入於河唐潞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郡漳水一名潞水在縣北關曰潞水在縣北爲冀州浸卽漳水也蓋周以濁漳爲潞清漳爲漳

其利松柏

禹貢冀州厥木惟條條長也其利松柏宜矣

其民五男三女 總義闕

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總義闕

正北曰幷州

舜有幷州禹貢以幷入冀州殷因之周復分冀復舜之舊幷州以天下之勢言之冀州在西河之東雍州在西河之西河之東流至興唐縣又東流至瀛州之博野東流入於河

河之西幷州介平雍冀之間故曰正北

其山鎭曰恒山

漢志恒山郡上曲陽縣常山谷在西北按唐定州有恒陽縣有北嶽今改爲中山府縣爲曲陽卽漢之舊也

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

漢志代郡鹵城縣虖池河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此言參合則屬高柳縣漢高柳縣隸代郡唐正觀以後爲默啜所破州縣俱廢開元十年改定襄爲雲中有高柳故城則鹵城又當在高柳之北虖池河源未之詳其河自雁門縣西南流入嵵與唐林二縣又西南流至忻州秀容縣又西南流入定襄縣又南流至太原府孟縣又東流至恒州之靈壽眞定九門藁城五縣又東流至定州無極縣又東流入深州之饒陽鹿城安平三縣又東南流入瀛州之高陽河間二縣又東流入莫州之唐興及莫縣以至任丘文安縣卽漢志所謂至文安入海者也唐成曰嘔夷卽嘔夷水唐蔚州興唐縣本代郡地嘔夷一名滹水出縣西北高氏山東北流至興唐縣又東流至瀛州之博野東流入於河

其浸溓易

漢志代郡廣昌縣溓水東南至容城入河案唐蔚州飛狐縣卽漢廣昌縣地有飛狐口溓水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又東北流至溓水縣又南流入容城縣卽漢志所謂東至容城入河者也漢志涿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此言易出故安則近幽州之境案唐蔚州飛狐縣周屬幷州自縣北入媯州之懷戎卽古飛狐口易水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至北方是漢涿郡故安縣之地又東流至涿州之歸義縣又東北流入涿州范陽之南界卽漢志所謂至范陽入溓者也

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總義闕

總論分州之異

九州之說其來尙矣孔安國以禹貢九州爲帝堯之制遂謂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幷州分青州爲營州餘乃堯舊非也攷之舜典其說甚明始言肇十有二州次言咨十有二牧然後命禹平水土是則平水土之命與夫十有二州之建其先後次第自有可攷而不誣者禹別九州書以貢名在治水之後禹貢於逐州之下雖各列隨山濬川之說然皆追求其治水蹤跡而後辨山川之險易量道里之遠近以定賦貢之高下不得以舜之十二州爲後也善乎班固之言曰堯遭洪水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旣平更別九州列五服其先後次序正所以發明當時置州之意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總義闕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總義闕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

其要專在建牧一事周制九牧實舜之咨十有二牧之遺制皆所以統天下之邦國使之攷禮正刑以尊天子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

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殿國亦如之 總義闕

王方氏掌土圭之濛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濛而授任地者 總義闕

王巡狩則樹王舍 樹植也立也王巡狩則有四方之舍土方氏既爲之土地相宅而知利害之所在然後掌舍爲之設樓柝再重爲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而土方氏植立之焉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

周禮總義會纂卷四之三 夏官

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總義闕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道路達財力通此合方之事也未及夫政焉同數器而九卿之命皆有定守一度量而五則之制亦有定用此合方之政也未及夫教焉至於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講信修睦無有異志合方之爲教也大矣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合方氏之同好善因人心之善還以道之而已至此一職專以訓方爲事亦非於人心好善之外別有所謂訓也道四方之政事則政事固有良而平者矣與其上下之志則志固有醇而正者矣誦四方之傳道今之事亦有格言大訓可以爲濛者矣此皆人心自有之善訓方從而訓道之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舉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形猶人之形有相屬之義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總義闕

周禮總義會纂卷四之三 夏官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逾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遷陽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總義闕

匡人掌達濛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人之不善隱微而未露者謂之慝如土訓之道地慝誦訓之道方慝皆隱微之謂使其邪慝未革雖有入濛入則將何所正此所以先觀其慝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總義綱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

政卽都家車馬兵甲之戒令也學則學其戒令而肄習於都家之學者也政以任國子之已命者經所謂士是已學以待國子之未命者經所謂庶子是已然國子所以守禦而戒令同乎眾庶則立灋公矣教以都家之政學而掌之以國灋則兵政一矣

周禮總義夏官卷四之三 終

周禮總義卷四之三 夏官

秋官司寇第五

秋官大司寇五之一

宋寧鄉易祓撰

章如愚考索秋官敘官不同曰何謂周官別職謂各有職司府史也刑官何以稱士士察也故刑獄刑官之士所主不同鄉士掌六鄉遂士掌六遂獄訟聽公邑故官卑人多縣士掌三百四百里方士掌三等采地在王城四方詔士迎四方賓客詰姦暴客兼主四方之獄訟朝士掌外朝之灋爲詢衆庶讞也序賓客之職何以列秋官賓客是主人所禮故鄉飲禮坐賓於西北象天地嚴凝之氣始於東南虛於西北是以賓客之事亦屬焉後之大行人小行人司儀環人行夫象胥掌交掌客及掌訝皆取嚴凝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小宰言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而此經乃言秋官司寇掌邦禁者何也先王立灋止於禁過而已此司寇所以掌邦禁而後言刑邦國也然刑所以弼教也寇則敗其教之成者也縱欲敗類乃教之所棄而刑之所加故掌刑者謂之司寇而後世亦謂之司敗是刑所以懲其敗類者也奚以禁爲哉是不然蒙之初九曰利用刑人以正灋也於上九則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蓋用刑之意本以禁暴懲之於未正灋之始猶之可也致寇而後禦雖以順用斯爲末矣使不能明威立義俾民不迷防微遏萌逆折其始既陷於罪又從而刑之豈爲民極之意是知禁過於未然者聖人之本心也刑以濟其禁之所不及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司寇所掌不先言刑而先言禁其三代本末之序也耶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犬人下士二人胥四人徒十有六人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罪隸百有二十人
蠻隸百有二十人
閩隸百有二十人
夷隸百有二十人
貉隸百有二十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修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氏下士二人徒四人
穴氏下士二人徒四人
翨氏下士二人徒四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掌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蜡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徒二十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八十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十人家士亦如之

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而士師則掌禁自鄉士以至司隸則言其用刑者也自布憲以至銜枚氏則言其用禁者也序言用刑而掌戮必在其後序言用禁而禁殺戮必居其先是爲政猶惡於用殺也此特刑禁

之職而已若夫大行人掌客之類則疑於春官之掌禮者也朝士掌交之類則疑於夏官之掌政者也聖人不列於春夏二官而必列於司寇刑官之屬者蓋刑非所以爲刑也止其刑於禮文之始制其刑於政治之後設官之意如此其聖人折民惟刑之義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大司寇之三典即太宰之刑典典常也舉皇極之道而時措於天下故三者皆謂之典以刑邦國則近者

修刑以政之以詰四方則遠者修辭以詰之遠近不同同於三典而已一曰刑新國者新造之國服教未久故其典主乎輕此成王命康叔撫殷民之意也二曰刑平國者已治之國教化素孚故其典主乎中此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之意也三曰刑亂國者悖亂之國不共王畧故其典主乎重此成王命周公征四國之意也是三典者新國亂國或輕或重惟平國獨得輕重之中以聖人用刑之意推之則輕者所以進其善重者所以懲其惡皆所以為中也書曰咸中有慶

其是之謂歟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五刑專主乎刑典而其實則參六典之職蓋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固所以為民極之建然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實大司寇之正其刑典者也乃建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則用野刑焉野刑雖六遂之刑然田萊溝涂之事城郭井邑之事無非關乎事官之職凡役民以作其事者以成功為上也以不致力為糾也故曰上功糾力乃建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則用軍刑焉軍刑雖軍旅之刑然師田行役之政追胥守禦之政無非關乎政官之職凡役民以立其政者以用命為上也以不死守為糾也故曰上命糾守乃建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則用鄉刑焉鄉刑雖六鄉之刑然六德六行之教五禮六樂之教無非關乎教官之職凡役民以行其教者以成德為上也以不致孝為糾也故曰上德糾孝乃建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則用官刑焉官刑雖官府之刑然攷殷輔之治府史胥徒之治無非關乎治官之職凡役民以立其治者以用能為上也以不稱職為糾也故曰上能糾職乃建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則用國刑焉國刑雖王國之刑然君臣父子之禮祭祀賓客之禮無非關乎禮官之任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恪愿為上也以不致恭為糾也故曰上愿糾恭上者各有所上也糾者糾其渙散者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渙散非用刑之時而刑之所糾期於無渙散而已此六典並建於天下而納天下於皇極之域聖人制刑典之本意也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圜土獄城也罷民則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也過麗於濾害加於人聚而教之寘於圜土有仁而生之之道故謂之教施職事則以其所能而勞苦之恥以明刑則書其罪惡而愧辱之如是而能改則庶幾乎可與爲善也故反於中國反於中國者反於鄉里也鄉里謂之中國中國者周以圜土代五流之濾有絕於中國之義於是乎反於中國三年不齒則雖可與爲善而

未能保其必善當是時也州長屬民而讀濾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聽黨正屬民而飲酒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序年運而往亦既久矣昔之不善固將自化然後齒之倫類不幸日月至而心不化焉逸而出之圜土則殺之殺之非不仁措民於必善而已聚而教之仁也出而殺之義也聖人之意仁之至而義之盡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以禁禁則止其刑於獄訟非聖人之得已也故先之以禁禁則止其刑於未然矣以兩造兩劑爲哉兩造謂各有爭辨而皆至於公兩劑謂各執其書以相參驗聖人特設是濾而已乃所以禁之也或爭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獄是訟者不特兩造而已必入束矢示其直而不曲也不入則是自服其不直故入束矢而後爲之聽其訟獄者亦不特兩劑而已必入鈞金示其堅而不變也不入則是其情猶可變故入鈞金而後爲之聽其獄聖人之謹於獄訟也如此然訟則入束矢而卽聽固欲息民之訟獄則入鈞金必待三日而後聽猶不忍置民於獄是皆聖人不得已之意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濾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輕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上經云罷民害人而麗於濾者此則未麗於濾而不可以濾加者也雖無大罪可寘圜土若舍而弗濾則亦有害於州里之善俗於是平之以嘉石謂石雖嘉而抑之於外朝之左所以恥之也且桎梏而坐外累其形役諸司空內苦其心坐以日計焉已不勝其恥

況役而進於月者蕭然疲困而莫知所自恥而慙也至矣使州里任之宿而舍之非特教罷民亦所以勸州里也

以肺石達窮民凡達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肺氣之藏也凡人得志則喜失志則悲不得其平則鳴皆氣有以使之而實內托於肺者也故達窮民者謂之肺石朝士莫之於外朝九棘之右凡窮民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

告於上而罪其長然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欲窮民之速達且甚於遽令而此則三日而後聽何也為罪其長者設也罪其長而不遲之以待其辭之定則下瀆其上而上無以信於下矣非此族也速遝以達何容心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為尤重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治教與政皆布之而後斂者也而刑象之灋為尤重布之而使斯民有違罪之心斂之而使斯民無覬刑之心則聖人重刑尤有甚於治教與政也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盟約二事也約為之信書而已盟則歃牲焉大司寇兼言之則宜兼掌其事今以盟書為重而不及乎約以司約大史見之也大史於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司約於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大亂則六官辟藏非不藏其貳於

六官也略焉而已矣惟盟書則事大而體重大司寇則職嚴而令肅弗信則人弗保也盟於神者其可已乎弗敬則神弗福也涖其書者其可已乎於是登於天府而藏之與玉鎮大寶器同寶於萬世此書之正者也史掌官書以贊治司會則以攷治為職六官則治教政刑禮事之長又以攷信焉皆受其貳而藏之以待其不信者質之是以公而任乎天者也豈約劑可以苟言哉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大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府待萬民之治大宰治官之長故以之待其治大司寇刑之長故又以之聽其獄訟也

大祭祀奉大牲若禮祀五帝則戒之日泣誓百官戒於百族

王氏詳說援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百官云者百執事也百姓云者王之族姓也族姓與祭則重於百執事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內而戒百姓於太廟之內正所以辨親疎也然祭之前期十日有誓有戒曰誓則重於戒也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誓則誓之重於戒也明矣夫祭

主蹕行者乃其餘事不必親也使其屬而已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

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眾輔志而弊謀

王朝有三燕朝在路門之內治朝在路門之外外朝在庫門之外致萬民而詢外朝之事也詢者諮於人者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所謂致萬民而詢者卿士庶人咸在也以致萬民為主焉國危則謀安國遷則謀居立君則謀嗣三者國之大事也其利害在君而不在民其可否在民而不在君於是而詢焉王南鄉以臨之三公及州長百志慮而已納亨及祭尚其嚴也朝覲會同尚其肅也大喪之事尚其哀也此前王之禮所係為甚重然明水火之奉與否者朝覲會同與祀則以人道言之祭祀之禮則以神道言之各當於禮而已矣

大軍旅泣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軍旅之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陰祀也刑陰類也以刑官之長而泣其戮重之也凡邦之大事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大司寇以刑官前王禮也尊天子之威儀一臣下之

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羣吏左右其事面
已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六鄉之官皆預
也三公咨王者也州長帥民者也百姓則謀之所自
出者也三年賓興而眾寘在鄉老之後外朝之政而
百姓在三公州長之後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
爲輕得乎天子而爲諸侯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於是
可見也小司寇摽以敘進而問焉以眾輔志而弊謀
則又以王志爲主而輔之以眾以眾謀爲稽而弊之
於王誠其盡天下之心乎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

之讀書則用灋

五刑者墨也劓也宮也刖也殺也以是聽獄訟則當
求其罪之所麗得其所麗之罪未遽用灋也特附於
刑而已然人情之在天下固有陰慝隱惡出於灋制
之外者亦有灋理嚴密而中心實不然者此所以貴
乎用情訊之也至於旬乃弊之則又遲之以久必欲
得其情而後已與書言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
同意讀書則用灋者弊其罪則讀其服罪之書讀其
服罪之書則用灋而已何者以其灋之當於情故也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在心爲志感而爲情發而爲聲此以五聲聽獄訟而
求民情宜也以辭爲聲可也色氣耳目何以謂之聲
大抵言者心之聲也凡人之不善雖欲揜蓋覆護於
外而其實不外乎此心形見之間是以心不直者其
發沒心不實者其色赧心不誠者其氣亂心不正者
其耳多惑心不明者其目多眊是四者皆於其辭而
察之非其辭之寓於色氣耳目也乃其心之不容隱

於言而形於色氣耳目也後世知是理者鮮矣獄訟
滋繁何以得其情乎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
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
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君謂之辟制灋者也制灋而不制於灋威福所自出
故也作威則刑誅之作福則赦宥之刑誅赦宥猶未
定故八灋在所可議者謂之辟所謂八辟者即大宰
八統是已曰親曰故曰賢曰能曰功曰貴曰勤曰賓
是八者皆教化之所自出不幸而陷於罪戾則灋有

所不可加先王何以處之於邦濛曰歷於刑罰曰附所謂附麗者非取必於濛也以八辟議之而已是以八辟有大議而不私者君以義制者也庶民有常濛而不議者臣以事守者也斯可以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矣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刺殺也不曰殺而曰刺者刺有探取之義蓋獄訟雖成而聖人之心猶以爲未安必探取乎民情以求至當之理焉於是有三刺以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

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而聽民之所刺宥者是以訊萬民爲主而必先之以羣臣羣吏者是臣吏可以達天下之民情者也由是羣臣皆曰可殺勿聽羣吏皆曰可殺勿聽萬民皆曰可殺見可殺焉然後殺之羣臣皆曰可宥勿聽羣吏皆曰可宥勿聽萬民皆曰可宥見可宥焉然後宥之此上服下服之刑所由以施也上服服刑之重者也下服服刑之輕者也宜殺而服上刑固謂之刺宜殺而服下刑斯謂之宥茲非以民情之中爲獄訟之中乎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

貳之以制國用

小司徒頒比濛而登民數主乎民而言也小司寇所以登萬民之大比而登民數主乎刑而言也蓋至于三年大比則民之登耗損益亦已多矣此小司寇所以登萬民之數所以登民數自生齒以上蓄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亂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亂民之蕃育於是乎始此登民數所以必取乎生齒以上今攷下經司民之職曰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又曰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是司寇受其數于司民之官而於孟冬祀司民星之時乃獻其數于王而

後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刑官之致重於民數者如此不特刑官重之而已冢宰于刑官登名數之後又爲之貳其數而制國用焉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冢宰以三十年通制國用而大比之制國用實所以爲三十年盈虛斂散之備內史于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書司會于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事二官卑而列于始冢宰尊而繼于後非以統百官之任而統其成者歟由是觀之民之盛衰係乎刑故司寇登名數于地官大比之時財之豐耗出于民故冢宰制國用于刑官登

民數之後數官聯事而合治皆所以重乎民者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鬱水納亨亦如之小師泚戮凡國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泚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此皆所以貳大司寇者也大司寇奉犬牲于大祭祀之時此則于小祭祀奉之大司寇于禋祀五帝則泚誓戒及納亨前王此則爲之實鬱水大司寇于朝覲會同前王此則大賓客前王而加之以辟大司寇于大軍旅泚戮此則于小師泚戮卑者任其勞而不敢尸其大也若大司寇蹕邦事則通乎國邑此蹕國事則止于國中之事其帥屬則一而已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此經言獻民數于孟冬祀司民之日而下經司民之職亦曰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其說頗同疑所謂孟冬祀司民者即下經三年大比之孟冬祀司民也然下經司民之職言大比登民數者與此上經之說合而此經別出于上經大比登民數之後則知此所謂孟冬祀司民者每歲之孟冬而已蓋軒轅之角有大民小民之星每歲孟冬祀之當是時也司民雖書生齒以

上而未之獻小司寇雖獻民數而未登于天府止以爲每歲圖國用之計所謂圖國用而進退之者王制曰家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此亦圖國用之意然王制歸之于家宰而此經屬之于小司寇者小司寇因民數而進退之則謂之圖國用家宰因歲計而出入之則謂之制國用其聯事合瀕一也又至于三歲大比小司寇復于其孟冬祀司民之日取司民所獻之民數而獻之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家宰復與內史司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羣士者卿士以下皆掌獄訟之士也然有未成之獄訟有已成之獄訟歲終所令則謂其已成者計稽也弊斷也稽其一歲之獄幾何斷其訟之當否幾何其獄訟之已成而合平灋者謂之中羣士入之于小司寇小司寇登之于天府與天府之受治中同義重之也

正歲率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

此經與小宰之帥屬觀治象小司徒之帥屬觀教象同意然特憲禁令于王宮與六鄉四郊而已若司寇之職本以刑禁詰四方故宣布而憲于四方焉乃命其屬入會致事者王氏謂餘官以歲終入其書獨司寇以正歲入之所以謹其始非也乃者繼事之辭令羣士乃宣布於四方以終歲期之至大宰受會之時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所以紀小司寇一職之終也

周禮總義秋官卷五之一終

周禮總義卷五之十一 秋官

秋官士師五之二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古者有五刑無五罰五罰自周穆王始而古所謂罰則刑之輕者也舜之象以典刑則常刑也以常刑爲重焉又設爲三等之灋以損五刑之舊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穆王之三千以枚數之雖增於前然墨則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頂者三百皆重刑也惟其禁戒不立而左右先後之無術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六鄉之內其居則又有州黨族閭比之聯其民人則有什伍之聯皆合其聯以待征斂調發之事此鄉官之職也而士師又掌之者使之相安而相受故耳蓋人之有罪過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去之則不善者遠焉而後善者得以相安上罪暫役以至下罪三月役任于州里者舍之則不善者反焉而後善者得以相受相安相受是與衆同欲也與衆同欲則與衆同惡也以是比追胥之事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是

戒者使之知所守故于戒言先後是欲先後導之使

故于禁言左右是欲左右輔之使之不至于刑罰也

之不至於刑罰也蓋禁所以防之徇以木鐸而縣其

有利存焉以旋刑罰慶賞則賞一人而同所勸罰一人而同所戒是有義存焉此士師所以掌鄉而弼六鄉之教者也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官中之政令卽刑官所行之政令也察獄訟之辭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而致其辭于士師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斷獄弊訟獄訟既審合于邦令士師則又以其邦令而致之于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上下聽事精察如此此獄訟之所以得其中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汐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成定也八成言士則士之八成而已汐酌也謂刺探邦之機密以遺於外者賊毀則者也謂毀棄王畧而潛爲變者邦謀謂爲敵國反間以亂我邦者犯邦令謂故作很傲以觸邦令者撟邦令謂敢爲詐令冒以擅邦令者爲邦盜謂竊持邦柄以作威福者爲邦朋謂朋淫匪人相比爲惡者爲邦誣謂妄作妖祥惑眾亂俗者八者謂之惡德罪所不貸無復可議聖人于是有利存焉以旋刑罰慶賞則賞一人而同所勸罰一人而同所戒是有義存焉此士師所以掌鄉而弼六鄉之教者也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官中之政令卽刑官所行之政令也察獄訟之辭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而致其辭于士師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斷獄弊訟獄訟既審合于邦令士師則又以其邦令而致之于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上下聽事精察如此此獄訟之所以得其中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汐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成定也八成言士則士之八成而已汐酌也謂刺探邦之機密以遺於外者賊毀則者也謂毀棄王畧而潛爲變者邦謀謂爲敵國反間以亂我邦者犯邦令謂故作很傲以觸邦令者撟邦令謂敢爲詐令冒以擅邦令者爲邦盜謂竊持邦柄以作威福者爲邦朋謂朋淫匪人相比爲惡者爲邦誣謂妄作妖祥惑眾亂俗者八者謂之惡德罪所不貸無復可議聖人于是有利存焉以旋刑罰慶賞則賞一人而同所勸罰一人而同所戒是有義存焉此士師所以掌鄉而弼六鄉之教者也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凡言邦國則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則天子也此經言若邦凶荒則非爲天子畿內而設何者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初不言移民通財而移民通財乃見于大荒大札令邦國之後則移民通財諸侯之事也荒政無糾守而此則有糾守是責諸侯以守也荒政言緩刑而其後令邦國亦言緩刑是緩刑所以恤凶民命所關天子諸侯之所同也若是則此經言邦者亦可以爲諸侯之邦矣小行人曰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其救荒同而其單言國又同非諸侯而何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以財獄訟謂獄訟而爭財者也正小宰八成所謂聽稱責與買賣者是已故正之以傅別約劑之灋傅謂地傅以爲之保別謂判書以爲之合約謂書其期約者劑謂爲之要書者四者皆可稽之以爲決以此正獄訟則片言可折而爭心息矣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宗廟社稷七祀皆有尸初不命刑官而此以刑官爲

尸者特見于勝國之社或曰以其不靈于亡國而妖
邪附之故威之以刑官非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
陰氣也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
氣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
言亳社則勝國之社也亳社以陰爲主而刑乃陰之
類媒氏以男女之陰訟而聽之于勝國之社類也此
祭勝國之社而刑官爲之尸亦類也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自治朝而退居於內者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居於
寢者謂之燕寢此出入所以謂之燕出入也士師前
驅而辟則王者燕閒之際無一節之不謹車謂之道

車者其意亦可推矣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祀五帝者謂五人帝之祀而士師言沃尸者何也致
其潔而已方尸之入門也以盤匜盥水及王有獻尸
之禮亦奉水以盥故皆言沃鑊水本小司寇所實士
師則洎而增之凡此皆取其明清于用刑所以使之
洎也

沃使之洎也

凡刉珥則奉犬牲

義見肆師

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諸侯爲賓則有燕饗之禮大喪則有廬舍之居帥其
屬而蹕王宮所以肅朝廷之儀師行而不從令是謂
逆軍旅臨陳而不用命是謂犯師禁帥其屬而行其
戮所以正軍令之瀆凡此皆以刑官之士師任其職
重其事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小司寇于正歲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者入此歲終所
正之要會也至於小司寇憲禁令于四方而此則憲

禁令于國及郊野則亦貳與攷之辯焉爾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
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殺肆之三日若
瀆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盤匜盥水及王有獻尸
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
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
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
者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

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覆其讞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

其讞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眾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古者典刑者謂之士故周人專設士師之職以統羣士羣士則各分其職以掌所治之刑獄若鄉士掌鄉之民數而曰掌國中遂士掌遂之民數而曰掌四郊縣士掌縣之民數而曰掌野鄭氏曰六鄉之獄在國中六遂之獄在四郊縣之獄在野蓋聖人謹于刑獄以其所掌者遠則察之欲其近非使之掌其地也或謂國中亦鄉地四郊亦遂地野亦縣地此殆非周人設羣士之意嘗攷載師任地之濾有所謂國中之地近郊之地遠郊之地是指王城以至于六鄉之內外而言也有所謂甸地稍地縣地疆地是指六遂內外以達于王畿而言也蓋王城謂之國中距王城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爲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爲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爲公邑者亦謂之縣是鄉之獄近于王城遂之獄近于鄉公邑之獄近于遂所居之地以近爲主而所掌之民數則各從其職可知矣夫所

謂民數者實地官司徒之任而亦掌之鄉士遂士縣士者非專掌民數也掌其夫家眾寡而以刑獄之濾糾之戒之令之而已蓋聖人之于刑獄非得已而用之者分職降典而後折民惟刑相我受民而後能和其庶獄自上失其道而後曾子有民散之嘆放辟邪侈之陷于罪而後孟子有罔民之議則夫戒之糾之令之毋使罪麗于民聖人之本心也然鄉士言糾戒之而遂士縣士言糾其戒令者鄉士治詳故不特糾之而又戒焉遂縣治畧故遂士縣士無所戒或違遂縣吏之戒令則糾之而已聽其獄訟察其辭者獄訟

以辭爲主書曰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又曰
察辭爲差非從惟從則察獄訟之辭者亦求以盡其
情而已辨其獄訟謂訟有曲直而獄有輕重故辨之
也異其死刑之罪者謂一死四刑其罪亦異故異之
也輕重既審乃取其要辭而書其實然後以斷刑之
職而聽斷于外朝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
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正卽羣士也棘木卽外朝也蓋
外朝之位羣臣羣士西面諸侯羣吏東面三公北面
州長衆庶在其後職聽於此則將以盡人之情焉然
鄉士以一旬遂士以二旬縣士以三旬因其遠近而

爲之久速致謹于刑獄也司寇聽其斷之獄弊其訟
于朝者蓋外朝之際羣士司刑皆在故司寇斷獄弊
訟于此是又欲盡羣士司刑之情也於是羣士司刑
各麗其灋以議獄訟則若司刑掌五刑之灋而司刺
又有三刺三宥三赦之灋各爲之麗其灋以議獄訟
獄訟成則其書謂之中者若書所謂咸中有慶小司
寇所謂登中於天府蓋獄訟至於中則無不當焉士
師於此受中則其刑當於罪一定不易然後叶日而
行刑殺肆之三日所以懲衆也若欲免之則上之人
非以私意免之也羣臣合於八議萬民合於三赦三

宥則又非斷獄訟者之職乃所以示一人之恩故於
鄉之獄則王親會其期於遂之獄則王命三公會其
期於縣之獄則王令六卿會其期是又以其遠近而
爲之差者也鄉士於祭祀喪紀軍旅賓客之大者遂
士於邦之大事縣士於邦之大役皆掌其禁令而譏
者欲人之毋敢犯也三公卿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
驅而辟辟行人而使之知所避爲邦事設也國也郊
也縣也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又爲師田設也大司
馬之大閱而斬其不用命者大師而比軍衆則誅後
至者皆犯命者也於是大司寇則爲之涖大軍旅之
戮小司寇則爲之涖小軍旅之戮士師又有犯師禁
者之戮然則戮其犯命者非師田而何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
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
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
令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
士所上治則主之
掌都家之獄訟者謂之都士家士獄訟成則告於方
士方士掌都家亦以都家在王畿之四方故也都謂

王子弟及公卿所食之采地家謂大夫所食之采地
聽其獄訟之辭則聽都士家士所告之辭辨其死刑
之罪尚要之則又辨其一死四刑輕重之書三月而
上獄訟於國以都家又遠於鄉遂及縣也言上於國
而不言聽於朝者蓋鄉士遂士縣士自以其職而列
於九棘之下故曰職聽於朝方士掌都家不必職聽
上獄訟於國而已至司寇受其成然後爲之聽於朝
於是羣士司刑亦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
受中前所謂成則都家聽獄訟之成後所謂成則司
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書其刑殺之成則知其所

犯之罪書其聽獄訟者則知其所聽之人先王欲其
在四方故也謂之諭罪刑者以其議刑之灋明其所
坐之罪也四方之有治於士者謂疑獄未決先造於
訝士訝士則達於士師以斷之亂獄有千名犯分之
其期者亦以鄉士遂士縣士互文推之耳凡都家之
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者方士以中士十
有六人爲之則四人而分主一方故也以時修其縣
瀘者王畿之縣也縣師掌之以方士而修縣瀘則縣
之瀘而已縣師掌邦國稍甸郊里之地域與其人民
田萊夫家之數六畜車輦之稽以待國之作民所謂
縣瀘者此也爲之修其縣瀘則民之登耗多寡器之
觀之時也掌訝曰若將有國賓客至則與士逆賓於
頁廐備乏吏之勤惰功過可得而計焉故於歲終則

疆爲前驅而入凡賓客之治令詔詔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掌詔與詔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詔士與行人入於國野則爲前驅而辟客出入詔士道之從者之出掌詔使人道之詔士掌詔皆中士八人而掌詔正以送逆賓客名官詔士刑官而與行人肅送逆之儀其詳畧輕重如此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大事謂王國征伐之事爲之讀其誓命與五禁之灋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十一 秋官 西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而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者政所以正其灋者也然而朝位不同者小司寇主於詢天下之政故其位止於公卿大夫衆庶而已若朝士專掌外朝之灋則諸侯以至羣士羣吏咸在焉欲肅其儀所以必建其灋今觀外朝之灋其位必有取於九棘三槐者何也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植三槐於前植九棘於左右初非有取於托物之義或者以三槐象三公之德九棘象羣臣諸侯之德是有見於三公

羣臣諸侯而無見於天子外朝之灋也蓋孤卿大夫則待之以臣道故列其位於九棘之左公侯伯子男士與行人入於國野則爲前驅而辟客出入詔士道之從者之出掌詔使人道之詔士掌詔皆中士八人以咎王爲義故列其位於三槐之前以至羣士羣吏州長衆庶之徒皆所以隸庶民獄訟之中故亦各以位敘而列於後所謂外朝之灋其嚴蓋如此然刑官於此聽獄訟必待諸侯羣臣咸集而後爲之聽則外朝之禮不常舉不幾於淹延乎是不然諸侯羣臣之並列於位者外朝之灋斷獄弊訟於九棘之下者外朝之位初不必諸侯羣臣之咸在而後聽之也前經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十一 秋官 西

小司寇言詢臣民而王位爲南鄉此不列王南鄉之位則知其不待外朝之時也明矣庫門外朝之地臣民咸集所以左嘉石平罷民而使之有愧悔之心君尊甚近所以右肺石達窮民而使之無壅遏之患義見大司寇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王朝有三皆所以聽政而此經言外朝之政特詳於治朝燕朝者何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治朝在路門之外又外而應門又外而雉門則有中門之禁焉以至尊所居儀衛嚴肅幾其出入不可踰越庫門在雉門

之外而外朝又在庫門之外不特諸侯羣臣之咸在雖州長衆庶與夫窮民罷民之類皆得以羣至於左右前後之列其可忽乎當外朝聽政之時固有雜遝於道路而莫知其所避者亦有差紊其行列而莫知其所向者朝士以鞭呼趨則呼朝者之趨於位也且爲之辟則使人避焉而正其位也位定然後爲之禁其慢朝者錯立者族談者尊君故也此外朝所建之濾所以爲甚嚴若夫孟子所謂不歷位而言不踰階而相揖則三朝之禮一而已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

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古者建國面朝後市蓋市近於利而朝近於義惟義可以正天下之利也況庫門外朝之地州長衆庶罷民窮民之類皆得以羣至於左右前後之列則夫得獲之濾尤不可廢蓋人民有常業而或至於亡逸者貨賄六畜有常守而或至於遺失者於是乎有朝士之濾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則委於聽獄訟之朝告於議獄訟之士而不敢私焉以待其人而反之不使人之見利而忘義也至於旬則亦既久矣物不可反亦不可棄於是舉其大者入於公小者歸於庶民之

私是又以上下輕重而制其義也若司市得貨賄六畜者三日而舉之與此經異者市民之所集其亡易得其求至速故三日而舉若外朝之所委則求者或遠亡不易得待之宜緩故必至於旬而後舉各當於義而已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凡士之治謂士之各以獄訟職聽於外朝司寇聽之爲之斷其獄弊其訟者也遠近不一而所治之事皆有期日防稽緩而已國中一旬謂鄉士也郊二旬謂遂士也野三旬謂縣士也都三月謂方士也邦國暮

謂詢士也期內聽者固所以防稽緩之失期外不聽者乃所以革煩擾之弊是亦聖人息獄訟之一端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濾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小宰八成之濾聽稱責以傅別別卽判書也人執其一書其所予之數凡責債則合之以爲驗故爲之聽其治凡民同貨財者謂二人同運貨財以分利令以國濾行之則行之以門關司市之濾犯令者刑罰則併舉其貨而罪止於犯令一人而已傅謂其人之有

地著而書之以附其事者也凡以己財屬於人而使之責者有地傳則追證爲不誣故爲之聽其辭此小宰八成之灋與夫門閭司市之灋而必屬之於朝士者謂其訟之至於外朝而未附於獄未麗於灋非羣士司刑之所議故朝士聽之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專殺固聖人之所禁凡盜賊結集徒黨已成軍伍而害及鄉邑及家人者苟禁其殺則其勢將猖獗而不可禁殺之無罪去天下之害也仇讐之報雖曰私復

然已書於士則罪狀明白國灋所不貸苟禁其殺則亦有負罪逃匿而幸免者殺之無罪除天下之惡也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凶荒札喪寇戎之故非小變也朝士爲之慮刑貶者先事而思患之謂慮慮刑則慮其刑之所當釋而可以濟一時之宜者慮貶則慮其財之所當損而可以紓一時之急者皆所以逆制其變故云爾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周人設司民之官以象司民之星與天府所言祭天之司民而獻民數者同義其所書生齒之數即大司徒人民之數小司徒夫家之數鄉師鄉大夫夫家衆寡之數一也其職不列於地官而列於秋官者何也秋官以刑爲主歲以死生爲登下之數是使之敬吾刑以敬吾民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即小司寇所謂及大比登民數是已然小司寇又云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而此云大比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者蓋小司寇於每歲之祀司民則獻每歲之常數此則於大比之歲以民數詔司寇然後小司寇又於三歲之祀司民而獻三歲之大數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則見其民數之爲不可忽此言貳之以贊王治而小司寇則言貳之以制國用者蓋財之豐耗出於民民之繁簡係乎刑小司寇既敬刑以爲民生之本故冢宰資之以制國用若司民專掌萬民之數故泛言贊王制而已○又曰王之爲王得乎丘民而已故自生

前以上皆書於版欲周知其數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往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五刑非聖人之得已也論其灋則墨輕於劓劓輕於宮宮輕於刖刖輕於殺至於殺則教之所不可存者借之以止殺而已然周官五刑各五百其屬爲二千五百穆王之五刑則其屬三千又以五等而爲其屬之輕重輕者屬多如墨劓之屬各千是已重者屬少如宮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是已周公之輕刑入重

穆王之重刑入輕所謂世重世輕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同義然惟灋惟察其審克之則以五刑詔刑罰之意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則辨其罪之輕重之意是其刑雖以世爲輕重而所以麗罪於刑者一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刺殺也不曰殺而曰刺者刺叔人情之當否而後加以刑殺故有三刺之灋其罪亦有加於五刑爲重出於五刑爲輕則宥以寬之故又有三宥之灋往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宮宮輕於刖刖輕於殺至於殺則教之所不可存者情可矜而五刑疑於無罪則從而赦之故又有三赦之灋兼掌此三者而獨以刺名官乃所以見先王之重於刑殺也此司刺之職所以掌此三者之目以贊司寇之聽獄訟所謂三刺者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小司寇所謂斷庶民獄訟之中者是已然小司寇言刺而兼及於宥此言三刺三宥而復及於三赦則先王謹刑之意尤詳焉何謂三宥一曰

不識若以甲爲乙而殺之者也二曰過失若斫伐他物而誤傷於人者也三曰遺忘若遺忘灋禁之所加而偶有所犯者也何謂三赦一曰幼弱則幼而又弱所謂七年曰悼是也二曰老耄則老而又耄所謂八十九十曰耄是也三曰惷愚則惷而又愚所謂下愚不移者是也以此三灋者贊司寇聽獄訟則贊之以赦宥刑殺之未定者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然後小司寇以三刺斷之而施上服下服之刑因灋以議罪因罪以施刑上下相承所謂

中者加此至此而言然後刑殺則先王不得已之意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贊之約次之

司約之約劑自邦國以至萬民皆用焉然萬民謂之小約劑邦國謂之大約劑此言治神以至治摯凡六者則大約劑也而六者之中又有輕重存焉蓋宗廟有位山川有域有社稷之壝有五祀之次所以事神者不待約矣至於非其所祀而命之祀則書其所以命之者以爲約若魯用郊禘是也分鄉以寓軍制邑

以授農以旌節而辨遷徙以葬遺逃爲顯戮所以容民者不待約矣至於非其所當有而分以授之則書其所以分之者以爲約若分衛以殷民七族分魯以殷民六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是也自百里至五百里以爲諸侯之等自食者半至食者四之一以爲分土之瀘所以列地者不待約矣至於非其所有而使取之則書其所以取之者以爲約若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蒐之屬是也自王功以至事勞治力皆既功之輕重以爲賞銘於大常祭於大烝則所以著其異者以爲賞銘於大常祭於大烝則書其所以報之異則書其所以功者不待約矣至於功之大而報之異則書其所以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大約劑者邦國之約也書于宗廟之六彝所以幽托於神也小約劑者萬民之約也書于彫器之有丹圖者所以明著於人也若有訟者則辟戶而出其藏之約辟藏而云珥珥讀爲弭卽小祝弭兵哉之祭以約劑有訟乃兵哉之漸重之也不信者服罨刑謂其罨而不明也大亂謂僭約之邦六官辟藏明罪大也不信而至於殺則約劑之重也如此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歃血以詔明神者盟也載者盟之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以灋行之謂之盟載之灋盟而加之以約又謂之盟約之載其來尚矣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則盟約之事固已見於堯舜之世左氏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勞之而賜之盟是盟約之書復見於成王之時穀梁子以爲盟詛不及三王非也於是司盟之職有所謂邦國之盟約有所謂萬民之盟約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此邦國之盟約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萬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此萬民之盟約也凡此二者若有獄訟皆使之盟詛所謂盟者托神以結其信而使之知所敬所謂詛者托神以禍其不信而使之知所畏皆所以善人心而已凡盟詛

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其酒脯此雖禮文之末而皆至信之所由寓後世慢神於上誣人於下區區之牲血酒脯不足以勝背誕之俗此君子屢盟詩人以爲長亂小國爭盟左氏知其必亡故春秋一書有書求盟有書同盟有書涖盟然信不由中盟無益也其與先王之盟約異矣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

古者名山大澤遠不以封近不以賦於是爲厲禁於金玉錫石之地而卑人掌之爲戒令於金玉錫石丹青之物而職金掌之所謂金錫者即禹貢惟金三品之類所謂玉石者即禹貢璆琳琅玕之類所謂丹青者即禹貢厥丹丹銀之類然民之所利者廣而上之所征者薄則必爲之戒令焉於是職金掌其戒令而受其入征者受卑人之所入而已辨其物之媺惡則或貴或賤爲不等辨其物之數量則或多或寡爲可稽然後書楬而璽封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則以備攻金之工築冶鳧臬段桃之用也入其玉石丹

青於受職之府則以備玉府金玉及良貨賄之藏也入其要則又以其數量錄其要簿而入於大府也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卽豪人所謂受財於職金以齊其工者是也是職金雖列於秋官而大府玉府則天官之屬攻金之工則冬官之屬以至司兵則夏官之屬亦人則地官之屬五官之職無非聯事而通治是知金玉錫石丹青之爲用不一而其戒令詳矣

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金版卽掌次之皇邸先儒以爲後版屏風以金飾之職金之所共也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令其爲器械而已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貫而楊之入於司兵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

非其所有而取之者謂之盜因盜而肆害於人者謂之賊先王之除盜賊除民害也故掌囚專守盜賊以待刑殺罪至於殺則棄人之刑也以殺爲不足司厲又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入於司兵以備公家之用又

祀之牲而已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大司寇言罷民者二其一則民之有罪過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其二則

民之害人者雖麗於灤而未可加以刑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施職事則司圜所謂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者以明刑恥之則司圜所謂弗使冠飾而加明刑者然大司寇不言任舍而司圜則有一年二年三年之辨又有或殺或不齒之辨皆所以推行大司寇之灤者也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五刑天下之正刑也其輕則有罰焉又其輕則寘之圜土焉圜土焉而言聚教則非所以爲刑罰也司刑之曰墮曰劓曰宮曰刖曰殺則凡言刑者虧其體者也

此特恥之以明刑而已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則凡言罰者虧其財則罰之以職事而已是二

周禮總義 卷五之二 秋官

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賊害人者謀反問者已得則言斬殺未得則言搏捕之議其罪而後刑殺也雖同謂之賊謀而罪有輕重故斬所以分其體殺特使之死而已殺其親者賊義孰甚焉莫甚焉焚之則其體不存殺王之親者賊仁孰大焉莫大焉焚之則其體不全甚其罪所以懲天下之大惡也凡殺人者及刑盜於市與夫罪之麗於灤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即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意也王之同族及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者即掌囚之所奉者而行刑之凡囚皆囚而守之而掌囚獨先言守盜賊者以盜賊爲重故也木其手曰桎木其足曰梏三木皆具者重囚也次者桎梏桎輕者桎而已王之同族桎親也有爵者桎貴也待弊罪而狗之宰於斷罪而後已焉及刑則告於王鄭氏所謂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是已奉而適朝以王之有所赦宥焉赦之宥之王之仁也若不私其灤而至於刑殺則庶姓及無爵者士加明梏以適市其同姓及有爵則奉而適甸師氏刑於隱也亦親與貴之辨耳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灤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

之於掌戮者惟天吏得以殺之惟王官得以掌之先
王之謹於用刑故也

墨者使守門則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五刑殺爲重而四則有生道焉刑餘之人苟失其所是雖不殺乃所以殺之也於是處之以事係之於公雖棄其身而不棄其能雖不全其體而未嘗不全其養墨者黥其面無害於守禦故使之守王畿之關宮則絕人道若寺人之類故使之守內刖則斷其足正可以

牧禽獸故使之守圃惟王族無宮刑不剪其類髡之而罰於至隱之地故使之守積言守則其志專且精也言使則使之有道故也記禮者謂公家不畜刑人非也特不可近之而已矣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辱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

五隸之灋所謂罪隸則中國之罪民而役於其隸者蠻夷閩貉之隸則以其賓服王國入而爲隸者其隸各以百二十人爲制而其贏不足則不可以制定辨

其物則衣服兵器之屬掌其政令則搏盜賊役辱事之屬此皆所謂灋也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王宮卽王朝之宮野舍卽合諸侯於國門外之舍至尊所御皆有厲禁如後世閽人之灋守之以四翟之隸宜也嘗觀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中門之禁如此則王宮野舍之厲禁尤不可緩然夫人皆可守也何取乎四翟之隸四翟不足恃也何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

鄭氏謂其服爲布與旃非奇服歟謂其兵爲劍與弓非賊器歟若夫狼子野心非我族類之人非怪民歟是不然經言四翟之民卽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爲有素非西戎北狄比蓋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而東南先服王化遂基王業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推原乎王業之始故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以待蕃國之使東夸之樂曰韎則有韎師以薦宗廟之樂乃此四翟之隸而列於宿衛之次皆此意也其在王宮之宿衛則宮正掌之其在野舍之宿衛則師氏掌之初何嫌乎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
若家牛助爲鼎俑傍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
宮若野外則守厲禁

閽隸掌役晉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
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
宮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周禮總義卷五之二　秋官　三

五隸皆隸也蓋夷閽貉之隸則實服之民罪隸則沒入爲奴之民其民不同其用亦異罪隸則任使令牽傍之而已雖蠻隸掌役校人養馬之類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之類貉隸掌役服不氏養獸之類皆因其俗之所習而使之養之也然司隸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是止於四翟之隸也今罪隸亦言王宮與厲禁之守互文以見則其有守可知矣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
先王之治有刑必有禁知禁而自止則不至於罪知
罪而自反則不至於刑此宣布而詰之有不容已者
於是正月之吉大司寇布刑之時布憲爲之憲其刑
禁執旌節則使其道路之無所壅宣布於四方則欲
其四達於天下所謂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
四海者蓋當時六服承德四夷咸賓刑禁所施無此
疆爾界之異凡聲教所暨郤在所憲則其播告不匿
者達邇同而上下察也其言詰者是豈區區布令陳

辭而已哉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以合衆庶而言則主乎戎事也凡軍旅田獵天子親涖其事皆合衆庶之大者衆庶所集刑禁爲先惟以天子之號令行之則人知刑禁之爲不可犯大宰於大事戒百官則以王命行其戒布憲於大事合衆庶則以號令行其刑禁雖小大異用而所以聳動乎人心則一而已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斬殺戮者上之人所以懲惡也非下之人所得而自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

擅者也上所以懲惡故掌戮者司之下不得以自擅故禁殺戮者司之掌司斬殺戮謂不應斬殺戮而擅爲之者應告其傷乃隱之而不告者應治其獄乃攘之而不治者應聽其訟乃過之而不聽者察此四者以告於司寇而誅之則奸凶不得以侵善良勢力不得禁暴民等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以刑教中則民不譌教官之事也刑官則禁之而已亂謂逆理而害治者暴謂恃強而虐物者力正謂脅

眾從已以邪爲正者以至撟誣以欺眾造作無根之言語以惑眾者此禁暴民之所糾以告於司寇而誅之者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皆有是五者之罪而害於風教之大者禁之以疑眾殺

凡國聚眾庶則戮其犯禁者以窮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前五者之禁爲庶民設也此於聚眾庶則人情雜遝奚隸尤甚故必戮其犯禁者以窮奚謂女奴之爲奚者隸謂男奴之爲隸者既以罪役則其暴爲有素故必司牧其出入牧養也出入之際無不得所養或有犯禁從而戮之則非不教之誅是二者亦所以禁其暴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擩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輦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詩曰於時廬旅又曰於幽斯館則館大而廬小也公劉之所以基王業者在是故遺人之職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蓋古者吉行五十里故賓客宿於五十里之候館師行三十里故軍旅宿於三十里之路室所謂十里有廬則野道之小室所以待行旅也野廬氏以廬名官則小者舉而大者可推矣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郎遂人所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於畿者是已此言四畿之道至此復言比國郊及野之道路自廬以至路室候館皆有宿息井樹之所野廬氏則巡而比之也若

有賓客至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檮之有相翔者誅之蓋先王之時凡天下之涂地皆有人以爲之守賓客至則令聚而擊柝所以待暴客也翔翔徊之人則誅之所以禦奸寇也昔子產稱晉文公之爲盟主也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此晉之所以霸諸侯若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道蒿不可行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道無列樹國無寄寓野無施舍此所以知陳之將亡諸侯之事得失如此則王政可推也蓋賓客之至上以承王命下以

修職貢若道路不戒而民有覬心則國政不行爲害賓大此掌詢令之於野廬氏而野廬氏則令之於守塗地之人所以安賓客者至矣凡道路之舟車轝互謂隘迫而相轢觸相差互者則序其先後貴賤老少往來而通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謂辟止行人而使之敬王命若三公有邦事則鄉士爲之辟六卿有邦事則遂士爲之辟大夫有邦事則縣士爲之辟此則止於有節者及凡有爵者而已以其在國野之道故也禁野之不由道而橫行者與夫不由塗而徑踰者國有大事則比修除道路之怠慢者掌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

骨枯曰骼肉腐曰骴人獸皆同除而埋之不令暴露道涂仁政之所先者也故曰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則齋戒以盡其禮大師大賓客則嚴肅以敬其事令州里郊野除不蠲禁刑者與夫任人及凶服者則不止骴而已若有死於道路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待其識而取之也掌凡邦之骴禁則仁民愛物之心著矣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掌溝瀆澮池之禁而名官以雍氏者禁其凡害於國

稼者而已蓋溝瀆澮洫之利行者不可以擅塞止者不可以擅行非所當行而行非所當止而止皆足以害國稼此所以有雍氏之禁然溝瀆之利無時或廢而田鼠田獸之害有時而或息故春令爲阱擭去其阱杜擭凡以遂物之性而已若夫卽獸之所居而爲苑以取之卽魚之所聚而沈藥以毒之雖足以得魚獸而其不仁甚矣故從而禁之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讁酒禁川游者

萍浮於水而不溺於水此萍氏所以掌水禁也蓋水

雖利於涉而亦害於游狎而玩之蹈而死者多矣惟酒亦然古人豢豕以爲酒非以爲禍也酒之流則禍生焉幾酒則微察其不節者謹酒則謹制其無度者又爲之禁川游者則知溺水酣酒之禍一而已矣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此謂施於國中者日出而作羣動皆起日入而息羣動皆止掌夜時以星分夜亦人事作息之節而於國中則尤所當急也蓋國中則有啟閉之候國事則有朝夕之禮以星見爲夜星沒爲晝朝夕啟閉於是乎在以是詔夜守之士嚴夜禁之濟則有晨侵於夜而行者暮侵於宵而行者或夜游不止皆奸僞之所集故皆禁之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

掌明水明火而其官謂之司烜者取大易所謂日以烜之之義蓋萬物形成於地精成于天月遡日之光其本皆出于日故也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者日陽之精月陰之精也離爲日爲火爲電者火之氣也坎爲月爲水爲雲者水之氣也水火以

氣而升降日月之精薄之則夫遂可以召陽而爲火鑒可以召陰而爲水所以謂之明火言取於日月而非人力之所能致明之至也明齍用明水以滌粢盛也明燭用明火以照俎豆也明水則以配玄酒也夫陰陽之氣降而在物者無所不備而致其潔之至者明水火而已故以司烜共之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

司烜之職以火爲義故因命之以掌火事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燭大燭也設於門外庭燎則設於

門內之庭中天子百之諸侯有等差焉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國中之事而已宮正則春秋以木鐸修火禁乃宮中之事詳於國此所以爲內外之辨軍旅修火禁則大眾所集在所警戒雖非時亦禁之也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

屋誅王氏謂舉家受誅忍哉戰國參夷之誅止及親屬而不及臣妾執謂先王而行此不仁之政蓋謂王族及有爵者不加明刑而罄於甸師氏謂甸師誅之於屋非刑於市者然先王貴貴親親之義雖不明其

刑而未嘗不明其竁竁謂廣埋之地揭其罪於竁上而屬於司垣氏以明爲義故耳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狼之爲物貪狠而弗率於教化者如狼之貪狠然先王設官以治之使之整整而有條故曰條狼氏蓋王與諸侯之出入在道路宜致其肅鞭所以指麾左右執鞭以趨則使人之知所畏趨而後辟則辟止行者使人之知所避與朝士所謂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者同義然朝士所主者外朝之事此

不同上經執鞭以趨辟者重主威也此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者重軍事也蓋軍中之羣吏犯難赴敵於是乎在則其聽誓于陣前者不得不嚴其告戒之旨車莫先于僕右謂其右于戎車者皆勇力之士或不用命則勇力無所施此晉合諸侯而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爲之戮其僕正爲是也故誓僕右曰殺然車之貪狠然先王設官以治之使之整整而有條故曰尤聽命於其馭馭者驅馳不及則車之進退無所用其力此晉使張骼輔躒救鄭近楚師其馭不告而馳之幾以不免是馭能危之也故誓馭曰車轘以至大夫大師大史小史皆有誓且史掌禮師掌樂初何關

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太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士師之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此所以有軍旅之誓條狼氏執鞭以趨於前與上經之執鞭以趨辟者

乎軍旅記謂刑不上大夫則大夫何與乎軍旅之讋
王氏新傳于此數者皆以爲誓其屬然經無誓屬之
明文鄭氏謂出軍及祭祀之時出軍之誓僕右及馭
與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則祭祀之誓曾不知
皆誓之於軍旅者也今考大師職曰大師執同律以
聽軍聲而詔吉凶是軍旅有取于大師之職也大史
職曰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是軍旅有取于大史
之職也小史職曰大軍旅佐大史是軍旅有取于小
史之職也然師史右馭數職亦以大夫爲之按戎僕
中大夫戎右亦中大夫大師下大夫大史亦下大夫

六誓之中惟小史爲中士其五者皆以職名而其大
夫獨以官名則知非右馭師史之爲大夫者是必大
夫之銜命以官不以職者也何以知之以經文敢不
關而知之蓋大夫受命出疆專事得專行不必關白於
君若御命於軍中則非出疆之比關白而後往則無
專輒敗事之慮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
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以其用濮次序
而論則墨輕于鞭三百鞭三百輕于鞭五百鞭五百
亦輕于殺所謂殺者置之于死而已若輾則以車裂
之不止于殺焉所以爲輕重不同何也車之進退主

乎馭馭不職則敗國事此其罪之所以爲最重僕掌
侍衛之事右掌擊刺之事大史掌占驗之事一或不
職皆足以誤軍事此其罪之所以爲亦重至于大夫
銜命而失其職其罪又次之小史卑而聽不專其失職之罪又次之
輕重不同各有攸當使羣吏之聽誓者各以其職而
共王命此軍旅之所以無不勝也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檄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
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其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
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

里門謂之閭以二十五家之閭同門而比之或有盜賊
內外先王設官以修治其事故名之曰修閭氏其職
則比國中之事而已比謂檢梶夜士之守宿者互謂
行馬以斷夜行者檄謂擊柝以守其閭者國粥謂行
粥于國中之市者修閭氏於此從而比之或有盜賊
之追胥則又比其所獲之多寡而爲之賞罰以至不
由梁而徑踰者以兵革趨行于道者與馳騁于國中
者皆非國中之所宜有若是者或至於姦故皆禁
之若邦有故則又以防非常令民各守其閭而互之
惟執節者不幾則又深辨乎往來緩急之所在國中

之禁其嚴如此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鼓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以毒草攻之凡除蠱則令之比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

此四者之物皆足以害人然有形可求則先王以力勝之故設弧張靈鼓以待之而猛獸無所逞其威用攻說毒草以治之而毒蠱無所肆其毒以至攻蟄獸

則火其所食之物以誘其出攻猛鳥則各以其物爲媒以誘其下此所以去其物之害人者也或獻其珍異皮革羽翮之類則又有國之利存焉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除木曰柞故設官謂之柞氏然木生於山而曰及林麓者林則積木者也麓則山之足也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者輸人之職曰凡斬載之道必矩其陰陽也者稹埋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稹理而堅則如檟柳之類夏至日而刊陽木又從而火之則木之稹理而堅者不勝其陽日死而不肆矣冬日至而剝陰木又從而水之則木之疏理而柔者不勝其陰且死而不肆矣若欲其化者謂時候種穀也變其水火者謂火陽木於夏至秋則復以水漬之水陰木於冬至春則復以火焚之使其蘖蕩於陰陽相診之氣則木可化爲土而地利和美斯可以爲稼穡之利然山虞言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與此異者蓋山虞爲制器取材者設柞氏爲殺木以治田者設也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翦草曰薙故設官謂之薙氏傳所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而蘊崇之是已此殺草之濛也春始生而萌之者謂春陽之盛而生氣始達則不可使之不生故萌之而弗治焉夏日至而夷之則陽極而陰始生生氣鬱矣於是乎可夷秋繩而芟之繩孕也則用耒金以深殄之若於是乎可芟冬日至而耜之則用耒金以深殄之若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者以火燒其所芟夷之本末

又從而加之以水則其制於陰陽相沴之氣而草化爲土矣此賈氏謂薙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不特治田而已凡殺草之政令皆然

若蔟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薰之凡庶蠱之事亦及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凡隙屋除蜩氏以牡鞠之灰與其煙以去蠭固可信也其貍蟲

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矰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上經四官言四物之害則有形可求者也故以力勝之此六官言六物之害則無形可求者也故以智勝之夫六物至微各設一官以去其害殆類不憚煩者

益萬乘所至或在宮闈或在苑圃或齊宿於郊廟之內或臨御於朝廷之上一物不去則護衛至尊爲有闕此所以專設六職以除妖怪隱伏之物今觀翦氏以莽草薰器用之蠹赤友氏以蜃炭而灑牆屋之毒蜩氏以牡鞠之灰與其煙以去畫蠭之跕固可信也若夫壺涿氏以炮土焚石而除水蟲又以牡橭午貫象齒以殺其神若蔟氏書歲日月辰之號以覆天鳥之巢庭氏又以大陰救月之弓與救日之枉矢以射其神果何取耶聖人精察乎萬物之理必能通乎變化之道後世巫家猶有禳厭之術醫家猶有攻治之濮獨可以是而疑周官乎

秋官衙枚氏卷五之三

衙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踖軍旅田役令衙枚禁踖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踖聲之微而眾者祭祀禁無踖而已若軍旅田役則人情雜遝非讙之所能禁直使之銜枚以竹爲之而銜於口所以止言語尚肅也至於聲大而急曰踖聲高而緩曰呼聲怨而嗟曰歎聲悲而傷曰鳴聲過於樂曰歌聲過於哀曰哭若是者皆非國中之所宜有故皆禁之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杖所以策也咸所以盛杖也必掌之以伊耆氏者蓋古者伊耆氏始爲蜡祭以息老物而杖則老者倚之以爲息此先王設官之意大祭祀尚敬也雖老者亦弗杖故爲之共其杖咸軍旅之事尚威也馭眾必以杖故爲之授有爵者杖若夫共王之齒杖則八十杖於朝惟君賜然後用之伊耆氏共之正其職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昔者成周之時待六服之諸侯則謂之大賓待諸侯之孤卿則謂之大客協其賓客之禮儀而往來乎諸侯之邦者行人也此大行人之職所以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而叔孫乃曰是儀也不可謂禮晉趙簡子有及於周旋揖遜之說而太叔亦曰儀也非禮也此禮與儀之辨然亦有不可以差殊觀者大宗伯所謂九儀之命則四命受器以下固諸臣之儀五命賜則以上則諸侯亦未嘗不謂之儀也小行人所謂九儀賓客之禮則朝覲宗遇會同固所以爲君之禮存頫省聘問則諸臣亦未嘗不謂之禮也然而大行人之職必於

大賓謂之禮大客謂之儀者特以尊卑言之若夫禮儀行於交際之間而誠意孚於禮文之表則先王之所以親諸侯者一而已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此六者即大宗伯所謂賓禮者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固所以詳其賓禮之名而大行人所謂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者又所以詳其命

諸侯之實所謂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者若王制言諸侯之朝而曰考禮正刑是已然事之作於先者功必成於後又於秋覲而比之所以察其禮刑之成二者見於春秋之時故因春朝秋覲之禮而行之也所謂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者若舜典言羣后之朝而曰敷奏以言是已然謨之見於外者慮必定於內又於冬遇而協之所以核其敷奏之實二者見於冬夏之時故因夏宗冬遇之禮而行之也所謂時會者諸侯不奉王命而王將有征討之事於是會諸侯於國門之外而命以大司馬九伐之灋自眚之伐之至杜

之滅之是謂發四方之禁以其時之不常有所以名時會之禮也所謂殷同者天子於十有二歲或未巡狩於是諸侯眾見天子亦會之於國門之外而命以大司馬九灋之事自正之等之以至安之和之者是謂施天下之政以其國爲甚眾所以名殷同之禮也然而宗遇會同之禮亦或總以朝覲名者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而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夏宗依春朝覲爲主至於會同之發禁施政又因朝覲之時而協慮皆所以效其終故曲禮特言朝覲而經亦多以朝覲爲主其禮故經亦謂之朝而比之所以察其禮刑之成雖異而先王行禮之意一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

或謂大行人之言聘頫卽下經徧存徧省徧頫之事乃天子遣使以撫邦國諸侯者然大宗伯以此二者謂賓禮而此亦有大客之儀則知非天子遣使之文其義則鄭氏所釋是已然鄭氏又曰時聘使大夫殷頫使卿頫而使卿禮也聘而使大夫得乎左氏襄公二十九年鄭伯將聘於周而鄭上卿有事子展使段

印往伯有曰弱不可昭公三十年鄭游吉如晉晉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詰其無貳也游吉以爲先王之制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且援段印之事謂段印實往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命少卿以往且不可而況於大夫之銜命霸主猶責諸侯以大夫行禮而況乎行禮於天子之庭春秋之時天子猶使宰若公聘諸侯而諸侯乃使大夫聘於天子大失尊君之義要之諸侯之孤若卿爲大客是大國則以孤行聘頫之禮次國小國則以卿行之也

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脹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

侯之喜致禽以補諸侯之哉

大宗伯之言賓禮不過朝覲宗遇會同聘頫八者而已如禽禮之言哀圍敗反見於凶禮脹膰之親兄弟慶賀之親異姓反見於嘉禮荅行人以親諸侯爲主凡嘉禮凶禮皆親諸侯之意不以賓禮爲拘也若夫間歲一問之禮又大宗伯五禮所不載特見於此經撫邦國諸侯之後其義則鄭氏所釋者是已以至歸脹賀慶雖本乎大宗伯之賓禮然大宗伯以脹膰賀慶分同姓異姓而大行人則一繫以爲諸侯者荅大宗伯言其定制而大行人言其通制者也若夫致禽以

補諸侯之哉則又通言凶禮之五者大宗伯之凶禮雖有曰喪曰荒曰弔曰禬曰恤之別而五者皆以哀爲文則事雖異而意則同鄭氏徒見夫禽禮哀圍敗弔禮哀禍哉遂總而言之以致禽爲凶禮之弔禮禽禮其實則五者之禮皆所以補諸侯之哉也大宗伯之言凶禮亦可以類推矣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九儀同邦國之禮而諸侯謂之命諸臣謂之爵者何也大宗伯言王命諸侯則儐小宗伯言賜卿大夫士

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
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
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
建常五旂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
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
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此經繼九儀而言卽所謂辨諸侯之命者周制三公一命衮謂三公八命加一命而服龍衮則爲上公公召公之分陝以之其餘則二王之後稱公建微子

爲上公是也按典命之職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此大行人所以辨上公九命之禮桓圭所執以爲瑞者也繅藉所用以藉玉者也冕服所服所戴以章身者也常者在天子爲日月之大常此止名以常卽所建交龍之旂而通稱爲常也樊與纓皆飾馬之物以飾之者也貳車後乘之車也介則相禮者也禮謂饔餼之大禮也凡此其節皆以九其朝見之位分爲賓主其間相去九十步而立於車轂之末謂之軹於是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賓賓行四十五步以朝王王於是使大宗伯爲上

擯以至承擯末擯凡五人擯而見之朝畢則有廟享之禮王受其享享畢將幣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公再拜送之其享必以三三享之禮既成乃以求神之祼禮禮之王酌鬱齊以祼賓后亞焉是謂再祼再祼之后賓有酢禮以象尸酢王與后之義以至饗禮九獻則以飲爲主食禮九舉則以食爲主出入有禾米芻薪之費故五積問以問其無恙勞以勞其勞苦故三問三勞已上皆上公之禮諸侯降殺于公則以七爲節其所以異于諸公者執信圭七寸立當前疾擯者四人王禮壹祼而酢而已其他則與諸伯之

執躬圭者皆殺子上公之禮也諸子降殺于侯伯則以五爲節其所以異於侯伯者執穀璧五寸立當車衡擯者三人王禮壹祼不酢而已其他則與諸男之執蒲璧者皆殺於侯伯之禮也此亦典命所謂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之節　或援先儒之說曰自上公之禮至其他皆如諸子之禮非朝禮也朝禮服皮弁而此云冕服朝禮偏駕不入王門如同姓金路以下皆舍於館乘墨車龍旂以朝而此云樊纓朝禮天子不下堂見諸侯而此云賓主之間有立位之差果朝禮乎是不然皮弁日眡朝而已玉藻曰裨冕以朝註

謂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乃冕服之制知此則知命圭
五等以至繅藉冕服之三等皆朝禮也偏駕不入王
門王門之外而已庭燎之詩曰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註謂君子諸侯將將鸞鑣聲乃樊纓之制知此則知
建常樊纓以至二車之類凡三等皆朝禮也不下堂
而見諸侯特漢儒之說爾經之齊僕曰朝覲宗遇饗
食皆乘金路其瀘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註謂
迎賓及送相去遠近之數知此則知朝位賓主之間
步立之儀皆朝禮也上公之禮其位相去九十步侯
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後鄭雖不得其說止曰賓下

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若賈氏則直以爲在廟乃有
此迎賓之瀘經既明言朝位則是外朝之位有此迎
賓之瀘矣朝禮既訖然後於祖廟行享之禮故將
幣三享以至王禮之祼諸侯之酢又至於饗禮食禮
皆廟中之禮此廟禮與朝禮其別如此豈可强爲之
說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

經言執皮帛者三大宗伯言孤執皮帛則天子之孤

也典命言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又
言公之孤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此言大國之孤則爲
上公之孤執皮帛而上同乎天子之孤者天子六命
之孤而執皮帛束帛而加之以虎皮也上公四命之
孤而執皮帛束帛而加之以豹皮也若夫諸侯之適
子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不純乎子男也公之孤執
皮帛以繼小國之君亦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所謂繼
小國之君者孤以君命來聘則其位在子男之後子
男朝禮既畢則繼其後而進出入之積問勞之禮視
子男而降殺其朝位當車前則其進而近君也愈蹙
而速其傳辭則不使介交於王之擯行聘享於廟之
時亦不用相禮之人王禮之用酒而已此其所以降
殺於子男者若其他如貳車以至饔食之禮皆與子
男同故曰眡昭二十二年叔孫婼曰列國之卿當小
國之君固周制也此所謂眡小國之君者也眡之爲
言輕重不同而皆倣其禮則不純乎小國之君明矣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凡諸侯之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
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

當其下大夫與左氏所載臧宣叔之言大略相似皆以次國之諸臣而降大國一等小國之諸臣而降大國二等也此言諸侯之卿大夫士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本國之君卿大夫士而以次降二等爾葢有上公之卿有侯伯之卿有子男之卿其命數爲不同王朝禮之如介與朝位賓主之步各降二等則公之卿以七侯伯之卿以五子男之卿以三正與聘義所謂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之說同然大國之孤眡小國之君則子男以五爲節凡爲禮皆五今上公之孤眡子男五介而其卿乃七介則是大國之孤降

於其國之卿矣此殆有深意存焉孤執皮帛繼小國之君則同小國之君皆以五介而受贄於朝卿不得受贄於朝但以執羔七介聘享於廟而已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者亦如卿之禮而殺其數其他如大夫執鴈士執雉則其命數固自不同也如定八年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雖春秋之世不廢命數其禮可知矣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邦畿言畿而六服言服內外小大之辨也職方氏言九服之邦國而行人止言六服者葢自侯服以至要服即職方氏蠻服以上雖有遠近皆十二歲天子巡守所至故不列于六服遂一槩以

爲九州之外曰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經止言蕃服而鄭氏乃加之以夷鎮二服非矣又見要服以上每服各五百里六服凡三千里相距六千里兼王畿千里遂謂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尤不知禹迹之實數也葢禹貢九州之內列爲五服方五千里至周則於九州之內爲王畿爲夷鎮以上之八服亦方五千里而蕃國一服在九州之外然則成周言九服與禹貢言五服何以皆言方五百里曰禹之五服則各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則通計其兩面之數何謂各計其一面之數禹之甸服千

里而止言五百里一面之數也何謂通計兩面之數
周之王畿不言五百里而言千里兩面之數也蓋禹
貢五服王之甸服千里在內自甸服至荒服各五百
里凡二千五百里兩面則爲五千里至於職方氏所
載則王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
至方五百里之鎮服每服五百里計其一面各二百
五十里九服竝王畿一面則爲二千五百里兩面亦
爲五千里是爲九州由此觀之周之邦畿卽禹貢之
甸服也周之侯服卽禹貢之侯服也周之男服
采服卽禹貢之綏服也周之衞服變服卽禹貢之要

服也周之夷服鎮服卽禹貢之荒服也是禹貢之與
周制其九州之地皆五千里無可疑者不然則職方
氏所載九州之山川澤浸其名不出禹貢九州之域
雖時有損益而皆不改乎禹貢九州之舊孰謂其廣
地於禹貢九州之外耶然而夷服鎮服不列於六服
者以其爲禹貢之荒服非天子巡守之地然在九州
之內則其待之也實與要服同其禮惟此六服朝覲
十二年王乃巡守之禮止及於六服故
也若夫侯服歲一見則每歲而見甸服二歲一見則
在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男服三歲一見則在於
三年六年九年采服四歲一見則在於四年八年衞
服五歲一見則在於五年十年要服六歲一見則在
於六年面夷鎮二服亦然若十二年則皆從王巡守
鄭氏謂朝之歲四方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
覲秋或遇冬此其說可信至於貢祀物以至貢貨物
其名與大宰之九貢同面其實則非也大宰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歲貢之常也小行人之春入貢是已大
行人之所謂六貢則因朝而貢者行人有小大而其
貢有同異各分其職而已矣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經言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而鄭氏乃以夷服鎮服併
列於九州之外非經之明文也且彌成五服至於五
千乃舜之十二州禹治水成功別爲九州逢山之會
執玉帛者萬國則亦九州內之五服在周則夷服鎮
服以上是已若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卽周之所謂
蕃服者當時雖不言所貢之遠物而其言五長則有
職必有貢故也至周人始詳其制天子巡守止於六
服而夷鎮二服在九州之內則其朝貢繼於要服之
後九州之外之蕃國雖列於九服之末然世一見則
不責以中國之禮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不強以中

國之物如武王克殷而西旅貢獒肅愼氏貢其楛矢
以其所貴寶爲摯也故明堂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四
夷皆在四門之外以成王之嗣位也世壹見明矣併
列夷鎭二服豈所以待九州之諸侯耶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辨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
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
有二歲王巡狩殷國

撫諸侯而言邦國諸侯者非獨厚其君也凡先王所
以建君公后辟上以蕃王室下以輯百姓而已使其

於百姓而不能推其德意於王室而不能守其政刑
雖曰撫之非所以撫之也王制曰天子巡守命典禮
考時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
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
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
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
地進律然不徒舉是禮而已始焉存之省之頫之終
之禮會諸侯於國門之外亦如巡守之事此皆所以
撫邦國之諸侯者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

王事謂諸侯朝王之事辨其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
之位正其等謂尊卑之等如冕服旗旂貳車之類協
其禮賓謂以賓禮見之也

德以尊天子則其爲撫諸侯也大矣存頫省鄭氏以
爲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間問是也歲徧存則問

諸侯爲天子服斬衰其喪禮皆有瀆故也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四方之大事鄭氏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摯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其說誠當文二年秦伯使乞術聘魯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客曰不腆幣器不足辭也致諸執事以爲瑞節此用幣以告用兵之證諸侯相告如此而況告於天子者乎然小行人之官乃以此待小客蓋小客不交擯受其幣而聽其辭宜也此言大事則非小客不交擯可比鄭氏乃引聘禮曰若有言則束帛如享所謂

有言者蓋因聘而有所請於王言則天子聽之束帛則天子受之非大行人所得而與若援此以證必如享禮則緩不及事失先王之意矣兵寇而有請若解倒懸然豈可以常禮拘大行人受其幣而聽其辭爲諸侯之告急者設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是以諸侯自相聘爲文此則經所謂諸侯之邦交者也其言比年一小聘則合於經之歲相問其言三年一大聘蓋殷聘者謂久無事則行盛禮也初無年歲之限如昭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服氏以爲殷中也蓋自襄之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此殆二十一年故中行盛禮是知殷爲大聘即所謂三年也當以此爲正若夫世相朝者蓋諸侯即位講好結信謀事補缺則有相朝之禮惟繼世者行之成八年公如晉朝嗣君也襄三年公如晉始朝也此雖以小朝大猶足以見諸侯世相見之義若王制則曰晉文霸時所制蓋得於春秋昭三年傳鄭子太叔之說是知晉文五年一朝之制已不知有天子之

禮如叔向所言間朝以講禮謂相朝於間一歲之近則後世之繼霸者又欲求加於晉文始霸之制當時諸侯亦甘心以天子之禮事之鄭子太叔既以爲五歲一朝左氏之傳春秋亦以爲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以此爲古制宜其習見霸者之僭禮而不知大行人所掌邦交之禮諸侯亦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成周典禮至是不復存焉爲之使者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成周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名位有上下之等儀文有隆殺之節小行人皆記之以籍此所以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蓋其籍有在王官者有在諸侯者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諸侯自爲籍如此則掌之王官者爲可知小行人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蓋以王官所掌之籍而合諸侯所記之籍故曰協大行人以此待大賓大客小行人以此待四方使者職之相承如此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小行人掌禮籍以待四方使者蓋以別於大行人之親諸侯也然自春入貢以下則皆待諸侯之事令云

者以天子之命令之也令諸侯春入貢朝覲之常貢即太宰之九貢是已必使春入之者以邦國所貢出稅於民經冬至春乃可貢於王故必因大行人所謂春朝圖事而入之圖事於春必獻功於秋大行人又於秋覲而比邦國之功所謂令者如此當是時也諸侯述職親執壤奠王者重其事則爲之親受其禮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者是又以邦國所記之籍協王

官所掌之籍而待之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眡勞館將幣爲承而擯

凡諸侯入王謂入而朝王逆勞於畿使小行人往小行人之明文也惟郊勞無所見賈氏謂王使勞賓於郊者爲大行人雖經無明文可以類推覲禮賓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氏以爲近郊重其禮也使人卽王人也據賈氏近郊使大行人則遠郊亦使大行人歟蓋大行人勞於郊則小行人勞於畿小行人至郊勞之時又先爲之眡館蓋賓至國天子館之前朝前朝者庫門外之朝右九棘之位也及朝中將幣三享則爲承而擯擯與相一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出入異辭也小行人旣爲承擯矣而肆師又曰

大朝覲佐擯此爲大朝覲設若常朝覲則小行人爲承擯而已此所以不同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大客謂諸侯之使者也凡時聘殷頫皆於廟中行享禮擯而見之與諸侯同但旅擯不交擯耳交擯者傳辭於末擯示不敢與天子抗乃諸侯之禮若旅擯者王使人與之言其享禮皆有圭璋受幣聽辭天子也非行人也若小客則蕃國使者不可直達於天子故小行人爲之受其幣聽其辭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

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賓謂命者五客謂爵者四邦國不一則九儀不可以
不協小行人使適四方先協而同之使知朝覲宗遇
者玉所以象德也幣所以象禮也兩兩相配皆有義
會同爲君之禮存頫省聘問爲臣之禮習之有素行
之有常一旦以賓客而入見於王朝則名位嚴而儀
物稱典禮舉矣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人節土國用人節澤用用龍節
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
以竹爲之
掌節之守邦節與行人達天下之節蓋聯事而通治

也然小行人有管節而無玉節角節璽節者何也以
其掌適四方之事非正掌天下之節但因以達六節
而已邦國都鄙之節掌節授之門市國貨之通掌節
聯之非行人之所達也此所以不言玉節角節璽節
歟唯龍虎人之三節則用之於內外之使臣旌符管
之三節則用之於王國及侯國小行人之所達達此
而已然行人於都鄙用管節而掌節言守都鄙用角
節蓋所守所用之不同故也
成六瑞王用瑑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
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
以繡瑑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合配也取兩兩相配之義六幣而必配以六器之玉
者玉所以象德也幣所以象禮也兩兩相配皆有義
存焉何以言之圭用於東方者也有始事之義而馬
爲天駟爲辰次之始亦東方之象故合圭以馬璋用
於南方者也有致飾之義而皮用虎豹有自然之飾
亦南方之象故合璋以皮璧用於天者也而天事尚
質帛爲純素之物亦以質爲尚故合璧以帛琮用於
地者也而地事尚文錦爲華麗之制亦以文爲貴故
合琮以錦琥用於西方者也象乎物之成五采備謂

之繡則有物成之象故合琥以繡瑑用於北方者也
象乎事之斷白與黑謂之黼有致斷之義故合瑑以
黼馬皮帛錦繡黼則行禮之幣圭璋璧琮琥瑑則比
德之玉故有是君德者享以如是之玉必合以如是
之幣使其往來交際皆有一定之禮故曰以和諸侯
之好故　太宰之幣貢釋者曰玉幣皮馬也則幣之
爲用廣矣此小行人之合六幣鄭氏乃云二王後尊
享用圭璋而特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
侯則享用琥瑑彼見玉人之事曰璧琮九寸諸侯以
享天子言九寸則上公之禮上公是璧琮則圭璋是

二王後特之者唯有皮馬無束帛可加故云特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者又見玉人之事曰琢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后用璧亦八寸是下享天子一寸如是明二王後相見不可同於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云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者覲禮子男已入侯氏用璧琮則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可知此鄭氏以意推之豈盡合乎成周之制今攷小行人之職不過曰合六幣而已璧琮琥璜則施之於帛錦繡黼也圭以馬璋以皮則皮馬不上堂故圭璋言特達德也又曰束帛加璧往德也以至琮之於錦琥

之於繡璜之於黼亦莫不然如必曰二王之後用圭璋諸侯相朝用璧琮則典瑞言琢圭璋璧琮繅皆二采再就以頫聘則諸侯固得而通用之矣如又曰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則聘享之禮未有專言琥璜者惟禮器曰琥璜爵則又非子男所得專用以爲享者也要之合六幣之說卽庭實之事諸侯用之以享天子亦用之以自相享之禮聘以爵命爲之隆殺則不可知以典瑞及玉人無明文不可臆說

若國札喪則令賙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慶賀之若國有禍事則令哀弔之

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此經繼於合六幣之後正爲此五物者設也方其無事小行人爲之使適乎四方邦國以和諸侯之好故及其有禍福之事則令諸侯講信修睦而同其憂樂之情若國札喪則令賙補之謂資之以財卽凶禮之喪禮哀死亡者也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謂助之以粟卽凶禮之荒禮哀凶札者也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謂加之以燕勞卽凶禮之恤禮哀寇亂者也若國有禍害則令慶賀之謂伸之以贊美卽嘉禮之賀慶親異姓者也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謂致之以憫恤卽凶禮之弔禮哀禍災者也是五物者雖禍福憂樂不同而皆謂之事故此以邦令行之而以王官治之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上經以其五物治其事故謂其事皆有故也從其故而治之則五者之事無不舉此特言周知天下之故則非若上五物之有事可治也從其本焉者治之而

已蓋此經所謂五物者以萬民爲本故先言萬民及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則害可革而利可興是欲以致天下之大利也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則逆可禁而順可導是欲以成天下之大順也惟欲成天下之大順故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可革矣以此爲書是乃禁其逆而導其順者也惟欲致天下之大利故其札喪凶荒厄貧爲可憐矣以此爲書是乃除其害而興其利者也夫如是則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此五物者爲故雖不同而其本皆在乎民然千里

有不同之風百里有不同之俗而況邦國有封疆之限則其書烏可混雜而莫辨小行人於是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王者端本於上而順利可周於天下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九儀卽大行人所掌之九儀辨諸侯五等之命則爲大賓等諸臣四等之爵則爲大客是九儀之禮非司儀之所掌也司儀所掌者特九儀賓客擯相之禮而已鄭氏謂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蓋成周重賓客之禮大宗伯以卿爲上相小行人以下大夫爲承擯司儀以中士下士爲末擯若大朝覲則肆師亦以下大夫爲佐擯且擯何以亦謂之相下經曰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是知相卽擯也司馬爲之詔其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蓋所以相道賓客者特詳於末擯故司儀皆以禮詔之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將合諸侯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則爲壇於國門之外命諸侯以行其事此壇之所由作也其制三成爲三尺發地一尺總爲四尺觀禮所謂壇深四尺是已壇上爲壇壇之上爲宮每旁一門則爲四門觀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是已所謂令爲壇者非合諸侯之時而後令爲之也天子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禮山川邱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退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亦謂之方明壇方明木也方四尺其元黃青赤白黑

之六者以象上下四方之位所以教尊尊也詔王儀南鄉見諸侯者謂王行祀方明之禮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南鄉而立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東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揖之則以同姓異姓庶姓爲主示其情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則推手小下之異姓則婚姻之邦也時揖則平推手以向之同姓則兄弟之邦也天揖則推手小舉之情之所在其等差如此及其擯之者謂三揖既畢

諸侯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則有上等中等下等之別覲禮所謂壇十有二尋每尋以八尺計之則爲廣九十六尺堂上方二丈四尺以爲王立與祀方明之所每等兩廂各丈二尺以爲諸侯奠玉之所共九十六尺矣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明臣禮而公侯伯子男以爵言者示其分也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分之所在其等差如此然朝覲雖有壇而諸侯將幣及王以酒禮之者在廟惟大會同之事則皆於壇之三等其將幣三享與夫王禮再祼而酢王禮壹祼而酢王禮壹祼不酢皆言亦如擯之者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亦如擯之之禮此言因大會同而就壇行饗禮者也左氏曰饗終乃燕則繼之以在寢之燕可知矣燕以示慈惠則諸侯之毛者爲主二毛曰老故曰燕毛言毛則親疎之以姓言者不必論也尊卑之以爵言者亦不必論也以毛爲尚而已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辨貴賤貴貴也燕毛序齒老老也一舉而三善備焉合

諸侯之謂矣十二歲王巡狩合諸侯於方岳之下者倣此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賓皆三辭拜主再勞賓三辭主三揖賓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賓三辭主車逆拜辱賓三揖三辭拜受賓車送主三還賓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賓三辭主車逆拜辱賓車進賓答拜主三揖賓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

及賓出主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主致饔餼還圭饗食主致館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諸公相爲賓爲世相朝也賓之入境主君命卿以勞之曰主國五積三問者蓋賓所停止則有積所以備賓之用也問閒則有問所以致敬於賓也積問皆三辭者以其禮來於外示不敢當也拜受皆旅擯者擯而不傳旅而陳之示不敢輕也再勞亦主君命卿勞於遠郊者其三辭拜受同於積問皆所以尊而敬之

也然積問受之於庭故不言登再勞必有幣下拜於堂而登受之故曰三揖登拜受所謂拜送則賓送使者亦拜之重主君之命也然以遣卿再勞爲未足主君又躬行郊勞之禮則其勤至矣交擯者謂賓與主君在道皆不爲主不陳五擯各陳九介以傳辭也蓋近郊有館賓在內主君至館大門外主君北面而陳此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三辭者以主君郊勞之禮故耳車逆拜辱者傳辭既畢主君乘車出大門迎賓以拜辱之故賓乘車出大門迎主君以拜主君亦如賓拜郊勞之禮賓車進答拜者進而答主君之拜也三揖者主君遥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大門也

云每門止一相者既入門則東至祖廟諸侯五廟則五門五相及廟唯上相入卽上相上介須詔禮故也

三揖者亦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也三讓登者謂之辱三揖者入門與當曲揖當碑揖讓

至階之時主君讓賓賓讓主君如是者三則主君先登也再拜授幣者謂主君既登以幣享之主君再拜受之不曰受而曰授者主君於賓授幣則再拜受之也賓拜送幣者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每事如初者謂享及有言也賓亦如之謂以鬱鬯禮賓也其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皆如將幣之禮及賓出主君車送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一請一進賓亦一還一辭故曰三還三辭則已避去也故終之以告辟也熟食謂之饔生饔謂之餼還圭則主君還圭於賓饗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致贈謂賓去而贈以賄

也郊送謂主君送賓復至於近郊也此七者惟饗食速賓而餘皆主君親往焉故其儀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者謂饗饔食皆禮之重者故拜焉就朝而拜之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者鄭氏謂復主人之禮費而不知主國之禮何禮也豈有往來交際而復其禮費如市道之交者耶蓋主君使卿勞賓於境必爲致幣故有拜受之禮其致幣雖無明文以覲禮考之賓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此天子勞賓之禮則知諸侯勞賓亦以幣此所謂主國之禮蓋先王制禮有施必有報而施報亦有輕重之辨惟其有施有報之實所以有繼主君之禮惟其施報之欲稱此賓之報不能如主君之禮特如主國之禮而已以至侯伯子男命數不同其儀則一故曰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主三積賓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賓三辭主拜辱賓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賓拜送主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賓三辭主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主三讓客登拜客賓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

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饔餼如主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上經言諸公相朝此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者謂相聘之時也蓋其臣以聘禮入境則下其君之禮二等故三積皆三辭拜受者拜而受之於庭也諸公先再勞而後主君郊勞若諸公之臣使大夫勞之於近郊

而已主君郊勞則交擯三辭大夫郊勞則旅擯三辭而已旅擯不傳辭賓使各陳七介三辭拜辱者客從館內出於大門以拜使者之辱三讓者讓而升堂登聽命者登堂聽使者傳主君之命也下拜登受者上公受勞於堂而拜受於堂上上公之臣受勞於堂上公之後下拜於庭然後登而受之耳賓使者如初之儀者鄭氏讀賓爲儐謂勞用束帛儐用束錦蓋使傳命訖賓以束錦儐使者如初行勞時之禮敬主君之使也及退則拜送致館亦如之者按聘禮賓至使大夫郊至館卿致館其旅擯以至登受亦如郊勞之儀

鄭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也及將幣旅擯三辭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三辭則辭主君以大客之禮當已也云拜逆客辟者謂三辭訖主君遣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南面拜賓之辱客辟不受拜者以使者奉君命而來而不敢當故遂巡辟君拜也三揖者亦揖之使前然上公言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此言拜逆客辟三揖者上公有車逆公之臣則拜逆而已初無車也上公則有答拜之禮公之臣則辟而不答不敢當主君之尊也上公言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君相入此言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

卿致之君不親致也此所以異於上公之禮君館客者客將去主君就省之也客辟介受命謂客不敢當主君之尊故辟焉而介則前受命也遂送者以客將行主君遂拜送之也客從拜辱於朝者以辱主君之就館故拜其賜也明日客拜禮賜謂拜乘禽君之加惠故也如大之積則始終皆三積也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者皆如諸公之臣之儀也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饔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凡賓客送逆同禮

逆非止於郊勞凡有以奉其來皆是送非止於郊送始終如一禮主乎敬也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賓以其爵爲之禮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此謂行人之與乎傳辭贊禮者故曰凡行人之儀日出爲朝朝東也日入爲夕夕西也記所謂爲朝夕必因日月是已蓋主出自內而位乎北賓至自外而位乎南而東西在乎賓主之間今行人之儀不朝以東

而已舍則授館者非行人致館之比謂其取道往來則以國野之館授之即道人所謂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是已又令野廬氏以守涂地之人爲之聚橑者所以見出入之有所守有任器則令環之者守其所須之物亦所以爲非常之備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者是雖賓客取道往來於王國環人亦爲之達諸道路且使之各得其所王者之政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

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象胥掌四夷之言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周興王業惟南方先服故特以象名官而胥則取其才智焉先王設象胥之官既使之譯四夷之言則蕃國使者之來乃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蕃國之君以時入賓而行世一見之禮則其所習雖不同乎中國象胥則以中國之儀而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雖不能變其聲音亦可以通其事上之意然後譯其辭而言之於上也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飧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掌四方賓客而名官以掌客者賓亦可以謂之客也

若卿大夫士庶子則各以其尊卑而分任其事言庶子而不言中士下士則以所任者同耳

牢禮即凡用牢之禮飧謂飧九牢之類獻謂禽獻之類飲食謂饔燕膳食之類凡其等數與其政治皆所以序下文也鄭氏以邦新殺禮釋之未之盡矣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故王者以十

二爲酌不可以有加焉今王之饗諸侯衆則十有二牢長則十有二獻鄭氏遂以爲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適用也謂之兼饗莫適用可也謂用王禮之數不可也牢具十有二而莫適所主獻至十有二而少異於衆則其禮益有品節之矣

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上經言王合諸侯而饗禮此遂言王巡狩殷國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若所以明施報之義然

君臣不可以施報言也盡其禮之實而已然禮之所在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多爲貴者國君膳王以牲犢則以少爲貴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爲吾君之報惟牲用犢栗乃事天之禮是以事天之禮事其君也百官百牲皆具此以多爲貴者不特百牲皆具而公卿大夫士庶子皆加於在王朝一等是厚其禮以待其臣者乃所以尊吾君也記曰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內盡其心以外心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內盡其心以事其君外盡其物以待其臣各盡其道而已矣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殿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

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壺酒壺醬壺食壺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饔親見卿皆膳特牛

凡諸侯之禮卽所掌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是也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皆眡飧牽者蓋上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謂至館有飧入境有積其積皆眡飧牽則生致之而不殺明致積亦有牢禮眡則眡其數而已上公三問皆脩侯伯再問皆脩

子男一問一脩於其始至而問問屬則有脩焉脩則脯之加薑桂者也然其實之間皆脩而其擧介行人之問則有牢君用脩臣用牢鄭氏以爲非禮然禮有損而益者有益而損者有豐大禮而殺小禮者有豐小禮而殺大禮者初未可以此爲輕重至于侯伯子男則不言臣用牢者以上公之禮爲特優也至于館則有飧禮上公五牢侯伯四牢子男三牢司儀所謂致飧如致積是已食謂庶羞之食陳於楹外東西共四列上公之列數以十侯伯之列數以八子男之列數以六簋所以盛稻粱也公堂上六東西夾各二故其爲簋十侯伯堂上四東西夾各二故其爲簋八子男堂上二東西夾各二故其爲簋六豆葅醢器也公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十二故其爲豆四十侯伯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故其爲豆三十有二子男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故其爲豆二十有四禮器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則言堂上之數而已壺所以盛酒其設於堂上及夾者亦如豆之數也鉶羹器也有鉶鼎有鉶羹所謂臑膮膾膷也亦所謂藿苦薇也羹熟於鼎而載之器凡餼一牢則正鼎九陪鼎三陪鼎卽鉶羹之鼎也正鼎卽牛羊豕魚腊言有鼎十二又言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六則鉶爲盛羹而已非鼎也鼎牲器也簠黍稷器也公侯伯子男皆十有二而無所降殺者以牲以黍稷俱爲食之主然鼎俎奇而籩豆偶故正鼎九陪鼎三皆設於西階之前簠堂上八東西夾各二夫簠盛黍稷皆有十二而簋盛稻粱乃降殺以兩者稻粱貴者所食而黍稷爲上下通用之物此鼎簋所以同乎十二也腥卽牲之腥者也腥謂鮮魚鮮腊之鼎或言腸胃體膚與夫鮮魚鮮腊之鼎也其數凡有十二既

牲或言腥互見也此與上文之正鼎九者何別蓋上
文之正鼎每鼎飪一牢飧五牢則飪一牢而腥四牢
飧四牢則飪一牢而腥三牢飧三牢則飪一牢而腥
二牢其數又以九爲降殺上公牲四牢則凡三十六
侯伯腥三牢則凡二十七子男牲二牢則凡十有八
此正鼎陪鼎皆十有二而腥之鼎則降殺以九蓋牽
牲無鉶鼎腥牲亦無鉶鼎此飪腥之鼎所以不同其
數也自此以上皆爲飧禮其言饔餼以下則皆饔餼
之禮矣饔公九牢則其五爲死牢侯伯七牢則其
四爲死牢子男五牢則其三爲死牢故曰其死牢如

飧之陳陳者皆陳於門西如積或死或牽而皆曰饔
餼者蓋餼之爲義有二按聘禮云主國使歸饔餼五
牢飪一牢腥二牢則此餼爲牲矣故鄭氏謂
生曰餼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曰惟是餼牽竭矣則
此餼爲生矣故服氏謂腥曰餼是知致積致飧致膳
等皆用牢而餼爲牢禮者豈非此乎此死牢牽牢之
所以異也米有載之於筥者半斛曰筥上公百有二
十筥其爲米六十斛侯伯百筥其爲米五十斛子男
八十筥其爲米四十斛其設在於庭中醯醢陽也醢
肉陰也其數亦以二十爲降殺故上公百有二十饔

侯伯百饔子男八十饔車皆陳以車乘饔而陳之也
醢陳於碑東醢陳於碑西既陳則不復用車矣故侯
伯子男皆言陳而不言車也上公言車米眡生牢牢
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則車禾凡五
倍禾皆陳者車米則載米於車者也秉四牢四牢分
爲四列然則牢十車米凡四十車也十六斗曰籔十
籔曰秉車秉有五籔爲十有五籔是二十四斛也車
禾則載禾於車者也禾藁實幷刈者也車禾眡死牢
夫死牢如飧之數上公飧五牢牢十車則車禾凡五
十車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
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於禾而薪從米芻
從禾也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子
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則又降殺之
序也自此以上皆饔禮至於所陳則又有可言者食
也簋也豆也鉶也壺也皆陳之於堂上及兩夾簴亦
陳於堂上而與鼎並者並其數也非並陳也鼎也腥
也陳於阼階之前死牢也牽牢也陳於門之西車米
也車禾也芻薪也陳於門之外醢也醢陳於碑之
東西掌客言饔餼之皆陳者二筥米與醢醢並者以

其皆在門內也米禾之車與死牢生牢兼者以其皆在門外也言飧之皆陳者一而鼎也腥也同於簠簋豆鉶之列者雖同其列而簠簋豆鉶乃堂上之器鼎與腥乃堂下之器也乘禽謂乘行羣處之禽如雉鴈之屬上公日九十雙侯伯日七十雙子男日五十雙此中膳之禮也殷中也謂於中又以大牢膳賓也上公侯伯皆言膳大牢而子男不言者止於乘禽耳蓋賓客之道以十日爲正行禮一旬之後有故未去則有致稍歸禽之禮饔人所謂共賓客之稍禮是已但上公言以及歸而侯伯子男不言者間或講

之耳上公三饔三食三燕侯伯三饔再食再燕子男一饔一食一燕隆殺之節也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君或有故不親饗食燕之禮則饔有酬幣食有侑幣燕則以侑幣致之不食則以酬幣致之所以見將意而致敬者不可廢也上公羣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而牢公及侯伯子男之羣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而上介亦有禽獻此禮賓之介從也按聘禮上介與賓同是以大夫儐賓云上賓上介皆太牢米八筐眾介皆少牢米六筐但上介無芻禾而上介無芻禾耳此五等之上介皆有禽獻也但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

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者五等諸侯其爵有五而其命有三故待諸侯從其命諸侯之臣其命有五而其爵有三故待諸臣從其爵此凡介行人宰史之禮異也上公侯伯八壺八豆八簋子男六壺六豆六簋豆陳於戶東壺陳於東序此夫人助君養賓之禮如內宰所謂致后之賓客之禮是已然上公與侯伯同者抑以夫人之於上公有膳有饔有食而侯伯則無食禮矣子男則膳視致饔是不復親饔矣上公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親見卿皆膳特牛卿皆見者見於賓也以羔則以其贄

見焉子男獨親見卿者以王之卿六命而子男五命故以親見卿焉文言親見則有時乎不親若卿有故則不造館見賓惟親見以羔乃致膳焉此所以少異乎上公侯伯之禮然皆卿所以助養賓者也或用大牢或用特牛亦禮之降殺故耳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賓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古者坐賓於西北位介於西南所以尊賓卑介也賓之尊以其敵主介之卑以其副賓此上經所謂凡介皆有牢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宜也若夫諸侯之卿大夫士以聘問而自爲國客則非

介也具賓之體者也具賓之體則疑於賓矣乃如介之禮以待之者何耶尊者之道爲正爲大卑者之道爲副爲小諸侯之卿大夫士臣也以爲介者分之所當然以爲國客者亦分之所當然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則知先王待賓客之禮固有常制矣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戕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禮者合於天時宜於地財當於人心者也乃若求之天而不得於時求之地而不足於財求之人而不當於心則殺焉可也國新謂新建國者凶荒謂無年者

禍戕謂兵寇者在野在外謂非方岳及國門之外者以王禮言之大荒大札天地有戕王皆爲之不舉所以爲內省自疚之道至矣於是數者而殺禮抑以其自處者而待賓客耶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遺主國之喪不受饔食受牲禮

賓客禮之常者也死喪禮之變者也凡賓客死則致禮以喪用有君及父母之喪則惟芻稍之受遺主國之喪則惟受牲禮而饔食皆廢此禮之變者也亦裁之以常禮而已矣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樵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帥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

上經有訝士以訝四方之訟獄爲主故曰士此以掌四方之賓客爲主故曰掌訝掌邦國之等籍者非小行人所謂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乃九儀差數之籍也所以訝賓客者必以此籍之差數而爲之節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若牛人共積牛羊人

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芻新則掌訝先以其籍而戒之既戒之矣然後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士謂訝士也以訝士與行人送逆賓客入於國則更爲之前驅而辟故也及宿則令聚樵謂令野廬氏以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涂地之人聚樵故也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之於館也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謂待賓客之有所求也及將帥爲前驅則導之以至於朝詔其位也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者謂入詔其位及退亦詔其位也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治謂理其事也以告掌訝

訝爲入朝理之也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使其屬道之也及歸送亦如之謂逆至於疆也送亦至於疆則送至於疆也

且掌訝雖與訝士同於送逆然訝士與行人送逆不及疆至於野而已訝士不前驅及野與國則前驅以辟而已訝士不道從者之出入道客之出入而已蓋訝士訝獄訟而掌訝待賓客此詳略所以不同歟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

訝

掌訝以中士八人爲之而此言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則非掌訝之所謂訝也鄭氏謂朝覲聘問之日

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按聘禮云卿訝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賓即館訝掌公命此以諸侯之臣之爲國客者言之若以敵天子之使則命爲不等矣以玉之卿六命而上公九命侯伯七命故公侯伯爲國賓而卿皆見以羔以卿訝之宜也至於子男則親見卿以子男五命眡王之卿則降一等矣至於王之大夫四命而公侯伯之卿則三命子男之卿則再命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公侯伯之大夫則再命子男之大夫則一命士皆有訝而子男之士則又有不命者矣先王之待諸侯之臣蓋過於厚毋過於薄賈氏謂訝將命於館之外示相親也此其親諸侯之大者乎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上經因訝賓客而及卿大夫即館之訝此復言掌訝之職凡言修委積以下皆所治之令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蕃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交之爲義大矣故先王設掌交一職而使之交通乎上下節所以爲信行道必有節故也幣所以爲禮相見必有幣故也諸侯則據以守邦國者而言萬民之所聚則指都家縣邑之類而言是知掌交所巡必及其民非止邦國之諸侯而已王之志慮出於王之德意則所謂德者乃平康正直之德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惟遵王之道則所謂予攸好德以至於哲謀肅乂乃天下之所同好非作好也惟遵王之路則所謂淫朋比德以至於狂僭豫急乃天下之所同惡非作惡也使咸知王之好惡而辟行之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矣掌交之官從而和諸侯之好使之蕃

王室達萬民之說使之正王國邦國上下交通無間
此所以爲皇極之世也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
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通事謂朝覲聘問之事也有以結其交好而後可以
王制諭之九稅九職之稅方其裂土而封固已使之
得征其民今又諭之以九稅之利則使之不殖於利
者也九禮九儀之禮方其列爵以等固已使之各守
其爵今又諭之以九禮之親則使之不乖其親者也
九牧九州之牧大宰於施與之際固已建其牧而使

其大小之相維今又諭之以九牧之維所以使之知
所聽命者也九禁九濛之禁九戎九伐之戎大司馬
掌九濛以平邦國九伐以正邦國固已示之於平素
今又諭之以九禁之難九戎之威尤所以使之知所
警畏者也是五者皆王政之大若非掌交之所能諭
惟掌交時有以申敕之而命令之嚴實行乎其間是
豈徒咸其輔勝口說也哉
掌察 闕
掌貨賄 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
國有政令則令家宰聽之而已都家之治有不及者
則詰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詰其有司
周官以八則治都鄙蓋使之有所揆焉非特頒其常
而已故凡祭祀賓客之禮與夫衣服宮室車旗之禁
令則主之有都家之司馬皆王官得以兼治之矣其
在刑則爲尤詳既有方士以聽其獄訟之辭而又爲
之立朝大夫之職凡彼有所治此有所令朝大夫則
上下達之而已掌都家之國治即大宰所謂以八則
待都鄙之治者也濛雖出於大宰而其事則朝大夫

掌焉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
其朝大夫因之以告都家之君若吏者也凡都家之
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惟朝大夫達之而後聽之
也唯大事弗因則冢宰聽之而已都家之治有不及
者則朝大夫在所詰在軍旅則朝大夫弗預焉故詰
其有司此都司馬家司馬之責也
都則 闕
都士 闕
家士 闕
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故設官以專其職謂之都則然

言都則不及家則者考大宗伯九儀之命惟五命然後賜則王之大夫四命則未與賜則之數故采邑謂之家而不謂之都若卿以六命爲小都公以八命爲大都此所以置都則焉由是觀之八則通用於三等采地而以都爲主其推行益有序矣○鄭氏謂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以告方士者也蓋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又曰凡都家所上治則主之鄭蓋據此而云

周禮總義卷六

湖南讀書
宋寧鄉易祓撰

冬官考工記第六

冬官考工記第六之一

冬官非火於秦也其亡久矣蓋自周轍既東之後諸侯惡其害已而滅去其籍是以大平鉅典不聞於孔門學者之傳習亦不見於先秦傳記之所紀載遺言湮沒誠可於邑其亦幸而煨燼既息復出於漢也其又不幸而編帙散逸冬官空焉河間獻王以千金求之弗獲於是以考工記補其闕或曰考工記非周書

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而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旞旐而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其眡周興誠大不類而不知三代有異制以意逆之而已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而百工郤四民之一也況其制度纖悉靡不備舉而其文亦遼偉閎麗足以發聖經之祕學者遺其迹而探其本則其於冬官也思過半矣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鄭以王公爲天子諸侯

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

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坐論謂之王公論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作行謂之士大夫行王公所論之道也上言王公下言士大夫而不言孤卿舉上下以見其中則孤卿可知矣五材謂金也木也水火土也傳所謂天生五材是已五材而如以皮玉設色則爲八材經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已皮玉設色有非民用者故曰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珍異則非地官之所謂珍異也質人言市之珍異廛人言膳府之珍異場人言場圃之珍異而鄭氏皆以爲四時食物此非食物也凡民用所關則賤者可以爲珍而常者可以爲異先王必有以通之故曰通四方之珍異以貢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者平地山澤之農皆與焉故言長地財絲可以爲帛麻可以爲布而皆出於五畝之宅嬪婦化治而已故言治絲麻以成之長者長於始也成者成於終也又曰考工之珍異非必金玉錦繡之物也但地之所無而人以爲貴者則謂之珍地所罕見而人以爲不常者則謂之異此正切於民用者故通之也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非無弓車也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而器非人人之所能爲也專設百工之職是以工精其業而器便於人若舉國之人而皆能爲之則非百工之常其性習然也粵居東南之極土多塗泥金錫生焉田器尤盛此夫人所以能爲鎛則何以謂之無鎛燕居東北之極迫近胡虜人善禦敵鎧甲尤精此夫人所以能爲函則何以謂之無函秦處西陲汧隴涇渭之間地多細木善作矜柲此夫人所以能爲廬則何以謂之無廬胡爲北夷卽獫狁匈奴之屬初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此夫人所以能爲弓車則何以謂之無弓車四國之人皆能爲是器則有之名不立故爾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雖百工之事而聖人之道於是乎在惟天下之知者能明聖人之道而創其物又得天下之巧者運其心術而述知者之所創然後爲百工者得以專習其藝而世守巧者之所述就其三者而言之以知覩巧則知爲精以巧

視工則工爲粗曰知曰巧曰工雖精粗不同要之所創者不出乎物所遞所守者亦此所創之物皆百工之事而已記考工者推本乎聖人之所作則知形而下者之器皆形而上者之道也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此經所以證上經也所言不過四者之事何足以盡聖人之所作記考工者蓋以理而推之大極動而爲陰陽布而爲五行是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蘇

氏之說此五行所以居九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沙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地氣爲先材美工巧而或至於不良者不時不得地氣也時若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是已地氣若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是已就其重輕而言則天時地氣爲先材美工巧次之要不若合四者之爲良也

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妨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沙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以

也

百工之事貴乎巧而事有非人力之所能致則工巧亦不可以專尚要必以天時地利材美爲本此記考工者所以詳言此三者之事蓋斥鹵之地不能使草木之生植宜乎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也倡優之所不能使鐵劍之銛利宜乎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之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也樸社之樗不能使之中規矩宜乎燕之角荊之幹妨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所以獨稱乎材之美也善耕者不能使之冬種而春穫宜乎天有時以生殺草

木有時以生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澤無非因乎天之時然也蓋天時有陰陽之異候地氣有燥濕之異齊而其材亦有疏穊堅柔之異質三者備而後工得以施其巧此經雖不詳言工巧而善用之三者則無非工巧之事故曰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

凡攻木之工七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攻金之工築冶鳧臬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玉榔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一　冬官　八

考工記之言工者其數凡三十然攻木之工七而外復有輈人之職其實則八也設色之工五而畫繢分爲二其實則四也析而言之其數若差合而言之皆三十而已然有以人名者有以氏名者有以事名者有以名者惟繢畫一職獨言所職之事其他如輪人輿人之類則以人名之謂工以巧爲能不必責之世守也如築氏冶氏之類則以氏名之謂官有世功族有世業必世習之爲貴也言人則上經所謂工有巧是已言氏則上經所謂守之世謂之工是已然攻木無稱氏者攻金搏埴無稱人者蓋制木必以巧而金土實貴乎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上之爲言尚也昔者聖人逆推世變之所趨而爲之默制其變所謂一代之制初非偏尚之爲徇世儒泥考工之說則曰四代果各有所尚殊不知有虞氏之泰尊則固尚陶矣而夏后氏之山罍則亦未始不尚陶夏后氏之世室則固尚匠矣而殷人屋用重檐則亦未始不尚匠殷之崇牙則固尚梓矣而夏后氏之龍簨簴周人之璧翣則亦未始不尚梓周之乘路則固尚輿矣而有虞氏之鸞車夏后氏之鉤車殷之大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一　冬官　九

路則亦未始不尚輿由是言之設一宮制一器固不足以盡四代之所尚而捨是亦不足以推世變之所寓要之考工之說特舉一代所專尚者言之耳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故者繼上文而言也上經言周人尚輿而工之所聚爲多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惟攻木之工獨居七焉七者之中弓廬匠梓各居其一而輪人輿人車人者乃居其三又於三者之中輿人居其一輪人析而二車人析而三其外又有輈人爲輈是車之三工又別而爲七此

一器而工多惟車爲最以周人所尙故也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五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此兵車也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鄭氏引此文箋之是車之六等爲前驅所建可知矣所謂車軫四尺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軹之七寸則爲四尺也是軫去地四尺矣自軫以上可推其尺寸也古人律度量衡互相參考亦此意也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一 冬官

鄭玄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輢車輢車箱之傍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微至無以爲戚速也

古者觀轉蓬而爲輪然後因物生智而爲車車之有輪所以利轉故察之之道一曰必自載於地者始二曰欲其樸屬三曰欲其微至車之材眾矣然載於地而眾力之所資焉者輪而已故察車自輪始其次則輪之用以完久爲固輪之行以戚速爲利樸屬者言其附著於地則堅而不孚所以爲完久也微至者言

其踐行於地則微而不滯所以爲戚速也是三者皆
察之以道故曰察車之道言道則超乎形數之表蓋
有非目力之所能給者矣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經古登陟也
已太也甚也崇高也庳下也終古猶言常也陟阪也
古人制器內窮天下之理外盡天下之法故大不踰
尋丈小不踰方寸所謂輪崇六尺有六寸天下之中
制也輪過於崇則其軫亦過於四尺矣故軫爲太高
而人之力有所不能登輪或已庳則其軫亦不及四
尺矣故軫爲太下而馬之力有所不能引人不能登

車之善者也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此以馬之高下爲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
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
然兵車乘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而田車之輪獨六
尺有三寸亦可以推先王緩急輕重之意矣
六尺有六寸之輪輿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迤迤進而眡之欲其微至
之義同

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掌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輪雖一物而備轂輻牙之三體此經言望其轂望其輻而不言望其牙者蓋望而眡其輪則牙在焉輪之制取乎圜故欲其幎爾而下迤又欲其微至幎爾而下迤者謂如巾之冪物下直而不倚微至者謂微著於地周流而不滯此所以爲圜也輻之制取乎易直故欲其掌爾而纖又欲其肉稱掌爾而纖者謂如人手之削而其下有殺小之勢肉稱者又如人體之壯

而小大有相稱之勢此所以爲易直也轂之制取乎急故欲其眼又欲其幬之廉眼如人之眼隱然而起幬之廉者以革鞔之欲其負幹而廉隅自見此所以爲急也望者遠而眡之也進者近而眡之也惟輪獨貴乎望而眡者以察車自輪始加詳焉故耳

眡其轑欲其菑蚤不齲則輪雖敝不匡

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蚤謂輻入牙中者也轑謂輪箄也下經言六尺六寸之輪轑三分寸之二是已蓋鑿牙之始以三分寸之二爲輻散外箄輻散外箄則車行安帖而不掉故曰眡其轑欲其蚤之正以輪之鑿孔取其正也輻入牙中者既眡之而欲其正則輻入轂中者又察之而欲其與蚤不相齟賈氏謂齒牙參差謂之齟今菑與蚤一一相當而無參差齟齬之患若是則輪以久而不能無弊故雖弊而其用不匡匡方也不方則運轉無所膠矣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欹

斬轂之道猶察車之道言道之無乎不寓散在萬物雖察車斬轂皆有道存焉故也必矩其陰陽者陽木稹理而堅陰木疏理而柔使所斬之材各具堅柔疏

稹之性則取其陽者去其陰者初何待於矩惟一木之性或有中堅稹而外疏柔者或有堅柔疏稹之相間者不以矩而辨則器之成也必有緩急偏勝之弊故輪人斬轂於是有矩之之道所謂矩者初非方矩之而以方矩之瀌察之謂轂之材貴乎堅以火養其陰則疏理而柔者雖不能必其稹理而其堅則可以齊乎陽也故曰轂雖敝不欹欹暴也言矩得其道而轂材堅密無暴起之患也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柞狹也摯危也小大欲其稱而已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以乘車兵車之輪言之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則牙圍尺有一寸當分爲兩面鄭氏不分兩面只就一面尺有一寸上便說三分牙圍而漆其二若是則輪圍兩面爲牙圍共二尺二寸矣實與經意不合今以兩面牙圍共一尺一寸言之則每面各得五寸半共爲尺有一寸如此而後合六分取一之數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

牙圍每面五寸半今先以四寸半三分之每分得一寸半是漆其二者爲三寸其一不漆者爲一寸半外餘一寸三分之是漆者得三分寸之二兼上三寸共爲三寸三分寸之二不漆者得三分寸之一兼上一寸半以半寸爲十五分三分寸之一作十分是不漆者共爲一寸三十分寸之二十五鄭氏謂不漆其賤地者也如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之說此以意推之

稾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

非經之正文皆有所不取

先鄭云稾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舊注云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餘二寸分於內外面故各一寸是六尺有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此說無所據若謂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便爲漆內則非矣既曰漆內安可便以牙厚計之漆內之制未明則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亦非也今以經之文意推之除不漆其賤地者只據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則兩面爲七寸三分寸之一兼上輪崇六分之五爲五尺五寸是漆內共得六尺二寸三分寸之一中詘之爲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此轂之長也亦所以爲圍

以其圍之防捎其轂

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轂謂壺中衆輻所趨之地而容輻菑者也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注無有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行以一轂之圍得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而爲三十輻之所湊苟轂孔稍廣則轂之力弱而有不勝任之患故三分其圍而除一爲轂圍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此三分之三尺得一尺尚餘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一寸爲三十分又三之爲九十分以三十分寸之五爲十五分共得一百五分三分之一則爲三十五分是轂之制得一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轂中大小穿皆以金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上經言轂空壺中此言轂之大小兩頭也賢大穿也軹小穿也轂長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圍三徑一則圍三尺者得徑一尺尚餘一寸二十分寸之五以一寸爲三十分又三之爲九十分又以五分三之爲十五分共得一百五分三之一爲三十五是轂之徑亦得一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與轂相稱焉五分去一以爲賢以一尺五分而去一得八寸以九十分寸之三十五而三之爲二百七十分寸之一百五十分去一則得二百七十分寸之八十四是賢徑爲八寸二百七十分寸之八十四去三以爲軹則半賢之數是軹徑爲四寸二百七十分寸之四十二然賢徑倍於軹則大穿爲太大鄭氏疑其誤以去一宜爲去二理或然也然則大穿去五分轂長之二亦得六寸二百七十分寸之一百二十六是軹徑爲四寸二百七十分寸之四十二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容者形容也如凡爲甲必先爲容是已容轂不直則非利轉之勢故必欲其直篆者轂約也采以約之謂之篆如詩所謂約軧是已轂之有約以待施筋施膠幔革之用苟或不正則幬何以負幹故必欲其正篆既正矣然後施膠以附麗之則必欲其厚施筋以固結之則必欲其數然後幬以幔轂則必欲其廉之外見而負於幹是以轂革相應而無贏不足之患五者固必欲其善而古人猶以爲未焉幔轂必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之其色青白則爲善之徵故曰轂之善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上經皆論制轂此以下詳言輻之制鄭氏謂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經文既言三分轂長則不當復除輻廣三寸半謂轂長三尺二寸亦未爲當今以經之文意考之則知轂長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三尺言之二在外則得二尺矣尚餘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一寸爲三十分又三之爲九十分又以五分三之爲十五分共爲一百五分是二在外者得二尺九十分寸之七十其一在內者得一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於二在外一在內之中而置輻焉

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扺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

陸拾仁版 87版

也故欲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鑿深者言轂之深足以受輻之入輻廣者言輻之廣足以稱轂之所受也注云輻廣三寸半量其鑿深以爲輻廣則鑿深亦三寸半而者相應則其固足以相任反是則非輻之善矣輻廣而鑿淺鑿不應於輻也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扤言其動搖之甚也鑿深而輻小輻不應於鑿也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固有餘言鑿之深强不足言輻之小也善爲輪者必欲其輻廣以爲之弱則其力相稱而足以任重欲言度其廣狹也弱苗也輻入轂中者也度其輻廣以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漸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賈氏曰假令輻除入轂之中其外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其尺寸之長特假其說以言之此不必泥然凡爲輻近轂則欲豐而近牙則欲殺牙所以行地於近骹而殺其參分之一則向下利而泥弗粘也蓋輻近轂曰股入轂曰菑近牙曰骹入牙曰蚤在股則豐若人之髀股在骹則殺若人脛近足之骹以輻三分之長殺一以向牙以股

三分之圍去一以爲骹圍則大小稱矣
採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均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
水火無心之物也古人善用之而已採輻以火所以齊曲直沉輻以水所以均輕重齊曲直者取其易直也均輕重者取其肉稱也然輻直則爲倨牙曲則爲句輻牙雖有倨句至於鑿內必正正則直以指牙而與牙相得故無用於槷而自固不得則雖用槷以固然輪搖動則槷出而足見矣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綆輪第也鑿牙之時其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菑外第則車行不掉是謂輪之固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侳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侳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
爲輪有常制用之於平地者也行山行澤而拘乎常制則遇險必僨遇坎必蹶矣故或損或益而從其宜焉行擇者以薄爲利故欲杼杼言削薄其踐地者則是刀以割塗而塗不附侳以行石雖石齾之而故欲侳言上下之適等則是搏以行石雖石齾之而

不能動其鑿此古人備物致用而深得夫變通之宜者也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火剛而善變故制器者資之以揉物若曰揉輻必齊則曲者直焉若曰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柔者堅焉揉牙亦然順其自然之性而已或逆其性則外廉而絕理內損而挫折旁腫負而起惟巧者無此三患是謂用火之善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鼓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萬或作矩匡或作方此又總括輪人一篇之意大抵注目而視方圓不如付諸規矩之爲公謄口而議平直不如付諸準繩之爲審援手而度多寡輕重不如付諸權量之爲當六者設則天下之爲方圓平直多寡輕重者皆不能外是固不容加毫末於其間者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也固宜非特百工之專爲然凡成順致利於天下者亦此理而已矣

輻 廣三寸半

輪人爲蓋達常圜三寸桯圜倍之六寸信其桯圜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蓋取乎圜蓋以二十八弓而湊於部輪以三十輻而湊於轂類相似也故以輪人爲蓋蓋之爲制上爲部旁非桯無以中爲達常下爲桯非部無以納弓於其旁非桯無以含達常於其中蓋達常小於桯而桯小於部所謂達常圜三寸桯圜倍之六寸不言可知也信其桯圜之

六寸以爲部廣之六寸不言可知也部長二尺椹長倍之四尺者二爲入尺亦不言可知也若十分寸之一謂之枚則枚爲一分部尊一枚則蓋斗之上穹然而高者一分也弓鑿廣四枚則鑿孔之廣所以容弓者四分也鑿上二枚以其上無所受而不用力故二分也鑿下四枚以其在下有所受而用力爲多故四分也鑿深二寸有半上言部廣六寸達常圍三寸則達常入部其徑一寸是達常兩畔猶有五寸則鑿深二寸有半正合兩畔五寸之數則弓鑿不至侵達常也下直二枚者謂鑿下四分弓入鑿而曲二分則下直二分也鑿端一枚則鑿之狹一分也夫一枚爲一分部廣六寸圍三之則尺有八寸其數不過百八十分而止弓鑿四分而二十八弓已占一百一十二分外止餘六十八分則部中實少而虛多又以弓鑿一以爲蚤圍以弓鑿廣四分而方圍之則股圍一寸百一十二分其深各二寸有半而共湊於達常一寸之徑其數似不相合然古人深察物理上下相制自然堅固縝密而非常工之所能測識者矣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軹轂末也輪崇與車廣同輿廣六尺有六寸并兩軹六尺二寸三分寸之一總一丈二尺八寸三分寸之二又以承輿七寸爲軌故旁減軌內七寸則減尺四寸入輿下其餘一丈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一也故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六寸凡丈二尺六寸又有宇曲之減則止可以覆軹若輪之廣則又小於軹軫之廣則又小於輪而弓之庇亦以一尺爲差故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

蓋弓近部者謂之尊近外而長則爲宇曲三分弓長而揉其一則六尺之弓揉而爲宇曲者二尺矣參分弓長以一爲尊則六尺之弓平而近部者亦二尺矣近部謂之股猶輻近轂之爲股也宇曲之末謂之蚤猶輻入牙之爲蚤也股欲大蚤欲細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以弓鑿廣四分而方圍之則股圍一寸六分去其一以爲蚤圍則蚤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蚤圍在末而股圍近部謂之尊則與部尊同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上欲尊謂近部之二尺也宇欲卑謂下爲宇曲之四

尺也蓋桯并達常一丈故宇曲之四尺者垂二尺部上高則其勢隆宇下卑則其勢俯此所以吐水疾而霤遠也至於蓋崇十尺其中正也謂以宇二尺并八長八尺則於十尺爲稱過乎十尺則蓋已崇而難爲門不及乎十尺則蓋已卑而反以蔽人之目是以蓋之崇必十尺古之所謂良蓋者不以衣覆之故曰弗冒不以絲繫之故曰弗紘如是平畝而馳有殷其震地之聲宜若墜矣而不墜是弓之入於部者固而不可搖也故謂之國工與輪人爲輪之國工同

與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輪輿軫蓋皆車也言爲車而謂之輿人則從輿爲正若夫挾車旁以踐地者輪橫車前以扼馬者衡也輪崇則欲其運兩軹衡長則欲其容兩服輪崇車廣衡長皆六尺有六寸故曰參如一謂之參稱稱等也言三者相等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

規之以眡其圓圓之至者自中於規矩之以眡其方方之至者自中於矩繩以縣之以眡其直而立之直者自中於縣水以平之以眡其均而衡之平者自中於水曰中者循天下自然之理而不容加毫末於此也至於直者如自然之生繼者如自然之附此又理之極於自然者蓋天下之直必本乎繩墨若木之條達而生者不待繩墨而自直天下之繼必本乎膠漆若木之旁出而附者不待乎膠漆而自繼車之材直而如生非謂舍繩墨而自直也繼而如附非謂舍膠漆而自繼也本於繩墨膠漆而若非出於繩墨膠漆

其爲工之巧也至矣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居之爲言處之得其所之謂也并如兼并之義凡物之體以小入大大者受而入之是謂大與小無并若大者勢足以相并則小者不能以自立不動則已器成而動大倚小則小必摧若又從而引之則小者絕而不復屬善居材者必有其道矣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棧車卽巾車所言士乘棧車者也飾車卽巾車所言士乘棧車者其蔽參之橫者其蔽旁止於此孤乘夏篆卿乘夏緩大夫乘墨車是也古者天子諸

侯卿大夫士皆以革鞔輿及轂約但有金玉象爲飾者得金玉象之名孤卿大夫轂上有篆緩墨之飾故亦得篆緩墨之名士之棧車則無革以爲鞔者無革者無以爲固故欲弇言斂而向於內也有革者有以爲固故欲侈言縱而向於外也然車以弇侈爲善而鍾則弇侈爲病葢鍾貴乎廣狹之中而車貴乎大小之宜各適其當而已

車箱橫闊六尺六寸　較式上橫木兩旁立木上出式者也呂和叔解淇澳詩猗重較兮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以三分之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詩補傳云較出於式故曰重較較崇者自式之上言之較與式相重通計之則共長五尺五寸式得三尺三寸較得二尺二寸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式人所憑依者高三尺三寸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輢車箱也音倚猶椸干也在兩旁軹蚔之橫者其蔽參之直故曰軹音只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輢式旁之直者對人而言故曰輢音對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

四與橫廣六尺六寸亦曰邸輢長一丈四尺四寸衡長六尺六寸輢弧深四尺七寸在式前有十尺身在隧下則有四尺四寸身共長一丈四尺四寸當兎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踵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任正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軫間卽輿之橫廣是也伏兎至軌經無明文鄭云如式深也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駹馬之輈深三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六寸軸有三

理一者以爲嫩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
攻木之工七而不列輈人者以輈非作車之所始而
實有切於車之用此所以別設輈人之職輈有三度
因馬之高下以爲之度也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
加軹崇三尺有三寸及軫與轐之七寸則衡高八尺
七寸所以用八尺以上之馬田馬之輈深四尺加軹
崇三尺及一寸半及軫與轐之五寸半則衡高七尺
七寸所以用七尺以上之馬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
寸加軹崇三尺軫與轐之四寸則衡高六尺七寸所
以用六尺以上之馬是三度者固輪人之制軸以貫

轂持輪之一器而已與輈人何與而其言軸有三理
乃繼於三度之後者軸待輈而後運輈待軸而後行
其勢實相資焉以經意攷之弧而無折經而無絕輈
之嫩如此實軸之所以爲嫩也終日馳騁左不捷終
歲御衣衽不敝輈之久如此實軸之所以爲久也勸
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之利如此實軸
之所以爲利也以是知輈人之職實兼輈與軸之制
故下文又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則軸之
制宜附於輈人也明矣

軌前十尺而策半之

軌謂式前也自式以前爲轅曲中其長凡十尺策以
策馬半軌之數其長凡五尺御者自車上執之不短
不長取其足以及馬而已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任木者以其材之大小而稱其任之輕重者也任正
者謂輿下之木車所取正爲兩轅之所植而較式又
依於兩輢故謂之任正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
圍則軌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以十
分之一爲任正之圍則凡尺有四寸五分寸之二矣

衡任者謂阨馬頷不得出兩軶之間則輈頸用力之
處故謂之衡任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則衡長六
尺六寸其圍則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矣此皆任木
之度若小於度則力不足以勝其任故謂之無任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踵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

軸謂車軸之貫轂者也與廣六尺有六寸郎軫之間
五分取一以爲軸圍則其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
與衡任者相應矣當兔謂與下之貫軸者也輈長丈

四尺有四寸十分取一爲當兎之圖則其圖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矣頸謂頸前之持衡者也三分兎圖去一以爲頸圖則其圖九寸十五分寸之五十一矣

爲踵圖則其圖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也五分其頸圖去一以之九矣踵謂輿後之承軫者也

凡揉輮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本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陡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故登陡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陡也不援其邸必縮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

輮以火揉所以致曲亦不可太曲弧深則太曲矣下經言輮欲弧而無折輮無惡於弧也惟太深則太曲矣下孫而無弧深孫言順理也輮而順理雖無弧深之患亦不可有直且無撓之勢於是記考工者以大車之轅證之夫大車乃駕牛之車初無與乎駕馬之輮特因其揉輮而證以大車之轅今夫大車之轅摯下也謂其勢直而下至也下則難於登陡雖能登陡而阪險之地易以傾覆此直而無撓故也大車平地雖能節其軒輊之任而使之高下相稱若其登陡則牛不退而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直而無撓故也是故輮欲屈典

頎如碩人頎頎之頎言其長也典常也濾也輮貴乎曲直順理故欲頎典頎典則輮雖長而合乎濾度之常矣

輮深則折淺則負輮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輮欲

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惟輮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輮猶能一取焉

輮深則折謂揉之太深則傷其力故馬倚之而易折淺則負謂揉之太淺則馬負之而反傷馬之力此輮之病也不深不淺若水之注無所凝滯故行則利而順載則準而平利準則愈久而愈堅馬引之而和人乘之而安此輮之善也其善與病如此故諄複詳紀其揉輮之濾所謂輮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則揉輮之濾也弧曲也大曲則易折故欲弧而無折上經言

無弧深是已經直也太直則易絕故欲經而無絕上經言孫是已既孫而無弧深則無不得其進退之宜進非能謀於馬而若與馬相謀退非能謀於人而若與人相謀是以無情之物而與人及馬之有情者不期而自合非和之至者不能也輈既得其和矣則其用無不順其行無不利是以終日馳騁而左不楗言尊者在車之左而無罷倦之勢行數千里而馬不契需言馬與之相習而無相倚之病終歲御衣袵不倣言馬無動搖而不勞御者之力是三者皆善斯可以言輈之和矣然不特和而已輈之勢和而順則其進

也必易馬力未進輈已有以勸其登非果能勸也其勢若有以使之也馬行既止則無所用其力輈猶能一進而取道焉非有意於一取也其勢自不容已也

良輈環灣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灣謂之國輈

則雖記考工者之善於形容其亦工之巧者如是哉上言良輈下言國輈記考工者之善於形容者也言良輈則甚言其爲良也如經言良馬則總言駕五路之所專用者此國輈良輈亦半有灣焉此特輈之一端何遽謂之良輈而且以國輈許之蓋自上經言輈之和至此方以良輈國輈名之此記者敘述之瀾也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

上經言周人上輿車官之制莫詳焉車上必建旗故此經終之以旂與旂之義然攷其制皆與周官不合

巾車所謂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者主五路所建而兼四代之制也司常所謂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者主王之大閱而建之以帥眾者也大司馬所謂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者主中秋之治兵而載之以帥眾者也大行人所謂建常九旂建常七旂建常五旂者主五等諸侯之命數而同邦國之禮者也司馬司常言旗而不言旂大行人雖言旂而明諸侯之制巾車於太常言旂而於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不言旂乃天

子五路之制惟司常司馬辨天子諸侯羣臣之旗制
雖不言旗旂而其旗旂亦各從其命之數諸侯以奇
數故以九七五爲節羣臣以偶數故以八六四爲節
今輈人所言龍旂九旂鳥旟七旂則固有取乎陽奇
之數所言熊旗六旂龜蛇四旂則特有取乎陰偶之
數而皆以爲天子之旗制殆有不可曉者若以此求
合巾車之制而謂龍旂爲大旂鳥旟爲大赤熊旗爲
大白龜蛇爲大麾似矣然大赤周制大白殷制大麾
夏制豈周專於鳥旟殷專於熊旗夏專於龜蛇乎若
復以此求合於司常司馬之制謂龍旂爲諸侯所建

鳥旟爲州里百官所建熊旗爲師都軍吏所建龜蛇
爲縣鄙郊野所建似矣然諸侯建交龍之旂以至州
里百官師都軍吏縣鄙郊野所建之旂其旂各眡其
命數亦豈專於龍旂之九旂鳥旟之七旂熊旗之六
旂龜蛇之四旂乎若曰玉乘玉路建大常則象路載
鳥旟在前木路載龜蛇在後金路載龍旂在左革路
載熊旗在右亦無據也且周制玉路以祀而四路從
固已有巾車之大旂大赤大白大麾矣輈人四旂將
安所施況成周之車旗托物取象皆有不易之理輈
人四旗之義是豈成王周公之所以托物取象者乎

今考之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心是也其屬有尾尾有
九星故龍旂九旂象之鶉火南方朱雀之宿柳是也
其屬有星星有七星故鳥旟七旂象之伐者西方白
虎之宿也與參連體而六星故熊旗六旂象之營室
北方玄武之宿也與東壁連體而四星故龜蛇四旂
象之然有可疑者同爲青龍何止於大火同爲鳥隼
何止於鶉火同爲熊虎何止於伐同爲龜蛇何止於
營室是於四方七宿各舉其偏者也大火爲心何與
乎尾之九星鶉火同柳何與乎星之七星六旂象伐
伐止三星不曰與參連體則六之數爲不足四旂象

營室營室止二星不曰與東壁連體則四之數爲不
足況東南之星取其一西北之星取其二東南則取
日月所舍之次西北則取其星之名東南則取七宿
之中西北則取七宿之末其說參差不合於古是豈
成王周公之制大抵輈人四旗非周制亦非前代及
秦之制也巾車言大旂大赤大白大麾爲前代之制
此非前代之制矣大司馬司常言旂旗旐爲成周
之制此非成周之制矣月令言四時載青赤白黑之
旂爲秦之制此亦非秦制矣然則何所據乎曲禮云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正合輈人四

旗之說而曲禮亦先秦古書也上文有車騎之說而三代無車騎騎馬之制自戰國之趙武靈王始趙改胡服與匈奴角於是乎有騎戰或者此爲趙之制乎不然則戰國之制乎國語云左軍皆赤旃而許謹乃謂熊旗六斿以象伐星士卒以爲期則是戰國之軍制而用之於車戰者也以是推之輈人四旗爲戰國之制明矣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弧弓枉矢見於夏官司弓矢之職則弧矢之取象尚矣蓋晉志所載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

常向於狼弧矢動搖不如常者多盜賊此成周所以設弧矢之制然周官皆不言旗繆之畫惟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釋者謂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之幅又設矢象弧星有矢恐未必旌旗皆有之或者諸侯之制乎今鞮人以此列於四旗是襲侯氏之制以爲車制之飾於此益信四旗爲戰國之制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桌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築冶鳧桌段桃此攻金之工六也而金亦有六齊鍾鼎一也斧斤二也戈戟三也大刃四也削殺矢五也鑒燧六也且天下之至剛者莫金若也矣以錫爲蓋以錫之柔濟金之剛而後其器爲可用六弓者爲之調適其性而品節其齊故曰六齊齊以多錫爲下少錫爲上於是又有上齊下齊之別築氏爲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多錫爲下故曰執下齊冶氏爲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則少錫爲上故曰執上齊少錫爲上則鍾鼎斧斤戈戟皆上齊也多錫爲下則大刃削殺矢鑒燧皆下齊也以是推之則鳧氏爲聲桌氏爲量段氏爲鎛器當入上齊桃氏爲刃當入下齊然下經鳧氏爲鍾而此言爲聲桃氏爲劍而此言爲刃蓋聲以金爲正而刃以劍爲利其別以此若夫此言鼎與斧斤鑒燧而經不名其官者以鼎與斧斤爲上齊而冶氏爲之也鑒燧爲下齊而築氏爲之也

周禮總義冬官卷六之一終

考工築氏六之二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削刀也古人用簡以竹爲之以火灼之然後以削刀刻其書其用之開於天下者甚大上經言魯之削以爲地氣之良不特地氣爲然秦惟善戰者多故多處粵惟善耕者多故多鎛魯之削其亦猶是故築氏之職雖曰執下齊而實用之所甚急長尺博寸此削之制合六成規則有義存焉蓋竹簡之書有縱橫曲直

句爲句兵之制度則誤矣大抵句爲太曲倨爲太直反鈌倒仄之體惟削刀之勢順而後可以得其利此所以有取於合六之規又須築氏以巧制之常欲其新發於硎用之不窮雖用之久者不能無敝然鋒鉅銛利雖敝至於盡而終無頓鈌之患故曰無惡此又非常工之所可及者自秦之蒙氏製筆而人始爲簡且便之習漢存古濛仍取書刀兼而用之謂之刀筆然機事競起巧詐百出終不若古人用削之爲安也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冶氏執上齊此經所言戈戟是已今首言爲殺矢者似補脫誤在此蓋殺矢之制五分其金而錫居二是爲下齊不應以執上齊之冶氏爲之且此經惟玉人其制與典瑞同然前後差殊且有散逸不全者大抵收拾殘篇於秦火之後若此者不一況矢人爲矢自有此十三字想當時傳寫誤竄冶氏之下此其爲衍文無疑也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鈐

戈刺兵也鄭氏以爲句兵或者疑之而遂謂已倨已句爲句兵之制度則誤矣大抵句爲太曲倨爲太直此戈所以言倨句也戈二刃內謂胡以下接柲者也戈廣二寸胡謂矛之旁出者也援謂直而向上者也戈廣二寸則其長四總內援與胡而言之皆徑二寸也內倍之則其長八寸已倨已寸胡三之則其長六寸援四之則其長八寸已倨已句則專主胡而言之也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圜於磬折已倨則胡過於直過於直則刺人而不入已句則胡過於曲過於曲則刺人而不決長內謂胡以內過長也短內謂胡以內過短也胡以內過短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與胡並句故折前胡以內過長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

引之不能速及故不疾倨之外則胡之裏也句之外則胡之表也倨句外博則上下俱寬無四者之病矣

重三鋒先儒以鋒爲鋋與書所謂其劉百鋋同其重六兩大半兩三之則一斤四兩其說誠然矣人言重三垸乃音丸豈非音相近而傳之或差乎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鋒

戟與戈同戈二刃戟三刃皆刺兵也何以知其爲三刃上經戈廣二寸援及接秘長一尺二寸胡長六寸重三鋒此戟廣一寸有半寸胡四之則與戈同長六寸內三之援五之雖上下有半寸之差其實與胡同長尺有二寸但其刃狹於戈半寸宜若輕矣而亦重三鋒者若不三刃則輕於戈而其重爲不同三刃則胡之句倨中矩言正方也於援之外又有所謂刺刺著秘前如鐏謂於援胡之橫上中使出者也有刺與三刃乃見三鋒之數

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參分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圍爲圜圍同

劒以止暴惡桃以辟不祥類相似也故以桃氏爲劒

身長五其莖圍長重九鋒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

莖長重七鋒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鋒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上中下三等之士非指命士也樂記所謂虎賁之士說劒是已劒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各因其人之材力彊弱而列爲三等之用則人與器相習而無不安之患矣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

于上之旋謂之隧

天下之物重不踰金輕不踰羽鳧羽物也輕莫尚焉鍾欲其聲之清揚而遠聞故爲鍾以鳧氏取其聲輕而已凡鍾不圓而有兩角欒角也欒謂之銑者其角已無所致飾取其明潔言其純澤如洗也銑間謂之于者鍾形上衽則屈而不直聲生於此緩而不迫猶氣之于也于上謂之鼓者以所擊之處聲所由作故曰鼓也鼓上謂之鉦者左右上下於此取正焉故曰鉦也鉦上謂之舞者以其聲大而運於此發揚故曰舞也舞上謂之甬者以鍾柄所接之處有不窮之

用故曰甬也甬上謂之衡者衡平也言甬上之勢正而用之以取平也鍾縣謂之旋者旋環而繫之也言繫之如循環也旋蟲謂之幹者幹固也設飾於上以爲固也鍾帶謂之篆者介乎鼓鉦舞之間而其形條細若帶故曰帶其帶如篆籀之文故又曰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者篆間有鍾乳以夾鼓與舞若數物之枚故曰枚其枚如日景之明故又曰景于上之攠謂之隧者以所擊之處如摩之光故曰攠擊之窒如隧故又曰隧自兩欒之銑以至鼓上之舞所以定鍾之體也舞上之甬甬上之衡所以正鍾之縣也鍾縣之旋以至攠謂之隧所以爲鍾之飾也鍾之制於是備矣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脩鍾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此言鍾之度而不言多寡者隨其律之大小長短爲之而已周語曰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而對以度律均鍾均平也假如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爲鍾蓋取九寸之倍而又取其九寸之半則

通爲二尺二寸半餘律亦如是各以其律爲廣長圍徑此即度律均鍾也律有長短故鍾有大小鍾有大小而長短亦欲其稱凡鍾之制皆下脩上斂故鉦之徑居銑徑十分之八而銑間則與鉦同也鼓與鉦同而鼓間去二分則鼓間居銑徑十分之六也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則舞間與鼓間等矣又去二分以爲舞廣則舞廣居銑徑十分之四矣以此推之則銑間與鉦相應鼓間與舞脩相應然舞之上下既促當以橫爲脩縱爲廣則上不失於太斂下不失於太侈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則太長不類先儒以爲幷衡數

是也以其甬長爲之圍三分其圍去一以爲銜圍銜在甬上小於甬故也三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者上既以鉦之長爲甬與銜之長故令銜居一分而旋又居一分乃居甬之中央是其正也由是制鍾則鍾之大小長短皆可以律推之矣

厚薄之所震動淸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

鍾以聲爲主而聲之所發本乎形形既不同聲亦隨異此鍾之大小所以貴乎中也大鍾以鼓間十分之一爲厚小鍾以鉦間十分之一爲厚則爲厚薄之中

矣今鳧氏言薄厚而未免乎震動則必有不得其中者薄厚不得其中其初不過震動而已至於聲之淸濁由此而出口之侈弇由此而興果何所自而然記者於此謂之有說蓋有說以推其弊之所由起也謂大鍾不可以不厚而已厚者其聲石而不出小鍾不可以不薄而已薄者其聲播而多散其形侈者其聲迫窄而出疾其形弇者其聲鬱抑而不發其甬長者其聲震掉而不定其聲之病皆其形之失中者也所謂有說者如此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以其一爲之深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大鍾以鼓間十分之一爲之厚小鍾以鉦間十分之一爲之厚是鼓間鉦間皆居銑十分之六其爲數一也鄭氏謂鼓鉦之間同大小之分宜異又曰言鼓外鉦外則近之殊不知鼓間鉦間雖同而鍾之大小不同因其大小之形而各取其大小之數則其爲厚也實異何必鼓外鉦外之說至於鍾大而短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其聲舒而遠聞則亦于二者之厚而

取中焉若夫遂特于上之攡其方圜深淺于鍾若未甚病而亦十分其厚之一既爲之深又爲之圜其制鍾之不苟如此

桌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

桌堅也量與鍾鼎同爲上齊皆六分其金而錫居一又欲其改煎不耗取其堅而已不耗然後權之以眡其高下之均準之然後量之以眡其多寡之稱由是置之模鑄此量之所以爲至堅而用之不窮者也

量之以爲脯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脯其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

周用四營之數四龠爲合四合爲升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鬴鬴深尺方內而圜其外則四區也其髀一寸其實一豆則四升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則四合也鄭氏以鬴爲六斛四升誠得之矣至焦蹈則謂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斛角於斛所謂鬴也者斛也深尺方尺而圜其外實能容之所謂豆者斛也其髀一寸實能容之雖然此西漢之所謂量也班固之言量曰其上爲斛則十斗其下爲斗則十升左

耳爲升則十合右耳爲合則十龠龠以千二百黍爲實自龠至斛皆以十計殆倍半於周量之數蹈以此爲周之量豈其然乎或謂蹈荅引管子曰百升而成鬴此鬴爲斛之證也梓人曰實一升觚三升獻以酌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此豆爲斗之證也是不然孔子嘗語冉有曰與之釜馬融釋之曰六斗四升管子因時立制釜雖與鬴同其實數則異乎周寸尺之證也周量方尺而狹故其實一鬴而重一鈞本朝范鎮嘗漢量方尺而廣故其實一鬴而重二鈞其聲皆中黃鍾乃言周之鬴重一鈞漢之鬴重二鈞其

知尺與權衡相傳至今不變唯量爲不同今之大府量比古量半之殊不知周之一鈞卽今之半鈞蓋今

之尺既倍於古則今之半卽古之全今之黃鍾重半鈞卽古之重一鈞者也

其聲中黃鍾之宮

古者神瞽考中聲以制量則知量瀆本起於黃鍾之龠蓋黃鍾中聲也周制遠矣參以漢制黃鍾之律其始以秬黍千二百積之黍之積有多寡故律之管有短長黃鍾之管其長九寸其所容之黍千有二百而餘律自是生焉故以一黍之廣爲一分積分而寸寸而尺尺而丈丈而引則知五度之瀆皆起於其長以千二百黍之重而爲十二銖積銖而兩兩而斤斤而

鈞鈞而石則知五權之瀆皆起於其重以千二百黍之多而爲一龠積龠而合合而升升而豆豆而區區而釜則知五量之瀆皆起於其多而眾瀆具焉是以五度皆起於黃鍾之長五權皆起於黃鍾之重量之深尺方尺以至重一鈞者旣合乎黃鍾之權度而又起乎黃鍾之龠其中黃鍾之宮宜矣

槩而不稅

槩所以平物也不稅所以公天下也賈氏援趙商之問槩而不稅廛人何以有稅鄭曰官量無稅彼廛人有稅在肆當用者也其說陋矣今攷廛人斂市之總布後鄭以爲守斗斛者之稅非謂斗斛有稅也以斗斛受其稅耳不然則角人之齒骨以度量受之掌染草之草物以權量受之豈皆謂之稅哉以此量槩之平通用於民亦通用於官此所以爲不稅也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銘之爲義有以爲戒者有以爲美者戒若湯之盤銘是也美若衛孔悝之鼎銘是也此量之款識則銘其美而已蓋聖人制量本平黃鍾之龠五權五度六律六呂皆始於此而禮樂實寓焉非時文之君何足以

探制作之理中庸曰有其位而無其德不敢作禮樂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德與位兼者非時文而何惟時文之君內思於心外索於物信臻乎是理之極故其量足以該天下之美而謂之嘉量以觀四國者謂大觀在上之觀巍然在上立此嘉量之法而以中正觀天下也永啟厥後茲器維則者謂五則之則非特後世五量取則於此如五權之輕重五度之長短六律六呂之高下亦皆取則於此也舜之先於同度量武王之先於謹權量亦是此意銘之所謂時文思索豈欺我哉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金堅也錫柔也錫居金六分之一故專言鑄金之狀

上經言攻堅金錫則不耗而此言其證以青色爲貴

弓人曰青也者堅之徵也惟金亦然金之青則其色純其力堅其次青白則色差雜矣其次黃白則雜而弱矣至於黑濁則臧滯而不可用矣故鑄金之狀始則變黑濁爲黃白又變黃白而爲青白又變青白而爲青純則亦復其本而得其至堅之性也言於桌氏爲量之後茲其所謂上齊者乎

段氏鬲

段氏爲鎛器以序工知之也凡農器耕以錢耨以鎛穫以鉦鎛之爲利大矣臣工之詩曰庤乃錢鎛庤具也良耜之詩曰其鎛斯趙趙刺也周家以農事開國而盈成之世以此爲告成功之頌宜乎段氏以鎛器專其職而記考工者又以粵無鎛爲首稱即此意推之則段氏雖亡而不亡矣

面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者上旅謂腰以上下旅謂腰以下權以知其輕重使上下等而若一則無偏重之患以其長爲之圍者欲長短廣狹之相稱所謂先爲容而後制革者如此然革以鍛治爲善擊之爲言至也鍛不至於熟則不堅而易壞太熟而過則已敝而易曲此又言制之不可苟也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纍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齥也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纍之而約則周也舉

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齾則變也
甲之堅柔在乎革而革之爲物有美有惡此所以有
察革之道鑽空以受線則欲其窓而小是以革堅而
難壞故曰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革裹以向內欲
其和易而不迫是以材更久而不壞故曰眡其裹而
易則材更也朕謂縫處也上下直而不橈則其制善
而不敝故曰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囊韜也卷而藏
之易於約束則制作緻密故曰則周也豐言其大也
舉而眡之以大爲美則其色可觀故曰明齾言其齧
也衣甲於身以無齾齧爲利則迴旋而適於用故曰

變此所以爲察革之道也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柔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
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迸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
欲其藏也革欲其柔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淺也察其線
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
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
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
是以博爲幾也卷而搏之而不迸則厚薄序也眡其著
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

先儒引故書以鮑爲鞄說文曰鞄柔革工也此所以

鮑人所掌皆柔革之事凡革之制望而眡之其色多澁今則欲
晦今則欲如茶色之白進而握之其性多濕今則欲
其柔順而滑利搏者束縛之也卷而搏之則欲其舒
而不迸著者鋪著之也眡其著則欲其淺而不積察
其線欲其藏者謂革縫之縷欲其藏而不露革欲茶
白色固美矣然澣之不疾則爲水所漬而易壞故疾
澣之則堅也革欲柔滑性固順矣然脂之不厚則其
材不澤而易敝故膢脂之則需也引而伸之欲其直
而不橈直而不橈是取材之必正也信之而枉則緩
急不等急者必爲之先裂是革雖博而薄也自厚薄
序以至於雖敝不甐柔革之道至此可謂善矣

鞮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圍加三之
寸弇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
一謂之鼖鼓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地官鼓人有六鼓之名鞮人所言鼖鼓皐鼓則六鼓
之二也蓋鞮以單爲義而鼖鼓皐鼓用之師役正鞮
人之事惟皐陶長六尺有六寸以至上三正者鞮人
雖言其制而不指其名先儒引賈侍中云晉鼓大而
短近晉鼓也特言近之而已其說亦無經見非學者
所宜從也皐陶木鼓也言如陶穴之中虛也長六尺

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者謂鼓木之版也此鼓二十版每版兩頭各廣六寸則其圍丈有二尺而鼓面徑四尺矣中尺謂鼓版之中一尺其圍二丈則其鼓之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矣此鼓之中徑卽所謂穹者而復言穹者三之一如鼓面徑四尺則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兩面倍之則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則穹徑亦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正與上文中尺之徑合厚三寸者版之廣狹雖不同而同於厚三寸上三正者兩頭與中央皆正爲三正已上皆皐陶之制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

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者鼓而四尺則其圍丈有二尺中圍加三之一則其圍丈有六尺也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面亦四尺然其中之功裘此經復有裘氏亦猶春官有典瑞此經復有玉人之事或者裘氏掌其制而掌皮言其用

裘氏闕

裘氏亡篇亦不可考然天官掌皮爲大裘以至眞裘功裘此經復有裘氏亦猶春官有典瑞此經復有玉人之事或者裘氏掌其制而掌皮言其用

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

畫所以分布乎五色也繪則會聚之而已蓋一氣運而爲陰陽陰陽判而爲五行五行彰而爲五色播五行於四時者陰陽之序雜四時於五色者陰陽之理青者木之正色也以蒼天之氣而位乎東故東方謂

韋氏闕

韋氏之篇亡矣其所掌不可考而上經鮑人之事則治革而柔之者也蓋皮之去毛則爲革熟之則爲韋革如革車之類不必其熟也韋如韋弁服之類必待熟而後可也或者韋氏所掌用於弁服之類云耳

出此天以至陽之氣鼓動乎萬物者也以是日而冐鼓是因其至陽之氣達其至陽之聲而已眞鼓瑕如積環則周環若瑕之積於內此鼓之善也形有大小長短而聲有舒疾遠近此鼓之病也言其病則可以推器之善矣

之青赤者火之正色也以丹天之氣而位乎南故南方謂之赤白者金之正色也以素天之氣而位乎西故西方謂之白黑者水之正色也以玄天之氣而位乎北故北方謂之黑陽之色以赤爲本而以玄爲正其色復乎幽天之正色也故天謂之玄陰之色以黑爲本而以黃爲正其色得乎中地之正色也故地謂之黃以天地之色與四方之色而並列於四時之間亦猶乾坤二卦與六子之卦並行乎十二月之氣然經所謂雜五色則青也赤也白黑黃也而復有所謂玄焉玄與黑何別乎黑者北方之正色而已六入爲

玄則有黑有赤者陽之正黑者陰之正惟天體備陰陽之正色而運此五行者也茲其所以辨

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繪畫之事雜五色而玄亦謂之雜五色此言相次者非次序運此五色者也故止言雜五色此言雜五色者非次序之以黻黑與青之黻也惟黃之色無所見而宗彝繡以虎蜼則亦以黃爲色茲實五采備之證言五采而不言五色蓋畫繪主乎設色而繡則以五采爲用故

耳

士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

道主剛而能斷故白與黑謂之黼艮位乎東北陰陽各正其所辨故黑與青謂之黻言青而繼以赤以至言黑而繼以青五行相生之義也言赤而次之以黑五行相尅之義也言玄而次之以黃又天地相合之義也相合所以相比相生所以相繼相尅所以相治古人合此數者謂之雜五色則亦本乎天地自然之理而已矣

五采備謂之繡

繡非畫繪也而繼於畫繪之後同於用五色而已然畫繪陽也施采未備未害也繡陰也陰道常乏之常嫌

於不備故五采備謂之繡鄭氏釋上經文章黼黻之義皆謂繡以爲裳此其說固不可拘要亦有理存爲書言六章之裳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繡言藻而繼之以火青與赤之文也言火而繼之粉米赤與白之章也言粉米而繼之以黼白與黑之黼也言黼而繼之以黻黑與青之黻也惟黃之色無所見而宗彝繡以虎蜼則亦以黃爲色茲實五采備之證言五采而不言五色蓋畫繪主乎設色而繡則以五采爲用故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畫繪之事非徒尙象也道德性命之理天地人物之變皆寓焉土以黃象其方天時變者先儒謂古人之象無天地而此記者見射有之殊不知天地雖不可以形容土以黃而位乎中卽地之正色可以定體求也故曰象方青赤白黑者四時之色天以四時之色而生成萬物不可以體求也故曰天時變火之形銳而性圓因物賦形則有變通不窮之用故曰火以圓之義故曰山以章水者龍之所宅而澤國龍節亦以山之正平者爲章而草木亦爲地之章皆取其成象

類求故曰水以龍鳥卽鳥隼爲旗之類所以示鷙速獸卽熊虎爲旗之類所以示猛毅蛇龜蛇爲旐之類所以示完果或謂火與山水則繪之於衣鳥與獸蛇則繪之於旗其說或然然繪山於尊曰山尊繪龍於彝曰鳥彝畫獸於侯曰獸侯豈特旗而已要之古人雜四時五色之位而旂曰龍旂豈特衣而已畫鳥於彝畫獸於侯又取羽淳熟而浸漬之使羽與色漬而相入所以爲染羽之善然而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則自黃而入赤者也又再染而黑則爲緅矣又再染而黑則爲緇矣經言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而不言四入六入者案士冠禮有朱紱而鄭云朱則四入是纁入赤而四入爲朱也鄭又云玄色在緇

凡畫繪之事後素功

甘受和白受采畫繪之事備五采也以白爲先故曰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焉子夏問詩之素以爲絢兮而夫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卽有禮後乎之對蓋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質以粉爲質而謂之功者猶言彰施五采必待此而後爲功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物莫重於鍾莫輕於羽羽之色欲其重故以鍾氏染之鍾之聲欲其輕故以冕氏爲之冕以況其色之重也湛漬也秫赤粟也以朱漬赤粟三月而熾之者先練治其色及三月然後以火熾之又取羽淳熟而浸漬之使羽與色漬而相入所以爲染羽之善然而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則自黃而入赤者也又再染而黑則爲緅矣又再染而黑則爲緇矣經言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而不言四入六入者案士冠禮有朱紱而鄭云朱則四入是纁入赤而四入爲朱也鄭又云玄色在緇

紲之問其六入歟是又以紲入黑而六入爲玄也染羽而天官復有染人者蓋染人掌染絲帛而鍾氏所染者鳥羽而已羽之入色難於絲帛此所以專設鍾氏之職

筐人 闕

設色之工五畫繪鍾筐幠今以天官染人考之春暴練者其幠氏歟其職所謂凍絲凍帛是也夏纁玄者其鍾氏歟其職所謂三入爲纁五入爲纁七入爲緅緇雖不言玄而鄭氏謂玄在緇緅之間是也若夫染夏雖不見於考工而經有五采備之文不然其筐人之

職乎

幠氏凍絲以涅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凍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盞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盞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治絲帛而熟之之謂幠治荒之意也治其生者熟之而已絲弱於帛帛壯於絲絲凍絲不過涅水而漚之凍帛則以欄爲灰煮而熟之以至淫之盞之又至於塗之宿之其濾爲特詳是凍帛凍絲其濾爲不同而同

於晝暴諸日夜宿諸井者蓋暴諸日則温之以陽氣宿諸井則寒之以陰氣精密乎陰陽之理而後知凍絲帛之所以爲巧也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五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

必讀爲蹕蹕亦必也先儒謂組約其中央以備失墜必致其謹而已蓋古者天子諸侯之玉用則執之居則守之然諸侯言繅藉而不言組約示有所尊也天子有繅藉而又有組約所以優至尊也天子雖居至尊之勢而常有必致其謹之意故以組約其圭之中央者不謂之蹕而謂之必豈苟而已哉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四圭者備天德也尺有二寸者備天數也即典瑞四圭有邸是已典瑞掌其用故曰有邸玉人掌其制故曰尺有二寸義見典瑞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玉藻云天子搢挺方正於天下也大圭是已大圭其首而無

屈故曰大圭大之爲言道也圭以大名象道之體三尺爲數象道之成杼上終葵首象道之用終葵者椎也杼縐也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而已先儒謂珽玉六寸蓋於三尺圭之上六寸之下兩畔殺之而爲終葵首者六寸也言天子服之者乃所以揖之也典瑞曰王搢大圭謂搢于衣帶之間若衣服之服故曰服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土地致日本非二事致日卽所以土地也土地必以尺有五寸之土圭者大司徒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則正合土圭之數義見大司徒之職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祭惟宗廟用祼天地社稷山川等祭則設柜鬯如鬯人共秬鬯是已至鬱人共鬱鬯用之於宗廟故言祼圭有瓚舊圖以瓚下有盤口徑一尺然瓚盤之制出於漢其說見於鄭氏六經初無此制陸氏謂瓚形如盤橫徑四寸鼻上寸爲龍形圭璋爲柄當矣然典瑞言祼圭以祀先王以祼賓客而此不言賓客者祼以祀廟爲主故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二圭之義已見典瑞然此經但言琬圭九寸而繅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圭取其圜圜其銳者以和順爲義所以彰諸侯之善琰取其剡剡其末者以剛斷爲義所以癉諸侯之惡典瑞所謂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是也然治德之意故曰繅易行除慝先王之義也剡與琢飾各居之長皆以九寸者九爲陽數之極言惟天子之尊而後可用之以馭諸侯也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璧羨之義已見典瑞然典瑞止言璧羨以起度而已此言好三寸以爲度其制加詳焉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孔也今以好三寸推之肉倍好爲六寸是兩畔各三寸則璧之圜凡九寸延其旁之一寸以益上下則橫徑八寸袤十寸矣是璧羨之袤十寸廣八寸二者皆謂之度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則十尺爲丈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故匠人之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則又因其數而推之云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其義已見典瑞而此經但言圭璧五寸者蓋圭銳以象天之用璧圓以象天之體而其制五寸者殺乎祀天之璧又以象數之中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

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琮以錦蓋蒼璧所以禮天也故諸侯享天子以璧黃琮所以禮地也故諸侯享王后以琮聘禮云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諸侯夫人且各致其享況天子與后而可璧琮之無辨乎今此經特言諸侯享天子者闕文也或曰諸侯來享以天子爲主言天子則王后與焉今兩存之然璧琮言九寸

者據上公而言也先儒釋小行人之義有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小各如其瑞是上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其義亦可據矣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其義已見典瑞穀善也聘女嘉禮之至善者也先儒以聘女爲納徵蓋昏禮有六而五禮皆用鴈惟納徵以束帛鄭氏釋媒氏曰大夫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故知其爲納徵也徵成也穀圭兼言和難亦取其成而已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

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

圭璋皆祼玉也圭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之成事成周之肆先王禮賓客以祼圭后之亞祼與王之巡狩以祼璋祼圭尺有二寸則象乎陽之以偶成大璋中璋九寸則象乎陰之以奇立此宗廟賓客山川隆殺之辨也後鄭謂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狩有事山川則用祼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則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則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是已蓋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所以承流也柄則純玉爲之勺

則玉多石少鄭許皆謂瓚四玉一石是圭瓚璋瓚皆以玉爲之獨三璋之勺則飾以金此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金位乎西而爲義如山川之阻固則義之象焉黃者陰之中青者陰之始朱者陽之正言山川雖以義佐陽而實以陽爲主九寸七寸皆陽數焉射四寸刻出者也射以貫勺象山川之通氣鼻一寸所以流鬯也衡四寸勺之徑也必有繅焉文之飾也陸氏以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謂勺爲龍口矣復引杜之說以勺爲尊中之勺何也蓋勺之疏勺字一而其制有二明堂位曰夏后氏殷

周之蒲勺則尊中之勺也此所謂黃金勺則圭瑑之
首鼻勺之勺也鄭氏之說當矣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此大璋亦如之者若前大璋九寸則諸侯聘女反過於天子聘女之制鄭氏疑之而曰如邊璋七寸射四寸豈有繼於三璋之後而獨言如邊璋者況邊璋與黃金勺用以酌者聘女加於束帛非酌事或曰此錯文也當繼於上經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用璋此尊卑隆殺之等其說誠當然兩大璋之名一

也按經未有一器而尺寸異者亦未有同名爲一器而天子諸侯異用者此大字恐誤不可臆說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

其義已見典瑞然典瑞言繅皆二采一就而此經言皆八寸其尊卑隆殺不可以不辨也且諸侯朝於天子公侯伯以圭而其臣覜聘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覜聘亦以璧圭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八寸雖降於公而實過於侯伯子男臣不可以踰乎君其分異也或曰據先儒所釋則瑑圭聘天子而以璧享之瑑璋聘王后而以琮享之八寸之制特言上

公之臣而已蓋上公九命桓圭九寸其臣以上公之命而來則降其君之禮一等是知侯伯之臣以六寸子男之臣以四寸何其說之紛紛耶殊不知經言瑑圭璧琮則與圭璋璧琮固自不同也五等諸侯以桓信躬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瑑琢之而已其制既有降殺則公侯伯之臣何嫌乎圭璋子男之臣何嫌乎璧琮又何嫌乎其制皆八寸而必欲強爲六寸四寸之說何也況乎諸侯之三采三就二采再就而諸臣特二采一就其尊卑隆殺固不待辨而明矣

穹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典瑞言穹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而不言中璋則中璋特穹璋之次者也賈氏曰軍多用穹璋軍少用中璋戰守不同璋亦隨異又曰中璋亦有鉏牙但穹璋文飾多故得名牙其長七寸者火之成數其射二寸者火之生數火陽類也而璋爲南方亦陽也白虎通曰璋爲南方陽極而生陰兵陰也故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

駔琮以爲權與璧琮起度之意同蓋璧之體圜而象乎天琮之體方而象乎地天地爲萬物之所始而萬

物之數莫不取濂乎天地此權之所以取乎璋而度之所以取乎璧也知璧羡起度而度不以璧則知駔璋爲權而權不以璋是駔璋可以爲權之始而不可以爲權之用蓋權之爲器濂度之所自出而政事係焉先王慮其制之不存故託其制於駔璋耳此言駔璋五寸宗后以爲權而下經復言駔璋七寸天子以爲權者璋禮地之器也以組繫之謂之駔璋之爲言其猶地道之可宗也非居崇高之位而爲人所宗者其孰能爲之是故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而權必以七寸者

七成數也以成數爲權則成而不可變也王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聽天下之內治而其權以五寸者五中數也以中數爲權則中而不可易也然天子之權言鼻寸有半寸而宗后不言者舉彼明此亦互見耳

大璋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

大璋謂之內鎮猶天子之圭而謂之鎮圭也天子繼天爲子故鎮圭十有二寸者所以備天數后配王而位乎內故內鎮十有二寸者所以同乎王非特此也鎮圭尺有二寸而言天子守之內鎮十有二寸而亦言宗后守之內鎮十有二寸而言享夫人者別於后也先儒泥於享夫人

駔璋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駔璋七寸至以爲權義見上經宗后以爲權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兩圭祀地對四圭祀天而言也天以健爲體其德無不周故其用爲四圭其數爲尺有二寸地以順爲體其德有所止故半之而爲兩圭殺之而其數爲五寸

知四圭尺有二寸而托邸於璧則知兩圭五寸而托邸於璋矣其祀地旅四望之義見典瑞

琮璋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上經璋璧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蓋天下視王爲天而視后爲地故諸侯享王以璧而享后以琮王后與焉此經不言諸侯來朝以天子爲主故也以天子爲主則曷爲不言享后而言享夫人后與夫人皆有致飲於賓客之禮故諸侯享天子以璧享后以琮享夫人以琮璋璧言九寸而不言享后者同於王也琮璋殺以八寸而言享夫人者別於后也先儒泥於享夫人

而謂諸侯之自相朝以經意敎之豈其然乎

案十有二寸棗槀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案十有二寸棗槀十有二列此王后之事而經不言王后闕文也先鄭不知其爲闕文而曰夫人天子夫人然勞諸侯以王后爲主豈有不言后而先言三夫人乎後鄭破其說曰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此說又有大不然者且天子之配曰后諸侯之配曰夫人而天子亦有三夫人矣后夫人皆與於賓客之事若王於

賓客致酒后致飲夫人亦致飲是也故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說者謂諸侯待聘者之禮有竹簋以盛棗槀而無案若勞二王之後則有案矣鄭氏既知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而十有二列者爲待二王之後然不知闕文而復言諸侯僭王夫人之號不別曾不謂考工一書惟此與周官合使夫人與王后之號不別則此經又何以有宗后爲權宗后守之文乎意此必有闕文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璋邸祀山川致稍餼考其義已見典瑞然典瑞止言

璋邸射而此經言邸射素功者射言刻出而貫於邸素功則樸質而無琢飾之文所以象山川有阻固之功賓客有藩屏之功也然此經言以致稍餼而典瑞言造贈賓客者蓋造館而致餼出郊而贈賄與此互相備也

椒人 闕

雕人 闕

椒比也雕刻也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

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

詩曰依我磬聲磬石也石有一定之聲而衆聲依焉故八音之中石爲難調先調石聲與七音不相扞格然後謂之無相奪倫此舜之命夔於八音無所不備而擊石拊石夔特兩言之者言衆聲依之而不可苟焉者也蓋古者制器其形垂下以象天形屈而下覆之意故磬氏爲磬句即股也倨即鼓也股在上廣而短鼓在下狹而長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句一矩有半也廣狹長短務適中焉鄭氏謂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其說是矣然磬之制有大小皆

從其律如黃鍾之特磬所謂博鼓爲一者殷博也黃鍾之律九寸則博之一卽九寸也殷爲二則長二律爲尺有八寸鼓爲三則長三律爲二尺七寸三分其殷博去一以爲鼓博則鼓博六寸矣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則鼓厚二寸矣已上則聲太清太清則摩其旁而使之薄薄而廣則濁也已下則聲太濁太濁則摩其崇而使之短短而厚則清也阮逸胡瑗書曰參分其博以其一爲之厚不可依依之則聲高不協音律范鎭之磬黃鍾厚一寸損益其制至於厚五分有奇然石之性或堅或潤則雖厚而清或緩或燥則雖薄而濁奈何以一時偶得之石而遽疑磬氏之制乎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鄭氏引司弓矢之義曰茀當爲殺殺當爲茀蓋鍭矢自與殺矢相對茀矢自與鏑矢相對其輕重之用不可亂也嘗考古人爲矢稾長三尺稾之前設刃故有鐵而重稾之後設羽故無鐵而輕輕重之制不同而強弱之力亦異故矢人之職必以物稱量其稾而訂平之以辨其前後多寡之不同鍭矢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者二分其稾之三尺則一尺在前而二尺在後也以後二尺之重而與前一尺相等則稾前之鐵爲極重矣故其發遲而近射用焉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者五分其稾之三尺則尺有二寸在前尺有八寸在後也以後尺有八寸之重而與前尺有二寸相等則稾前之鐵比殺矢差短而小矣故其發遠而火射用焉茀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者七分其稾之三尺則在前者尺有二寸七分寸之六在後者尺有七寸七分寸之一也以後七分寸之四與前七分之三相等則稾前之鐵比兵矢又短而小矣故其不言者以其無所輕重故也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懌矣

鄭氏謂矢稾三尺考之於經本無正文約羽六寸而逆差之羞羽居稾五分之一則其長三尺矣所謂三分其長而殺其一則殺其前之一尺以趨鏃也五分其長而羽其一則

羽居稟之六寸也以其笴厚爲之羽深則量笴力之
所受也水之以辨其陰陽者陰沈而向下陽浮而向
上所以辨兩旁之輕重也夾其陰陽以設其比者括
居陰陽兩旁之中欲其輕重之均也夾其比以設其
羽者謂夾其括使輕重均然後可設羽也參分其羽
以設其刃則刃居羽三分之一其長二寸也矢之長
短輕重如此則疾風不能動矣何憚而不有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刃長寸者殺矢之制先儒以上經五分其長而羽其
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若刃長寸則羽三寸而矢之

長一尺五寸其矢爲太短故易之以刃二寸而不知
刃之二寸鍭矢兵矢之類皆然也惟殺矢爲獨異蓋
其前爲極重其發爲甚遲若刃過於長則滯而不能
發矣此刃必以寸而其設羽設刃不必拘於常制所
以獨見於矢人之後不然冶氏爲殺矢雖補脫之誤
笴幹也相擇也欲生而搏則擇其體之圓者同搏欲
重則於圓之中又擇其材之實者同重節欲疏則於
實之中又擇其節之不密者同疏欲稟則於稟之中
又擇其材之縝栗而堅者相笴者固欲其材之美
而所以相之者又在乎工之巧者也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鎛音相近而傳者或失其眞平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紓中強則揚羽豐則遲
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
其鴻殺之稱也

矢之調適不過幹與羽而已幹之前弱則矢行而低
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
起皆強弱之不得其稱者也羽豐則太多而矢重故
其矢行矢於緩羽殺則太少而矢輕故其矢行過於
急皆豐殺之不得其節者也古人慮乎羽有豐殺之
病故以指夾矢而搖之以酌其輕重則豐殺之節可
之以審其強弱則鴻殺之稱可知矣古人試矢之灋
如此於今亦然

凡相笴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稟

笴幹也相擇也欲生而搏則擇其體之圓者同搏欲
重則於圓之中又擇其材之實者同重節欲疏則於
實之中又擇其節之不密者同疏欲稟則於稟之中
又擇其材之縝栗而堅者相笴者固欲其材之美
而所以相之者又在乎工之巧者也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甑實二觳厚半寸脣寸

陶所以凝土而爲器者也古之所尚者瓦器所謂有虞氏尚陶是已後世之文靡矣然陶復陶穴見於興王之初泰尊山罍不忘反始之意此陶人所由設也甑無底而用之以蒸者也盆分物而用之以盛者也甑有底而亦用以蒸者所以通水火之氣也庾用以量物所以共蒸烹之用也甗獻其氣甑能受焉故無底以爲用甗通水火之氣而甑能通火氣焉故有底而爲七穿其深淺厚薄陶人皆有定

制鬴者傳以四區爲鬴則鬴之所容六斗四升也甑鬴之所容三斗也甗甑與盆皆實二鬴則倍於六斗四升矣觳者經以爲豆實三而成觳則觳之所容三斗也甗實五觳則爲十五斗庾實二觳則爲六斗矣惟庾之實經傳多異據經庾實二觳爲六斗若孔子言與之庾而馬註以爲十六斗申豐言粟五千庾而杜註亦以爲十六斗即爾雅所謂二釜有半謂之庾者也要之庾有二瀘

尺

旗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四尺方四寸

不可以一律論

梓人爲筍簴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

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簴
外骨內骨郤行反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
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
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
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
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
鍾簴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
小體弇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
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
若是者以爲磬簴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小首而長

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

禮書曰植者爲簴橫者爲筍筍之上有崇牙所以縣之也簴之上設業以象業成於上而樂作於下也業之上植羽以羽爲南方之屬而禮樂文明之象也詩所謂設業設簴崇牙樹羽是已蓋樂之在天下笙管之屬其聲尙鳥鼓鏞之屬其聲尙獸非特其聲也其形然也是故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者鱗者以爲牲而用於宗廟梓人必先言脂與膏者所以別羸與鱗羽之爲筍簴也羸者先儒以謂虎豹貔貙之屬或以爲毛物而非羸物然以下經考之則正謂虎豹貔貙之屬以至羽者爲禽鳥之屬鱗者爲魚龍之屬三者皆施之筍簴以致其飾又不特此三者而已凡天下之微而謂之小蟲者外骨龜之屬內骨骾之屬卻行蝘之屬仄行蠙之屬連行蝑之屬紆行蛇之屬脰鳴鼃黽之屬注鳴精蝭之屬旁鳴蜩蜺之屬翼鳴發皇之屬股鳴蚣蝑之屬胸鳴榮原之屬皆極其工巧而見於雕琢之用亦足以見其樂之至和者無微而不被也此經既詳言筍簴之飾故復詳言所以爲筍簴之制鍾者樂器之重者也非其聲之大而宏磬者樂器之輕者也非其聲之清揚而遠聞恒無力而任輕者宜不足以稱之故取羽物以爲磬簴筍之橫貫於簴之中者欲其纖而圓也非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者不足以稱之故鱗物以爲筍夫筍簴之制既象鳥獸之形及擊其所縣則亦若鳥獸之聲與之相應昔后夔之言樂曰鳥獸蹌蹌及樂之成則又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雖至和所感如此亦其樂制之善以類感類宜爾哉

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

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梓人之爲筍簴必飾以鳥獸之形者取其形也亦取其聲焉蓋鳥獸之聲出於天機之自然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今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則簴之鳴與樂相應此攫援拏之類古人必審其形而不苟於制作也攫言其便捷而攫物援言其纖利而援物拏言其力之拳而取簴言其吻之韜而食深其爪則爪必長

而曲出其目則目必露而瞪作其鱗之而則頰頷之間其勢起而直如是則勇敢挚速之狀與夫踴躍奮迅之勢蓋已然寓於制作之間及其用之非特其力足以任重且其匪然之色著見於文采則擊其所縣而必似鳥獸之鳴非果鳴也制作伴乎造化則物之無聲者亦疑於有聲者矣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飲器所以行禮也勺言其所受也故曰勺一升爵言資於尊者也故曰爵一升惟觚之說先儒以爲觶蓋引韓詩之說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苟以爲觚則一獻三酬不足以當一斗之數故改觚爲觶其說誠當且天下之禮主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復酬賓今止言一獻三酬爲一斗之實而不及酢者專以待賓爲義且爲中人之食設也蓋中人之食以一獻三酬爲一斗不當言豆故先儒改豆爲斗此卻不必改也古之爲豆有三有以金爲之者有以木爲之者有以瓦爲之者以金爲豆其實四升齊晏子所言是也以木爲豆其實亦四升醢人四豆之實是也惟考

工記所言以瓦爲豆者與金木不同其實乃至十升旅人言豆實三而成觳是也梓人之豆十升卽瓦豆矣先儒不知瓦豆之制異于金木之豆而或者又泥於旅人十升之說且謂金木之豆皆十升尤非通論是知十升之瓦豆誠天下之中制所以爲中人之食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凡試梓器若鄉衡而飲不盡梓師罪之者梓師梓人之長也衡平也向曰既平而中之所實尙不盡則其制必不中平度梓師罪之求其器之善而已矣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

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請祖可焉

梓人爲侯者三射之侯也古者天子之禮有燕射有賓射有大射而梓人所言者主乎大射之侯何以知之以其言鵠而知之也鄭康成曰大射之侯用鵠賓射之侯用正燕射之侯用質不言賓射之正燕射之質而獨言大射之鵠舉一以該三者也廣與崇方謂侯中也以大射九十弓言之六尺爲弓合九十弓則天子虎侯凡五丈四尺取弓之二寸以爲侯中則凡丈有八尺高與廣等故三分其廣而鵠居一鵠棲侯以爲的者也以皮爲之居侯中三分之一則鵠凡六

尺矣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者身卽躬也个卽幹也鄉射禮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卽所以爲兩个也身在中而居一分兩个在左右而居二分故曰與其身三倍中以爲躬則躬之廣凡三丈有六尺倍躬以爲左右舌則上兩个之廣凡七丈二尺侯之制上廣而下狹上兩个各出丈八尺下兩个半之各出九尺除兩畔之丈八尺正合五丈四尺之制則躬夾中个在上下各一幅先儒謂用布三十六丈是已此以天子虎侯爲言者也若夫糝侯七十弓則其中爲丈四尺其躬爲二丈八尺其兩个爲五丈六尺其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請祖可焉

侯五十弓則其中爲丈其躬爲二丈其兩个爲四丈其鵠爲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矣非特大射之侯何以知之以其言鵠而知之也鄭康成曰大射之侯用鵠賓射之侯用正燕射之侯用質之不同而其廣狹短長皆可以類推之若夫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者此又三射之侯與夫三侯二侯一侯之所同也綱所以持侯而繫於植縜所以持綱而繫於侯上綱與下綱出舌皆八尺者以象人伸指之義葢臂爲尋而指爲寸皆近取諸身者也至於侯制上廣下狹後鄭亦以爲取象於人張臂八

尺張足六尺是矣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此正言三射之侯也大射謂之皮侯者司裘所謂熊虎豹之類是已賓射謂之五采之侯者射人所謂五正之類是已燕射謂之獸侯者鄉射記所謂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之類是已於皮侯而棲鵠則知五采之侯其中爲朱獸侯之中爲熊麋虎豹鹿豕之象方其春之擇士於射宮也以觀諸侯貢士之實其春以功歟方其行賓射以待諸侯之朝覲也以示

吾文德洽四國之意其違國屬歟至於燕射而用歟侯也以見去天下之害而享天下之樂其王以息燕歟餘見司裘大射義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侯之爲侯非止射侯而已內能受矢外能威人者爲射之侯屏蔽王室敵王所愾者亦爲天子之諸侯使諸侯而安其爲侯則善矣其或不能安其爲侯不能奉承乎王命則司馬九伐之讁在所必及故託其辭

於祭侯曰抗而射女爾諸侯可不知所戒乎誠能安其爲侯可以長守故曰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然天子能與人以福而不能違分以求福此詒女百福雖曰詒之自上而所謂惟若寧侯者實諸侯之自求多福者也

兵有五而弓矢不與焉曰戈曰殳曰戟曰酋矛曰夷矛凡五也先王之軍制五人爲伍卽一伍之中而五矛具焉若弓矢則夫人皆有之字說云凡伍用兵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殳者擊之戈戟刺之則弓矢爲五兵之用可知矣夫弓矢之官在夏官則有司弓矢掌之在考工則有弓人矢人爲之其兵車則又與人輪人輈人等爲之其五兵則又有攻金之工治氏等爲之今廬人雖言五兵六建然廬器非兵車也亦非專言五兵也特爲五兵之廬器而已廬器謂柲也柲柄也序言秦無廬而鄭氏謂秦多細木善作矜柲賈氏亦謂柄之長短皆通刃爲尺數而言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皆約車有六等之數以四尺爲差而知之也凡利兵莫短於戈莫長於夷矛故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則丈有六尺矣矛所以勾則宜長於戟故酋矛常有四尺則其長二丈矣夷矛三尋則其長二丈四尺矣殳持以擊則長短宜適中焉故長尋有四尺酋言就也以夷矛三尋爲長之極酋矛之長則近而就之矣故曰酋矛夷矛極長句則有及而傷物爲易故曰夷矛而不言車軫故廬人同謂之六建序有車軫而不言夷矛故與人同謂六等之數是序言其用而廬人言其制也惟廬人言其制故五兵無一之不備惟序言其用故通其戈柲以寓止戈之意去其夷矛以示無傷人之心由是推之先王豈樂於用五兵哉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五兵之制必其器有便於人而安於其用也故人長八尺自戈柲既建而通之上皆以四尺爲差至夷矛三尋而後三其身故云無過三其身此定制也不及乎此則人不便於器過乎此則器反爲人之害其長短不可易矣今此言攻國守國復有長短之制非於定制之中而復有增損於其間也兵莫短於戈與殳故攻國者用之兵莫長於戟與矛故守國者用之各欲其器之便於人而已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搏㪷兵同强舉圖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强舉圖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

句兵指矛而言也刺兵指戈戟而言也㪷兵指殳而言也鄭氏以廬器爲矜柲柲言其柄而矜言所執也以殳戟爲句兵以矛爲刺兵復謂㪷兵爲改句言㪷其失甚矣字說曰矛者句之殳者㪷之戈戟者刺之蓋舉此經所謂句兵㪷兵刺兵而言之也

句兵欲無彈彈謂掉也掉則不能引之使來故欲無彈刺兵欲無蜎蜎謂撓也撓則不能中之使深故欲無蜎惟欲無彈故句兵椑謂方而隨圓者也惟欲無蜎故刺兵同强舉圖者謂上下及中央皆同於堅勁也所謂兵㪷兵同强者謂上下及中央皆同於堅勁也所謂兵以長丈有二尺而上無刃焉止可以㪷人故曰㪷蜎故次兵搏謂圓而不滯者也至於殳則又謂之㪷

以爲晉圖則一尺六寸矣矛與戈戟雖長短不同皆可以是推焉所謂晉圖者指其在下言之也所謂首圖者指其在上言之也所謂刺圖者指其上銳者言之操細以㪷則便而能敵校者能敵之謂也操重以刺則著而無失傳言其著也密言其無失也是故侵之侵之也者勝之也

廬器至此可謂其制精其用利矣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

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

此經言殳與酋矛而不言戈戟夷矛以類推之而已鄭氏以廬器爲矜柲柲言所執之地也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正其所執之地以手所被故曰被其實矜也以殳之被爲所執之地則酋矛之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者亦所執之地也圍之者圍之也於此圍之則非所執之地其不圍也明矣非所執之地而不圍即鄭氏所謂凡矜八觚是也舉殳與酋矛之圍則戈也戟也夷矛也其圍亦可知即鄭氏所謂戈戟雖長短不同皆以爲晉圍則一尺六寸矣矛與戈戟雖長短不同皆可以是推焉所謂晉圍者指其在下言之也所謂首圍者指其上銳者言之也於殳言首以其上無刃直指其首而已於矛言刺以上有所入故以銳名之鄭氏以矛爲刺兵其誤正本諸此晉之爲言進也其用在下故以爲名記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不以刃向人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其實皆晉也知此則五兵皆可知矣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墻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考工言車有六等之數而後言察車之道廬人言六建既備先言試廬之事其實一也置猶植也植於地而以手搖之所以審其體之撓也灸猶柱也柱諸兩牆之間所以審其體之勻也橫執其首而搖之所以審其體之堅勁與否也五兵與人既建於車而無反覆之患非常工之所能爲也故曰國工與輪人所謂國工同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建國主王國而言也大司徒之建國以土圭之灋測土深以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此則贊大司徒求地中而已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者此二縣字有先後之序先於造城之處以求平地於四旁立四柱以繩縣之其繩附柱不偏量其四旁適均則其地平矣方於中立八尺之表表卽槷也復以繩縣之其繩附柱不偏而後眡表之景又於四旁之地爲規圜之勢晝以識之日出於東其景在西則識其出景之端日入於西其景在東則識其入景之端景之兩端既定中屈其所量之繩而兩者相合則地中可驗又慮其所規之不正也復以出入之景與日中之景凡以驗日景之中而已蓋夏至日在南陸躔於東井去極六十六度有奇而其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北陸躔於牽牛去極一百一十六度有奇而其景丈有三尺春分日在西陸躔於婁秋分日在東陸躔於角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而其景均焉觀日躔去極之遠近以驗四時考四時日影之短長以求地中則東西可正故曰以正朝夕朝夕東西也經所謂行人之儀不朝不夕記所謂爲朝夕必因日月是已東西既正然後度日景兩交之間屈其繩之半以指槷而求合乎規圜之勢則南北亦正矣

匠人營國方九里

匠人建國者建城於始也匠人營國者營宮室於後也皆所以相成也方九里則總言王國之制皆開方之九里然成周天子制度無適而非十二之數天子

用十二則上公九命其數用九典命曰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則營國方九里者乃上公之制非天子之制詩言文王曰築城伊減箋謂方十里曰成減其溝也文王爲西伯築城豐邑其方十里與減同其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言其小於天子則知天子爲十二里言大於諸侯則知上公爲九里鄭氏亦謂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幷據文王有聲詩箋差之天子當十二里此云九里者按下經有夏殷則此九里通異代也然殷之季世文王之城十里言

小於天子之制則殷天子之制亦十二里或者禹卑宮室而九里其夏后之制乎要之考工記出於秦火之餘非周家之全書或取異代之濫似亦可信

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城之一旁爲三門四旁凡十二門也每旁之門各有三涂則每門又有三涂焉每涂則男由左女由右車從中央每門三涂則旁之三門凡九涂矣南北之道爲經則其涂爲九緯東西之道爲緯則其涂爲九經九緯所謂經涂九軌者軌卽言四旁之道路縱橫皆九也軌之廣也蓋六尺有六寸之輪其崇與輿廣同車與

外旁出輿兩箱各七寸則取於軫轊七寸之數兩箱共尺有四寸則軌廣凡八尺九軌則積七丈二尺矣言經涂九軌則緯涂亦九軌可知涂而度以軌者車從中央亦因其車之行而定其制者也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左右前後據王宮而言也古者建國王宮居中左者人道所親故立祖廟於王宮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國社於王宮之右朝者義之所在必面而向之故市於王宮之北左右前後之位皆建國之定灋也若

夫市朝一夫則方各百步以開方言之則四方各百步爲百畝此固一夫之地而爲市朝之制然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所集處以一夫之地則爲太狹矣或曰此經既言夏后氏之制則禹之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一夫之地在溝洫爲甚利在市朝不爲不足是固然也亦不幾於大卑乎蓋嘗謂王朝有三市亦有三燕朝在路門之內治朝在路門之外外朝在庫門之外此三朝之別也大市居中則日昃而市朝市居東則朝時而市夕市居西則夕時而市此三市之別也以三朝三市各一夫之地庶乎可矣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
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
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明堂之中有世室有重屋有明堂夏曰世室商曰重
屋周曰明堂各舉其一而言之先儒徒見記之言曰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以魯之世
室爲夏之世室遂謂世室爲宗廟又謂重屋爲王居
正堂之路寢明堂爲布政教之堂說者亦謂世室以
事神爲尚重屋以安身爲尚明堂以接人爲尚抑不

思三代之制一也豈於事神安身接人而有異尚乎
故嘗以世室重屋考之二者皆有所謂堂則知其爲
明堂也於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於殷言堂修崇而
不言廣夏周不言四阿殷周不言階窓白盛互明其
制而已言屋則不止乎室也堂則不止乎屋也夏度
以步則步凡六尺也所謂堂修二七者爲十有四步
是堂之南北其修爲八丈四尺也所謂廣四修一者
以十有四步四分而增一爲十有七步半是堂之東
西其廣爲十丈五尺也所謂五室三四步者言五室
南北之修其中爲四步其旁各三步也所謂四三尺

者言五室東西之廣其中四步則增四尺其旁各三
步則各增三尺也蓋五室所以象五行木室於東北
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
惟土室居中央號大室其制爲最大四旁之室皆於
土室外接四角爲之南北之修其中四步而旁各三
步共十步是南北之修爲六丈也東西之廣其中四
步增四尺其旁各三步各增三尺共增十尺是東西
之廣爲七丈也所謂九階者非九等之階蓋世室以
南面爲正如明堂所謂中階之前阼階之東西階之
西是南面三階而餘三面各二階也所謂四旁兩夾
窗者窗助戶以爲明每室四戶每戶夾以兩窗則凡
八窗也所謂白盛者以蜃灰堊其墻壁而飾之也所
謂門堂三之二者言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之制正
堂之南北其修爲十有四步三分取二則門側之堂
其修爲九步二尺正堂之東西其廣爲十七步半三
分取二則門側之堂其廣爲十一步四尺此門堂之
制也所謂室三之一者言門堂之室取數於正室之
制正室之南北其修爲十步三分取一則門堂之室
其修爲三步二尺正室之東西其廣爲十一步有四
尺三分取一則門堂之室其廣爲三步五尺三寸三

分寸之一此門室之制也夏后氏之制如此而殷人則倣而爲之殷人度以尋則尋凡八尺也世室之制大抵南北狹東西長知堂之南北其修七尋爲五丈六尺則知堂之東西其廣九尋爲七丈二尺也所謂堂崇三尺者言其等之高也所謂四阿重屋者言重屋之四注皆重也殷人之制如此而周人則又倣而爲之周人度以筵則筵凡九尺也東西九筵則堂之廣爲八丈一尺南北七筵則堂之修爲六丈三尺堂崇一筵則其高凡九尺五寸室凡室二筵則每室深廣皆方丈有八尺與夏殷異也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雖淺深廣狹之不同而其大槩則堂室階窻其制則一然其丈尺廣袤之制則有可疑者且一夫受五畝之宅以二畝半爲廬舍以二畝半爲保城是二畝半之地爲一百五十步凡一百有五十丈一夫所居其制如此何世室重屋明堂曾不及其數今言夏之世室其中爲二丈四尺其旁爲丈人尺東西所加者亦不過一尺至周人明堂則每室修廣皆丈有八尺夫宗廟所以行祼獻之禮丈有八尺之地其不能容也必矣鄭氏但執禹卑宮室之說謂明堂崇九尺重屋崇三尺世室崇一尺無所經見抑何卑宮室

之甚耶案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之之甚耶案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以雉長三丈言之則南北之修爲二十一丈東西之廣爲二十七丈矣此路寢之制也古人寢不踰廟則世室重屋明堂之制固宜大於路寢之制今路寢之室且極六丈孰謂世室重屋明堂之室而止于丈八尺乎此鄭氏諸儒所以不能無疑至陸氏則欲廣三代之制謂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言其一面也卽堂之內左右各取二筵爲室內虛五筵其說非經之明文要之考工一編非周之全書在他經無所證不可臆說

此一節據周而言故其文備於周而略於夏殷蓋夏殷尚質夏度以步殷度以尋無他制也至周人尚文則各因其物之宜以爲度之所起憑几而坐者宜於堂故室中度以几用筵而行禮者宜於堂故堂上度以筵人之張臂爲八尺此人尺之尋宜於宮中故宮中度以尋人之舉足爲六尺此六尺之步宜於野故野度以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而車軌廣八尺故涂

度以軌大扃者牛鼎之扃先儒約以漢制其長三尺
廟門宜於大扃故容大扃七个則其廣凡二丈一尺
也小扃者鼏鼎之扃先儒約以漢制其長二尺闈門
宜於小扃故容小扃參个則其廣凡六尺也路門者
大寢之門乘車行焉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則爲三
丈三尺言不容乘車之五个則路門不及三丈三尺
也應門者正朝之門乘車行焉乘車二徹之內其廣
凡八尺言二徹三个則應門爲二丈四尺也然嘗疑

之明堂之室止於大八尺而廟門乃二丈一尺應門
乃至二丈四尺路門乃幾於三丈三尺則其制爲大
廣鄭氏疑其說以爲路門不容乘車五个乃兩門共
容三丈三尺則是路門爲丈有六尺五寸其制反小
於應門且非經之明文是必有差學者略其長短之
數而取其因物擬物之度斯可矣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

周制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而不言三孤是三孤
與六卿同謂之九卿故同於六命然六卿分六職三
孤無正職貳公弘化而已安得分九卿而且言九分
其國耶以經之文意考之恐有衍文要之考工非成

周之全書取其營國之大槩可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此總言營國之制也蓋諸侯之制降於天子都鄙之制降於諸侯而其降殺皆以兩焉嘗以天子之制考之雉高一丈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則其高凡五丈矣以至宮隅之七雉爲七丈城隅之九雉爲九丈高下之制也軌廣八尺經涂九軌則其廣爲七丈二尺矣

以至環涂之七軌爲五丈六尺野涂之五軌爲四丈廣狹之制也此天子之制曰五曰七曰九各適其宜而已若夫諸侯之國降乎天子故有取乎數之七以宮隅爲五雉隅之七雉爲諸侯之城制則知諸侯之宮隅爲以環涂之七軌爲諸侯之經涂則知諸侯之環涂爲五軌此諸侯之制兼五而止於七也至於公卿大夫之都鄙則又降乎諸侯故有取乎數之五以門阿之五雉爲都之城制以野涂之五軌爲都之經涂此都鄙之制所以止於五也然亦有可疑者周制天子之數皆用十二而此何以言九雉九軌之制典命曰上

公九命侯伯七命而此何以例言七雉七軌之制又曰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而此何以例言五雉五軌之制若然則天子之九雉九軌反下同於上公之命數乎五命之子男用七雉七軌其數反過於八命之三公六命之孤卿乎八命之三公用五雉五軌則其數反下於七命之侯伯五命之子男乎先儒疑之皆不得其說以天子既用九爲數遂謂七爲上公之制而非侯伯子男之制五爲大都之制而非小都之制且言諸侯則侯伯子男與焉何止於上公言都則小都與焉何止於大都其說皆非經見不足據也

蓋嘗謂古者之制近君者其勢屈遠君者其勢伸都鄙在王畿之中近乎君者也雖有八命六命四命之不同而其制例以五諸侯在王畿之外遠乎君者也雖有九命七命五命之不同而其制例以七雖然此亦異代之制而已若夫成周之制則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各眡其命之數三公八命孤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宮室亦眡其命之數其制與匠人不合益信其非成周之全書也若夫天子之匠人爲溝洫

九雉九軌則見於上經營國方九里之義詳矣

匠人爲溝洫有與遂人合者有不與遂人合者遂人合者遂人言夫間有遂舉一夫而言也而匠人言田首之遂則舉其百畝而言之遂人言十夫有溝舉旁而加言也匠人言九夫之溝則舉其實數而言之此匠人之制與遂人合者也若夫匠人言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卽九百夫之地也則有異乎遂人百夫之洫匠人言方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卽九萬夫之地也則異乎遂人千夫之澮匠人言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卽地勢自然之川也則有異乎遂人萬夫之川何其遠近之大相遼絕乎先儒疑之遂謂鄉遂采地之不同非特經無明文且井田之瀖通行天下抑何鄉遂采地之自爲異制也要之遂人爲成周之瀖而匠人乃通異代之制不可臆說以來合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畎畎非溝也播種之地也古者歲不易者爲上田農夫受上田百畝歲一易者爲中田農夫受中田二百畝歲再易者爲下田農夫受下田三百畝一易再易非荒之而不耕也特所以愛惜地力而已故上地

田百畝則一畝爲三畛中地田二百畝則一畝爲二畛下地田三百畝則一畝爲一畛畝長百步廣一步畛廣一尺墢高一尺一尺之畛則二人各執一耜而共伐之耜廣五寸合二人爲耦而偶則二耜正合一耦之地詩所謂十千維耦是已畛之制深廣皆一尺而其首卽爲遂遂宜倍於畛故廣二尺深二尺也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爲九夫旁加一溝爲十夫此匠

人之說與遂人合也然遂人井田之澮乃成周開方之數若匠人言井間之溝爲一里十倍之面爲十里之澮又十倍之而爲百里之澮特言其一面之長者而已蓋匠人方十里之洫是每一面各十井以開方而論則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是洫爲百井乃九百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百夫之洫匠人言方百里之澮是每一面爲百井以開方而論則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是澮爲萬井乃九萬夫之地果何與遂人千夫之澮鄭氏疑之而不得其說故曰此畿內采地之制又曰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其意謂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其說無所據依殊不知成周井邑丘甸縣都實通行於天下初何采地及鄉遂公邑之異此鄭氏之失不必辯也近代劉氏中義必欲以匠人溝洫而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溝卽所謂據一面而言者若必欲以一面而牽合其數則十夫之溝爲一里之井十倍之爲十里之成又十倍之爲百里之同而以是推之自百里之同而至於兩山之川得無大遠絕乎蓋嘗謂匠人非成周之全書故不言川而特附見於兩山之間至遂人言萬夫有川則止於三十二里少半里卽詩所言十千維耦終三十里舉成數而言之者也不特此而已匠人雖言溝洫而不言干夫有澮蓋遂人干夫乃百井之地此言同間之澮實爲萬井之地以是知匠人溝洫不可拘以成周之澮或者出於夏商之制未可知也何以明之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文王司馬灋爲商末之制則有合乎十里百里之說益稷之書曰濬畎澮距川是自然之川則有合乎兩山之間之說知此則匠人爲前代之制遂人爲成周之制也明矣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此言同間有澮澮水入川川在兩山之間與遂人萬夫之川其說大異蓋遂人夫間有遂其地百畝十夫則其首爲橫溝方一里十溝則東畔爲南北之洫方三里有奇十洫則於南畔爲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川是萬夫之川故其爲川方三十二里少半里又九之而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九澮而川周其外又從而九之則一同之間方八十一澮何其澮洫之稠多也此遂人之制詳密備具井井皆有條理所以謂之

井田至匠人則百里一同始有一澮達於兩山之川而已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于矩

凡溝五溝也五溝間所以爲灌溉之利溝而逆地而防是不依乎水之脈也水屬不理孫是不順乎地之理也所以皆謂之不行若欲其行必順乎水之勢梢溝水之源也其末流之勢必三十里而廣倍是以行停水者直行以三而曲行以五則其勢益疾欲爲淵則曲爲之矩使其回旋流轉而其流益遲凡此無非順其勢而導之此五溝之所以爲利也

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善爲溝防者因水埶而流不壅因地埶而土不決所以爲利也又有因其利而利之者溝固惡乎水之漱而善溝者欲其漱之而益深防固惡乎水之淫而善防者欲其淫之而益固其利也大矣

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大防外綱

廣與崇方言其基之廣與其堤之高相等也堤高則欲其固故殺於基之廣者三分之一若大防則非特

殺其內而已又殺其外焉是以末勢不傷其本益固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眾力

此謂溝防有定濬而後可以齊眾志蓋自幽深尺廣尺以至澮之廣二尋深二仞非朝夕之積也必先深一日以爲式自方里之井以至方百里之同非一里之廣以爲之式如此則自小可以而至也必以一里之廣以爲之式如此則自小可以準大自近可以準遠而溝防之功可以漸而成矣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葦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

尺崇三之

此非溝洫而匠人終之以此者亦匠人之事而已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者謂以繩束其築堵之版不可過於任也葺屋三分者三分取一以爲之峻也瓦屋四分者四分取一以爲之峻也堂涂十有牆六分者言六分其高去一以爲之綱也堂涂十有二分者言兩旁十二分取一分爲中央以爲之高也

賓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其制皆然所以列於匠人之終篇者有由哉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三

車人之職與輪輿異輪輿之度十分曰寸十寸曰尺十尺曰丈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車人無取焉內取諸身外取諸物而已欘即斤之柄也柯即斧之柄也宣即人首以上也磬折即人帶以下也皆取其近者以爲之度易曰巽爲宣髮大抵人長八尺而大節有三以三通之則其上居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爲一矩之數宣復得矩之半爲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是人首之長也是一宣之度爲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宣之半則爲六寸三分寸之二合而言之則二尺焉故謂之欘爾雅所言句欘謂之定是已一欘爲二尺則半欘爲一尺合而言之則三尺焉故謂之柯詩所言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是已柯長三尺而一柯有半則爲四尺五寸謂之磬折蓋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俛玉藻所言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是以曰宣曰磬折則取諸吾之身曰欘曰柯則取諸吾所自用之物車之爲度其有或差者耶

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三

耒耕耒也庇刺也謂耒下前接耜之金也鄭氏以爲接耜初耒爲過而賈氏遽以耜爲耒頭金近代陳氏辯之其說謂易曰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是耒耜皆取乎木惟耨則以金爲之而用於耒耜者也陳氏之辯是矣而不詳言耜之爲何用蓋嘗謂耒之前接者耜也耜之前接者耨也耨即所謂庇也以金刺土者也匠人言耜廣五寸鄭氏謂古者耜一金而已中直者謂庇之上句之下也上句者謂人手所執之處也自其尺有一寸之庇緣其外而曲量之至於中直者三尺有三寸又自其中直者曲量之至於上句者二尺

有二寸則耒之長六尺有六寸而曰與步相中者何也蓋上下兩曲之內相望如弦望直量之止得六尺正合六尺之步然人之步恐其不均故以六尺之耒代之野度以步其謂是歟

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耒之六尺與步相中謂六尺有六寸之曲也耒之六尺有六寸其制雖一而其曲六尺則有三地之差堅地其土剛故其庇欲直庇直則所入者深而利推然庇直則過乎六尺之弦矣柔地其土耎故其庇欲句庇句則所起者順而利發然庇句則不及乎六尺之弦矣惟中地之耒其庇與直者句者形如磬折則合弦之六尺此量地所以用中地之耒也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車人所爲之車非乘車兵車田車故其制不同據此則大車也下經所謂大車崇三柯是已柯即斧之柄車人用斧以斬木亦用其柄以爲車之度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以斧柄言也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以斧刃言也其度則專以三尺爲言大車崇三柯則其崇三尺焉以是推之則轂之長必半柯輻之長必一柯有半渠之圍必三柯者三渠爲車輞所謂弓也渠三則其圍凡二丈七尺其徑凡九尺或謂弓徑九尺而轂空壺中與焉則輻長之四尺五寸似不相合其通計轂而言之歟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

先儒謂大車轂短半柯爲短轂柏車轂長一柯爲長轂是大車行澤而柏車行山者也蓋澤爲沮洳之地用短轂則無卻行之患故曰利山爲險阻之地用長轂則無倍任之患故曰安惟輮亦然輮者弓也弓也者所以爲輪之固抱也大抵弓之爲制其裏則滑而堅其表則澁而脆行澤者反輮反其裏之滑者在外也行乎泥淖之中而莫之濂矣故曰易行山者仄輮仄其裏之堅者相依也行乎沙礫之地而莫之瓠矣故曰完以先儒之言推之則反輮大車之制仄輮柏車之制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与圍

此與輪人之言同而制則異也輪人言乘車兵車其

輪崇六尺六寸牙圍尺有一寸此言大車其輪崇九尺牙圍尺有五寸茲其所以不同耳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綏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凡爲轂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兩長六尸

此三車者擬以乘車兵車之制輪卽乘車兵車之所謂輪也牝服卽乘車兵車之所謂較也轂卽乘車兵車之所謂軜也徹廣卽乘車兵車之所謂軌也兩卽以命之車人而特見於考工之末歟

乘車兵車之所謂衡也以乘車兵車而論之輪崇與輿廣衡長同於六尺有六寸故曰參如一謂之參稱較卽輿上之兩軜而田乎式者也其制亦如之衡卽一轅容兩服而服馬者也其制亦如之軌廣雖八尺然亦因輿之廣而加之也軜長雖丈四尺四寸然亦因輿隧之深而加之也至於車人之車則不然大車者以爲和也綏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綏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此與下經爲總目卽下經所謂材美工巧爲之時是已幹之堅而柔也其本强矣故其所及必遠角之厚而澤也其勢順矣故其所發者必疾筋之稹而密也其力銳矣故其所中者必深於是合之以膠和纏之以絲所以爲固環之以漆所以爲受霜露六材既美而天時工巧之相濟此弓之所以爲良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

矢之荆矢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邁則弓不發

弓之六材以幹爲質幹之七等以堅爲體故取幹以柘爲上竹雖堅而有節故爲下檍也檿桑也橘也木瓜也荆也皆取乎堅而其堅有差故以次而序之矣而後有相幹之濛赤者陽之正色也黑者陰之正色也陰陽正色發見於外而至堅之體實隱於中赤黑則鄉心言其內外之相應也幹之爲質雖取乎陰陽之正其聲之所發則貴乎陽而不貴乎陰蓋木

之根下屬乎地則去陰爲未遠及其喬亢而親上則近乎陽陽聲則遠根言根非所以爲陽而本乎陽者親上也弓人既因其材而相之矣然後從而析之所謂用勢者反其曲而用之則往體寡來體多而利於射深既有以析之則必有以居之如居材之居欲其小大長短適其宜而已菑言其稿也栗言其密也菑栗不邁言其行不邪而理不絕也如是則弓體堅固何自而發曰取曰相曰析曰居四者不同而取之居之獨謂之道道也者順適乎自然而已然則取之所以善其始居之所以善其終歟

凡相角秋網者厚春網者薄稱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絟而昔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清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蟄于剽而休于氣是故柔故欲其埶也者必橈橈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柔之徵也角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于剽而不休于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埶牛

網讀爲殺秋殺者萬物堅成之時則知其角之爲厚春殺者萬物發生之時則知其角之爲薄此以天之時相之也以其時相之則所謂薄者固不如厚者之善稱牛方少而血氣壯則角之材必正直而潤澤老牛已衰而血氣弱則角之材必粗絟而交錯牛之疾疢則角裏傷牛之瘠瘦則角不滋此以物之材相之也以其材相之則所謂老者疾者瘠者固不如稱牛之爲善夫用稱牛之角又以秋時取之則角之材固已得其良矣然角有三等有所謂角之本有所謂角之中有所謂角之末角之本蟄於剽而休於肉之氣則必滋潤而柔柔則無力故欲其埶角之中常當弓之隈隈爲曲中則其勢必橈橈則易傷故欲其堅角之末遠於剽而不休於肉之氣則必枯瘠而脃脃則

易折故欲其柔惟埶以白驗之堅以青驗之柔以豐末驗之則可以知三者之用是以角長二尺有五寸而青白豐末之色皆不失自然之理故謂之牛戴牛以其倍於一牛之力故也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

昔錯也朱色者色之純赤者也故相膠者以純赤爲上又欲其文之交錯惟其交錯故瑕雖深而悅澤其理縝而密其用圜而利皆其明之自內而形見於外者如此也然亦不特朱色而已自鹿膠清白以至犀膠之黃凡六等雖天下之所謂昵者如脂膏之類皆不能方非至良而何就六膠而論之則惟牛膠火赤所謂朱色者自餘非純赤則不能及矣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散之散

剽疾也弓之所以疾發者本無與乎獸而欲其如獸之剽者蓋獸之所以迅速而輕捷者其力在筋以之爲弓亦豈異於其獸然何以知其獸之爲剽也亦以相筋而知之筋小則拳聯此則小簡而長筋大則疎緩此則大結而澤雖未見其獸而已必知其獸之爲剽也筋固貴乎剽矣然筋之生者其力硬筋之熟者其力和必欲椎擊而嚼齧之使之勞散而熟則筋之所以爲剽者善矣

漆欲測絲欲沈

上筋幹角膠筋皆言相而漆與絲則無事乎相測言其清也漆之色惡乎昏而濁故欲其如水深之可測取其清也沈言其潤也絲之色惡乎乾而燥故欲其如沈於水中之色取其潤也無所事乎相此所以居六材之後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澌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澌則審環春液弦則一年之事

古人制器何其不苟也既取乎材之美又資乎工之巧又因乎天之時幹欲其堅於冬析之宜其勢之順且易也角欲其和於春液之宜其氣之浹且洽也筋欲其舒於夏治之宜其理之散而不亂也膠漆絲欲

其質故於秋台之宜其質之固而不離也體者往來之體也體用膠而欲其堅故於寒之時定之宜其張之而不可移也漸謂漆之漸也漆之漸欲其凝烈故於冰之時析之宜其用之而不可動也自冬析幹至於冰析漸必待暮歲之久至被弦則又待來年之春以一弓之微制度精審如此其與後世朝爲之而夕冀其利者異矣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茶斲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彊彊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繇嚾恒繇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帮則木堅薄其帮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帮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于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繇挫恆繇此作

此經言幹角筋繇膠交相爲用之義析幹必倫必欲均故也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所由挫恆由此作者蓋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幹懷膠於內而與角相摩角烏得而不挫已上數節既言其病又言其利使爲工者去其病而求其利則材之爲用固矣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恆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恆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今夫焫解

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極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也

上經言角長二尺有五寸謂之牛戴牛則角固貴乎長也然以達對短則達爲長之過需須也良工以次需而用之不可過於長亦不可過於短充滿兩旁而不及兩端則曰極角而短充滿兩旁而過於兩端則曰極角而達極竟也竟其角而失之短則其勢必撓則引其弦而力不速故至縱舍其弦而力不疾故至於不校竟其角而失之達則其送矢不疾若晃紲於弓弢而無所發凡此皆非所以爲弓之利記者欲言

其利特起義端以今夫言之謂校者疾而速剽者疾而勇是必有所自也葢謂弓之隈與弓之簡相接之處也解中則相接之中也有變卽異也異謂引之則臂用力放矢則簡用力二者用力既異則其勢必疾而速故曰校挺直也挺臂中則弓把之直者也有柎卽弓把中之側骨也弓之兩旁以側骨柎之故曰剽知校與剽爲堅強與弓爲力其勢必疾而勇故曰剽知校與剽爲弓之利則知居角之短與達者皆所以爲弓之害終之曰極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謂引其弦也再言之者甚言其過長之尤爲害也

橈幹欲孰于火而無贏橈角欲孰于火而無燋引欲盡而無傷其力鬱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于外必動于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

此謂幹角筋膠之材治之得其道則有以調其剛柔強弱之性柔不失於弱則陽氣不能勝故居溼亦不動賤工動剛不失於強則陰氣不能勝故居旱亦不動賤工昧此則弓之爲力殆矣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與爲柎而發必動於網弓而羽網末應將發

峻弓簡也放矢則簡爲之用力故欲其方柎側骨也骨堅強則與弓爲力故欲其高當弓之曲爲隈隈所以爲之運用故欲其長手蔽之處爲敝敝所以爲之握持故欲其薄有此四利則雖引之不已而其應弦亦無已若夫下柎之弓則形見於弓末之簡者亦將應弦而發爲柎而發則其形見於接中之網者欲其無動不可得也羽網則兩接中俱動角幹亦隨之而發是柎之與末之與網其可有一毫不善者哉

弓有六材焉維幹强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堂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
弓之六材以幹爲之本足以有制矣故張如流水勢順而利也勢雖順利而尤欲其體之定故又曰維體防之引之中參謂內弓於檠中以定其往來之體引之三尺則與矢相中也弓體既定而角之附幹者尤不可以不正故又曰維角堂之欲宛而無負弦堂正也謂置角於隈中者既得其正則其勢宛而無負弦之失也繼之曰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申言宛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鈐絲三邸漆三斠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材美工巧爲之時固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固謂之參均量其力而謂之有三均者何也有又也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又被筋而勝三石故謂之又三均又三之則爲九和九和之弓以角幹筋爲主故角與幹權權猶平也筋三侔侔猶等也卽所謂角之盈虛相爲流通其力少壯則體胖焉膚革充盈而志慮强盛膂力方剛而血氣溢及其老耄則體將休焉膚革疲癃而志慮柔弱筋力解弛而血氣衰耗夫身之所化若是況其性之所稟哉固有射於百步之外而四鏃如植者亦有射則墜矢而喘息不勝者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柔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植以立忿鷙以奔

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
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
五方之民其躬有長短肥瘠之不同而其志慮血氣亦因之有剛柔緩急之異故其盛衰强弱常與天地之盈虛相爲流通其力少壯則體胖焉膚革充盈而志慮强盛膂力方剛而血氣溢及其老耄則體將休焉膚革疲癃而志慮柔弱筋力解弛而血氣衰耗夫身之所化若是況其性之所稟哉固有射於百步之外而四鏃如植者亦有射則墜矢而喘息不勝者

此爲弓所以因其君之躬與其志慮血氣也豐肉而短者體之柔者也寬緩以荼者志慮血氣之弱者也若是者爲之危弓輔以安矢骨直以立者體之剛者也忿鷙以奔者志慮血氣之强者也若是者爲之安弓輔以危矢危之爲言疾也安之爲言舒也人與弓矢皆安則三者一於舒故矢行不及而莫能以速中人與弓矢皆危則三者一於疾故矢行大過而莫能中以愿中上言速則知下之爲遲下言愿則知上之爲暴然則弓之於人矢之於弓皆相安焉此弓人所以善爲弓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體謂六弓往來之體也賈氏謂夾臾之屬往多來寡者弛之一尺五寸王弓之屬往體寡來體多者弛之五寸唐弓之屬往來若一多者弛之五寸張之一尺此雖意推其理誠然以司弓矢考之夾弓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此所以利射侯與弋也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此所以利射革與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此所以利於射深也言王弓之屬則弧弓與焉言唐弓之屬則大弓與焉夾臾竝言而亦曰屬者按大射與鄉射大夫士同射五十步之侯又同用夾臾之弓但有合三合五之不同故亦謂之屬也餘義見夏官司弓矢

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蕢灂麋筋廂蠖灂

大和者九和之弓也其體調適何待於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者言深在背筋隈角之中央而兩旁無有也其次有灂而疏者言背與隈及兩旁雖有灂而不皆有也其次角無灂者言簫頭及背皆有灂而角之在隈者無灂也合灂若背手文者謂合其表裏有灂之處而背上之文理相應也角環灂者謂弓之隈其灂文如環之周旋故曰環灂牛筋蕢灂者謂背之深文漆文如麻實故曰蕢灂麋筋廂蠖灂者謂背之深文如屈蠖故曰廂蠖灂有灂者雖曰受霜露爲弓之固然謂之和可也而不謂之大和此大和之弓所以獨貴乎無灂也

和弓轂摩

和調也轂試也摩之所以待用也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覆猶察也至猶善也弓以角幹筋爲主三者皆善則爲弓之上二善者爲次一善者爲下察之而角至角獨善而已筋幹容有未善故謂之句弓句弓矢所謂句者謂之弊弓是也察之而幹至則角既善而幹又善特筋爲未善故謂之侯弓上經所謂夾卑利射侯與弋是也察之而筋至則非特角與幹善而筋又善故謂之深弓上經所謂唐弓之屬利射深是也言句弓侯弓深弓而不及王弧之弓則王弧亦三善而射深其質則尤堅於深弓故爾

周禮總義　卷六之三　冬官　完

宋易山齋周禮總義十八卷乾隆初寧鄉王文清從永樂大典中編出湘鄉易宗涒時以鴻博徵至京師捐資繕錄以歸將刻未果至乾隆二十年寧鄉易祖燾始刻之者也宗涒祖燾皆山齋裔地官夏官大典原闕亦文清所蒐輯迄今百七十年刊板無存書亦罕見惟郭涵齋太守劉腴深學博家有藏本寧鄉劉寅先舍人求之十餘年亦覓得一本乃以府學錢重刊之屬爲讎校按鄧顯鶴楚寶文苑增輯云易祓字彥祥一字彥偉號山齋寧鄉人弱冠鄉舉遊太學工詞賦淳熙乙巳釋褐依

殿試第一人恩倒初仕文林郎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累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直學士以時論不合謫融州移全州衡州得旨自便家居三十年著書自娛零陵唐如晦博學士也遠來受業祓題其書室曰善齋尋復原官轉朝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封寧鄉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祓著書最多屢燼於兵獨乾隆初王文清充三禮纂修官從中祕永樂大典書內見所著周禮總義一帙因序行之卽謂此本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周官總義三十卷宋易祓撰趙希弁讀書附志著錄稱許儀爲之序刻於衡陽今衡陽本世已無傳惟永樂大典尚載其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記謹編次成帙以存其舊其地官夏官則采王與之周禮訂義以補其亡仍依讀書附志所列勒爲三十卷蓋大典散見無卷數四庫則依讀書附志分三十卷文淵則每官分三卷爲十八卷非有詳略也地官夏官四庫謂采自訂義文淵所錄有數條出訂義外而於訂義所引轉有漏略者今悉補綴之又其刊本錯亂譌奪往往而有或書胥遂謄未暇理董然文淵編輯是書尚在四庫錄前以私家一人之力綴緝成編亦可謂至勤矣此本卷首但題宋山齋易氏著文淵序稱先生名祓字彥章而鄧顯鶴既言祓字彥祥又謂通志引魏了翁云彥章周禮足補傳記所未及則祓又字彥章矣今按魏了翁有答易尚書祓書但言蒙輟遺五書周禮漢軍制舊固見之端足以補先儒傳注之所未及不稱其字唯王與之周禮訂義列五十一家姓氏易氏下注祓字彥祥董貞卿周易會通列引諸家姓氏易氏下注芾彥章山齋明永樂周易大全亦云山齋易氏名芾字彥章是不獨字有彥祥彥章之殊名亦有祓芾之異芾與祓義同以古人名字相應之例求之字彥祥則當作從示之祓字彥章則當作從衣之祓豈中歲罷官家居名字有所改易邪抑祓祓形近轉寫易

譌誤邪殆不可攷矣諸書多言易祓今題寧鄉易祓云又卷首載五官音釋及明郎兆玉攷工奇字爲易祖燾刊是書時寧鄉余愷所輯附葢取便讀者今不錄僻校既畢爰次所勘證者於左方乙丑六月甲子立秋湘潭孫文昱識

卷一之一

天官序官

觀當時百官君子　舊本百誤有今正

然六官及遂人其下士獨謂之旅者　遂人舊本作鄉師案太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下均有

旅下士三十二人此外惟遂人下有旅下士三十二人鄭氏云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是鄉師誤當作遂人或作鄉遂亦通

凡軍帥不特置　及下自軍帥舊本帥均譌師今正

大宰

大宰三十年通制國用　舊本脫十字今補

小宰

鄉大夫辨其可舍之類　舊本鄉譌卿今正

及列職於六鄉六遂者　舊本鄉上脫六字今補

卷一之二

宮伯

敘者功緒之先後　舊本敘誤緒今正

反復二官始終可見矣　舊本此下有總論數百字今移入下卷

仲陳君舉鄭伯謙陳及之說各一條陳君舉後又有愚按一條皆係周禮訂義中之總論及王與之之按語也不知何以誤入今刪

膳夫

而後世人主備奉　舊本脫後世二字按於文義當有今補

水漿醴酏醫酏是已　舊本醫誤醬今正

卷一之三

內小臣

膳夫言凡王祭祀至后亞王而已　舊本自中春詔后以下及內小臣闈人兩官皆注總義闕唯后有好事於四方下增入一條葢亦大典所闕采之周禮訂義者然訂義尚引有此條及下闈人設門燎一條獨失載今悉補入

內司服

外命婦則卿大夫士之妻也內命婦則九嬪世婦女御也　兩婦字舊本誤作服今正

追師
少牢云主婦髮髢裹修袂　舊本髮誤髮脫袂字今正
特牲云主婦纚笄宵衣　特牲舊本誤作郊特牲綃誤繡今正

卷二之三

夫司徒
鄭氏之說至其應然也　此段舊本無據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引補
或以事舉　舊本事誤士今正

小司徒
夫謂上地至則其目也　舊本無據周禮訂義引補

鄉師
牛以力而載至亦有可任可施舍者　此二十七字舊本無據訂義引正

鄉大夫
故上與天子坐而不爲偏　舊本脫上字據訂義引補
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尊卑雖異　舊本脫尊卑二字據訂義引補
政其要也事其詳也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黨正
以上臨下謂之涖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閭師
皆其力之所出　舊本此下有量其地然後任以事云云據訂義所引係鄭鍔之說誤併錄入今刪
亦皆所以愧之也愧之也者　舊本無也愧之也者五字今據訂義引補

縣師
戒者戒其豫備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師氏
以待蕃國之使　蕃舊本作萬據訂義引正

胥師
憲刑禁使之知所趨避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肆長
所以爲相遷也　舊本此下有平其價正其物云云據訂義引係鄭鍔之說誤併錄入今刪

司門　祭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　舊本脫用字據訂義引補

司關　泉府又以市之征布　舊本脫泉府二字據訂義引補

是有行商之征布關無市官之濫　舊本行誤征官誤關據訂義引正

遂大夫

則農事之暫於功者也　舊本作則農以暫於功者也據訂義引正

鄙師以時數之　舊本數誤教今正

鄰長

五家相與贊其財有師田行役焉　此二句舊本脫據訂義引補

旅師

間粟鄙甸地閒田所出之粟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委人

實祭祀賓客喪紀軍旅之切於用者　舊本脫用字據訂義引補

衍地字據訂義引正

山虞

與羽牲曰毗之文　與舊本及訂義均相誤謂按當作與

澤虞

有政令有禁令　此上舊本有總論二字蓋因訂義引此在總論之中誤併入之也今刪總論二字

山虞以旗致禽　舊本旗誤旌今正

迹人

邦田常田也至木路以田者此也　此條見訂義又見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乘革路載旂車載木路上釋原皆無爲之二字訂義皆有舊本載旂車上獨無爲之二字今依訂義補所禁之地訂義作所禁之圃故謂之迹訂義作謂之迹人舊本從釋原作地無人字是也而亦無故字則誤今依釋原補又禽獸訂義作鳥獸巾車所謂木路以田者此也訂義作巾車言木路以田是也舊本依訂義今悉依釋原正

春官序官

而皆列於禮官之次　舊本禮官作官禮據訂義引乙

改

天子受之而後賓之也　受之舊本無之字據訂義引補

不知其孰爲天地耶　舊本無耶字據訂義引補

肆師

竝與肆師之文同　舊本作竝無肆師之文據訂義引正

鬱人

然後煩蕭　舊本煩誤炳今正

祼以圭璋　舊本圭誤爲今正

司尊彝

鄭氏謂追享追及其祖之所自出與大宗伯之饋食同謂之禘以朝享爲三年喪畢而朝於廟與大宗伯之肆獻祼同謂之祫　舊本之饋食作肆獻祼肆獻祼作言饋食與鄭義不協訂義引不誤今據正

鄭氏謂舟爲尊下臺　舊本臺誤壺今正

卷二之二

天府

其知國本之所在矣　舊本此下載有鄭鍔林氏孫氏說各一條末又載鄭鍔說一條文全與周禮訂義見或當在此下

同按王與之周禮訂義其稱引者凡五十二家自舊其例云以氏言者或同姓數人以前說者爲氏或一姓一人以其姓爲氏鄭之同姓最多故唯鄭與稱氏司農則言其官康成則言其字鄭鍔則言其名林之奇孫之宏皆無同姓故稱氏此不應稱名氏之例亦與之同蓋從訂義鈔出因而誤入也今刪

典瑞

乃與祀天地同其玉祀豈禮之常者乎　舊本玉誤五訂義引亦然舊本於祀字斷句尋繹文義當是玉字於玉字斷句因旅非常而與祀同玉遂疑祀亦非常以發問也今正

典命

降其君之禮一等　舊本作降其禮之一等據訂義引正

司服

若韋弁則爵弁也　案義疏引易氏祓曰即爵弁也荀子士韋弁注謂以爵韋爲韠而載弁也詩六月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箋云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云韋弁服朱衣裳今總義未

大司樂
應鍾爲六同之次　舊本脫此句據訂義引補
而四嶽四鎭四海四瀆之神咸秩　舊本脫神字據訂義引補
故尊者用遠代之樂　舊本代誤大今正
宋音燕女溺志　舊本宋誤晉女誤妄今正
樂師
而謂之國學之政者　舊本此句在後此皆小舞句下與下文然地官舞師句不屬尋繹文義當在此蓋寫者誤奪因補書於後尋復失於推改故也今移正

三師
其管類以竹　類舊本作頖按賈疏云竽管類用竹爲之頖當是類字之譌今正
以羊韋鞔之　舊本鞔誤輓今正
篇師
小樂正學干　舊本樂誤學今正

占人
龜有頖至而斷吉凶　此四十三字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大祝
乃施於血祭等禮乎　舊本等誤享據訂義引正
爲禱辭與旬人　爲舊本作謂案鄭注云大祝爲禱辭語之謂字當是爲字之譌
喪祝
又役人辟除其塗　舊本役誤設今正
大史
夏居於明堂秋居於總章冬居於玄堂　舊本作夏居於明堂秋居於總章秋居於明堂冬居於元室誤今正
祭之日羣執事之位亦不一矣　舊本脫祭之日羣

執事六字據訂義引補
南方百九度　舊本方誤六今正
永元黃道銅儀　永元舊本作永儀案續漢書志永元十五年詔造太史黃道銅儀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永儀乃永元之誤今正
保章氏
則非古之法　舊本此下有王應麟六經天文編星土分星云云及六家分星異同譜案六經天文編多采易氏之說卽如此處自在諸侯則謂之分星以下至此天文編皆全引其文是總義成書在先必無轉

引王氏之理錢大昕王伯厚年譜載應麟生嘉定十六年癸未而魏了翁答易尚書祓書即言周禮舊圖見之了翁卒於嘉熙元年丁酉答書又在其前數年是總義書成時應麟不過數歲更可證也其爲後人附入無可疑者今刪

然特八風而已至如八卦之分直四時亦然　此三十二字舊本無據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引補

市卓

而此四旗不言斿者　舊本此四旗作此旂據訂義引正

卷四之二

夏官序官

楚子鳥氏廣　舊本廣誤爲今正

此言虎士八百人至可以備儀衛　舊本此二十八字在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之下按當在此今正

大司馬

合其眾以成列陳其列以爲陳　舊本無據訂義補

以所居門名之至訓治之素　此二十四字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百步則一爲三表是三表相去二百步又五十步爲一表則四表爲二百五十步矣　二百舊本皆作三百誤也據訂義引改

賈氏乃謂後表在北　北舊本作後誤今正

則師田之灋一焉　舊本脫田字據訂義引補

莫不受戒令焉　舊本脫令字據訂義引補

則屬之於司空　此下及則受之於司徒下必以植要爲本下舊本均雜有鄭鍔之語蓋從訂義鈔補而誤併入者今刪去

卷四之二

司勳

不過與官田　與舊本誤作於今正

討衛彊戚田取衛西鄙　舊本兩衛字皆誤魏今正

卽下經所謂參之一食者　舊本此下有等猶差也句係鄭注蓋因從訂義鈔補誤併入今正

小子

飾其牲至戈矛之器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理人

鄭氏謂簪可致師不　舊本脫不字今補

射人

其辭則欲諸侯之尊侯　舊本脫其辭二字據訂義補

補

射人則以瀘儀而作之　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大師王乘戎路　舊本大師誤太史據訂義正

司士

以其居王之後　舊本脫以字據訂義引補

故圭璧則受之而復之　圭璧訂義引作三璧舊本仍之按三字誤當作圭璧今正

此繼宗廟祭祀而言　繼舊本誤祭據訂義正

重其事故特言之　舊本脫重其事三字據訂義補

去又曰二字

諸子

不正於司馬之賦　舊本賦誤職據訂義正

小臣

大僕掌諸侯之復逆而此則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此二句舊本脫去據訂義補

弁師

繅斿皆就至則五就也　此二十九字舊本無據訂義引補

卷四之三

其尤善者必有賞　舊本脫必有二字據訂義補

而達於軍中　舊本作而達於中軍誤據訂義正

齊僕

非特在廟之禮　舊本廟誤朝據訂義正

校人

六廄成校則一千九百二十六匹也　此上舊本有又曰二字蓋因經文已總列於上而此說六廄成校之文與上說僕夫之文不相屬故加又曰二字以別起端然非全書例也今移六廄成校以下經文於此去又曰二字

鄭氏謂校變爲言成者　訂義爲言誤言爲舊本因之依鄭注正

庾人

於衛文公言騂牝三千　舊本脫言字據訂義補

圉師

二者皆圉人所習故圉師因而使之　舊本脫皆字

圉師誤圉人今正

職方氏

唐爲越州會稽縣山在州東南二十里　舊本脫唐爲越州會稽縣山八字據訂義補

義引補

孔安國云至今爲平江府　此段總義舊本依訂義所引譌脫不可讀據義疏引及尙書孔疏原文訂正

北江自毗陵北東入海毗陵今常州也　舊本脫東入海毗陵五字據訂義補

其東流而下陽羨者　舊本脫其東流三字據訂義補

韋昭曰五湖今太湖非也　舊本作韋昭曰五湖今太湖方圓五百里故爲五湖具區以其號爲澤藪而又以其方圓里數爲浸亦非也乃訂義引黃氏說而以易氏曰具區是澤云云注其下按易氏說雖亦駁

韋昭不當混入黃氏歐語今但以韋昭語冠之又按越語戰于五湖韋注但曰五湖今太湖也無方圓五百里故曰五湖之文初學記引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黃氏蓋誤以張勃說爲韋語也今並刪去

嘗攷經意　舊本此上有又曰二字蓋因訂義引此別在一段按與上文文義亦自相屬今刪去

又南流至茂州汶山縣　舊本脫南字據訂義補

州今爲鎭江府　舊本脫州字據訂義補

誤認嶓冢山之西嘉陵江爲西漢水與禹貢漾漢大異　舊本陵誤臨與誤爲異誤別據訂義正

昆陽故城今在汝州之葉縣　葉縣舊本及訂義定誤主今正

誤作萊縣按文獻通考汝州葉縣有昆陽故城今正

又東流至光州定城縣　舊本及訂義睢誤毗今正

自此乘氏至睢陵入淮者　舊本及訂義睢誤毗今正

出魯國卞縣西南　卞縣訂義作辨縣下卞與方與卞亦作辨舊本因之按漢志及元和志均作卞今正

至本州琅丘縣　舊本本誤北據訂義正

周人以青兼徐而兗州又得越乎濟之東南　此兩句舊本脫據訂義補

積石山在西南唐及今爲積石軍　訂義南字誤有舊本因之今據漢志正

漢張騫班固及水經山海經等皆不知其地　訂義引如此按義疏引作漢張騫窮河源未至崑崙故漢志及水經注皆不知其地　舊本脫劉字據訂義引補

劉元鼎使吐蕃　舊本脫劉字據訂義引補

溯河之上流　訂義引作合河之上流義疏引作溯河之上流按唐書吐蕃傳作河之上流合字恐係因上文誤衍今從義疏

又南流至嵐州合河縣　舊本及訂義河誤阿今正
又南流至蒲州蒲州對河爲華州華陰縣　蒲州訂義作陝州舊本因之案唐宋陝州卽今河南陝州唐宋華陰縣卽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皆在河之南而陝州更在其下流不能言對河義疏引此作蒲州是也唐蒲州屬河東道開元九年改爲河中府壽罷如舊乾元元年復爲府宋仍之不言河中府者山齋說地理多本唐志故也其地卽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與華陰隔河相對今依義疏訂
至相州臨河縣　訂義相誤桐舊本因之今正

禹貢滎水亦入河　訂義河誤海舊本因之義疏引作入河是今正
河東郡之垣縣唐爲王屋縣　訂義引作河東郡之王屋縣舊本因之按漢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河東漢郡王屋唐縣以下文準之訂義當脫垣縣唐爲四字今正
本漢滎陽縣地　訂義及義疏皆引作本漢滎陽縣北按元和志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今正
蓋濮州雷澤縣　濮州舊本依訂義作濮川誤今正
至秦州上邽縣　舊本誤作至秦州上郡縣據訂義

正
有白於山　舊本作有於山訂義引作有於向山按元和志慶州洛源縣洛水源出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縣北三十里今據正
其地卽漢之泰山郡　舊本脫地卽二字據訂義補
而漢志乃曰入沛　訂義作西漢志乃同入沛舊本因之誤也今正
東北至鉅定縣　訂義定誤鹿舊本因之依漢志正
長子縣鹿谷山　訂義谷誤合舊本因之依漢志正
東北至阜城　訂義阜誤邑舊本因之依漢志正

經本州之襄垣縣　舊本依訂義脫襄字今補
至磁州滏陽縣　訂義滏誤澄舊本因之今正
禹貢冀州厥木惟條　訂義此上有唐潞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十三字因上文誤衍也舊本仍之今刪
又西南流至忻州秀容縣　訂義忻誤圻舊本因之今正
所謂東至容城入河者也　訂義容誤宮舊本因之今正

司民
又曰王之爲王至欲周知其數　此二十五字訂義引之在小司寇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下蓋大典中無此文故從訂義輯出附此而加又曰二字文清序中所謂隻字片言必以付者也今案訂義引之既在小司寇之下則此文自應在小司寇之中小司寇總義有云今攷下經司民之職曰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此文或當在其下而大典脫去也

司約
卽小祝弭菑兵之祭　舊本弭菑兵誤珥兵菑今正

掌囚
奉而適朝　此及下文則奉而適甸師氏兩奉字並經文中兩奉字舊本皆誤拳今正

掌戮
卽掌囚之所奉者　舊本奉誤拳今正

罪隸
其民不同其用亦異　舊本亦誤不據訂義引正

卷五之三

大行人
其朝見之禮　舊本朝誤廟今正

則察五音之和　舊本音誤言據訂義引正

司儀
主君郊勞郊擯賓三辭賓車逆拜辱　注賓字舊本誤作主今正

及將幣交擯主三辭主車逆拜辱　三辭上注主字舊本誤作賓今正

及大夫郊勞旅擯賓三辭賓拜辱　拜辱上注賓字舊本誤注主字今正

於其始至而問閒闊　閒闊舊本誤作閒闊按鄭注云閒閒則問今正

卷六之一

攻工記序百工
又曰攻工之珍異至故通之也　案此一段蓋因永樂大典無其文鈔自訂義而附入者故加又曰二字但訂義所引此上尙有古者圭璧金璋錦文珠玉不鬻於市又司市凡畜珍異害者亡靡者微禁惟恐不嚴此乃通以資之下卽接以蓋攻工之珍異云云於文義當在上文凡民用所關之上蓋謂珍異但主切於民用者而言不必其物之貴而不常有者也惜不得四庫本勘之姑從舊本

轂中橫截者謂之軸　舊本脫此一句據訂義引補

輪人

以半寸爲十五分　半寸舊本及訂義引均作寸半誤今正

經文既言三分轂長則不當復除輻廣三寸半　舊本經文上誤衍且字脫不字訂義引無且字亦脫不字今正

賈氏曰假令輻除入轂之中　舊本賈誤鄭今正

則鑿深二寸有半　舊本寸誤尺今正

又以承輿七寸爲軌故旁減軌內七寸　舊本承誤乘脫減字今正

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　舊本此句在前車維名

尺寸小穿軹下誤也此乃車箱上之軹圍非小穿之軹今正

輿人

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四　舊本此句在輿橫廣六尺六寸下誤也此乃軹之圍數輿無圍數也今移正

案此段所言車箱尺寸及前輪人爲輪後車上雜名尺寸皆見林希逸攷工記解中其軹輈圍數亦誤錯引不誤今正

寫希逸爲端平二年乙未進士上距淳熙乙巳五十年年踳遠後於山齋而晝總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下山齋引其說益其書早出故山齋宋之惟此所言尺寸悉依鄭注山齋說參分其牙圍而淶其二與鄭注異故其說轂長及賢軹徑尺寸均與鄭注微有不同總義中已悉著其數而其說輿人則皆依注疏故曰其分寸之法賈氏釋之詳矣此後不復詳釋似不當更著此者未審原書果如是否也

輈人

而許謹乃謂熊旗六斿以象伐星士卒以爲期　期舊本誤旗今正

舊本誤旗今正今宋本說文作熊旗五斿以象罰星

此及大祝兩引說文皆稱許謹避孝宗諱也而肅慎梓愼則不作謹蓋後人改之

卷六之二

冶氏

乃見三鋝之數　舊本鋝誤鋒今正

桌氏

後鄭以爲守斗斛者之稅非謂斗斛有稅也以斗斛受其稅耳　三斗字舊本皆誤升今正

中庸曰有其位而無其德　中庸舊本誤祭統訂義引不誤今正

韋氏
不必其熟也韋如韋弁服之類　此十二字舊本脫據訂義引補
譜繪之事
惟天體倚陰陽之正色　天體舊本作天地誤據訂義引正
玉人
鼻寸所以流圭也　鼻寸舊本作鼻四寸誤今正
梓人
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　舊本作不可及也脫不字

今補
內能受矢外能威人者爲射之侯屏蔽王室敵王所
愾者亦爲天子之諸侯　舊本威誤蔽脫敵王二字據訂義引正
匠人
兩者相考故曰考　舊本脫故曰考三字據訂義引補
筵謂方十里曰成　成舊本誤減今正
車人
所謂柏車二柯是已　舊本柯下有半字誤今正
弓人
以其倍於一牛之力故也　舊本此下有鄭鍔曰及趙氏曰兩條與訂義所引之文全同蓋從三禮館錄出時誤入之也今刪
此所以居六材之後　舊本此下引毛應龍集傳筋欲敝之敝治筋也鄭鍔曰云按毛應龍元人大德閒嘗官澧州教授上距嘉熙已六十年卽毉歲著書與山齋度無由相及提要謂其周官集傳於鄭鍔解義所采尤多則此所云鄭鍔曰當卽集傳所引訂義雖亦載鄭鍔此條而文稍略應龍集傳四庫亦從永

樂大典錄出此蓋鈔大典時誤並錄之也今刪
而夕冀其利者異矣　舊本此下有毛應龍集傳鄭鍔曰云亦係誤入今刪
卷首王文清序　舊本所載與簡鄉縣志藝文所載互有異同今參酌用之序末附記永樂大典始末舊本無仍依縣志錄入

周書音義

南陵徐氏刻

陶淵宮署

天官冢宰

胥十有二人註　胥讀如諝

大宰三曰官聯註　古書連作聯又聯讀爲連

八曰匪頒之式註　頒讀爲班布之班

二曰嬪貢註　嬪讀故書作賓

八曰斿貢註　斿讀如圄游之游

小宰掌建邦之宮刑註　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

按經文以宮刑憲禁於王宮而令于百官府且曰國有大刑則宮刑當作官刑明矣

六曰斂弛之聯事註　杜讀弛爲施

聽稱責以傅別註　傅別故書作傅辨又讀爲符別

杜讀爲傅別

六曰廉辨註　杜云廉辨或爲廉端

七事者註　七事故書爲小事

宮伯以時頒其衣裘註又大宗伯乃頒祀于邦國註又

大史頒告朔于邦國註　頒讀爲班

庖人賓客之禽獻註　獻古文爲獻

內饔豕盲眡而交睫腥註　腥當爲星杜云盲眡當爲

甸師祭祀共蕭茅註　蕭字或爲藸藸讀爲縮

望眡

鹽人祭祀共其苦鹽註又典婦功辨其良苦註　杜讀

苦爲鹽

掌舍設梐枑再重註　故書枑爲柜

棘門註　杜云棘門或爲材門

玉府珠槃註　故書珠爲夷

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註又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註

又巾車毀折入齎于職幣註　齎或爲賚

司會以參互考日成註又脩閭氏互樓註　故書互爲

巨

司書受其幣註又大司徒使之相受註又掌葛以權度

受之註　故書受爲授

職幣奠其錄註　故書錄爲祿
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註　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
侯
廞裘註又司服廞衣服註　故書廞爲祲
兵廞五兵註　故書廞爲淫
內宰以作二事註　故書二爲三
出其度量淳制註　故書淳爲敦杜讀敦爲純
九嬪贊玉齍註　故書玉爲王
按李陽冰曰王中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王三畫正均如貫玉也
女祝掌以時招梗禳禬之事註　梗讀爲亢杜讀梗爲
更
典婦功女功之事齊註又典枲以待時頒功而授齊註
故書齊爲資
凡授嬪婦功註又司儀再拜受幣註　授當爲受
典絲受良功而藏之註　良當爲苦
內司服揄狄註　狄當爲翟
展衣註　當爲禫
按禮記作禫
緣衣註　緣衣實作祿衣
縫人喪縫棺飾焉註　故書焉爲馬
衣翣柳之材註　故書翣柳作接櫜又接讀爲翌櫜

讀爲柳
按六經翣字皆作翌說文無此字
染人夏纁元註　故書纁作纁
履人青句註　句當爲絇
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註　故書綏爲淫
按綏當作緌字之誤也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緌者今禮家定作蕤
地官司徒
遣人註　遣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
廛人註又載師廛里註　故書廛爲壇
泉府註　故書泉或作錢
土訓註　訓讀爲馴
館人註　故書館作饘
稾人註　稾讀爲犒師之犒
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註　杜讀生爲性
其植物宜膏物註　膏當爲橐
以儀辨等註又小宗伯肆儀爲位註又肆師治其禮儀註又典命五儀註　故書儀或爲義
按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古文春秋經傳皆作誼
正日景以求地中註　故書求爲救
按說文引虞書云旁救倞功是救當作救古文求

九曰蕃樂註　杜讀蕃樂爲藩樂

使之相賙註　賙當爲糾

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註　施當爲弛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註　政當作征

故書域爲邦

鄉師共茅葅註　葅讀爲藉杜云葅當爲菹

與其輦輦註　故書輦作連

執斧以涖匠師註又司市市師涖焉註又大宗伯涖

玉鬯註　故書涖作立

巡其前後之屯註　故書巡作述屯或爲臀又讀屯

爲課殿杜讀爲在後曰殿

鄉大夫四曰和容五日興舞註　杜讀和容爲和頌故

書舞爲無

按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方註武當爲無聲之誤

也古無與武同音武又與舞通

賙萬民之艱阨註　賙讀爲周急之周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註

故書或無事字杜云當爲正月吉

春秋祭酺註　故書酺或爲步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註又均人掌均地政註又遂

人以土均平政註又土均掌平土地之政註　杜讀

政爲征

既比則讀瀝註　故書既爲暨

牚捷罰之事註　故書或言牚捷之罰事

舞師教皇舞註又樂師有皇舞註　皇書或爲望或爲

義故書皇作堂

牧人陰祀用黝牲註又守祧其祧則守祧黝堊之註

黝讀爲幽

凡外祭毀事用尨註　故書毀爲賄尨作龍

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註又肆師頒于職人註　職讀

爲樴

載師士田註　士讀爲仕

近郊註任稍地註　故書郊或爲蒿稍或作削

漆林之征註　故書漆林爲黍林

遺人以恤民之艱阨註以待羈旅註　故書艱阨作槿

阨羇作寄

均人公旬註　旬讀如營營原隰之營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註　故書中爲得杜云當爲得

凡國之賣游子弟學焉註　杜云游當爲猶

王舉則從註　故書舉爲與

四夷之隸註　故書隸或作肆

媒氏入幣純帛註　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

司市展成奠賈註又弓人寒奠體註　奠讀爲定杜云

當爲定

上旌于思次以令市註　思當爲司字
辟布者註　故書辟爲辭
其附于刑者註　故書附爲捕
質人壹其淫制註　淫當爲純又淫讀如淫尸盥之淫
廛人總布註又肆長斂其總布註　杜云總當爲僱又
總讀如租稺之稺
凡珍異之有滯者註　故書滯或作廛又滯讀如沈
滯之滯
賈師凡國之賣儥註　故書賣爲買
胥襲其不正者註　故書襲爲習
泉府貨之滯于民用者註　故書滯爲癉

買者各從其抵註　抵實柢字
司門掌授管鍵註　鍵讀爲楗
正其貨賄註　正讀爲征
掌節以英蕩輔之註　杜云蕩當爲帑
遂人以興耡利甿註又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註　耡
讀爲藉杜讀耡爲助
與其施舍者註又遂師辨其施舍註又遂夫夫與其
可施舍者註土均與其施舍註　施讀爲弛
遂師庀其委積註　故書庀爲比
及屬車之役註　屬禮記或作槫或作輇
比叙其事而賞罰註又守祧比其註又大胥比樂
官註　比讀爲庀
旅師而用之以質劑致民註　而讀爲若
稍人以甸聚待羇旅註　故書羇作奇
凡其余聚註　余當爲餘
草人騂剛用牛墳壤用麋註　故書騂爲犖墳作蚡
稻人以溝瀦水註　杜讀瀦爲和
廩人以待國之匪頒註　匪讀爲分
共其接盛註　接讀爲壹拔再祭之拔
春官宗伯
大師眡瞭註　眡讀爲虎眡之眡
鞮師註　鞮讀如味飲食之味又讀如鞮鞻之鞮杜讀

鞮爲咪莖著之咪
按爾雅咪莖藉杜子春作著咪五味也
鞮鞻氏註　鞻讀如屨
按玉篇鞮作趧
大宗伯吉禮註　故書吉或爲告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註　故書實柴或爲賓柴
五祀註又小祝祀于社註又小子五祀註　故書祀
作禩
按說文祀或从禩
鼜辜註　故書鼜爲罷
以荒禮哀凶札註　札讀爲截

侯執信圭註　信當爲身
攝而載果註又小宗伯以待果將註　果讀爲裸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註　故書位作立古者立位同
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
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
說苑作變立變讀曰辨辨讀曰班徐廣史記註辨
音班
辨立齍之名物註　齍讀爲粢
若大甸註　甸讀曰田
以秬鬯涓註　杜讀涓爲泯
甫鬯註　讀鬯皆爲穿杜讀鬯爲毳
肆儀爲位註　故書肆爲肆
肆師及其祈珥註　故書祈爲幾又祈當爲進禮之禮
杜云珥當爲餌又珥當爲餌
表齍盛註　故書表爲剽
爲位註　故書位爲涖
凡師不功註　故書功爲工古者工與功同字
天府凡國之玉鎮註又典瑞執鎮圭註　故書鎮作填
祭表貉註　貉讀爲十百之百
鬱人與量人受舉爵之卒爵註　爵受福之報
鬱人用鬯齊註　故書鬯作剔齊讀爲粢杜讀齊爲粢
廟用修註　修讀曰卣
凡四方山川用屬凡祼事用槀註　故書屬或爲模
祼當爲埋
共其鬱鬯註又雞人面祿鬱註又天府鬱寶鎮註
鬱讀爲徹
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註　故書踐作餞獻讀爲犧
諸臣之所昨也註又司几筵昨席註　昨讀爲酢
祼用罍彝註　罍讀爲稼蜼讀爲蛇虺之虺
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
鬱齊獻酌醴齊縮酌註　獻讀爲儀又讀爲摩莎之
莎故書縮爲數齊爲齍杜云齊讀皆爲粢
凡酒脩酌註　脩讀如滌濯之滌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註　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
純讀爲均服之均
加繅席畫純註又典瑞繅藉五采註　繅讀爲藻率
之藻
每敦一几註　敦讀爲鴈
凶事仍凡註　故書仍爲乃
天府凡國之玉鎮註又典瑞執鎮圭註　故書鎮作瑱
典瑞王晉大圭註　晉讀爲搢紳之搢
四圭有邸註　邸讀爲抵掔之抵
珍圭註　杜云珍當爲鎮
駔圭註又玉人駔琮五寸註　駔讀爲組又讀爲駔
疾之駔

疏璧琮以斂尸註　疏讀爲沙
司服希冕註　希讀爲絺或作黹
凡弔事弁絰服註　故書弁作絻
守祧廟祧註　故書祧作濯
內宗薦加豆籩註　故書爲籩豆
大司樂播之以八音註　故書播爲藩杜云播讀如后
　稷播百穀之播
九磬之舞註　九磬讀當爲大韶
樂師趨以采薺註　故書趨作跦
詔來瞽皐舞註　瞽當爲鼓皐當爲告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註　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
夫爲射矢
遂倡之註　故書倡爲昌
大胥舍采合舞註　采讀爲菜
大師令奏擊拊註　故書拊爲付
令奏鼓棘註　棘讀爲道引之引
瞽矇世奠繫註又小史奠繫世註　故書奠或爲帝杜
　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
眡瞭擊頌磬註　頌或作庸
　鼜愷獻註　杜讀鼜爲憂戚之戚
典同六同註　故書同作銅
　高聲硜註　故書硜或作硁讀硜爲衮冕之衮杜讀

硜爲鏗鏘之鏗
　陂聲散註　陂讀爲人短罷之罷又讀爲飛鉆涅鍇之
　徼聲鍇註　鍇讀爲鶉鷸之鷸又讀爲險陂之陂
　鍇杜讀鷸爲鬧不明之鬧
　侈聲筰註　筰讀爲行扈嗜嗜之嗜
　薄聲甄註　甄讀爲甄瓻之甄
磬師擊編鐘註　杜讀編爲編書之編
　教縵樂註　縵讀爲縵錦之縵杜讀縵爲怠慢之慢
鎛師納夏祴夏註　故書納作內杜云祴讀爲陔鼓之
　陔
　掌鼙鼓註　鼓讀如莊王鼓之鼓
笙師簫管註　杜讀簫爲蕭滌之滌
簫章國祭蜡註　故書蜡爲蠟
典庸器設筍虡註　杜云筍讀爲博選之選
太卜二日旂夢三日咸陟註　騎讀如諸戎掎之掎杜
　讀旂爲奇偉之奇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
　其經運十註　運或爲禪當爲煇
　寵人果屬註　杜讀果爲羸
　蕤氏掌共燋契註　杜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
　薪燋之燋
　遂鬳其焌契註　焌讀如戈鐏之鐏杜讀爲英俊之
　俊按儀禮士喪禮註引此遂作燧鬳作灼遂役之作

遂以役之

簑人巫更註　此九巫讀皆當作簠

占夢噩夢註　杜云噩當爲鄂愕之愕

乃舍萌于四方註又甸祝舍讀爲釋菜釋奠多作舍字社

中舍算註　舍讀爲釋古書釋菜釋奠于祖廟註又大史飾

讀萌爲明

遂令始難註　故書難或爲儺杜讀難爲難問之難

眡祲三曰鐫註　鐫讀如童子佩鐫之鐫

七日彌九曰隮註　故書彌作迷隮作資

太祝二曰造註　故書造作竄杜讀竄爲造次之造

按古造竄通膳夫職以樂徹于造造作食物之處

一曰祠三曰詰註　祠當爲辭杜曰詰當爲告

二曰衍祭三曰炮祭五日振祭六日擩祭註　衍字

當爲延炮字當爲包讀振爲振旅之振杜云振讀爲

愼擩讀爲虞芮之芮

四曰振動註七日奇擯八日褒擯註　杜云振讀爲

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又動讀爲董或云奇讀

爲倚杜云奇讀爲奇耦之奇褒讀爲報

以享右祭祀註又右亦如之註　右讀爲侑

祭示註　故書祇爲祉

令皐舞註　皐讀爲卒嗥呼之嗥

言甸人讀禱付註　付當爲祋

小祝彌災兵註　彌讀曰敉

按敉玉篇作敉

大喪贊渜註　故書渜爲撮

置銘註　銘今書或作名

設道齎之奠註　杜云齎當爲粢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註　杜云防當爲扶

甸祝表貉之祝號註　杜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

爲禡

禂牲禂馬註　禂讀如伏誅之誅

司巫及葙館註　杜云葙讀爲造次之造

飽

男巫望衍註　衍讀爲延

冬堂贈註　故書贈爲矰

春招弭註　弭讀爲敉杜讀弭如彌兵之彌

王弔則與祝前註　故書前爲先

大史協事註　故書協作叶或爲汁

小史敘昭穆之俎簋註　故書簋或爲几几讀爲軌書

亦或爲簋古文也

保章氏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註　志古文識

巾車錫樊纓註　樊讀如鞶帶之鞶

金路鉤註　故書鉤爲拘

條纓註　條讀爲絛

前樊鵠纓註　前讀爲緇蒯之蒯杜云鵠或爲結

朱總鷖總註　故書朱總爲絑騅或作翳鷖讀爲皂

鷖之鷖

紐轙有銎註　故書銎爲駍杜云當爲銎書亦或爲

琫

尾橐疏飾小服皆疏註　故書疏爲捎杜讀捎爲沙

服爲箙

素車棼蔽註　棼讀爲頒

藻車註　故書藻作轀杜讀轀爲華藻之藻

駹車註又犬人用駹註　故書駹作龍

髦飾註　髦爲軟軟讀爲黍垸之黍

孤乘夏篆註　故書夏篆爲夏緣篆讀爲圭琢之琢

按說文作夏軑軑與緣音相近

歲時更續註　故書更續爲受讀

鳴鈴註　故書鈴或作軨

車僕萃車之萃註　故書萃作平杜云萃車當爲軿車

其字當爲萃

大射共三乏註　乏讀爲匱乏之乏

司常皆畫其象焉註　杜云畫當爲書

家宗人以禡國之凶荒註又庶氏以攻說禡之註　禡讀如潰癘之潰

夏官司馬

司勳註　故書勳作勛

司爟註　故書爟爲燋又讀如予若觀火之觀

挈壺氏註　挈讀如絜髮之絜

槀人註　槀讀爲芻槀之槀

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註　壇讀如同墠之墠又讀

從憚之以威之憚

九畿註　故書畿爲近

辨鼓鐸鐲鐃之用註師帥執提註　鐲讀如濁其源

之濁鐃讀如譊譊之譊提讀如攝提之提

有司表貉註　貉讀爲禡

中夏教茇舍註　茇讀如萊沛之沛

致禽以祀祊註　祊當爲彭

摝鐸註　摝讀如弄又謂如涿鹿之鹿

比軍衆註　比或作庀

馬質剛惡馬註　綱讀爲以亢其儷之亢書亦或爲亢

量人受弊歷而皆飲之註　弊讀如敗尸之敗又讀如

嫁娶之嫁

小子羞羊肆註　肆讀爲髯

掌珥于祖稷祈于五祀註又士師凡詛祝則珥註　珥讀爲餌祈或爲刲

羊人覺積註　積故書爲毗毗讀爲漬

掌固夜三鼜以號戒註　杜讀鼜爲造次之造

射人射豻侯註　大射禮豻作干讀如宜豻宜獄之豻作大夫介註　作讀如作止爵之作

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註　抗讀爲亢其雠之亢

以旌居乏而待獲註　杜云待當爲持乏讀爲匱乏之乏

射鳥氏則以幷夾取之註　夾讀爲甲

羅氏蜡則作羅襦註　襦讀爲繻有衣袌之繻

司士掌羣臣之版註　故書版爲班

諸子掌國子之倅註　故書倅爲卒又卒讀如物有副

倅之倅

大僕戒鼓傳達于四方註　故書戒爲駭

奠亦如之註　奠讀如慶封氾祭之氾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註　洒當爲灑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註　侯當爲公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

瑁玉三采註　故書瑁作璒

會五采玉璋註　故書會作繪讀如馬會之會又讀如大會之會璋讀如綦連車轂之綦又讀如薄借綦之綦

司弓矢楛質者註　故書楛爲榹

陸拾伍册87版

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註　杜云離當爲雜又華讀爲
佨哨之佨
秋官司寇
蜡氏註　蜡讀如狙司之狙
萍氏註　萍讀爲蛢或爲萍號起雨之萍又讀如小子
言平之平
司烜氏註　烜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垣
條狼氏註　杜云條當爲滌器之滌
冥氏註　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
庶氏註　庶讀如藥煮之煮
翨氏註　翨讀爲翅翼之翅

柞氏註　柞讀爲音聲喑喑之喑屋笮之笮
薙氏註　書薙或作夷又讀如髯小兒頭之髯
若蔟氏註　若讀爲摘蔟讀爲爵蔟之蔟
蟈氏註　蟈讀爲蛙
按說文蛙正字也蟈或字也
壺涿氏註　故書涿爲獨獨讀爲濁其源之濁書亦或
爲濁
掌訝註又輸人牙也者註　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
大司寇上願糾暴註　暴當爲恭
以邦成弊之註　故書弊爲憋
使其屬蹕註　故書蹕作避杜云避當爲辟
小司寇附于刑註又附刑罰註　故書附作付
以八辟麗邦灋註　杜讀麗爲羅
士師以比追胥之事註　胥讀如宿胥之胥
一曰邦汋註　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
按周頌酌左傳作汋是汋與酌古今字
七曰爲邦朋註　故書朋作倗又倗讀爲朋友之朋
按漢書王尊傳羣盜倗宗蘇林曰倗音朋晉灼音
倍師古曰晉音是也
則以荒辯之灋治之註　辯讀爲風別之別又辯當
爲貶
正之以傅別約劑註　故書別爲辯傅或爲符辯讀
爲風別之別
朝士有判書以治註　故書判爲辨讀爲別
慮刑貶註　故書慮爲憲貶爲窆杜云窆當爲禁
大人凡幾珥沈辜註　幾讀爲瘕又幾讀爲
餌
掌戮搏之註　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
髡者使守積註　髡當作完
閹隸掌子則取隸焉註　杜云子當爲祀
蜡氏掌除骴註　故書骴作胥又胥讀爲殰
除不蠲註　蠲讀如吉圭惟餥之圭
司烜氏其燹燭庭燎註　故書燹爲蕢

若屋誅註　屋讀如其刑剭之剭
修閻氏比其追胥者註　胥讀爲脩
雍氏春始生而萌之註　故書萌作甿
翦氏掌除蠹物註　故書蠹爲蠹
赤友氏以蜃炭攻之註　故書蜃爲晨
壺涿氏炮土註　故書炮作泡杜讀炮爲苞有苦棄之苞
牡橭午貫象齒註　故書橭爲梓午爲五杜云橭讀爲枯書或爲楝
伊耆氏共其杖咸註　咸讀爲函
大行人再祼壺祼註　故書祼作果又祼讀爲灌

貢嬪物註　故書嬪作頻
屬象胥諭言語註　胥讀爲諝
協辭命註　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又叶當爲汁
小行人則令賻補之註　則令槁禬之註　故書賻作傅
槁爲橐又橐當爲槁
司儀賓拜送幣註又賓使者如初之儀註　賓當作儐
行夫使則介之註　故書曰夷使
掌客牲三十有六牲十有八註又受牲禮註　牲當爲腥
掌交辟行之註　辟讀如辟忌之辟
冬官考工記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註　故書資作齎讀如冬
資稀之資
燕無函秦無盧註　函讀如國君含垢之含盧爲纑
作舟以行水註　故書舟作周
按詩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朱育集字舟爲古文周字
貉踰汶則死註　貉或爲猰
妨胡之笴註　故書笴爲筍又笴讀爲槀杜云妨讀爲秘邱之秘書或爲邠
石有時以泐註　泐讀如再扐而後卦之扐
攻木之工七刮摩之工五註　故書七爲十刮作挩
函鮑韗韋裘註　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韗讀爲歷運之運
畫繢鍾筐幓註　幓讀爲芒芒禹迹之芒
玉柲雕矢磬註　柲讀如巾柲之柲故書雕或爲舟
搏埴之工陶旊註　埴書或爲植旊讀爲甫始之甫又讀如放於此乎之放
既建而迾註又弓人菑栗不迾註　迾讀爲倚移從風之移
樸屬註　樸讀如子南僕之僕

腥
米百有二十筥註　筥讀爲棟梠之梠
讀爲秅柿麻荅之秅

戚速註　速疾也書或作數

加軫與轐焉註　轐讀爲旃僕之僕

輪人欲其微至也註　取諸圜也註　微至書或作危至

故書圜或作員

欲其挈爾而纖也註　挈讀爲紛容挈參之挈又如

桑螵蛸之蛸

欲其眼也註　眼讀如限切之限

按眼說文作輥

眡其綆註　綆讀爲關東言餅之餅

欲其棼之正也註　又輪人蚉圜註　蚉當爲爪

察其菑註　菑讀如雜厠之厠

登陁不伏註　故書伏作偪

矩其陰陽註　故書矩爲距

穊理註　穊讀爲蔈祭之蔈

轂雖敝不蘇註　蘇當作耗

則柞註　柞讀爲迫喑之喑

則摯註　摯讀爲槷

捎其藪註　藪讀爲蜂藪之藪

捎其藪註又匠人捎溝註　捎讀爲桑螵蛸之蛸

故茲其輻註　茲讀如絃絰之絃

亦弗之濂也註　濂讀爲黏

則無槷而固註　槷讀如涅

萬之以眡其匡也註　故書萬作禹書或作矩

輪人桯圍倍之註　桯讀如丹桓宮楹之楹

庇軹註　故書庇作柲

輿人去一以爲隧註　隧讀如鑽燧改火之燧又讀如

邃宇之邃

爲之較崇註　故書較作榷

轑圜註　書轑或作輪又轑讀如繫綴之綴

飾車欲侈註又軨氏侈弇之所由興註　故書侈作

移

輈人軌前十尺註　十或作七軌書或作軓

弧深註　杜云弧讀爲淨而不汙之汙

登陁不伏註　故書伏作偪

必縮其牛後註　故書縮作鯨

輈欲頎典註　頎讀爲懇典讀爲珍

準則久註又桌氏準之註　故書準作水

按古準字皆作水

左不楗註　杜云楗讀爲蹇書楗或作券券今倦字

也

馬不契需註　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爲畏需

之需

濇註　濇爲濇酒之濇

冶氏鋌十之重三垸註　鋌讀如麥秀鋌之鋌垸讀爲

九

重三鎒註　鎒讀爲刷

鬼氏兩欒註　故書欒作樂

侈則柞註　柞讀爲咋咋然之咋

圍之註　故書圍或作圂

桌氏註　桌古文或作歷

然後量之註　量讀如量人之量

其髀一寸註　故書髀作脣

凡鑄金之狀註　故書狀作壯

函人七屬六屬五屬註　屬讀如灌注之注

欲其寇也註　寇讀爲宛彼北林之宛

鮑人註　鮑故書或作鞄

卷而搏之欲其無迤也註　卷讀爲可卷而懷之之卷

卷搏讀爲縛一如瑱之縛迤讀爲既建而迤之之迤

察其線註　故書線或作綜又讀爲緎

而臞脂之則需註　故書需作耎耎讀爲柔需之需

臞讀如沾渥之渥

以博爲幾也註　幾讀爲翦又讀爲羊豬萎之萎

不瓬註　瓬故書或作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

韗人註　韗書或爲鞠

穹者三之一註　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又讀如穹蒼之穹

按弟子職云志無虛邪虛一作空故讀從之又韓

詩白駒云在彼穹谷今詩作空

上三正註　三讀當爲參

畫繢之事山以章註　章讀爲獐

鍾氏染羽以朱湛註　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

五入爲緅註　緅今禮俗文作爵

毓氏湅絲以涚水註　故書涚作湄

渥淳註　渥讀如鄔人渥管之渥

注之以蜃註　杜云注當爲涅書亦或爲涅

玉人命圭七寸謂之躬圭註　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

上公用龍侯用瓚註　龍當爲尨瓚讀爲賡屬之屬

天子圭中必註　必讀如鹿車縪之縪

裸圭尺有二寸註　裸之言灌也或作涫或作果

黃金勺註　勺故書或作約

衡四寸註　衡古文橫

以致稍餼註　餼或作氣

矢人茀矢註　茀當爲殺

殺矢註　殺當爲茀

以其笴註　笴讀爲稾

亦弗之能憚矣註　故書憚或作怛讀爲憚之以威

之憚

欲生而搏註　搏讀如搏黍之搏

陶人鬲實五穀註庾實二斛穀註　穀讀爲斛庾讀如詩
　盆與之庾之庾
旅人髻總薛暴註　髻讀爲刮又讀爲朗薛讀爲槀黃
　葉之葉暴讀爲剝
梓人爲筍虡註　筍讀爲竹筍之筍
　器中膊註　膊讀如車軨之軨
燿後註其聲大而宏註　燿讀爲哨宏讀爲紘絰之
　紘
　顧脰註　故書顧或作鋞鋞讀爲鬜頭無髮之鬜
　撥爾而怒註匪色註　故書撥作廢匪作飛
　廢措註　故書措爲厝

梓人觚三升註　觚當爲觶
　一豆註又食一豆肉飲一豆酒註　一豆當爲斗
　兩个註　个讀若齊人拗幹之幹
　縜寸註　縜讀爲竹中皮之縜
　春以功註　春讀爲蠢
　盧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註　故書彈或作但蜎
　或作絹但讀爲彈九之彈絹讀爲悁邑之悁
　句兵椑讀　椑讀爲鼓鞞之鞞
　細則校註又弓人故校註　校讀爲絞而婉之絞
　晉圍註　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
　匠人置槷以縣註　故書槷或作弋讀爲杙又槷古文
　臬
　環涂七軌註　故書環或作轘
　水屬不理孫註　屬讀爲注
　凡行奠水註　奠讀爲停
　善防者水淫之註　淫讀爲厭又讀爲泆液之泆
　里爲式註　里讀爲已
　大汲其版註　故書汲作没
　車人庇長尺有一寸註　庇讀爲其顙有疵之疵又讀
　爲棘刺之刺
　其博三寸註　故書博或作搏
　行山者仄輮註　故書仄爲側
　牝服註　服讀爲負
　弓人檍次之註　檍讀爲億萬之億
　菑栗不迤註　菑讀爲不菑而畬之菑栗讀爲槀栗
　之栗又讀爲裂繻之裂
　紾而昔註　紾讀爲抮縛之抮昔讀爲交錯之錯又
　讀履錯然之錯
　休於氣註　休讀爲煦
　恒當弓之畏註　故書畏或作威讀如秦師入隈之
　隈
　凡昵之類註　故書昵或作樴杜云樴讀爲不義不
　昵之昵或爲劓又謂樴脂膏臛敗之臛

欲小簡而長註　簡讀爲揀攔然登陴之攔又讀如簡札之簡

漆欲測註　測讀爲惻隱之惻又讀如測度之測

舂液角註　液讀爲醳

舂液角則合註　合讀爲洽

斷目必茶註　茶讀爲舒

摩其筋註　故書筋或作薊

筋之所由轐註　轐讀爲車轐之轐

厚其帤註　帤讀爲穗有衣絮之絮

恒角而短註　恒讀爲裹絪之絪又讀爲拒

菱解中有變焉故挍註　菱讀爲激發之激又讀如

齊人名手足擊爲散之散

故剽註　剽讀爲漂絮之漂

無煙註　故書煙或作朅

薄其敝註　敝讀爲蔽塞之蔽

弓而羽翮註　羽讀爲扈

維角覍之註　覍讀如掌距之掌車掌之掌

角不勝幹註　故書勝或作稱

有三均註　有三讀爲又參

覓緩以茶註　茶古文舒又讀爲舒

速中註　故書速成作數

利射侯與弋註　故書與作其

終

周禮春官宗伯下

二十三

周官一書漢初出於山巖屋壁旋入秘府世儒莫得見其經師傳授皆不可考何休林碩之徒漢人已不能無疑宋元而後之紛紛無論矣余嘗徵之羣經稽之史傳而知爲成周之古文舊典六國變古暴秦燔書周官寖廢漢初始著於世獻王得之毛公傳之自劉向以前諸儒稱道者不絕其向歆以後徵引周官者則不具述云粤稽唐虞建官有司徒司空秩宗共工士虞之職夏官殷官二百周設官三百六十考之書詩若牧誓司徒司馬司空立政虎賁師氏太保太史內史詩巷伯寺人孟子無羊牧人

乃夢雲漢趙馬師氏膳夫左右十月之交有卿士司徒宰膳夫內史趙馬師氏之屬其職並與周官合逸周書職方解即夏官職方氏文詩序出於孔門有候人挈壺氏之官有狐庶古者國有凶昏則殺禮而多昏與大司徒荒政多昏合觀於書詩所載其爲成周之制作明矣儀禮所稱官制若士冠禮筮人執筴燕禮射人告具獻內小臣闔人爲大燭於門外又以授弓人大射儀量人量侯道巾車張三侯獻服不聘禮乃謁關人士喪禮冢人營之卜人抱龜燋

二年官其餘子與大司徒之餘子合襄九年及其大夫門子與大宗伯之門子合又有大宰宰夫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太史內史宗伯行人封人寺人圉人樂有太師刑有士卜祝閽僕醫巫之屬其與周官合者已比比若是矣治戰國時開阡陌置郡縣周官之法大壞其學亦幾絕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始皇禁挾書搜求焚燒之獨悉孝武除挾書之律周官始出漢書河間獻王傳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其一也獻王博士大毛公親見其文著之故訓傳今考行

人之首飾編髮爲之追師文駟鐵傳冬獻狼夏獻麋漆人
文七月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文白華傳王燕車
履石隸僕文篤公劉新國則殺禮也掌客文駟傳諸侯六
閑馬四種校人文大車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
子男之服唐無衣傳候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皆大行人
文又無衣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皆以六爲節生民
傳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獨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
涖卜來歲之稼肆師文又秦無衣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
二丈考工記廬人文行葦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考工
記弓人文記亦獻王所得故毛公依用之或曰禮記正義

言孝文使博士作考工記然則孔疏非獻曰非也釋文序
錄云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
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此記得自獻王
之明證墨子非儒下云今之鮑函車匠孟子云梓匠輪輿
矢人函人今皆見於考工記墨子孟子皆在未焚書以前
而其言與記合南史稱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王僧虔謂
是科斗書考工記然則考工一篇亦東周以後之古書當
時以足周官非無謂也漢以前之引周官者藝文志言魏
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
宗伯之大司樂章劉向別錄雜記竇公二十三篇即大司

樂文大戴禮朝事篇載典瑞司儀大行人小行人掌客文
小戴禮內則記食醫庖人內饔文其見於稱述信而有
徵如此方周官之初出未顯爲故書古文許愼說文自亨
其倆禮周官皆古文五經異義亦稱古周禮說成帝後劉
向子歆校理秘書著於錄畧是爲今文歆傳杜子春子春
傳鄭眾賈逵而周官之學始著大儒鄭君從馬融及張恭
祖受學爲周禮注合故書今文而參之考訓詁捃秘逸發
疑正讀厥功偉矣余既不揣憃愚闡發鄭旨以相賈疏之
所未及爲釋注二卷復恐後人之疑經并以注爲可議於
是摭成周之制度泝漢氏之淵源證其爲周公致太平之

道道字據禮記正義以昭示來茲庶後之學周禮者尊經益以信
注則此序之所爲作也
道光三年八月初七日淮安山陽丁晏自敘

天官

冢十有二人注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仆長　案大行人注胥讀爲諝說文言部諝知也从言胥聲

宮正釋文此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干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　案干寶引序官各冠於每官之下者干氏已先之矣

獻人釋文本又作魚　案五經文字漁獻二同

酒人奄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　案說文門部閹豎宮中奄闇閉門者从門奄聲釋元應衆經音義卷一卷十兩引周禮閽十人鄭元曰閽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宮人

奚三百人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　案說文女部嫨女隸也从女奚聲集韻十二齊嫨通作奚

司會注若今尚書釋文尚音常　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五年初置尚書員五人藝文類聚職官部引釋名尚書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是尚書亦可讀如本字

職內注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　漢制攷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注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

大宰以八灋治官府釋文灋古法字　案說文鷹部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鷹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今文作法

五經文字灋古法字見周禮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注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　案易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荀作功古貢功通用故鄭因爲功

四曰家削之賦注家削三百里釋文削本亦作稍又作鄡案削古文段借字依字當作鄡或作稍稍人注距王城三

百里曰稍說文邑部鄡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从邑肖聲周禮曰任鄡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鄭云三百里與許君合段氏玉裁周禮漢讀攷謂載師注作削削卽鄡之譌字非也

八曰匪頒之式注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　案大宗伯注頒讀爲班大史先鄭注頒讀爲班明堂位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注頒讀爲班釋元應大般涅盤經音義斑案古書或作頒同

八曰斿貢注鄭司農云斿貢羽毛　案先鄭云斿毛卽羽旄也書厥貢羽毛齒革釋文作旄史記夏本紀亦作旄毛

旄古今字漢讀攷改注作旄謂今本誤作毛非也凡段氏書多此改本文竊所不取

正月之吉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也義本鄭氏

實注正月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　案唐會要引干立其兩兩謂兩卿　案書蔡仲之命正義曰周禮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鄭說與季長同本於師說也

小宰之職注若今御史中丞　案續漢志注引干注云若御史中丞與鄭同惠氏禮說謂此注決非康成之語爲干注雜入鄭注晏謂賈氏依鄭作疏與干實絕不相涉何得雜入鄭注惠說非也且干氏與鄭注頗多相同續漢志注

劉昭引干注展牲若今夕牲夜士今都候之屬司門如今校尉納亭納牲之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皆與鄭同小宰宮刑鄭讀如字釋文云干同蓋今升生鄭氏之後沿用舊說惠氏反以鄭注爲干注此大惑也

今之諸州計帳

宮正次舍之衆寡注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　案漢書金日磾傳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文選西都賦周廬千列李善注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張晏曰直宿曰廬

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鐸注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釋注鄭司農讀火絕之徐邈讀或从口書也周禮鄭司農讀五十候讀噴誦庶人共祭祀之好蓋注若荊州之鰦魚青州之蟹胥釋文施亦讀爲弛土均與其施舍注施讀爲弛毛詩矢其文德注弛施也古字多通傳矢施也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注弛施也古字多通字林云蟹醬也　案說文魚部羞臧魚也南方謂之鮓北

用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鄭司農云傅別謂券書也傅傳著

方謂之羹从魚羔省聲肉部胥蠶醢也从肉胥聲釋名釋飲食鮓菹也以鹽米釀魚以爲菹熟而食之也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胥胥然也集韻三十五馬羹或作鮮鱻鮮夏行腊鱻膊胥臊注鄭司農云腊乾雉鱻乾魚膏臊豕膏臭也　案說文肉部腊北方謂鳥腊腊从肉昔聲腊乾魚尾也从肉巤聲片部版判也从片反聲片判木从半木媒氏注判半也胖判版半聲近義同

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有有字依唐石經補疕瘍者造焉注疕頭瘍亦謂禿也　案說文疒部疕頭瘍也从疒比聲七聲瘍頭創也从疒昜聲

周禮釋注　卷一　五

同

豕盲視而交睫腥注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　案掌客注牲當爲腥字之誤也論語釋文君賜腥說文字林並作胜云不熟也又君生魯讀生爲牲史記律書建星者建諸生也星从生聲古聲近多通用

鼈人掌取互物注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殼龜鼈之屬若馬融所云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爲酒名故疏宜成說以爲地名故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醪蒼梧縹清劉杳要雅亦以宜成爲酒名二者未知孰是　案初學記二十六卷酒類有劉孝儀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啟後漢杜根傳爲宜城山中酒家保李賢注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

魚蜬蠃郭注今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爲蠃說文虫部蠃蜌

奉道縣南其地出美酒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
三曰盎齊注益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鄭白於
疏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鄭　案釋文鄭白即今之白
醽酒也宜作醽在何反作鄭假借字五經文字醽在何反
酒名周禮注作鄭玉篇酉部醽在何切白酒也集韻八戈
醽才何切白酒通作鄭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引通俗文
白酒曰醽賈疏以鄭爲地名非也釋文翁鳴動反釋名釋
色也集韻一董翁鄧
孔切翁翁葱白色
二曰昔酒注昔酒今之舊酒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　案
郊特牲舊澤之酒鄭注澤讀曰醳謂昔酒也說文舊釋酒
飲食盎齊盎翁然酒

也从酉水半見於上釋名釋飲食酒酉也米釀麴酉澤久
而味美也醳酒久釀舊澤也
三曰清酒注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疏中山郡名魏
都賦曰醪酎中山沈湎千日　案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
中山出好酎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元石者從山中酒家
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數百里可至于
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俗語曰元石飲酒一醉千日
初學記酒類引西晉張載酃酒賦中山冬啟醇酎秋發即
鄭所云中山冬釀也　案易坎六四樽酒簋貳
大祭三貳注三貳三益副之也

鄭康成曰貳副也虞翻曰貳副也禮有副褘
舜人水漿醴涼醫酏注元謂涼今寒漿若糗飯雜水也
案釋名釋飲食寒粥末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
凌人三其凌注凌冰室也　案毛詩豳風傳凌陰冰室也
漢五行志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藏冰之室也
蜡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注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
未食先薦寒具口實之籩稻曰白黍曰黑　案寒具見儀
禮釋注有司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注白蒸稻黑蒸
黍
乾藤注乾藤乾梅也　案說文草部藤乾梅之屬从艸藤

聲引周禮曰饋食之籩其實乾藤後漢長沙王始煮草爲
藤或作藤齊民要術引廣志曰蜀名梅爲藤大如雁子梅
杏皆可以爲油脯黃梅以熟藤作之
醢人茆菹注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
杜子春讀茆爲卯　牟農禮說云春秋茅戎公穀作貿戎
是茆亦可讀爲茅也　案毛詩泮水傳茆鳧葵也漢書律
志冒茆于卯故杜君又讀爲卯
脾析注脾析牛百葉也　案說文肶牛百葉也从肉弦省
聲膍牛百葉也从肉皃一曰鳥膍胵或作胜廣雅百葉
謂之膍胵胃謂之肶釋元應寶雲經音義百葉牛膍胜也

蓋胃薄如葉細切之故云百葉

豚拍注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脅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鍊　案拍膊聲相近釋名釋飲食膊迫也薄椓肉迫著物使燥也士喪禮注今文肫爲迫說文肉部肩髆也骨部髆肩甲也髆膊皆从尃聲故或說爲肩

滫蒲注鄭司農云滫蒲蒲蒻入水滫故曰滫蒲或曰滫蒲蒻之類也从艸滫聲周禮省作

桑耳　案說文艸部滫蒲李賢注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

滫馬融廣成頌昌本深蒲李賢注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

中

禁人也

鹽人共其苦鹽散鹽注杜子春讀苦爲鹽謂出鹽直用不爲壇壝宮棘門注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疏左氏隱十一年子鄢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卽戟也　案明堂位越棘

凍治　案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云苦讀爲鹽毛詩四牡傳鹽不堅固也苦鹽聲相近史記五帝紀器皆不苦注苦音鹽麤也讀如鹽荀子勸學篇問楛者勿告也楊注楛與苦同惡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又彊國篇忠信而不楛注楛音苦讀爲王事靡鹽之鹽鹽不堅固也

棘憂戟也讀若棘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蟾珠以納其間疏引詩傳者謂是韓詩　案詳見毛鄭詩釋

凡褻器注褻器清器虎子之屬　案史記萬石君列傳石建取親中帬廁牏集解呂靜云溷厠穿地爲坎以板覆之安穢器也音威豆賈逵解周官溷虎子瓿行清孟康曰廁行清也瓿行清空中受糞者也鄭云清器猶行清也義本賈君說文广部廁清也从广則聲徐鍇繫傳曰此溷廁也古多謂之清者以其不

潔常當清除之也清今俗字書或作圊測吏反廣雅圊廁也清圊古今字

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注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元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从貝變易古字亦多或　案掌皮先鄭注齎或爲資典婦功注故書齎爲資杜子春讀爲資典枲注故書齎作資攻工記注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古齎齊資並通用

司書受其幣注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　案典婦功注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聲之誤也掌葛注授當爲受

周禮疏注　卷一　十七

職內受其貳令而書之注貳令者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　案蔡邕獨斷云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又奏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駁議曰某官某甲議可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職幣皆辨其物而質其錄注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　案祿錄竝从彔得通用荀子性惡篇文王之錄楊倞注錄與綠同劉以色爲名

司裘設其鵠注又方制之以爲鼻謂之鵠釋文鼻本亦作準　案說文土部壿射臬也从土鼻聲讀若準本部臬準壿的也鼻卽壿之省文

厭裘飾皮車注故書厭爲泮鄭司農云泮裘陳裘也元謂厭與也　案說文广部厭陳與服於庭也从广猒聲讀若猒猒與猒義同猒猒古今字以齊次爲聲从貝變易古字

猒與也車僕厭革車注言與革車爾雅云厭與也鄭君本此司服厭衣服注故書厭爲泮鄭云泮讀爲厭厭陳也　案說文广部厭陳與服於庭也从广猒聲讀若猒猒與猒義同猒猒古今字以齊次爲聲从貝變易古字

大師帥瞽而厭注厭與也故書厭爲泮先鄭云泮陳也司弓矢厭五兵注故書厭爲泮先鄭云泮讀爲厭後鄭注厭與也匠人注鄭司農云泮讀爲厭泮聲相近

周禮疏注　卷一　十七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疏漢舊儀有此事也　漢制攷哀帝紀中宮注皇后之宮

而生種種之種注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穜元謂詩云黍稷重穋是也　案毛詩黍稷重穋傳後孰曰重先孰曰穋釋文穋本又作穜說文禾部種先種後孰也从禾重聲穜疾孰也从禾童聲詩曰黍稷種穜或作穋呂氏春秋任地篇高注晚種早熟爲穜早種晚熟爲重引詩黍稷重穜

女祝掌以時招梗禳禬之事注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爲更　案梗从更聲更亢聲相

近莊子庚桑楚史記韭周傳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後漢
樊宏傳封族兄忠更父侯卽亢父也說文秅从禾亢聲或從更作梗
內司服褕衣揄狄注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　案
漢書江充傳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
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
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制名曰
交輸裁也續漢書與服志諸古麗圭襂閣綠加上之服釋
名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方言袿
謂之裾郭注衣後裾也或作袪文選思元賦揚雄錯之袿
徽注引方言釋名晉書音義列傳卷六十四引字林袿婦

上衣也
素沙注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此　案漢書江充傳紗穀
縠單衣釋名釋采帛穀粟也其形皺皺然視之如粟也又
謂之紗亦取皺皺如沙也文選七啟繡襪之服紗穀之裳
縫人衣婴柳之材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
仲度西曰柳穀疏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傳文柳者諸色
所聚曰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　案史記集解
夏本紀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書正義引夏侯等書昧
谷爲柳谷書大傳虞傳秋祀柳穀注柳聚也齊人語說文

赤

載師注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禹貢曰冀州既載　案
書禹貢冀州既載鄭康成曰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鄭
讀以載字絕句與僞孔傳讀屬下壺口異
媒氏注今齊人名謀爲媒　案漢書司馬遷傳隨而媒
孽其短師古曰媒如媒扩之媒孽如糵之孽一曰齊人
謂麴餅爲媒也集韻十六咍媒孽也倪結切
泉府注故書泉或作錢　案禮弓注古者謂錢曰泉史記

天官書下有積錢徐廣曰古作泉字
司門注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　案續漢書
百官志城門校尉一人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劉昭
注引周禮司門千寶注如今校尉卽用鄭說蔡質漢儀亦
云雒陽十二城門鄭云十二門以漢制況之賈疏引匠人
以釋十二門非注義也
北人注北之言礦也金石未成器曰礦　案說文石部礦
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穬北古文礦周禮有礦人釋
元應大般涅槃經音義礦古文卅字書作礦同
掌染草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疏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

斗染黑釋文象本或作樣音同　案說文艸部草草斗樣
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廣韻三十六養稼樣實徐兩
切
司稼注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　案稻人注謂之稼
者有似嫁女所生司尊彝注鄭司農注罫讀爲稼畫禾稼
也量人注鄭司農云罫讀如嫁娶之嫁是先鄭亦與庚成
同義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
郡國輿地圖疏案漢蕭何收秦圖籍至後漢乃有司空郡
國地圖　漢制攷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疏

謂後漢乃有蓋考之未詳耳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建
武十五年封皇子大司空上輿地圖馬援曰前披輿地圖
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肅宗建初中案輿地圖令諸國戶
口皆等租入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注輪從也　案從卽從橫之
數蔡邕注引詩肴驈維旅是毛詩古文亦作驈
從賈疏引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一切經音義引韓
詩南北曰從東西曰橫故鄭以輪爲從釋元應妙法蓮華
經音義引鄭注輪縱也
辨五地之物生注杜子春讀生爲性　案性从心生聲貉
隸注又不生乳於圈檻也釋文生劉色敬反大戴禮禮三
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史記禮書性作生
其植物宜皁物釋文皁物音皁本或作皁
斗樣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廣韻三十六養稼樣實徐兩
切
司稼注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　案稻人注謂之稼
者有似嫁女所生司尊彝注罫讀爲稼畫禾稼
故曰草通用爲草棧字今俗書皁或从白从十或从臼从
七皆無意義無以下筆集韻二十二皓葦說文斗樣實也
隸作草通作皁
其民黑而津注津潤也釋文津一本作盡音同潤也　案
廣韻十七眞盡氣之液也本一作盡
其植物宜驈物注核物李梅之屬　案經文作驈注作核
說文西部驈實也木部核蠻夷以木皮爲匡狀如簍尊之
形也是果實之字當用驈鄭君作核从今文假借字也曲
禮玉藻皆作核故鄭改从今字凡經從古文注从今文周

禮注中多此例毛詩肴核維旅班固典引肴驈仁誼之林
藪蔡邕注引詩肴驈維旅是毛詩古文亦作驈
其民專而長注專圜也　案專卽團之省文說文口部圜
圓也从口專聲漢書五行志蜺再重赤而專孟康曰專員
也集韻二十六桓團專圓塼徒官切說文圜也周禮作專
莊子作圜太元作塼字又作摶梓人摶身而鴻注摶圜也
楚辭九辨乘精氣之摶摶兮王逸章句楚人名員曰摶也

則民不愉 毛本釋文作愉一本作偷非 注愉謂朝不謀夕 案說文心部愉薄也从心俞聲公羊桓七年何注則民不愉釋文本又作偷詩他人是愉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簋銘勿事虓虐

五曰以儀辨等注故書儀爲義杜子春讀爲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義爲儀肆師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釋元應光讚般若經音義引字詁古文誼今作

義同

周禮釋注 卷一 七

辨十有二壤之物注壤亦土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物土之爲言吐也釋名釋地土吐也吐生萬物也太平御覽地部引春秋元命包土爲言吐也言子成父道吐也說文土部壤柔土也从土襄聲又釋名壤瀼也肥濡意也禹貢厥土惟白壤釋文引馬融注壤天性和美也故鄭以爲和緩之貌

以教稼穡樹藝注藝猶蒔也 案書播時百穀鄭康成曰時讀曰蒔蒔五穀以救活之說文蒔更別種方言蒔植立也蒔更也郭注爲更種一也音侍

謂之地中注今潁川陽城地爲然 潛夫論五德志引馬融注地中洛陽

植生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縣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司馬公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案李淳風周髀算經注引馬融注地中洛陽

五曰寬疾注寬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 案漢書高帝紀注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後漢光武紀注引蒼頡篇癃病也說文癃罷病也

使之相賙注賙當爲糾謂糾其惡 案賙糾聲相近說文木部樛讀若斗是其例也

孝友睦婣任卹注婣親於外親 案說文女部姻壻家也女之因故曰姻从女因聲擩文作婣五經文字婣音因舊文姻見周禮

小司徒以比追胥注伺捕盜賊也 案士師以比追胥之事注胥讀如宿偦之偦謂司搏盜賊也修閻氏而比其追胥者注胥讀爲偦集韻八語以胥偦爲一字重文

四邱爲甸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　案稍人注郙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隊之隊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甸祝注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甸讀爲田說文田陳也象形㠯部陳从㠯从木申聲支部隊列也从支陳聲玉篇㠯部陳列也或作敶廣韻十七眞陳隊古文爾雅郊外謂之田釋文引李巡注田敶也謂敶列種穀之處急就篇田細兒顏注陳完奔齊亦爲田氏葢以陳田聲相近云施其職而平其政注政當作征　案小宰注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均人掌均地政土均掌平土地之政注並云政讀爲征都司馬以國法掌其政學釋文政音征凌人注故正爲政先鄭云政當爲正大戴禮主言篇然後誅其君致其政家語作改其政史記范雎傳政適伐國徐廣曰政適音征敵月令班馬政呂覽作正釋名政正也春秋公羊釋文正音征又音政荀子王制篇相地而衰政注政或讀爲征

與其蓄聲注云蓄駕馬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聲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輅聲聲一斧一斤一鑿一椎一鋤故書聲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聲　惠半農禮說曰地名蓮勺蓮讀爲聲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軺聲則古聲皆作連可知也　案說文輦大車駕馬者从車从聲本部棤也或作椷方言東齊謂之椷孟子趙岐注藝椷籠也之屬釋名釋車胡奴車東胡以罪沒入官爲奴者引之殷所制也聲車人所輦也漢韓勑碑胡輦器用隸釋云即瑚璉也明堂位四連釋文連本又作璉巾車輦車組轅釋文輦本作連

執斧以涖匠師注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　案司市先鄭注立當爲涖大宗伯注故書涖作立先鄭讀爲涖肆師注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爲位書亦或爲位小宗伯注故書位作立先鄭云古者立位同字詳見後

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巡作述　案毛詩日月傳述循也

古循巡亦通用

鄉大夫四曰容注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　案說文頌兒也徐曰此儀容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遍作頌後人因以爲歌頌字又兒頌儀也徐曰頌古容字嘗子有國頌篇注頌容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師古曰頌讀與容同馬融論語注四曰和頌合雅頌亦同杜說

封人設其楅衡注元謂楅設于角衡設子鼻如椹狀也疏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椹故舉之以爲況衡者也　案說文木部椹木可作牀几从木段聲讀若賈集韻四十禡椹榛架博雅杙也所以舉物或作稼架亦書作枷牛人注

棧謂之棧可以繫牛是棧亦繫牛之物賈氏謂置於大上
未聞方言棧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棧郭注棧代
也江東呼都音叚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臯
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注雷鼓八面鼓
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臯鼓鼓長八尺鼙鼓長丈
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　案大司樂注先鄭云雷鼓雷臯
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靈鼓靈臯四面路鼓路鼙兩面
後鄭謂雷鼓雷臯八面靈鼓靈臯六面路鼓路鼙四面是
先後鄭說不同說文鼓郭也周禮六鼓靈鼓六面路鼓四

面路鼓四面臯鼓臯鼓晉鼓皆兩面許君在康成之先與
鄭合應劭風俗通音聲云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
鼉鼓晉鼓皆二面應仲遠見鄭君曾欲北面稱弟子故與
後鄭合文選東京賦雷鼓鼝鼝六變既畢薛綜注雷鼓八
面鼓也又伐靈鼓薛注靈鼓六面鼓也子虛賦擊靈鼓文
穎曰靈鼓六面鼓並與後鄭同又說文作臯風俗通作鼛
即鼙鼓之異文荀子王霸篇鼛牢天下而制之後漢馬融

傳注引作臯牢古鼛臯通用
以金鐃止鼓注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釋
其旁曰徬　案說文彳部徬附行也从彳旁聲
其牛牲之互注鄭司農云互謂栭衡之屬元謂互若今
文秉本又作柄下同　案說文木部栭或作秉左氏傳國

居家縣肉格　牛農曰詩或肆或將毛傳肆者陳於互西京賦所謂胖互擺牲此懸肉格也　案易豶豕之牙釋文引鄭注牙讀爲互士爻童牛之牿虞翻謂牿以木楅其角則此爻鄭改爲互義當如牛牲若今夕牲也　漢制考丙充人展牲則告牷注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　漢制考丙吉子顯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具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　案續漢書禮儀志正月大郊夕牲注引周禮展牲于寶曰若今夕牲劉昭又稱郊儀日未晡五刻夕牲

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故書郊或爲蒿鄭司農言王國百里爲郊杜子春云蒿讀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　案聘禮注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釋元應俱舍論音義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

士田注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　案隸釋馬江神仕喪儀宗洪景伯云仕讀爲士

遺人以恤民之纔阨注故書纔阨作摧阨當爲纔阨　案聚韻二十八山引說文士難治也或作纔摧古作鼏以待羈旅注故書羈作寄杜子春云寄當爲羈　案羈寄聲相近主篇羈寄也委人注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爲奇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注旬均也讀如均均均原隰之均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案詩作畇畇毛傳墾辟貌爾雅釋訓畇畇田也郭注言墾辟也釋文本或作畇字林云均均田也廣韻十八諄均也詳遵切集韻十八諄畇或作均古旬均通用詳見禮記釋注

師氏掌以媺詔王注故書媺爲美鄭司農云美讀爲媺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疏媺美也　案廣韻五旨美媺上同通典禮引馬融曰媺道也告王以善道師者教人以事而諭德者也與鄭注同鄭君從馬季長受學從師說也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案通典禮引馬融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者中德也亦與鄭同鄭君並依師說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　案游酒聲相近焦氏易林下有由子通雅云卽游子楚辭九歌君不行兮夷猶後漢馬融傳注引作夷由以偏旁字放之漢書王褒傳蜚蠊出以陰字亦作蝣集韻十八尤汙或作游酒是其例也

司救三罰而歸於圜土注圜土獄城也　案釋名釋宮室獄又謂之圜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圜也

謂人掌司萬民之難注難相與爲仇讎　案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一卷引馬融注難謂相與爲仇也鄭君亦依師說媒氏聽之于勝國之社注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　案蔡邕獨斷云亡國之社掩其上與天地絕也又公羊哀六年傳

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與天地絕也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

若今市亭然　案史記三代世表臣爲郎時與方士放功會旗亭下注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也文選西京賦旗亭重文古文定帝停並聲近通用

上旌于思次注元謂思當爲司字聲之誤也　案思司聲相近釋名釋言語思司也凡有所司捕必靜司忖亦然也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疏案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時印章上書其物識事而已　案說文木部檢書署也釋名釋書契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璽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後漢書公孫瓚傳袁紹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阜囊施檢章懷注檢今俗謂之排排如今言標簽耳

賣　周禮釋注　卷一

賦廓開九市通關譏帶閭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薛綜注旗亭市樓也後文思次注若今市亭也介次注市亭之屬別小者也先鄭注次市中候樓也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注儥賈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釋文儥劉音育　案賈師凡國之賣儥注儥賣也故書儥爲賣師先鄭注儥賣也說文人部儥賣也从人賣聲玉篇貝部賣从貝裔聲裔古文睦讀爲定

若育故劉昌宗亦讀儥爲育

六反儥兼買賣二義儥从賣聲裔古文睦讀爲定杜子春云讀爲育

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注奠讀爲定　案紱假借字說文紱繢所緝也从糸次聲非此注之

義依字當爲次即思次介次之稅故先鄭以爲列肆之稅
布漢書食貨志有次布謂次於大布不與此次布不同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廛　案泉府故書滯爲
壖杜子春壖當爲滯序官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
壇爲廛載師注故書廛或作壇古壇壖廛並聲相近說文
鵨从鳥亶聲籀文从廛作鸇
斂而入于膳府注謂貨物緒藏於市中釋本或作貯緒又
作褚皆同　案集語八語貯緒著積也或作緒著通作褚
後賈師注亦有緒字釋元應毗尼母律音義衶又作褚同
竹萌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
通俗文裴衣曰衶

胥讋其不正者注故書讋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讋　案讋
習古通詳見儀禮釋注
泉府物楬而書之注鄭司農云物爲楬　案毛本作楊集
韻二仙棄揃箋識也或从手亦書作楊子仙切
故又以英蕩爲畫面
司門掌授管鍵注鄭司農云鍵讀爲牽鍵謂牡　案鍵牽
聲相近輈人左不樓杜子春云樓讀爲牽牽集韻二十八獮
遂人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
謂起民人令相佐助　案說文耒部耡商人七十而耡耡
藉稅也从耒助聲引周禮以興耡利萌民部民眾萌也古
字與民通管子揆度篇其人同力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後
漢書宦者傳劉騊駼說文田部畓民也从田亡聲廣

雅云盱癡也詩氓之蚩蚩唐石經亦作盱古氓盱萌民聲近通用段氏漢讀攷據衛風正義白帖引周禮作氓謂唐石經始改作盱攷五經文字田部盱莫鄧反又音旨張參此書作於大歷十一年在開成石經之先已有盱字段氏之說謬矣

以彊予任盱注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案唐石經作彊葛本毛本俱誤作疆周頌侯彊侯以傳彊力也箋云彊有餘力者引周禮以彊予任民民與盱古通用

遂師庀其委積注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　案下注先鄭云讀爲庀匹婦比其具先鄭注同大胥比樂官鄭大夫讀比爲庀庀具也大司馬比軍眾注比或作比先鄭云庀具也

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耡注元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　漢制攷金石錄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汝州界故昆陽城中其歲月略可覩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題都鄉正街彈碑莫知其爲何碑也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碑隸釋亦以爲衛彈碑蓋未攷此注也酸棗令劉熊碑云愍今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

族師而用之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　案而如若古通用梓人注若如也易明夷象曰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虞翻曰而如也左傳隱七年畝如忘服虔曰如而也說文作而莊七年星隕如雨劉歆曰如而也漢書五行志作而詩垂帶而厲箋云如聲厲也內則注引詩而作如淮南氾論訓引詩而作若儀禮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廣雅云如若也康誥若有疾荀子富國篇若作而左傳襄三十年子產而死呂氏春秋成篇而作若顧懽注老子云若而也

委人凡其余聚注余當爲餘聲之誤也　案漢吳仲山碑父有余財亦以余爲餘

草人騂剛用牛注故書騂爲挈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也　案說文土部墇赤剛土也从土觶省聲角部觶用角低仰便也易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釋文鄭作挈說文作觭角一俯一仰與今說文異子夏作觭集韻十三祭觭或从手作挈毛詩發契我龜釋文契本作挈以聲類求之墇从觶省聲古觶挈聲相近故古文作挈後人讀墇爲息營反非也說文無騂字馬部新附有之云从馬觶省聲墳壤用麋注故書墳作盆鄭司農云墳壤多蚡鼠也元謂墳壤潤解　案爾雅釋獸鼢鼠郭注地中行者釋文字亦作蚡字或作鼢同說文鼠部鼢地行鼠也勞所化也一曰

假鼠从鼠分聲或作蚡與蚡同蚡聲相近以鼠旁字改之若癸一作煩酚一作積可證也

墳墟用豕注墳墟黏疏者疏以墳爲黏以墟爲疏　案再貢厥土赤埴墳釋文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釋名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膱也黏腥如脂之腯也弓人注檝讀如脂膏敗腯之腯腯亦黏也史記夏本紀徐廣注埴黏土也又下土墳墟禮書三十四卷引鄭注墳疏也釋名土黑曰墟墟然解散也

彊檠用蕢注彊檠彊堅者釋文檠又作擎　案唐石經作彊是今本誤作彊月令可以美土彊注強檠之地釋文彊其丈反今月令作疆亦誤字也集韻五十四檻壏檠堅土也或作檠

輕燕用犬注輕燕輕脆者　案說文火部燓火飛也从火朁聲朁與窘同意廣韻四沁音燕今作票同引申之爲輕票之意釋名釋地土白曰漂漂輕飛散也漂票聲相近

稽人以列舍水釋文列祿計反　案依釋文讀如例禮記同許愼五經異義云古左氏說賑祭社之肉盛之以蜃毛詩緜箋引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

屬遬例也釋文云又作列

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芟夷蘊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茂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

也　案秋官薙氏注書薙或作夷鄭司農引春秋傳芟夷蘊崇之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下種禾豆也

山虞物爲之屬而爲之禁鄭司農云屬遬列守之　案屬遬列古同音通用說文辵部遬遮也从辵列聲續漢書輿服志遮遏出入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釋文麓一作林本亦作蓼說文林部麓古文作蓼　案序官釋文麓亦作蓼

仆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注錫鈅也　案雅釋器錫謂之鈅郭注白鑞職方氏注錫鑞也說文金部錫銀鉛之間也鈅錫也鏡篇注錫在銀鉛之間即今白鑞也

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賵蜃之以蜃故謂之賵天子所以親遺同姓从示辰聲春秋傳曰石尚來歸賵今春秋作賑廣韻十六軫賑祭俗肉賑上同許愼五經異義云古左氏說賑祭社之肉盛之以蜃毛詩緜箋引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

廩人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謂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　案大宰匪頒之式鄭司農云匪分也集韻二十文分匪方文切引說文別也从八刀刀以分別物也一曰與

也周禮作匪說文糞部糞棄除事也从糞卄分之也卄亦
聲讀若殷一曰讀若非
粟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
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歟
案朝士注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續
漢書歷志熹平四年詔羣臣會司徒府議百官志注引周
禮外朝千寶注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亦用鄭說說
文宂部宂橆也从宀几人在屋下無田食也引周書宮中
之宂食當是周禮之訛
春官

乃立春官宗伯注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棄典曰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
秩宗　案今舜典一篇乃梅氏書妄爲分析古文合棄典
爲一篇別有舜典逸篇故先鄭引咨四岳以下稱書棄典
賈疏亦不言出於舜典蓋唐時僞孔書雖盛行而馬鄭眞
古文尚書尚存於世賈氏親見此文出於棄典故不更贅
言也賈疏序言棄典伯禹作司空又棄典有典樂納言之
職大宗伯疏引堯典禋子六宗皆不从梅氏書其識卓矣
鬱人注鬱金香草宜以和鬯　案郊特牲疏引馬融注
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爲鬯也鄭同師說
大鐘義與鄭合
鞮鞻氏注鞮讀如履也鞮履四夷舞者所屨也今時倡蹋

鼓杳行者自有屏釋文鞮許慎云履也呂忱云鞮革履也與此注同應劭風俗通祀典云周禮有蓮氏共劑蓮石灼之舞各自有曲从走是聲

蓮氏注燋燔用荊蓮之類　案後釋文作蒘氏云本又作蓮集韻四紙蓮蒘是棷切木名周禮有蓮氏共劑蓮石灼或作蒘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釋文示音祇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皆放此　案說文示部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从示氏聲廣韻五支祇地祇神也示上同見周禮祇有提義左傳提彌明史記晉世家作示眯明古示祇提聲近通用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　案尚書禋於六宗鄭注禋祭也字當爲禋魏公卿上尊號奏作煙於六宗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櫰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元謂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也風師雨師也星五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文昌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與此注同應劭風俗通祀典云周禮風師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周禮櫰燎司中司命文昌司中文星上六星也應氏說司中司命與後鄭小異先鄭以司中爲三台者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開元占經中官占引春秋元命苞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先鄭之說本於緯文也後鄭以司中司命爲第五第四星者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四曰司命文昌宮四曰司中司命爲第五第四曰司中賈疏亦引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後鄭之說本於太史公也漢書天文志文昌宮第四曰司命五曰司祿與史記不同然太史公世掌天文其言必有所據康成本之作注其識至精後人所當遵守也又案玉篇風部風凮飌風並古文九經字樣飌古文風字見周禮

以禋祡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禋爲毆鄭司農云毆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元謂毆磔牲胷也毆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釋文毆一音芳皮反　案毆辜毆喜磔辜文異義同說文刀部剖判也从刀咅聲引周禮剖辜祭

籀文从龏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割列穰瘞盧注列龏辜先鄭以披釋罷爾雅釋天祭風曰磔郭注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公羊傳三十一年疏引孫氏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釋元應四分律音義引通俗文張申曰磔亦披磔之也文選西京賦置互擺牲薛綜注擺謂破磔懸之古罷披聲相近釋名披擺也鄉飲酒禮釋文罷劉音皮又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注周禮曰以疈辜祭四方或者枯與疈辜義同歐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眾疑辜即枯也說文桀部磔辜也从桀石聲又史記封禪書秦德公

之形伯所執也

以蒼璧禮天注璧圜象天　案聶崇義引阮諶鄭元圖蒼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薔賈疏謂先鄭以漢法況之然磔狗始於秦代漢沿舊俗也

以白琥禮西方注琥猛象秋嚴　案說文王部琥發兵瑞玉為虎文从王虎聲春秋傳曰賜子家子雙琥是聶氏圖引鄭元圖云白琥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或省文釋文竇音獨本亦作瀆　案小宗伯注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大司樂注同左傳襄公十九年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史記齊世家作句竇莊九年傳遂殺子糾於生竇齊世家作笙瀆

以黃琮禮地注琮射象地之類　案札注札讀為截謂疫厲名釋天札截也氣傷如人有斷截也牘夫大札釋文徐音截

水也从水从衆聲毛詩傳禜祭也禜禳禬禍禩也禜禬同通作盟瀄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作立鄭司農云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卽立疏載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　案毛伯敦銘立中庭楊南仲讀爲位引古文春秋爲證鐘鼎款識有窖磬夙夜在位亦書作立

兆五帝於四郊注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　案大宗伯注

禮東方以立春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元冥食焉賈疏謂文耀鉤文禮記月令注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也迎秋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迎冬者祭黑帝汁光紀於北郊之兆也孔疏亦謂文耀鉤文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正義春秋緯文曰靈威仰之五帝總云太微之帝又大宰帝注零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又以共皇天上帝注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邱也上帝太微五帝明堂位祀帝於郊注謂蒼帝靈威仰也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注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郊特牲孔疏云鄭氏謂大有六天春秋緯紫薇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此皆與注據緯候說也說文土部圮毗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圮祭其中五帝於四郊魏書五十五劉芳疏引周禮賈逵說東郊木帝太皞八里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西郊金帝少皞九里北郊水帝顓頊六里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馬融蔡邕注月令並與賈侍中合與鄭義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

案風俗通雨師下云周禮卿大夫之子皆曰門子辨六齍之名物注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菽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元冥食焉賈疏謂文耀鉤文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正義春秋緯文曰靈威仰之五帝總云太微之帝又大宰帝注零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又以共皇天上帝注皇

案　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注謂曰禱禱於上下神祇　案　詳見論語孔注證僞

以秬鬯涓注杜子春讀涓爲浼以秬鬯浴尸　案集韻十七準浼弭盡切浼與涓同毋之字故杜以雙聲讀爲浼也

說文水部溯飲酘也从水丱聲

肆師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所珥當爲侀元謂祈當爲進饑之饑珥當爲衈衈饑衈者祭禮之事

案小子而掌珥予社稷祈于五祀後鄭注珥讀爲衈或爲刲刲衈者祭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刲羽牲曰衈春秋肆師職祈或作饑秋官士師職凡刲衈此刲衈正字與士師注珥讀爲衈用牲毛者曰刲羽者曰衈古幾饑祈刲聲相近說文作鹵草木實垂鹵鹵然象形讀若謂後人讀酉非古音

集韻十八尤卣中尊也或作脩古條脩皆从攸聲故許君讀若調又从鹵之字與攸多通用說文乃部鹵从弓鹵聲讀若攸禹貢陽鳥攸居九州攸同漢書地理志攸作逌

莘賢傳萬國鹵平師古曰鹵古攸字司尊彝釋文卣本亦作攸脩从攸聲故鄭讀爲卣

鵀人夜嘷旦以號百官　案說文嘂部嘂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嘂丩聲

豐其雞牲注鄭司農云豐讀爲徽　案鬯人先鄭注亦云豐讀爲徽天府注同毛詩維糜維芑孔疏糜作蘼音同糜徽亦聲相近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引尚易成天下之壐壐者劉熾曰壐壐猶微微也韋炯曰說文無壐字即豐字也豐字讀徽與微音近又周公禦鐘銘公豐壽周邦是保周頌敦銘頌其萬年豐壽無疆周智鼎銘智善用其

工人其代之漢書律志作天功魏志管輅傳拙而不功亦以功爲工

鬱人注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葉爲築以煮之鐈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　案說文鬯部鬱芳草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爲鬱凡許君說多與先鄭同鬯人廟用脩注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　案脩卣聲相近說文作鹵草木實垂鹵鹵然象形讀若謂後人讀酉非古音集韻十八尤卣中尊也或作脩古條脩皆从攸聲故許君讀若調又从鹵之字與攸多通用說文乃部鹵从弓鹵聲讀若攸禹貢陽鳥攸居九州攸同漢書地理志攸作逌

綬綰萬壽即眉壽也彝眉亦以聲近假借

司尊彝皆有舟注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　案說文木部槃承槃也从木般聲古文作盤籀文作鎜鐘鼎款識有漢車宮丞燭槃銘曰車宮銅承燭槃重三斤八兩五鳳四年造是漢時有承槃之制故先鄭舉以況舟

祼用彝注彝讀爲稼稼彝言盡禾稼也　案量人先鄭注彝畫其義同也明堂位注彝畫

禾稼也義本先鄭

其朝獻用兩著尊者注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　案明堂位注著著地無足說文引作箸

周禮釋注　卷一　四四

尊壺適廣川書跋著尊內府古鼎彝器有著尊皆當出示於朝故人得圖之無足無銘刻腹爲獸首附扉著耳又著尊殷制也其形範樸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夔躍龍翔靁同雲紆有旋動之勢此固爲周制也

其饋獻用兩壺尊注壺者以壺盛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

　案聘禮注云壺酒尊也鐘鼎款識有弓壺蛟篆壺飲姬

壺薛尚功曰壺酒之下尊也

祼用虎彝蜼彝注鄭司農云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

用射隼之隼元謂蜼禺屬卬鼻而長尾　案說文虫部蜼

如母猴卬鼻長尾从虫隹聲蜼字从虫虫與虺通用故訓

爲虺蜼又从隹聲鳥部隼或雕字也故又讀爲隼虞書宗

彝鳥注虎也鄭注虎彝蜼彝彝鐘鼎款識有蜼尊蓋名曰五

周作父乙尊蜼彝薛尚功曰旁刻獸形其尾長而末有歧

正蜼也廣川書跋亦有虎彝呂大臨曰兩耳飾以虎首蓋

虎彝又有蜼彝攷古圖曰祕閣所藏大小七器形制略相

似其二夫者爲行獸二首及身有班文似虎而歧尾如蜼

凡酒脩酌注修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

人命浩酒曰滌　案滌从條聲條修从攸聲滌狼氏注杜

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漢書恩澤侯表脩侯注修讀曰

條古修條滌聲相近

周禮釋注　卷一　四五

司几筵設紛純注鄭司農云紛讀爲豳幽又讀爲和粉之粉

謂白繒也　案紛幽聲相近粉从米分聲集韻十七眞邠

豳幽同文選上林賦玢豳文鱗注玢豳文理貌音紛彬尚

書鄭注粉米白米也故此注謂白繒

加次席黼純注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案釋草桃枝

四寸有節文選吳都賦注桃笙桃枝簟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鄭注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

坐也　案唐石經原刻作胙席先鄭云主階則讀爲昨古

胙與昨通荀子哀公篇登白胙階注胙與昨同曹憲埤蒼踐

胙之初亦以胙爲昨胙胙胙胙皆从乍聲古或假借上文

諸臣之所昨也注昨讀爲酢字之誤也下昨席注昨亦讀曰酢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注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爲布筵席於牖前元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　案通典第七十四卷引馬融說國賓二王後與先後鄭不同其柏席用萑黼純注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案柏迫聲相近漢書溝洫志魚苞檾兮柏冬日師古曰柏讀與迫同

凶事仍几注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乃讀爲仍　案仍从人乃聲釋詁仍乃也郭注云未詳是未攷周禮注也漢書匈奴傳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史記仍作乃說文乃部

廼从乃省西聲讀若乃廼即迺字釋詁迺乃也古乃仍通用故許君先鄭讀如仍也

天府以貞來歲之媺惡注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　案大卜凡國大貞先鄭云貞問也引易師貞丈人吉禮記緇衣引易恆其德貞鄭注貞問也今易作貞說文卜部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贊一曰从鼎省聲

京房所說

典瑞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注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鄭君亦同師說

琡圭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琡有圻鄂琡起　案說文玉部琡圭璧上起兆琡也从王象聲引周禮琡圭璧

祼圭有瓚注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　案說文玉部瑒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从王昜聲瑒與鬯聲相近卽魯語所謂鬯圭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珍圭以徵守注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　案天府注故書鎮作瑱先鄭云瑱讀爲鎮釋文鎮又音珍典瑞

王執鎮圭注故書鎮作瑱先鄭云瑱讀爲鎮小行人王用瑱圭釋文瑱劉吐電反案瑱宜作鎮音鎮瑱皆从眞聲古多假借釋名瑱鎮也縣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集韻十七眞珍或从金作鈂鎮寶器也知鄰切與珍音同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注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治以結好　案說文玉部琬圭有琬者从玉宛聲玉人注琬猶圜也

典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案大鼓禮朝事作車旌下同

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傳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

子男　案朝事作肖於天子未誓作未省
各眡其命之數　案朝事作各視眡視古今字
享先王則衮冕注衮卷龍衣也　案劉熙釋名衮衮卷
也畫卷龍於衣也義本先鄭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注鷩雉名也元謂鷩畫以雉謂華蟲
也　案釋鳥鷩雉說文鳥部鷩赤雉也从鳥敝聲引周禮
孤服鷩冕先鄭以鷩爲裨衣蓋以聲近爲訓不如後鄭之
確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注鄭司農云毳罽衣也元謂毳畫虎
雌謂宗彝也疏爾雅云毛罽謂之罽　案毛詩毳衣如菼

毛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服毳冕以
決訟說文毛部獳以毳爲緻色如蒨故謂之獳蒨禾之赤
苗者也从毛芮聲引詩毳衣如獳爾雅釋言罽厲也郭注
毛罽所以爲厲釋文引李巡本罽作毳正與先鄭合仲師
義本雅訓與毛公許君說同後鄭謂毳畫虎雌劉熙釋名
謂毳畫藻文皆自爲說當以先鄭爲允　又案鐘鼎款識
周牧敦銘虎冕練裏黃簟銘亦云虎冕薛尚功曰先儒釋
毳冕之章宗彝爲首宗彝有虎雌謂之毳以是攷之虎冕
即毳冕也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注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疏希

一伍之伯也五人爲伍五長爲伯一曰戶伯古兵士服韋
弁今戶伯服赤幘纁衣素韠弁之遺法也文選西京賦迺
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韠韐睢盱拔扈李善注緹衣韠韐
武士之服
弁絰服注故書弁作絣鄭司農絣讀爲弁　案說文糸部
緐或從弁作縪弁即絣字也集韻二十二元緐或
作絣絣从弁亦讀如緐古字聲近多通用段氏玉裁謂絣
字說文不錄其本義不可知蓋失之不攷耳
大司樂中和祗庸孝友注中猶忠也　案中忠古通用漢
張遷碑中謇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以中勇顯名州司

皆以中爲忠孝經引詩中心藏之釋文中本亦作忠
興道諷誦言語注道讀曰導言古以劉令也　案道導古
通論語道之以政道之以德漢書刑法志引作導
歌函鐘注函鐘一名林鐘　案林鐘一名百鍾月令律中
林鐘淮南子時則訓作百鍾注百鍾林鐘周語謂林鐘和
展百物放又名百鍾
歌夾鐘注夾鐘一名圜鐘　案隋書十五引賈逵解詁圜
鍾夾鐘也馬融傳應鐘也鄭依賈侍中說
孤竹之管注孤竹竹特生者　案文選東京賦孤竹之管
薛綜注孤竹國名出竹與鄭注不同爾雅釋地觚竹北戶
相近方言跌歷也郭注江東言跲古趨跲通用趨亦蹶也

釋文本又作孤同齊語北伐山戎斬孤竹漢書地理志遼
西令支縣有孤竹城薛義亦通
九磬之舞注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　案說文艸部
韶韶遶也从艸召聲或作韺或作韺籀文从殸召作磬廣
韻四宥韶舞樂也磬上同又作招尚書大傳招樂興於大
鹿之野漢書禮樂志舞作招史記五帝本紀於是禹乃興
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呂氏
春秋古樂篇帝舜乃令質修九招書言簫韶九成作九磬
於義亦通鄭讀从大招因上言舞大磬也
大傀異哉注傀猶怪也大怪異哉謂天地奇變　案說文
人部傀偉也从人鬼聲引周禮大傀異或作儽小徐繫傳
本作大傀異災災與哉同偉奇也从人韋聲故鄭君云奇
變段氏謂說文引周禮斷去哉字是未攷小徐本也
樂師有帗舞注元謂帗析五采繒令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案續漢書祭祀志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舞者童男十
六人服虔應劭曰即古之羽也
趨以采薺注故書趨作跱鄭司農云跱當爲趨書亦或爲
趨　案說文言部詘讀若論語跱子之足足部無跱字集
韻十虞趨蹻同十遇趨或作趍釋文跱音倉注反與趨聲
相近方言跌歷也郭注江東言跲古趨跲通用趨亦蹶也
也字亦从多
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
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　案初學
記鐘類引三禮圖曰凡鐘十六枚同在一簴爲編鐘磬
類引三禮圖十六枚同一筍虡謂之編磬徐堅唐初人所
引禮圖蓋阮鄭諸圖也藝文類聚四十一引五經要義云
周禮鐘磬皆編縣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謂之肆春秋古樂篇一堵
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此之謂也舊唐志劉向五經
要義五卷鄭說本於子政蓋漢儒授受之說也

大師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金鐘鏄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鼛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案初學記雜樂引五經通義曰金爲鐘石爲磬絲爲絃竹爲管匏爲笙土爲塤皮爲鼓木爲柷敔通典引同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卷

令奏鼓棘注鄭司農云棘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棘棘讀爲道引之引元謂鼓棘猶言擊棘詩云應棘縣鼓　案周頌應田縣鼓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明堂位四代之樂有縣鼓注引周頌應棘縣鼓說文申部鼗擊小鼓引樂

聲也从申東聲玉篇棘七振切小鼓在大鼓上擊之以引樂也集韻十七準鼗引同音許君訓鼗爲引與先鄭讀同

廣雅曹憲音引詩應棘縣鼓初學記鼓類引纂要云應鼓曰鞉鼓亦曰棘鼓棘音允亦曰田鼓允者引也言先擊鼓以引大鼓也又見三禮圖九經字樣鼗棘懸鼓也上說文竹部管如篪六孔　案釋樂大管謂之簥郭注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之六孔賈氏謂賈逵鄭周禮解詁文也鄭司農與賈侍中俱事杜子春故其說同並文竹部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通牙故謂之管从竹官聲許君从賈氏受古學故說亦同風俗通引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漢書律志孟康注引禮樂器記同劉同別錄樂記二十三篇樂器第十三應氏孟氏所引蓋此篇之文

瞏瞭矍惶獻注杜子春云讀矍爲戫戫之戫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戫　案說文苣部作蘲讀若戫許君从

戰勝軍士强弓則軍擾多變失志富則軍和士卒同心

賈逵受學賈君从杜子春受業其淵源一也

與同高聲硍注故書硍或作硍杜子春讀硍爲鏗鎗之鏗鄭大夫讀硍爲衮釋文硍音艱又苦耕反字林音限云石聲鏗苦耕反　案集韻二十八山硍居閑切鐘高聲二十一混硍鐘病聲謂鐘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裹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史記作鏗鎗杜讀从之集韻二十三魂硍鐘病聲又讀如昆而魂韻有艱狠狠浪皆从艮之字古硍艱聲相近也硍在山韻而山韻壑愷从堅又有臤聲古硍鏗亦聲相近也鄭大夫讀爲衮者衡方碑將授緄職高頤碑當登緄職樊敏碑當爵台緄皆以緄爲衮硍衮

音近故讀从衮

下聲肆注鄭司農云鐘形下當脾釋文脾音婢李又孚癸反一音豐已反或音蒲年反　案集韻四紙脾形下大也或作卑通作庳又一先蹁下廣也蒲眠切

陂聲散注陂讀爲人短罷之罷　案陂罷聲相近釋名披也引鄭康成曰鐘微薄則聲掉

頗執競箋云競疆也集韻四十三映倞倞說文彊也或从

擺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罷池陂陁郭璞曰罷音疲卽陂池

競音與競同

也

磬師掌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元謂縵讀爲縵錦之縵謂雜

磬之和樂者也　案史游急就篇錦縵紈縠雲霄

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注繁遏執俞也釋文俞音競　案周頌執競箋云競疆也集韻四十三映倞倞說文彊也或从

笙師竽注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

六簧也先鄭蓋本逸禮記文

磬人注故書磬或爲鏗元謂鏗讀爲飛鉆涅鏗之鏗

爲駿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臧陔聲相近

鏗聲小不成也　案說文音部鏗下微聲从音會聲喪服

四制引書高宗諒闇注闇讀如鶕鶕之鶕尚書大傳鄭注

爾注元謂籥如笛三孔正義曰案少儀注籥如笛三孔正義曰案漢禮器知之後鄭此注據叔孫通漢制度文

籥注杜子春讀籥爲薄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籥　案風俗通云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內之於雅正也釋名籥滌也其聲滌滌然也故杜讀爲滌籥從逐聲易其欲逐逐釋文蘇林音迪漢書敘傳注引易其欲滌滌滌音滌籥滌聲相近五經文字云笛籥二同並徒的反樂器也玉篇籥同笛

春牘注鄭司農云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紮畫以兩手築地　案釋名釋樂器舂撞也牘築也以舂築地爲節也

雅注雅狀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　案樂記訊疾以雅注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筒中有椎正義曰以漢時制度而知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　漢制攷漢禮樂志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藝文志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虡注杜子春云筍讀爲博選之選橫者爲筍縱者爲鐻　案梓人先鄭注筍讀爲竹筍之筍明堂位作簨虡毛詩靈臺傳植者曰虡橫者曰栒集韻十

大卜掌三兆之灋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
似玉瓦原之豐罅是用名之焉釋文豐舊許酆反沈一依
聶氏音問云依字作豐豐玉之坼也龜兆文似之占人注
同　案豐豐皆說文所無依字當作鬞占人注坼兆鬞也
汲古閣本監本同余本作鬞　方言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豐廣雅豐裂
也集韻二十二稕豐罅拆也豐玉破不離音並與鬞同文
選東京賦巨猾間豐薛綜注豐隙也古豐字亦書作豐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

則眡高作龜注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
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疏禮記中庸見於蓍龜動
變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
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與杜說
合今山海經無此文
二曰簭夢注杜子春云簭讀爲奇偉之奇其字直當爲奇
元謂簭讀如諸戎掎之掎　案莊子天下篇以簭偶不仵
之辭相應又不以簭見之也注簭與奇同小雅伐木掎矣
案鄭氏所據疑亦古龜經之文釋魚作仰者謝爾雅釋文
云衆家本作射古射字亦讀如繹也爾雅作左倪右
孔疏掎者倚也謂以物掎其巔峰也漢書五行志匹馬觭

倪不若類龜聲相近賈疏謂不類門龜一也不發語聲故鄭引之從省文墨子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初學記引雜書曰靈龜者元文五色神靈之精也又引柳隆龜經曰龜有五色依時用之青靈之龜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宜用之北坐南向與鄭云東龜青南龜赤合

垂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歆其燒契杜子春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燒讀爲爇之爇書亦或爲爇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也從火焦聲引周禮以明火爇燋也燒然火也從火尧聲引周

禮遂鬠其燒燒火在前以焞焯龜集韻四宵燋灼龜周禮掌共燋契李軌讀音與樵同二十二蒦梭然火也音俊二十七悝燒祖寸切或作焞燇玉篇火部燇子兖切火鄭以聲近讀如鐏

簪人九簪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注此九巫讀皆當爲簽字之誤也　案說文竹部簽易卦用蓍也从竹僉聲古文巫字

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覺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釋文夢本又作𡧓

四鼗鼓鼛同古弔切

三曰炮祭注炮字當爲包聲之譌也　案炮包聲相近易繫辭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釋文作包鄭本亦作包漢書律志作炮犧氏注炮與庖同

拚九擩一曰稽首二曰頓首注稽首至地也從手樂古文從二頭即地也　案說文手部擩首至地也從手樂古文從二手作拜揚雄說从兩手作琴音部韜下首也从留古聲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釋元應四分律音義稽首字詁古文譜同白虎通曰所以稽首何稽至也言頭至地三蒼稽首頓首也引周禮大祝辨九拜隸釋云爾雅西漢淮南歲在未皆作協洽史記天官書作協洽叶洽歷書亦作協洽又作汁洽史晨碑云汁光之精即黑帝叶光紀也此作汁洽其音與協同

四曰振動注鄭大夫云動讀爲董董書亦或爲董撫董以兩手相擊也　案集韻一董動振動斤也以兩手相擊而拜爲蠢以下蓋據陰陽書得知

一曰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

九曰肅擩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　案說文手部擩舉手下手也从手壹聲玉篇手部揖舉手下手也从手耆聲玉篇手部揖拜舉手下手左傳成十六年敢肅使者杜注肅手至地若今揖正義曰晉宋儀注貴人行賤人賤人拜貴人揖釋文揖伊志反揖也字纔當曾以倒草爲之三就三重三回也元謂纔今馬鞅疏鄭司農云纔謂當曾士喪禮下篇曰馬纔三就禮家說曰賈馬亦云槃纔馬飾在膺前士有二帀以毛牛尾金塗十林云舉手下首也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

二重　案賈逵馬融說爲纓馬飾蓋讀樊爲繁說文系部
鞶馬髦飾也从系每引春秋傳曰可以稱旌鞶乎或作繁
許君從賈侍中受古學其義亦同禮記作繁纓文選東京
賦咸龍旂而繁纓李善曰繁與鞶字通釋名鞅其下飾
曰樊纓其形樊樊而上屬纓也續漢書輿服志注引傅元
乘輿馬賦繁纓飾以旄尾金塗十二重與馬賈義合先鄭
引禮今既夕文鄭目錄云既夕士喪禮之下篇也
鉤樊纓九就注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　案左傳哀
二十五年請適城鉏以鉤越釋文本或作拘會于問注又
以繩從兩旁鉤之釋文本又作拘莊子徐無鬼篇土且鉤

乎君釋文鉤亦作拘史記周本紀乃撥矢鉤戰國策作拘
古鉤拘通用
前樊鵠纓注前讀爲緇翦之翦淺黑色也杜子春云鵠
或爲結　案釋言翦齊也說文刀部前齊斷也从刀歬聲
古翦字本作前故鄭讀爲翦翦淺通用詳見儀禮釋注賈
疏引馬氏云前樊結纓與杜氏所言合
厭翟注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　案說文厂部厭笮也竹
部笮者迫也鄭以厭爲迫
翟車注如今軿車是也　案續漢書輿服志軿車注引字
林曰軿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輧也釋名軿屏也四屏

宝

漆車注漆車黑車也　案鐘鼎款識周牧敦銘云金車漆
車轉軹

大夫乘墨車注墨車不畫也　案釋名釋車墨車漆之正
黑無文飾大夫所乘也

歲時更續注故書更續爲受讀　案燕禮注古文更爲受

左氏昭二十九年傳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

司常師都建旗　案說文从部旗从从其聲引周禮率都
建旗聘禮注古文帥皆作率今作師都者帥之誤也

道車載旞旃車載旌　案說文从部旞導車所載全羽以
爲允允進也从从遂聲或从遺作旚旌游車載旌析羽注
旄首也所以精進士卒也从从生聲

凡以神仕者致地示物彪注百物之神曰彪　案說文鬼
部彪老耄物也从鬼彡彡鬼毛或作魅

夏官

司勳注故書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　案說文力部
勳古文作勛

邍師注邍地之廣平者　案說文辵部邍高平之野人所
登从辵备聚闕大司徒原隰注高平曰原釋文原本又作
邍廣韻二十二元說文本作邍五經文字云邍古原字見

枝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繙結于頂繙者結礙也紮繞也蓋爲結紐而繞項也文選吳都賦銜枚無聲

鼓皆駴注疾雷擊鼓曰駴　案文選西京賦駴雷鼓李善注引周禮注鼓皆駴鄭曰雷擊鼓曰駴駴與駴同

車徒皆譟注譟讙也晉曰前師乃鼓鼓譟　案毛詩大明疏引太誓曰師乃鼓譟鄭所引者今文泰誓也

羊人凡沈辜侯禳禜積注積故書爲賦鄭司農云賦讀爲漬　案積賦聲相近小雅毛傳柴積也說文作㙮積也集韻五寘㙮亦作殰是其例也

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注鄭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疏先鄭引鄹子書論語注引周書不同者鄹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是一言春取榆柳之等舊師皆以爲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　案論語馬融注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邢疏周書有月令篇其辭今亡又引周禮先鄭說釋者曰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季夏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即賈氏所謂舊師說也漢藝文志陰陽家鄹子四十九篇鄹子終始五十六篇鄹衍所說鄹與鄹同子言陰陽之占沿用逸周書文也

環人掌致師注春秋傳曰御下摝馬掉鞅而還疏摝猶飾也掉絓也絓繞也釋文摝音兩又音亮　案左傳宣十二年作兩馬杜注兩飾也正義曰兩飾服虔亦云是相傳爲然也釋文兩馬徐云或作摝集韻三十六養摝飾也引春秋傳御下摝馬

射人九節五正注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　案毛詩賓之初筵正義引賈逵周禮注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鄭君稱儒家四尺曰正者大射儀注十尺曰侯四尺曰正指賈侍中說也司裘注鄭司農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詩疏又引周禮鄭眾馬融注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毛詩猗嗟傳云二尺曰正鄭君云中二尺義與毛公先鄭馬君同

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注抗讀爲亢其雠之亢　案抗从亢聲梓人故抗而射汝大戴禮作亢

射鳥氏則以并夾取之注并夾鉞箭具釋文鉞其炎反沈云或作鈷　案文選東京賦并夾既設儲乎廣庭薛綜注并夾鉗矢者司弓矢注夾矢箙也說文箙箭

方相氏毆方良注方良罔兩也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罔
案今國語作蜽蜮也史記孔子世家作罔閬郎方良之異文左傳宣三年杜注罔兩水神疏引賈逵注罔兩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釋文引說文云罔兩山川之精物也廣韻二十六養蜽蜮亦作魍魎文選東京賦膠方良薛綜注方良草澤之神也膠膠陷其頭也張平子此賦說方相大儺之事是用周禮文選注未之引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
案毛詩弗洒弗埽傳洒灑也說文水部洒古文以爲灑掃字

掌蹕宮中之事注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儆蹕釋文儆字又作警
案說文走部趨止行也大司馬釋文趨本亦作蹕漢書梁孝王傳出稱警入言蹕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崔豹古今注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

弁師瑲玉三采注故書瑲作璗鄭司農云璗惡玉名疏許氏說文云璗三采玉從玉無聲以其三采又非璗璗故云惡玉名也說文又云琅石之美者從玉民聲釋文瑲本又作琅
案聘義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礿何也注礿石似玉者荀子法行篇作琅漢書司馬相如傳琳琅昆吾張揖曰琅石之次玉者也古惡亞通用亞次也先鄭云惡玉謂石之次玉者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
案月令習五戎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戈戟

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釋文庾師儒相傳讀庾本或作庾
案說文弓部引周禮六弓同椹質作甚質豜侯作干侯古字省文弧從弓瓜聲一曰往體寡來體多曰弧弓人云夾夾史之屬庾從史聲師儒讀庾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案說文弩有臂者从弓奴聲引周禮四弩夾弩庾弩唐弩大弩

者形之誤也

杜矢絜矢注杜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
疏輈人云弧旌杜矢以象弧也孝經援神契云杜矢射慝考異郵曰杜矢精狀如流星蛇行有尾見天文志曰枉矢狀大流星其妖變之星行時有光
案方言箭其三鏑長尺六寸者謂之飛鼠注此謂今射箭也文選閒居賦激矢鼠飛李善注引東觀漢記光武作飛鼠箭以攻赤眉

飛烹即飛矛也

殺矢鏃矢注鏃言候也　案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郭注今之錞箭是也行葦云四鏃既均毛傳鏃矢參亭亭兮傳云參一在前二在後也既均云鏃矢一即矢人之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也既均云鏃矢一乘注鏃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

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案說文矢部矰惟射也從矢曾聲史記索隱引馬融注繳繫短矢謂之矰鄭君亦同師說

恒矢庳矢注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鄭司農云庳矢讀爲人罷短之罷蛫既夕記志一乘軒輖中是也　案爾雅釋器竹箭有筠羽謂之志郭注今之箭鏑是也方言云煞矰短也桂林之中謂短燋說文蛫短人立蛫蛫也大部狸短脛狗也爾雅擺石注擺牛庳小庳罷聲相近後漢馬融傳注擺亦捭字也

固師夏扈馬注故字扈爲尃鄭司農云當爲扈元謂扈扈也廡所以庇馬涼也　案說文扈扈從戶尃聲鄭司農依鄭司農作扈許君從賈逵受古學逵與先鄭俱受學於杜子春淵源本一故說文所引周禮多與先鄭同釋名云大屋曰廡廡非冀人謂之庳庳正也屋之正大者也

其浸波溠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
屬荆州在此非也　案漢志顏注溠水在楚亦不當爲豫
州浸也說文溠溠水在漢南荆州浸也與鄭說同
其山鎮曰沂山注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　案漢志顏注
沂山在蓋縣卽沂水所出也說文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
泗从水斤聲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青州浸後說卽鄭氏所
本也
其澤藪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　案說文艸部藪字注九
州之藪青州孟諸漢志亦作孟諸師古曰孟諸卽盟豬也
古孟明盟聲近通用

其浸沂沐注沐出東莞鄲司農云沐或爲涑　案說文沐
沐水出青州浸从水木聲漢地理志琅邪郡東莞術水南
至下邳入泗師古曰術水卽沐水也音同東莞今山東沂
州府沂水縣治西北東莞故城是也沐術聲相近
其浸盧維注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
雍沮會同雷夏在城陽　案周書職方解作盧維釋文唐
石經同今本作盧誤也漢地理志作盧濉師古曰盧水在
濟北盧縣鄭康成讀曰雷非也漢志琅邪郡箕注禹貢維
水北至昌都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澤也說文
濰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班許皆讀如本字

與鄭說異水經注漢封劉弗爲盧縣侯國漢書王子侯表
作雷侯弗古盧雷聲近通用故鄭讀从之小顏輒斥以爲
非何也
其澤藪曰弦蒲注汧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
案說文藪字注雝州弦圃漢志汧縣北有蒲谷鄉弦中谷
雍州藪風俗通云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
其浸渭洛注洛出懷德　案說文渭渭水出隴西首陽渭
首亭南谷東南入河雝州澧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畤

中東南入渭
其澤藪曰貗養注貗養在長廣杜子春讀貗爲奚　案漢
志琅邪郡長廣注奚養澤在西說文藪字注幽州奚養班
許皆从杜讀爲奚
其浸葛時注時出般陽　案小顏亦云時出般陽漢志屬
濟南郡應劭曰在般水之陽
其澤藪曰楊紆注楊紆所在未聞　案漢志顏注爾雅云
秦有揚紆而此以爲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今釋地作秦
有楊陵郭注今在扶風汧縣西釋文孫於反郭烏花反
本或作紆字非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秦之陽華高誘注
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淮南子隆形訓云秦之陽紆
高注在馮翊池陽一曰共山續漢郡國志安陽華陰劉

昭注引呂覽秦之陽華扶風汧注引爾雅秦有楊紆分爲二地迄無定論惟鄭君闕疑得之

其川漳注漳出長子　案漢志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

其浸汾潞注潞出鼏德　案顏注潞出鼏德說文潞冀州浸也上黨有潞縣从水經濁漳水注闕駰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即漳水也鄴道元曰無他大川可以爲浸所有巨浪長湍惟漳水耳故世人亦謂濁漳爲潞水矣與鄭說不同

其澤藪曰昭餘祁注昭餘祁在鄔　案漢志太原郡鄔九

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爾雅釋地燕有昭余祁郭注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淮南子稱燕之昭余古余餘通用

其川虖池嘔夷注嘔夷鄔夷與出平舒　案漢志代郡平舒下鄔夷水北至桑乾入沽顏師古亦云嘔夷出平舒與鄭說同又前漢志靈邱下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說文水部滱水起北地靈邱東入河从水寇聲滱水即滱夷水并州川也水經滱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注即滱夷之水也滱嘔聲近通用班許及鄭注並以滱水爲滱夷與鄭說不同

翼氏注翼鳥翮也鄭司農云翼讀如爲翅翼之翅作翅　案說文羽部翼鳥之翮羽猛者從羽是聲與翅翼音義同

烏翮音與翅同

柞氏注鄭司農云柞讀爲音聲喑喑之喑屋笮之笮　案考工記注先鄭云柞讀爲迫喑之喑典同注杜子春笮讀爲行扈喑之喑後鄭謂聲迫笮出去疾也爾雅釋鳥行扈喑喑郭注諸扈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釋宮屋上薄謂之笮郭注屋笮說文笮迫也在瓦之下椽上集韻二十陌

喑聲也柞除木曰柞並音迮

若蔟氏注鄭司農云若讀爲擉蔟讀爲爵蔟之蔟謂巢也元謂若古字從石折聲　案說文石部若上摘山巖空青也珊瑚墮之从石折聲周禮有若蔟氏文選吳都賦若陊山谷劉淵林注言其如若擉而陊落山谷者廣韻十七薛若擉也故先鄭讀爲擉音義相兼也爵與雀同賈疏謂爵蔟是雀窠說文艸部蔟行鱟蓆也从艸族聲鱟蓆謂之蔟雀巢亦謂之蔟皆謂蔟湊相聚之義也

赤友氏注赤友猶言拔也主除虫豸白埋者疏拔除去之也　案說文手部拔擢也从手犮聲鬼部魃字注周禮有赤魃氏除牆屋之物也疑本賈侍中說

壺涿氏注涿擊之也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　案說文木部椓擊也支部敲擊也故涿亦訓爲擊涿濁獨並聲相近以聲類求之若椓一作斲啄一作喙是其例也

大司寇以邦成弊之注故書弊爲憋鄭司農云憋當爲弊

　案方言憋惡也郭注憋忿急性也列子力命篇嘔呕憋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殿糾攝之也憋驚憋也性急憋不可生服必自殺也後漢董卓傳朝士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注故書虛爲憲杜子春云憲謂幡書以明之　案說文序六曰烏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崔豹古今注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爲信幡也漢書鮑宣傳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

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

司約書於丹圖注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案漢書高帝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鄭君所言漢法也

職金楊而璽之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檠　案蜡氏注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楊焉先鄭云楊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楊檠是也漢書酷吏傳瘐寺門桓東楊著其姓名顏注楊杙也椓杙於瘐處而書死者名也說文木部楊楊檠也从木昜聲引春秋傳楊而書之今傳無此文疑引周禮楊而璽之也廣雅楊檠杙也廣部九魚檠楊檠與彊君撟君楊注撟與矯同

有所表識釋元應四分律音義引說文楊棨杙也周禮云
楊而書之也是說文本引周禮今作春秋傳傳寫誤也
則共其金版注鉼金謂之版　案釋器云鉼金謂之鈑郭
注周禮曰祭五帝卽供金鈑是也釋文鈑本亦作版藝文
類聚引爾雅鉼金作餅金
野廬氏凡道路之舟車轠互者注舟車轠互謂於迫隘處
也車有轅轅坻閣舟有砥柱之屬　案說文車部轠車轅
相擊也从車轂轂亦聲引周禮舟車轠互者轂梁昭八年
傳御轠者不得入范寧集解轠往則不得入門釋文轠劉
兆云往也本或作擊

蜡氏掌除骴注曲禮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骴作胥鄭司農
云胥讀爲殰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倘有肉
者也　案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也曲禮注引作大漬史
記劉敬傳徒見羸瘠老弱漢書瘠作胔鄭注曲禮漢食貨志國無捐
瘠孟康曰肉腐爲瘠蘇林曰瘠音漬後漢彭城靖王恭傳
毀胔過禮卽毀瘠也羊人注積故書爲毗先鄭云毗讀爲
漬玉篇歹部殰病也獸死也義與胔同說文骨部骴或作
胔
雍氏注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徐劉本作郑音徐　案
說文郑邾下邑地从邑余聲魯東有郑城讀若塗

求恭于切與劉昌宗音合

蜩氏掌去譎電注齊魯間謂譎爲蜩電欮電也　案釋魚

蠉蠸諸在水者電郭注欮電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

蠉涿氏則以壯椎午貫象齒而沈之注故書椎爲椓杜子

春云椓當爲椎椎讀爲椓椓形相近椎

椓聲相近釋文無姑其實夷郭注椓榆也易大過椓楊生

稊釋文鄭音姑謂無姑山榆急就篇顏注無夷一名椓榆

五經文字云椓音椓榆木之一名

庭氏則以救日之弓射之注於日食則射太

陰月食則射太陽與　案太平御覽引馬融傳救日食則

伐鼓北面體太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體太陽以此弓此

矢射之鄭君亦同師說

大行人殷覜以除邦國之慝　案大戴朝事作殷眺

歸脤以交諸侯之福　案朝事交作教

致飧以補侯之戚　案朝事飧作會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　案朝事辨作別古字通用

建常九旂　案朝事作九旒下同此注引朝士儀古士事

通用

小行人爲承而擯注承猶丞也　案聘禮大夫爲承擯大

戴禮朝事作丞擯古承丞通用

若國有戚裁　案朝事作禍災

掌客車三秅注秅讀爲秭秭麻荅之秭　案說文艸部荅

小赤也从艸合聲廣雅小豆荅也秭麻荅語以相類成

文

掌訝大於舍門注大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　案續漢書

祭祀志上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志下注引漢舊儀曰皇帝

出卽更衣

冬官

考工記

審曲面埶　案續漢輿服志注引作審曲面勢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注天子諸侯　案北堂書鈔五十引

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故曰坐而論道

謂之三公是古本作三公鄭以天子釋王以諸侯釋公鄭

本作王公

秦無廬注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秘或曰摩鋼之器疏

摩鋼之器者但柄須摩鋼使滑釋文廬本亦作籚　案後

注廬亦戟矜秘也國語侏儒扶廬說文竹部籚積竹矛戟

矜也从竹盧聲引春秋國語曰侏儒扶籚木部秘欑也欑

積竹杖也又方言云希鑠摩也燕齊摩鋁謂之希卽鄭所

云摩鋼也玉篇金部鑠錯也鋁同上集韻九御鑪鋁鑠引

說文錯銅鐵也或从呂从閭磬氏先鄭注云磨鑢其旁大推抑銼云玉之缺可磨鑢而平即磨鋼也

鸛鶇不踰濟注鸛鶇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鶇來巢云鸛鶇鶇也漢書地理志沛河惟兗州師古曰沛本濟水之字从水市聲又浮於沛漯達於沛今聲頁皆作濟

案說文鳥部鶇鸛鶇也古者鸛鶇不踰濟鄭引鸛鶇正與說文合今左氏傳作鸛鶇公羊傳作鸛鶇山海經郭注

搏埴之工二注搏之言拍也疏以手拍黏土以爲培乃燒之釋文搏李音團劉音博　案搏拍聲相近釋名拍搏也以手搏其上也當依劉昌宗音與鄭注合余本嘉靖本葛

本毛本俱作搏是也今本多从專其譌始於李軌唐石經因之當以鄭注爲正

鮑注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韍　案說文革部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即鮑也韍部柔韋也从北从皮省从夏省讀若兜一曰若偪束謂二十八獷韍韍韍韍韍同

韓注鄭司農云韓讀爲厭運之運　案說文革部鞭攻皮瘴揚子方言速疾也東齊海岱之間曰速此記云戚速注速疾也亦齊人語公羊莊十二年注脰脛也齊人語梓人治鼓工也讀若運或作韓與司農讀同許君从賈侍中受云顧脰亦齊語也或疑考工記齊人爲之韋下補齊人加軫與輹焉注鄭司農云輹讀爲旆旌之旆謂伏兔也古學賈與先鄭源出杜子春故其說多同

案說文車部軨車伏兔也从車癸聲引周禮曰加軨與輹焉注旆旌讀爲市始之市　案說文巾部旆周家搏埴之工

輪人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注鄭司農云牙謂輪輮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輮　案說文木部柳一曰車輞會也史游急就篇輻轂輞轅輮轑轐顏注輮車輞也關西謂之輮言其柔曲也釋名輞罔也罔羅周輪之外也關西曰輮言曲輮也

欲其掔爾而纖也注鄭司農云掔讀爲紾之紾元謂如桑螵蛸之蛸疏讀從爾雅釋蟲螳螂蜮螵蛸並取音同也　案周學紀聞云即上林賦紛容箾擊參說文手部掔人臂兒从手削聲引周禮輮欲其掔余又後注捎讀爲桑螵蛸之蛸匠人注捎讀爲桑螵蛸之蛸釋蟲云不過螳蜮其

子蜱蛸禮記月令疏引李巡云其子名蜱蛸即螵蛸月令螳蜮生鄭注螳蜮螵蛸母也羅願爾雅翼蜱蛸所在有之以桑上者爲佳本草則謂之桑螵蛸

則輪雖敝不匡注匡枉也　案匡依字當作輕說文車部輕車戾也从車匡聲

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釋文賢如字李胡眄反注同案羣經音辨稱鄭衆音賢胡甸切集韻賢形甸切車大穿也周禮劉昌宗讀說文軹車輪小穿也从車只聲許本先鄭說

去一以爲骰圍注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骰　案說文

骰脛也廣韻骰脛骨近足細處

萬之以眠其匡也注等爲萬蔓以運輪上輪中萬蔓則不匡刺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蔓或作矩　案萬簏其上約謂之筭疏讀爲筭或謂之篾之外也關西曰輮言曲輮也關西謂之輮車弓也方言車枸簍宋魏陳楚之間謂之枸簍西隴謂之椅南楚之外謂之蘧或謂之隆屈郭注即車弓也今呼車子弓爲篾　曰穹隆說文車部轊淮陽名車穹隆轊一曰隆彊釋名隆彊言體隆而彊也或曰車弓似弓曲也集韻八語萬所以正輪者九嘆篤簍規車輞則也五經文字云萬與矩同見考工記本先鄭說

桯圍倍之注鄭司農云桯蓋杠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案五經文字桯音盈車蓋之杠集韻十四清楹檐桯說文柱也引春秋傳丹桓宮楹或从贏从呈釋名釋車杠公也衆叉所公共也又即蚤之省與下言蚤圍合今本作叉誤也又見後

弓鑿廣四枚注弓蓋橑也　按急就篇蓋轑俾倪扼縛棠顏注蓋車上蓋也橑蓋弓之施爪者也說文車部轑車蓋弓也从車賽聲釋名釋車橑蓋又也如屋構轑也又即蚤字今作叉說文王部琭車蓋玉琭漢書王莽傳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瑣飾古曰瑣讀曰爪謂蓋弓頭爲爪

形蔡邕獨斷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續漢輿服志羽蓋
華爪劉昭注金華施橑末二十有八枚即蓋弓也五經文
字橑音老車蓋之弓
輿人爲之輇崇注故書輇作權杜子春云當爲輇　案古
文輇通釋名釋車輇在箱上爲辜輇也即辜權之異文後
漢靈帝紀豪右辜權漢書王莽傳辜再搉之
飾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　案鳧氏注
故書侈作移先鄭云當爲侈

輇人輇前十尺而策半之注鄭司農云輇謂式前也書或
平物也白虎通云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管
子水地篇水者萬物之準也廣雅釋言水準也
作軏注軏劉音犯　案大馭祭軏乃飲注故書軏爲範杜
良輈環灣注鄭司農云灣讀爲灣酒之灣環灣謂漆沂鄂
杜子春云當爲水說文水部水準也釋名釋天水準也準
如環疏先鄭讀從士冠禮灣用酒之灣也　案今士冠禮
作醼用酒醼一作醼醼灣聲相近集韻三十五笑灣車轅
漆也音與醼同又韓人良鼓瑕如積環疏瑕與環皆謂漆
之文理
熊旗六斿以象伐也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
案續漢書輿服志作以象參伐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
枉矢蓋畫之　案續漢輿服志注引干寶注周禮曰枉矢
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爲枉直謂枉矢於弧與鄭義異
槀氏爲削注今之書刀疏馬氏諸家等亦爲假曲邪刃也
而東謂之鞣或謂之曲絢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謂之紂

案釋名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

冶氏重三垸注鄭司農云垸量名讀爲丸　案垸丸聲相近輪人注云丸漆之是也巾車注杜子春云軟讀爲黍垸之黍說文土部垸以黍和灰而髮也从土完聲小徐繫傳本作以黍和灰丸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燒骨以漆曰垸倉頡訓詁曰垸以漆和之先鄭云量名者角人注骨入漆浣者受之以量浣卽垸之異文

戈廣二寸注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鵕鳴或謂之擁頸

案方言戟楚謂之子凡戟而無双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鎽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

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郭注卽今鵕鳴句子戟鄭後注云俗謂之曼胡似此卽揚子所云鏝胡也釋名戈句子戟也與鄭義同晉東京舊事崇福門鵕鳴戟十張是晉時猶有此名故郭景純亦言之

戟廣寸有半寸注戟今三鋒戟也　案方言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郭注今戟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文選吳都賦雄戟耀芒李善引史記趙良曰干將之雄戟胡中有鮨者干將所造也

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注臘謂兩刃閷反

鮑人欲其無迆也注無迆謂革不韗釋文韗音虧　案集韻五支韗柔革平均也驅爲切余本毛本作韗是葛本作韗誤

察其線注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系旁泉讀爲緧謂縫革之縷釋文線思賤反注與緧同　案集韻三十三綫古作線亦作緧

則是以博爲帴也注鄭司農云帴讀爲簙謂以廣爲狹也元謂簙者如箋淺之淺或者讀爲羊豬羹之羹釋文沈云馬融音淺干寶爲殘與周易羸其瓶羸之字同亦音素干反俗謂羊豬脂爲膞音素干反案周禮注殘餘宇本多作羹宜

從殘音　案淺翦聲相近既夕禮注翦淺也今文翦作淺五經文字帴音翦狹也見考工記說文羹賊也小徐曰兵名則殘也周易束帛羹羹子夏傳作殘殘古羹殘多通用廣韻二十五寒膞脂肪酥干切集韻膞相干切脂肪也或作臢膞與殘聲相近故或讀從之一云說文歹部殉禽獸所食餘也从歹从肉廣韻賤禽獸所食餘殉上同音殘羊豬羹謂羊豬所食之餘羹即賤之省文於義亦通

畫繢之事山以章注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麋爲獐　案說文鹿部麋麞也从鹿囷省聲籀文作麕陸璣詩疏云麞麞也青州人謂之麞疏馬氏以爲獐山獸畫山者并畫獐鄭讀章爲獐亦依師說

鐘氏染羽以朱湛丹秫注元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案古湛沈通用五經文字云湛經典或借爲沈輪人注平沈平漸也故鄭讀湛爲漸

幅氏以浼水漚其絲注故書浼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溫水也疏諸家及先鄭皆以浼水爲溫水　案說文水部浼汙也从水免聲引周禮以浼漚其絲集韻二十四緩湲說文湯也或作湄乃管切賈疏謂諸家皆爲溫水蓋指賈馬諸儒也

清其灰而盝之注於灰澄而出盝晞之　案釋詁揮盝歇涸渴也郭注月令曰無漉陂池揮振去水亦爲竭歇通語郭引月令謂盝與漉通也方言盝歇涸也郭注謂渴也又漉極也郭注極盡也說文涸渴也廣雅渴盡涸盡也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全純玉也龍瓚將皆雜名也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　案說文玉部瓚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將與埒形相近記作將疑字之譌也白虎通文質引禮王度記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後鄭所說本逸禮記文

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
執之以備失隊　案方言車下戴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
大車謂之綦郭注鹿車也縪車趙魏之間謂之轆轤車東
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廣雅云縪車謂之歷鹿道軌謂之
鹿車畢必古通集韻五質䯻或作䯻鮆或作鱄吪或作嘔
鞁或作鞮皆其類也釋元應佛本行集經音義纂文云必
栗者羌胡樂器名也經文作篳篥喪服外畢土喪禮記作
縪縪與畢亦通用後漢鮑宣妻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是
漢時有此制所謂道軌也惠半農謂鹿車窄小裁容一鹿

未免郢書燕說矣

扜上終葵首注扜網也釋文網色界反殺字之異者本或
作殺　案梓人凡攫網援簪之類矢人殺矢七分釋文作
網又作分其長而殺其一釋文亦作網云本又作殺匠人
其網參分去一大防外網弓人必動於網弓而羽網五經
文字門部網色界反見考工記鉞大昕曰網即籀文褫字
之譌周禮多古文故殺作殺

矢人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注笴讀爲槀謂矢幹古文假借
字　案記云妨胡之笴注杜子春云笴讀爲槀鄉射禮注
笴矢幹也釋元應般若燈論音義引字林笴箭莖也鄉飲
酒禮釋文引字林笴箭笴也公但反釋名矢其體曰言

挺幹也

亦弗之能憚矣注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
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案大司馬注壇讀憚之
以威之憚廬人注但讀爲殫丸之殫荀子王霸篇是憚之
非變也注憚與但同漢書司馬相如傳驚憚讋伏莊子大
宗師篇勿驚但之釋文但驚也楚辭招魂章句憚驚也通
俗文旁驚曰憚廣雅釋詁但憚驚也憚之以威左傳昭十
三年文

羽殺則趮注趮旁掉也　案說文足部趮疾也从走桑聲
大徐曰今俗別作躁非是五經文字云趮躁二同子到反

上見周禮

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注今人以指夾矢僻
衛是也　案漢華嶽碑鳥獸率儛孫叔敖碑倡優鼓儛莊
子在宥篇鼓歌以儛之集韻九嘆舞儛同釋名釋兵矢其
旁曰羽齊人曰衛所以導衛矢也

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注橈撓其幹　案說文角部觕
調弓也从角弱省聲觲卽撓之正字亦調和之意

陶人爲實五觳注鄭司農云觳讀爲斛觳受三斗元謂豆
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　案說文角部觳盛觴卮也
讀若斛許本先鄭爲部爲鼎屬也實五觳斗二升曰觳後

鄭謂敝受斗二升依許君說也

暴墨薛暴不入市注鄭司農云暴讀爲刮薛讀爲蘗苗莖

之蘗暴讀爲剝元謂暴讀爲剝墨頓傷也薛破裂也暴墳

起不堅致也釋文薛卜革反劉薄駁反剝劉音月　案說

文蘗黃木也从木辟聲薛亦从辟聲故先鄭讀从之集韻

四覺薛器破裂也周禮暴劉昌宗讀音雹釋詁毗

劉暴樂也郭注謂樹木葉缺落陰疏釋文暴本又作瀑同

邦甸反詩疏引爾雅作爆燥舍人云木枝葉稀疏不均爲

爆燥玉篇肉部臊補角反皮破又蒲角切肉胅起廣韻四

覺皴皮起音剝山海經西山經鳥鼠同穴山鳥渠可以已臊郭注謂

皮皴起音叵駁反釋元應妙法蓮華經音義爆古文皴臊

形同說文爆灼也謂皮散起也皆與墳起不堅致義近

梓人外骨注龜屬　案說文龜外骨內肉也鄭本許君說

內骨注鼈屬釋文鼈本又作鱉　案五經文字鼈易作鱉

周禮注作鼈

仄行注仄行蟹屬　案說文虫部蠌側行者从虫蠌聲或

作蚓古仄側通用許所據蓋賈侍中說與鄭不同

連行紆行注連行魚屬紆行蛇屬　案說文魚部鮸蟲連

行紆行者从魚令聲

以脰鳴者注脰鳴鼈黽屬　案集韻二仙脰身曲兒驅圓切脧吻

也連員切脞有卷曲之義謂鳥之曲喙者善決物故詩外傳所云鳥之勾喙者也

顧脰注顧長脰貌故書顧或作頸鄭司農云頸讀為斷頭無髮之斷　案說文頁部顧頭鬢少髮也从頁扁聲引周禮數目顧脰本先鄭說也髟部鬗鬢禿也从髟間聲顧鬗音義同公羊傳襄十七年邾婁子瞷卒釋文瞷左氏作頸頸鬗亦聲相近後鄭訓顧為長脰莊子德充符云其脰肩肩釋文李云羸小貌簡文云直貌顧或省作肩也

搏身而鴻注搏圜也鴻傭也　案釋言傭均也郭注齊等也鴻謂大而均齊矢人言鴻殺言同搏文與此同

作其鱗之而注之而頰頷也疏舊讀頷字以沽罪反謂起其頰頷劉炫以為義無所取當為頰頷音壺讀之於義為允也釋文頷許愼口忽反云禿也劉古本反李又其懇反一音苦紇反又音混　案說文頁部頷禿也从頁乞聲大徐本苦骨切而部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引周禮作其鱗之而集韻十四賄頷沽罪切頰高見此即賈疏所云舊讀其義為高起劉光伯謂義無所取是也玉篇頁部頷口本口沒二切禿也許愼劉昌宗李軌等義並為禿妙法蓮華經音義引三蒼云頷頭禿無毛也通俗文白禿曰頷淮南子齊俗訓親母為其子治疕禿而血流至耳即頷禿也鄭云頰頷謂鱗屬頰下光滑有似頷禿也

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注匪采貌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為撥飛讀為匪　案撥廢皆从發聲古音相近說文非从飛下發取其相背也廣韻七尾匪非也易匪寇婚媾匪其彭虞翻並云匪非也漢蔡湛碑飛陶唐氏其就能口口乎隸釋云以飛為非孔耽神祠碑天授之性飛其學也古匪非並通用鄭以匪為采謂匪即斐之段借有文采也詩有匪君子禮記大學作有斐古匪斐亦通

則必如將廢措注措猶頓也故書措作厝杜子春云當為措　案說文厂部厝引詩可以為厝今詩作錯漢書地理志五方雜厝晉灼曰厝古錯字後漢梁鴻傳注引論語舉直措諸枉舉枉措諸直今論語俱作錯集韻十一莫措厝同通作錯

斗尊升也疏引少牢罋水有枓則此為尊枓斟酒者也疏以尊枓釋尊斗注本作斗甚明彼文亦誤為升也說文本部枓勺也杓斗柄也互詳儀禮釋注

縜寸焉注鄭司農云縜籠綱者縜讀為竹中皮之縜釋文縜於貧反或九粉反劉侯大反一音古大反　案說文糸部縜綱紐也从糸眞聲引周禮曰縜寸五經文字云縜於

貧反射連綱者見考工記劉昌宗讀爲糾音侯犬反鄉射禮賈疏引梓人絢寸集韻三十二霰絢糾侯綱糾背沿劉讀之誤與先鄭之音不協矣先鄭讀綱謂竹皮之筠古員均聲同毛詩碩員維何傳員均也又幅隕既長傳隕均也綱从員聲鈞从均聲故先鄭讀从之則春以功注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　案鄉飲酒義春之爲言蠢也釋名春蠢也動而生也毋或若女不口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注屬猶朝會也　案大戴禮投壺引嗟爾不口侯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說文矢部侯下稱其視曰毋若不口侯故伉而射女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鄭以屬爲朝會本大戴禮文抗伉亢古通用

臚人句兵欲無彈注彈謂掉也　案說文殫疾也从人單聲引周禮句兵欲無殫先鄭訓殫爲掉矢人注趮旁掉也說文趮疾也掉與疾義相近是故句兵椑刺兵搏注齊人謂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也搏圜也　案說文椑圜榼也是椑有圜義玉篇木部椑齊人謂柯爲椑鄭音隋圜者與刺兵搏對文搏爲正圜故謂椑爲狹長而圜也

轂兵同強疏可以轂打人　案弓人注轂擯也依字當作轂說文殳部轂相擊中也如車相擊从殳从車大徐本古歷切手部拂過擊也與鄭轂拂轉相訓廣韻二十三錫轂攻也苦擊切

凡爲殳注凡矜八觚　案說文殳以杖殊人也周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文選西京賦竿殳之所揳畢辟綜注殳杖也八稜長丈二而無刃或以木爲之或以竹爲之鄭云八觚蓋漢儒舊詁也

匠人左祖右社注祖宗廟　案續漢志注九引馬融傳社櫻在右宗廟在左鄭言宗廟亦依師說

白盧注盛之言成也　案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作盛公羊莊八年傳成者盛也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注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　案說文丰部耒耕也从木推丰丰亦聲一曰徒土輦齊人語或作耜大徐曰今俗作耜

廣尺深尺謂之畝注畝畮也　案說文田部畝田六尺爲步百步爲畮从田从久聲今周禮作畝古文鄭訓畝爲畮畮依篆文久部引周禮廣尺深尺謂之久古文作畝从田从川田之川也篆文作畝从久

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案說文川部巜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巜廣二尋深二尋二仞巜古今字

九夫爲井注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釋文助音助　案集韻九御耡說文商人七十而耡助相佐也或作
許溝者水漱之注漱猶蓄也　案文選長笛賦後漱其下趾今注引鄭元曰漱蓄也
堂涂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甓疏漢時斧近刃皆以二分爲峻也疏令甓則今之塼也疏令甓則塼道者也名中央爲督所以督率兩旁　案釋宮甌甒謂之甓注甌甒也毛詩江東呼爲瓿甓說文瓦部甓甒甓也土部墼侀也適也中唐有甓傳甓侀甌也禮運注瓦侀謂之甓注甌甒也案韻十四皆緘堂涂引鄭康成曰若今令甓緘字一作垓史記封禪書壇三

類歟
渠三柯者三注渠二丈七尺謂網也其徑九尺鄭司農云渠謂車轅所謂牙　案尚書大傳大貝如大車之渠鄭注渠車門也文選江賦紫蚖如渠注引書傳文鄭元曰渠岡也爾雅釋魚貝大者魧郭注引書傳大貝如車渠車渠即車輞山海經海內經韓流驒身渠股郭注渠車輞言駢脚也廣雅轐軭輞也玉篇車部轐巨於切輞也爾雅釋木釋文引字林輞轐也轐即渠之異文
行山者仄樑注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側當爲仄　案說文广部仄側傾也古仄側通用史記平準書赤側漢貨志作赤仄漢書賈誼傳仄聞屁原兮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夫躬傳見之仄日師古曰仄古側字也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注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
貌音昊楚辭昊白顥顥

元謂羊善也　案釋名釋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猶車是也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也廣雅陽門蔽簋也古陽羊通周易兌爲羊漢上易引鄭本作陽漢綏民校尉熊君碑治歐羊尚書亦以羊爲陽以鑿其鉤注鄭司農云鉤鉤心兩謂轅端厭牛領者　案釋名釋車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

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昔注鄭司農云紾讀爲抮縛之抮背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物理錯也　案說文紾轉也从糸參聲方言軫戾也郭注相了戾也廣雅軫轆轉戾也淮南子原道訓蟠委錯紾高注紾轉也又扶搖抮抱羊角而上曰聲春秋傳曰不義不黏或从歹作黏士部壻黏土也說文角部觭角

者注抮抱了戾也本經訓菱抮紾抱注抮戾也抱轉也紾與直對文謂角理轉戾疏云紾謂理麤是也

蹙於斫而休於氣釋文斫乃老反本又作腦　案五經文字斫與腦同見考工記依字當作嗢說文七部嗢頭蘢也从七相比著也俗作髮囚象嗢形廣韻三十二皓嗢頭腦上同斫亦同出周禮

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　案毛詩常棣傳威畏虞書天明畏釋文畏徐音威康誥天畏棐忱釋詁郭注文選幽通賦注並引作天威古畏威通用大射儀注隈弓淵也同正義集注定本緷字作恒白孔六帖引詩如月之恒釋文本又作緷說

文衣部褖一曰背縫祷衣躬縫讀若怪方言繞衿之褊
裺鄭注衣督脊也先鄭讀从褖緪者當時有此語緪弥也
褖縫如弦之直也深衣之負繩及踝以應直鄭注褖與後
幅相當之縫也是言褖之直也方言緪竟也秦晉或曰緪
或曰竟楚曰筵說文恒竟也楚辭招魂紅洞房些王逸章
句紘竟也廣雅挺恒竟也
末應將與注末猶簫也　案鄉射禮注簫弓末也釋名弓
其末曰簫言簫梢也
弓而羽綢注羽讀爲扈扈緩也釋文羽音戶　案羽扈同
韻之字集韻九嚄羽緩也引周禮弓而羽綢後五切音戶
矢人五分其長而羽其一釋文羽於付反注及下同
維角堂之注鄭司農云堂讀如掌跦之掌　案說文止部
堂此也
覆之而角至注至猶善也釋文作猶譍云本又作善下同
案五經文字譍善上說文下石經上見周禮注是注本
作譍與陸氏所見本合

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侯伯七旒用玉百六十八毘兗天子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子男四斿用玉三十二元冕天子四旒用玉七十二諸侯三旒用玉十八蓋因鄭圃而差等之

職方氏其川滎雒注滎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沃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滎播既都　案漢書作滎雒葛本注同唐石經作滎洛毛本亦作滎漢志云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巩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滎播詳見禹貢集釋

大行人立當前疾　案論語鄉黨那疏引周禮作前侯是

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毛本夢肅孔疏引亦作前侯

梓人大胷燿後注燿讀爲跳小也　案馬融廣成頌大胷哳後康成讀从師說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周禮正義序

其刻曰浦鏜云曰誤日校勘記云緯書古與其刻日三字未得其注解未必爲王伐切之字也今易緯通卦驗作白愚案太平御覽七十八路史孫毓古微書引並作曰御覽引路史前紀馬驌繹史注眞時無書刻石而謂之耳刻曰蒼精渠肩之人云云據此似當以作曰爲是刻石六字郎其注解今易緯注脫其上有圖字御覽言蒼精渠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路史注引康成說同作刻路史繹史同蒼牙一作蒼渠存攷

拒燧皇浦鏜云拒衍案禮記正義引無拒字浦校是也

舜格文祖之年案尚書虞夏傳注格作假

驩兜共工求代案尚書虞夏傳注驩兜作鵊嗊

序周禮廢興

秘而不出案秘俗字當作祕下並同

大中大夫鄭少贛案贛當作贛正義作贛亦非

天官冢宰第一

越三日庚戌案戌當作戌疏同

杜子春非已宗案已當作己

在地曰槷校勘記毛本槷作槷疏中亦從誤此本注中不誤疏俱誤作槷

使帥其屬案屬下應脫者字

是總曰國之治而稱冢也案曰四之譌

腊人食醫之等相涉而誤案腊人二字當衍疑因下疏竝舉

大宰

司寇之職五刑案寇當作寇全經注及疏皆同

邦晉應韓案邦誤邽

服式云案賈王得富今在杜預注式當氏之譌

今之算泉校勘記云監毛本筭改算非古書多用筭字少用算者愚案說文筭算是兩字筭長六寸計歷數者算數也疏漢法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則算是活字監毛本所改是也

又書而縣于象魏案于注當作於下同

則建其牧已下是也校勘記云已當作以作已誤愚案疏中多作已上已下

若殷之牧下校勘記云下字誤愚案禮記王制鄭注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是謂伯即牧也此疏蓋謂殷之牧下不更設伯句當有脫文下云至周使伯佐牧又引王制侯九伯是牧下之伯可見下字非誤

其伍言傳者案校勘記出上四字脫者
肫解而腥之案肫當作脤脤腊人疏同
註助王至于戎案于當與字之譌校勘記出在祀之于作與而與戎毛本與誤于此本挖改註中標起止未改
小宰之職
小事則專達案達當作達
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案官誤宮
唐虞稽古案古字之譌立字之譌
又云古三孤案古字誤立字之譌
一曰教職以安邦國案一當作二
云曰禮職以和邦國案三誤云
謂車別甲士三人案別字誤則字之譌
若大會則下文冢宰平之案會當作會
此則大宰周之正月之言案言當作吉
羣二牢陳于門內之西北案羣儀禮聘禮作饔于依疏當一例作於
首以牛一羊一豕一稱牢案首字誤皆字之譌
四時珍弄新物也案弄誤夫
云小官十也者案士誤十
宮正
若膳夫王府等案王當作玉
宮伯
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校勘記云疏引注無王此字此疏脫也非衍愚案外饗疏引注有王衍宜補王
膳夫
不會計多少案會誤曾
竝是計筭之稱案筭當作算
與稷抉川而鮮食案尚書益稷云暨益奏鮮食無此文其說暨為與者史遷云與益子衆庶稻鮮食疏意引證鮮食稷當作益
外饗
謂若鼎十月二者也案有誤月
亨人
大羹肉清盛於登案登當作登
敿人
梁梁水偃也偃水為關空案詩邶風谷風正義引注偃俱作堰云然則梁者為堰以絕水又云堰則以土壅此則唐人所見周禮注字皆從土
里革諫之乃正案止誤正
罐人
亦謂鑷刀含桑之屬案鑷當作籠
其然猶魚罐案若誤其
司農意以猶為刺案猶誤猶

比經魚鼈龜蜃案此誤比
蜱舍漿案舍誤舍
腊人
膴胖肉案胖當膊之誤
又引有司曰案依儀禮經司下當有徹字疏中同
酒正
案下註音酒案昔誤音
向者後鄭解或以酏爲醴爲醫案向者當是內則之誤
漿人
凊醴之涼者案涼涼之誤下同
又後鄭於內則汁醷爲梅漿案汁當注之誤
凌人
移尸曰夷于堂案于當作於
其藏之也深山窮谷案左傳之作冰
籩人
朂已釋訖案朂當作腊竝脫人字
天子之禮實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于尸
祝反三異后案反三異當是及王與之誤

云糗者壽粉熬大豆者案擣誤壽

醢人

嬴蜬蝓案蜬當作蠃標起止及正義竝同

今河閒名豚窀聲如鍛鑄校勘記云嘉靖本毛本同本誤作鋳疏中同愚案鍛鑄之鑄閩監本若是作鋳不誤釋文脯音博下鑄同閩監此箔字既竹爲之補竹字當又脫下字

幕人

被喪用錦案被當彼字之譌

掌次

案司几筵筵繅席案筵誤筦

欲於幄中待事辨否校勘記云惠校本作摒今訂正愚案辨俗字辨正字廣韻三十一襉辨具也周禮曰以辨民器據此可不作辦

大府

校勘記誤連掌次失月提行

玉府

註佩玉至二王案王當作玉此亦改注而標起止未改

以齊人國專校勘記出以齊大國專惠校本國專改於魯此本大又誤人

外府

第布案第當作弟

無有奇廣八分半足枝長八分等十一字案此則注中其字當衍漢志當無此文攷今漢書食貨志文全仝此注與賈所見不同當是唐以後更據周禮鄭注

增入

司書

使之入於職幣案之上闕黏下同

使人於職幣之官案入誤人

職歲此本職字實闕

司裘

更無木章案采闕

云諸侯則其熊侯者案共誤其

掌皮

使作瑾與掌次也案瑾當作氈

及出與入物之齎案入當作人

內宰

曾用王醆仍彫案玉誤王

皆據大夫不舍士者案舍當及之譌

知內人主是女御者案女當作九

閽人

道路用符節校勘記出道路用旌節毛本旌誤旃此本旌又改符蓋據掌節註加令官中諸官詔符愚案疏釋符節原非用掌節正文此似改字之可存參者

內豎

對在朝鄉大夫士爲外命夫案卿誤鄉

云褻器振飾類沐之器者案類當作頖餘並同唯頖面不誤

九嬪

婦容謂婉娩案婉當作婉疏中並同故分已下不誤

典婦功

布絹惡者案絹字中闕

典絲

云辨一物者案其誤一

后宮所蚕之絲案蚕當作蠶蚕音與俗以爲蠶字

謂若詩云元袞及黼校勘記黼作黻誤

典枲

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案良誤艮

內司服

揄狄畫揄者案狄當作翟

縫人

兩已相背案已當作已下同

繡髮二畫髮二者案句首當脫云字

春秋傳曰四躗不踶案左傳作四髮不踶此本作蹏蓋因改置躗之躗作髮相涉而誤

染人

髮即上註方扇是也案註疑當作云

及禹貢羽畎夏狄案畎誤畝

追師

詩云追琢其璋校勘記出追琢其璋浦鏜云章誤璋非此當據魯韓詩玉篇毛部引詩亦作璋愚案序官追師疏引詩云追琢其璋是以玉爲之賈所據詩本字蓋从玉

衡紘紘案縱誤紘

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地官司徒第二

鄉老

每黨下大大一人者案大夫誤大大

保氏

此二人爲三公分陝案陝當作陝

廛人案廛作廛非注疏中竝同

皆是民之所居區城案域誤城

眡人

女眡扤二八案扤當作扤注疏中竝同

稟人

又女稟每奪二人案奪誤奪

大司徒

周語虞太子晉之言也案虞字當衍

使之親已案已誤巳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案潁誤潁

辨十有二上任人性居之案七誤上

景夕謂日跌景乃中釋文出日跌待結反疏中同案太平御覽卷四引鄭注跌作昳篆要云日在未曰昳未時也則昳有跌義

謂南比東西之深也者案北誤比

是地於日爲近南云浦鏜云下當脫一云是謂云也云當者字之譌先鄭云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所謂後鄭之義與先鄭不殊者指此更云是地於日爲近南已下者已下乃云云也後鄭恐人以南方東方地高爲近日北方西方地下爲遠日故又增成先鄭之義而有此云云也若先增一云理不可通矣不如依述注之例改云云作者

取象於日一寸爲止案正誤止

然尤如是案猶誤尤

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案太平御覽卷三十六引河圖括地象作一千五百里

天圖南北二億補鏜云圖誤圖案浦依廣雅誤本校也王氏疏證云周官大司徒疏引開元占經天占篇注兎珠林日月篇太平御覽竝引開元占經天占篇注兎珠林日月篇異

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案疏經初學記竝作八十一里半一與七有異

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案疏證當作七十一里今各本俱脫一

四方之民大和會案之衍字

二百一十國爲州案國下脫以

武公生莊公遷易東周畿內案生莊公二字衍也

鄭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詩鄭風謹正義引發非至莊公始遷易也與下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相涉誤

衡麓守之案左傳麓作鹿注同

飢饉則盜賊多案飢當作饑

七十已上所養也　案當脫一上

約謂擂土　案詩箋約謂縮板也依謂擂土也此云約謂擂土椓謂築之與彼詩不同

故其家數可知　案家上闕

小司徒

皮雖非荒札之事　案彼誤皮

鄉師

去辨其可任者　案云誤去

而戮其犯命者　案而上脫云字

比州則共之　案此壞比

鄉大夫

乞謂變舉賓興者　案坊本言誤賓

州長

還自領已民爲師帥　案己誤已

謂會計當州黨政已下　案政當作正

黨正

天子士再命以下　案以當作已

族師

亦約百家爲比

比長

是當鄉之內遷徙　案徙誤徙

封人

社是五土總神　案土誤上

杜謂后土者　案社誤杜

凡此下自事　案自當四之誤

鼓人

故釋五聲則舍得音　案舍當作合

無舌有秉　校勘記出此四字案賈疏無舌屬上句有秉屬下句

不得舞宗廟之酌　校勘記出此七字案賈疏但舉者之子不得舞似連讀無言之

宗廟之酌似宜屬下讀

三牢者坊本脊下空闕各主一牛者妄甚各主一月四字本有某入

地官司徒下

載師

故鄭云之屬也 案注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疏引注同屬當作事

亦以口受田如此引之者 案校勘記校注疏比作此誤是此亦當作比

閭師

與小文貢九穀之等 案小當下之譌

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 案泉壞泉與此討不同者 案討當註之譌

鄭答曰讀天官冢宰 案官誤宮

二毋毳 案毳不成字是毳之譌

縣師

郊外白野所有賦貢 案白當田之譌

遂人

則法餘法用 案上法當作止

餘用用委道路之委積 案上用當作法上委當作謂

五十里有市 案市壞市

酇氏

註賈游至猶學 案校勘記出言游者云閩監毛本游作遊下游同此惟國之貴遊子弟作遊蓋淺人所改賈疏蓋本作貴游子弟與唐石經不同標起止作貴游此亦改字未盡之證

司救

凶者榮下作酒 案疏云小人飲酒一醉曰富亦因酒爲榮字當从木

媒氏

象天二覆地二 案上二當作三

蒲芾其榛 案榛當作楛

標有梅之詩 案標誤標

邶詩刺衛宣公之詩 案邶當作邶

司市

刑罰憲狗扑 案狗俗字當作徇疏中同

邶詩刺衛宣公之詩 案邶當作邶

胥師

刑謂市中之刑憲狗扑 案狗當作徇下同

司稽

掌執市之盜賊以狗目刑之 案狗當作徇疏中並同

泉府

云本爲所屬吏主有司是者 案爲當作謂

贏萬泉徵一于贏五于徵五百 案于皆千之譌

司關

如是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 案此疑有脫誤

掌節

案盰瑞云案典壞八

遂人

故云皆所饒遠　案校勘記引脫也字

遂師

皆須籠器以盛上也　案上當士之譌

鄰長

將行加六鄉比長　案加當如之譌

旅師

掌聚野之耡粟屋間粟　案間當作閒注中疏中並同

雖爲溝洫澮澮　案澮亦當作法

稍人

則以縣師之澮作其同徒　案師誤帥徒誤徒下並同

大司馬得王進止　案王當作主

委人

故云野囿野用也　案野當助之譌

言軍旅賓客者　案旅下當有之

若六鄉六遂　案鄉當鄰之譌

草人

以牛骨汁漬其種也　案校勘記引注也下脫者

掌染草

案爾雅茹蘆茅蒐　案蘆當作蘆

則此棗盧豕首　案注盧作蘆

掌茶

既夕禮曰苗著用茶　案文在既夕記

縮一於下　案二壞一

春官宗伯第三

五王是諸侯所執者　案王誤王者亦王之改字

故云漢之大當是也　案當誤當

立大祀用王帛牲牷之等　案王誤王

依禮緯唐人五廟　案王制疏引稽命徵文作唐虞五廟孝經鉤命決云唐堯五廟案卿誤鄉

案王之六鄉皆六命　案卿誤鄉

墓冢塋之地　案冢當作冢疏中同

衡之斥兩　案斥誤斥

掌土鼓幽簡　案土誤上

大宗伯

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　案祇當从氏作祇疏中並

故以昊天言之　案昊當作惡天當作下

以監下言之　案以上當脫故字

此之求猶人之說事　案求下當脫天字

依虞書禮于六宗禮校勘記云惠校本作虞喜按喜誤愚謂虞喜別論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若是虞書禮于六宗無禮用大社之說惠說似可從

梁加穀　案加當作如

謂若諸侯相侵境界　案侯誤猴

賜之以方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也　案賜之下當脫以方二百里二字

自增減不可不攷

賜之百里二百里之地者　案賜之下當脫以方二百里三字

出加入不滅　案滅誤滅

桓謂昔屋之楹　案若壞昔

二王蓋或以穀爲飾　案玉誤王飾上落琢字

自雉下執之無飾者　案當作雉以下

不見中央合樞紐者　案含誤合

使不奢不逼　案奢當作僭

羣臣禮爲小禮　校勘記據漢讀考云羣臣乃羣神之誤對大神大鬼大祇言也小宗伯注云出就侯伯國則有伯在內明矣若方四百里爲成國則賜國注安得及伯乎似質所據周禮鄭注本同必據改鄭注問云小禮羣神之禮亦可證賈疏依誤立說不可從愚案小宗伯注小禮羣臣之禮校勘記不言其誤賈疏

亦依羣臣立說無可證也唯下郊有羣臣之兆羣臣是羣神之誤疏中依羣神釋之可證若小宗伯注賈所見已作羣神何至一誤再誤於此始釋之耶觀肆師大祀小祀鄭始爲注賈疏當得鄭義故引之在下也　案下誤卜

小宗伯

凡大祭祀　案大祭祀當作大祭祀

云六粢黍稷稻粱麥菰者　案粱當作梁下同

祭大祇　案祇當作祇

知齍受饎人之盛以入者　案齍上疑脫逆字

以祭后土也　案土誤上

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　案以當作已

司几筵

令云舊醳　案令誤令

天府

大貝鼖鼓　案鼖當作鼖疏中並同

垂之竹矢者　案矢誤失

察察其當黜陟者　案陟當从步疏中並同

典瑞

土用練　案練誤練

雞人

即下文祼王是也　案王誤王

百二十貫爲築者　案爲築校勘記依漢讀考據說丈爲字誤衍賈疏依誤立說宜改正

云以煑之鐈中　案以上當增築字

凡祼王　案王誤王

云奉王　案王亦王之誤

凌人職云　案凌當作凌

伯子男之臣云亦如之案伯上當補侯字云衍文
璧羨以起度案羨當从次作羨疏中並同
知令玉柱左右顏案顏當作顴
典命
案王府已云案王誤王
陳子鄭伯以下案以當作已
司服
并彼注貳車及介以下是也案以當作已下皆命於天子以下同
子羌弗立案羌當差之譌
則兩已相背案已誤已
守祧
皆元冕而祭於已案已誤已下及疏中並同
祭于豆間案于誤干
內宗
卿大夫已臣輕案已當作已
職喪
以告王人案王誤王
居其官戶公者案曰壞戶不成字
大司樂
皆是瞽朦掌樂事案瞽朦誤朦
彼雖有學于戈案于誤于
此亦皆背文仁諷是直言之案仁當但之譌
言其德無不施者案無下當脫所字
言禹堯德無所不施者案禹當衍字必因前行脫所次行排入舋補最劣
致地祇物魅案祇當作祇下同
太簇爲人統案簇當作蔟下同
乃奏黃鍾案奏當从天經及注並疏皆同
聲之陰陽各有令案令誤令
知及日月星者案此星下當有辰字
案祭瀍王立七廟案瀍當作澗凡法疏中凡法作瀍者均宜改正後不具著
下生無射之上九校勘記據惠校本作上生大師
又以上生無射之上九爲誤愚案大師疏下生不誤當從盧校訂正
凡樂函鍾爲宮案函當作函注及疏並同
云凡動物放疾者案放當敏之譌
黍賓地宮林鍾之陽也案黍壞不成字
云九磬續當爲大韶者案九誤尤讀誤續

諸侯其牲在廟門外殺案諸上疑有饗字

樂師

瑟拜以鐘鼓爲節案經內鐘鼓負作鍾鼓此誤

案鐘師注案鐘當作鍾

齊讀如楚茨之荻案荻誤茨下同

大師樂令之也案司誤師

及入壙之時案壙誤瓊

大胥

皆采名案采誤采

小胥

大卜

籥章

亦是歌其類者案亦是字倒

籥師

邶風簡兮之籥案邶誤邨

鍾師

與天子享已同案已當作已下同

笙師

以教械樂案械誤械注同疏不誤

大師

其實一籥案籥當從說文作龠

而曰爲之歌邶廓衛案邶誤邨

故軍士擾多變失七心案士誤七

眡瞭

其南鎛案鎛當作鑮下同

典同

厚聲石案原當作厚石當作石注及疏中並同

磬師

此卽關雎二南也案雎當作睢

鍾師

與天子享已同案已當作已下同

笙師

以教械樂案械誤械注同疏不誤

籥師

邶風簡兮之籥案邶誤邨

籥章

亦是歌其類者案亦是字倒

大卜

傳其法可用者案作誤傳

讀從家語案家上疑脫禮字語或說字杜子春有

運或作煇者案依注煇當繯之誤

左氏傳鄭良宵云案宵誤宵

陽囚爲令尹案囚誤囚

尚太克之案大誤太

休反爲春秋之義案休反當作何休

示義在此案示當作卜

距之言諶案距當短之誤

龜人

此鄭解雨雨相對案爾誤雨

葦氏

元謂焚謂讀如戈鐏之鐏案疏如作爲蓋並取其義是校勘記讀如讀爲均有不改字之例此蓋其一非僅擬其音也則作爲爲

祗祲

六曰瞢案瞢上當从廿作瞢疏中又誤作瞢

大祝

辭主人之臨已食案已誤巳

主謂之膳夫案主當作王

漢時禁緯案當作緯

額還是頓首案額上疑脫稽字下云以其先作頓首後作稽額稽額還依頓首而爲之可證

臣或再拜時故也案或下疑脫有字

故云容鼎案容下當脫遹字

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案校勘記出此九字下空闕失之非也疏中不誤

丁未祖于周廟案祀誤祖

女巫

案林頓難曰案頓疑頒誤

反惡夢者案及誤反

知招救皆有祀救之禮者案祀衍誤祀救

故知約劑中有盟要之載辭案盟要疑倒

小祝

漢儀每街路輒祭案輒當作輒

喪祝

鄭中執算案算當作筭注及疏皆同說見前

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案儀禮鄭注本作皮樹今文作豎字不應改疏或從今文

偶升將射案偶當作耦

小史

小史當邦國之志者案掌誤當

馮相氏

冬無慆陽案慆當作愆慆俗字疏中不誤

保章氏

次其律以知和不案吹嬴似次

外史

百名以上書之於策案上誤土

市車

鄭箋云眉上曰錫案錫誤鍚餘俱

夫都任疆地案大誤夫

故進安居與重獻之車案居亦當作車餘俱不誤

彼皆以繒爲之案繒誤縉

且大夫所乘黑車案黑疑當作墨

車僕

以時楚雖僭號案僭當作僭僭音鐵

所舍者多案舍當舍之誤

司常

案大司馬云主四時軍法案云當衍

謂自玉以下案玉誤王

宋厨人濮曰案厨當作廚神仕厨倉同

對上太常已下案大誤太後疏及注並同

都宗人

禮中所舍者多案舍當作舍

若有寇戎之事案寇當作寇經多誤寇疏中同

凡以神仕者

祭牲繭栗者案牲壞似性

夏官司馬第四

太僕　案太當作大注及疏並同

稾人　案校勘記稾人之稾及注稾讀爲之稾俱當作稾餘依鄭義俱當易稾

以中車五路差之　案中誤中

王御王以現諸臣行先王之道　校勘記出下十字云毛本上王誤作主案此本因改主誤改主御之主作王而原誤未改賈疏以主御絕句王字下屬思謂鄭意當主御王一逗門九字爲句

大司馬

無輕騎濾也　案濾當作注著

已身伞無所將　案已誤已全壞伞

故知已之所管之衆屬他軍吏已無所將　案已並誤已當當作管

不言旞旌二者　案旞當作旞下同

而言爲月令者先　案先當失之誚

衰三年　案衰二誤衰三

哀公傳鐵之戰　案鐵當艾陵之誤鐵之戰在哀二年此所引在哀十一年傳

軍吏各領已之士卒　案已當作己

前師乃鼓譟　案鼓譟誤鼓

故不從其也　案其誤其

馬質

此莊二十二年左傳云　案云當文之誤

量人

謂若匠人去　案云誤去

匹百里已下　案四壞匹

笴三黍稷參　案黍謂黍

掌固

所中之處官　案守壞守

射人

云治射儀謂肆之也者　案注肆作肄則疏與釋文出肆之釋文合肆肆古通

獸有貙豻熊虎　案豻誤从干

皆約大射云　案云當儀之誚

七十步者侯中文四尺　案文誤文

火星已伏在戍　案戍當作戌

夏官司馬下

司士

釋曰云損益案當作損

主入路門於路寢聽事案王誤主

云朝于內朝者案于誤于

所以披持棺者案扶誤披

大僕

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案上壞上

入君於祭祀之禮案入誤入

祭僕

則一體折爲三段案段當作段

隸僕

惟祧之無寢者案之疑衍

弁師

今時冠卷當簪者案簪當作簪

晃則俛也案俛誤俛

鷩衣之晃繅九旂案繅字疑衍

每玉問相去一寸案間當作問

謂玉藻文案謂上當有所字

檜用組案檜禮檜作鬠

司兵

云祭祀授旅賁及案旅誤旅

司弓矢

故四者自對先自案下自

是試弓宮武案宮當習之譌

繕人

拾謂韇扜也案扜誤从手下同疏韇作韇

韋爲正無韇韋部有韇云射臂決也似當以从

弢人

不言矢菔以下案箙誤菔下及菔誤同

書功工拙高下之等案功工誤倒

道右

戎路山路之副案田誤山

大馭

以菩芻棘栢爲神主案菩誤菁栢當作栢

當祭左右轂末案末誤未

校人

王路駕種馬案玉誤王疏末王路同

知先牧是養馬者案校勘記先牧衍是下脫始字

馬祖亦作乘馬案馬祖亦是相土之譌

且王家遺人無廷實案庭誤延
不故行私覿故也案上故當敢字之譌
園師
習射虎者案處壞虎
職方氏
財用爲泉穀貨財案財當作賄
其澤藪曰雲瞢案瞢誤夢
元黿鼉鼈案黿當作鼈
流或爲沫案沫疑沫字之譌
咸彼其化案彼當被誤
王制兼閑田而言案閑當作閒下同
工脩巡守之時案王壞工
土方氏
表兆得尺五寸案北誤兆
下丈圜里已下案丈當文之譌
懷方氏
九州之外無貢壤案貢壤貢法改灋
貨賄以璽節是也案以當作用
合方氏
黃鍾之長千二百黍案黍誤黍下百黍同

禹治水後案禹誤禺
都司馬
言其衆曰案言下脫於字

秋官司寇第五

其職云掌四郊 案其上當脫案字後疏皆有

外外曰野 案上外當作郊

王至如燬 案至當作室

大司寇

六四童牛之梏 案梏誤桔

日月受而行之 案日月當作月月

以典待邦國之治 案典上當脫六字

太宰云太喪 案太俱當作大

小司寇

捨已稽衆 案已誤巳下巳志同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 案上壞上

必於祖社主前者 案祖壞祖

士師

或憔悴以事國

故引以爲兄 案況壞兄

縣士

云大夫所食云晉韓須爲公族大夫食縣者 案云當衍

外外曰野 案上外當作郊

王至如燬 案至當作室

方士

成乎也 案平誤乎疏中同

訝士

釋曰都冢云 案冢壞冢

以序有都士家士 案序下疑脫官字

朝士

于時淮南王劉安 案于誤干

分支令同 案令當合之譌

司刑

呂刑有劓則椓黥 案刓誤則

云此二千 案千誤著句下並同

司約

今俗語有鐵券丹書 案券誤券

滕薛鄉吾役也 案鄉當郷之譌

各復舊職 案各誤吝

宋仲幾曰案今左傳上無宋字

司盟

鄭伯使卒出貙案貙當作貔貙後出字

甲從巳而視之案巳誤巳

職金

築冶鳧栗段桃案鳧栗段三字皆誤當作鳧臬段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案下玉誤王

司厲

由昜視之案是誤昜

大人

微子云犧牷用註云案鄭誤用

大羊俱得案犬誤大

司圜

元謂圜上所收教者案士誤上

掌囚

侍刑殺者案待壞侍

野廬氏

彼夜行者與此異也案夜行字疑誤倒

蜡氏

人所歲惡也案歲當如此書之

若比長閭胥黨幸之輩案里宰誤黨幸

雍氏

云阱穿地爲塹者案塹誤塹

冥氏

所以扃絹禽獸案扃當从冂作扃絹疑當作羂說文絹繒也引逸禮纏縛加麥稍義別羂縮也羂下引逸

庶氏

周書作雧羂者羂獸足也與下罿氏注鳥來下則掎其脚之義正同

攻之謂燻之案燻當作熏疏中同前翦氏注可證說文本作熏从屮从黑熏象也

柞氏

此柞氏與薙氏治地案治誤治下攻治誤同

大行人

親以禮見之校勘記云親上當有王愚案有王与下天子以禮見之爲文一例

目宗彝以下也案自誤目

云士公之禮案上誤土

見王禮註公之禮案上誤註

竝中上服 案中誤中

亦烹大牢以食賓 案烹亦當作享後改烹

掌客積視飧牽 案牽譌不成字

如是孤法再重受禮矣也 案矣疑衍或者之譌

貢者因朝而貢 案因誤囚下以此知囚之囚同

兆方曰譯 案北誤兆

謂已是小國朝大國 案已誤巳下並同

司儀

所謂掌舍 案舍下疑脫文

拜中含此二事故也 案含壞合

相不人矣 案人當作入

於卿謂之而 案面誤而

象胥

言者侯以王有軍旅之事 案者當諸之譌

掌客

侯伯七獻 案侯誤侯

簋大 案六誤大

餘又多也 案又是又之譌

皆約公食大二以外置於堂上 案二當作夫

云車米禾芻薪陳於門外者 案禾誤禾

若潛師以來 案潛當作潛

掌訝

自復已之故位 案已誤已

朝大夫

諸言闕者皆是因秦燔滅典籍漢興購求不得也

案此十九字當是家士注闕下疏語遞承小司馬職注而摠結之今在此者疑後人所移

冬官考工記第六

惡其害已 案已誤已

總有七段 案段誤段

從攻木之工至陶旊 案旊誤旅

是營室宮也 案室宮疑誤倒

殷人重屋之等 案殷壞殸

夷狄之鳥穴居 案鳥誤烏

皮筒籍楛 案及誤皮

築冶鳧桌段桃 案鳧當作鳧桌當作桌段當作段

蒼頡篇有鞄斃 案蒼當作倉从食省下从口斃當之法不當改斃之法疑誤倒如斃切柔韋也而斃切與釋文李斯所作字恐不足據

陶人爲瓦器甑甗之屬 案甗無此字當甌之俗省

故車之六等之瀆也 案法不當改瀆

乘車之軌廣 案軌誤軌下同

輪人

此丁文賢是大頭穿 案下誤丁

軹轂未無形容可見 案末誤未

以本麤末細 案末壞不全

此以輪側於一邊 案側疑測之譌

館申上桯圍六寸

輿人

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 案較疑軨之譌

彼註云 案左傳杜預註云鄭三尺不敢與君同与此所引不同彼疑服字之譌下亦云或可服君誤

云與轂末同名者 案末誤未

輈人

庾人云 案庾誤庾

楗爲塞漏 案漏當作漏

鳧氏

問律於佺州鳩 案佺當作泠

桌氏

深人六寸二分 案入誤人

以觀不四方 案示壞不

畫繢

天子僭天 案僭誤僭

知在裘者 案知上誤衍墨釘

案七冠有朱紘之文案七當士之誤

若更以此繩入黑汁案汁壞汁

冬官考工記下

玉人

璧羨度尺案羨當作羨

記時諸侯僭稱王案僭誤僭疏中並同

磬人

短而厚則清案厚當作厚清誤清

短則形小案小壞小

矢人

矢稾長三尺案稾當作稾

瓶人

梓人

謂鐘聲鑄者也案鑄當鑄之誤

朗謂器不正欹邪者也案欹當作攲

于寶本以爲骨鳴案于當作干

揚雄以爲蛇醫案蛇誤蛇

發謂鳴聲發謂者也案下發謂當發鳴之誤

弓二寸以侯中案以下疑脫爲

廬人

以其土文云案上誤土

匠人

添前一五步　案十壞一
廟中之門曰闈　案闈當作閫疏中並同
衆如一　案衆當作參
諸侯環涂五軌　案軌誤从九下同
及都環涂　案涂誤途疏不言緯涂以經涂並同又下
車從中央　案夫當央字之誤
圜壺二十而一　案壺當作壼
九澮而州周其外　案川誤州
爲溝洫貢子法　校勘記改之案下又云貢子無
助法宜孜　且孜
并六遂土地不易　案上壞土
徙謂變上易居　案土誤上
借民之力以怡公伯者　案田誤伯
車人
頭髮皓落曰宣　案髮誤从衣
與人帶已下四尺寸　案此本下壞下
故知比是大車　案此誤比
弓人
本自中青未豐　案末誤未
鄭大叔段爲不義　案段誤段
故轉爲脂膏敗腯之腯　案依注敗腯當爲腯敗

謂幹不均而有高卜　案下壞卜
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　案鬻壞鬻
此據魚弓刜不張而言　案魚疑爲之誤
若然危矢據桓矢　案桓當恆之誤
蕭頭及背有之　案蕭當作簫校勘記字作蕭
苦用橐其溜文如斥蠆文　案苦當若之爲
和弓毄摩　案毄誤殽不成字
謂膠善戾　校勘記據漢讀考戾當作麗聲之誤也凡附麗之物莫善於膠愚案戾同禮釋文云戾燥也今人弓夏日以微火烘之即是畏膠燥之義似不必改字

儀禮古義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輯

儀禮古義

元和惠棟松崖著

七冠禮旅占注云古文旅作臚案周禮司儀旅擯先鄭曰旅讀爲鴻臚之旅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陳之也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告侯伯僭時鄭德云臚告季氏旅於泰山是也顏監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禹貢曰蔡蒙旅平

傳云祭山曰旅韋昭音盧盧籀文臚周書諡法曰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臚卽旅也

兄弟畢衫元注云衫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古文衫爲均棟案衫元卽漢之均祩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均元淮南子云尸祝袀祩高誘曰袀純祩墨齋衣也篆書衫與袀相似古文作均故左氏僖五年傳云均服振祭服上下皆元故謂之均服

袀元戎事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 服虔注左傳以均服屬昭

介曰棄元路鄭注云今月令曰似當爲衫字之誤是鄭意亦以衫爲元

將冠者采衣紒注云紒結髮古文紒爲結廣雅曰髽結也曹憲曰案說文卽籀文髽字古髽字皆作結

漢有假結安簡結大手結周禮注結作紒俗作髻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云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說文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譙周古史考云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古文作離者易離爲象云離者麗也禮月令云宿離不貸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兩鹿皮者士昏禮注云麗兩也春秋傳云鳥獸

猶不失儷是儷爲兩也

再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漢書匈奴傳云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邵曰撓和也鄭以攝酒有攪撓之事故舉漢法以明之

眉壽萬年注云古文眉作麋大戴禮王言云孔子愀然揚麋盧辨注云麋一作眉荀卿子非相云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楊倞云麋與眉同漢書皆以麋爲

眉歐陽公集古錄云漢故北海相景君碑有云不永麋壽全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

爲麋壽蓋古字簡少
通用至漢猶然也
永受胡福注云胡猶還也遠也案詩隰桑云心乎愛
胡也還胡互訓古音通詩言胡考周禮諡法彌年壽考曰胡
矣還不謂矣禮記引此詩還作瑕鄭注云瑕之言
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釋文云字
叶音滋案虞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鄭忠恕汗
簡云古文尚書字作孳是字本有滋音毋容叶也
記母追夏后氏之道也注云毋發聲也追猶堆也案
追古堆字枚乘七發曰踰岸出追李善曰追亦堆
昭代叢書 甲集 禮古義 卷第六 三 世楷堂藏板
字今爲追古字假借之也說文云自小阜也徐鉉
曰今俗作堆河東風陵堆戴延之謂之風堆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云殺猶衰也繫上曰古之聰
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虞翻注云乾坤坎離反
復不衰亦讀殺爲衰淮南說山云上有三衰下有
九殺衰音近殺故云殺猶衰也棟案衰猶差也荀
卿子云相地而衰政注衰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
爲衰分說林云大小之衰然注云衰差也春秋傳
文隆訓盛義亦通鄭注儀禮作昌者當由避殤帝
諱改隆爲昌如毛詩隆衝爲臨衝郡國志隆慮爲
猶殺也彼此互訓文王世子云親親之殺
注云殺差也是差與衰同
士昏禮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賈疏云商謂商量
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
爲明孔氏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爲商然則三光
靈曜當作考靈曜漢三神鑑銘曰吾作明鏡幽鍊
三商蓋本書緯
皇舅某子日知錄云士昏禮皇舅某子此或謚或字
之稱與聘禮皇考某子同疏以爲若張子李子婦
人內夫家豈有稱其舅爲張子李子者哉案經云
昭代叢書 甲集 禮古義 卷第六 四 世楷堂藏板
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
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張稷若儀禮節解云疏
之意或以婦新入門稱姓以告故亦以姓稱其舅
春秋傳云男女辨姓其此之謂
記父醮子命之辭曰荀子云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鄉
而跪醮而命之
昏帥以敬先妣之嗣荀子云隆帥以敬先妣之嗣案
文隆訓盛義亦通鄭注儀禮作昌者當由避殤帝
諱改隆爲昌如毛詩隆衝爲臨衝郡國志隆慮爲
日遲速衰序又云其周德之衰乎注云衰小也小

臨慮之類荀子亦以隆慮爲臨慮　漢時經學皆受之師時君之諱既經改易隨文釋之非復故書之義許叔重說文解字每載上諱不更箋釋亦此例也上文贊啓會注云今文啓爲開既夕請啓期同賈公彥云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案生爲漢初人不應爲景帝諱明經師相傳遂爲故實非證高堂之舊也

視諸矰繳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曲禮曰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詩鹿鳴曰視民不恌箋云視古示字也古文春秋傳皆以視爲

示賈公彥曰古人字少眼目視瞻與以物示人皆作視字棟案示本神祇字古視瞻之視皆作眡周禮說文皆同　啓毋廟石閟銘云昭眡後晁以眡爲示　鄭所據古文周禮知視爲古示字鄭忠恕撰佩觿以鄭氏此說大與說文石經相乖竊所未喻

士相見禮衆皆若是注云今文衆爲終易雜卦云大有衆也荀爽本衆作終史記五帝紀云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春秋傳有魯大夫衆仲明堂月令云衆雨衆降釋草云樂貫衆皆讀爲終仙人韓

終亦作韓衆古衆字皆終音

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注云今文辯皆作徧古辯徧通用史記曰辯于羣神今尚書作徧春秋傳云子言辨舍齊于季氏之廟杜氏云辨徧也荀子脩身篇云扁善之度注云扁讀爲辨韓詩外傳云君子有辨善之度古徧字皆作辯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春秋傳多古字古言故皆以辯爲徧鄉射禮云司射乃比衆耦辯注云衆賓射者降此之耦乃徧是鄭亦讀辯爲徧遵者降席東南面注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文遵爲僎或爲全論語云異乎三子者之善也禮記冠儀曰介僎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僎皆作遵又少儀僎齊注云僎或作騶本亦作馴古文禮僎公如大夫入注云如讀若今之若周禮旅師職云而用之以質劑致民注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棟案古而與如通如猶若也故如而或讀爲若鄭以爲聲之誤則古讀而如若也

主人釋服注云古文釋作舍大射儀云薦而未釋薦

注曰古文釋爲舍周禮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注
云舍卽釋也占夢職云乃令舍萌于四方注云舍讀
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
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貫作關棟案呂氏春秋
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卽儀禮所謂不
貫也貫與關古今通史記五子胥傳云五胥貫弓
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後漢祭肜傳能貫三
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一云貫謂上弦也古串與患
通又讀爲貫故古文患作關从心關省聲也

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云握本所持處也素謂
刊之也握本以作膚張穆若節解曰握本以作膚
以字疑誤別本刊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一讀
義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
握義同握四指卽四寸籌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
之使白也愚謂案文當云握本或作膚張氏以爲
刊本一讀屬上句非也
唯君有射于國中注云古文尚有作又汗簡云古文
書有作又石鼓戊文一作甲文云滿滿又魚董逌曰又

通作有秦惠王詛楚文云又秦嗣王虔作有古文
又又作有周易繫辭曰屨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鄭氏易又作有詩長發云有虔秉鉞箋云有之言
又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注云有
讀爲又戰國策公子他謂趙王曰今又案兵劉錢
本又作有說文云有者不宜有也从月又聲春秋
傳曰日月有食之
燕禮云更爵注云古文更爲受大射儀同周禮巾車云歲
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春秋昭廿九年傳云

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知古文更字皆爲受
升媵觚于賓注云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媵
皆作騰檀弓下篇云杜蕢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
媵宋本作騰非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
升媵觚于公注云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
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觓旁氏由此誤爾上
經云主人坐奠觚與篚注云古文觚皆爲觶又云
主人拜受受字當作送觶注云今文觶作觚說文曰觚
禮經觶漢書高帝紀云上奉玉巵應劭曰飲酒禮

器也古以肊俗受四升韓詩說云三升曰鬴四升曰豆大射儀云侍射者降洗肊觶疏云肊觶以兕角爲之非謂四升曰肊者也古扈字俗觚鄭氏駁五經異義曰觶肊旁氏汝潁之閒師讀所俗今禮肊旁單古書或俗肊旁著氏則是與觚相涉學者多聞觚寡聞觚寫此書亂之而俗觚耳

對曰寡君君之私也注云私謂獨受恩厚也棟謂私猶屬也若邾滕之于齊宋故叔孫豹云邾滕人之私也上介致辭謙言屬國

大射儀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言成功曰頌西昭代叢書 甲集補儀禮古義 卷六 九 世楷堂藏板

爲陰中萬物之所成古文頌爲庸鄭氏尚書云笙庸以閒注云西方之樂謂之肅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

綴諸箭注云箭篠也古文箭俗晉周禮大行人云揚州其利金錫竹箭注云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古讀晉如箭故

且左還注云古文且爲阻棟案古鐘鼎文祖字皆俗且如祖乙卣盨和鍾文王命癲鼎師毀敔皆然尚書黎民阻飢今文俗祖飢徐廣曰祖始也孟康曰

古文言阻古文祖俗且且阻同字故儀禮尚書皆俗阻

奏貍首注云貍首逸詩會孫也貍之言不來也漢書郊祀志云周靈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甚宏廻卽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封禪書云設射貍首徐廣曰貍一名不來棟謹案禮說云不來反爲貍猶并夾爲箭終葵爲椎邾婁爲鄒勃鞮爲披周伯琦云鄒古邾婁國小傳勃鞮內傳作披壽夢爲乘不可爲叵苹舌職說苑俗苹殖舌職爲殖也後世反顓孫師之子爲申祥顓孫爲申也

昭代叢書 甲集補儀禮古義 卷六 世楷堂藏板

切之學出之此貍首之詩與祭侯之辭皆言諸侯來朝之禮不來者不寧侯故抗而射之然則裴弘行古禮說者謂依物怪以致諸侯妄矣康成詩譜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孔子錄詩不得熊氏經說云貍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小戴射義所記詩曰會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以爲射節小戴射義所記上大夫君子凡以射則燕則譽此貍首之詩也大戴投壺篇所記上章本同而前一句會孫侯氏爲數句腳恐寮射解說侯氏因亂入正文脫下文又增韻曰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飭躬乃讓乃損乃讓乃賡其堂乃飾其行既志乃發此亦貍原父七經小傳云或曰貍首鵲巢文貍似鵲巢也鵲巢之詩御二妻之義亦猶會之義黎民阻飢徐廣曰祖始也孟康曰

昭代叢書 甲集補儀禮古義 卷六 世楷堂藏板

聘禮云管人布幕於寢門外注云管猶館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易隨初九云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牲義作館

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棟案立讀爲位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注云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公羊傳曰卽位者何踐阼而治也武王旣入立于社南今周書克殷解文也案其文云王入卽位于社是立字當作位也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及盨和鍾銘

立字釋者皆訓爲位又周邾敦銘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周哉敦銘云蘇公入右哉立中庭北鄉韋宏嗣許叔重皆云列中廷之左右曰位明立字亦當作位釋者仍訓爲本字非也

賓進訝注云今文訝爲梧公食大夫禮云上介受賓幣授幣注云梧逆也既夕注云梧逆也對面相逢受案梧本作牾訓爲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曼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牾梧也

幣從者訝受皮注云今文訝爲梧公食大夫禮云梧受既夕若無器則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

侑幣注云古文侑皆作宥案春秋傳侑皆作宥又周禮三宥管子作三侑古字通用

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鄭佺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者策當佺笑板當佺版問幾月之資注云資行用也古文資佺齋周禮外府云財用之幣齋先鄭云齋或爲資今禮家定齋佺資後鄭云元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

變易古字亦多或

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注云古文簋皆佺軌周禮小史云敘昭穆之俎簋注云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謂爲軌古文也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蜀才本簋佺

觀禮云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注云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案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視詔登猶升也嘉禾篇曰周公奉以是氏爾字本通故或稱氏或稱是非有異義白虎通云侯者候也主若政勤和天下此合假讀爲格正也

已見于碑見洪适隸續何至漢季始改氏爲是乎當時衰不識蕃皮陳壽不辨是氏古字古音皆亾于晉

士喪禮云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綃注云綃讀

惜哉

為綳屈也江沔之閒謂槧收繩索爲綳古文繩皆
精說文云綳紵未槧繩讀若旌案孟郁脩堯廟碑
精字作旌與古音合釋文音綳爲側庚反非也
布巾環幅不鑒注云古文環作還案古環字皆作還
春秋傳云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傳云道
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漢
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
決用正王棘注云世俗謂王棘砑鼠言王棘可以砑
鼠也砑古磔字史記李斯列傳云十公主砑死於

杜張守節云砑音貯格反司馬貞曰砑音宅與磔
同古今字異耳司馬公類篇云王棘一名砑鼠劉
昌宗音砑爲托皆失之 磔鼠見張湯傳
竹笏注云今文笏作忽案說文無笏字注今文當作
古文傳寫之誤古笏字本作搰鄭氏尚書曰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搰注云搰者臣見君所秉
書思對命者也穆天子傳曰帗帶搢搰郭璞曰搰
長三尺杼上推頭一名珽亦謂之大圭从曰勿聲
六書正譌云圖呼骨切俗作笏非說文曰搰出氣
詞也从曰象氣出形春秋傳有鄭大子搰文又
云搰箭文作忽搰一曰佩也象形搰又與忽通故儀
禮一作忽是也今治忽字古皆作搰搰習論語仲忽古
今人表作仲搰揚雄甘泉賦云翕赫曶霍河東賦
云鑾搰如神師古曰搰讀與忽同
設決麗于掔注云古文掔作捥案掔依字當作掔傳
寫之誤說文曰掔手掔从手取聲漢書郊祀志云
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捻掔游俠傳云捻掔而游談
高誘呂覽注云掔讀如棬棬之棬古文作捥春秋
傳史記多古文故皆作捥俗作腕非也

幂用疏布久之注云久讀爲灸謂以蓋塞扃口也既
夕曰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爲灸說文云久从後灸
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撓
今考工記作灸諸牆當是後鄭所易
幂用功布注云古文奠爲尊案古尊字作尊與奠
相似故譌从之奠从丌讀若箕尊从廾讀若拱
四鬠去蹄注云鬠解也今文鬠作剔案剔與鬠同大

雅抑詩云用遏蠻方魯頌泮水云狄彼東南戾云
遏狄皆當作剔韓詩云髮彼東南蓋从古文
箋人許諾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術與述古今
字毛詩曰月云報我不述韓詩作術術祭義術省注
云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既夕云設披注云披輴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君旁牽
之以備傾今文披皆爲藩案披从手皮聲古音皮
與蕃同蕃又藩通故今文披作藩藩聲之誤也辨見
詩攻

記云御以蒲菆注云蒲菆牡蒲蕳也古文菆作騶疏
云案宣十二年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
反之廚武子御每射抽矢菆納諸廚武子之房杜
注云菆好箭又云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注云蒲楊柳可以爲箭古文菆作騶者漢書藝文志
傳云鍇上兵事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
矢也顏監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
字其音同耳騶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
同的是菆與騶同也

士虞禮記云明日以其班祔注云班次也古文班或
爲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爲胖棟案古辨字或讀爲
班故古文班亦作辨史記五帝紀云辨于羣神徐
廣曰辨音班漢書王莽傳云辨社諸侯師古曰辨
讀爲班春秋傳襄廿五年云男女以班賂晉侯此
今文也哀元年云蔡人男女以班此古文也說見
劉光伯規過今文爲胖者鄭注王制云頒之爲言
班也頒與胖字雖異而義同是胖猶班也
葬而小祥注云古文葬皆作基案堯母碑葬字亦作
基

中月而禫注云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古文禫或爲
導說文曰禫古文丙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又木部
棪字下所讀同棟案導服卽禫服从古文故曰導
則是棪與棪皆讀爲禫近有妄人作字書名正字
通斥許君說爲妄是未讀儀禮喪服記云禫而內
皆作
道
特牲饋食禮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云炊黍稷
曰饎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饟說文曰饎酒食也或

俗餽从阝或俗糟从米
主人左執肉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注云詩猶承
也謂奉納之懷中詩正義云內則說負子之禮云
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爲
言志也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
有司云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云挑謂之歃讀如
或舂或抗之抗字或俗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挑俗
抗疏云讀从詩或舂或抗彼注抗抒臼也案今毛
詩生民云或舂或揄毛傳云揄抒臼也不俗抗者
周禮地官女舂抗二人注云女奴能舂與抗者抗
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抗董氏引韓詩揄俗抗鄭先
通韓詩故讀从之說文臼抒臼也从爪臼詩云
或簸當俗舂或舀或俗舀从手从穴或俗舀从臼穴
案詩釋文云揄說文俗舀舀訓又與揄同明簸當
俗舂姚令威謂後人改舀爲舀則是宋時說文已
誤舂爲簸矣

儀禮經注疑直

程易疇儀禮經注疑直輯本序錄

民國十八年九月江夏徐恕行可以舊藏吾鄉先正程易疇先生儀禮經注疑直殘稿八册寄余北平屬爲校寫以俟刊布尋程君撰著行世者有通藝錄而疑直獨希見稱述意其端居治禮時有發正卽隨事錄於簡端名之疑直者取曲禮疑事毋質直而勿有之義也後來通藝錄全部刊成通藝錄各條各陳續附刊末年已七十有九疑直所列諸義有已采入通藝錄各篇中者如疑直說喪服各條今錯見於喪服特牲饋食爲一册闕一葉少牢饋食有司徹爲一册闕十葉凡每卷首葉完具者其第一行皆上題儀禮經注疑直次題歙程瑤田校又每册中間有雜入周禮文者今皆辨而去之

書用直行紅格紙葉每面九行行二十一字經注疏款式一以李元陽閩刻注疏本爲準而不全錄本文監本毛本皆放李元陽閩刻式與汲古閣本同間有異字又每以監本相校明其所據爲李元陽閩刻矣唯文字視他本有異同者則摘錄單句而記其異字於旁或證知其譌則以意正之亦不悉馮他本也校竟茲錄其引據諸本於左

陸氏釋文　通典　唐石經　張淳識誤　李如圭集釋　楊復圖　朱氏通解　元豐己未本　宋本　敖繼公集說　監本　北監本　嘉靖本　陳鳳梧本　永懷堂胡氏撰儀禮新疏屬草幾四十年蓋嘗蒐討先正遺文得

本　顧炎武九經誤字　張爾岐句讀　沈廷芳正字
鍾人傑刊本　集虛堂校本　清殿本　清欽定義疏
吳本　疏足吳建華何讀　金日追正譌　戴震校本　金榜校本
方睎原校本

作者自下已意以申經注之義或規正鄭賈及儒先舊說
皆錄之上方或稱案或稱瑤田案或條末署瑤田記文無
定例亦有直隸陳言不加案語者蓋類記之以待異時論
定也所引同時友朋之說則有戴東原金輔之汪稚川方
睎原　皆徽州人　汪容甫段若膺劉端臨阮伯元汪竹香等夫戴
金汪劉段阮諸家其著述天下初不藉此書以自重
疑直爲書蓋有二術一曰校字二曰說義原書引據各本

輯錄之例先出經注疏文略標起訖次注原本卷數葉數行數次注原本卷數葉數行數於下　卷數葉數行數次低一格　第與說古閩本同　次注原本卷數葉數
行數於下　卷數葉數行數次低一格逐寫疑直本文其
直鈔成說初無論斷者亦據錄以存本眞
疑直爲書蓋有二術一曰校字二曰說義原書引據各本
七卷本而多空其文　原書空格甚多以文字皆無異同則不出也　今又放失不
具故須意爲消息整齊篇幅而別題卷數於旁不得具依
原本十七卷之次
火今疑直開引一二事二君之學得以窺見一班誠所謂
碎金片羽愈足寶貴者矣
今輯錄是書仍舊名爲儀禮經注疑直原書實據閩刻十

比勘異同至爲詳審其時誤本甚衆校者不得不爾今阮
記凡行文間危疑皆與發正其所據版本亦有出於疑直
所引外者故於程君據本校字各條不煩甄錄以免繁文
若以意校改或據校而復加案語者則具鈔之其簡端說
義各條雖前後岐互亦依次列之或間附愚案以明其意
此其大較也
胡培翬楊大堉所引疑直文爲今殘本所無者今依次錄
入其引義同而文字少異者則附錄於當條之下以資比
勘

又有周禮二册都百五十餘葉其校字說義及書本款
存之者也方睎原兼治詩古文辭見通藝錄及戴氏文集
汪竹香見漢學師承記方書不見著錄汪書及身悉燬於

式與疑直正同唯殘闕過甚亦不審其書名應別爲輯
錄以成一書附於儀禮疑直之後民國二十年六月二
十日吳承仕

傅植夫寫

歙 程瑤田 校
卿後學吳承仕輯錄

士冠

經卽位于門東西面 卷一 五葉 上第一行

初疑席于閤西門東爲門左扉之東細繹之不然蓋兩門之東也主人卽位于此以待賓事 胡培翬正義引程氏瑤田儀禮經注疑直

疏案玉藻云輦君朱大夫素士爵弁云云 六葉下第四行

此是朝服君臣皆素冀素輯

疏彼皆不言臣云云 七葉上第一行

按玉藻又云朝服而朝夕朝然後服之注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朝皮弁服疏當引此以明在朝君臣同服非彼皆不言臣也

疏證此玄冕朝服而玉者 同上

冕收冠

疏云凡染黑五入爲緇云云 第四行

說文緅帛赤黃色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因其色已成爲絳大赤也緅純赤也赤南方色纁絳赤色也緅帛赤白色緋帛赤色也春秋傳曰緅衣

雲氏禮有緇緣細繹也紺帛深青揚赤色緅帛雀頭色一曰微黑色加紺緅淺也讀若諼緅 新附帛青赤色也緇帛黑色也紺帛青艾色緊一曰赤黑色或曰深緇

紫帛青赤色緹帛丹黃色繅帛加紺色緇帛淺黃色也

茲黑也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

玄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爲玄

綪赤縉也以茜染故謂之綪緣帛青黃色也纁帛青白色也縓淺絳色也劉帛雕色也

承仕按上來雜鈔說文未下己意蓋類記之以諟考定

疏三染謂之纁 第五行

郭注纁絳也書疏引李巡爾雅注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

疏淮南子云以涅染緅云云 第八行

鍾氏染羽疏引淮南子作以涅染紺則黑於涅 高誘注淮南子作涅礬石也作染紺是此作染緅緅字似誤卽以此疏下文轉而證之並知其爲紺字也然檢淮南俶眞訓作令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

後爵弁服疏引淮南亦作染紺此誤緅因改正之

經布席于門中閾西閾外西面 八葉下第五行

也紅帛赤白色緋帛赤色也春秋傳曰緋

拔門中中于門也
拔玉藻公事自閫西注聘享也私事自閫東注覿面也注此謂聘
客也然則聘享實入門由左扉覿面由右扉此亦席于
門中左扉閫外也
疏案少牢云史左執筮云云九葉下第五行
拔此云策彼云筮此言筮人若更言筮則文複彼言史
若不言筮則義未具
疏云讀藏筴之器者云云第九行
拔云抽上讀則上讀非向下韜之者且難兼執上讀是
平面者藏時在上用時抽置讀下少儀賜人若獻人劍
則啟櫝蓋襲之注櫝劒函也襲卻疏蓋劒函之蓋皇氏
云卻仰也謂仰蓋於函底之下加函底於上重合之故
云襲然則經所謂上櫝少儀謂蓋亦卻之襲函於上乃
兼執之
疏曲禮云旬之外曰近某日云云十二葉上第三行
拔此疏承曲禮孔疏之謬曲禮本謂筮旬之外曰旬之
內日而疏以少牢先月下旬諏日特牲不諏日一爲旬
之外筮一爲旬之內筮誤曲禮以當之同一筮上旬而
謂諏日者所筮之上旬爲遠日不諏日者所筮之上旬
爲近日誤爲儀禮增命筮之辭支離謬妄今辨正之蓋

疏其爵同者第五行

拔爵同者公侯伯上中下士皆一命子男上中下士皆一命予明上中下士皆一命

不命

經缺項二十四葉上第二行

注稚川云缺項讀本音不當音頍缺項者謂自前繞後至項而結之有組繫之以固弁也此缺項唯緇布冠有之

拔缺項對二弁之弁弁以固弁缺項以固冠是則有一物故注云冕爲四綴以固冠也

疏云纚今之幘梁者云云二十五葉上第二行

鄭以今之巻幘爲頍象之所生又以纚爲今之幘梁是必結髮爲紒而後以纚之云足以韜髮而結之者謂結其纚非謂結其紒也疏以纚六尺爲約髮之長而爲之故必韜訖而爲紒與鄭說遠矣

疏緇布至屬于頍共爲一物第八行

當云頍項至屬于頍共爲一物云緇布者非

疏最在南頭二十五葉下第九行

拔最在南頭在房中西牖下之南頭

注勺尊升所以斟酒也二十六葉上第五行

正謂以尊升升字爲斗字之譌據少牢及此疏正之

斟改斟拔說文從斗與聲不從與

經缺項二十四葉上第二行

注稚川云缺項讀本音不當音頍缺項者謂自前繞後至項而結之有組繫之以固之也此缺項唯緇布冠有之

疏離弁同色云云二十八葉下第七行

韠弁同色句上下有脫文

注外門大門外二十九葉下第一行

正謂云大門下外字誤衍從敖氏巢說引此注無下外字　嘉靖本亦有下外字當從正謂乙之

疏據主人在西云云二十九葉下第七行

瑤田拔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此通例也不論賓主亦不論在東在西疏後二語甚慣慣主人在西西改東

又拔疏主人在西西字乃東字之譌今正之則後三語乃通也

疏是曲爲二揖三十葉上第五行

曲上增一字

經盥于洗西升三十葉下第一行

注容甫謂余言注稚川云經文是賛者盥升句無于洗西三字爲注文譌互入經文者此說精確觀疏中無正文句可知瑤田記

承仕按胡氏正義引程氏此文字句稍有出入又阮
記引浦鏜說與此同意
元豐本亦多三字
按經文衍于洗西三字疏言無正文者謂注義如此經
無正文也玩注意亦爾注蓋合盥升二字解之盥于洗
西升于賓階耳故曰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若盥于洗
西爲舉經句而由賓階升也五字豈釋之之辭乎其經
無此三字審矣
疏云東序主人位也者云云（三十一葉上第九行）
按注云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阼少北是謂東序爲

阼也東序東序端也疏未得其意
經將冠者即筵坐（三十一葉下第九行）
瑤田按冠筵西面則將冠者即筵西面坐也
注洗盥而洗爵者（三十四葉下第六行）
者字據正譌本刪然玩疏不當刪仍依本文
注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云云（第七行）
萬充宗儀禮商云鄭氏據昏禮婦洗爲說非也昏禮舅
南洗姑北洗男女有別之義也冠禮無婦人與事實者
何容別洗況上文陳器饌北堂別置洗之文又上文陳
服于房中下文即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醴固在房中
也
瑤田按凡言左右皆據人面而言故南而者以東爲
西而者以南爲左出以東爲左者出則面向南據出時
而言左右也入以東爲右者入則面向北也
疏故不在門外（三十六葉下第一行）
不字刪
注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第六行）
瑤田按主人初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此云復初位
即其位也蓋賓降直西序故主人降直東序賓主位必

相對也且至階讓升處非位鄭注蓋誤

承仕案胡氏正義引此條非位上有賓主皆然四字

按賓主至階讓升雖相鄉然立皆北面今賓降直西序東面立則主人降直東序西面立此卽主人初時待賓之位今主人復立于此也注謂初至階讓升似非

經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見生 三十八葉上第四行

鄉大夫操疏改作卿士鄉大夫阮伯元書來劉端臨之說亦然 嘉靖本亦誤作鄉大夫

鄉見生見改先

承仕案阮氏初以作卿爲是故援劉說以證成之後作校勘記乃改從段玉裁說謂鄉字不誤蓋不如初說之善具如胡氏正義所引

注內則曰飲重醴清糈 第九行

通解本重醴下有清糈二字正謁本以爲誤衍非也又詳引內則重醴下脫稻醴等十字據敖氏集說增補亦不然玩注意本不引全文敖氏往增改鄭注吾不惡也

經若孤子則父兄戒宿 四十七葉上第四行

按曾子問云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于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贊冠者此冠者注謂賓及贊者

疏云禮於昨者云云 四十七葉下第四行

為是明其隨得隨記篇末經寫定之書

注 四十四葉下第四行

集說載注有云如今涼州烏翅矣此採脯人注以足之然則集說他處多有載鄭注而不見今本經條下者皆此類也說經不當如此若採用必云見某經注 瑤田記

疏若今梁州烏翅矣 第八行第九行

梁皆改涼烏皆改烏

疏云設扃鼏者云云 四十五葉上第九行

按士昏禮及公食大夫禮注皆謂扃所以扛鼎者也以茅覆鼏俱公食大夫禮注文公食大夫禮經文云陳鼎

設扃鼏若束若編

疏凡肺有二種云云 四十六葉上第一行

龍按此經離肺自兼舉肺祭肺言之

經若孤子則父兄戒宿 四十七葉上第四行

按曾子問云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于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贊冠者此冠者注謂賓及贊者

疏云禮於昨者云云 四十七葉下第四行

按禮於昨卽冠處筵于東處少北也
疏按內則云舅沒則姑老云云四十八葉下第五行
按舊論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沒卽不在此經與上
孤子一言父沒一言母沒所以著之若母偶或不在不
必特言且卽疏說母沒又當添設一經以著其禮乃可
而不然也母沒則直不取脯耳疏說是母不在者謂歸
寧不必然或母病及庶子之母不入廟故于庶子條下
言之關適子母病賦而又不然妾子統于女君母自謂
適母抑適母沒妾子子冠得使人受賦
音義服叶蒲北反四十九葉下第一行

叶音是朱子讀陸德明釋文無叶音
疏云因冠而戒者云云第七行
按注云戒者謂棄幼志勳者謂順成德觀下文如是句
自明疏誤
注絢之言拘也五十三葉上第二行
爾雅絢謂之救注云救絲以爲絢說文纕繩絢也
注柎注也五十三葉下第三行
也改考
承仕案作者是然者當讀爲若周禮瘍醫注云注謂
附著藥此云柎注著也別有詳說

疏謂量炭第四行
炭改灰
疏案此三服見屨不同云云第七行
按經一舉衣一舉裳一舉弁互文耳其實皆謂屨從裳
色
疏云冠義者五十四葉下第三行
云字上補又鄭註禮記冠義七字 七字據殿本加
疏云冠義者云云同上
按此疏疑有闕文
記太古冠布云云第六行

注雉川云經文大古之大及注皆當作太此作太者因
儀禮經傳通解刻本誤加點也瑤田按鼏靖本大字皆
不加點
注第八行
按郊特牲注於冠而敝之可也下云此重古而冠之耳
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說敝之爲可之義覩此分明
記適子冠於阼云云五十五葉下第一行
按記冠義注謂主人之北也郊特牲注東序少北近主
位也
郊特牲疏文加皮弁是益尊三加爵弁所以尊

者曉諭冠者志意欲其尚質重古行三王之德敬事神明

醮夏殷之禮每加于阼階醮之于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成也下鄭注）

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論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志也下鄭注）

記以官爵人德之殺也云云（五十九葉第五行）

汪稚川云詳記文之意蓋謂古者唯有官而無卿大夫之爵自夏殷以來始有卿大夫之爵別其官之大小以爲爵之等哀而夏殷時猶無謚也至周制謚法爵尊者始有謚周時代漸趨于文之意若周制下大夫皆無謚是以孔子爲下大夫有誄無謚也非謚也誄與謚不同鄭注以誄爲謚

士昏

疏及設紹介者（卷二十二葉下第三行）

龍按者字衍

疏是以躬禮（四葉上第三行）

躬改聘

經主人以賓升西面云云（第九行）

張山按主人西面賓東面主相對爲位也主人不言

阼階當阿者省文且下有主人阼階上以互足之也云西階當阿即鄉飲酒諸禮之當楣也如必人堂深則當曰升西階由楹內當阿矣阿楝諸字義久失故說經者不能不口也

又按云主人以賓升西面言升至階上即西面也云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言升至階上亦即當阿而東面致命也故下即接云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言由西面旋而北面不移其所蓋當楣也不著當楣者明上當阿即當楣也觀下經醴賓主人拜在阼階上賓拜在西階上其爲當楣無疑與上當阿爲無別異也（癸丑記）

承仕按胡氏正義引程易田云主人在阼階上接賓賓乃獨入堂深而至于楝賓主不相對于授受行禮不便云云乃引用釋宮小記當阿義述語然文句亦不盡同

又按癸丑爲清乾隆五十八年程君年六十九

經授于楹閒南面（第九行）

按楹間蓍東西之節其南北之節則當阿也喪大記君將大斂卽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南北之節在堂廉而東西之節則在楹西大夫將大斂卽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南北之節在堂廉而東西之節則在楹西亦然蓋君斂子位在序端大夫斂君位在序端是時卿大夫相對爲位也主人不言

大夫之位今在堂廉不得進而北面於楹西以背君與
子也又按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豆實實
于罍陳於楹外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兩楹間
者總承罍筐蓋楹內楹外舊南北之節楹間舊東西之
節故注云陳罍筐于楹間也不知者乃謂楹外楹內楹
間是三處其故在誤解楹間爲南北之節謂其處必正
當兩楹間不檢聘禮而紬繹之按聘禮授受東西之節
有四法一爲賓主敵體在兩楹間賓面卿受幣于楹間
是也一爲賓主雖敵體而所趨者君命則在堂中西卿
婦饗饔于聘賓受幣堂中西賓問卿受幣堂中西是也

一爲賓臣主君則直趨君位當東楹賓覿進受幣當東
楹公禮賓受幣當東楹是也一爲賓主雖君臣而所執
者君之器則在中堂與東楹之間聘賓致命公側襲受
至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也以上四事若以楹爲南北
之節則必不能出而在楹外矣於楹間堂東堂西三者
則可矣而于所謂當東楹者亦謂其不在楹南乎此可
以決授受之節當楹間其南北之節斷在當楹處也

承仕按胡氏正義節引此文疏此云奠於鼎東升席奠之（九葉下第二行）正謂云疏文十字因上文而誤衍依通解校乙之

經合升十一葉上第九行

按下經婦饋舅姑云合升側載以舅姑其牢而異俎也此但曰合升不見載者亦合載也下經設饌惟俎夫婦同之足以決之矣昏義所謂共牢而食同俎也俎載牲體牲謂之牢也

音義鄉許亮反十二葉上第二行

鄉上補瑁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十四字

經被頸二十葉上第九行

頸從糸頃聲說文作褧

疏然此士妻言被禪褕云云二十一葉上第七行

龍按鄭意施禪褕于領上猶言被禪褕領於領上耳謂衣領之外別加一禪領其上刺爲褕文非刺褕文于衣領之上也

疏約褕丹朱第七行

約改紬

疏云門外婿家大門外者云云二十三葉上第二行

龍按注言婿家大門外非言婿大門外

經主人揖婦以入第三行

瑞田按主人婿也昏義云婦至婿揖婦以入是也下經其牢而食三飯卒食賓酌酳主人又酳婦亦稱婿爲主

人頭有人言毛西河寄書云此主人指婿之父何其誖也

疏公食禮七俎之人云二十四葉下第四行
龍按七俎從鼎而入設之注已明疏非
經北面載第五行
據下婦饋舅姑曰側載此爲合載一俎矣
經七肉逆退第七行
龍按俎者方有事七者事畢故退
經腊特于俎北二十四葉下第二行
曰腊特于俎北則其南必脅魚兩俎二以並矣

按腊特于俎北直牲與魚北也公食大夫禮曰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豚魚在牛南腊脅肩亞之肩以爲特直豕與腸胃東也

注設之當特俎第六行
按對醬當在特俎東北疑注設之當特俎下脫東北二字不然俎醢在醬南皆失對義矣
疏奠酒熱醢食乃將入二十五葉第一行
瑤田案當是臨食乃將入臨設俎醢
承仕按阮記引魏了翁要義醢正作臨程校與之閒合

經賓先舉酌于戶外云云第七行
上三酳賓皆北面答拜此賓自酢拜亦應北面上蓋入
注婦拜見上篇云云二十七葉上第二行
此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注文誤入鄭注當刪

疏云祭舉食舉也者云云二十五葉下第四行
按特牲少牢食舉兼謂正脊不專指肺此疏似一肺脊
爲一物
注肝肝炙也二十六葉下第七行
按肝炙蓋豆實疑亦盛于豆以從獻
注婦拜見上篇云云二十七葉上第二行
此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注文誤入鄭注當刪

經席于阼二十九葉下第八行
按席于阼西面下婦進拜注云進東面乃拜
經無稷二十二葉下第三行
瑤田按凡禮設飯陳簋必黍稷並進以稷爲五穀長設之爲敬也今婦饋舅姑特見無稷以稷爲疏食婦道成以孝養飯必精美不進疏食也

承仕按胡氏正義引程瑤田云凡禮設飯陳簋必黍稷並進以稷五穀長設之爲敬也昏禮同牢皆食亦黍稷並設今婦饋舅姑特見無稷明但設黍也黍美稷疏歸道成以孝養飯必精美不進疏食也與此大合

同而文義稍有增補

經婦撤于房中云云第六行

瑞田按此亦撤中之饌設于房中也

注婦氏人三十五葉上第七行

瑞田按婦氏人猶言婦家之人也左傳僖十二年王呼管仲相夫人曰婦氏襄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注氏猶家也言夫人氏之馬也

疏爲此拜當稽首也三十八葉上第四行

龍按當下脫附字

注壻恐計反云云三十九葉上第四行

疏殺必全者第五行

殺必改必殺

經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四十五葉上第一行

瑞田按南洗設于阼階下而北洗不設于北階下者不便也然則所謂在北堂者其在北堂之廉直室東隅者歟

疏下經致語入告四十七葉上第四行

龍按下經字衍

疏以其云命某加諸卜四十八葉上第六行

龍按注以昵命斷句

疏餘且納采四十八葉下第七行

且改見

經某既申受命矣同上

瑞田按某既申受命某字與前某既受命同爲使者名

音義鞏步千反五十一葉上第五行

千改干

疏下經致語入告四十七葉上第四行

士相見

注吉如固請終賜見也卷三四葉上第五行

按上注云固如故也今解此固字卽承用如故二字若作固則如字不可通矣今從集釋胡氏正義引程氏瑤田云

注君祭先飯食其祭食十五葉下第二行

食其二字可疑敖氏作謂君亦難據信引同上

歙　程瑤田　校

鄉飲酒

注退猶去也云云 卷四五葉下第四行 揚大

注退猶去也謂主人出賓門賓送出門又拜其辱也

堉續正義引程易田云

經賓進東北面辭洗十葉下第三行

鄉射禮注云言東北面此賓位也冠禮之賓位即此經位據上冠禮云主人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此主人

位也賓辭直西序東面此賓位也冠禮之賓位即此經下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者也賓主兩位必相對曰階下曰賓降則其位皆不宜遠于階豈或南于洗乎且賓介眾賓遷厭而入門左曰北上者蓋旋而東面主人是時亦必旋而西面賓主相向而立此位蓋當門內霤入門北行至此即止而旋其面曰左者對主人在右言之非至此時又折而左行也立訖然後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是時介與眾賓依然立當內霤及主人獻賓酢酬禮畢然後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曰如賓禮者當面者是也上冠禮記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雖因孤于冠而言之然于此發凡是其例

亦降而至內霤三揖三讓而升也由是言之揖讓之先

矣又案大射儀賓阼主人畢賓降立于西階西矣擯者
又以公命升賓賓乃升立于西序東面而燕禮射入升
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皆不云序端內盥序端乃階上
有事之立位今賓已受獻不敢交盥而降復以公命升
之是時賓無事矣不得在當事之位引同
上
經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云云十三葉下
第七行
燕禮亦不在席盡爵然則西階北面坐卒爵乃常禮也
引同
上
經自席前適阼階上云云十五葉上
第七行
主人席在阼階上據鄉飲酒義曰坐于東南是已近堂
廉矣今自席前乃適阼階上鄉射禮亦然然則賓主拜
位卒爵之位在階上當楣者在主席南幾垂堂廉故主
人坐奠爵于序端其南北之節卽當拜位也引同
上
經主人坐取觶于篚云云十五葉下
第六行
此第二次取一觶于堂上之篚也立當西席東面賓堂
下立位也前主人降洗賓降卽立於此故于其復位曰
當西席東面也此與前經互相足引同
上
經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十七葉上
第六行
賓堂下立位當西序東面前屢見之矣曰當西序則在
階西可知至此必曰階西之文者賓此時不與上人行
禮且明南北不以堂深故與介辭洗之位不相屬下經
主人降洗介降必知賓先立于其位以俟事及辭洗復
位自皆立于賓位之南故下注獻酢畢云介降立于賓
南也楊氏引程氏瑤田云
經主人立于西階東十八葉上
第三行
此西階東在階上卽上下文介右之文不相遠也與冠
禮冠者立于西階東賓字之位在階下者不同而文
不別異者以前後有介右之文又不見降文可以互明
也自南方降席卽復西階上位以介席敷于西階上也
楊氏引程氏瑤田云
注就尊南授之十八葉下
第四行
兩楹間賓主敵者授受之常節也惟獻俯必于席故授
受在席前注謂就尊南授之非也然楹間爲敵者授受
之節謂賓在西階主在阼階彼此往來授受之節者賓
主同階則不以楹間爲節也引同
上
經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云云十九葉上
第八行
上經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時介辭洗此主人與衆賓
階下之事故獻介時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可決其先
之不隨至階矣至于將獻衆賓主人降階西南面三拜
者此反卿射俱無揖讓之文蓋主人與衆賓不相耦而

行故不相揖讓也案有司徹主人降南面拜眾賓于門東三拜眾賓門東北面皆答拜注云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又云主人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卒爵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注取祭以降反下位也位在西階西南又云眾賓辯受侑其薦與脊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據此則眾賓有兩位未獻位在門東獻則拜而進之其位在西階西南由是言之有司徹其主人卿大夫其賓純臣初位在門東鄉飲賓賢能也初位在門西即上經所謂眾賓皆入門左北上之位也然則南面三拜眾賓者以其初位在門東西南面三拜眾賓者以其初位在門西如此互相證明則主人初與賓揖進時介與眾賓決然在門左北面之位而不隨至西階下也三拜者統眾而拜之眾賓多不專拜其長升受之三人也蓋示徧之禮止于三少半四人實主人亦祇西面三拜耳者也賈氏疏此經謂眾賓各得主人一拜是以三拜爲拜升受者三人誤矣引同上

經賓席末答拜二十一葉上第六行

此席末者降席而在席之西也與席末啐酒而後降席者不同引同上

注舉觶不授下主人也二十一葉下第一行

下主人者謂舉觶者主人之吏也引同上四十葉下第七行

注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四十一葉上第七行

注引鄉射禮乃約初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之文非引無算爵時使二人舉觶之文被經無算爵下則曰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與取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上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不拜此經無算爵時亦當略同亦使二人舉觶賓與介亦取前薦西薦南受而奠于其所之二觶飲卒觶執觶者亦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介觶眾賓之長受而錯也如此則賓介奠于其所之觶至是起而行之矣引同上七葉

鄉射

經眾賓之席繼而西卷五三葉下第八行

鄉飲酒禮云眾賓之席皆不屬焉

經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五葉上第二行

按大射儀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鄭氏注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然則此采侯二正之侯同大射干侯之不及地武也

疏鄭知侯用布云云第五行

據大射儀外諸侯大射亦用皮侯據射人職王賓射亦

用布侯據梓人職王燕射亦用布侯又據司裘職畿內諸侯鄉大夫射皆皮侯注云列國諸侯遠尊得同然則列國鄉大夫大射亦當如畿內君臣皆用皮侯也況後記注云獻侯燕射則張之則大射同張皮侯明矣

疏云則餘賓射大射其侯皆用布據文義當是則餘賓射鄉射其侯皆用布鄉射謂作大射

楊氏正義引程氏瑤田云司裘職王及圻內諸侯卿大夫大射皆皮侯也據大射儀列國諸侯與其羣臣大射亦張皮侯故司裘注云列國諸侯射之三侯即引大射儀謂皮侯也然則大射未有不用皮侯者若

賓射天子亦張布侯據射人職王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一侯二正注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一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一侯者二正之侯則天子亦張畫布之侯梓人職所謂張五采之侯注謂五采畫正之侯是也又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云畫獸之侯即此下記所謂白質亦質布侯之等蓋皆以獸畫於布是天子於燕射亦張布侯也下記鄉侯乃此經鄉射之侯而不用下記之獸侯注以鄉侯采法無正文以其爲賓射之類故約之爲二正之采侯也獸侯詳是記者注云天子諸

疏絹寸焉第六行

考工記梓人作絹寸此作絹據釋文反切有四絹絹二字似可通

疏中人定扼圍九寸也第八行

定字據喪服注改作之

承仕按與補鐘校同

經東面北上賓少進七葉上第七行

按此東面北上賓少進者即賓與眾賓堂下西階前之

位賓位直西序眾賓以次而南稍後于賓覿下文主人
以賓三揖皆行必行而後反階則位不迫于階在階南
猶遠矣
楊氏正義引程氏瑤田云鄉飲酒禮注皆大門西東
面疏以主人至門內揖特賓則賓此時亦在門內當
矣然云北上賓少進者則賓與眾賓堂下西階之位
準此矣賓位直西序眾賓以次而南少退于賓據賓
降辭洗降洗進退之節擬之則位不迫于階而遠在
階南矣下經賓辭洗注云言東北面則位南于洗矣
案位亦不得南于洗賓位必與主人位相對眾賓必

與兄弟位相對主人及兄弟之位見上冠禮主人立
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立于洗東西面然則兄
弟退于主人既曰洗東雖兄弟以次而南其長必略
當洗主人位在兄弟上雖近于洗必少北于洗準此
以定賓位南北之節北不迫于階南不近于洗矣
經主人坐取爵於上篚七葉下第八行
第一次主人取爵于上篚以獻眾賓
經賓進東北面辭洗八葉上第五行
瑞田按卿飲酒禮注云必進東行示情
經賓以虛爵降九葉下第五行
賓酢主人卽用主人獻賓爵
經主人反位十葉上第三行
瑞田按反位者鄉飲酒禮所謂主人復阼階東西面也
經自席前適阼階上十葉下第二行
鄉飲酒禮亦自席前適阼階上
經主人坐奠爵于序端第五行
獻賓酢主人之爵奠于序端
經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第八行
第二次主人取觶于上篚以酬賓
疏此射前獻時親酌已十一葉下第一行
射改對
承仕案浦鏜改射爲辭
經坐奠觶于薦東第二行
賓奠酬觶于薦東
經坐取爵于序端十二葉上第一行
主人取前奠序端之爵以獻眾賓
經復位十二葉下第二行
復西階前賓位南之位
經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第九行
主人獻眾賓訖第一次所取上篚之爵降奠于下篚

經一人洗舉觶于賓（十三葉上第一行）

第二次一人舉觶于賓洗然後升則此觶取于下篚

經反奠于其所（第九行）

前主酬賓之觶奠爵東此一人所舉之觶奠薦西

經主人以爵降（十四葉上第四行）

第四次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大夫

經大夫降洗（十五葉上第二行）

大夫卽以獻爵酢主人

經大夫降立于賓南（十五葉下第七行）

遵者堂下西階前之位在賓南觀下大夫及眾賓皆升

則眾賓位又在遵者之南矣下經賓大夫取俎降大夫立于賓南眾賓皆升則眾賓位又在遵者之南矣記云大夫謂遵者其堂下西階前之位必相對若伸其尊是尊正立于賓南眾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足以明其堂下之位矣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或易賓而不易眾賓歟

楊氏正義引程氏瑤田云大夫謂遵者其堂下西階前之位在賓南賓主之位在遵者之南矣又下經賓大夫取俎降大夫立于賓南眾賓皆升則眾賓位又在遵者之南矣觀下文大夫及眾賓皆降立西階東北面（十八葉下第八行）之南矣又下經賓大夫取俎降大夫立于賓南眾賓皆升則眾賓位又在遵者之南矣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注云不使鄉人加尊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足以明其堂下之立位矣下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注云不使鄉人加尊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足以明其堂下之立位注約堂上立位面知之

經盡階不升堂云云（十九葉下第九行）

瑤田按盡當續如虛坐盡後食坐盡前之盡前後並據

坐外言盡階則不上階階在人前故曰盡也階前坐祭立飲明在階下階前之上不見退盡階字知其本在上階也

盡階升盡階也但不升堂耳

又按下經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於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言升又言降則所謂盡階不升堂者實升盡階但不升堂耳前按誤也

承仕按此以後說尊前說

經作相爲司正 二十葉下第一行

大射儀擯者遂爲司正注云不易之者俱相禮其事同也

承仕按此以後說尊前說

注方持弦矢曰挾云云 二十二葉下第六行

此經司射兼挾乘矢注云方持弦矢曰挾引大射曰挾乘矢弓外見鏃于射右曰揖鉤弦下經司射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注云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側也并矢于弦側其鏃將止變于射也瑤田謂此經挾矢矢在弓外射下故云見鏃下經執矢矢兼諸弦則在弦上故云側鏃也右手持矢且鉤弦而見鏃于射則弦矢中矩故曰方持左執弓右執矢後開前合而以鏃交于弦則弦矢不中矩故曰側持也

楊氏正義引同

經賓對曰某不能云云 二十四葉上第一行

按賓自謙曰不能而爲眾賓以下許諾也

經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云云 二十四葉下第四行

按三耦者六人之謂也因射立三耦爲六人故此俟事弟子之六人亦遂以三耦名之也下經所謂堂西三耦是也

三耦俟事之立位在堂上南面東上堂西者西堂下也事謂下經弟子納射器弟子贊工遷樂弟子相工弟子設楅弟子取矢委矢弟子設豐及說侯綱退楅俟徹俎諸事也

注方持弦矢曰挾云云 二十二葉下第六行

此經司射兼挾乘矢注云方持弦矢曰挾引大射曰挾乘矢弓外見鏃于射右曰揖鉤弦下經司射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注云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側也并矢于弦側其鏃將止變于射也瑤田謂此經挾矢矢在弓外射下故云見鏃下經執矢矢兼諸弦則在弦上故云側鏃也右手持矢且鉤弦而見鏃于射則弦矢中矩故曰方持左執弓右執矢後開前合而以鏃交于弦則弦矢不中矩故曰側持也

楊氏正義引同

經賓對曰某不能云云 二十四葉上第一行

按賓自謙曰不能而爲眾賓以下許諾也

經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云云 二十四葉下第四行

瑤田按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矣隨其弓置諸地故在弓下眾弓倚于堂西在堂下矣矣隨其弓置堂西廉故在弓上據此則眾弓雖倚堂下必當西序矣然則三耦俟事之立位不在側階之南明矣

經在東序東第九行

在堂上

疏上賓大夫弓矢在西序矣在北括二十五葉上第一行

弓矢刪矢字　北括上補弓下二字

經司射不釋弓矢第二行

釈定襄疏衆司射升時既言取弓挾矢矣此復言不釋弓矢刪矢字

經某御于子云云第三行

瑤田按某御之某指下射某子之某指上射

疏因曰遂第六行

因下補事字

承仕按浦鏜校同

經司正爲司馬第七行

注酒之事猶在後今無事故兼司馬

經阼階下之東南云云二十六葉上第九行

瑤田按阼階下之東南曰堂前謂東堂之南也東堂之東曰東堂下

按上堂下阼階下東南之位云堂前三尺猶大射儀云東序之東南皆不言縣北蓋統於堂之義也

疏前有司請射解爲司馬二十七葉上第三行

賈氏自解非鄭解

經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云云二十七葉下第二行

下經云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　設楅于中庭南

當洗東堅謂鄉射之立位當洗而少南蓋當洗而少南

三耦俟射之立位在射中之西南東面蓋當洗而少南

賦

司射誘射作射之立位在三耦立位之北東面直西序

又少西矣

經豫則鉤楹內云云第八行

按楹內西楹之西近西序一邊楹外西楹之東近中堂一邊堂謂鄉射在序其物當楣升階卽當東行不必鉤楹西然後折而至于當楣也若序物當棟遠在楹北升階當直向北行鉤楹之西乃折而至于物也知楹內楹外必主東西言者以士喪禮奠由楹內入于室言其升階直向北行此東楹也故以楹東爲楹內若以楹北爲楹內又何消說也

注凡屋無室曰榭（二十八葉上第四行）

瑞田按楚國語伍舉曰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二十八葉下第三行）

疏立虞夏殷三代大學程氏所據大作大蓋閩刻人改之

承仕按毛本作三代大學程氏所據大作大蓋閩刻遞命之

本如是

疏東膠二代名第五行

瑞田按東膠二代名者謂膠爲周所立之名而東則承用夏之名也

疏云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者云云第九行

瑞田按此注之意謂經豫字當讀榭不當讀序所以必讀榭者欲明其無室也若讀序恐混夏時有室之序非謂州學不名序也雖名序卻是無室之序也　鄭意謂庠則有堂有室故言堂者謂庠也州序則爲屋無室之榭故但當言榭也

注將行也（二十九葉下第五行）

蓋以所挾之乘矢發而射之

經出于其位第九行

其位者上經先立於所設中西南東面之位

經以反位（三十葉上第四行）反其先立之位

經執旌以負侯第六行

按執旌負侯則立於侯內而北面也下云負侯北面拜受爵下記云命負侯者由其位疏云據司馬自在己位遥命之

經司射還當上耦（三十葉下第一行）

按上耦者三耦之第一耦也

疏去侯三十一葉上第六行

按去侯初以上文誘射不去旌例之頗疑侯字爲旌字之譌然上是令獲者倚旌於侯故可云不去旌此是令獲者執旌以負侯今乃令其執之去侯以趨于乏不得謂之去旌也去侯二字對負侯二字以爲文若曰姑命其負于侯今則命其去於侯也

經立于司射之南（三十一葉下第七行）

司馬立位在司射之南按司馬卽司正兼官司正之位在中庭北面今中庭張侯以射而司正是時兼司馬乃移其位於司射南在中庭之西矣然則其中庭之位本在洗南今此南北之節自與中庭之位不異故在司射之南下經說侯退旌退楅及中與算則司馬反爲正退復輝南而立矣

經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云云三十二葉上第一行
相左故司射由東而司馬由西
疏司馬由北而西行司射由南而東行云云第五行
此時司馬卻向南行司射亦北行與之交於階前蓋司
馬位在司射之南必南行由其位乃適堂西記所謂凡
適堂西皆由入于司馬之南也司射位當設中之西南
則北去階尚遠其進而由西階之東亦非徑東行也
經由其位南三十三葉下第三行
記言凡適堂西皆由入于司馬之南卽司馬自適西堂
亦然故曰由其位南

經命取矢第五行
按命取矢者取上三耦既發之矢也獲者執旌許諾負
侯而俟者俟取矢也故注云俟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
經遂適堂前三十四葉上第一行
遂田按此堂前謂中堂之前也
經乃設楅于中庭第五行
按設楅及撫矢而乘之爲初番射終其事卽爲第二番
射新其事也
經若矢不備云云三十五葉上第一行
按司馬乘之而知其不備蓋三耦已發之矣取而乘之
而闕其數知其有未盡取還者不足第二番射三耦之
乘弟子復求取之乃備也
經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云云第五行
此堂西三耦弟子之俟事者非初次射之三耦也
注士謂眾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云云三十六葉上第一行
按下記鄭注云卿賓主用處士則眾賓亦處士可知不
容眾賓在下者其中又有公士也乃大夫與則公士爲
賓其公士亦必同大夫來觀禮者故易之爲賓也一命
齒于鄉里故同眾賓之在下者相齒也射有四項人一
項也

曰三耦眾賓在下者爲之一曰賓與主人爲耦一曰大
夫與士爲耦一曰眾賓爲耦曰作眾賓射統指堂上堂
下之眾賓言之曰眾賓將與射者皆降降而與在下之
眾賓同比之也當不得以其在堂上也而別異之又爲
一項人也
經眾賓將與射者皆降三十六葉下第九行
按記云眾賓不與射者不降
按大夫之耦謂士之耦于大夫者爲上承眾賓繼三耦
立而言既耦于大夫則其立居于上大射儀注云爲上
居羣士之上

按眾賓在堂上者據鄉飲酒義只三人然據記有不與
射者則降而射者或三人二人一人不定也今承皆降
言纘三耦立又卽承言大夫之耦爲上則堂上眾賓與
堂下眾賓相耦一例比之非必以堂上眾賓先儘之爲
大夫之耦也況大夫之耦亦宜選次才之相近者爲之
亦不能以德齒相限故賓主大夫未降時司射辯比
眾耦是時大夫之耦亦皆揣其才近者而比之矣所以
下文眾耦由堂西進纘三耦之南而立時大夫猶未降
而大夫之耦亦已同進于三耦之南而居眾耦之上矣
經遂命三耦拾取矢 三十七葉下第二行

疑適○卷一 三十七葉

拔卽初番射之三耦命之取矢爲次番射也

音義去起呂反 四十葉下第三行

去侯之去如字去朴之去起呂反

經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云云 四十一葉上第八行

釋獲者中西東南卽其位

疏釋曰 四十四葉下第三行

按賈疏此處當有自此盡其而俟論司射視算釋獲者
莫于其所此使二人舉觶者此觶卽上導飲訖又升賓之進莫于賓與大夫賓與大夫受之反
至此賓與大夫自取飲之飲訖二人當執觶下不
舉于賓與大夫行酬而錯以辯也故此二人舉觶而舉于賓大夫乃俟其飲訖而復舉之
加于字非取觶而舉于賓大夫乃俟其飲訖而復舉之

注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向也 五十七葉上第四行

面猶向也或疑向當爲向非也執弓弦向上今并矢于

弦而向其鏃謂以鏃加于弦上也按大射儀司射請射
時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射右巨指鉤弦彼在弓外居
射下故云見鏃今兼諸弦則在弦上故云向鏃也 瑤田記
又按彼注方持弦矢曰挾此注側持弦矢曰執右手持
矢且鉤弦而鏃于射則弦矢中矩故曰右方持左執弓右
執矢後開前合而以鏃交于弦則弦弓不中矩故曰側
持也

承仕按此條文與前同

經辯拾取矢 五十七葉下第三行

瑤田按云辯拾取矢者言皆拾取矢以授有司矣

經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 六十一葉上第一行

按此爲無算爵發其端中間徹俎乃兼錯見互出看去
迷離實口順而摭之此可悟行文之妙

經使二人舉觶云云 六十四葉上第七行

按上經使二人舉觶者二人取觶于堂下之篚升賓之
導飲訖又升賓之進奠于賓與大夫賓與大夫受之反
奠于其所此使二人舉觶者此觶卽上導飲訖又升賓
至此賓與大夫自取飲之飲訖二人當執觶又賓之復
舉于賓與大夫行酬而錯以辯也故此二人舉觶下不
加于字非取觶而舉于賓大夫乃俟其飲訖而復舉之

注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向也 五十七葉上第四行

面猶向也或疑向當爲向非也執弓弦向上今并矢于

以行酬也

注眾賓之末飲云云六十五葉上第六行

嘉靖本禾檀堂本注兩末字並作未非是尊于人于字並作孤初疑不能決細繹之若使執觶者酌是執觶者不與旅酬是以己尊而孤人也是以下文云執觶者皆與旅明旅在下時不使之執觶而酌也孤字是占下文法況己本尊胡云不以己尊于人必更增而孤人三字乃爲辭足今據之改正

注合鄉樂無次數六十六葉下第五行

按鄉飲酒禮無算樂注云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已其樂章亦然大射儀無算樂注云升歌閒合無數唯意所樂

注若有尊者云云七十一葉下第三行

瑤田按下經若有諸公大夫即鄉飲酒禮所謂若有尊者此也嘉靖本亦作尊玩疏是唐時已譌作尊也今改正

注後樂賢也七十二葉下第一行

按樂以樂賢後之故不入也

注其地不采者白布也七十四葉上第一行

瑤田按布侯者對上白質赤質而言也白質不采者也然所謂景灰爲之使白其地也布侯則白布不采者也是以下文云執觶者皆則此即梓人所謂張獸侯蓋皆畫獸於布之侯異於其所謂皮侯者則以皮所飾之侯也

注一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云云七十七葉下第七行

案凡云一指謂者皆謂左右手之第二指也此言一指之間者實在食指將指開省將指字如手牖間專言牖開者手字也

又按指有五則閒有四故必云一指之閒如豆有六鉶而止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算燕禮無算樂注云升歌閒合無數也取歡而已其樂章亦然大射儀無算樂注云升歌閒合無次數唯意所樂

注若有尊者云云七十一葉下第三行

瑤田按下經若有諸公大夫即鄉飲酒禮所謂若有尊者此也嘉靖本亦作尊玩疏是唐時已譌作尊也今改正

注後樂賢也七十二葉下第一行

按樂以樂賢後之故不入也

注其地不采者白布也七十四葉上第一行

瑤田按布侯者對上白質赤質而言也白質不采者也然所謂景灰爲之使白其地也布侯則白布不采者也是以下文云執觶者皆與旅明旅在下時不使之執觶而酌也孤字是占下文法況己本尊胡云不以己尊于人必更增而孤人三字乃爲辭足今據之改正

注合鄉樂無次數六十六葉下第五行

按鄉飲酒禮無算樂注云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已其樂章亦然大射儀無算樂注云升歌閒合無

注陳於澤第四行
射義云澤者所以擇士也注云澤宮名士謂諸侯朝者
諸臣及貢士也
注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第五行
雖不中謂向田時　取謂取餘獲　雖中謂向田時
注澤習禮之處第七行
惟其習也故又主中
注其射又主中第八行
非若禮射不待中爲偽
疏據內田時也八十一葉上第六行
瑤田按據內字當爲向字之譌
疏天子有澤宮云云八十一葉下第二行
射義云天子將射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
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司弓矢職注云甲革甲也春
秋傳曰鄭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槷以爲射正射甲與槷
試弓習武也
疏而注引圍人職曰第四行
人字據彼注改師
圍師職掌教圍人射則充槷質茨牆則翦闕注充猶居
也茨蓋也闕苫也槷質翦闕圍人所習也疏云堊取槷

斬堊則苫蓋之類皆圍人所習之事
注從正禮也八十二葉上第二行
嘉靖本作後正禮也據之改正上記樂作大夫不入注
云後樂賢也準之則此爲後正禮也
記鄉侯上介五尋第九行
據前記凡侯節注蓋獸侯也此鄉侯非獸侯也是乃鄉
射之侯所謂采侯二正者也二正之侯見射人職賓射
用之鄉射亦賓主行射禮其侯無文約之與賓射同也
疏證經十尺是方也八十三葉下第九行
弓取三寸侯道五十弓是二五取十尺以爲侯中也
注正二寸者八十四葉上第二行
正二寸者嘉靖本永懷堂本皆無者字瑤田按經言弓
二寸注不應改弓爲正況正所射也與鵠同度鵠皮爲
之正則布也見于射人有五正三正二正之異此經內
無其字亦不宜以正二寸解經弓二寸也斷爲轉寫之
譌且弓正二字形亦易誤徑改之
記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
作膚八十五葉下第三行
嘉靖本作刊本一膚
瑤田按閻此然後知宋本之可寶也俗本注與疏並行

作字今據宋本刊之

按箭籌長尺有握者如云長尺又四寸也握蓋四寸故遂以爲四寸之數名猶前經云下綱不及地武以武蓋尺有二寸故遂以爲尺有二寸之數名也又如廬人爲廬器於爲殳爲酋矛皆言圍之而遂以其圍出諸圍之數乃不見圍之之數故注云大小未聞然中人之握圍九寸圍蓋九寸故遂以爲九寸之數名也下經刊本注云刊其可持處此云握素注云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下言其處此言其色蓋互相足也刊之卽刊其本故又申之曰刊本一膚言所刊處一膚蓋四寸也何休

公羊注曰側手爲膚按指爲寸是也

握爲一膚誤作握膚爲一蓋不可解

則夾脅異于燕也燕則不夾脅

傅植夫寫

疏凡無玄酒者云云卷六五葉下第七行
瑤田按大射儀又尊於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此不言上下又云司宮尊侯於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此亦無玄酒而亦言上下
疏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酒無玄酒者云云六葉上第二行
按既夕記兩甒醴酒在南是以北爲上也

注某大夫也九葉上第一行
集說大夫下有名字
經坐取觚十一葉下第七行
此初次取一觚于洗西之饌
昏禮疏引韓詩外傳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特牲記注云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瑤田按此稱尊爲散者與韓詩外傳五升曰散之散異也
經遂奠于鷹東十七葉上第四行
瑤田按受爵送爵皆稱觚爲爵者如鄉飲酒禮及此篇

疑直○卷三

第三次更取觚于洗西之饌爲酢爵
經奠爵于饌十六葉上第四行
酢爵又奠于饌
經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十六葉上第五行
第四次又取觚于洗西之饌酬賓
注酌散者酌方壺酒也第七行
瑤田按此稱尊爲散者與韓詩外傳五升曰散之散異也
經遂奠于鷹東十七葉上第四行
瑤田按受爵送爵皆稱觚爲爵者如鄉飲酒禮及此篇
酬爵奠于鷹東

臺合五册7版
39 R

經媵爵者立于洗南云云十八葉上第四行

第五次大夫取二角觶爲媵爵云序進酌散云皆奠觶

則二觶可知

經若君命皆致云云十八葉下第八行

二角觶亦取之洗西之篚君既命致故仍奠于篚而更

取彔觶也

經媵爵者洗彔觶云云第九行

第六次取二彔觶于膳篚

經奠于薦南十九葉上第一行

二彔觶奠于公席薦南

經公坐取大夫所廢觶云云十九葉下第二行

公取二彔觶之一上觶以酬賓

經立卒觶二十葉上第七行

公導飲

經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二十葉下第三行

賓受虛爵奠于膳篚

經易觶洗第四行

賓易觶

經公有命則不易云云二十一葉下第六行

公有命不易觶

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二十二葉上第六行

賓卽用彔觶旅酬然仍更觶如上所云也

經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二十三葉上第二行

旅酬之觶卒受者降奠于篚

經主人洗升云云第五行

第七次主人取觚于洗西之篚獻卿

經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二十四葉下第二行

獻卿之觚主人降奠于篚

疏上命得置孤卿一人第七行

上字下補公九二字

承仕按阮本命作公命字蓋卽公字之譌公九二字

程氏以意增之

經若命長致云云二十五葉下第二行

公命致則媵爵者又奠觶于篚

第九次致者一人止取一彔觶于膳篚也

經坐奠于薦南第八行

又一彔觶奠于公席薦南

經卒受者以虛爵降奠于篚二十六葉下第四行

卒受者降奠于篚

經主人洗升云云第五行

第十次取觚獻大夫
辯獻大夫之觚卒獻不見主人降奠于饌殆省文歟
經上人洗升云云 二十九葉下第三行
第十一次取觶獻工
經主人受爵降云云 三十葉下第一行
獻工畢主人受爵降奠于饌
經主人洗升云云 三十一葉下第二行
第十二次獻笙
獻笙畢不見主人受爵降奠于饌殆亦省文歟
經東楹之東受命云云 三十五葉下第二行

瑤田按受命者受君以我安之命也司正乃適西階上
北面以君命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者言君命云云也
卿席在賓左大夫繼賓以西是時皆已就席故司正北
面命之
疏若士射則司正不爲司馬 四十葉下第六行
士改大
經于門內霤 四十七葉上第八行
瑤田按此路寢之門內霤
記皆栗階 五十三葉下第八行
公食大夫禮注栗實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
不拾級而下曰走 敖略反
疏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云云 五十四葉上第四行
瑤田按栗階之法如諸侯階七等门利上至五等皆連
步及上六等西階先左足其右足卽越而上七等升堂
矣
大射
經興所設乏 卷七三葉上第七行
設乏之法與鄉射異
注鞋之伺物每舉足者正視遠近爲發必中也 三葉下第三行
夏宜射人注鞋誖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
疑通○卷三 六
禾懷堂本止視遠近與射人注行則止而擬度句參校
似當作止字
疏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云云 四葉下第一行
瑤田按鄭氏云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者謂畿外諸
侯大射雖得同于天子用三侯而其物則大異于天子
故天子射虎侯今只射熊侯如諸侯從天子射之侯而
已天子之大夫從天子射豹侯則豹鵠豹飾者也今諸
侯大夫足射豹鵠而麋飾不能純豹是下天子大夫也
若純麋則不得用豹今乃謂得用豹者爲下之乎疏誤
矣

注中之爲俊五葉上第七行

按司裘注亦有中之爲得句此作俊字證通也

經建鼓在阼階西南云云八葉下第七行

以上東方一面有鼓與鐘磬鑮

經西階之西云云九葉上第六行

此西方一面有鼓與鐘磬鑮

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九葉下第九行

此北方一面但有鼓而無鐘磬鑮但備三面軒縣之意

而北方一面缺而不全

經膳尊兩壺云云十一葉上第四行

疑適○卷三　七

瑤田按此言膳尊及下膳罍尊酌膳皆謂君物爲膳

非尊與罍爵之名也其曰散觶散爵酌散實散亦謂爲

臣設者爲散散亦非物名也

疏其爲字從豆云云十一葉下第五行

瑤田按據此疏意謂豐年當加豆飾者承尊之器象形

不著豆也今諸經反以承尊者用豐年字故鄭還依豐

字解之

疏但豆曰徑尺第八行

當作曰足徑尺

疏曰徑小而又高同上

注中之爲俊五葉上第七行

按司裘注亦有中之爲得句此作俊字證通也

經建鼓在阼階西南云云八葉下第七行

以上東方一面有鼓與鐘磬鑮

經西階之西云云九葉上第六行

此西方一面有鼓與鐘磬鑮

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九葉下第九行

此北方一面但有鼓而無鐘磬鑮但備三面軒縣之意

而北方一面缺而不全

經膳尊兩壺云云十一葉上第四行

疑適○卷三　八

瑤田按此言膳尊及下膳罍尊酌膳皆謂君物爲膳

非尊與罍爵之名也其曰散觶散爵酌散實散亦謂爲

臣設者爲散散亦非物名也

疏其爲字從豆云云十一葉下第五行

瑤田按據此疏意謂豐年當加豆飾者承尊之器象形

不著豆也今諸經反以承尊者用豐年字故鄭還依豐

字解之

疏但豆曰徑尺第八行

當作曰足徑尺

疏曰徑小而又高同上

疏杜預左傳襄四年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

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

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

瑤田按據此疏意謂豐年當加豆飾者承尊之器象形

不著豆也今諸經反以承尊者用豐年字故鄭還依豐

字解之

疏杜子春引呂叔玉云云十六葉下第二行

疑適○卷三　八

拜韋昭國語注與呂叔玉小異云金奏以鍾奏樂也肆

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此也

杜預左傳襄四年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

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

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

瑤田按據此疏意謂豐年當加豆飾者承尊之器象形

不著豆也今諸經反以承尊者用豐年字故鄭還依豐

字解之

疏但豆曰徑尺第八行

當作曰足徑尺

疏曰徑小而又高同上

注中之爲俊五葉上第七行

按司裘注亦有中之爲得句此作俊字證通也

經建鼓在阼階西南云云八葉下第七行

以上東方一面有鼓與鐘磬鑮

經西階之西云云九葉上第六行

此西方一面有鼓與鐘磬鑮

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九葉下第九行

此北方一面但有鼓而無鐘磬鑮但備三面軒縣之意

而北方一面缺而不全

經膳尊兩壺云云十一葉上第四行

疑適○卷三　七

瑤田按此言膳尊及下膳罍尊酌膳皆謂君物爲膳

非尊與罍爵之名也其曰散觶散爵酌散實散亦謂爲

臣設者爲散散亦非物名也

疏其爲字從豆云云十一葉下第五行

瑤田按據此疏意謂豐年當加豆飾者承尊之器象形

不著豆也今諸經反以承尊者用豐年字故鄭還依豐

字解之

疏但豆曰徑尺第八行

當作曰足徑尺

疏曰徑小而又高同上

疏杜預左傳襄四年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

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

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

瑤田按據此疏意謂豐年當加豆飾者承尊之器象形

不著豆也今諸經反以承尊者用豐年字故鄭還依豐

字解之

疏杜子春引呂叔玉云云十六葉下第二行

疑適○卷三　八

拜韋昭國語注與呂叔玉小異云金奏以鍾奏樂也肆

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此也

杜預左傳襄四年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

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

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

瑤田按據此疏意謂豐年當加豆飾者承尊之器象形

不著豆也今諸經反以承尊者用豐年字故鄭還依豐

字解之

疏但豆曰徑尺第八行

當作曰足徑尺

疏曰徑小而又高同上

疏于序端也癸丑七月記

承仕按癸丑爲清乾隆五十八年程君時六十有九

授徒歛西鄉盡山

經遂奠于薦東二十一葉上第五行

按賓席南面爵不舉者酌奠于左故在薦東

經小臣自阼階下云云二十一葉下第一行

按正言小臣其卽小臣正歟請膝鬠請致鎧相君出入君命之職視上經小臣設公席及小臣請執冪者與鎧膝者並爲公物又云乃命執冪者注謂以公命命之並爲相君由入君命之事

又按下經小臣納諸公卿大夫事同又上經小臣師納諸公卿亦爲相君之事也然則正之與師似亦未可判然分其職也

經洗南觶升自西階云云二十三葉上第四行

按二人升降此用角觶及下用彖觶並由西階升則直向北行由楹內降亦由楹內直向南行故二人得交于楹北也

經小臣請致者二十三葉上第四行

按致者進膝觶而奠于公席也

經坐奠于薦南第七行

按公席西鄉故以薦南爲左

經小臣正辭二十二葉下第八行

按小臣正辭所謂相君也

經胥薦左肩于上脾正主第九行

按洗北西面二十六葉上第七行

注不薦于主人于洗北西面者主人堂下立位也

燕禮注不于上者上無其位也

疏立于東縣之中者云云三十葉下第七行

按鄉射禮笙入于縣中注云磬東立然則笙在縣東工在縣北矣席工本在堂上故當統于堂不言縣北猶鄉射禮笙入于縣中注云磬東立然則笙在縣東工在縣北矣席工本在堂上故當統于堂之義也

疏道○卷三 十一

疏云注云此所謂獻之禮注揩猶幅也所以承笥齊矢者

疏云注云皆一侯也注又云侯而已云云三十五葉上第三行

按小臣正辭所謂相君也鄉射禮注不拾者云云第八行

經胥薦左肩于上脾正主第九行

按洗北西面二十六葉上第七行

注不薦于主人于洗北西面者主人堂下立位也

燕禮注不于上者上無其位也

疏立于東縣之中者云云三十葉下第七行

按鄉射禮笙入于縣中注云磬東立然則笙在縣東工在縣北矣席工本在堂上故當統于堂不言縣北猶鄉射禮笙入于縣中注云磬東立然則笙在縣東工在縣北矣席工本在堂上故當統于堂之義也

疏云注云此所謂獻之禮注揩猶幅也所以承笥齊矢者

疏云注云皆一侯也注又云侯而已云云三十五葉上第三行

疏道○卷三 十二

鄉射禮注揩猶幅也所以承笥齊矢器三十三葉下第三行

疏若燕射則天子諸侯例用一耦一侯而已云云三十五葉上第三行

按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鄉射禮注揩猶幅也所以承笥齊矢器三十三葉下第三行

禮以之亦當用三耦不知何據或刻本轉刊誤三爲一也

注取弓矢不拾者云云第八行

瑤田按鄉射禮注拾更也賈疏趨取弓矢見威儀也

疏對鄉射堂西顯露之處第九行

按鄉射堂西注亦謂其無次隱蔽而已然則較次爲顯露其實亦隱蔽也

注揩拔也三十五葉下第三行

釋文揩捷也初洽反本又作拔

經立于所設中之西南三十六葉上第五行

按是時中侯未設

注深志與侯中也三十六葉下第三行

鄉射注作深志於侯中也

經命去侯三十七葉下第一行

疏鄉射文第五行

按鄉射文作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

經以弓爲畢第六行

放纚公曰畢所以捎畫處置之器以木爲之其長三尺

此以捎畫設楅之處象畢之用

經小臣坐委矢于楅云四十葉下第一行

小臣取矢委楅司馬師乘之猶是終初射之事非經爲二次射也求矢加楅乃再射事瑤田記第三行

經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第三行

瑤田按鄉射禮注云索猶盡也留故曰加

經立于三耦之南四十一葉上第五行

上比三耦三耦立于次北此立于三耦之南是由次前而北非以入次爲適次也

疏三耦取弓三十九葉上第九行

三耦下補皆袒決遂四字

疏袒執弓矢不在位三十九葉下第九行

經遂比眾耦云云四十一葉下第二行

瑤田按初番射之三耦六人蓋以士比之此次番射之耦當比大夫然士或不止六人則比于大夫耦之後遂比之爲眾耦矣又其中或有一大夫一士相爲耦則其士命之爲大夫之耦曰爲上者承眾耦而言謂其立在羣士之上也其士雖爲上射命之之詞不得曰某御于子而曰子與某子射其下射則大夫也告于大夫不得曰子與某子射而曰某御于子也故注曰其辭猶尊大夫也按鄉射禮曰大夫雖眾皆與士爲耦此經雖大夫不皆與士耦然或有者亦以士爲上射亦尊者示謙之意也

經遂命三耦云云則士二耦上第三行

瑤田按此三番耦取矢于楅不在次中隱蔽處故須拾取更選以見威儀也

瑤田按司射比大夫之耦畢乃命初番射之三耦出而而已公射畢然後公卿射公卿不必司射比耦也而先比耦之大夫于公卿射後乃始繼射也

注其出也一上射出西面立云云四十二葉下第二行

瑤田按當作其出也一句一耦出西面立句司射作之乃揖行也嘉靖本衍上字謂耦爲射也他本又脫去一字知必爲一耦非一上射者此時上射下射兩人同出即經所謂一耦出也於是司士作之乃揖行也

經遂取誘射之矢云云四十四葉上第七行

瑤田按誘射之矢此時小臣求取而加于楅矣故後者取而兼授行司然則耦出雖自取矢亦必有司在此主授受之事

按鄉射注略與此同作有故之辭此謂爲守據改之

嘉靖本永懷堂本並謁

承仕按阮刻本同作守校勘記無說

瑤田按此次番作射者上所比大夫耦也

注猶守故之辭云云四十四葉下第二行

按鄉射注猶遏也云云四十五葉上第六行

瑤田按猶麗也謂矢著維繩也揚起觸于侯也

注離猶過也云云四十五葉上第六行

瑤田按離猶麗也謂矢著維繩也揚觸謂矢已至地復揚起觸于侯也

敢爲耦者惟資祖而決遂執弓搢矢挾矢以待于物北

注維當爲緝緝綱耳第七行

兩緝字皆改緝

釋文亦作緝有四反切于貧反者緝字也見集韻作于倫切占縣反者集韻作焚緝切恐是眴字之譌收緝字注曰射侯綱紐又侯犬古泫胡犬二反在集韻作古泫切是緝字挂也

玉篇緝于貧切維持繩紐細者緝居掾切主緝也廣韻緝爲贊切繩組緝胡畎切韋昭云緝繫也緝吉掾切縑也

類篇緝于倫切說文持綱紐也引周禮緝寸又于分羽敏羽粉三切緷下亮切維也一曰旗紐一曰轡耳又以轉切維也又胡犬切說文絡也又胡慣切絹熒緝切射侯綱紐又規掾切說文緝如麥稍又古泫切挂也又胡犬切

考工記梓人注緝籠綱者云云釋文緝于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

瑤田按以梓人注證此注當作緝以梓人釋文證此釋文亦當作緝此經注與釋文作緝並轉寫之譌也

經唯公所中云云四十五葉下第七行

瑤田按唯公中三侯皆獲若大夫與士則上經所謂非其侯中之不獲也

經釋獲者云云四十六葉上第五行

瑤田按鄉射禮賈疏八算者人四矢一耦八矢雖不知中否須一矢則一算改實八算擬後束者用之又按取中上前所實之八算先執之然後更實八算于中乃與而俟射射畢若中則以算釋之而反委其餘復又取算改實而俟射釋之委之如是者三卒射而訖也

疏是君事畢君事畢四十六葉下第四行

瑤田按此處似重衍君事畢三字

經司馬師反位四十七葉上第二行

教繼公曰位蓋司馬正之南

注司崔葦器四十八葉上第三行

崔改葦　葦崔二字大別萬不可混

注大射正舍司正云云同上

按上經大射正擯注云大射正射人之長又云擯者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注云不易之者俱相禮其事同也然較之相君禮爲非親其職今以公射執弓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公受弓而俟拾發卒射受弓呼之曰大射正故注云射正舍司正親其職下經乃曰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

經順左右限 四十八葉下第七行
順限與上順羽同是拂之以手拂羽備不整理以袂拂
限爲授公當勤其事考工記注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
摩之又引此條以證之
經而后卿大夫繼射 四十九葉下第五行
瑤田按大夫雖比耦於三耦出射之前而實繼射于公
卿之後
注士爲之耦者不升云云 五十四葉上第二行
上三耦皆勝者升對不勝者飲今賓諸公卿大夫勝者亦不降席
不勝當飲士勝者不升對飲公卿大夫勝者飲不勝者
耦之南之位也此處諸公卿亦有位上卿所謂諸公卿
疑適○卷三 十七
對飲注意如此然經云不降謂不降階指賓與公卿大
夫不勝者欽定義疏云卿射禮不言不降此言之者以
在君所嫌常降也
注所謂若飲君云云 五十五葉上第六行
卿射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注云如燕賓媵觚如公之
禮 瑤田按則夾爵異於燕燕則不夾爵也
疏但大侯尊 五十六葉下第九行
但字下補雖不俟卒爵然亦必兼獻其徒而後始反位
也
經二耦拾取矢 六十一葉上第四行
十七字
經三耦既拾取矢 六十二葉上第三行
瑤田按據上經一則曰三耦取弓矢再則曰三耦各與
其耦拾取矢然則此云三耦者二爲三字之譌也
三字嘉靖本永懷堂本不譌石本同
經說決拾 六十二葉上第三行
前注云拾遂也與拾發拾取矢之拾訓更有異
經襲反位 同上
按大夫所反之位乃前次番射大夫從降適次立于三
耦之南之位也此處諸公卿亦有位上卿所謂諸公卿
則適次繼三耦以南者也此時大夫與其耦取矢揖進
後皆如三耦釋之說之襲之以反其位諸公卿此時亦
皆降如初位袒決執弓取矢亦皆如三耦釋之說之然
不反位而升就席者前次番射時大夫比耦公卿未降
雖同爲一番而先後異此第三番射雖同降同袒遂執
弓取矢而射則如前公卿在先大夫繼射也公卿此時
之就席亦如第三番射必待三耦卒射然後降而適次
也
經公又舉奠觶 六十五葉下第九行
此又媵者奠于鹓南之觶

注士既獻射位者云云（六十八葉上第八行）始卿大夫入門右位蓋在東方士西方是臣位尊東也聘禮

經勞以二竹簋方（卷八十三葉上第四行）陸作釋文時蓋據一本作簋者釋之故云簋音甫或作簠也然據鄭注玉人引聘禮作二竹簋又鄭注玉人引聘禮作二竹簋方是簋字非簋字也況唐石經作簋嘉靖本乃從宋元豐本覆刻亦作簋則此字斷宜從唐石經及宋槧本不必因陸氏偶據別本而致疑也（胡氏正義引疑適云）

傅植夫寫

歙　程瑤田　校
鄉後學吳承仕輯錄

喪服

經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卷十一七十七葉上第三行

瑤田按婦人適人爲姑姊妹大功嫁爲大夫妻爲姑姊妹小功今姑姊妹亦嫁爲大夫妻得尊同服親服之大功也然則姑姊妹在室相爲服期矣適人相服大功兩皆適人亦相服大功不彼此再降而相爲服小功也

疑直○卷四

蓋同是適人同是降服大功亦猶尊同得服親服之義也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皆出室無兩相再降之例也

承仕按此條見足徵記卷上經傳考定篇唯末句文字稍異

二條皆無殤降

傳尊同則得服其親服云云七十七葉下第一行

瑤田按此因諸侯尊同者不別之而得服其親服推言卑於諸侯者之即別於諸侯之尊而不得立祖禰之廟也又推言若自尊而別於卑者則有異世之祖是人不祖公子者是後代不以公子爲太祖非於公子親屬未竭而亦不廟祭之也故又終之以諸侯尊絕旁親之節限蓋臣之則不服之而因以發君之子服與不服皆從於君之例也

諸侯絕旁親非降也不臣之則得服其親服故曰君之所爲服不得曰君之所不降臣之則絕其親服故曰君之所不服不得曰君之所降也注云諸侯以尊降其親降字未諦

注公子若在云云七十八葉上第二行

瑤田按然則不祖公子者不世祖之以爲不遷之祖也

傳總衰者何云云八十葉上第二行

瑤田按總衰者猶大功衰小功衰小功衰也總也大功也小功也皆衰名也大功衰其纓即名大功之纓小功衰其纓即名小功之纓獨總衰不別治其纓即治小功之纓以纖爲總衰之布其布之成也不同小功之十升十一升而但爲四升半故其布細而疏於小功因名之曰總衰之布即較之總衰之布亦猶疏也何也總衰之七升半猶密於總衰之布也

承仕按此義今略見足徵記卷九小功之纓謂字記

中末數語與篇字記大異

經叔父之下殤云云（八十二葉下第二行）

叔父之下殤至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五條每條皆旁注云見長中殤（第四行）

經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下句言凡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故下殤在緦麻章

傳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云云（八十二葉下第七行）

瑤田按上句言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下句言凡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在緦麻章

傳故大功小功並指殤服言非若後經論殤服由本服而制其言中殤之所從必指成人之服而言也鄭氏誤以後經爲傳文遂以此傳爲亦言成人之服也

瑤田按此爲小功之長殤不連言中殤故發此從服之文句更爲明暢

承仕按此條見經傳考定篇而文句稍異

疏謂姑爲姪成人大功云云（八十四葉上第三行）

瑤田按小功之殤中從下姑爲姪祖爲庶孫皆然疏並言中從上者襲前得鄭注之誤也亦襲緦麻章

鄭注之誤

承仕按此義見足徵記卷六殤服經傳中從上下異名同實述篇中

疏此無服無所見也（八十五第一行）

無服上增母字　此母字據金輔之增於嘉靖本中者

不知據何本增

經從父姊妹（八十六葉下第一行）　孫適人者（第二行）

瑤田按適人者三字總承從父姊妹孫以姊妹適人者在大功章從祖姊妹適人者在緦麻章比例而知之鄭氏誤離之也

爲從父昆弟在大功章男女同也故鄭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在室而殤在殤服成人未嫁乃服大功適人則降而服小功細檢經文無逆降之說也

承仕按此義見經傳考定篇而文句多異

經夫之姑姊妹云云八十七葉下第二行

瑤田按夫之姑姊妹不見適人者適人則不爲之服矣傳曰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並夫之姑姊妹總發傳也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又何服之有乎經中諸爲婦人長殤皆與適人正服同惟爲夫之姑姊妹長殤視此正服降一等則此正服爲在室之服明矣據此則凡婦人見殤服者其在室之服雖不見必視其長殤服加一等無逆降之說亦明矣

疏是以左氏傳穆姜是宣公夫人大歸也云云八十八葉上第二行

承仕按此條見經傳考定篇

按聲伯之母宣公弟婦也而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叔叔向之妻子容之叔母也而子容之母曰長叔姒生男杜注禮云兄弟之妻相謂姒然則對文有別散文通得稱姒也當依馬氏說爲正

承仕按此從馬注婦人以夫爲長幼不自以年齒而姒則爲通稱今檢足徵記卷六姊弟姒長說則以已年之長爲姊姒不憚夫年爲大小與疑直說正相反

傳總者十五升抽其半云云第八行

瑤田按總者十八字作一句讀十五升抽其半不得名之曰七升半也蓋七升半之縷麤於八升此總之縷其細直同十五升但去其半不同其密而疏耳所以然者治其縷細如絲不得不同於十五升而十五升則朝服升數故必抽其半則縷同而升數不同此窮則變變則通之義也下記錫者十八字亦作一句讀縷之細與縷

逆道者意深遠也

疏故作總字直云而麻經帶也九十三葉下第六行

按直字疑在故字下

雜記女君死則妾爲女君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女君黨服此云不敢注以恩輕解之與小記義別豈時王之制久之亦有損益又豈此經亦專主爲介母後者言之歟然於此亦可知妾與妾子尚有不可相爲比例者而鄭君於不杖期章乃欲以女君例妾之爲其父母而喪服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矣此爲君母後則不爲後者君母亦當爲其黨服矣此爲君母後義與妾攝女君同若曰雖爲後實是庶子雖攝如母終身是妾所以明適庶適妾之分者綦嚴而防小加大之

數並同惟事纔事布各別以分哀有在內在外之不同
耳
朱子曰總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篤只用一經如今廣
中疏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廣韻篤織具
承仕按此兩條見經傳考定篇
注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
則高祖有服明矣九十二葉下第四行
注第一句十二字據金輔之刪改作祖父之從父昆弟
之親九字不知其所據何本
一本高祖之孫下有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十字宋

本無
瑞田按疏有云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之釋是注有此
語也余細繹此注當有逸文當云族曾祖父者曾祖昆
弟之親也族祖父者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族祖父
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
承仕按此義見經傳考定篇而文字多異
以明例鄭氏言當爲下殤字誤謬甚於庶孫言中殤於
從父昆弟姪言下殤於夫之叔父言中殤下殤既互文
以明中從下之例又與大功章中從上變調亦屬文之
法也
承仕按此義見經傳考定篇而文字多異
經從父昆弟姪之下殤九十三葉下第八行
瑞田按小功殤服章曰爲姪庶孫之長殤不見中殤蓋
章內於從父昆弟之長殤句下先已特發傳曰何以不
見中殤也小功之殤中從下謂其中下殤服並在緦麻
章也故於緦麻章曰從父昆弟姪之下殤明爲姪與爲

從父昆弟同爲中從下也則庶孫之中從下亦從可知
乃於庶孫又但見中殤而反不見下殤蓋欲令中下二
字彼此互出以明中從下之例亦以見屬文之法宜如
此變化也故姪庶孫之長殤在小功殤服章二人一例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在緦麻章二人一例中殤從下義
例顯然鄭注未深考小功殤服章發問之旨而誤以其
所謂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所以於此節注云言中
殤者明中從下是以專言下殤不言中殤者爲中從上
故以庶孫當爲下殤改去中字以同於從父昆弟姪爲
一例而不知其與經傳義例相矛盾也今爲合兩章經

傳所言三人者而並觀之其謬立見矣

承仕按此條見經傳考定篇而文旬少異

經從母之長殤報 九十四葉上第三行

瑤田按從母有長殤者母之妹也疏兼言姊妹者若下
經夫之姊妹之長殤亦但有妹無姊屬文之法不得偏
言之亦以爲姊妹之服同不嫌也

承仕按此條見經傳考定篇

疏士昏禮云雖無姊媵先注云謂姪娣也又雖無姊媵先注云
古者嫁女必姪娣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

尊姪卑猶先媵客之也據此是士或有姪娣不具者則
亦或有姪娣具者也然則貴姪雖持姪娣而其貴賤因
公士大夫也士身賤雖姪娣亦屬之而賤矣

承仕按此義見經傳考定篇而文證較簡

經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九十八葉上第八行

夫之姊妹有妹無姊必連言屬文之法不能偏言之

承仕按此義已見前

注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 九十八葉下第一行

瑤田按外祖當是從祖之誤前小功章連言從祖祖父
母從祖父母故此疏云從祖祖父母連從祖祖父母

小功章夫爲之小功者也以外祖父母從祖父母連
言是不類

承仕按此義見經傳考定篇而父義較詳

傳長殤中殤降一等云云 九十九葉上第八行

瑤田按長殤中殤降一等以下斷爲經文傳皆依經發
義無憑空立義之例況此經以本服明中殤之所從正與此經相
小功澡麻章之傳以殤服明中殤之所從正與此經相
互以曉人若以此經爲傳餘非作傳之例且於義亦太
破碎愈滋人之惑矣

又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專爲大功小功兩

殤服章發例言齊衰之長中殤降服大功而制大功殤服齊衰之下殤降服小功而制小功殤服也所以然者以齊衰之殤中從上故其降服之差如此若大功之殤則不然其中殤之服從下故惟長殤降一等在小功殤服章中而中殤則與下殤並降二等服總麻不見於小功殤服章故小功殤服章獨發不見中殤之傳以明例其曰大功之殤者指大功殤服章而言小功之殤者指小功殤服章而言也若曰大功殤服章見長殤又見中殤者中從上也小功殤服章見長殤不連見中殤者中不從上也

承仕按此義散見經傳考定篇及卷六殤服發例各篇

記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一百二葉下第七行

據通典引改作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宋本亦誤

金輔之云記言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今本誤作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今據賀循爲後服議考正所爲後之子即謂爲人後者自所後之小功以下昆之爲所爲後之子其服之如子兄弟爲小功以下之通稱不得更稱兄弟之子

瑞田按言爲人後者於其本親之兄弟服降一等報於其所後親之兄弟服則若子不降也兄弟者小功以下服也必云之子者言其爲所後者之子也與下若子字相呼應也

所爲後之子非其親生子也若子者如其親生子也

承仕按此義見經傳考定篇而文句有異

記兄弟皆在他邦云云一百二葉上第三行

皆在他邦是離族親向有族親相依不及知父丼是無所依而依於族親也

注緇衣羔裘云云一百五葉上第六行

瑞田按衣順裘色故羔裘必緇衣也冠衣同色故緇衣職凡劒冠弁服注云劒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謂王服此以劒王服也周禮司服卒食而居則玄端

疏禮運云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朋友成之一百五葉下第三行

禮運無朋友成之句

疏又布上素下云云一百六葉下第七行

云布上素下與素委貌加朝服二者皆有似子士弔服

其實不然實則士以疑衰爲弔服也

疏其有弁絰當事著皮弁云云第九行

瑤田按當事上脫不字今補之

疏不著皮弁辟天子云云（一百十七葉上第一行）

瑤田按不下脫當事二字今補之

疏則族內四緦麻以來（一百十七葉下第九行）

族內四緦麻謂族曾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也

記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一百十一葉上第五行）

言凡者關士妾以上如邦人者謂妾子有以體君而不

服外兄弟者矣今妾不得體君故爲其私兄弟得遂也

傳麻之有錫者也（一百十二葉上第七行）

敖繼公曰有錫疑滑易二字之誤蓋二字各有似也司

服職注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也其據此記未誤之

文歟

承仕按經傳考定篇亦引敖說據阮氏校勘記則有

錫二字自不誤

傳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一百十三葉下第七行）

按經言惡笄之髽兼子與婦於卒哭獨言子折笄首而

不言婦者婦則惡笄終喪與子適人者異喪服小記所

謂齊衰惡笄以終喪是也

瑤田又按據小記以惡笄終喪解終之恰合然注言終

予道於父母之恩義亦精妙當並從之

注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爲其大飾

也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第九行）

據嘉靖本著吉笄下卽接吉笄尊三句似較爻

承仕按許宗彥說同兒阮氏校勘記

瑤田按妾爲女君兒不杖麻屨章爲君之長子經不見

其服故買疏曰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爲長子亦

三年也今作妾爲女君之服蓋君之黨三字轉寫譌作

女君之三字也今據仝經服例考訂改正

承仕按此條兒經傳考定篇阮氏校勘記與此同意

而改字稍有出入

按七幅其廣一丈五尺四寸去削幅一尺四寸爲丈四

尺

疏唐虞已下云云（一百十六葉上第三行）

按當爲唐虞已上此作已下下字譌也

注燕尾二尺五寸（一百十八葉上第四行）

按金輔之校嘉靖本改二字爲一字殿本亦作二

承仕按阮氏校勘記引敖本同竊意燕尾者捐衽之

全體言則舊本作二是也敎金校字俱未審諦
注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云云 疑直〇卷四 百二十一葉上第七行
按大功衰升數有三等其冠只二等則受亦只二等故
注云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非謂七升者
無受也是以又申之曰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
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
其冠爲受也曰言者正謂此記之言其意如此故大功
章云三月受以小功衰注云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
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正謂此出降之服雖君亦以三
月受服是鄭意不謂降服七升無受也況經明著三月
受以目下降正義三等服安得以意爲之區別邪疏殆
誤矣

士喪

經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 卷十二四葉下第三行
喪大記自東榮中屋履危注云危棟上也
經奠脯醢云云 卷十二六葉下第一行
李如圭集釋曰自始死至葬之祭曰奠不立尸奠置之
而已
經帷堂 第五行
瑤田按帷堂之堂指室中言觀下文坐於堂東婦人侠

牀牀在室喪大記所謂遷尸於牀之牀故知堂爲室中
也
經有賓則拜之 七葉上第一行
瑤田按據賈氏疏主人因命赴者降階而出拜送之見
有賓則拜拜訖即入下經云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
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亦謂君命出弔襚主人出而拜送
使賓因見來弔諸賓遂拜之若大夫則特拜之拜訖大
夫雖不辭而入故鄭注云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不出
拜賓也然則賓來弔者主人如無君命而不出則不降
階拜賓故至厥明小斂訖主人髽髮尸俟於堂乃始降
階拜賓於大夫特拜於士旅拜之然後即東方位既乃
襲經於序東而復位也其有卒小斂後始來弔之大夫
主人亦不降拜至大斂訖尸斂于棺加蓋後乃始降拜
之也

注徹帷屋之 八葉下第二行
說文屋閉也曰益切玉篇羌據公答二切閉戶聲廣韻
胡臘切纂文云姓也又丘倨切閉也篇海類編有四音
音去閉也音閭閉戶音磕閉戶聲音合姓也瑤田按上
經帷堂疏云必帷之者鬼神尙幽闇故也以帷堂爲尙
幽闇則徹帷屋之是去其帷令不幽闇也君使人弔當

令去帷見尸況屨字從去安得爲閉然則徹帷者猶今
揭開帷以鉤挂之故注即繼之云事畢則下之下乃閉
之所謂帷堂也屨字書皆作閉義久失其解矣
經主人拜委衣如初十一葉下第六行
瑤田按如初兼拜與委衣如上拜于位委于尸東牀上
也
注宇棖也十二葉上第七行
敖繼公云宇檐也不宜與西階上連文宇字蓋因于字
而衍也周官小祝職鄭司農注引此無宇字 誤甚
瑤田按自檐以前至檐通謂之宇正覆于階上敖氏不
疏通○卷四 十
經皆總緇絇純十九葉下第九行
釋文朱書緇純中無絇字又屨禮屨人注引此文皆纁
緇純疏云葛屨皮屨皆有繶也緇純純用緇 戴東原
云據此可證漢及唐初之本皆無絇字
康成安得有注也
注浙沃也二十二葉下第六行
欽定義疏許氏愼曰汏浙瀝也按說文原本云汏浙瀝
也瀝浙也浙汏米也五音韻譜本亦謁作浙沃米也
嘉靖本作浙汏也
疏而禮第者二十四葉上第三行
後注云第簀也
疏無潘欄第六行
爾雅拇者謂之欄注云飯相著
疏簪紛乃月云云二十五葉上第一行
月改爲笄
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
之法
經稻米一豆云云十一葉下第二行
欽定義疏案喪大記俱諸侯以下禮所言皆諸侯也
大夫士亦諸侯之大夫士也士不當與諸侯同沐粱士
喪禮沐用稻彼粱字其稻字之誤歟鄭以爲天子之士
殊屬附會
疏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云云二十二葉上第六行
近日有著書言宮室謂自階西房戶之前通謂之階之
上者此疏足以破之
嘉靖本作浙汏也
疏而禮第者二十四葉上第三行
後注云第簀也
疏無潘欄第六行
爾雅拇者謂之欄注云飯相著
疏簪紛乃月云云二十五葉上第一行
月改爲笄
孔穎達雜記疏云案禮藏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
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
之法
經稻米一豆云云十一葉下第二行
欽定義疏案喪大記俱諸侯以下禮所言皆諸侯也
大夫士亦諸侯之大夫士也士不當與諸侯同沐粱士
喪禮沐用稻彼粱字其稻字之誤歟鄭以爲天子之士
殊屬附會
疏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云云二十二葉上第六行
近日有著書言宮室謂自階西房戶之前通謂之階之
上者此疏足以破之
嘉靖本作浙汏也
注浙沃也二十二葉下第六行
欽定義疏許氏愼曰汏浙瀝也按說文原本云汏浙瀝
也瀝浙也浙汏米也五音韻譜本亦謁作浙沃米也
疏而禮第者二十四葉上第三行
後注云第簀也
疏無潘欄第六行
爾雅拇者謂之欄注云飯相著
疏簪紛乃月云云二十五葉上第一行
月改爲笄
孔穎達雜記疏云案禮藏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

欽定義疏引賈公彥曰醬紛訖乃設明衣裳以蔽體
承仕按阮本月字作可程氏改月作笄皆可通若義
疏則約義引之非刖據善本也
經當牖云云二十六葉上第九行
檀弓子游曰飯于牖下
經扱米實于右三云云二十七葉上第九行
敖繼公曰實米所謂飯也實貝所謂含也
欽定義疏案實三貝而米盈之且柱其左右旞則固不
經乃襲三稱二十八葉上第五行
欲其口之閉歟
疏通○卷四 九
下小斂陳鼎注云既饌將小斂則辟襲奠疏云卽始死
之奠襲後改爲襲奠
注將襲辟奠云云三十葉下第五行
將襲辟始死奠於室西南隅既襲反其奠於尸東因名
其奠曰襲奠
經饌于東堂下云云三十四葉上第三行
饌小斂奠之牖醴醴酒
注功布云云第五行
欽定義疏案雜記云加灰錫也則功布未必以灰治之
陳小斂奠之鼎俎
注將小斂則辟襲奠疏云卽始死
經當牖云云二十六葉上第九行
檀弓子游曰飯于牖下
經扱米實于右三云云二十七葉上第九行
敖繼公曰實米所謂飯也實貝所謂含也
欽定義疏案實三貝而米盈之且柱其左右旞則固不
經商祝布絞衾云云第八行
高閌曰襲衣所以衣尸斂衣則包之而已此襲斂之刖
也
疏通○卷四 十
經主人髺袒眾主人免于房三十九葉下第四行
下記云既馮尸主人袒髺絞帶眾主人布帶注眾主人
入齊衰以下
疏問喪云親始死云云四十葉上第四行
問喪鄭注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
喪者邪中貊頭笄纚之存象也
注今言髺者亦去笄纚而紒也云云四十葉下第二行
上注云髺髮者去笄纚而紒故此言亦以同之然猶有
異者則以至笄猶髽也
上經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是斬衰至笄猶髺檀弓夫子

誨之髽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是齊衰至笄猶髽
男子至冠不稱髽髮婦人至笄猶得稱髽故曰髽之異
於髺髮者

注亦如著慘頭然第七行

上注云髺髮與免用麻布如著慘頭此又言亦以同之
疏皆如著慘頭而異爲名者云云四十一葉上第八行

注言異于髺髮文與上屬言其同中有異其同者去笄
之髽其異者著笄之髽疏言異其名非注意

經豆錯四十三葉下第七行

瑤田按脯爲籩醢爲豆實當是一豆一籩此言豆錯

疑問○卷四

宜兼有籩下記鄭注云小斂一豆一籩不市

疏無無時之哭也四十四葉下第六行

止無時之哭而但有朝夕哭故名其祭曰卒哭

經東方之饌云云四十七葉上第五行

瑤田按下記兩觚醴酒酒在南是北上也蓋設棜于東
堂下南順齊于坫曰南順者是以北爲上也

瑤田按下記云設棜于東堂下曰東方之饌

此大斂奠之醴酒豆籩先饌于東今升自阼
之祖故名祖亦謂之小斂也

又按左傳襄三十一年衰祖疏引喪服注按喪服記祖
二尺右五寸注云祖所掩裏際也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
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與有司紳
經饌于西坫南四十九葉上第五行

前饌于西坫南之牀第已設于兩楹間以
已用之矣此地空故以饌焉也

經陳三鼎于門外四十九葉下第二行

此大斂奠之三鼎先陳于門外

經設于序西南云云五十葉下第五行

前經帷堂始死之奠後在室此帷堂則在堂帷之乃大
斂卒斂則徹帷

經卒塗五十二葉下第七行

下記云既殯主人說髦

注視斂巾與執席者從人五十三葉上第三行

謂視斂巾先行執席者從之而入注誤一與字似倒

經奠由楹內五十三葉下第九行

瑤田按此言由楹內者謂東楹當室白之東今升自阼

階直向北行過東楹由楹內乃入室也

注異門大功亦存焉五十四葉第六行

云異門大功存焉者嫌異門當歸其實不歸亦存也故於反哭兄弟出注云異門大功亦可以歸又喪大記持凡內者皆三月不御於內是關異門大功卒哭乃歸也

瑯田又按以注文繹之所謂亦存者存之言在也謂在可歸之例似與喪大記異義

注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云六十六葉下第八行欽定義疏采或云君臨臣喪何必禮其門神而入釋采者釋其吉服而來不可即以吉服入故釋而去之以著其哀也此說似新穎悖喪大記兩言釋采與月令仲春上丁釋菜同足以互見之矣主人未成服則凡弔者朝服未變也但小斂後則襲裘加絰爲異耳不變之談不可以說禮

疑通○卷四

經徹者盥于門外六十二葉下第九行徹大斂奠

經設于序西南云云六十三葉上第五行大斂之奠既奠于奧矣至是徹其饌復設于庭也

經適饌第七行

瑯田按適饌者蓋東方之饌在東堂下主人位在堂下直西序祝從西往來故由主人之北適饌也

經乃奠云云第九行

瑯田按此復奠蓋朝夕奠之始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日既殯大夫之喪三日既殯及士之喪二日而殯云云遂謂大夫與士數日不同知士二日而殯下即接三日之朝是亦言其三日之朝既殯也而殯指殯行言既殯指殯之明日言文法顯然余有殯斂成服杖數日不同說駁正之

承仕按喪服足徵卷七有殯斂成服杖數日不同說一篇

經主人即位辟門六十一葉下第三行

瑯田按此時主人由次出而即外位乃辟門入門朝哭即內位朝奠畢送賓出門復位復外位也然後闔門主人乃就次

經徹者盥于門外六十二葉下第九行

徹大斂奠

經設于序西南云云六十三葉上第五行

大斂之奠既奠于奧矣至是徹其饌復設于庭也

經適饌第七行

瑯田按適饌者蓋東方之饌在東堂下主人位在堂下直西序祝從西往來故由主人之北適饌也

經乃奠云云第九行

瑯田按此復奠蓋朝夕奠之始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日既殯

逮日

經掘四隅外云云（六十六葉上第四行）

敖繼公曰隅之外若東隅之東西隅之西瑤田按東南與東北隅以穴東爲外西南與西北隅以穴西爲外

經主人經云云（六十八葉下第五行）

欽定義疏案下筮免經事竟而複經以接神不敢純凶也觀此則康王以冕服受顧命不可必疑於蘇氏之說矣

經哀子某來日云云（七十二葉上第二行）

欽定義疏來日下有某字沈廷芳本同

敖繼公曰來日將來之日某者某日之名若丁卯乙酉之類既夕

疏鄭又云此諸侯下士一廟云云（卷十二二一葉下第二行）

欽定義疏案下記朝禰祔而適祖無厥廟之文是二廟以一日而畢也曾子問謂天子國君之喪祝取羣廟之主藏諸祖廟卒哭而後主反其廟則無庸越六日八日而徧歷之矣大夫亦有太祖廟禮當同之士無太祖故二廟並朝與鄭賈以每日一廟爲計日之差是必不然

其義互見下代哭章

經陳鼎皆如殯云云（二葉下第三行）

敖繼公曰皆如殯謂三鼎之面位與其實皆如殯亦但據其盛者言之其遷祖奠之脯醢當在甒北不別見者略之

欽定義疏案此所陳者祖奠也其陳之在祖廟門外東方之饌亦饌於祖廟之東堂下祖奠之前先有遷祖奠故敖云脯醢并饌於此柩入廟後先設從奠徹從奠而後設遷祖奠徹遷祖奠而後設祖奠明日乃設遣奠此其序也

經正柩于兩楹間（七葉下第四行）

上經士喪禮商祝執巾從入當扃北面節鄭注云如商

祝之事位則尸首南明矣疏云未葬已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者從鬼神尚幽闇鬼道事之故也唯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故北首也即謂此經正柩于兩楹間及下經乃載謂舉柩卻下而載之柩車在階間時皆北首及商柩御柩乃祖還車然後還而鄉南爲行始也

經席設云云（八葉上第五行）

楊復曰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于尸東小斂奠亦如之既殯奠于室之奧設席東面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亦如之啟殯入朝席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

中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皆如之朝奠夕哭不辟柩東面也設於柩東爲異

之但設於柩東爲異

注乃得東面 九葉上第一行

欽定義疏載鄭注作乃得柩東西面 嘉靖本亦譌作東面

當作柩東西面疏詳言之甚明疏乃得東旬釋注柩東字也不知者因以刪易鄭注並疏云 某某 者亦刪易之今悉改正

又按永懷堂本作乃得東也鄭注合如此蓋上言皆室戶西者亦謂在堂上室外也設奠時在西故奠畢乃得東也鄭注合如此蓋上言皆室戶西者亦謂在堂上室外也設奠時在西故奠畢乃得

右旋者西上也

敖繼公曰哭成踊云云 十一葉下第八行

夏官圉人職云凡喪紀牽馬而入陳

經哭成踊云云 十二葉上第六行

東也注與疏只東面兩面字爲也字之譌不必加柩西二字也

承仕按前從精定義疏說後從作也之本是也阮氏校勘記胡氏正義說並同疑義疏亦以意校改未必

欽定義疏案柩飾曰柳蓋以杞柳爲骨而外以布衣之柳者以其質言牆者以其形言也池也孔氏謂纖竹爲籠蓋爲長籠仰之類池也齊荒之頂也若今之橋頂然喪大記士一貝與此異記者各舉所見故有異同耳注謂天子之元士有貝此諸侯之士故云無貝乃因其不合面强爲之辭 飾柩之法莫詳於大記當互考之然孔氏所言三色與此經異不知其何所本也大夫二池象

疏婦人辟之戶西南面 第四行

第二之字當爲亦字之譌

經乃奠如初云云 十葉上第四行

敖繼公曰此奠亦惟以脯醢醴酒

欽定義疏案從奠即昨日之夕奠也此遷祖奠則本日

注拔韜柳柏上云云 十四葉下第六行

前後圉賈說近之

以帛纍柏紐著柳骨謂之纛又以帛

惟外使人牽之謂之披注文輅字當是絡字

欽定義疏案周官司士注云披柩車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韅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視此注尤明矣

瑤田按據此則喪大記君纁披六者蓋用帛三幅橫絡棺上兩邊貫結於韅其餘披出於外者爲六披也士前後二披據一邊言孔穎達曰通兩旁則四披也然則四披蓋用帛二幅爲之　飾棺之制須參合喪大記及此注疏考之

注茵二在下云云十七葉下第三行

欽定義疏案後陳者先用則茵先其橫者次其縮者抗木先其縮者次其橫者經文甚明且於相變之例肋合注茵三在下傳寫者訛作茵二而疏即作茵二解之乃令讀者展轉迷眩今以經正之

經茵十八葉上第七行

張云茵字當連上綃字爲句言陳器當從茵屈轉而北也不然前已詳茵豈合重舉

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第九行

欽定義疏作所以裹遷奠羊豕之體　嘉靖本亦無遷字

注兩馬士制也二十三葉上第五行

李如圭曰喪傳云士飾車駢馬

經成踊二十四葉下第九行

踊下據疏補者三字　嘉靖本亦脫二字

注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云云二十五葉上第一行

汪竹香元亮云凡士車士字當作喪

欽定義疏鄭康成曰棧謂柩車也棧車不革輿而漆之服車箱奠於左服象授人授其左也

御案春官巾車職士乘棧車注云棧車不革輿而漆之此柩車迫地四輪與棧車制異但不革輿是同故即以

疏云凡從柩者云云二十八葉下第三行

欽定義疏案從者之序當依敖氏主人從眾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女賓以上其行皆以服之車則謂之較賓仍西行由馬而南行折而東乃出

親疏爲序服同乃以長幼也

經眾主人西面云云四十葉下第二行

欽定義疏案眾主人西面眾賓在其南婦人東面女賓在其南北上不屬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檀弓云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焉子西鄉婦人東鄉

經贈用制幣二云云第七行

欽定義疏案李氏如圭以此贈即爲公贈非也經不言公贈而重出其物曰玄纁束則爲主人之贈明矣既窆則公贈賓贈暨主人之贈皆入焉（注）既窆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主人經主婦亦拜賓（四十一葉上第二行）拜稽顙所以致贈且以是爲永訣也

欽定義疏案小記婦人爲夫與長子之喪稍類其餘則否雜記三年之喪以吉拜是則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是則婁主夫之喪母主長子之喪者皆稍類婦主舅姑之喪者不稍類但拜也若然則自初喪小斂大斂賓啟諸事

主婦於女賓之弔皆當拜之但或稍類或不稍類異耳其應稍類者亦如男子有所特重爲之加禮乃稍類不概施也然經至此始見主婦之拜女賓其餘皆不見之文略耳凡禮節略於婦人以其同於丈夫者可不言也

經乃反哭入（四十二葉下第六行）哭不絕聲有二

疏反哭之禮云云（四十三葉上第八行）廬中哭無時猶有朝夕哭

敖繼公曰以上經及此文考之則送葬之行婦人次於

主人以下明矣

疏拜于西階上東面位云云（四十四葉上第一行）欽定義疏案西階東面本非主人之正位以喪事遽弔賓降出云云（四十五葉上第三行）

敖繼公曰朋友於此時亦出至廬耐則復來助祭也疏田按觀下文兄弟出則朋友出可知矣

經三虞（四十五葉上第一行）三虞初葬日初虞再虞用柔日後虞用剛日共三祭也疏始死主人哭不絕聲云云（四十五葉下第三行）卒哭祭後惟有阼階下朝夕哭止廬中無時之哭練祭後又止朝夕哭是不每日哭而惟或十日或五日而一哭

疏當尸肩頭也（四十九葉下第六行）欽定本作當尸右肩

疏至小斂奠云云第七行

欽定本引賈疏作至小斂奠用素俎大斂奠用梪豆無

牖之邊則變矣

注差擇之五十葉下第九行

欽定義疏注擇字當讀爲釋之叟叟之釋棗蒸栗擇之

擇亦同古者釋擇擇三字常通故詩其皁擇擇漠張騫

陳擇之澤亦讀爲釋也喪大記御者差沐於堂上注云

差淅也詩毛傳亦云釋淅米也則擇之爲釋審矣差盛

之者謂既淅之而以盆盛播以敦盛米也

記其母之喪云云五十一葉上第三行

疑疏○卷四

上經外御受沐入喪大記曰御者二人浴其母之喪則

內御者抗衾而浴

注猶丈夫之不冠也第四行

上經爵弁服注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言丈夫死斂

不著冠也

注設于序西南五十五葉上第七行

序旁注室字　據經小斂陳鼎注云將小斂則辟襲奠

疏云前襲時已辟之今將小斂亦辟之亦當於室之西

南隅

疏冠衰自然不說云云五十九葉上第一行

瑤田按履末有不說冠衰者始經於序東時尚未成服

未著冠衰安見經帶必連冠衰不說經帶乃亦不說冠

衰邪經明孝子有忠質之心故履亦不說冠尊不居肉

袒之體恐未可以著冠而履也若履亦著衰當正言不

說衰經矣賈氏所見豈其然乎

記其二廟云云六十五葉上第一行

欽定義疏案二廟則啟之曰從奠設於禰廟徹從奠乃

設遷禰之奠此遷禰之奠即以當遷祖奠矣以日不三

奠故也及朝祖則禰奠從設於祖廟蔦車蔦馬等事皆

於祖廟行之至載柩還車則徹遷禰之奠設祖奠矣當

疑疏○卷四

然也饌于禰廟者一鼎饌于祖廟者三鼎亦降殺之宜

也注疏明曰朝祖之說已於代哭辨之　祭法廟數先

儒相承爲說第諸侯五等同五廟上下大夫同三廟則

士雖異等似當同一廟不應遽有二廟之殊故每疑禮

器王制爲是而祭法爲非然據此記則士固有二廟者

但康成以官師爲中下之士非有明文特以意說之耳

疑三等之士皆一廟唯大宗子世適相傳有統宗收族

之責故親廟之外又有一祖廟歟若然則適士之稱名

實相應而上中下士胥可以官師目之矣

欽定義疏作公贈是上經有公賵公贈兩條而賓賵即在公贈之上故言上文云也

士虞

疏是上下通言饋云云（卷十四一葉下第八行）

敖繼公曰祭而用黍稷瑪曰饋食猶言饋之以食也

注皆執明（二十一葉上第三行）

欽定義疏作賓明拨說文引禮曰晰明行事徐鍇繫傳今禮作賓明假借

嘉靖本作賓

記升左肩云云（二十一葉下第二行）

疑直○卷四

拨士冠禮若殺則特豚節注云凡牲皆用左胖疏云特牲少牢皆用右胖少儀云大牢則以牛左肩爲歸胖用左則用右而祭之鄭飲酒鄉射主人用右體主人亦與祭同用右者皆據周而言也此云用左鄭據夏殷之法與周異也但士虞喪祭用左反吉故也（瑤田記）

記離肺（二十三葉上第三行）

欽定義疏案離肺舉肺嚌肺一物而三名者與肴同舉則曰舉肺祭而嚌之則曰嚌肺若祭肺則祭之而不嚌也食禮同祭肺士昏及公食以及凡祭祀之有黍稷者是也飲酒用離肺鄉飲鄉射燕禮大射是也

疏以其尸祭用肺（第六行）

封字照監本補　欽定義疏作以尸祭用刑肺

承仕拨據監本補封字是也義疏本多以意約引耳

注尸闈之閒謂之依（二十三葉下第五行）

敖繼公曰然則自天子至於士其尸闈之閒皆設依惟天子則飾以斧形耳

注凡前尸之禮儀在此（二十五葉上第七行）

欽定義疏作道尸　拨據經文及疏皆當作前尸　元豐本亦作前尸

注賤者謂庶孫之妾也云云（二十六葉上第七行）

疑直○卷四

拨此注是庶孫之妻亦得稱適此所謂適對妾言之也記如食閒（二十八葉上第三行）

欽定義疏案敖氏以此爲陰厭明祭廼禦災者當同此也第不知祭凡庶殤之陽厭又當如何耳注疏以祭之首尾爲陰陽厭非也

敖繼公曰闔扉闈戶如食閒象神食之也此謂陰厭

注嘉薦俎醢也（三十葉上第二行）

說文莊酢菜也从艸沮聲今從俎恐誤須考

記他用劑（三十一葉上第七行）

瑤田按他者他劑曰外也亦者亦再虞也初者初始虞

也鄭氏謂報葬報虞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謂之他不然
也鄭氏誤解檀弓必於是日也接句故於他字別生枝
節不知是日接者言明日之祔必接卒哭之祭爲不忍
一日末有所歸余於檀弓已詳辨之矣

記資出三十七葉上第九行

故繼公曰其資出以下之儀與有尸者同

記將旦而祔則薦三十八葉上第二行

故繼公曰此薦則卒哭之夕也將以來日旦明祔神彙
於廟故是時復薦於寢而告之薦謂薦脯醢而奠酒也
惟主告神以祔期耳故其禮略襲者既饌尸而送神今

疏

復薦於寢以神不可測雖已薦之焉知其不在寢也
欽定義疏案薦謂無尸也卒哭之祭在質明此在夕蓋
服葛之後爲祔期將告廟故先告神歟

疏又玄鳥詩鄭注云云四十葉上第一行

玄鳥詩序鄭箋釋文云古者殷三年既畢祫于太祖明
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
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孔沖遠云此箋或云古
者君喪三年喪畢禘于其廟而後祫于太祖其文誤也
禮注及志鄭魯禮禘祫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
無此文

特牲饋食

疏士不及茲四者云云（卷十五葉下第二行）

按公羊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即孟子士之失位無田不祭不敢以宴愈何休解非實公彥言士不得使人攝祭尤非士所以事暇即祭者恐事至不得親祭故也

疏非直服稱端（第九行）

直服閒宜有朝字抑或冠字弁字

經席于門中云云（三葉下第六行）

瑤田按門西扉之門也門中統一扉而言之非中於門也中於門則在棖闑之閒故又申之曰闑西閾外蓋在中門與闑之閒也

疏易繫辭有蓍之德圓而神云云（四葉上第六行）

以蓍之德圓而神之神爲鬼神之神疏泥矣

疏鄭注云伯某祖字也云云（五葉上第一行）

祖改爲且　鄭注此篇曰某子者祖字也是皇祖伯仲字也注少牢篇曰伯某且字也是承藉伯仲下之且字

也段氏玉裁曰說文且薦也凡承藉於下曰且冠而字藏一字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瑤田記

疏按曲禮云吉事先近日云云（五葉下第四行）

按曲禮凡卜筮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此本係一經所謂句即一月上中下之旬與少牢甲癸十日之旬別孔穎達誤以曲禮上中下之旬當少牢甲癸之旬而以少牢之旬又一日當曲禮之遠日遂不得不割旬內外二句爲一經喪事吉事又爲一經此謬誤之甚者賈公彥承誤又以之疏非成于一人又士冠禮不吉筮遠日即于是日并筮今特牲乃又如少牢及遠日筮其日爲參差此又其一也

疏則尸不送可知（八葉下第四行）

按注約少牢云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者言不拜送謂揖送也猶少牢尸送揖不拜之謂非謂不送也疏誤

經豆籩鉶在東房云云（十葉上第六行）

按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記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士虞記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周禮天官亨人祭

祀其大羹鉶羹實客亦如之公食設鉶注云鉶菜和羹之器疏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庶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經實再答拜云云十一葉上第三行

按下主人降洗獻賓注引此文作賓答拜無再字石經作賓答再拜亦係衍字凡經言再拜者其答拜俱不言再以先拜者既再拜則答拜自無不再拜者可勿言也

疏所以不正面告者十一葉下第八行

按不正面告當作不北面告

疏明主婦自爲也十三葉下第二行

按明主婦自爲當作不自爲

疏當遏西壁爲之第五行

下記云饋爨在西壁自明

經亨于門外云云十四葉上第一行

少牢饋食禮雍爨在門東南北上

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

經用萑席十四葉下第九行

瑤田按萑葦之字从艸雀聲蓫萑並職追切蓫之與萑萬難互譌此經萑字雖宋本亦譌作萑故辨譌而更正之

經尸盥云云十五葉上第二行

按尸盥匜水實于槃中今未實也蓋預設之辭言及尸盥則匜水實于槃中也匜即斟水也少牢所謂料也內則敦牟巵匜則斟酒者士冠謂之勺注謂之尊升內則疏誤以之當左傳奉匜沃盥之匜不知左傳之匜乃即特牲斟水之匜非內則斟酒之匜也又按名料勺者以挹彼而言名匜者以注此而言其實一也

注使親接神第九行

按疏作使祝接神今據改正

經立于房中東面十五葉下第三行

按下記云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注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于主婦主婦南面主婦面位見于此經云東而下主人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而主婦致爵于主人席于戶內注云西面則席就立面設之是此經東而乃南面之譌

經卽位卯初十六葉下第三行

按視濯位主人揖人兄弟從賓及眾賓從卽位于堂下如外位

疏按士虞禮云云第六行

按疏引士虞禮經注多遺脫應據補

經主人降云云十七葉上第七行

按執事者二人下注云右人謂主人及二賓鄭以有二賓則衆之長敖

疏鼎在門外云云十七葉下第二行

按鼎在門外北面入西面錯右人在前左人在後疏說知

是也

疏舊說知此十八葉上第九行

按文知此當作如此

疏大夫尊云云十八葉下第一行

按下云大夫不親者避人君上卑不嫌此云大夫尊謂

以尊嫌耳

注主人及二賓第七行

按二賓魚腊右人

疏其人當北面十九葉上第二行

按其人當北面當作左人

經尸答拜執奠云云十二葉上第一行

尸執奠祭酒啐酒告旨仍奠觶至嗣子入尸執奠嗣子

受

疏按桓二年左氏傳云云第九行

按左傳作大羹不致郤特牲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注於

經祭于豆間第六行

瑤田按上文薦兩豆則此豆間爲兩豆之間

注墮與按讀同耳云云第九行

瑤田按有司徹若不賓尸條後其綏祭其嚌亦如儐注

云綏皆當爲按按讀爲藏其情之情古文爲撰

注嚌味之芬芬者十二葉下第五行

按芬芬者下芬字衍譌

經爾黍稷于席上二十三葉上第四行

按下佐食摶黍疏既引此云爾黍于席上不云爾稷云

云則稷字爲衍文下云反黍稷于其所稷字亦衍文

又按士虞禮爾敦亦但舉黍尸卒食亦但云反黍少牢

儐食亦但云爾上敦黍尸三飯注云食以黍

又按喪大記孔疏云黍則味美故特牲少牢爾黍于席

以其味美故也是所引亦無稷字

又按少牢儐食疏云按特牲黍稷虞皆不云稷者此後

皆黍稷連言明并黍稷食之不虛陳而不食不言爾之

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據此則此注兩稷字非衍文

承仕按前說與王引之同後說與盛世佐略同

疏按桓二年左氏傳云云第九行

按左傳作大羹不致郤特牲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注於

此經云大羹滑煮肉汁也不和貴質也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梗其無菜者不用梗是羹有無菜者今此疏以大羹爲用鹽菜不已和乎且是以羹爲必有菜也謬矣周禮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資客亦如之注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

經舉肺脊以授尸云云二十三葉下第三行

按舉肺脊謂離肺與牲體正脊注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兼釋食肺與食正脊不專主肺言佐食以食肺正脊兩者一時同舉授尸少牢亦然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此云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爲兼執之也

經羞所俎第八行

按下記云所俎心舌

注四豆者云云二十四葉上第九行

則此振祭肺脊俱振祭俱嚌之左執之爲兼執之也

經羞所俎第八行

按下記云所俎心舌

注四豆者云云二十四葉上第九行

按公食大夫禮注膴膋今時臛也牛曰膴羊曰臐豕曰膋炙臧公食牛羊豕俱有牛更有鮪內則作膮牛羊豕凡十豆加醢四豆芥醬魚膾二豆爲下大夫十六豆此經四豆注云以豕炙臧皆豕也

疏先設醢綌之次也二十四葉下第二行

按鄭注士喪禮綌屈也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縈爲綌公食設豆旁四列西北上曰西而東南又西而南又西而南凡三屈也注故云綌之以次也　疏次字上

食設豆旁四列西北上曰西而東南又西而南又西而南凡三屈也注故云綌之以次也　疏次字上

脫

疏及骼脊脅二十五葉下第一行

按及骼脊脅當作及骼肩

經反黍稷于其所第三行

按上云祝命爾黍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至此不復飯故仍反之俎南始設之所

疏臐在右云云二十六葉上第七行

按少牢臐在右繼之云尸左執爵右兼取牢肝擩於俎

臐疏云臐在右據賓長

注節主人拜第九行

按節主人宜當作主人

注季小也云云二十七葉下第二行

按季小小指釋文俱作少據改

疏此大夫爭第八行

按文疏大夫爭乃尊字之譌

疏此女佐食二十八葉上第四行

按文疏此女乃先字之譌

承仕按補鐙校同阮記以爲文有譌脫

疏皆無從二十八葉下第四行

按從謂肝膋

經祝亞獻尸第六行

按酌亞獻尸謂作祝據少牢疏改正又按北監本不謂

疏云若平取菹擩于醢二十九葉上第八行

按若平當作尸右又按若當作右平字乃手字之譌

承仕按又說與浦鏜校同

疏賓長以肝從云云二十九葉下第五行

按賓三獻燔從如初當亦長兄弟羞膋

疏如主人酬賓儀者云云四十葉下第一行

按少牢主人酌獻上佐食戶內偏東北面拜受

酌主人西面答拜主婦獻尸如主人儀獻祝獻

佐食如初如主人也故如主人西面拜在主人之北

如少牢也

疏言其實飲三爵云云三十一葉上第一行

按其實飲三爵三當作二蓋今三獻爵止故云其實飲

二爵也祝與佐食亦得三獻三亦當作二祝與佐食之

三獻在作止爵尸卒爵酢後今不得云三獻也

疏均於堂內三十二葉上第四行

按堂內當作室內

疏及主人主婦致爵者云云三十二葉上第四行

主人主婦致爵宜有說疏不能言

經洗獻兄弟如眾賓儀三十七葉上第七行

按文洗獻兄弟如眾賓儀兄弟上有眾字故下經云洗

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眾兄弟之儀此經疏內有眾字

石經亦有考證據石經補是

經嗣舉奠三十八葉下第八行

按嗣命之曰舉奠猶前賓曰三獻蓋亦以事命之

疏如主人酬賓儀者云云四十葉下第六行

瑤田按言如主人酬賓儀當二如之弟子兩度洗觶

酌先須有導飲一節疏省敘未免看去不清

經眾賓長四十二葉上第七行

瑤田按眾賓長者次於賓而爲眾賓之長者也蓋酬賓

者主人酬長兄弟者賓而長兄弟則酬眾賓之長

經酌于其尊第八行

按此其尊當是西方之尊

經如長兄弟之儀四十二葉下第一行

瑤田按如長兄弟之儀者謂如長兄弟洗觚爲加爵之

儀

經長兄弟酬賓云云第六行

上言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則酬衆賓長遞相受旅以及衆兄弟衆賓而交錯以辯此言長兄弟行酬則仍始于

經主人出立于戶外云云四十四葉下第六行

拨少牢禮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阼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詩楚茨云孝孫徂位工祝致告之利成也祭禮畢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又楚茨

疏特牲告利成之位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今作西南

據少牢楚茨疏改正

注主人降云云四十五葉上第六行

拨主人不送尸與不迎尸同意皆所以全尸尊也

注俎所以載所俎四十五葉下第一行

按俎所以載所俎疑句有誤字此徹尸俎自是所俎上正祭舉肩佐食盛所俎俎釋三个下陽厭佐食徹尸俎敦設于西北隅故盛所俎俎釋三个注云盛于所俎將以歸尸俎釋三个爲改饌於西北隅遷之明尸俎將改饌於西北隅用爲陽厭故預釋三个於所俎將以歸尸謂此俎出於廟門所徹之尸俎爲所俎也然此注雖云所俎而曰俎所以載所俎語未明疑有脫文誤字也

注此徹庶羞云云第六行

拨祝豆籩宗薦徹入于房此注似不協

經主人出立于戶外云云四十四葉下第六行

拨少牢禮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阼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詩楚茨云孝孫徂位工祝致告之利成也祭禮畢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又楚茨疏特牲告利成之位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今作西南

據少牢楚茨疏改正

拔上蠶舉奠也下酒長兄弟也故下注云下蠶復兄弟
位不復升也
經立于戶內西面四十八葉上第四行
當是立于戶外以下祝東面于戶西例之當是立于戶
東　元豐本作立于戶外今據而改之　石本亦作外
疏謂宗婦徹祝俎云云四十九葉上第五行
拔宗婦徹俎豆籩此俎謂主婦俎
經以出第六行
出謂出戶
疏謂宗子云云五十葉上第九行

拔謂宗子爲殤凡殤謂非宗子
注祖天地之左海五十一葉上第二行
嘉靖本亦作左海正譌云鍾氏本作左海今本作右海
不知所謂今本指何本也
承仕按阮記云陳閩監葛通解俱作石然則金氏所
謂今本即指陳閩等本而言承仕始謂疑直所據爲
闕本今以此條觀之殆非也
注二觚長兄弟酌云云第五行
瑤田按酌字恐誤　嘉靖覆宋本作酬疏云如利儀疏云如利儀者如賓長
二觶在至兄弟之子舉觶于其長下篚乃有一觶疏誤
以兄弟之子舉觶爲長兄弟加爵也然又云長兄弟舉
奠觶酬賓則是本欲言弟子而誤以長兄弟言之耳此
恍惚之誤乃譌也非實誤也至長兄弟酬賓經明云卒
受者實觶于篚疏乃遷就爲末奠之說以附注其實注
意不如此且注說四觶言一酌奠其三舉後以該前不
如疏說循序之爲得疏於末宜云長兄弟酬賓卒受者
實觶於篚下篚還有三觶也
注盥洗水盥爲其不宜塵五十三葉上第四行
張爾岐句讀作盥洗水宜爲其不宜塵瑤田按作水宜

亦不辭當作盥濯水且爲其不宜屋　嘉靖本作且爲

今據改之

記七刻 五十四葉上第一行

按七刻少牢謂之疏七七柄有刻飾者賈疏云

謂禮記疏屏之類

記淳沃 五十四葉下第四行

按考工記鍾氏染羽淳而漬之注淳沃也說文沃作渥

言概灌也

記牲胳 五十七葉上第九行

瑤田按儀禮骼皆从骨此从肉作胳者轉寫譌也釋文

有鑊鑊四而鼎五鬲鼎各從其鑊則豕鑊西之鼎二羊

鑊西之鼎一鰭其輕重失次故以魚腊之鼎從羊見其

於上經舉骼下云骼音格又音各後同下經實骼注云

左骼疏云以其尸用右骼可見此處亦譌須改正

靖本此處亦譌須改正

疏彼鄭注云云 五十七葉下第七行

按禮器鄭注止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一句其日月星

辰乃天子章服疏蓋說之今譌脫爾

疏云肯無中云云 第九行

按中肯少牢之脡肯前肯少牢之代肯

疏長肯亦不貶者 五十八葉上第二行

按長肯少牢謂之正肯

少牢饋食

經概鼎 卷十六九葉下第七行

說文概滌也引詩曰概之釜鬵

經廩爨在雍爨之北 十葉上第三行

特牲饋食主婦視饌爨于西堂下

經羹定云云 十葉下第七行

鄉射禮肉謂之羹定謂煮熟也

敖繼公曰膚鼎在豕鑊西者以膚在豕鑊故也魚腊自

有鑊鑊四而鼎五茹鼎各從其鑊則豕鑊西之鼎二羊

鑊西之鼎一鰭其輕重失次故以魚腊之鼎從羊見其

尊也

經脾骼 十一葉上第七行

按脾釋文从肉專聲依說文也

注肩臂臑肫骨脾骼股骨 十一葉下第二行

廣韻臕臂節

說文肩髆也髆肩甲也胳亦下也今注謂脾骼股骨是

指後足骨言也與說文異義蓋以下經肩臂臑脾骼在

兩端之文而決之也然說文之義長

疏此決特牲用棭仍云禁云云 十三葉上第九行

特牲用禁言棭故注云不爲神戒此注言優尊者不爲

之戒以特牲爲用梲言禁謂此爲不爲神戒非誤則誨
注料剡水器也云云十三葉下第二行
按鄭說文云抱也从斗臾聲俗从刀臾誤
按下尸沃盥云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執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乃沃者一宗人奉匜水者以匜水注槃中也匜即此經之料以鄭水于罍謂之料以注水于槃謂之匜鄭言沃盥用料正謂料即匜耳上虞記特牲皆有匜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奉匜水也左傳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其奉槃執簞巾者四人爲之也內則

敦牟卮匜注云卮匜酒漿器釋文與疏謂即懷嬴之匜誤也此匜乃注酒于卮之匜尊勺也又謂之升
經當序南于洗西十五葉上第一行
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
瑤田按云當序南于洗西可見東榮在序之東
疏則膚在魚上云云第四行
按魚腊從羊肩從豕先羊次豕次魚腊次膚是膚爲下
不得謂在魚腊上疏謬
疏則鼎陳于洗西稍近南第六行
按陳于洗西稍近南當作洗南稍近西

疏以前膚鼎時十六葉上第一行
按前膚當作升
疏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第六行
特牲記注是以進之謂作祭之可據此疏改正
經腸三胃三云云十六葉下第一行
按記明堂位疏少牢禮腸三胃三皆長及俎距不連上
胥體可謂明析
疏上升鼎時不制者云云第九行
按諸切割肖加爲之于饗至載乃言之耳二肺特牲俱有亦第言載切割非載者事也疏非

疏故肩臑在上十七葉上第二行
瑤田按當是肩臂臑脫臂字
疏升之以尊卑者云云第三行
按疏俎法四體尊於脊脅句當在升之以尊卑者下
疏又與生人食禮不同云云十八葉上第九行
按言與生人食禮不同卽生人進鮮祭進腶是也與饋尸禮異饋尸橫俎進首祭縮俎進腶右首者縮俎者於俎爲縮於人爲橫橫俎者於俎爲橫於人爲縮故縮俎者或進腶或進鮮而皆右首橫俎者或進首或進尾進首者右鮮進尾者右腶右據尸與賓之右

注葵菹在綀十九葉下第二行

金輔之據特牲饋食禮綀字上增補北字

疏彼饋食當其節二十葉上第五行

按彼饋食當其節謂以醢人饋食之豆用之少牢饋食之禮故曰當其節

經特膚當俎北端第九行

公食大夫禮注特膚肴也既設疏云膚豕之所出故云出下牲

經祭于豆間二十四葉上第八行

瑤田按上薦豆葅醢醢先設于西葵菹羸醢陪設于東是以西爲上也公食大夫禮上豆之祭間則此亦當祭於上豆間蓋非葅醢醢之間也

注言受者尸授之也云云二十八葉上第九行

按特牲尸三飯舉幹佐食受加于俎尸授佐食牢幹加于俎注云舉謂脯脅今少牢三飯後尸授佐食爲時亦實舉于葅豆故至此食畢操以授佐食爲

疏主人守綏之時二十九葉下第三行

按守綏當作受綏

注尸恆坐云云第六行

按尸恆坐有事則立尸之爲禮也主人恆坐有事則立主人之爲禮也注下四句自釋上二句疏謂墮祭尸餘是尸與主人爲禮非也

疏亦王出房時也三十一葉上第四行

按王出房當作王出戶然鄉人注已作出房則其誤已在疏前

疏上云非葅醢醢云云三十一葉下第四行

按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羞籩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羞豆而饋食用之豐謂此少牢饋食禮是饋食之豆當饋食之節謂用之此少牢饋食也

經受祭三十四葉上第四行

按受祭謂祭肺即切肺所謂祭肺二皆切也上注云祭

肺三爲尸主人主婦

經主婦以爵出云云第六葉行

按主婦以爵出白亦主婦贊者受之贊者乃受于婦贊者

注賓猶減也云云三十六葉下第五行

按詩楚茨既齊既稷注齊減取也稷之言卽也殺之禮

既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

是注以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解既齊以

孝孫前就尸受之解既稷牢特牲少牢尸殺主人禮爲

言也釋文云鄭音賓是鄭讀楚茨齊與此賓黍同故俱

訓減

有司徹

注以羞豕匕清豕肉清卷十七六葉下第六行

下經無羞豕肉滑注中豕肉清三字羞衍疏同記

特牲記云棘心匕刻

疏疏匕云云七葉上第五行

按明堂位云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屏謂之樹今之浮

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金闕上之爲矣又殷以疏勺

注疏通刻其頭

疏不言坐是重之此言坐執之故也八葉上第二行

按疏不言坐三字衍此言閒脫不字執當作輕

承仕按阮氏校勘記引許宗彥說與此同意

疏皆朝事之豆籩籩薦云云九葉上第五行

按文籩上有籩人云朝事之籩七字

又按籩人上仍有脫文

疏細切爲韲九葉下第三行

按韲俗文亦名葅

經脫骼第七行

按特牲有司脚皆作肫少牢肫皆作脚

疏所舉未知云云十葉上第四行

疏異於載魚云云十五葉上第一行

於下補正祭進下四字

疏又與尸豕俎同者云云第七行

按尸豕俎謂雍人所設在北者蓋陳於羊俎西

注讀如或舂或枕之枕字云云十六葉上第三行

按今詩作或舂或揄王應麟詩考云韋氏引緯詩作或

舂或抌說文云舀抒出也從爪臼詩曰或簸或舀或從

手从尤或从臼尤周禮地官舂人有女舂二人注女奴

能舂抌者抌抒臼也詩曰或舂或抌說文抌从手尤尤

从亡下凡尸尤食之尤與宂字从人者別說文謌作或
雖或包此注扰謌爲枕據說文周禮正之
注齊消云云十六葉下第三行
敖繼公曰祭酒然亦注於地他時酒不祭此祭
者重其在俎也
經司馬縮奠俎于羊消俎南云云十七葉上第三行
楊復曰羊消俎消字衍敖繼公亦云後消字衍
按羊俎閒消字衍文又按乃句內上文奠俎閒脫字當
作司馬縮奠消俎于羊俎南如下文主人之設司馬縮
奠消俎于羊俎西也
疏通〇卷十五 三十四

瑶田按俏降退於西階西者便尸酢主人在西楹西行
禮如鄉飲酒禮主人獻介鄉射禮主人獻眾賓時其立
處蓋亦當西序也
注酌者將酢主人十九葉上第一行
按下云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注云將酢主婦此經將
酢主人注疑當在尸受俏爵降洗文下在取爵酌下爲
誤而酌者二字又因誤而衍加
經于東序南二十葉下第二行

承仕按張爾岐校同竟
按疏言主人獻尸有羊肉消故司士羞豕胥不言縮俎
以如羊肉消之禮羊肉消已言縮俎執文已在如字中也
主人獻俏無羊肉消今羞豕胥縮文無可如故經特言
以見之
經主人其祭糗修二十三葉上第六行
按其祭糗修考證依石經作其按下文其受豕胥文正
相似又不賓尸云主婦其洗獻于尸主婦下接其字此
主人下接其字文法一例
經宰夫執爵以從二十八葉下第五行

按宰夫當是執薦以從爵字恐誤故下文司士執俎云
設于薦東又按特牲饋食注引此作宰夫執薦以從
經辯受爵云云二十九葉上第四行
按下獻兄弟云升受爵其薦脅設于其位兄弟升受爵
即設薦脅賓不宜略於兄弟自亦升受爵即設薦脅特
牲眾賓升受爵薦俎設于其位獻眾兄弟如眾賓儀少
牢自亦如之注因眾賓及眾兄弟之薦文俱在辯獻之
下遂皆以爲辯獻乃薦然兄弟條升受爵其薦脅設于
位文固明與特牲同當不得泥于文在辯獻下生解雖
據燕禮然于文無當也又按鄭解眾兄弟升受爵爲不
疏初享牲體云云二十一葉下第八行
按文初享當作七
承仕按阮本享作亨
經酌以酢之云云二十四葉上第八行
按主人初獻尸尸酢之主婦亞獻尸尸亦酢之賓三獻
尸尸亦酢之非因賓致主人而尸乃酢之
疏使二人舉觶爲旅酬與賓長所舉爲君之觶云云二十五葉

拜受爵所以別于長兄弟故釋眾賓長拜受爵言其餘
不拜皆與經若是以辯之文戾
疏初享牲體云云二十一葉下第八行
按文初享當作七
承仕按阮本享作亨
經酌以酢之云云二十四葉上第八行
按主人初獻尸尸酢之主婦亞獻尸尸亦酢之賓三獻
尸尸亦酢之非因賓致主人而尸乃酢之
疏使二人舉觶爲旅酬與賓長所舉爲君之觶云云二十五葉上第四行
按使一人謁作二薦南謁作君俱據特牲經文改正
承仕按阮本作薦右
注尸拜於阼階上第八行
按尸拜當作酬疏亦以酬言之
疏兄弟之長升云云二十六葉上第一行
按兄弟之長升五字衍疏言若非有升之者則必眾賓
長之升以次也
注未受酬者云云第七行
按注疏未受疑俱當作末門經卒字意
疏主人常在左云云第九行
左改右　按主人常在右在左者謂也
注延景中云云二十六葉下第六行
按兩漢諸帝無以延熹號年者惟桓帝永壽之後改元
延嘉延景當是延嘉之誤
承仕按集釋敖氏及單疏俱作末
疏上賓獻尸時亦於爵待獻堂下畢乃舉觶二十七葉下第六行
按亦於爵當作尸止爵又按觶當作爵

注上言無消爵不止互相發明三十八葉上第五行

按注互相發明似謂爵不止者亦遂之於下此亦遂之於下者亦謂爵不止若如注說上疏所云尸不止爵即飲者當云尸更酬侑遂之於下爲旅酬也

又按爵不止自對爵止者而言自如特牲長兄弟之加爵疏云不止爵即飲是也特牲眾賓長加爵爵止此遂之於一人舉爵如特牲之眾賓長其異者彼爵止此遂之於下注言互相明上爵不止可明此之爵亦不止亦遂之於下上不必然也疏義是

經尸不醉三十八葉下第四行

按聘禮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辰矣此尸不顧與聘賓同容亦主人拜尸趨辟主人命宗人送尸出反告賓不顧歟

疏堂上有尸侑之薦俎第九行

按尸侑之薦俎司士歸之矣當云室上有主人之薦

二儀

奉禮

釋奠

注

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孔壁所得者爲古文古文得自魯淹中漢志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今本漢文志誤作禮記此據文選劉子駿讓太常博士書注引鈔記字皆古字大漢之後孔安國家獻逸禮三十九篇禮古經五十六篇析十七篇言之故云三十九也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禮禮記之屬禮者禮經也即今儀禮是也六藝論曰河間獻王得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大毛公亨爲獻王博士親見其文著之故訓毛詩毛有苦葉傳納采用鴈雞鳴傳纚笄而朝

七月傳鄉人以狗蜡屨傳姊至門夫揖入東山傳母戒女施衿結帨鼓鐘傳笙磬東方之樂皆據禮經黃鳥傳婦人有歸宗之義據子夏喪服傳當西京之初儀禮已見藏遠此古文之學也今文傳自高堂生後鄭蕭奮以授后倉倉授閭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三家皆立博士通典引石渠禮論閭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又與梁邱臨卽梁邱賀子臨也見漢書杜鄴傳通典作黃門侍郎臨卽梁邱其名非蕭太傅韋元成及戴聖論石渠是也戴德所傳之篇曰

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冊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前三篇與今同唐本作志戴德喪服變除一卷今其文見於通典禮類及禮記正義是爲大戴之學戴聖所傳之篇曰士喪八喪服九士虞少牢十一有司徹十二特牲十三既夕十四聘禮十五公食十六覲禮十七餘亦與今同小戴記有冠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郎儀禮之記是爲小戴之學慶氏弟子有夏侯敬及其族子咸又橋仁楊榮曹褒等傳慶氏學此今文之學也西漢之傳禮經者夏侯勝善說禮服論語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劉向別錄備載十七篇至東漢時而禮經益顯班固白虎通引禮士冠經禮士相見經禮喪服經士虞經許愼五經異義引禮戴說文草部引禮斬衰苴絰冠繩纓削杖居倚廬枕苫塊食粥飲水寢苫枕塊不與鄭同疑鄭君自名其學也儀禮舊無師說馬融僅喪服注一篇其作注者自鄭君始學者面不从鄭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蒙既篤好鄭學紬繹注文

博攷而研究之爲釋注二卷復詳列古文今文之學兩漢經師之授受庶後之學者覽其淵源尊信古禮識其爲周公孔子七十子之傳以祛俗儒疑經之妄爲鄭學者其亦有取乎此也

道光三年八月十六日山陽丁晏自序

士冠禮

筮於廟門注廟謂禰廟　案說文廟从广朝聲庿古文曰
虎通蓍龜引禮士冠經筮於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於廟
何託意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
抽上韇注韇藏筴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
案說文革部韇弓矢韇也从革賣聲方言弓謂之鞬或謂
之櫝丸後漢書南匈奴傳注引方言藏弓爲鞬藏箭爲韇
丸左傳服注冰櫝丸蓋也

設洗直於東榮注榮屋翼也疏卽今之搏風云榮者與屋
爲榮飾言翼者與屋爲翅翼也　案說文木部榮从木熒
省聲一曰屋桷之兩頭起者爲榮史記司馬相如傳倨佺
之倫暴於南榮應劭曰南榮屋檐兩頭如翼也故鄭元曰
榮屋翼也七誘曰飛榮似鳥舒是也漢書揚雄傳列寘酒
施於上榮兮師古曰榮屋翼也說文枓勺也勺所以挹
傳寫誤也少牢注云枓斟水器也說文枓勺也勺所以挹
取也毛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毛傳挹剩也釋文斗
沈音主故鄭亦以斗爲剩酒也周禮鬯人大喪之大涫設
斗注斗所以沃尸也釋文斗音主喪大記沃水用枓釋文
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
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未冠
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
尚幼少未遠冒也又云翦髮薖頭簪珥左右一橫簪之以安
薖結釋名釋首飾簡帢也帢廉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
也著之傾近前也齊人曰幎飾形貌也說文無簡字木部
櫏筐當也从木國聲玉篇竹部簡公誨切亦作櫏篋同上
巾部幎古誨切幎也覆髮上也或作簡慶韻三十六效幎
幎也廣雅云簡謂之幎
有篚注篚竹器如筥者　案說文筥車筥聶崇義三禮圖
引舊圖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高三寸如今
小車筥
實勺觶角柶注勺尊升所以斟酒也疏案少牢云罍水有
枓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升對彼是罍枓所以斟水則此
爲尊枓斟酒者也　案疏云尊枓注當作尊斗今作升者
傳寫誤也少牢注云枓斟水器也說文枓勺也勺所以挹
取也毛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毛傳挹剩也釋文斗
沈音主故鄭亦以斗爲剩酒也周禮鬯人大喪之大涫設
斗注斗所以沃尸也釋文斗音主喪大記沃水用枓釋文
斗音主五經文字云枓音主勺也見禮記

緇布冠注今小吏冠其遺象也　案續漢書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鄭目驗時事故以小吏冠況之

面葉注古文葉爲揲　案揲毛本作揲是閩葛本作楪非也士昏禮注古文葉作揲聘禮以楪兼諸觶尚撰集韻二十九葉攝揲說文理持也或作揲少儀執箕膺揲弟子職作撰以此例之葉揲古今字也

加柄面枋注今文枋爲柄　案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釋文枋本又作柄士昏禮注今文枋作柄

屨頭上屨人青句注句當爲絇聲之誤也絇謂之拘著爲屨之頭以爲行戒玉藻注絇屨頭飾也又爾雅釋器絇謂

之救郭注救絲以爲絇說文糸部絇繢繩絇也讀若鳩古鳩救通書共工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救　廣雅繢條也內則注紃條也雜記注紃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釋器云緣謂之純注衣緣飾也說文緣衣純也

以魁拊之注魁蜃蛤拊注也　案攷工記幒人注之以屨鄭司農云蜃謂灰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爾雅釋魚魁陸郭注魁狀如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即今之蚶也釋文引字書云蚶蛤也說文虫部蠙蜃屬魁蛤一名復絫老服翼所化从虫合聲本草云魁蛤一名魁陸生東海正圓陶注形

綆長色也

嘉薦亶時注古文亶爲墠　案亶墠聲相近詳見毛鄭詩釋

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爲嘏　案少牢注今文嘏爲格曾子問下旅不假注假讀曰嘏詩釐假無言中庸作奏格古嘏假格聲相近

似紡紝小狹長外有縱橫文理云是老蝠蝙化爲也
周弁注弁名由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　案弁槃
聲相近毛詩小弁讀如槃可證也
士昏禮
納采用雁注納采而用雁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案
白虎通嫁娶篇用雁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
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
序不相踰越也又婚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雁也
主人拂几授校注校几足疏既夕記云綴足用燕几校在
南御者坐持之故知校是几足也釋文校胡飽反　案集

韻三十一巧校几足下巧切校字當讀上聲
賓以几辟注辟逡遁　張氏儀禮識誤云鄭氏於儀禮用
逡遁字凡十有一開寶釋文獨於此作逡巡諸釋文之本皆
作遁晏案李氏集釋敖氏集說作逡巡後人改也鄭固碑
逡遁退讓金石文字記云逡巡之異文也管子戒篇桓公
蹙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班固敘傳逡遁致仕
周禮司士鄭注王揖之皆逡遁釋文遁音旬卽逡巡之異
字張氏又謂遁有退逃意非也
出於房注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　張氏識誤云釋文云
揖受吾故反既夕禮曰若無器則揖授之注曰謂對相授
也以證爲警身所奉之警　案說文豆部證豎也从豆蒸

玉篇揖受也必改爲迎受以變舊何也从釋文晏案今將
文作梧受聘禮訝受几於筵前注今文訝爲梧公食大夫
禮從者訝受皮注訝迎也今文曰梧受古从木从手之字
往往相通若抵揖一作枙梧可證也
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注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
也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　案白虎通嫁娶
篇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
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士冠
禮束帛儷皮注古文儷爲離班氏又引納徵束帛離皮皆
據古文

大羹涪在爨注大羹涪煮肉汁也大古之羹無鹽菜今文
涪皆作汁　案張參五經文字涪涪並邱及反上从泣下
月大羹也下从泣下日幽深也今禮經大羹相承多作下
字或傳寫久訛不敢便改說文無涪字水部涪幽溼也从
水音聲玉篇水部涪去及切煮肉汁廣韻二十六緝涪羹
汁集韻二十六緝分涪涪爲二恐是後人强爲分別耳釋
文引字林云涪羹汁也是呂忱亦作涪廣雅廣謂之脘集
韻脘或作涪皆涪之或體字
實四骨合升注合升破匏也釋文升字林作盞居敏反羹
也以升爲警身所奉之警　案說文豆部警羹也从豆蒸

省聲廣韻十九隱眘以靳爲酒器婚禮用之蓋上同

純衣纁裨注裨亦緣也裨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　案廣韻二十四鹽裨汝鹽切衣緣也裨音與南近相俗書作楠見廣韻　漢書律志南者任也裨任亦聲相近故鄭訓爲任

婦纚笄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兮之宵綃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玉藻元綃衣以裼之注綃綺屬也郊特牲纁裦丹朱中衣注纁讀爲綃綃綺名也詩云素衣朱綃裼之水素衣朱襮傳諸侯纁裦丹朱中衣中衣以綃裦爲領

丹朱中衣云纁當爲綃綃綺裦丹朱中衣中衣以綃裦爲領丹朱爲純也

被顯裦注爾雅云裦領謂之襮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　案偃假借字本作褊鄭引爾雅釋器文郭注纁刺黼文以褊領詩疏引孫炎云纁刺黼文以爲褊領說文衣部褊褊領也从衣扁聲方言被謂之褊郭注即衣領也廣韻九魚曰羦蔗羦引說文口象形或作笣蔗羦方言簏南楚謂之笭趙魏之郊謂之去簏郭注盛餅笭也古盧旅多通用去簏即笣簏之異文聶氏引舊圖笣讀如皮弁之弁以纁衣之容一斗廣韻二十二元笣竹器音煩又三十三

則婦人三月乃奠菜注奠菜者以筐祭菜也蓋用蕈　案白虎通嫁娶云婦人三月奠采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古采菜多通用一說采謂采帛亦通必用昏昕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悉計反以下十四字乃釋文非鄭注也刊注疏者以音昏俗作婚女之夫　案壻計反從士從胥義散附句下而又訛爲大字溷入注文遂致貽誤耳閻氏尚書古文疏證卷五亦誤以此文爲鄭注謂鄭作反語有此一條晏謂漢儒注經未有翻切潛邱據俗本注疏謂鄭有反語失之甚矣又禮記昏義釋文亦云婿悉計反女之

父名也某既受命注某使者名也與孟子趙岐說同

昜帥以敬先妣之嗣　案白虎通嫁娶引帥作率聘禮注古文帥皆作率班氏據古文

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注古文毋爲無　案白虎通引誡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據古文作無也

毋施衿結帨注帨佩巾　案說文巾部帥佩巾从巾启或作帨白虎通作施襟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注姆教人者　唐石經有此經十四字通典有曰未教以下九字李氏集釋傳通解楊氏圖敖氏集說並有經注十八字今本全脫晏案白虎通嫁娶篇授綏姆辭曰未教未足與爲禮也此亦

我與在某不敢辭注與猶兼也古文與爲豫　案鄉飲酒禮注古文與爲豫從之

禮注古文與爲預李氏集釋經傳通解預作豫當从之曲

一證漢儒所引又在開成石經之前

視諸衿鑿注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案曲禮幼

子常視無誑小雅視民不恌釋文並音示義皆與示同漢書高帝紀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視音示師古曰漢書多以視爲示

士相見禮

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麑執之注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如麑執之者麑有成禮　案白虎通文質篇卿大夫贄古以麞鹿今以羔雁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雁注雁下大夫相見以雉注雉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

麑音注古文輦作薰　案漢書霍去病傳所獲輦允之士服虔曰熏鬻也師古曰輦與薰同

舉前曳踵注古文曳作枻　案古从曳从世之字多通用論語雖在縗絰之中史記孔子世家作累紲司馬相如傳揚枻枻文選子虛賦作槼廣韻十七薛泄亦作洩

在野則曰草茅之臣注古文茅作苗　案易泰卦拔茅連茹釋文茅鄭音苗

鄉飲酒禮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　案白虎通鄉射云所以十月鄉飲酒之禮何所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牆至有子使父弟便兄故以事閒暇復長幼之序也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注推手曰揖今文皆作揖疏厭字或作擪字者古字義亦通也　案下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注今文厭皆爲揖鄉射禮賓厭眾賓注引手曰厭今文曰揖眾賓說文手部揖讓也从手咠聲一曰手箸匈曰揖大祝賈疏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擪入門之濮推手曰揖引手曰擪左傳成十六年釋文擪揖也觀禮疏云推手曰揖引手曰擪

降盥注復盥爲手坋汙　案燕禮注主人復盥爲拜手坋塵也說文坋塵也

坐弗繚右絕末以祭注繚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鄭司農云繚祭者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也引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說文弗撟也撟舉手也張爾岐句讀作不字解謂直絕末以祭不必繚也與經注皆不合

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注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　案鄉射禮注崇充也謝酒惡相充滿也樂記復綴以崇注崇充也

設席於堂廉注側邊曰廉　案說文广部廉仄也从广兼聲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注廉側隅也今算法謂邊曰廉角曰隅

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　案鐘師以祴夏注祴讀爲陔鼓之陔客醉而出奏陔夏笙師以教祴樂鄭注祴夏之樂鄭以陔爲戒者毛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說文示部祴宗廟奏祴樂从示戒聲

其牲狗也注狗取擇人　案大戴禮易本命云斗主狗盧注斗之次似狗故擇人

肺皆離注離猶捽也　案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古文捽皆作接集韻三十帖捽接說文俾持也或作接橾

劉離之不絕中央少者廣韻十二齊封劉同集韻十二齊封劉說文刺也引易士封羊或作捼劉

鄉射禮

乏參侯道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卻矢也　案周禮射人王三獲三容先鄭注容者乏也侍獲者所蔽也爾雅釋宮容謂之防郭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見周禮聶崇義引舊圖云乏一名容似今之屏風其制從廣七尺以牛革鞔漆之

東南面酢主人注酢報　案魏了翁要義作酯前注云將洗以酢主人釋文作酯劉云與酢同音義士虞禮尸以酯

主人釋文酯本亦作酢特牲禮注古文酯作酢易繫辭可與酬酢釋文稱京房作酯說文酉部酯客酌主人也从酉昔聲酢酸也酸酢漿也酬酯字當从昔酸酢字當从乍古文作酢假借字也

祖決遂注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　案小雅決拾既伙傳拾遂也廣雅二十六緝拾收也斂也

蒲挾乘矢注方持弦矢曰挾古文挾皆作接　案大射注古文挾皆作接集韻三十帖挾接說文俾持也或作接橾

頰切

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等注等矢幹也　案攷工記媻胡之等注等矢幹也故書等爲笴杜子春云笴當爲等等讀爲稾謂箭稾矢人以其等厚爲之羽深注等讀爲稾稾矢幹古文假借字等卽等也注故書爲笴當是爲等之誤

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注拾更也　案禮記投壺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注拾更也集韻二十九葉拾更也音笈

搢三而挾一个注搢插於帶右　案經傳通解魏氏要義俱作搢捷也士喪禮搢笏注搢捷也內則搢笏注搢猶扱也典瑞王晉大圭先鄭注晉讀爲搢紳之搢謂垂於紳帶之間廬人先鄭注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矜所插也士冠

禮注扱柵於醴中釋文作捷柵廣雅揖扱插也
執旌負侯而俟注俟待也今文俟爲立　案說文立部竣待也彳部待竣也古俟字从立故今文誤爲立
下射從之中等注中猶間也　案聘禮記士中日則二雙注中猶間也大射儀中等注中猶間也記間傳中月而禫孔疏中間也釋元應大般涅槃經音義間中也
右執簫注簫弓末也　案釋名釋兵弓其末曰簫言簫梢也

十純則縮而委之注古文縮皆爲蹙　案大射注古文縮皆作蹙
皆作蹙士虞禮古文縮爲蹙縮蹙聲相近
與適左个釋文个劉音幹義見周官下同　案梓人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先鄭注兩个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後鄭謂个讀若齊人憐幹之幹上个下个皆謂舌也後文記云倍躬以爲左右舌注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集韻二十八翰个射侯舌也居案切
各以其耦進注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　案詩江有汜云不我以箋以猶與也檀弓吾未嘗以就公室注未嘗與到公室國語越語節事者與地史記越世家與爲以國策燕策得賢士與共國史記燕世家與爲以古與以通用
乃羞注燕設俎具所以案酒　案案酒當時語詩關雎疏引陸璣疏云接余巂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殘三國時人去後漢未遠猶有此語
五臟注古文臟爲藏今文或作植　案職藏聲相近書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攷工記注故書埴或作樴後鄭謂樴脂膏敗腤之腤以偏旁字攷之埴戠樴腤臟植皆聲近假借
杠長三仞注杠橦也七尺曰仞　案爾雅釋天素錦綢杠郭注以白地錦韜旗之竿玉篇木部橦竿也論語包咸注呂氏春秋高誘注楚辭大招王逸注莊子庚桑楚釋文並云七尺曰仞與鄭說同近程氏瑤田通藝錄以七尺之說爲定其論至爲精詳賈疏引王肅四尺孔君八尺之說非也

韋當注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　案聶氏引舊圖福長二尺有足置韋當於背韋當長二尺廣一尺置福之背上以藉前釋名釋衣服褲襠其一當胷其一當背也與鄭說合作當爲正後人加衣旁
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爲肱也　案左傳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滥來奔公羊作黑弓古肱弓聲近通用
則皮樹中注皮樹獸名今文皮樹爲繁賢　案小雅蕃維司徒漢書古今人表蕃作皮字音婆漢書繁延壽亦音婆

徐鍇繫傳曰樹之言豎也樹豎亦聲相近

於郊則閭中注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蹄周書曰

北唐以閭　案周書王會解孔晁注北唐戎之在西北射

禮以閭象爲射器山海經縣雍之山其獸多閭郭注閭卽

羬也似驢而岐蹄角如麋羊一名山驢引周書曰北唐以

閭亦見鄉射禮又荊山其獸多閭綸山其獸多閭女几之

山多閭卽谷之山多閭

燕禮

冪用綌若錫注今文錫爲緆　案大射注今文錫或作緆

媵觚於賓注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疏

楨已云杜貴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

近得之　案大射儀媵觚於賓注媵送也古文媵皆作騰

公食大夫禮眾人騰羞者注騰當作媵媵送也易咸卦滕

口說也釋文虞作媵疏引鄭康成云字作媵送也詩小

雅白川沸騰玉篇引作沸滕古媵騰滕並通用文選傅武

仲舞賦騰觚爵之斟酌兮李善注引儀禮曰騰觚於賓又

曰小臣請媵爵鄭曰今文媵皆作騰武仲漢人據今文也

洗象觶注今文曰洗象觚疏周禮梓人爲飲器觚三升鄭

引南郡太守馬季長云觚當爲觶鄭康成云古者觶角爲

氏以觚故誤爲觚時人又多閒觚寡閒觚是以誤爲觚

案上文媵觚於公注此當言媵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

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下文公坐取賓所媵觶注今

文觶又爲觚大射注今文觶作觚一切經音義卷十六云

往往相亂梓人疏今韓詩說三升曰觶鄭駁云觶字角旁

角旁辰汝頴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

見後　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閒觚寫此書亂之而作

觚耳禮器制度云觚一升二升觶大二升是故鄭從三升觶

也說文角部觶鄉飲酒觶從角單聲禮曰一人洗舉觶觶

受四升或從辰作觲觚禮經觶玉篇角部觶酒觴也觚觲

同上廣韻五寘觶爵受四升或作觲觲鄭注特牲士冠及

禮器皆云觶三升與許云四升異鄭依叔孫通及韓詩說

也　又案漢書高帝紀秦玉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

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觚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今尚有

之急就篇蠡升參升半卮觚顏注卮飲酒圓器也觚謂觶

之小者行禮飲酒角也說文觚小觶也玉篇觚小卮也三

禮圖云觚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雲氣通飾其卮卮觶聲

相近

以賜鐘人於門內雷注古文賜作錫　案覲禮天子賜舍

注今文賜作錫聘禮注古文禓作賜易師卦王三錫命程

文錫徐音賜鄭本作賜禹貢錫土姓史記夏本紀錫作賜

書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釋文錫馬本作賜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唐石經作來賜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古字多通用

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　案腆殄古今字詳見毛鄭詩釋

賓爲苟敬注苟且也假也　案苟敬之苟一說讀如己力切說文苟自急勑也从艸省从勹口敬字从此爾雅釋詁亟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盧刻釋文據宋本作苟今誤作急　如此說於苟敬文義爲順然注訓且訓假則仍作从艸之苟解聘禮記賓爲苟敬注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

若舞則勺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　案今詩作酌漢書董仲舒傳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禮樂志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古曰勺讀曰酌應劭風俗通聲音云勺言能斟酌先祖之道釋文酌字亦作汋左氏宣十二年傳荀子禮論篇並作汋

大射儀

以貍步注貍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法之也爾雅釋獸貍子貙注今或呼貍貍說文豸部貍伏獸似貙从豸里聲

參七十干五十注參讀爲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　案周禮射人注大射禮曰參七十參讀曰糝糝雜也雜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與此注同又射人云士以三耦射豻侯先鄭云豻者獸名也獸有貙豻熊虎後鄭注大射禮豻作干讀如宜豻宜獄之豻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司裘注引此經糝七十豻五十大侯之崇見鵠於參注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　案司裘注謂之鵠者取名於鴰鵠鴰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射義注鵠之言栝也栝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鵠栝較皆聲相近大雅有覺德行傳覺直也緇衣引詩作有梏鄭注栝大也直也又月令征鳥厲疾注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春秋攷異郵陰陽氣貪故題肩擊廣雅作鵰鶻笙磬西面其南笙鐘注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

以東方鐘磬謂之笙　案周禮眡瞭笙磬注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大司樂疏引尚書笙鏞以間鄭注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小雅云笙磬同音毛傳笙磬東方之樂也毛公當西漢之初其說先與鄭合則鄭君之義古矣

頌磬東面注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　案周禮眡瞭頌磬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疏云尚書笙庸以間鄭云庸郎大射頌一也大司樂疏又引鄭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古頌庸聲相近

有豐注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豐象形聲近似豆大而卑矣　案說文豐豆之豐滿也從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戴侗云唐本云從豆從山丰聲蜀本曰丰聲

級諸箭注古文箭作晉　惠棟曰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云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晏案說文木部楫楫木也從木晉聲引書曰竹箭如楫集韻三十二綫箭翦箭說文矢也隸作箭或作翦箭

奏肆夏注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渠皆周頌也肆且九十則呂氏必東漢以前人也魯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部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也與呂說不同

度尺而午注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　案少牢篇午割之注午割從橫割之記內則注午達曰羈正義引儀禮注一從一橫曰午今文頭髮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曰午達

獲者與注古文獲皆作護非也　案禮記毋固獲釋文獲一音護古文作護聲之誤也

且左還毋周注古文且爲阻　案說文且所以薦也從几一其下地也虞書黎民阻飢詩思文疏引鄭注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虞書黎民阻飢詩思文疏引鄭注阻讀曰俎釋文引馬融曰俎始也檀弓曰俎者且也且阻聲相近

揖以耦左還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　案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案士喪禮纊極三注極猶放弦也以查指放弦今不挈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周書器

服解有象玦朱極

順左右隈注隈弓淵也今文順爲循　案攻工記弓人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後鄭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說文循行順也釋名順循也循其理也月令順彼遠方呂氏春秋作循集韻二十二稕順古作巡巡循亦聲近通用

公親揉之注揉宛之觀其安危也古文揉爲紐　案鄭訓揉宛者弓人云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鄭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釋名釋兵篇附

之間曰淵淵宛也言曲宛也揉紐聲相近說文糸部紐雜徹也从糸丑聲集韻四十四有糅或作紐是其例也

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爲筵　案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聘禮

制元纁束注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疏周禮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二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君答云古積書誤爲四當爲三三尺則二尺四寸矣　案覲禮注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周禮內宰注引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豻疏云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豻何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尺八寸四尺三尺二寸又大廣四

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大戴禮公冠云公冠四加元冕盧注四當爲三字之誤說文載籀文四作三與三字相涉形之誤也

使者載旜注古文旜爲膻　案後注古文旜作膻既夕注古文旜爲膻

取圭垂繅注今文繅作璪　案後記注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觀禮注今文繅或爲璪周禮典瑞繅藉五采五就先鄭注繅讀爲藻藻之藻巾車漆車藻藩注故書藻作轃杜子春轃讀爲藻藻之藻司几筵加繅席畫純先鄭注繅讀爲藻藻之藻雉加九就鄭司農云繅當爲華藻之藻弁師諸侯之繅旂九就鄭司農云繅當爲

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漬白是會客不設寒具通雅云桓譚新論曰孔子匹夫莫不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楚辭粔籹注吳謂之膏環亦曰寒具謂之餲一曰安乾晉時客食寒具一曰是不設饆饠南史虞悰作扁米糊一曰寒具一曰餲饠集韻一先麶靈年切麶麶寒具干寶曰司徒儀吏死祭用麶麶四十五厚麶朗口切麶麶環餅也

大夫爲承擯　案大戴禮朝事作大夫爲承摈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說文丞翊也从收从山山高奉承之詣

公升二等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疏此文出
齊語晏子辭　案公食禮注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
二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
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劉向新序晏子曰上堂之禮君
行一臣行二疏云齊語者謂齊人之語因學紀聞謂此文
出韓詩外傳而不引晏子亦放之未詳耳
歸饔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爲饋　案歸饋古今字詳見論
語孔注證僞

壹食再饗注今文饗皆爲鄉　案公食禮設洗如饗注古
文饗或作鄉又皆如饗拜注古文饗或作鄉
致之以侑幣注古文侑皆作宥　案有司徹注古文侑皆
作宥
赴者未至注今文赴作訃　案雜記凡訃於其君注訃或
皆作赴說文赴从走，聲徐鼎臣曰春秋傳赴告用此字
今俗作訃非是
問幾月之資注古文資作齎　案少牢禮注今文資作齎
古齎資通用詳見周禮釋注
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詩傳曰軷道祭也謂
祭道路之神　案鄭引詩傳毛詩生民傳取祓以軷道祭
也周禮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鄭引生民詩詩家說
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引聘禮記作舍軷禮家說亦謂
道祭舍釋古通用又泉水毛傳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
儀據禮經文
絢組注采成文曰絢今文絢作約　案集韻十八諄絢說
文圜采也儀禮作絢約松倫切古旬均通用
爲肆注肆猶陳列也古文肆爲肄　案玉藻肆束及帶注
肆讀爲肄肄餘也小宗伯肆儀爲位注故書肄爲肆杜子
春讀肆當爲肄
義之至也注今文至爲砥　案說文氐至也从氐下著一
一地也厂部厎從厂氐聲或作砥集韻十二齊厎至也禹
貢覃懷厎績震澤厎定史記夏本紀厎作致小雅維周之
氐箋云氐當作柢柢之柢古至砥聲相近
賄在聘于賄注古文賄皆作悔　案玉篇貝部賄贈送財
也晦同上釋元應賢愚經音義賄古文晦同古文作悔假
借字
禮尊於東廂　案唐石經李如圭集釋作東箱當从之九
經字樣箱音廂見儀禮公食大夫禮公揖退於箱觀禮記
几俟於東箱注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漢書周昌傳呂
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
篋之形史記周昌傳作廂漢書晁錯傳趨避東箱揚敞傳

敬夫人遽從東箱說文有箱無廂當以箱字爲正新附收廂字非也

唯羹飪注古文羹爲羔飪作臉　案說文豚部臐五味盉羹也从鬲从羔或从美作羹小篆从羔从美作羹羹本从羔古文省作羔食部飪大孰也古文作臉或作飪臉孰也爾雅釋言饒餾稔也釋名釋言語論倫也有文稔字又作飪同古飪胚臉稔並通用

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注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猶舉名也若今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一車之禾三秅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

古文稯作綴　案周禮掌客米八十筥注引聘禮記文稯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爲棟梱之梱謂一稱也秅讀爲秅秭麻荅之秅魯語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韋注引聘禮文稯六百四十斛說文又部秉禾把也从又持禾禾部秭五稯爲秭从禾朱聲秅从禾乎聲二秭爲秅从禾毛聲稯布之八十縷爲稯从禾叟聲徐鍇繫傳曰此卽十筥稯也漢書王莽傳孟康注縷八十縷古稯縷通用

公食大夫禮

賓粟階升注粟實粟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足釋文足勅略反　案說文足歮也从口止讀若春秋傳曰足階而走今公羊傳作踏階何休注踏猶超遽不暇以次廣雅足奔也

倫膚七注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今文倫或作論　案禮王制必卽天論釋文論音倫理也釋名釋言語論倫也有倫理也大雅於論鼓鐘箋云論之言倫也

啟簋會注會簋蓋也　案鄭注多以會爲蓋釋詁盡會合也盡與蓋通取蓋覆相合之義說文會合也盡覆也从血大徐鼎臣曰大象蓋覆之形盒覆蓋也大徐本烏合切又作盒鐘鼎款識有卬仲盒銘云伯姜自作饋盒薛尚功引說文盒覆蓋也

膮以東膮膮牛炙注膮臐膮今時臐也牛曰膮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也古文膮作香臐作熏　案內則膮臐膮釋文膮牛臐也臐羊臐也膮豕臐也字林云豕羹也說文肉部膮豕肉羹也从肉堯聲臐肉羹也从肉崔聲玉篇肉部臐羹臐也集韻十陽膮牛之美者古文作香如膮一作香之例也蓼卽臐之假借

牛鮨注內則謂鮨爲膾然則膾用鮨今文鮨作鰭　案釋器魚謂之鮨注鮨鮭屬也見公食大夫禮說文魚部鮨魚膞醬也出蜀中从魚旨聲釋名釋飲食鮓菹也以鹽米釀

魚而爲葅也鄭以內則魚膾當之蓋聶切爲膾更細則爲鮓醬也玉篇魚部鮨巨黎切魚名又鮓屬鮨同上鮓古文加莅席尋注莅細葦也今文莅皆爲莞　案莞正字古文假借作莅說文莞艸也可以作席从艸完聲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禮器莞簟之安小雅上莞下簟箋云小蒲之席也鋤芚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苦苦荼也今文苦爲苦案士虞記鋤芚用苦若薇有滑注苦苦荼也古文苦爲枯今文或作芐特牲記鋤芚毛用苦若薇注苦苦荼也今文苦爲芐芐乃地黃非也說文艸部芐地黃也从艸下聲禮鉶毛牛藿羊芐豕薇許从今文作芐故爲地黃爾雅釋草荼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釋名釋牀帳扆倚南鄉而立鄭注斧依宜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謂之扆詩疏引郭氏音義云禮有斧扆者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也因名爲斧扆是也魏書李謐明堂制度論引鄭康成三禮圖云扆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釋名釋牀帳扆倚又作扆同爾雅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詩疏引郭氏音義云禮有斧扆者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也因名爲斧扆是也魏書李謐明堂制度論引鄭康成三禮圖云扆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釋名釋牀帳扆倚又作扆同爾雅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詩疏引郭氏音義云禮有斧扆者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也因名爲斧扆是也魏書李謐明堂制度論引鄭康成三禮圖云扆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釋名釋牀帳扆倚

苦荼芐地黃鄭作苦依古文故不取今文說也毛詩采菽傳羊則苦豕則薇亦據禮古文又案芐从艸下下古音戶集韻十姥芐或作芧後五切與苦聲相近今本或从卞誤

覲禮

侯氏裨冕注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　案玉藻裨冕以朝注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荀子富國篇大夫裨冕楊注衣裨衣服冕謂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亦服焉又大略篇大夫裨冕楊倞引鄭注覲禮之諸侯以下亦服焉又大略篇大夫裨冕楊倞引鄭注覲

故鄭訓卓爲的

喪服

苴絰杖注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　案釋名釋喪制絰實也傷摧之實也

苴絰大搹注盈手曰搹搹捉也中人之捉圍九寸釋文搹又作椐同說喪禮注扃揔也中人之手揔圍九寸釋文扃又作椐集韻二十一麥搹或从戹作捉集韻二十一麥搹或从戹聲或作捉扼

擔主也注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釋文擔市艷反　案喪服四制或曰擔主釋文擔是艷反集韻古注不借者小屨也以麻爲之其賤易得人各自有不須假借因爲名也不借薄借搏腊音之轉耳

腊猶把作麤皃也周禮弁師注瑣讀如薄借搏之搏說文糸部緺一曰不借緺史游急就篇裳韋不借爲牧人顏師古注不借者小屨也以麻爲之其賤易得人各自有不須假借因爲名也不借薄借搏腊音之轉耳

父卒則爲母注尊得伸也　案通典引馬融注父卒無所復屈故得伸重服三年也鄭義亦本師說

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注尊同謂亦爲大夫者親服期　案通典引馬融注尊同者亦爲大夫服周也鄭依師說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疏此馬融之讎也　案通典引馬融注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同服前注云舊讀是弟在下賈讀云舊讀如此鄭以此爲非故此下注破之也

溢非也

既練舍外寢注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壁爲之不塗壁所謂堊室也釋文壁古狄反　案說文壁甎適也一曰未燒也从土辟聲大徐本古歷切

讀謂鄭君已前馬融之等
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注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　案說文總細疏布也从糸悤聲釋名釋喪制總細如總也釋采帛總齊人謂涼曰惠言服之輕細涼惠也
小功布衰裳注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約也　案通典引馬融注母之姊妹也戴德喪服變除云小功素冠吉屨無約鄭云舊說者謂大功尚粗小功以下精也
從母注從母母之姊妹　案通典引馬融注母之姊妹也鄭依師說

君母之父母從母注從母君母之姊妹　案通典引馬融注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鄭依師說
貴臣貴妾注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　案通典引馬融曰君爲貴臣妾服也天子貴公諸侯貴卿大夫貴室老士貴妾姪娣也
乳母注謂養子者有它故暱者代之慈己　案鐘鼎款識周伯碩父鼎史碩父鼎銘皆云朕皇考龔仲王母乳母
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總從服也注從於妻而服之　案通典引馬融注壻從妻而服總也鄭依師說
衰三升注三升者八十縷爲升　案喪大記匈人爲縗於西牆下注縗衰也以麻布爲之廣二寸垂下不綴注綴讀爲緝緝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沔之間有事其布曰錫注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　案燕
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

聲
不緝注緝讀爲緝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沔之間

謂縈收繩索爲紾古文縉皆爲精　惠棟曰說文紾紆未
縈繩讀若旌孟郁修堯廟碑精字作旌晏案玉藻注屈
也廣韻十三耕紾縈也
纓中注纓笄之中央以安髮釋文纓音憂一音何佐反
案玉篇糸部纓笄之中央髮也廣韻十八尤纓笄巾
牢中旁寸注牢讀爲樓樓爲侚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
文樓爲纓旁爲方　案牢从牛聲古音與樓近集韻十九
侯牢侚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郎侯切與樓音同上文纓
中釋文一音何侯反集韻纓屈笄以安髮烏侯切亦與樓
聲近古方旁通用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逑僝功又方
或从需
醬用組注用組束髮也古文醬皆爲括　案後文主人

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施
決用正王棘若擇棘注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以爲
決今文擇爲繹世俗謂王棘矺　案惠棟曰言王棘可
以矺鼠也矺古礫字史記李斯列傳十公生矺死於杜張
守節曰矺音貯格反司馬貞曰矺音宅與礫同古今字異
耳司馬公類篇云王棘一名矺鼠劉昌宗音矺爲托皆失
之礫鼠見張湯傳晏案周禮繕人注引士喪禮抉用正王
棘若擇棘抉與決同釋文擇劉音澤大司徒注莢物薺莢
之青可以爲繫者釋文韜劉舉琴反說文其閒反鬱音謏
　案陸氏所引係說文舊音今大徐本作巨今切集韻五
善理堅刃者可以爲射決兒儀禮

髽髮注古文髽作括禮記皆作括髮周禮注引作揯用組
說文髟部髽潔髮也从髟昏聲玉篇髟部髽髽醬同上儀禮
醬用組束髮毛詩曷其有佸傳佸會也德音來括傳括會
也釋名釋兵括會也古髽髻揯括聲相近
乃連擊从唐石經作擊注古文麗亦爲連　案易麗澤兌王弼注
麗猶連也
繫用鞙注鞙竹篾也疏顧命云敷重篾席即此鞙篾訓竹
之青可以爲繫者釋文鞙劉舉琴反說文其閒反鬱音謏
　案陸氏所引係說文舊音今大徐本作巨今切集韻五
十三勘鞙其閒切竹篾也十六屑篾篾析竹篾也

奉尸倀于堂注倀之言尸也今文倀作夷　案倀尸聲近
玉篇尸部屍古文夷字既夕云倀牀饌於階間注倀之言
尸也通典引作夷釋文倀本亦作夷
褶者以褶則必有裳注古文褶爲襲　案周禮賈師注故
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左傳哀十年卜不襲吉東晉
古文作習釋名釋衣服褶襲也覆上之言也玉篇襏古襲
字
骲豆兩注骲白也　案鄭云白者謂白無飾也明堂位夏
后氏以楬豆注楬無異物之飾也集韻十二曷楬骲桓不
飾曰楬或作骲

兩籩無膝注膝緣也古文膝爲侰　案古侰字讀如陳與
滕聲相近鄭注小司徒云侰之言乘也易滕口說也九家
作乘
掘肆見社注肆埋棺之坎也
也从𠂤聿聲釋名釋喪制假葬於道側曰肆肆埋也廣韻
六至引釋名作殧
升棺用軸注軸軸也軸狀如牀軸其輪輇而行　案既
夕注軸軸也軸狀如轉轐刻兩頭爲軸軸狀如長牀穿
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輞天
子畫之以龍廣韻三鍾軸所以支棺也音拱

纓今馬鞅就成也既夕劉向別錄名士喪禮下篇
設拔注今文拔皆爲茇　案拔茇聲相近詩小雅蕃維司

徒漢書古今人表蕃作皮是其例也

緇剪有幅注剪淺也注今文剪作淺　案攷工記鮑人先鄭注幾謂爲剪約卿謂剪者如儀淺之淺

兩杅注杅盛湯漿今文杅爲桮　案續漢書禮儀志注引鄭注既夕云牟盛湯漿劉昭从今文省作牟

賓奠幣於棧左服注棧謂柩車也今文棧作輚　案五經文字木部棧仕諫反車部輚輚二同士諫反上見春秋傳下見周禮與棧同今周禮作棧車張參所見本作輚古字通也

婦人則設中帶注中帶若今之禪襜　案說文巾部幃幔也从巾軍聲或以衣作褌續漢書輿服志諸古麗圭襜閨緣加上之服劉昭注司馬相如大人賦曰重旬始以爲襜注云葆下襜也則襜之容如旌旒也

匈人築坮坎注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坮　案上掘坎注今文掘爲坮廣韻四十七寢坮坎也邱甚切

犬服注答問兵服以犬皮爲之取堅也亦曰今文犬爲犬　此五字依李如圭集釋補今本脫　案巾車小服皆疏注服讀爲箙小箙釋文擾依字作撏撏字林云撏撏臂也先全反廣韻二仙揎手發衣也撏同釋元應無明羅刹經音義揎古文作撏

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賈疏此小服即既夕云大服士喪有大服則是小服亦是其常賈氏彼疏依今文爲說故云大服也

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

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墮　案後文不綏祭注綏當爲墮

特牲篇祝命挼祭注挼祭祭神食也士通解作士今誤爲古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

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今文以下十五釋補今本脫字从李如圭集又佐食授挼祭注妥亦當爲挼此五字从集釋補今脫

挼作綏集釋作今文本或作古文非　少牢篇上佐食以綏祭注綏亦當作挼有司徹篇

其綏祭其嘏亦如儐注綏皆當作挼挼讀爲藏其墮之墮釋文今誤嗜　古文爲挼禮記曾子問不綏祭注綏周禮作墮周

禮守祧既祭則藏其墮鄭云墮尸所祭肺肴黍稷之

屬藏之以依神說文肉部脽裂肉也以肉墮省聲

乃餕注古文餕爲踐　案釋元應五分律音義餕送律文作踐履之踐古字通用

有乾肉折俎注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鳥翅矣　案集釋通解俱作烏翅誤腊人掌乾肉注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說文無字引揚雄說烏腊又腒北方謂烏腊腒疑烏翅即烏腊雉腒之類

主婦亦拜寘注拜之於閨門之內閨門如今東西掖門　案漢書成帝紀閨入尚方掖門注掖門在兩旁言如人臂掖也

取諸脰膴注今文脰膴爲頭嗌也　案葛本作頭益士相見禮注今文頭爲脰說文肉部無膴字口部嗌咽也从口益聲蒜籀文嗌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漢書百官公卿表蒜作胲虞師古曰蒜古益字也穀梁昭十九年傳齕飦粥嗌不容粒注嗌喉也方言嗌噎也秦晉或曰嗌又曰噎

葬而小祥注古文葬皆作基　案士喪禮注古文基作期周禮質人邦國葬釋文作基云本或作葬同後漢書郎顗傳於詩三基注基當作期漢任伯嗣碑基月有成費鳳別碑基月而致道雲臺碑承祠基年柳敏碑傳於萬基張遷碑流化八基皆以基爲葬

中月而禫注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　案釋名釋喪制間月而禫亦祭名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衰也與鄭說合檀弓疏引戴德喪服變除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言二十七月遠本大戴足徵鄭君之學有所傳授矣

特牲饋食禮

特牲饋食之禮　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餼　周禮

饋人注故書饋作饟鄭引周禮據古文說文饋或作餽

宗人執畢先入注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　案太平御覽引禮圖畢似天畢以載牲體蕃崇義引舊圖畢葉博三寸中鏤去一寸柄長二尺四寸漆其柄未及兩葉皆朱

俎釋三个注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若干個者此讀然

桀大射注个猶枚也士虞禮注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方言箇枚也郭注爲枚數也說文箇竹枚也或作个半竹也

詩懷之注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　案少牢禮注詩猶

承也內則詩負之注詩之言承也正義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

尸備答拜焉注古文備爲復　案備復聲相近易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糸部紱或作韍是其例也

簑者舉奠許諾注古文簑皆作衰　案有司徹乃簑如儐

注古文簑作衰說文食部簑具食也从食算聲或作饌論語先生饌鄭本作餕

實二觚二觶四觲一角一散注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案毛詩卷耳正義引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觶二升曰觚三升曰觲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即

鄭君所云舊說

少牢饋食禮

宿注古文宿皆作羞　案漢書百官表御羞師古曰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羞宿聲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耳

宿一音秀轉平聲則爲羞

長杕注古文杕爲弋　案士昏禮弋者逆退釋文作杙者劉云弋器名杙者杙載也士喪注古文杙爲弋

來女孝孫注來讀曰釐釐賜也　案來釐古通毛詩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飴我釐麰左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鄭伯於時來杜注時來鄰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釋文釐音來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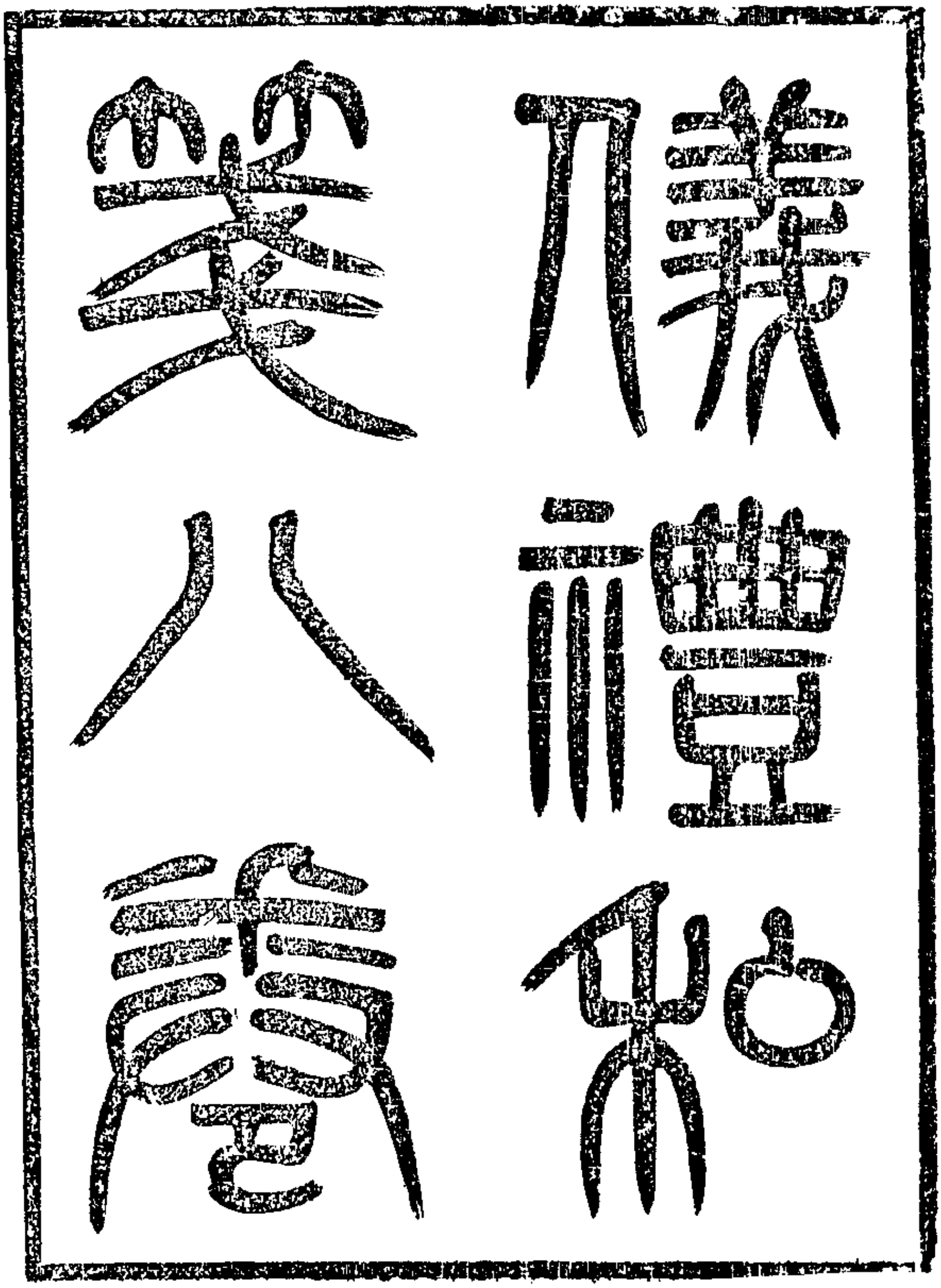
禮大司馬虞人萊所田之野獸人先鄭注引作釐釋文釐音來本亦作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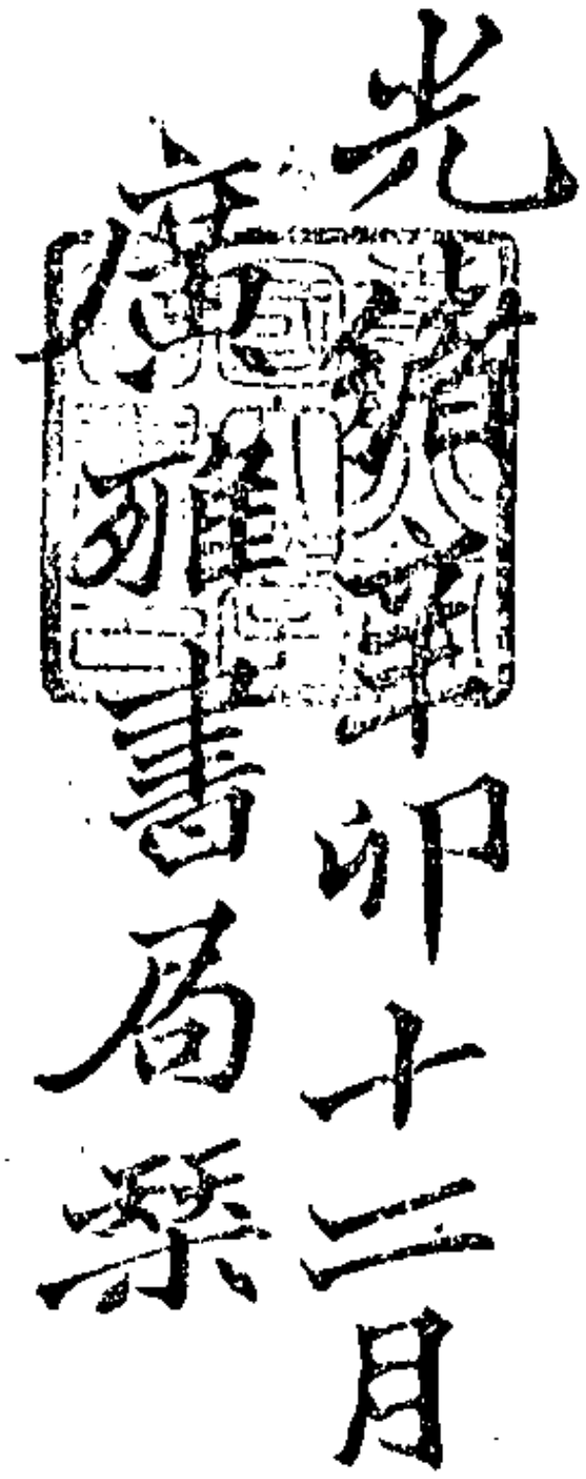
有司徹

乃燅尸俎注燅溫也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案說文燅於湯中爚肉也从炎从熱省或从炙作爇廣韻二十四鹽燅婦並同論語注溫尋也那疏引左傳賈逵注尋溫也中庸鄭注溫讀如尋溫之溫

取糗與腶修注腶修擣肉之脯今文腶爲斷　案釋文腶本又作段釋名釋言語斷段也分爲異段也腶斷聲相近

棄觶於其長注古文觶皆爲觛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
案釋文集釋作延熹今本作延昌誤後漢桓帝紀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官校書當在此時歷十餘載至靈帝熹平四年始刻石太學盧文弨謂延熹爲熹平之誤此說失之
乃撫於魚腊俎注今文撫爲拊　案嘉靖單疏本作拊宋本釋文同今本作撰誤說文手部拊撮取也从手拊聲五經文字手部拊撮之石反見禮經今本釋文亦音之石反正與拊音合




光緒卅二年十二月

士昏禮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

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不失其節明不奪也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

案儀禮每篇首句是其標目其目爲士禮者曰士冠士喪士昏士相見凡四篇此經止言昏禮故標士字則爲士下通行之禮也原前聖之意纂以天子諸侯雖尊其末節必由之故士禮雖卑其大端亦無或異故筆以士冠爲首焉

位而昏者即天子之元子諸士也其卿位始昏者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必不能外六禮而別有所行而其行六禮也雖使者異人車服異等主幣異制送逆異宜至儀節之大端尊卑無或異故筆以爲經據上下通制立文而不專名爲士亦猶喪服爲上下通制或降或絕自以人分不可自爲士之專禮也曰下達者總冒全篇言此禮自上通下云爾（敖氏云此謂自天子達於庶人納采皆用鴈也儀禮用鴈皆當下達惟納徵或異此本朱子意言之錄記者乃首標士昏禮其所記亦多士庶所行至漢大師題次篇目因於經目外加士字標曰士昏禮第二其實經原不以爲士禮也康成但據先師題次即是專爲士禮於下達二字不得不以媒氏下

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

注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道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祖廟也

案神祖父之神也駁五經異義卿大夫無主凡筵以依神故少牢之祭有尸無主有席記主人將以當行之事告凡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

注阿棟也人堂深示親親

案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親禮至納徵始昏定面受幣而行

采擇尚不爲親何親之有所謂示親親者蓋女家於六

禮皆爲神設席使若祖父臨其禮者然而其神位在阿之

後後猶之前使若當阿致命其意豈似親近凡筵令主人

之親問之者然所以示親近主人之親也不然主人在阼

階上賓乃深至棟下以致來命何爲哉此康成所以必從

古文也或以棟下與主人南北相嚮度或別名爲阿當

從今文安知鄭意

女從者東面參之纚笄被顯翻在其後

案經壻從者內有婦人女從者內有丈夫丈夫之踦婦人

參之顯翻在其後則女從者東面參之纚笄被顯翻在其後

賓升西階當阿致命

注阿棟也人堂深示親親

案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親禮至納徵始昏定面受幣而行

采擇尚不爲親何親之有所謂示親親者蓋女家於六

禮皆爲神設席使若祖父臨其禮者然而其神位在阿之

後後猶之前使若當阿致命其意豈似親近凡筵令主人

之親問之者然所以示親近主人之親也不然主人在阼

階上賓乃深至棟下以致來命何爲哉此康成所以必從

古文也或以棟下與主人南北相嚮度或別名爲阿當

賓升西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拜送

注賓升西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拜送賓升奠鴈拜主人不拜送禮不

參

案出廟門也壻降之下先言出始云婦從降自西階則

止是壻行婦乃行見男率女從之義非必雙雙而同降階

也奠鴈後女出母左受父之戒及西階上受母之戒至降

階則下記云庶母及門內施鞶列女孟姬傅姆姊妹戒之

門內皆不容壻在其間故壻降徑出廟門亦聘不參也婦

車在廟門外壻出登車以待授綏姆辭加景乃驅

婦車亦在大門外案曲禮各車不入大門注讓也明禮注

賓車不入門廢敬也是非容車則人大門矣又穀梁桓三

年傳禮送女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闔門祭門闔

門則闔門閫大門惟婦車在大門之內廟門之外其兄弟

送至此視登車訖加景乃驅故可不出大門若女至大門

外始登車而兄弟送止於門內古今有此情理乎

御者代

案此車夫家所供御以來迎者爲夫家之人今若御婦殊

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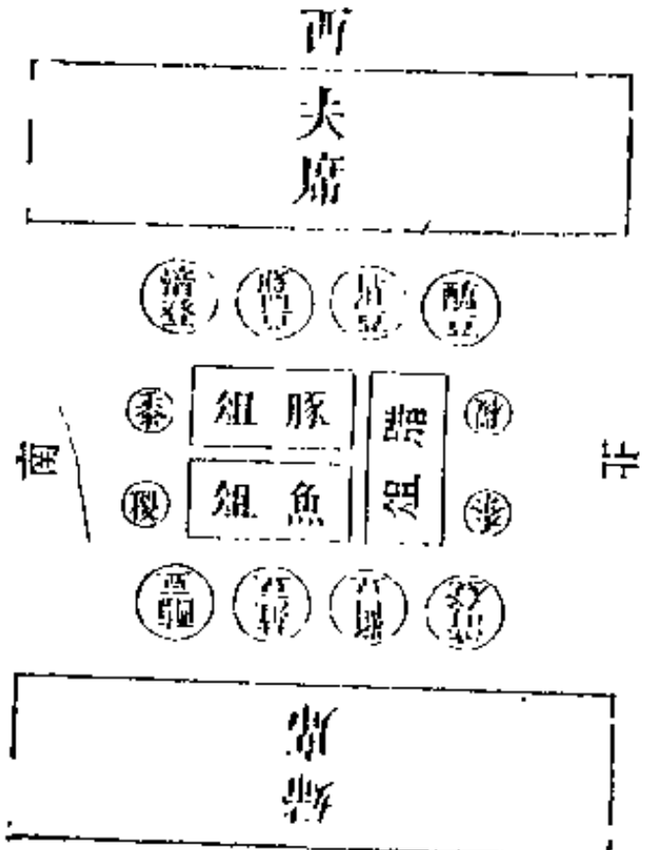
凝代御者當是女家之子弟

案婿授緌於代若卽下車出大門外乘其車先發諸從壻
若亦隨之而發及己家大門外其贊壻者及婦人訝者亦
皆同俟
媵御沃盥交
注媵送也謂女從若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
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
道其志
案御疏云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李氏
心傳云壻家以其爲婦人是也云賤侍則非下經
徹同牢之饌設於房中云媵俟主人之餘御俟婦餘贊酌
外尊酌之又盥徹之饌亦徹於房中云媵御俟姑酳之雖

無婿媵先言無婿則有有婿者矣婿乃婦之女弟至於壻
家而僅與其賤侍對食饌餘有此理乎且姑酳御以禮優
之也而謂須進酒以與其家婢侍漱口安食更有此理乎
然則媵御爲兩家隸子弟之妻妾無疑
贊者設席於戶前當醴在其北
案贊者蓋二人此與醴婦之贊下記謂之老侄之家相
年高者也其贊同牢宜有一人副之夫婦祭則皆祭食則
皆食酳則皆酳拜則皆拜所謂一與之齊也若贊止一人
則每事皆婦後於夫於經諸事皆不合且每酳壻受醑拜
贊荅拜該乃復降洗升酌授婦及婦拜贊荅該其夫婦乃
皆於中間壻揖贊人待尤礙事理故知宜有二贊矣贊
者若贊婦者卽老之妻嫗

七俎從設爲三上三俎其介俎說婦豆所當推之則婦席與增席少北以其於同牢無悖也後之說者反斥爲誤而從楊氏經義紛岐其情誼晦今先繪圖明之後案經注疏之而詳論之非徒見矣

案此饌增婦醢殽醬清各一列中間三俎豚魚殽橫設腊特縱設黍稷爽於兩列爲一列由增前視之其豚魚俎當醬之全北及殽而南及清其腊俎北及醢而南及殽於婦前其豚魚俎當殽豆之全南及醢而北及醬而北及清黍稷當清登醢豆過半而與豆登齊直以橫計之三豆一登通四尺八寸以縱計之二豆兩俎亦通四尺八寸合之適四方如一面以四敦配三俎橫計之多於豆登一寸八分設諸器若一一銜接則一北兩邊非方正之象也案公食禮賜胃橫諸俎垂之少牢禮賜胃長脅及俎垂垂是俎足中央橫者賜胃既垂及於垂則俎兩旗列中間必有空地又公食禮賓垂疏



於上豆之間祭上鋪之間祭侠酒於上豆之間祭
梁稻祭於醬清間少牢禮韭菹祭於豆間昏禮注凡祭於
脯醢之豆間兩者并始有間間可容祭亦必是空地可見
凡設饌其俎豆鋪登之等每器四邊皆略空不相聯接在
設者如其位置均其疏密以配成方正無定度也他饌之
方或縱多橫少橫多縱少此同牢之饌當均合四方如一
寫夫婦周完之義與用鮮生設全同意注於設清醬南下
云饌要方是釋所以設醬南之故蓋堪至設敎訖則止
缺其有上角不方證釋缺則方矣
又案俎入設於豆東謂豚魚腊三俎以序相從而入皆設
於豆東也豚魚腊當俎臨故統云豆東注謂俎臨
東也豚魚當醬前腊當俎臨故統云豆東注謂俎臨
魚故承頭設之兩俎云俎北以此益知上下二俎字非專
指豚也李氏如圭謂俎以牲體爲主故豚專得俎名敖氏
因云別兒魚腊則此俎指豚俎皆以經不見設豚張爲之
說不知經云魚次即兒豚先設於魚之上矣後侠之作圖
者證腊俎橫當豚俎其魚俎北成一大空全非古制

贊設黍於醬東稷在其東設清於醬南

注饌要方也

案上已出贊者此復云贊非間字也特牲注入設俎載者
是凡俎皆即用載者設之上云北面載執而俟所以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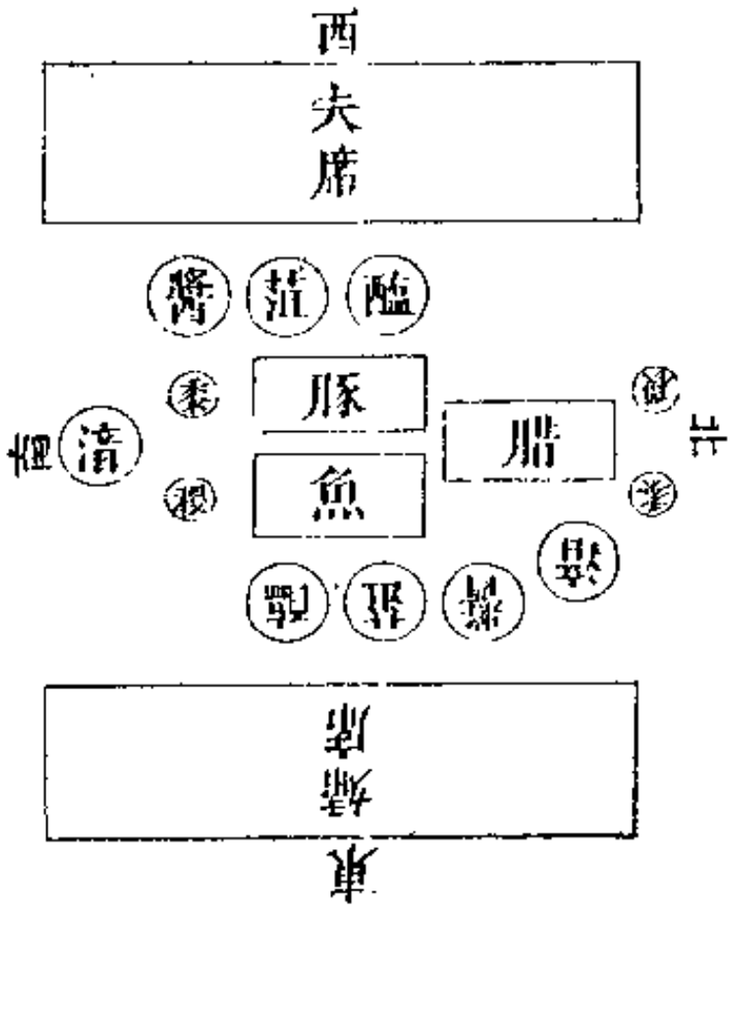
僎要方也注特牲腊特於俎北云腊特僎要方也發此凡例全經非要方者止此二處賈氏疏二處俱不明鄭情思精密細繹之賈孔說禮制時有不同亦互有長短設僎之法方不止在特俎如賈義凡俎皆橫設則諸僎無一可方孔氏曲禮疏云案公食大夫禮上設俎於豆南牛俎在西牛俎東羊俎羊俎東系俎又牛俎南魚俎魚俎東腊俎腊俎東腸胃俎又有肩俎在兩行俎之橫設不同說儀禮設義是以凡特俎皆縱設與兩行俎之橫設不同說儀禮設僎必依此說然後於經注處處脗合若賈氏全謬矣益俎設用奇自三以上皆兩兩橫設必俻一而無偶故謂之特每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如用三俎者以兩俎橫之即之廣尺二寸其上下各俻六寸之空又長尺二寸由於豆外似此僎馬得方故必縱設之則特俎之長適如兩俎之廣脗以諸僎自然方矣自三以上兩兩橫接其設特俎皆然此注云僎要方者是釋所以設之故盛肵俎至設敦記四五一列右鴨不方置登醬南以補其缺即方矣婦饌設於醬北亦然疏謂豆東兩俎醬東黍稷是其要方矣注意

設對醬於東

注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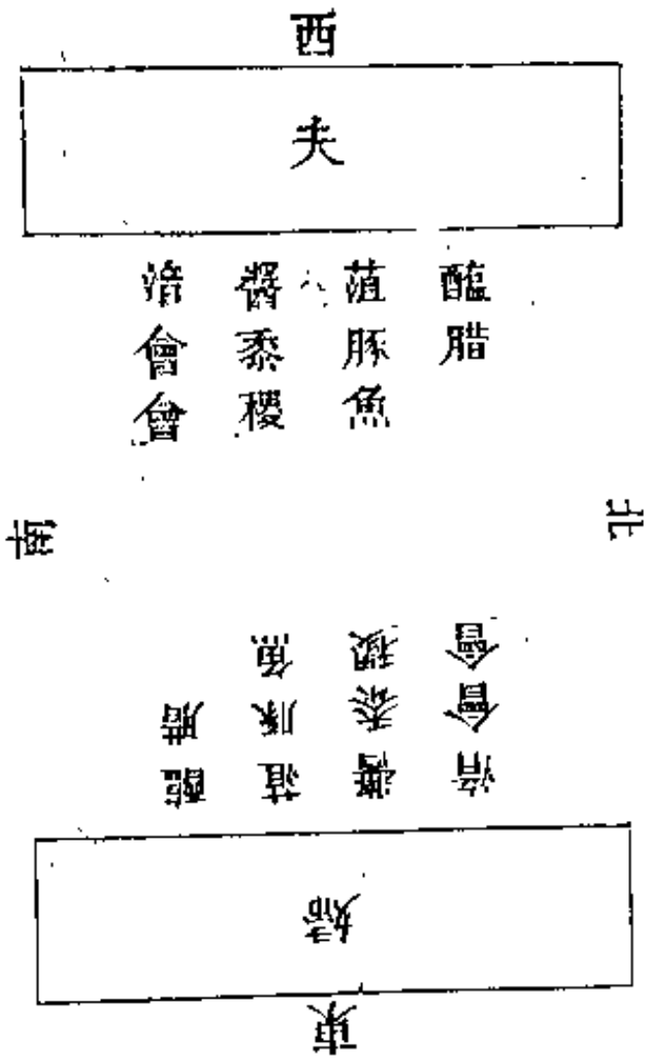
案婦與夫正對其實在右設夫人同故不言所宜而注明之

賈氏疏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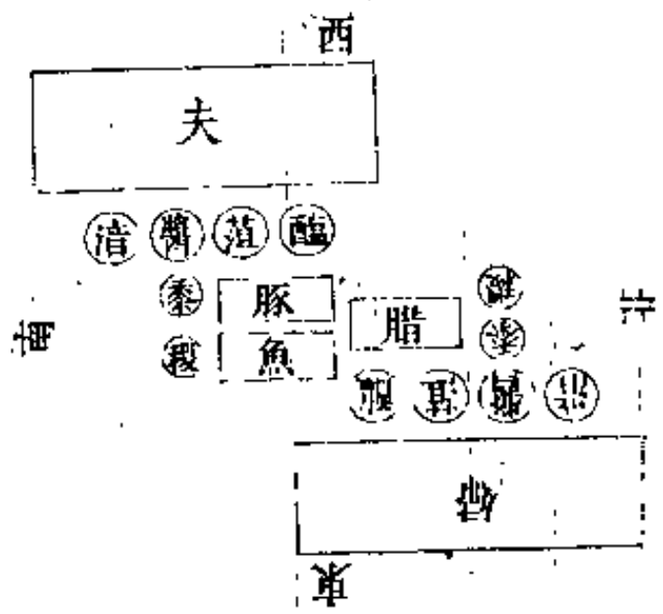
案疏云設堪涪於醬南在醬黍之南特俎出於饌北設婦
涪於醬北在特俎東饌內則不得要方注云要方者據大
判而言耳又云豆東兩俎醬東黍稷是其要方如實意其
設饌當如此直是以堪前三豆兩俎兩敦爲大判之方其
餘不在方內經注自失解

楊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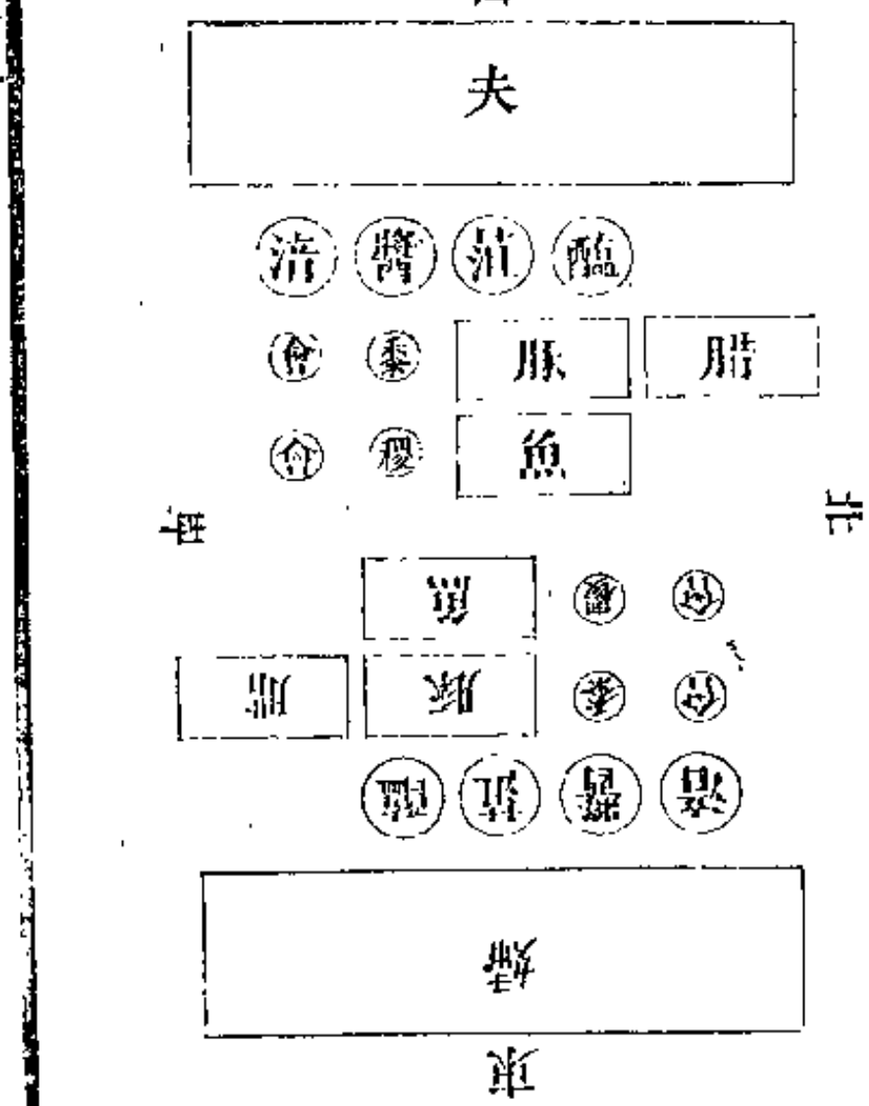
楊氏據集釋夫婦各俎不論器之度數廣狹於兩席前橫三列縱四列全與經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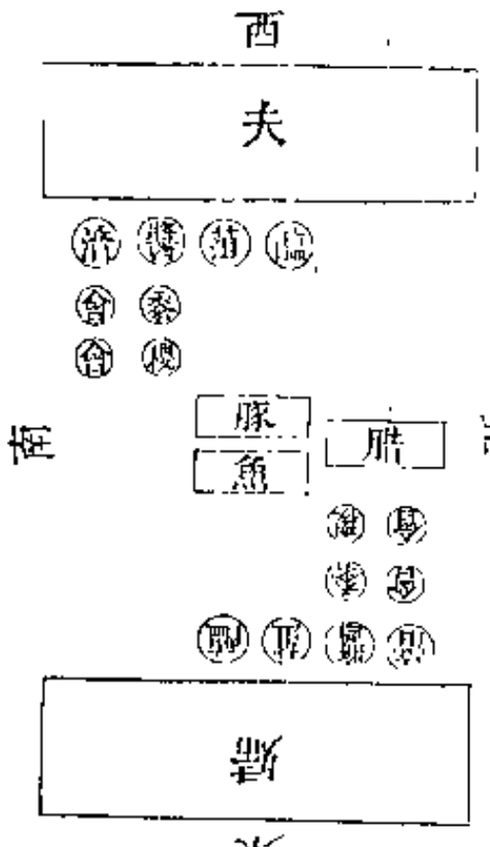
敖氏集說圖



敖氏說婦饌云經文設黍於厞北對醬宜在黍東則於特俎爲東北也豆二在醬南俱當特俎之東婦席於堂席少北不正相向圖之當如此誠如沈氏所說對席北去堂席過半夫婦徑不相直不稱敵偶之義又非特不方已也

沈氏小疏圖


西
夫
醯
醬
清
腊
腸
魚
羹
湆
黍
稷
豆
豆
豆



張氏惠言以夫婦共俎葅醢當席中必相對與豚魚之俎直婦醬湆當特俎經云設黍於腊北葅當腊少北略言之案黍經明言設於腊北強謂爲當腊少北已謬又知其不合而欲改北字爲末附會疏文謂疏明以黍在腊末葅由己造經矣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校

御布對席

案設饌訖乃布婦席者以兩席若齊布則當饌不便又未定饌之倩地近遠故必諸饌具陳乃以婦席就而布之敖氏謂未布婦席已布夫席示尊卑之義非其意也以此足明沈氏謂婦席布於奠與正相鄉者之謬果爾則兩席中間室地甚廣不礙設者往來何不兩席一時同布夫即席便指婦即席而必久立尊西以待饌具乎

注啟發御於敦南對敦於北

注啟發也今文啟作開古文卻爲綌

案以上布對席是御故復出贊字明異人

贊告具于祭薦黍稷肺

注贊者西面告饌具也壻揖婦使即席薦菹醢

案上云啟敦會與告具事連中間不廁異人而云贊告具贊者西面告饌具壻揖婦文相承恐讀者不別故云今誤增贊字也注以告具揖婦使即席以明告具是實揖婦贊者西面足矣豈嫌揖婦爲贊者

壻揖婦若經原有贊字則云告者西面而已

而如此費辭乎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至　如舅姑醴婦之禮

案此象舅姑生時厥明贊見記醴婦之禮此經謂之奠菜所以爲對變異奠服俗而用菜

者蓋祔之不敢褻味非以爲祭而酌酒也婦行此禮後別有祭祔之禮乃以象生時醴饋會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祔成婦之義也注必祭成婦讓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醴饋特豚於室可知廟見止是見舅姑告來婦祭祔乃成婦共養之義於經注判然甚明惟其後統於嫡故庶婦見姑存既不饋沒亦不祭其祭祔者惟適婦若庶婦比有廟見耳奠菜以此經奠菜後更無祭舅姑之事遂以廟見奠菜祭祔爲一而孔氏更云醴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既不饋亦不廟見因云適婦有特見祔廟之禮庶婦則無之惟於三月祭行之時從主婦入閤門立於房中列在內賓宗婦之班而已

夫爲子也妻爲則皆爲舅姑也婦見舅姑生則饋見之沒則廟見之生則饋於寢沒則祭於廟兩事以寢廟分存沒以適庶分行否不以饋與見爲存沒相對謂生不饋者死不見也孔子亦云庶婦亦以棗栗腶脩見舅姑存既當見沒何以即不當見乎若初不告某氏來婦而至祭行之時突列內賓宗婦之班以助祭事恐舅姑有靈當怪彼何人斯也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此所問未廟見者豈專爲女之爲適婦者乎如適婦乃得廟見若孔子言是必廟見始成婦爲庶婦者不將終身不成婦乎則孔疏之悖經害教明矣或曰果廟見菜祭祔是

兩事經既略記何以亦還之曰十七篇之禮其不備者多矣如昏禮於郊特牲知不賀不用樂於雜記知兄弟姊妹之制於昏義知有敎成之祭皆足補本經所未及曾子問之廟見祭禰粢文讀之與上女家三夜不息燭壻家三日不舉樂明是四事非歲見歲記則自廟見外三事皆末由知此亦猶本記之補本經僅一二語即的證矣後人强以經之奠菜合之記之祭禰使古制順天理當人情者滯晦不通豈經注之過

又案舅姑偏沒庾蔚之謂厥明見存者行盥饋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靈恩謂厥明盥饋存者三月廟見亡者（曾子問疏未知孰是）賈氏云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則祔於舅姑皇姑皇姑於舅爲祖廟姑祔於此婦自必見於此何曰無廟可見若必有事廟始可見則庶士庶人無廟者豈舅沒亦可不見乎又或說舅之祖廟舅爲祭主子婦不得越次而奠於曾祖廟此亦誤以奠菜爲祭推之不知奠菜止是告來婦而已見耳非饗舅之祭也如其說令舅沒祖在而主昏時舅無廟祔於其祖婦亦不當見舅於曾祖廟乎要是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姑偏沒而不告來婦非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理聖人決無此制崔氏義於大夫士庶有廟無廟皆可通是確說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

案經文納采至請期五禮皆行事於女家之儀節男家直若無事者然愚嘗思使者之行五禮也其將禮者有所執之鴈及束帛儷皮是物也必先自男家之主人授之而主人又必有以命之在女家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於廟中爲受許諾之命及厚待之醴取脯而出執以反命於男家其將於何致脯於何致命豈女家愼重如此至男家即於房室堂階之間隨便受之曰吾既已知之乎聖人制禮斷未有如是不倫也玩記文然後知經之不備載男家者記盡補詳於此三句之內凡行事蒙下二句括男女兩家行六禮而言受諸禰廟其受屬使者歟在男家爲受主人之鴈與皮帛及納采問名卜吉告期之命在女家爲受主人諸不敢辭敢不敬須之命及主人之醴其受屬男家歟爲主人受使者四次執脯反告女家見許之命下所謂某既申受者也其受屬女家歟爲主人受賓當阿所致之命楹間賓授之鴈並下云主人受幣士受皮者也若鴈昏義所謂親受之於父則受醮酒及往迎之命往奠之鴈昏義所謂親受其女於女父坊記所父母者也於女家則鴈竟降出是受其女於女父坊記所謂舅姑承子以授壻者也凡此皆於禰廟受之足明男家

當證使醮子及使者反命之時亦必於廟之戶西設筵右
凡以依神使若祖父臨之然後行事決矣如此則兩家於
六禮直以祖父臨之不止於一告使祖父知有此事而已
故其致辭竝稱某有先人之禮言此禮由先人非由己也
明乎此則曲禮齊戒以告鬼神及左傳王子圍布几筵告
莊共之廟者皆男家受於禰廟之正理不待旁推曲證而
自明矣經以男家行事可照女家知之故文從略記欲詳
見男家及行事之早晚故特著此三句不然女家六禮皆
受於禰廟經文已明惟五禮用昕不見記但言必用昏昕
足矣何須瞽受諸禰廟乎自漢已輕讀此三句故白虎通
奏書以告祠堂迫使者反男家主人更以復書告祠堂親
迎則兩家主人告於祠堂乃醮其子女析理協義之精自
與先聖胎合特不知經記已有明文說者相沿不察故於
納幣一節獨不告廟是其稍違者耳

之而反疑左氏不足信然其所定家禮納采則兩家主人
奉書以告祠堂迫使者反男家主人更以復書告祠堂親
迎則兩家主人告於祠堂乃醮其子女析理協義之精自
與先聖胎合特不知經記已有明文說者相沿不察故於
納幣一節獨不告廟是其稍違者耳

又案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至厚其別也此節自
兼男女兩家言注云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
告鬼神謂此亦據此經所詳女家設筵右几明文而言其
男家自可知非以告君諸事爲專主女家而援女家之禮
爲證也疏不明注意遂以經爲專主女家復云醮子但自
齋潔止在寢不於廟其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乃多生葛
藤矣文王世子五世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娶妻必
告告與下文練祥則告同故注以爲告於君於昏禮云亦既告
絕不相涉左傳昭元年疏據以推告廟爲古禮云亦既告
君必須告廟尤牽附無謂至隱八年鄭忽先配後祖事鄭
解祖爲載道之祭直是忽與嬀氏在陳已成夫婦而後行
耳祖爲先世之稱又爲道祭定名古無以告祖廟爲祖者
鄭解自較實違確當要非主白虎通不告廟之說乃云然
也社氏說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此據楚圍語推得非他
有所本其言是矣而實非傳文所謂然亦止得其一不知
六禮皆然經固有此明文也近盛氏世佐力伸齋戒告鬼
神爲男家告廟的據而云康成不主告廟故注曲禮及左
氏皆非竝緣此記不明說皆顛倒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注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
其禮

疏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注云
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彼以非許嫁笄輕故無主婦
女賓使婦人而已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者當用酒醮之
案女之笄猶男之冠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皆爲成人
死不爲殤而女笄以許嫁爲節若年至二十尚未許嫁其
成人與男子等亦不得不笄以成之笄當同冠止一次必
無以後許嫁再行笄禮之理雜記所謂執禮之婦人即主

婦女賓也其禮實同惟笄後燕則婿首與許嫁者別耳不然既無主宾執者何體彼注明非許嫁之笄乃鄉未定之論苟以此經注爲確未宁而笄恐仍須以醴禮之非儳醮以酒也至笄時主婦猶冠之主人女賓猶冠之男賓冠之三加皆賓著之何得笄女如雜記疏賀瑒之說謂主婦爲

著笄乎皆肌解未允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

注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

案生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

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疏一手執兩足毛在內又云以足向上執之足遠身爲外釋之則文見

案辟卽摺也執者二人各摺其皮如生狀而倒執其足使首向下足向上毛在內而左其首待堂上致命卽放其外足則文露而向堂矣受皮者亦二人各自東方從執者之後出於其左坐受而仍摺之持以向東則受右人者在前受左人者在後爲逆退也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

案士大夫三月一舉祭祭日與昏則兩不相謀婦入夫室之後有不及三月而祭者而新婦之助祭要以入室三月爲節所以然者以此婦新來於夫家酒漿籩豆菹醢之等乃始諳知而後可往與女賓宗婦之列以執事助奠也如昏未久而春祭則婦不行待夏祭乃行如春祭未久而昏不及三月而夏祭則婦亦必待秋乃行也此無論適庶婦皆然疏云此據適婦與之主祭沒姑老者其庶婦無此事全非經注之情至則沒姑老之適婦夫於嘗祭之時必祭既有妻自應爲主婦與之主祭必不以祭時娶未三月而不行使祭無主婦之理然則必有祭前廟見而不待三月卽行者矣經特不備言耳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

注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

脯醢適婦酌之以醮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

案同使賓者禮婦耳禮適婦亦無酬酢以庶婦用酒與適用醴異斯謂之醮也婦摯見舅姑則舅姑禮之婦盥饋舅姑則舅姑饗之禮與饗各有所因截然兩事婦不分適庶無不見舅姑者因無不禮之者故雖舅姑已沒而婦既奠菜以象生時之見猶必老醴婦房中以象生時禮之也若庶婦既不盥饋因亦不重以饗禮矣注以經言庶婦之異於適者獨不饗未著故因醮並明之文於庶子之婦下云使人醮之不饗也者猶云庶子之婦使人醮及不饗也原非以不饗釋醮疏謂以醮當饗非也盛氏世佐乃並斥注

爲誤其不明注意與疏同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某宝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蚤愚又弗能敎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注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注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爲主人之女

案男女結昏當納采之先必其爲親友者知某氏有男某氏有女年德門戶相若乃始居中媒之而其事必自男氏先可乃聽可否於女氏在男氏亦未遽枋焉可也必審之於親黨卜之於蓍龜乃始可之而聽媒氏成之苟女氏不許卽辭者故惟借卜筮以爲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若尙不知女爲何姓氏者然蓋以前皆口說至是而請具書其年名所出以與男氏重難之際極有不便遣辭者故惟借卜筮以爲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其意若謂人則無不知矣但欲取決於鬼神則不得不詳確云爾其實納采之前兩姓之卜吉已久止是禮文節次必如是而後宜耳既云加卜男氏於知名之後無妨更卜以盡其愼重之意要是人謀者枋以德義決之於先鬼謀亦絕無不協者卽不再卜前固吉矣至是而始納之以爲禮之一節亦誰責以未卜乎矣至不吉則使人告之而漫以人之處女聽其采擇取捨乎故六禮問名爲始納徵爲中親迎爲終而以納采納吉請期飾其開使曲成文理皆不欲直情徑行近於夷狄之道而究其本意則皆爲養廉恥也以此求之則注云誰氏者謙不必其主人之女卒曰某氏不記者明其爲主人之女實是禮

意經意無所謂不合不安今且
注語不合云不記之者明
其爲主人之女更不安而賈疏名有二種之說爲不明
經注本惟疑生支其間程子不信問名又卜亦可不必矣
程子曰昏禮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若問名了而
又卜則卜不吉事可已鄒若此等處是難信也
又案禮記昏義疏解問名爲問女所生母之姓名以卜之其說實爲
禮中何爲須行一禮請得女母之姓名以卜之其說實爲
極謬然其致謬也必有由嘗謂禮記正義屢經覆校中間
駁雜不通處皆出於荒經粗淺者之手非顏孔原文也如
女之所生母乃問名時文書具有之一端顏孔所據六朝
舊疏必其說有如愚所意者中嫉及女之生母而粗淺人
不顧全義剛併成說亦自不知其不通耳

又案誰氏者義疏云措辭之體獨得經意盛氏世佐乃云
婦人之氏有二種而姓氏之氏不與一則以姓爲氏如姬
氏姜氏是一則以字爲氏如藪嫣太姙詩曰仲氏是上文
某氏來嫁某姓也此女爲誰氏誰字也禮本問名辭乃問
字不敢斥言也若姓氏於媒氏傳言已知之何必更問注
誤以爲問姓嫌於知而復問故有謙不必其主人之女之
曲說愚謂盛氏誠辨但上文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曲禮亦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是明明女許嫁乃笄笄乃字
之與男子冠而字同乃女子之常也雜記云女雖未許嫁
子長殤未許人者非常事也此時方及問名何從有字若以誰氏爲字
是女本未字之文而措辭乃以改字者得之不特不辭亦

且太逆耳矣此與敖氏謂氏是女之伯仲姜氏上均以問
名爲問字者同一未細思也愚以注爲曲說乎
又案經主女父主昏之常而言故曰某之子若祖父及伯
叔父主昏當云某之孫女某之兄女弟女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
注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
疏母命之直命使子之父兄師友使命使者不自親命此注
似母親命者鄙略言之
案疏蓋本公羊隱二年傳曰昏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
友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注禮婦人無外事
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母命不得達此
春秋經師之言也愚謂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女之父母死
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
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此
孔子之言也與此經正合安見母不可命使乎

支子則稱其宗
注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
弟則稱其兄
注弟宗子母弟
案此承親皆沒言亦皆無父母者父母在其命使當與宗
子同惟無父母乃稱適長主昏耳所以然者命使必於廟
庶子無廟故也以此益知六禮筵几依神男家與女家同

也稱其宗之宗與稱其兄之兄皆倣此長一人適長於庶
昆弟不必皆爲之兄故曰宗若同母則皆其弟故曰兄也
此止宗子兄弟一世耳而有娶妻娶婦兩輩在內蓋必兄
弟死其適長爲繼禰之宗而爲其父立廟乃各爲其支子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之宗而爲其父立廟乃各爲其支子
案親迎爲昏禮大節此記著不親迎者先儒或以爲因荒
政省禮多昏則不能例士以上或曰是庶子則醮子無適
庶之分故氏云指無父者親迎必受父命無父則無所承
命故其禮不可行以經云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及舅姑祭
祀推之是三月者待婦廟見之後也親沒乃廟見故說誠

然然無父者如上文支子稱其宗弟稱其兄既可以主昏
命使何不可以命迎亦非無命可承萬氏斯大因以爲專
指宗子而宗子其親皆沒既躬命五使自行主昏於此一
節何以必須生父之命古者大事親不在無不告廟而行
者楚子圍如鄧逆女曰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受
命於祖廟明文也若告廟不得爲承命廟見又得爲成婦
乎則指宗子亦未當沈氏彤云昏期前定及期有公事未
畢則使人迎之既竣事乃俟於門外婦至再拜稽首而後
揖入說尤杜撰古之君於臣家吉凶固不與聞禮運新有
昏者期不使是何公事必屬此將昏者使廢其禮乎愚意
此不親迎當是婿自疾病之故男女兩家既定某日嫁娶

婚期在邇兩家事事皆備理不可改使壻於昏期之先一
二日病不能行則勢不可往是宜往告女家從權使人迎
之此情事之所不能無者非此則無由不親迎也
愚因此不親迎者之見女父母而知親迎者亦必有此一
節也蓋與人之女牉合爲親於女父母有子道而生相親
之誼爲往見以致其親敬古今人無異情也但於經無明
文如敖說以親迎時主人揖入母立房外爲即是見婦之
父母乎觀此記見在寢而非廟擊是猶而非鴈見時昏先
再拜主人荅拜而見畢又有一獻之醴主婦之薦壻以子
道行之女父母以親愛客之其情文至縟質也若親迎時
迎賓入廟主升西面賓升北面賓鴈再拜稽首即降出其

拜稽主爲以鴈授女蓋非特見女父之儀而猶曰自門至
階與女父拜揖即可云見至於女母時在房外即如疏云
壻之奠鴈在房外當楣而母自爲送女壻自爲授鴈直是
兩不相接其不得即當此禮明矣然則將特見於寢鴈之
先乎而又非也女父母之爲親以親其女乃親之也未奠
鴈婦尚未從己則壻之名不定遽以子道見其父母而其
父出內門亦遂以尊長臨之無是理也且壻至即入廟奠
鴈何暇俯相見之禮愚意不親迎者三月後往見是以婦
廟見已之父母而成婦道即已不得不見彼之父母以成
壻道明相禭也然則親迎者其三日後行之乎三日醴饗
皆訖已成婦矣記以經無文故詳其儀節禮辭所異者唯

不親迎行在三月後也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公食大夫禮

宰夫東面坐啟簋會各徇於其西

注亦二人徇之各當其簋之西

疏徇者偏也簋蓋有六兩兩皆相重而偏之謂之會徇各當其簋之西爲兩處

案上文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其陳設六簋之詳鄭無注賈氏因不及孔氏曲禮凡進食之禮節正義其序次公食大夫陳設云黍稷六簋設於俎西黍簋當牛俎西其西稷稷西黍

黍西稷稷東黍黍東稷屈爲兩行以合賈氏此疏云簋蓋兩兩相重各當其簋西爲兩處知賈孔諸儒其說是一並以爲東西兩行南北三行敖氏吳氏並謂錯以終南陳爲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黍西稷則是南北兩行東西三行於經文二以並何似合終不若古說爲當蓋二以並東北上承設六簋于俎西下則是謂宰夫上則以東北也接云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明第一行稷之西復錯以黍此行始終接云南陳則稷與黍稷南陳而東其視上行錯以終爲一行自見如此成東西兩行仰注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俑也疏以其黍稷西近北有稻故庶羞設黍稷西南南陳之是稻梁與庶羞俱是加故南北相繼而在黍稷正饌之西

宰夫授公饌粱公設之于濟西賓北面辭坐遷之

注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

案上文賓升席坐祭正饌畢不言賓興降筵席上無從北面此云北面辭知賓降祭酒於上豆間訖即降筵其處以下文公受宰夫東胥以侑賓降筵北面注云北面于西階上例之知公受宰飯粱時賓即降筵于西階上北面立至公設飯粱賓北面辭即在此待公設粱畢乃從此往席前坐遷之

又案注云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據公視設醬經云賓坐遷而東遷所公視設濟于醬西賓坐遷之注云亦東遷所是醬與濟皆由西遷之東此飯粱公初設在濟西與濟相接賓又遷而西之明粱不與濟相接使濟之西有空如此乃得東西各成一饌界限晝然而粱於加饌在東爲上

士羞庶羞皆有大盞執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

注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

疏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此先者反之謂第二人以下爲先者

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菊四列西北上

注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俑也

疏以其黍稷西近北有稻故庶羞設黍稷西南南陳之是稻梁與庶羞俱是加故南北相繼而在黍稷正饌之西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濟西賓北面辭坐遷之

注簋蓋爲兩行處是三蓋相重爲一處也

衆人膳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

注授授先者一人
案公食禮設饌爲宰夫享職則設俎之士與此設庶羞之
士必宰夫屬也王之膳夫上中下士凡十四人諸侯數殺
一士執一豆羞豆十六自然不能一次進設若是他士即
小國豈不足十六士之理注以羞人不足授已復出取解
反之誠確其復出當不過一次以諸侯雖殺上文設七俎
已有七士其數當不止此先者非一人其執豆籩而進
皆是先者當竝反出取豆故云先者反之於此初次衆人
之中執膳者居前即令此一人升爲別出之辭非上下文兩
中之一人故經云先者一人升爲別出之辭是一人爲先者
先者即謂一人也疏於上節先者云謂第二以下除去升

堂不反之一人爲說仍與經文不背
又案此士設庶羞與上公親設涪儀節正同涪宰右執鐙
左執羞此云羞執豆如宰涪宰由門入升自西階此士亦
由門入升自西階涪宰進階不升堂授公此士亦進階不
升堂授涪宰以羞降出此士亦以羞降出惟涪云授公此
止云授不注授誰執故注特明之云授授先者一人上下
比例知鄭讀盡階不升堂授爲句羞宰當授太羹時先去
鐙羞惟以鐙授公因以羞降階而出則衆人騰羞者授庶
羞時亦各先去豆羞一人因持羞降出經
注本分明如此
又案吳氏竟句不知庶羞之上是宰夫之屬私意人執一
豆十六豆人無不足者又不知先者一人升句是提出先
者中之一人亦不知鄭氏注盡階不升堂授句讀而讀授
以羞爲句因不從鄭注反之爲復取之說云先者反之
當在進階不升堂之後授以羞之前先者反之授以羞謂
先者授豆而以其羞反授之膳羞者疏以先者爲第二人
以下注謂膳羞者授先者羞說俱未安同一先者不應上
下異說又羞在豆膳羞者亦無從不授豆止授羞之理其
說誤讀經因誤讀注注何嘗謂授先者以羞乎本是進
豆與先者設之而止授一室羞何爲此誣鄭可笑
又案簋西有會言簋包之稻與韭菹三豆同列經云稻南
見庶羞繼稻而陳下於韭菹一列又以繼稻而南明其縱
之勢也經文序事簡明乃爾
又案吳氏云其間容設者及賓往來諸饌皆然此特明之
案古人設饌之法竝是置一列已挨次繼陳或由前或由
左右任措手之便無預留一路入其中陳設理也此設一
爲是正饌加饌東西分置不可混同故得有間一爲是賓
須取梁涪往來梁涪在席前禮不得往來蹴席故必有間
且有間而後兩饌合成一正方也吳氏添出容設者一層
就此兩饌間而論已非禮意又云諸饌皆間容人則爲謬
極羞容人非庶二三尺不可如此說席前竝陳一列其云

經一尺二寸外容人二三尺始設薦禦一列豆亦一尺二寸外又容人二三尺始設牛羊鉶一列亦徑一尺二寸外又容人二三尺始設牛豕二鉶則賓去上鉶近一丈去下鉶跡一丈何以及自扱而祭乎其謬明矣

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賓拔手興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賓設席坐祭遂飲奠于豐上

案宰夫進漿飲當由庶羞之西進當筵末授賓不由閒至賓前也蓋若由閒進其設豐稻西也爲稻南一列四豆所隔無論去稻遠近皆於置設不便故必由庶羞之西當筵末以觶授賓而卽設豐當腳豆之上使饌西角成方賓此時坐席末徑去豐四尺自及奠觶

正饌南北六尺東西二丈零八寸爲方加饌南北六尺東
西四尺八寸爲方合兩饌通閒容人二尺四寸東西共一
丈八尺饌出筵端一尺賓坐席中無左右多少之不齊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喪服

案服制之本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至親者一體之親也父子首足父兼母子兼女夫妻牉合昆弟四體兼姊妹皆骨肉不可分異是爲至親其生也恩愛絕常其死也哀痛至極聖人以送死當有已復生當有節一期則天地之中莫不更始也因象之而並斷以齊衰期是爲服本由是親以及親情有厚薄則哀有深淺而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之差生焉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故由父期而上殺則祖大功曾祖小功高祖緦麻上之由父而旁殺則父母期世叔父母大功從祖父母小功族父母緦麻由祖而旁殺則祖父母大功從祖祖父母小功族祖父母緦麻由曾祖而旁殺則曾祖父母小功族曾祖父母緦麻下之由子而旁殺則子期昆弟之子大功從父昆弟之子小功從祖昆弟之子緦麻由孫而旁殺則孫大功昆弟之孫小功從父昆弟之孫緦麻由曾孫而旁殺則曾孫小功昆弟之曾孫緦麻上由父至高祖下由子至玄孫旁由曾祖之昆弟至族昆弟由祖之昆弟至從祖昆弟之子由父之昆弟至從父昆弟之孫由昆弟之孫至從父昆弟之曾孫皆各得四世其服遞殺至緦而親畢別於上戚單於下彼此皆無服故曰四世而緦麻也又由母而推則有母之父母昆弟姊妹姪兼緦母君母由婁而推則有妻之父母由姑而推則有姑之子由女而推則有女之夫及子女是爲外親外親之服皆緦麻惟婦人以夫家爲內其尊者從夫降一等其卑者與夫同此親親之本服也聖人乃即其至尊重者而加隆焉至尊莫如父次莫如君如母故特加父期爲齊衰三年父既加因上推及祖爲期母既加因上推及世叔父並加大功爲期母既加因上推及外祖爲推及從母並加緦爲小功祖既加因上推及曾祖復上推及高祖並加小功緦爲齊衰三月至重莫及曾祖復上推及高祖並加小功緦爲齊衰三月至重莫如適故加適子期爲三年加適孫大功爲期婦人天夫故移父之斬衰加夫期以同於父而夫若加妻三年則嫌同於母故仍本服而獨以與母並杖示隆於諸期焉以外諸親皆如本服若繼別之宗子及其母妻其親屬絕屬者皆爲齊衰則以尊祖之故昆弟之子由大功而期則以不足加尊引同己子之故並不得以加服論凡此皆爲正服自天子至於庶人男女但有此親其服同也聖人又權其尊卑長幼內外出入而協之以義於是有五降焉天子諸侯自期親以下皆其臣也臣不敢以其戚戚君故王公期以下不服諸侯惟尊同者服大夫尊高職重不可以崇親抑貴而从賤官守廢廢祭祀也故旁期以下尊不同則降一

算是爲以尊降王公之昆弟視大夫是爲以殺尊降王公之子父已不服而己以服臨之不敢也故服不服視父若大夫之子則父已服矣故服不服亦視父是爲以厭降女子外成於本宗之服非至尊及大小宗皆降一等其本宗服之亦同之爲人後者若子於本生之親皆降一等其本生服之亦同之是爲以出降男女未成人者可略矣以其年差三殤是爲以年降此皆親親之服既親親當尊尊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所事其君也父君尊同服君視父其寧從君降一等妻從之庶人雖賤必有君略之視舅祖妾於所事亦若君也視舅姑其所服亦從之此爲尊尊之服有正無降外此有不親而親者有下疑亦康成爲之案大功章公之庶子爲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恩之繼父慈己乳己之庶母相與居室同室之婦姒及有子之庶母其子己之昆弟是也皆爲稱情制服焉而人之所以爲居和壹之理盡矣此篇康成以爲天子之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賈氏云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確得經恉劉芳乃云此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中時復下同庶人其說已誤至敖繼公更云惟主爲諸侯而作不知若士爲天子作其文復當云何豈三年之斬齊天子有不同邪或此經曰父曰母曰妻者不足以包天子乎抑或受統則爲母曰父在爲母曰妻者不當耶爲人後者乎適成其尊而已

子夏傳　鄭氏注

案敖氏謂傳文違背經意者不少未必皆知禮者所爲大謬此傳師師相傳爲子夏作康成於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諸人條云傳主謂女子子似失之於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條云傳似誤惟此兩處意以傳疏要是商確己見未敢直斥爲失誤也敖氏於十七篇多肊改鄭說此且斥及子夏彼蓋自信其說背合禮意固宜卽文學大賢亦淺陋而多違背矣多見其不知量也又云傳之始必自爲一編置記後後儒欲從簡便故散移於經記每條之下疑亦康成爲之案大功章公之庶子爲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條下注注云舊讀昆弟在下其於昆弟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及大夫之庶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下注注云傳所云謂此也以大功也云文煩在下爾足見經記每條繫傳高堂生所傳及孔壁所得已是如此而云康成爲之亦誣甚矣

斬衰三年章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諸侯爲天子君父爲長子爲人後者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箾髽衰三年

案自斬衰裳至髽衰三年凡五十字經文一連序下讀亦當一氣直下作一句始得立文本意蓋齊衰以下諸章皆陳喪服喪期下列爲服之人獨此章首陳其服中列其人末乃著其喪期爲異所以然者經例首陳五服男女並

同而女之衣異裳連首服笄總與男子異不若其異者即於服有遺雖異者於同者之中又於服不斷故經上列服下列人與諸章一例而以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上承斬衰裳苴絰杖絞帶牡麻絰之同者下蒙布總箭笄髽衰之異者而後以三年總著上男女諸人喪期五十字中間不明備此聖人立文之妙也自子夏離析作傳間爲九條經不相連讀者因昧賈疏云諸章並見年月惟此末言三年以喪莫甚於斬故表創鉅而已而後儒或謂表孝子罔極之心或謂下齊衰言三年此從可知皆不憭本經安爲之說夫三年達喪諸服統紀經顧舍隱其文反借他章以見年月聖人不如此罔曲無謂也且三年之爲痛甚斬衰三年章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創鉅齊斬一也齊衰何以忍言三年至此服不止爲父亦不應獨體其罔極之心明經讀即無諸肌論矣

案此條所以不合之上經云女子子在室及嫁反在室爲父者在室女子之常也嫁反在室非常也不可以非常亂常律云在父之室明反時父在也父沒始三年矣然則在斬章矣何以復曰三年也曰諸章年月皆在上舊者字以目下諸人此章三年獨在下以承上諸人文不能舊者字則不能目此人也故必更加三年也然則下經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何以不言三年也曰眾臣已在上經爲君中矣爲帶屨別異出之故不更言三年

又案云反在父室明被出而未改嫁者也自主女出在父存之日言若在遭父喪後出者則有虞後及小祥後之不同故注依喪服小記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之義補詳經所未言非以經爲專主遭喪後出者設也又案齊衰三年章經不出子嫁反在室爲母以既出此條則此女凡服本宗同在室時可知

斬衰三年章　君

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疏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爲其長弔服加麻不服斬也

案注必數天子者以上經諸侯爲天子止是畿外五等諸侯其畿內之卿大夫士爲天子須在此經君內也不數士者士無地則無臣不得君稱也敖氏云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刪去天子則王臣爲天子之服不見於經其增入士蓋以破下傳君謂有采地者及鄭氏士卑無臣之說而主謂公卿大夫士皆得有臣稱君不論有地無地愚謂卿大夫有地有采地也惟有采地則署中邑中分職任事須有常司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晨揖家朝乃適公所蓋自成爲君也此等卿大夫後即致仕而采地仍在祿厚賦多家事不改其臣者自如爲斬應無殊焉苟無采地即爵爲卿大夫其署官而客署中室老以下自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何以不言三年也曰眾臣已在上經爲君中矣爲帶屨別異出之故不更言三年

者去之他所視此卿大夫爲舊君矣應從齊衰三月然觀孔子仕大夫公西爲使原思爲宰皆以弟子仕事及後不爲大夫原思雖是當臣亦來問服以齊衰三月可見無地之卿大夫皆仕皆已其相家事給使令不過仝子弟兼攝論其伏事未始非臣而其長要與受地自成爲君者異矣羊士比有士田不得受采自然無臣或以士禮冠昏喪祭多用私臣之處蜣士不應無臣不知士於平時未嘗無助知家事與供役者所謂隸子弟也及行禮事更需多人想必擇親屬能者爲之所謂有司及私臣也以其分庀職事故不得不被以官司名目若宰士冠若老士昏若史若侑人管人家人筮人卜人外御士喪雍正特牲等豈實有此臣哉道

事畢而所謂有司私臣者仍皆親屬而已即如顏氏閔冉並未一仕貧士家風有何臣僕豈其都不行禮行禮豈都無諸人者分職其事儻一爲彼執事即須稱之曰君爲服斬衰三年恐無是理故君謂有地者之傳及鄭氏士與無臣之說決不可易後人徑妄改之非也疏言士雖有地不得君稱亦失注意有地即有臣稱君士固不得受采也其云爲其長弔服加麻雖謂士之僕隸等其實卿大夫無地者亦同

斬衰三年章　妾爲君

案經於爲妾皆之服斬衰章出妾爲君與女君爲夫同大功章出大夫之妾爲君與女君同之例則君黨一從女君而服可知不杖期章出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記發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之例則得遂其私親一同衆人可知故經不必具列而妾服已全矣其不杖期章出公妾爲大夫原思雖是當臣亦來問服以齊衰三月可見無地之卿大夫皆仕皆已其相家事給使令不過仝子弟兼攝論其伏事未始非臣而其長要與受地自成爲君者異矣羊士比有士田不得受采自然無臣或以士禮冠昏喪祭多用私臣之處蜣士不應無臣不知士於平時未嘗無助知家事與供役者所謂隸子弟也及行禮事更需多人想必擇親屬能者爲之所謂有司及私臣也以其分庀職事故不得不被以官司名目若宰士冠若老士昏若史若侑人管人家人筮人卜人外御士喪雍正特牲等豈實有此臣哉道

女君而服可知不杖期章出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記發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之例則得遂其私親一同衆人可知故經不必具列而妾服已全矣其不杖期章出公妾爲大夫原思雖是當臣亦來問服以齊衰三月可見無地之卿大夫皆仕皆已其相家事給使令不過仝子弟兼攝論其伏事未始非臣而其長要與受地自成爲君者異矣羊士比有士田不得受采自然無臣或以士禮冠昏喪祭多用私臣之處蜣士不應無臣不知士於平時未嘗無助知家事與供役者所謂隸子弟也及行禮事更需多人想必擇親屬能者爲之所謂有司及私臣也以其分庀職事故不得不被以官司名目若宰士冠若老士昏若史若侑人管人家人筮人卜人外御士喪雍正特牲等豈實有此臣哉道

斬衰三年章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

注室老家相也近臣閽寺之屬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

疏案曲禮云大夫不名家相長妾大夫稱家是室老相家事

者也

案經止言公卿大夫明士無臣也傳必以有地爲君若
地其爲君臣也全而定無地則爲君臣也不全不定主言
全而定者其不全不定者得包之也云衆臣杖不以卽位
者備明衆臣之異於貴臣不止有帶繩絞也云近臣君服
斯服者又以備朋近臣關寺之屬服無所降仍從君絞帶
菅屨不得同衆臣也公卿大夫之貴臣衆臣近臣其爲君
服有分別如此則天子諸侯之臣不言可知敖氏於前經
之君增士而去天子主謂有臣者曰君不論有地無地至
譏此傳云有地者爲失於固又謂近臣君服斯服乃諸侯
之近臣傳言亦非其類不知小記近臣君服斯服主謂從

君服說與此傳文同意別以彼駁此大非

又案經言公士大夫傳言公卿大夫士自是卿士謂公卿
大夫之衆臣爲之服耳舊注原合經傳自郝氏敬始讀公
士公卿各爲一句以經之公士謂諸侯之士傳之公卿謂
諸侯之卿大夫公之士與大夫之衆臣是二等人一爲其
君是諸侯一爲其君是大夫愚謂傳云公卿大夫室老士
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語意明止爲衆臣別白若云除此之
外卽所謂衆臣也如郝說經既以士與衆臣別舉傳意宜
云公除御卿大夫除御宰老士是貴臣其餘皆士皆衆臣
也而傳文如此不與經相戾乎且經公士若指謂諸侯之
士其大臣明白非若大夫之衆臣不別去室老邑宰不知

衆臣爲何等臣也傳止云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
也卽晰矣何必及公之卿大夫乎諸侯之士稱公士猶有
玉藻公士撰之文可證若諸侯之卿大夫稱公卿則互古
未見此名矣郝氏不顧經傳文義妄以公妾大夫之妾例
此條杜撰武斷是爲謬極方氏觀承盛氏世佐見其新異
從之反謂向來舊讀俱誤皆惑之甚矣

斬衰三年章　傳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者何爵也無爵而
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
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

案問喪曰杖者何也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
母削杖桐也注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是

杖用竹桐其義爲扶病是一非於竹桐上別有取義蓋竹
桐二物輕滑便手古人於吉杖當亦常用之故居喪扶病
卽用爲凶杖吉杖用竹膚節開當有修治凶則不修治其
杖麤沽故得苴名吉杖用桐當不止削其科扈凶則削科
扈而已故得削名苴杖全無人功故用於極重之斬削杖
稍有人功故用於次重之齊此亦如衣裳等吉時要是用
麻凶時止是以極麤三升者服父以次麤四升者服母耳
凡杖必圓乃便把握竹莖桐枝本圓竹斬之卽可用不待
削桐皮雖滑上有科扈削者削此而已杜元凱云圓削之象
竹問元禮云桐竹通圓之竝非是其實本圓非如以方木

變除云削之使下方者取母象於地正圓下方出此語氏桐字變除古有多家不知所引誰氏據云下方則上仍圓可握溫公家儀朱子家禮並作桐杖上圓下方出此語氏桐杖圓乃誤爲通體皆方陳大可注小記因直云竹杖圓象天桐杖方象地爲父母之別不知賈孔象天象地及桐者同於父等說本自難通如父爲長子亦苴杖母爲長子亦削杖豈得云子是父之天母之地且母爲子又豈得云同之於父也至杖之徑過大過小皆不便執必執之而揣有餘乃便且固哉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注云如要絰也以此計之斬衰首絰大揣中人揣九寸五分揣大而去其一餘七寸二分以爲要絰之大而苴杖如之是大徑二寸四分也齊衰之首絰大如斬之要絰五分其七寸二分而去其一餘五寸七分六釐以爲要絰之大而桐杖如之是大徑一寸九分二釐也敖氏不顧絰殺五分句單稱杖大如絰爲據謂二杖皆如其首絰之數以異鄭氏非也二杖凡服齊用桐止以服分不以男女分故鄭注小記母爲長子削杖云嫌服男子當杖竹也原不專用服父母唐後儒者拘定父母穿鑿其說至呂坤乃以婁爲夫夫爲婁不欲使同父母而制桃杖半分其下則白用白專之甚矣

又案喪服四制杖者何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與此傳同喪服小記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輸人以其杖闕敦而輾輸者於是有喪而後杖也則與此傳異意此傳謂杖之初本爲有喪者取母象於地正圓下方注疏本皆無云字下堰溫公家儀朱子家禮並云下方則上仍圓可設後乃假之無喪男女之爲喪主者及男女之非喪主而能病者小記則謂其初貴賤皆杖後因賤者鄙褻之乃止令有喪者杖細思二文子夏就貴賤皆杖時明皆杖之原委作小記者就其時賤者廢杖明貴者獨杖之原委文雖異而實同也

又案婦人古止是女子之稱不分在室適人亦不分長幼親小功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可見賈疏此傳孔疏四制皆以婦人爲未成人之女自是正義若成人婦人服齊斬者則正杖也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夫人杖五日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主婦杖士之喪三日婦人皆杖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竝非凡婦人皆不杖似不杖不杖者止童女耳朱子定家禮云凡婦人皆不杖者未是沿俗稱嫁女爲婦人因於儀禮禮記言婦人不杖者細分別而誤據之楊信齋所以有不得質正之恨也

又案苴杖削杖之麤細喪服小記曰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注如要絰也疏云以其同在下之物故殺氏乃謂二杖皆如其首絰之度後儒多從之謂如鄭說則削杖僅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爲太細愚謂小記兩絰字不著首要以辨遠近之蓋以絰之麤細明杖之麤細意主言杖

不主經謂要經之殺於首經之大而去其一首杖削杖之大各如之也若是大如首經直言杖大如首經其度已明不必有上句若以兩經字作首經解文不暢要經字則云殺五分而去一是謂何事邪則康成謂大如要經於記文審之熟矣敖氏巧於異鄭往往似此削杖圓六寸弱手握扶病之物其大不過如此何得云細邪

斬衰三年章　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案顧氏炎武云所後之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弟也正義謂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者非其說確是惟以若子若字作及字解謂是所後者昆弟之孫不出一條故記補發爲所後若子之例然記又止言兄弟是小功以下雖見其大功以上仍無明文故傳於此擧補爲齊衰大功諸人使所後之親五服備見其及妻之父母於爲後乃外祖小功親者顧氏謂因妻連言之是也不得如疏說言內以包外

齊衰三年章　父卒則爲母　齊衰杖期章　父在爲母

案適母之服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及溫公家儀均不著明經適母齊衰三年明孝慈錄改

同爲舅姑齊衰今律因之求諸經傳惟戴德喪服變除記云齊衰三年者父卒爲君母齊衰杖周者父在爲君母　見通典　鄭氏注喪服小功章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而於喪服經周無文或致疑焉思謂經所以不出君母之服者非不出也不須別出又不可別出也康成論適母以庶子爲後曰此皆子也傳重而已父不先命之與適妻爲母子也　喪服小記　故一父所生妾得子已所生之子不得子他妾及女君所生之子能盡子妾所生之子惟適妻杖期章爲衆子衆子雖適庶服之者父與父之適妻也適妻於衆子無論己生妾生當服期則服期當降大功則俱降大功不以己生與妾生異也皆其子故也則衆子自經無論適生妾生於父

之適妻當三年則竝三年當杖期則竝杖期亦不以適生與妾生異也皆其母故也故於齊衰三年但言父卒爲母於杖期章但言父在爲母而自天子至士庶凡適生妾生者皆括之矣即妾生者之得爲其母亦括之矣故不須別出也若於爲母後別出君母文必曰君母如母則君母止在孝子不敢殊之列名不正言不順而母之倫亂矣且如是而經文之父在爲母父卒爲母者就妾子言之是也爲其母爲其母則有父在不得期如爲父後者爲母總爲公子且不敢服者矣有父卒不得三年如大夫之庶子公之庶昆弟止爲其母大功者矣即經之倫亦亂故又不可別出

齊衰三年章　父卒則爲母
疏父卒三年之內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母死乃得伸三年故云則以差其義
案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未沒喪自通服限不論遲早如疏說假令母卒在父喪小祥之先父喪未除母喪已禫待除父喪時何復別須除服又何自得母服而反之葛氏斯同斥賈誤爲妄信矣徐氏乾學云不曰爲母而曰父卒則爲母正以見父卒之後而遭母喪卽服三年也極善體會經文一則字

齊衰三年章　繼母如母
案不杖期章不出繼祖母齊衰三月章不出繼曾祖母者蓋自父若祖言之皆繼母如母子孫自不敢殊故止出繼母爲例諸可知矣汪氏琬謂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尙非經意
齊衰杖期章　出妻之子爲母　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
案經不曰出母者雷次宗謂子無出母之義故繫夫而言之意經不言父在父卒知父存仍服期可知若經止主父在言父卒必同齊衰三年恐未必無等差若此又案此爲父後不服出母與庶子爲父後而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惟庶子之母是死於宮中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故庶子因而服緦出母既出非死於宮中者壞祭自如無因得服故並緦亦不能也若不爲後杖期自如
或問爲嫁母有服乎曰嫁母齊衰期康成檀弓注言之矣則服視出母也然則喪服經何以不出爲嫁母服與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聖人蓋不許婦人再嫁也而以時以勢固有難禁焉者若著於經是許之再嫁亦母也其不出母也不出而父卒再嫁亦母也母之當出主乎父母之再嫁主乎母子能痛母之恩經既不著何以知其服視出母與曰卽以出母知之也惟知其爲母而已聖人許爲出母服期自爲母子無絕道其出也母也出而再嫁也故深沒其文以存夫婦之義而隱示其例以全母子之恩經既不著何以知其服視出母與曰卽以出母知之也惟知其爲母而已聖人許爲出母服期自爲母子無絕道以存母子之恩不論父之存沒亦不論母之再嫁與否也若論父之存沒父存爲期如常服父沒亦應如常爲齊衰三年是無出不出之別也若論再嫁與否是子敢以縱情喪恥之罪輕重其母也且如母犯淫佚而出再嫁同一者無服爲父後則父卒也惟此人始無服其不爲父後者

淫佚耳僅以淫佚出則服再以淫佚嫁則不服而可乎故爲出母聖人之所難言也於難言之中就母之義制子之服以存母子之恩而已未出已前既出已後皆非子之所敢論聖人自不必論其出而再嫁與不出而再嫁使一視出母以存母子之恩而已惟不可著於經耳然則謂嫁母無服非與曰漢宣帝之起蓋亦成議自是帝王斷義之體卽周公著經之心也加渠義問父卒母嫁何服蕭太傅曰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曰父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喪故不制服宣帝詔曰婦人不蚤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之制服玄成是也而準情協理蕭太傅庾蔚之爲得聖人經外之意庾氏曰母子至親本無絕道若父卒母嫁而不服則是子絕其母豈天理耶宜與母同制也蓋父可不有其子子決不可不有其父母亦可不有其子子決不可不有其母母絕其子不過爲天下無子之人子絕其母則爲天下不有母之子矣不有母而尚得爲人乎且制服緣哀也恩重故哀重哀重故服重孔子論三年之喪必推本於三年免懷而責宰我以有三年之愛於父母否是但論恩而人子已痛甚創鉅矣況母之或出或嫁其情事必有難言者爲子者宜更何如哀也聖人得禁之乎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不私其母又得成爲子乎聖人亦何取爲人子罪其母而强之不有其母以不成爲子乎特不可著於經耳曰繼母配父與親母同經既言繼母嫁爲之服何以不可著嫁母之服與曰義窮辭窮聖人止付之不言也若言之云嫁妻之子爲母則夫無嫁妻之義云爲嫁

母則子尤無嫁母之義必將云母嫁是母自嫁也是妻棄其夫母棄其子也棄其夫已不可言棄其子尚忍言哉故聖人准不言而已不言則雖再嫁不絕於世而不許再嫁之義存言之則雖無再嫁者而已見有可以再嫁之理此聖人立人道緣子心之精意也然則何以言繼母嫁曰聖人以不許嫁之義於繼母不足見也繼母於夫非元配於子非無絕道故也然明其意卽繼母之不可再嫁亦在其中矣

齊衰杖期章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疏經記言報者十二無降殺之差感恩者皆若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爲服母以子恩不可降殺卽生報文餘皆放此

案疏泥此經注遺終其恩因以繼母服報亦緣子恩說已誤又以例諸言報者謂感恩者皆稱報更非理矣雷次宗云凡言報者其服亦如此見通典敖氏曰報者以其服服之名皆得之蓋凡如其所施於己者還而施之曰報兩人相爲服等若施報然故經出此人而不出彼人若則皆云報非眞有先施之而後報之也若云報其恩施如彼服我期功則我已死矣何緣待彼死而報以期功乎王肅注此云服也則報不服則不喪見通典是必死者復生乃得服也不通之極尋制經之意其一求文省如丈夫婦人爲姑於姪下言報卽可省男女兩條丈夫爲從母於從母下言報亦可省男女兩條其一爲詞窮如此繼母報服出之

須云女子子再嫁者爲前夫之前妻之子如是卽不詞甚矣聖人皆以一報字見之所謂筆有造化

廣雅書局栞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齊衰不杖期章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注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

疏此大夫之妾子故言庶若適妻所生第二以下當直云昆弟不言庶也

案庶子庶孫庶昆弟其庶字作衺解統適妾所生在內稱庶以別適生適妻所生第二以下子則皆子孫則皆孫昆弟則皆昆弟非妻妾所生有異也異者特適長耳疏以庶子爲大夫之妾子蓋誤此爲服期者止是父爲斬之長子不應適母所生第二以下皆期也如疏說長

商務印書局製

子之同母弟相爲當何服以異於父妾所生之昆弟乎經凡言庶子皆包適妾所生在內卽大功章大夫之庶子以言爲母似無適妻所生而爲母不關適庶爲妻與昆弟則仍關適庶也

齊衰不杖期章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注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

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降大宗

案注意以男女皆有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四小宗繼祖之也於四小宗各如其親之服於大宗不歸耳非如孔沖遠后夫人位高恐其恣行大夫妻位卑

所有事而因與親屬存問焉祭之日其位在房中西壁下尊兩壺之北東面南上薦有晉羞有庶禮有獻有酬無算爵皆不殊於男子特牲儐食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少牢儐食獻內賓於房中辯鄭注內兄弟內賓宗婦也內賓姑姊妹也內賓衆衆賓卽謂此歸宗者昆弟爲主人姊妹來賓之故得內賓之名以此知凡女子親沒苟非助奠其親其還母家蓋亦少矣此士大夫妻之法至諸侯夫人親沒之後鄭志荅趙商云父母卒無歸宗之理見檀弓正義詩正義云惟使卿監其兄弟蓋夫人爲諸侯之女者無宗爲大夫之女者絕宗無應歸之事自無可歸之名直不歸耳非如孔沖遠后夫人位高恐其恣行大夫妻位卑

畏威之說也此注猶自歸宗及齊衰三月章注婦人歸宗往來猶民鄭志亦云大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既曰往來則康成解歸宗明是如親在歸寧也自敖氏謂歸宗之云若曰婦人不安於夫家必以此爲歸然有此妄說後人因謂古者父母亡後無歸寧之法惟見出乃歸宗所宗昆弟爲父後者若不在卽應昆弟之子亦不得歸所謂有所取無所歸者卽夫亦不出之是直以歸宗爲被出而反非出則父卒後無歸理矣夫傳言婦人在外必有歸宗必有者必須有也謂凡婦人必須被出是何語乎吳氏廷華更云既嫁又反服其昆弟故曰歸益不顧文義矣

又案張氏爾岐謂女子服本宗期者三父一母一昆弟爲

父後一余謂女子適人不敢降祖尚有祖父一祖母一是爲本宗期服凡五也

齊衰不杖期章　繼父同居者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者以其貲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注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

齊衰三月章　繼父不同居者

注嘗同居今不同

案服繼父獨以恩耳所謂恩特與以財築廟蓋若其至重大者而其飲食教誨事事周悉自不待言非以繼父之道止築廟一事也夫孩幼父死內無期功之親可相倚活至於從母適人其宗祀危極矣而爲繼父者視之如己生至爲築廟使承其先人之祀是此子無父而有父此宗瀕危而不危恩莫逾於此故聖人制服以爲如此繼父卽父之於子不過是焉耳然徑如子服之兩父也適倫也又不可齊衰期三年之次也其現與之居者與是尚未別居也服從之若向與之居者與是現與別居也而亦期無等也又不可齊衰三月期之次也服之以此此服之輕重所由分也而傳必曰子無大功之親者所以明與母適人之故大功之親從父昆弟也子無從父昆弟其死父必撫昆弟生爲獨子可知若子有大功之親爲世叔父者既與死父同財此子雖幼自可倚活或世叔父不在從父昆弟猶同財者此子仍可倚活必不與母適人矣傳又必曰所適亦無大功之親者所以明以財築廟之故繼父無從父昆弟亦必先無伯叔生爲獨子可知（生爲獨子以無後決之說詳後）若繼父有大功之親則伯叔在伯叔特家伯叔不在財仍與從父昆弟共之已焉能以公共之財爲其妻前夫之子築廟使祀乎故子苟有大功之親先無與母適人之理繼父苟有大功之親決無以財築廟之事傳文云者著其事由於繼父服之所以輕重不相涉也江云大功之親謂同財者曾陳

詮復申之云子有大功不可以隨母彼有大功不可以
財貨通於傳恰謎矣初何嘗以大功親爲子而以其有無
分別其同居異居乎自疏家不了傳意以兩無大功親是
無子介之築廟爲三事謂三者皆具則爲同居三者先具
而後闕一則爲異居乎自疏家不了傳意以兩無大功親是
之不足則資之所謂同財者也子無主後卽此子無大功
之親繼父無主後卽此所適者無大功之親故曰皆無主
後有主後者記惟據繼父言也故文不曰皆蓋子若有主
後先不至與母適人有同財者可以寄託卽是未嘗同居
不得爲異居者惟繼父有主後與之同財斯所以與此子
異財異財則雖同居猶爲異居況已不同居乎小記是自
撰書故直稱有餘則歸不足則資之主後子夏是傳喪服

或問喪服小記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
後者爲異居鄭注以繼父有子解有主後則皆無主後卽
此兩無大功之親同財祭其祖禰卽此爲築宮廟置疏以
作二事別同異居據彼經解此經耳而以爲非豈小記誤
耶抑傳記各不同耶小記豈得誤亦非與此不同特主
後不當如鄭說耳主卽下經無主之主後卽爲後之後爲
後作祭主故稱主後主與後兩字皆當如賈杜瓊說非竝
生之稱言主則祭者已死言後則先者必沒主卽天子諸
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謂今絕無後爲之祭
主者是也下節注以主後者解祭主亦是以子是祭親之
主爲主後然則此時繼父現在從母適人之子又方孩幼

寄育何自得兩大之子謂之主後乎卽此言之皆無主後
是謂此子及繼父之家皆無主祭其祖禰之後人明矣主
祭祖禰者以繼祖小宗言有世父當之世父亡則
當之者爲從父昆弟之適長正大功之親也有餘財則歸
之不足則資之所謂同財者也子無主後卽此子無大功
之親繼父無主後卽此所適者無大功之親故曰皆無主
後有主後者記惟據繼父言也故文不曰皆蓋子若有主
後先不至與母適人有同財者可以寄託卽是未嘗同居
不得爲異居者惟繼父有主後與之同財斯所以與此子
異財異財則雖同居猶爲異居況已不同居乎小記是自
撰書故直稱有餘則歸不足則資之主後子夏是傳喪服
故從其祖服爲稱兩經原無不同康成注小記偶忘主後
之名竝生所不得稱誤以繼父有子解有主後注云緦恩
見同財期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
異居則三月其義明是照此傳以同財異財爲恩服深淺
乃不强加繼父有子一事以顧經文有主後者之云原注
意蓋已有不安於經處皆緣以主後作後闕解致有此失
孔氏復增出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一層於是小記之恰晦
至賈氏據彼誤注解此傳義以三事完關分同居異居意
徒牽合兩經會同彼注不知於本注大功親謂同財者之
言皆若胡越於是喪服傳之恰亦晦主後之義明而孔賈
之非灼然矣不特此也築廟一節疏云隨財
者非必正廟但是鬼神所居曰廟如庶人祭於寢也顧氏炎武汪氏琬痛詆之日知錄云
以其貨財爲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鈍翁續
說略云子苟爲大宗之適家必有廟無害更築亦不必

父代築卽無大功親當以下祖卽小功以下祖卽大功之無廟亦可以立嘲安有輿塾入繼父之家又祔其貴卽位廟者若是支子不當祔非遷爲立之其不當祔云築謂別建室也雖依近吳氏廷華又謂停之待餘者句云築謂別建室也雖依近吳氏廷華又謂停之待餘者句云築謂別建室也雖依近吳氏廷華又謂停之待餘者句

也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汎猶從之服其親徒空也與彼非親屬者從之而服彼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爲君母之黨四是臣服君之黨此四徒惟一徒女君雖汎猶服餘則所從亡則已及疏大傳徒從乃施數妻爲夫之君而不及臣服君黨此駁文也李如圭此經集釋因合兩疏數徒從有五陳大可大傳集說沿誤疏皆非也徒從義自以小記四徒爲正爲夫之君卽從夫服夫黨之一自是屬從益屬字不宜解爲血屬止當作連屬解母黨夫黨妻黨皆於母於夫於妻相連屬者也女君之黨君母之黨及母之君母並隔一層連屬不去相

連則爲屬從不相連則爲徒從如疏云徒者與彼非親屬屬則骨血連屬以爲親若謂所爲服者於己有血屬之親惟母黨是骨血相連屬若妻爲夫之父母有何骨血相連乎若謂所爲服者於所從之人惟母之君母非骨血相連若女君之黨於君母非骨血相連者乎又何以爲徒從乎唯義作連屬臣與君相連夫之君是夫黨故得爲屬從自疏有血屬誤解又有大傳疏駁文宜後人皆以夫之君非血屬而歸之徒從矣要此服斷不可作徒從益徒從所從亡則已若夫亡卽不服夫之君如公卿大夫之妻皆命婦也於君之喪正尸有堂上北面之位小斂有新君之特弁大斂有尸西東面之位五日

旣殯又有當授之杖此不問夫之存沒其禮宜同決無有夫亡而不與君喪之理謂與喪而可以無服乎故以此服爲徒從在疏家一時偶失關會後人相沿據爲典禮有傷名教大矣

齊衰不杖期章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

服斬

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癈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副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

案君謂有地者則天子諸侯公卿大夫皆是此條益天子諸侯之公卿大夫與公卿大夫之家臣從其君降服一等之通例也君原不專指諸侯傳文亦統言之注特舉諸侯言者意以其君爲始封之諸侯及公卿大夫者無妨及父若祖在卽爲諸侯公卿大夫父祖卒而爲服斬惟其君爲繼體諸侯者須與之有異若此君受國於父或受於祖則其父若祖已爲君此君之臣先爲其臣自應服斬無緣從此君爲降等之服此必君之父祖兩世皆有廢疾不立或祖有廢疾不立父無廢疾當以孫嗣祖位而復早卒有此兩層此君皆爲受國於曾祖乃得有父若祖之喪父若祖本不爲君其臣自應從君爲降等之服諸侯一層明則天子不言可知至君亦有其父先卒受國於祖者不必有兼

父祖喪傳文已備鄭注止是明此意竝非以經傳之君爲專主諸侯也若以經傳爲專主諸侯則公卿大夫之臣從君之服不著且此服是通例亦是常例公卿大夫有祖父者其常至繼體之天子諸侯其父不立者古今已爲僅有至父與祖竝不得立固絕無矣周公制禮常變交通以爲天子諸侯設一有此則亦視此例耳豈專爲諸侯設哉傳云從服自統君之父母六人言蓋妻雖期年而有三年之義故昭公十五年周太子壽及穆后卒叔向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傳云妻則小君止是解君妻竝無別義疏乃云欲明臣爲小君期是常非從服之例與傳違背不可從

齊衰不杖期章　妾爲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注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辟之則嫌

案大夫之妻有姪娣是貴妾也女君爲之應從姊妹及兄弟之女出嫁降一等之例至於賤妾自應無服上無姪娣爲之妾者女君疑無服然竊思娣姒婦以相與居室則生小功之親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以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妾分雖卑與己同事一夫少則數年久或數十年於其死也有子者夫且緦無子者子亦緦而己恕如路人於禰情飾貌之道似不應爾敖氏謂女君於妾不著其服者以親疏不同其服亦異之故緦服章止言若其妻乃

齊衰不杖期章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案敖氏說女子子爲祖父母下云女子子適人不降其祖與大夫爲祖父母之傳同皆失之服服至尊也此不敢降之語士者下云爲士不降者以其爲祖與適也大夫所以降旁親不降祖與適者聖人制禮使之然也非謂大夫意亦欲降此親但爲其爲祖與適故不敢降之也　謂傳爲皆失意止以言不敢則有敢意此之親不可言敢不敢止是聖人制禮使人如此不思大夫所以降不降者是聖人使之然而聖人制此禮必有所以然則傳意乃禮之所以然也如不敢即先有欲降之意傳文如此爲失則敖氏謂女子子不降祖乃不敢以兄弟之服降至尊是不亦先欲敢而以其至尊故不敢乎何以異於譏傳之失也

亦惑之甚矣

齊衰不杖期章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皆爲之期其世叔母於父爲昆弟之妻不服其子及昆弟之子於父爲孫皆大功其女子子於父爲女孫適人小功又尊降緦麻尊同仍小功而已爲諸人皆期以此知大夫之子於親服之降不降其法一從乎父其服乃各加其親如父當小功者已當緦麻父降之猶緦麻已從降則不服也大夫之子彼此相爲之法猶此章最爲明備凡不見者可以例求

齊衰不杖期章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注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

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案女爲后夫人雖得體君而不敢以其尊加於父母稍降其服爲公妾以及士妾雖不得體君而不得以其賤損於父母不遂其服所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傳本不誤注意以上經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則夫人與大夫之妻爲其子不遂而降者皆以體君故也因以之例此傳不體君者得遂即體君者不得遂矣云大夫之子則其父在也是后夫人當以尊降父母而傳不可通矣不計兩經之指其文雖同其意非一妾之爲私親各如其服皆是爲不得體君傳解此經令此互難措詞止如此釋則妾服私親之

通例見卽父母服無貴賤之皆然以及注嫌不自服其父母之意竝見言非一端事各有當其此傳之謂乎

齊衰三月章　寄公爲所寓

或曰周公之時諸侯新建大小相維不遽有侵併之事而爲失國之君制所寓之服何已五服制度廣書已著如喪三載楯弓亦云古者不降爲臣爲君皆若乎所謂未知其所由來者前代从有成規姬公因之爲周典耳若封建之世及其陵遲兼弱侵小勢必不免大賜塗山伊尹獻令畎亳季存者當類春秋卽如一齊地也歷爽鳩季萴伯陵蒲姑而後太公因之非明徵與聖人立法要周常變此非所致疑者

齊衰三月章　丈夫婦人爲宗子之母妻

注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

案丈夫婦人者對稱男女之美名也經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殤小功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與此凡四條必稱之丈夫婦人者丈不屬所生則不可言子女子子而女一邊有已嫁者在內又不可言男子女子故以男女之美名稱之見同宗服宗子姑服姪姪服姑姊妹之子服從母服姊妹之子皆男女不殊又以見女之服者在室及已嫁亦皆不殊賈疏爲姪條云言婦人見長大之稱未通放經例失之矣鄭注此婦人必加歸宗二字者所以明嫁女服大宗之故非若爲姑與從母服報服也敖氏乃謂此婦人是絕屬之女子子在室及宗婦如此則是服大宗者惟在室女子其適人者不服矣女子適人不降其祖絕屬者服大宗所以尊祖也謂適人卽不尊祖可乎婦人從夫服夫黨例降一等夫既三月則無可降若此婦人內有宗婦是服夫黨與夫同於經例不合且經四言丈夫婦人連文少計一丈夫婦人獨異敖氏小功章注云經凡三以丈夫婦人更誤合上而所指各異非也宋劉績於小功章丈夫婦人從母讀之主以丈夫爲從母之夫其作三禮圖掛加從母夫婦小功之服則益悖矣

齊衰三月章　爲舊君君之母妻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

注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致仕者也此舊君卽舊君曾爲臣者服之也

案斬衰章君現爲臣者服之也此舊君曾爲臣者服之也其君是同此服自通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及卿大夫之衆臣貴臣凡曾爲臣者敖氏云此服大夫士同之則公卿大夫之家臣不見於經非也

又案君之母妻承上文故省舊字不言君之父及長子者舊臣若曾事其父則已爲服斬爲小君服期其長子則新君也舊君當君有父喪時自從降一等服期其長子則新君也又案致仕不盡因老若廢疾然老疾自是其常舉常可以賅變且古人進退以禮託故隱身要不外老疾二端

齊衰三月章　庶人爲國君

注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案經出諸侯爲天子斬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則諸侯國之士民不服天子矣諸侯國之士民不服天子何其國之君已至尊天子則至尊之至尊也不敢服故不服然則畿內士民何以服天子人有一君畿內士民舍天子別無君故服天子者士則天子之臣固服斬也此經已關畿內之民詩言王國suǒ多稱天子之國白畿內庶人言之天子固其國君也柏弓云天子崩七日國中男女服所謂國中郤畿內郤注明經所包非補其不備也敖氏因經文不著畿內服天子斷此篇主爲侯國作謬甚據下文大夫在外服之差曾祖當小功高祖當緦麻元以次而殺特不敢以

其妻長子爲君國君傳妻言與民同也敖氏謂此服夫妻同之其義甚確至謂非在官與當家者則不服之食毛踐土孰非君民說又謬

又案疏謂上下四經據繼土地言國君不繼土地則不言國余以四經言各有當疏說非經意也卿大夫雖有地不得稱國上經之君兼大夫在內故稱爲舊君庶民有居采地者要皆天子諸侯之民不服受采之卿大夫而服其國君者雖得稱君庶人不服也王朝之卿大夫受封畿內者與外諸侯同是國君不得與仰食采不繼也者前論下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君國君文主大夫在外故言舊國以別在外之大夫自是服天子諸侯無嫌

非國君故止言舊君也

齊衰三月章　曾祖父母

疏不言高祖緦麻章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若然此曾祖內合有高祖可知不言者見其同服

緦麻三月章　曾孫

疏不言玄孫者此亦如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不言高祖以其曾孫玄孫爲曾高同曾高亦爲曾孫玄孫同也

案注疏之說千古不易宋沈括言由祖而上皆曾祖由孫而下皆曾孫關證確極程氏瑤田乃力力破古義以爲高祖玄孫本不制服謂曾高同服齊衰三月非上殺之義夫本服之差曾祖當小功高祖當緦麻元以次而殺特不敢以小功服曾祖又敢以緦麻服高祖乎若言曾祖已齊衰三月高祖宜從殺則衰麻仍不敢以小功喪期又當減於三月而齊衰之次止有大功三月之下更無喪期將特制齊衰一二月乎抑特制大功三月乎然則不服齊衰三月何服也焉得不與曾祖同也瑤田又謂玄孫之父是曾孫也已齊衰三月玄孫不可服同父夫爲世叔父昆弟姑姊妹等子皆得與父同服何獨爲高祖父子不可同服乎瑤田又謂世絕無得見高祖者萬一有然不承重服斬之玄孫與庶玄孫唯皆袒免夫祖免唯施之族昆弟之子諸出服者所謂五世袒免殺

同姓也爲高祖之子且不敢服以兄弟之服而於其父乃敢以待同姓者加之乎程氏止求勝注疏不知其害名教大矣

儀禮私箋卷五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殤大功九月章　傳曰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案以日易月之制古今解者凡四說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是以月爲子生月數鄭氏注也謂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是以月爲殤者之本服月數馬融王肅注也明郝氏敬云應服九月七月者哀傷不遍九日七日則以月爲殤服月數　國朝孔氏廣森謂傳止據期親其三殤之下當降緦一等以不足成服止制三日哭爲以哭之日易緦之月則又以月爲緦麻月數愚以四說者獨康成確與傳合爲正得禮意餘皆肊造不足據也蓋三殤歲數射慈云自以生月

計之不以歲是算殤必由今年生月計起至明年此月得十二个月始爲一歲數得八个對年則滿八歲傳之云滿八歲與俗以兒生十二月爲滿歲其算同也子夏上云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已是就生之月數積算制服則不滿八歲以下傷之而不服者自仍就生之月數積算制哭則此句所謂月者爲是生之月數已含在上計三殤歲數內順文讀之自明竝非虛舊一鶻突語也而算殤皆是由死時逆數其生以差爲有服無服之制由十九歲到滿八歲諸成殤者服限已明由不滿八歲以至初生其哭限猶未明也故子夏必逆計到生滿三月爲制哭之始云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於是哭限亦明所以必滿三月始哭者禮無論適庶皆生三月之末母以之見於父父咳而名之始有父子之恩其死也哀出乎情斯哭矣若未三月而死父尚未見子而直與未生者同欲哭爲由哭乎此聖人制無服之殤哭日必計生月之禮意也平心就傳文讀之鄭注爲確乎爲否乎傳文發在子女子下又未云哭不哭止主父言賈疏本范甯說云此唯據父母於子不關餘親視大戴兼及昆弟於傳尤合　戴德云此謂父母與昆弟相爲范甯云父之於子下殤小功猶有緦麻一階非爲五服已盡而不以緦麻服之者以未及人次爾　馬王以本服月數計者如齊衰大功三殤俱有服不成殤猶曰可以制哭至小功則服止長殤緦親則長殤且無服而反於八歲以下至生

三月者爲之制哭有是理乎　本滴于睿說　賈疏譏爲疏失之甚誠是而開元禮獨從之宋以後及　國朝禮家十九是之皆積惑難破矣郝氏又那殤大小功月數以爲新巧究其不通仍與馬王不異孔氏本晉東晳滴于睿謂傳據期親束晳云唯齊衰乃備四殤滴于睿云以周親之重雖未成殤應有哭之差緦功未成殤者無復哭日也　而會以范甯之說解爲三日哭易緦麻三月夫服之輕重皆緣恩義之淺深卽如三殤亦生月多者服重生月少者服輕今自不滿八歲以下漫無差等聖人制禮豈其然乎晉儒唯據期親之說於傳外別生支節非所宜信也

大功九月章　姪丈夫婦人報

案此自是一條明姪與姑相爲之服徐氏乾學謂據馬融

陳詮注此當與上文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介爲一條今本乃康成所更致文義不接且報字連上昆弟言不屬姪非也經例凡於此人下言報者卽不出彼人本意首條姊妹適人者已見衆昆弟爲之矣則此報字不連上條言明甚首條亦見姑適人者卽此丈夫之姪報服特首條專爲男子服之不兼女子則此若姑之服姪男女同而姪男女之服姑亦同故須言報也

大功九月章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案世叔父母爲此妻之服不見於經疏云王肅以爲衆子期其妻小功以昆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同己子明妻同可知敖氏乃以爲服大功經不

言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報文略也後儒從之而非王義爲肊說揆諸世叔父之尊既不足以加於昆弟之子而報之豈宜加於昆弟之婦而不報也且爲夫諸祖父母亦是夫之旁尊而經言報明世叔父亦宜報敖氏說似無可疑然親服之例皆緣其親疏以爲差等決未有服疏者反過於親者也以昆弟之子婦視己之子婦則己之子婦親而昆弟之子婦疏矣己於昆弟之子引而進之猶己子則其妻不在五服之中亦仍與無服等至昆弟則其妻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及先君薨似得伸矣而猶爲餘尊所厭皆不得過大功焉聖經賢傳本明確不易自馬融等以昆弟袒在傳下屬之下條於是公昆弟之服降及康成改同上節古義復還而好異者且非之信從者又止守左傳公子之重視大夫及後鄭注公之昆弟猶大夫二

語而不致思公之昆弟所爲服經雖屢言大夫大夫之並列其爲服義例則不盡同是其服仍晦也今詳攷之公之昆弟當先君在時於期功之親固不敢服君所不服卽先君沒而亦無有服期者此與大夫於期親尊同則服本服迴異蓋公之昆弟尊同大夫故於諸親亦尊同不降不同則降而於先君之昆弟姊妹成人在室者及己之昆弟姊妹成人在室者獨不可以尊降論何也己爲公子昆弟與世叔父亦公子姑與姊妹成人在室者亦女公子是其尊也皆同卽己實爲大夫而此七期親者其尊同大夫自若也安所得而降之唯女公子適人則尊卑係於夫而不係於父始得視其夫之爲大夫爲士以從降不降之例耳

然此七期親者先君在時其尊正厭子女爲厭昆弟皆應服不敢服及先君沒而德爲絕尊所厭相爲皆不過大功經此條止著爲毋妻昆弟而不出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諸侯繼世立長其常既是公之昆弟則當世父者卽先君也更無所爲世父其有世父者非常故經不得言之不言世父因亦并不出叔父若姑姊妹經例無著其爲人在室之服故七期親止出昆弟其餘謂皆可參互小功殤服見也殤小功章公之昆弟爲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合之此條是爲昆弟成人與殤童著也女子成人在室與男子同則知成人姊妹亦大功爲姑既長殤小功則成人在室與男子同知爲世父母叔父母亦

功也自母妻及七期親而外餘尊厭所不及始得以尊申論期親庶子女子子姑姊妹見殤小功及小功章大功期之昆弟所爲服義例則不盡同是其服仍晦也今詳攷之公從父昆弟當先君在時於期功之親固不敢服君所不服卽先君沒而亦無有服期者此與大夫於期親尊同則服本小功總麻之親經雖無文皆可知也此公子之服例雖自母妻外凡服皆與大夫同而實有尊降厭降之分不同大夫止是尊降又大夫有不降者則仍爲期公子則絕無期服也

又案程氏瑤田定昆弟二字當從舊讀云上條著大夫之服實包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在內公之庶昆弟爲先君餘尊所厭比於母妻先君在時不聞爲昆弟則固從大夫而服今先君薨於其昆弟之爲士者自同大夫條已見昆弟成人同服大功長殤同服小功上大夫條此程氏服安得於二庶別出母妻條復出昆弟二字愚謂此程氏謬說也上條所爲世父諸人就大夫言爲爲士者不杖期章就大夫之子言爲爲大夫命婦者降不降彼此互明大夫之子原不待上條包之然猶曰子從父降著父可以包子若公之昆弟卽先君在時之公子也己爲公子世叔父與昆弟豈非公子其爲公子同則無論爲士爲大夫其尊視大夫也皆同何得援大夫尊同不降不同則降之例向來解公子之服者尠昧此義程氏力伸舊讀求勝康成則

爲獨得而不知實不然也至其言昆弟若從尊可厭當抑厭
厭其庶子姑姊妹女子子如小功殤服所爲諸人長殤者
何獨插入昆弟而遺庶子乎說益支離不足與辨

大功九月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注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隱疏

案經稱婦人此條外凡四見皆與丈夫對舉爲男子女子
之稱則此婦人子亦獨女子子耳注義原確晉陳詮注乃
云婦人者夫之昆弟之子婦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
人者此是二人先儒以婦人子爲一人此既不語且昆弟
之子婦復見何許也其說新而實非若是姪婦曰昆弟之
婦可也今曰昆弟之婦人反不語甚矣世叔父母爲姪婦

之服經皆不見必以此爲服昆弟之子婦世叔母見矣世
叔父服之又見何許乎徐氏乾學以其說爲長實所未喻

大功九月章　大夫之妾爲君之黨服

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庶子

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
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
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
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注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
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是以明
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
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劣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

也

案此條今世言喪服者多從舊讀合女子子八字上屬爲
妾服君黨下云世父等爲妾自服私親而以鄭改讀爲非
經誣傳大違服例必不可依愚嘗疑若案今經傳讀之以
合通篇服例爲庶子及女子子未嫁者當期大夫之妾從
女君以尊降故大功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當大功大夫之
女若適士又以尊降當小功此嫁大夫者尊同得服親服
功經傳明白畫一毫無疑竇即云當言其而不言其既可
以文爛在下又焉知字無脫落改讀誠屬多事且改讀必
義勝前人即不勝亦須各伸一義今以改讀案之服例女
子子之嫁者於本宗期以出降服大功此女子子是嫁
於大夫者若世叔父同是大夫姑姊妹仍是大夫妻自應
尊同不降仍依出降大功若世叔父是士姑姊妹是士妻
又當以尊降服小功經不言世叔父是大夫姑姊妹是嫁
於大夫自主士言則此嫁大夫之女爲服小功明矣至女
子子未嫁者於世父等並與男子服期亦不得大功是改

謂之義及大謬不通矣以康成於喪服微曲悉到此條既非隱互難明之服又有明白可據之傳何以必須改讀改讀又不通如此康成宜不其然反覆推攷乃知世所據以改康成之傳且非賈氏所見之傳而賈氏所見之傳注又詳晓之此經之當從鄭說始了然矣

鄭氏經注原本

大功九月章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案注以子夏傳此者錯置後條下當移歸此後條本無傳

也其傳曰十八字乃舉後條下全文非抽出言之之辭於本經下舉正舊簡之錯在他經者自應全標篇字與玉藻而素帶諸篇樂記爰書宜歌商節注即在錯簡下止云宜承某某自明者不同故知鄭所注經本傳曰二字之下即連何以大功注舉十八字是其全文若後條注復舉何以大功三句即隨便言傳所云更可見矣欲明此經鄭讀此其以見之誤倘今作以明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父母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必須改讀改不其然反覆推攷乃知世所據以改康成宜不其然即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父母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正與此同足明此經與彼經同爲女子子本親之服傳所云何以大功也三句乃上一經之傳因簡爛誤置在此經下耳舊解者唯不知傳實誤置見傳發妾服之義於此經下自然謂上下皆是妾服不能不讀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父母曾祖父母姑姊妹上屬合庶子爲妾服君黨下爲世父等爲妾服私親其如此經之辭與篇中必言其者不類與言女子服者正類則不能不改讀矣

又案鄭改讀必據經不言其者蓋通計全篇經例於爲人後者爲人妾者女子子適人者三等人之服私親文必言其以見非所後及夫家之親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獨不言其者以叔嫂無服不嫌無其字故也則此爲妾自服其私親當言其如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

世父等若必是妾服私親經決無不言其今既不言其如非妾服私親經決無不言其今既不言其如非妾服私親經必先守經康成據通篇文例斷之已非若舊讀之憑私牽合泥此條經恉闕女子服例非細必如舊讀亂文例猶可失一服例其可乎

又案注言女子子成人有出道降旁親六朝儒者謂之逆降見梁朱异問李業興語不始賈疏也而此義明後學者羣大詆之愚謂此聖人經例鄭特明之非凡造也若言女子子成人未嫁者於親服皆同男子則不杖期章祖父母條內已有未嫁女孫服之矣何以下又言女子子爲祖父母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條內亦兼有未嫁曾孫女服之矣何以下又言女子子未嫁者爲曾祖父母觀彼兩經決知聖人於服較輕唯正尊之服是不敢降若旁親則皆可從降使無失嘉會之時此一經正著有出道降親之專例其餘經皆不出從可知也唯祖父母與曾祖是正尊不在此例故別出言之鄭注女子子爲祖父母條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注女子子爲曾祖條云此著不降明有所降正康成善於讀經無隱不盡之處若如舊讀則此例專在此條者先致晦盲而爲祖爲曾祖二條之別出言者經意直無從知矣

又案朱子初以舊讀爲得傳意以鄭改傳爲牽強後與余

女子年已笄醴者謂雖未卽嫁而早晚有嫁道若値喪服必一概滿其月數則當婚姻愆期女道外成得歸爲重遂服較輕唯正尊之服是不敢降若旁親則皆可從降使無失嘉會之時此一經正著有出道降親之專例其餘經皆不出從可知也唯祖父母與曾祖是正尊不在此例故別出言之鄭注女子子爲祖父母條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之傳謂經同傳同師說乃堅耳鄭因未之見也若鄭見傳文則此女子子是大夫之明云大夫爲世父叔父母叔父母爲士者傳曰尊不同者以出降大功亦以尊降小功此妻此條下明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傳云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是爲姑姊妹尊不同者當小功此條上者經意直無從知矣

又案朱子初以舊讀爲得傳意以鄭改傳爲牽強後與余

經既不云爲世父母叔父之爲大夫者姑姊妹之嫁於
大夫者則皆不得爲大功明矣而經是大功如傳云者固
不得大功依傳義則舊說不可改改舊說則傳義決不
可通而必改從新說鄭何至荒忽如是今卽新說與傳義
全背之改而確以上注之標目錯次全文者證之卽本注
雖本經決知鄭所見之本此經下止有傳曰十八字並無
嫁者其嫁于四句也唯其曰中心中絕無嫁于大夫之說
其傳曰十八字已定當歸上經此經直無傳文案經讀之
嫁者自主適士言其爲世父等自從出降一等當例所以
更不注說止解未嫁者一層而舊讀以適士之女大夫妻
應以出降降服小功者乃謂妾從之服大功康成且不

服斥其誤矣

又案今本傳得與女君同下有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
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落又非
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襄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
分別舊讀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依此則下言二句賈
原指是注文當連上節注末句同爲鄭分別舊讀意趣之
語不當割置傳下分一注作兩截傳本久經如是不便輒
改而古人經注連寫不似後世明標注疏字樣易爲分別
賈恐讀者見注文髙突或認爲子夏所傳或認爲舊讀所
安故撰此兩惑意謂何以大功三句既當在上爲君之

庶子下父則此經傳原止有嫁者其嫁於四句如連下言
二句並爲傳文卽不成文理若謂馬氏等所妄馬氏等所妄
經傳注具在得與女君同下並無此語此決爲鄭注無疑
止須連上節讀耳其下言兩句凡二十一字賈氏不計爲
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者以十字是鄭述經文故止
計鄭於十字上下所加之十一字朱子謂中包爲世至姊
妹十字是也戴氏震校儀禮集釋退此二十一字上接前
注下連本注合作一條以還鄭氏之舊合賈說矣又證賈
氏以爲世父母十字爲傳以下言十一字爲鄭加亦未全
明疏意賈何得以十字是傳乎

又案二十一字之非傳不特賈疏可見攷賈以前人及賈

氏後百年間亦皆不以爲傳其直妄以作傳者自開成石
經始也杜氏通典大功九月議載此經下稱晉孫略議以
爲伯叔父母姑姊妹皆夫家也妻體夫尊降其夫伯叔父
母姑姊妹小功妾賤不敢降也張融高難以爲妻爲夫之
黨服降夫一等夫之姑姊妹宜小功妾服君之黨得與女
君同豈以貴賤之故而異之案孫略云妾賤不可以恩輕
從略故宜在大功愚謂孫議張難不從舊讀亦不從鄭義
並守傳文妾服女君黨立說孫謂妾賤不敢同女君小功
義雖與傳相違仍與本經爲大功合張之難以與女君同
小功則直不顧本經是大功章矣要可見晉世諸人並不
知下言兩何是傳文故於馬鄭外各明己說若見傳已有

私却助文肯作此夢寐邪杜氏在賈疏行百餘
而主孫恩輕從略之說不以傳言私親正之可見君卿以
前亦竝不知下言兩句是傳文也此必唐中葉以後民間
誤解兩條皆大夫之妾服耳竝不指傳者說誤至敖氏郎
辟湊之本立論於是累及傳者謂傳者失於分句不審求
文連得與女君同讀之亦自理順辭明因而更相沿襲及
爲嫁者大功之說不得故强生嫁於大夫之義以自傳合
而爲世父以下文無所屬又以爲亦大夫之妾爲之直是
視子夏文學專科反不如一年入學者尚能離經句讀也
至謂傳文始蓋在未嫁者下今在此者鄭氏移之更可勿
論矣

或曰鄭據齊衰三月章女子子爲曾祖條經與此同以明
此亦女子服本親而彼傳固言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此
辭同義自同則嫁者仍是大夫妻況鄭注子嫁反云凡女
行於大夫以上曰嫁經既言嫁者即無前傳亦知是嫁於
大夫者也鄭義不仍非乎曰子嫁反之注蓋以明嫁字之
義非以明經例也若以經言嫁者必是嫁於大夫即子嫁
反在室爲父三年者鄭豈以爲非大夫妻仍服期乎又如
繼母嫁從爲之服者鄭豈以爲非嫁大夫即不爲服乎知
必不然矣且此經主明女子得降之親出與將出者固降即有出
道者亦降彼經主明女子不得降之親出與將出者固不
降即出而貴者猶不得降傳者恐人以此經例彼經謂彼
經嫁者止指士妻故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而大夫妻以

上以下無貫賤皆不敢降正尊止降旁親之義以明經辭雖同義各有在鄭據以證改讀者止是明經無其字爲服本親非以經意是一也

或曰子欲仲遂降之說至不惜刪經以就注恐無信者必且得罪曰余固知必爲世罪然世之病鄭者爲不用明白可據之傳文特立新說耳而康成舉所謂錯次之傳之全文具在注中賈氏計康成明舊讀意趣者之下言十一字具在疏中後世所見明順可據之傳鄭氏未之見斯罪矣余奚罪至經別出女子子爲祖父母爲曾祖父母以著不降則有所降之專條此非爲世父母等而何也鄭氏不先知後人止信經之出降尊降絕降決不信更有逆降而必前六年說此經反覆尋繹得即本注推本經定康成所據經傳古本原無嫁者其嫁於四句然後改讀之確可得而明其說幾備今日重復思之更得即上條明下條記文益經例凡爲子女服同者皆子女子並言唯妾爲君之子女例止統言庶子此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經凡三條文例是一則此上言庶子已包女子在內下女子子嫁者未嫁者非屬爲世父等爲別言女子之服而何記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妾所爲私親大功以下服備此一語而即此一語可知經內不著妾爲正私爲親之服故記特補所不備苟如舊讀是經已見妾爲其世父等爲親服例餘不出皆從可知矣何待記補之乎記以經已見妾爲其父母一條則爲祖曾亦以不得體君得遂本服可知故不及私親正尊而止著兄弟服即其不及正尊而兄弟之爲經所不見益明以上條明下條以記文明經文改讀豈尚有微辭乎鄭學誠不可粗心輕議矣

儀禮私箋卷第六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殤小功五月章　從父昆弟之長殤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注問者疑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思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也此主謂大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緦麻三月章　庶孫之中殤

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

緦麻三月章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注不見中殤者中從下

緦麻三月章　姪之下殤

緦麻三月章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注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也此主謂婦人服夫家小功緦麻章傳之齊衰大亦中從下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案注說以殤小功章傳之大功小功皆謂成人服言前主謂男子服殤後主謂婦人服夫家之殤歷代無異議明郝敬始以爲皆主言男子前之大功以成人本服言其實是一近人說殤服多從之程氏瑤田更據以痛詆鄭誤以爲一章鄭誤以爲傳愚緦麻章傳末四語爲本是經文別爲一章鄭誤以爲傳愚嘗細古今說衡之如鄭說令小功是成人服成人服小功者其長殤降服緦矣下殤又降卽無服中殤於何從之則小功之殤中從下一語不爲虛設乎是殤小功章之云大小功斷不謂成人服明矣如郝說傳於殤小功章發三殤總例已明抵極矣緦麻章復言之何邪且復言者又在婦人之服傳末義不附經空懸數語又何邪是先後兩傳斷非並主男子服殤又明矣瑤田堅信郝氏想亦致疑及此因舛誤經作傳之說如其言四語果是經則經明云大功之殤中從下矣從父昆弟是大功之親所以不見中殤者自然知是從下傳何待作問荅嘵嘵言之且又改經之齊衰大功爲大功小功令經傳差亂求明反惑子夏不幾成醉夢邪是卒章傳末四語決非經文又明矣緦謂殤小功章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所云大功小功當從郝氏以殤服言益傳文依經措辭當章是殤服小功自應稱當章之服讀者但視當章自知其決非正服大小功猶之期有杖不杖之分而諸言何以期在不杖當章者讀者必知其非杖期也自康成誤認與緦麻章傳同言成人服而凡成人大功之中殤應從下殤服緦者皆誤爲從長殤服小功遂不得不謂緦麻章庶孫之中殤爲下殤之誤而不計由此言之小功中殤已無下可從乃注緦麻章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猶云不言中殤者中從下者未思及有例無服也此康成之偁失也至緦麻章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名主本服丈夫婦人決當從康成說後人不順傳意一例指言男子不知男子之殤例明而婦人之殤以推小功謂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仍與前同誤大功之殤以推小功謂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仍與前同誤此小功實是成人服與上小功爲殤降服不同長殤已降總麻中殤無服又何中從下之有乎且傳末四語在注猶有遺義開嘗放喪服全篇經不見者傳皆補發令可推求如男子爲親屬婦人爲夫家之三殤經傳詳矣而婦人爲母家殤服豈傳中獨無明例舊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二句是一事大功之殤中從下則降二等矣傳若云長殤降一等下殤降一等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豈不義備辭明顧必云長殤之中殤降一等此句如疏言止據下齊衰之殤則何故遺卻大功如包齊衰大功則降一等之大功中殤何得從下子夏又豈非辭窳耶反覆尋繹知長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者卽是爲母家三殤服例若婦人服制起義各別母家無中殤降二等從下者聖人當有深意固未可與下文服夫家者一概論也玩殤小功章經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此爲姪者始爲庶孫者一爲祖母姪爲母家庶孫爲婦人別白也

發男子服殤總例於殤小功章男子服下則男子之殤服明發婦人服殤總例於總麻章婦人服下則婦人之殤服明而婦人有夫家母家之異傳上言中殤降一等下言中從下則降二等上下文顯別則爲兩例亦明母家無齊衰之殤（婦人於母家齊衰親父母祖父母無殤理昆弟之爲父後者是小宗如佩而殤應視月算如邦人之例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不孤則不得爲殤服非通例所能關）云齊衰之殤自是主夫家則上二句爲母家殤例下一句爲夫家殤例亦明讀者特未一察傳安在不別白也或又曰降一等二等之例何以見不關男子曰經不盡者傳始稱之殤大功殤小功兩章其爲降一等二等者皆吳豈待傳言傳言者爲婦人別白也

殤小功五月章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疏此二者本服大功今長殤小功故在此章從父昆弟情本輕故在出降昆弟後也

案昆弟本服期長殤降一等服大功不杖期章昆弟殤大功章昆弟之長殤中殤是也爲人後者爲成人昆弟降一等大功長殤又降小功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是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是也爲從父昆弟本服大功長殤小功大功章從父昆弟之長殤是也若爲人後者爲其從父昆弟成人降一等則小功長殤又降一等則緦麻不得與其昆弟長殤同服小功故知此經本是兩條古本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下必有之長殤三字

不知何時寫脫賈疏不爲別白解者相沿合作一條依違其可省不能省不可省若古經本如此則明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與下文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舍混使通服與爲人後者之服皆不瞭然敖氏以爲爲從父昆弟者別一人是矣而以經文爲省則非古人文字省

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案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者爲讀去聲注意以此經大夫爲昆弟長殤知有年未二十爲大夫者年未二十之大夫其尊降諸人既與成人大夫同則知此大夫若死在長殤限內其親之尊同者及爲士者竝爲之以成人本服不得更從殤例故曰爲大夫無殤服也此無服無所見詳疏意知注當如通典所引作此無母服無所見傳寫脫母字鄭意以此公之昆弟卽大功章公之庶昆弟也彼有母服須見庶字始明其母是公妾否則嫌爲適母此無母服故無所見庶字而此爲昆弟長殤小功之昆弟卽前爲昆弟

人大功之庶昆弟自明也公之昆弟猶大夫鄭止據爲庶
子長殤決之者爲昆弟姑姊妹竝是厭於先君餘尊雖與
大夫同服而與大夫尊降不同不可據以明重猶大夫唯
庶子大夫以尊降大功長殤又降小功今公之昆弟爲庶
子與之同則知重猶大夫而凡大夫以尊降者公子但無
先君皆同之矣如此讀之注本明白宋張氏淳識誤謂此
無服據疏義蓋無是庶字通解因改無作庶不知語益難
解矣

小功五月章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案婦人成人則嫁未嫁而死必殤也故經例成人正服無
爲婦人在室者此經適人者三字上承從父姊妹女孫三

人作一句讀自明此與齊衰三月章大夫爲宗子舊君曾
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以大夫爲三字冒下三人者皆本
是一句彼爲傳文開作三條此爲注文開作兩條後人因
昧經讀賈氏疏彼曾祖條云經不言大夫傳爲大夫解者
以其言曾祖爲士知之疏此從父姊妹條云不言出適與
在室者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故不辨在室及出
嫁皆由不識句讀因而誤解唯敖氏說二處皆以爲連文
獨勝賈氏至讀總麻章士爲庶母貴臣貴妾乳母亦作一
句云皆士爲之則又背經矣

小功五月章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案經言姑姊妹連文此獨不言姑者當卽經文思之太泰
也

女異長可見也故由母加服上推加外祖而旁推加從母
不加則從母亦如其服報之者因母而旁尊加服從母猶因
父而旁尊加服世叔父而旁尊不比正尊足以加之故從母
報服姊妹之子與世父叔父報服昆弟之子禮意正同豈
舒謂二女相與其情親而比其恩曲而至爲人子者顧母
之情親母之類是以從母重而易輕見通典發明服意斯爲
服合世儒不了此情自晉袁準有異之與姨焉得異服之
議而以經云從母爲是其母姊妹從其母來爲己庶母者
其親益重故服小功非通謂母之姊妹至唐貞觀開魏徵
遂奏請與同從母小功而開元禮易母堂姨與等服紛紛
揲制忘義任情周公爲外家服義乃皆亡矣

小功五月章　君母之父母從母

注從母君母之姊妹

馬融注從君母爲親服傳君母亡無所復厭則不爲其親服也自得申其外祖小功也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疏君母在既爲君母父母其己母之父母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申矣

案此章見兩從母從母之姊妹之定名也此則君母之姊妹文蒙君母之父母言之宜曰姊妹已之稱之皆曰外祖父母以見凡適母繼母之父母姊妹已皆曰從母者經蓋互辭也從母與己母之黨服一也爲君母之黨服者文必係之君母始有主名而其父母昆弟必曰君母之父母君母之昆弟

則爲服之者之外祖及舅不可得而見也唯服其姊妹與
服其父母同小功因即於君母之父母下特著從母之稱
使知凡於己乎爲母者其父母姊妹皆與稱己母之親同
經非無意也

又案從母爲其黨之服止一母者終身自止服一母黨而
有君母繼母慈母者亦止服其一黨無同時服兩黨之理
康成服問注雖外親亦無二統極得禮意母在統於母故
從之服其黨是爲屬從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不敢死其
母也即有繼母亦不服其黨服問母死爲其母之黨服不
爲繼母之黨服是也若母出則與族絕不能統其子從服
其黨故不服其黨有繼母亦統於繼母存沒皆從服其黨
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此傳君母不在則不服是也唯爲君
母後者則同所從雖沒也服喪服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
卒則爲本作不爲不字衍說詳下君母之黨服是也合攷經傳知君母
在統於君母自不得並服己母之黨必君母亡統於己母
始無論己母存沒皆服其黨雖有繼君母者亦不服其黨
賈疏兼服說非以馬季長說爲是通典又載馬氏一條其
曰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爲之服小功也自降外祖父母
總麻外無二統者此與前說自相矛盾必是通典傳本誤
寫誰氏爲馬氏其說即賈疏所本　自降外祖服總義不見於經傳且如是
即雖降猶二統也至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女君雖不

在室稱女君猶爲其黨服雜記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
服攝女君則不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
服而其子不得從母服之子統於母不可與妾統於女君
同論也至有慈母之黨小記爲慈母之黨亦無適孫婦適子死而立適孫其適婦必在是適孫有適婦者
之父母無服是也有君母在則慈母亦妾也自統於君母
之黨

總麻三月章　族曾祖父母族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

案族曾祖父母者昆弟之曾孫爲之也族祖父母者從祖昆弟之子爲之也族昆
弟之孫爲之也族父母者從祖昆弟之子爲之也族昆弟者則皆高祖之玄孫相爲也此四世皆相爲服總族昆
弟之相爲如經自明以上三世宜如小功章從祖兩世下
言報而不言報者以四總麻既連敘下文又出爲從祖昆弟
猶云歟以疑之程氏瑤田乃直謂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
之孫此兩人原不爲制服故經不之見不知由孫大功殤
殺昆弟之孫當小功從父昆弟之孫非當總麻而何由曾
孫小功殤殺昆弟之曾孫又非當總麻而何且五服非在
降例決無己服人而人不服己者蓋有服凡以有親也今
曰我於彼有親彼於我無親雖至愚亦知其言可笑矣而
反斥孔疏喪服小記補出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之孫二
條爲不能融會喪服全經非大惑哉

總麻三月章　庶孫之婦

案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庶孫婦總麻則適孫昔以小功經
文何以獨不見適孫婦也蓋有適子者無適孫有適婦者
亦無適孫婦適子死而立適孫其適婦必在是適孫有適婦者
庶孫之婦也世室有適子適婦並亡者則適孫婦亦宰及
生前而有且又先死者矣故經文不見也曰焉知婦不先
子死與曰婦死當再娶猶仍有適婦也又焉知子死而婦
不先殁死與曰此則百無一者非常也至子死婦死乃有
適孫婦而又先祖死更非常也聖人止言其常苟有非常
降於適婦重於庶孫婦就言者而不見者之服不啻言矣
敖繼公徐乾學竝以不見適孫婦爲文脫未是

總麻三月章　士爲庶母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

上爲庶母無服

案雷次宗曰五服凡不稱其人者皆士也若有天子諸侯
下及庶人則指其稱位未有言士爲者此獨言士何乎蓋
大夫以上庶母無服庶人無妾則無庶母爲庶母者唯士
而已故詭當例以著唯獨一人賈氏疏蓋沿之愚謂喪服
經例識如雷說不應此經獨詭當例今以傳文推之知士
爲二字淺人因傳妄加非經原有蓋總麻諸親自天子至
於庶人無不有者天子已無期服自不論總公卿大夫所
服總唯此章貴臣貴妾是其專有不下及士此外皆降一
等則俱無服矣庶母既在總章大夫無服可
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者正以經止言庶母則嫌大夫以上

亦服之何者己爲大夫若適子者庶母爲之三年若庶子者仍爲之期不應有服一也庶母之子若公子者父卒尙爲母大功若大夫者非爲後其爲母亦如衆人而已於其子乃昆弟也大夫爲尊同者期爲爲士者大功公子父卒爲昆弟亦皆大功又不應薄視其母如長孫無忌云同氣之類凶吉頓殊若嫌於有服二也己爲大夫如父亦爲大夫庶母亦是父之貴妾其死父爲之緦麻不應父之所服子敢不服父所不降子敢於降嫌於有服三也故傳於此經特明之見爲庶母者唯士爲然大夫以上卑不服庶母也若經本有士爲二字則已顯出主名與諸侯爲天子寄公爲所寓等文一例自移不到大夫以上

何嫌不爲庶母服而傳如此云乎

緦麻三月章　貴臣貴妾　傳曰何以緦也

注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爲之緦無子則已

案敖氏破鄭注云貴臣室老貴妾長妾此亦士爲之大夫以上無緦服非也何休言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者就士喪之通例言則爲絕若期與功緦之親當服其親服者則仍服之不得謂盡無緦服也此自是公卿大夫當服緦者非有從降亦不待降不得壓尊降之法謂有士服而大夫不服斷無大夫服而士不服之理也蓋士本無臣何有

則無服世決無見曾祖姑成人在室者故經止見父之姑開元禮以後增爲曾祖姑緦麻非周公服例是爲虛設

緦麻三月章　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疏因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故云以名服

案名昆弟之名也昆弟本同生之稱其親屬同行相謂必其父母於己有父母之名乃得名曰昆弟而以所自出別之同姓三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族昆弟也異姓止從母昆弟一則以其母於己特有母名也舅不可以名父姑不可以名母故其子不得昆弟之名經止稱舅之子姑之子此昆弟爲禮名一定者也常語則曰兄弟凡同行先生者謂之兄後生者謂之弟不獨稱同生如嗟望兄分子弟

行後也即昆之子亦曰內兄內弟姑之子亦曰外兄外弟此兄弟兩文可離而又可合者也若統稱同異姓小功以下不論先生後生並不論尊卑行輩則以兄弟爲親好之總辭此經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斐降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斐降一等鄭子閒不得閒爲兄弟開傳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皆是總稱疏屬故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又曰小功以下爲兄弟之妻爲兄弟婦之黨爲婚者兄弟之服例雖亦曰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黨爲婚兄弟指之黨爲姻兄弟康成注此經云兄弟謂族親也得其恉矣故箋詩伐木云兄弟婿之親母之黨注大司徒云兄弟婚姻嫁娶也此兄弟兩文可合而不可離者也戴氏

震校儀禮集釋云古人昆弟不稱兄弟凡稱兄弟皆疏遠者又與人書謂經云兄弟者或專言同姓或兼同姓異姓皆舉遠不以關大功之親自此說出然後喪服經傳凡言兄弟之義明而成濟輩據夫之所爲兄弟無服安得有降等者皆爲嫂叔無服制者又疑夫之兄弟無服安得有降等者皆屬辭寮又記之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亦不與經中爲本生昆弟大功義合但言古人昆弟不稱兄弟說尚未確即如棠棣一詩凡七言兄弟以孔子父母其順之言核之則兄弟皆謂同生昆弟非必疏遠者始得稱也段氏玉裁又別爲說曰先生爲兄後生爲弟本定稱謂兄爲昆弟字昆者周人語諸經皆言兄弟唯喪服經傳大功以上皆曰昆弟小功以下同姓異姓皆曰兄弟姑之子亦曰外兄外弟此兄弟兩文可離而又可合者也若統稱同異姓小功以下不論先生後生並不論尊卑行輩則以兄弟爲親好之總辭此經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斐降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斐降一等鄭子閒不得閒爲兄弟開傳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皆是總稱疏屬故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又曰小功以下爲兄弟之妻爲兄弟婦之黨爲婚者兄弟之服例雖亦曰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黨爲婚兄弟指之黨爲姻兄弟康成注此經云兄弟謂族親也得其恉矣故箋詩伐木云兄弟婿之親母之黨注大司徒云兄弟婚姻嫁娶也此兄弟兩文可合而不可離者也戴氏

思從母以名加世母叔母庶母乳母以名服名是其人之名則此從母昆弟乃其名也馬融曰以從母有母名其子有昆弟名是矣疏亦不得其說而爲之辭耳

緦麻三月章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案吳徐整云古者三十而娶何緣服夫之姊殤見通典吳氏廷華因謂姑姊妹多連文此姊字亦連及誤衍皆非也大戴禮本命篇男二八十六而後其施行女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盧辯注亦引喪服此句爲證云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爲婚姻之年十六十四爲嫁娶之期是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後皆謂合嫁娶古今本同經傳言三

二十者衆其中節耳鄭加孔子禮疏之宗而亦年十九鄭
娶以此言之其夫有早娶者何得無姊殤也後人泥一說
以殤經未覩其會通之故射慈答盤問言古者七十傳宗
事與子雖年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如此則此夫事爲宗
子義亦不該

緦麻三月章　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
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
小功婦從服緦

案此經爲夫之祖行服也諸衆也祖父母三字連文諸祖
父母猶言衆祖父也括父行曰諸父行曰諸祖父

注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十五字作一句
讀鄭意夫之所爲妻降一等夫於諸祖父母中之族祖父
母已服緦則妻無服獨此兩祖父母夫服小功妻合降而
服緦故曰諸祖父母者夫之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必
曰夫之所爲小功者明妻從服所由降也或曰曾祖父母
者是爲融注謂爲夫之諸祖父母服所服者四其報者二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緦不從祖祖父有尊故報也其云服四者爲氏斷同不識反以爲不明指其人而以曾祖爲父母計之祖父母外祖父母解之失馬氏意且
衆從祖父母是父行亦與敖君善以後同失　曾祖於曾

二等曾祖既爲曾孫服緦則其婦無服明矣無服則其
云報不合是諸祖中不得有曾祖馬氏非也且經云諸祖
明系祖行已不得上包曾祖又報字通諸所服者而言若
報有不報亦與經違庸成不暇一一破之也曾祖父母正
服小功妻從服緦若鄭意既破舊解而爲夫之曾祖服制
終不見因於此若之必曰正服小功者明妻之緦所由降
猶上文必曰夫之所爲小功也疏蓋失注意此注如此讀
之本無可疑自賈氏誤會後益穿鑿敖氏以經言諸者疑
文誤且脫猶願行輩不敢質言至徐氏乾學乃謂諸祖父
母卽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程氏瑤田因以注疏
外祖父母皆從祖父母之譌而阮氏元據通典謂注從祖

祖父母下當補從祖父母皆忘從祖父母爲父行經所言
者爲祖行與敖氏增出從祖父母同一刺謬段氏玉裁又
謂注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之曾祖當作外祖不
思此經明在緦服下注之上文明云夫之所爲小功從祖
祖父母外祖父母而又云外祖父母正服小功妻服緦不
無謂乎且上既據兩人此又何以止及外祖也吳廷華解
諸祖父母止據從祖祖父母云外祖於外孫不言報則外
孫婦可知意以外祖於外孫婦無服不合報字不思經既
言諸不得以一從祖祖父母當之且經文稱謂前後一定
從祖祖父易稱諸祖父不見他經先與本經例不合服言
報必兩服相等爲外祖小功爲外孫緦自不得言報何得

父爲長子斬其婦大功爲衆子期其婦小功祖爲適孫期
其婦小功爲庶孫大功其婦緦麻服子孫婦視其夫皆降

執外祖於外孫不言報遞定於外孫婦無服乎古人服制名有深意爲母家服舅既總矣爲舅之子亦總不由舅降而無服則外祖於女家爲外孫既總爲外孫婦亦總不由外孫降而無服原不可以本宗之服祖爲孫婦視其夫降二等例之可知外祖服外孫婦自定以此經爲實政和禮書儀家禮明會典今律亦並云爲外孫婦總是也顧强云無服以異鄭義乎

又案程瑤田以妻不從服夫之母黨至不信服問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明白可據之文而謂彼經爲駁雜謂彼注外兄弟爲外祖父母從母者與此經姑之子爲外兄弟相遠係鄭望文逆料不知姑之子稱外兄弟此所謂異

生爲兄後生爲弟者也如長於己則曰外兄幼於己則曰外弟是同行之定名外祖從母爲外兄弟此乃傳所謂小功以下爲兄弟及記中諸言兄弟者也以別於族親故曰外兩文語同義別注有何遑邪程氏乃伸己說至禮經都不可信悖矣

總麻三月章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

案經無出殤服而不出正服者小功章不見從父昆弟之子及昆弟之孫以此知是文脫非經本無也此章且出從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服妻與適婦不服妾與庶婦公子之服不服一從乎君故適庶所異唯此耳餘皆適庶相同程瑤田謂此經獨不載公子之服記雖見母妻之不在五服之中者所以甚言不爲公子制服而公子之服固不得而聞此瞽說也喪服一篇自天子以至士庶男女無一不全此傳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不服即公子服之總例蓋君在爲公子君沒則爲公之昆弟及君在時諸侯唯正尊與適不降期親非夫人及昆弟爲諸侯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皆尊同者概不服公子不問適庶自視君所服不服而從之經唯詳公

記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喪服於字皆作于唯此作於

案唐石經及賈疏各本皆如此就文理讀之此經明是言爲人後者爲其本親降一等爲所後之親若子如晉孔伷陽之說但記言兄弟皆是小功以下親此曰兄弟足矣何乃迂曲云兄弟之子乎近世說者以爲即昆弟之子夫使所後有昆弟之子豈皆止一適子爲不得出後者理先取

其一後大宗此取後者於所後之昆弟子自即其昆弟者降服已見大功章外仍其從父昆弟矣服之與不出後等何分若子不若子乎且記若於此已若爲所後之昆弟之子則斬衰章傳言若子者又不應複舉之展轉推求今本無一可通金氏楊禮箋始據通典載賀循爲後服議引喪服作於所爲後之子見兄弟若子以正石經賈疏之誤此經乃還原本而其解云所爲後之子謂爲人後者自所後之兄弟自己之爲所後之子服之如其子則是以此經言所後之親服爲後者非爲後者服所後之親與上爲人後者文不相承宜自爲一條而自爲一條者主名宜冠句上冠上若止云兄弟又不知何兄弟也宜云所後之兄弟於

所爲後之子若子乃明如記文即不成文理其說未爲得也程氏瑤田據作定本更立設言眞子之說程云所爲後之子設言所後者之眞子也眞子之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爲之服如眞子一般上子字即下若子子字皆不屬爲人後者言尤不成文理經記直言明白直截所後者本無子而云所後者之子安能提天下萬世之耳一一告之曰吾所云所爲後之子是假設之詞乎知益不然矣唯戴氏震訂正李詳矣非賀氏所引無以見古經原文非戴氏掰解亦無由推記文本意紛紛諸說皆肊揣也

記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注公士大夫之君

案臣之從君服若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六人而已餘皆不從小功以下爲兄弟兄弟服則小功緦麻也若室老

且從君服小功以下則必從大功以上不待言以臣於
之窮親一一從服恐無是理疑兄弟二字系誤以後寫者
涉下節夫之所爲兄服誤衍也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
長子祖父母礼臣從君服之通例如是記言君之所爲服
卽君之父母六人者經已詳故不數其人
而但言所爲服所由必記此條者以經言者是夫子以下
之臣通例其君若是夫子諸侯其卿大夫皆從降一等無
異若君是公卿大夫則唯室老從降一等邑宰及祿臣近
臣皆不從服故記特明之云室老降一等則室老之外不
從可知矣且以見其君若是父在爲祖父母或以庶子服
長子皆應期者其室老降一等則大功不服期也此經記

兩條必合觀之義乃明暢卽兄弟二字之爲衍文亦決可
識矣注因記言室老降一等則大功不服期也此經記
氏謂凡有家臣皆君或因云士亦有室老經不專指公卿
大夫殊謬

記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案喪服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今
以此經參證知不爲不字蓋誤衍彼注言徒從所從亡則
已疏言嫌同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與不爲後同皆望文

立說未之審也蓋爲君母後者卽是爲父後君母無子以
己傳重雖仍是父之子要與爲人後者同而爲人後者爲
所後之妻之父母若子則無論所後之妻存亡皆服其

邑義鄭珍撰

士喪禮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

注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親者在室

注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

案喪家凡五服之男子皆主人其無服者皆賓主人自大功以上爲親兄弟異姓者爲外兄弟自始死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奠以訖於啟葬反哭三虞卒哭諸節其同門大功以上臨喪不待言卽異門大小功總非臨喪不待言卽異門大小功總非

南雅書局藏

有他故或在外及家遠無不當往與其事以時而卽內外之位行哭踊之儀者經例稱主人者適長子主喪之一人也稱衆主人者自喪主之昆弟至功緦男子凡臨喪在此者也其稱主婦唯主喪者之妻一人以婦是子妻對男姑之定名不可以統他親也自適妻一人之外總稱曰婦人其喪主之昆弟有包在主人內者小斂時沐入主人皆出設冊衣喪主入卽位卒斂主人西面憑尸主人髽髮袒主人出於是降自西階大斂時主人憑如初主人奉尸斂于棺主人降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筮宅時主人皆往兆南遷祖時主人入祖此並該有庶婦在內唯有庶昆弟之妻亦有包在主婦內者小斂後主婦東面憑尸大斂後主婦主婦哭反哭時主婦入于室此並該有庶婦在內唯主婦哭窆時卒窆主婦亦拜賓是獨適妻行事也遣奠時主婦哭窆時卒窆主婦亦拜賓是獨適妻行事也至主婦與衆婦人儀節同者並總曰婦人不別言主婦其衆主婦有儀節不盡同者經必別言之大斂時主人反親者升自西階朝夕哭位外兄弟在其南北上遷祖時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是也此始死正尸之後主人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卽喪大記所言主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也衆主人自謂喪主之昆弟從父昆弟世叔父從祖父與其子孫婦人自謂喪主之妻及昆弟之妻多以次遞後將不能容故經足以親者在室一句以見尸之東西唯其男女諸婦先後俠侍其餘要在室中但男東女西而已注以此一節經偏列諸親之位衆兄弟衆婦人當小功緦親者自當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所謂父在主人之後婦人在主婦之後室中俠若大功以上人與姑卽死者之昆弟姊妹兄與姊妹卽死者之昆弟之子女子姓乃死者之孫曾也然則牀東之衆主人止是主人之庶昆弟庶西之婦人止是主婦及庶昆弟之妻妾姊妹故曰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所謂適妻卽主人之妻於上文妻妾中提出言也疏云此

左據死者左妻子姓老然子姓不可以包婦何以見婦人
中有諸子之妻而云適妻在前郎疏義誤說
握手用玄纁中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刻寸著組繫
注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樓爲纓刻
爲方
案握手纁手之指掌衣也說文握搤持也手指散以此其
握之則附固故名握手釋名謂以物著尸手中使握之非
其義用玄爲表纁爲裏則是裌者著與上幅目之著同以
餘褚其中也凡人之手自中指末至腕約長六寸五指約
廣五寸以五指相著平視之其當擘本處必最廣兩廉自
此上至中指下至腕必漸斂而狹側視之自擘本下兩廉

必原於上略倍掔之當擘本處至中指末蓋約居三分之
二下至腕約三分之一也故握手之制用帛兩片一玄一
纁除去緄縫同長一尺二寸廣五寸其兩頭自三分之一
以上稍稍削殺減約以至中央令兩旁各減一寸則止
廣三寸也乃合而縫其邊又實中以絲然後自中央屈而
旁之則一面止長六寸又合縫其邊留下口以納手口之
外一面旁各著一繫其著右手者止右綴一繫如此是成
仰掌象也至設時適客指掌使五指相著附附不緩不急
其下三分之一雖不殺而下之廣亦適足
食指中指無名指各著其一以護之詳大射朱極三注纁
即韣也玉藻纁爲韣韣已治成絲猶得稱韣知韣亦可稱
纁則纁極者蓋韣去韣之兩頭用其中韣指以象生時韋
之長須屈曲乃成握直認作一塊窄長複片以之橫裹四

爲之也用二者敖氏謂韜於食指中指其義當然疏云以此二者與決爲藉大非朱極之制賈疏無釋聶氏圖象指之長短作一皮籠通籠三指其纏極唯少右一指信如所圖則經當云朱極一不得爲三而纏是新餘如何可縫作彼狀且射之開弦大指抵中指食指咨大指諸指卷曲不齊必各隨勢便始鉤放回沽如彼狀通籠三指又加弊弊之其碻不適於用決矣今以纏爲韝推之可以纏極明朱極之必爲三卽可以朱極三明纏極之必爲韝若信聶圖於兩處經文終不可解

又案王棘者周官大司徒五曰壙衍其植物宜莢物注莢卽今皁角康成以王棘與之並皁物薺莢王棘之屬薺莢卽今皁角康成以王棘與之並皁當莢物卽王棘有莢可知目驗今棘刺之類唯俗名閻王刺一曰大閻王刺一曰小閻王刺葉如槐葉二三月開黃花結實如皁角略薄多至十餘莢一簇幹刺直如椒葉刺皆反句小大二種相同小者莖長歲引三四丈大者莖短少老卽翹舉易蠹故人家多種小者爲籬落蛇豕雞犬等不敢過也康成所謂王棘卽此無疑鼠無處不可至若人此叢亦將刺死俗謂王棘砥鼠正言其刺之惡砥卽礪字也史記李斯傳十公子砥於祉亦同此此棘又名牛棘又名終見爾雅又名馬棘兒郭注蓋人之大莫如王畜之大莫如馬與牛故草木鳥獸蟲魚之大於其類者多得王之疏如此古文作梡是梡亦古字段氏玉裁注說文言擘字俗作掬是以說文不收掬故凡指首節接掌屈伸之骨

蘋馬蘞馬貂馬蜩之等是也然則此棘信如郭注其刺細而長於其類特大王也牛馬也皆以號其大也賈氏謂禮疏云棘雖無莢樹之枝葉與皁莢相類故鄭幷言之是不知棘類實有此結莢者而以注爲關文亦限於目見故也

又案決與極存象生時之意而已所以固手者全在握握之全韜五指理所不疑疏以大指有決遂謂握止裹四指然則食指中指旣有極何以復裹之乎而左手是無決者

不裹之又何爲乎

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

注麗施也擘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之韜句有彊句彊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脅其彊以橫帶貫紐結於擘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擘作掬

案擘說文手擘也卽俗腕字敖氏謂擘字未詳或是巨擘之別名因解麗于擘爲設于大指擘此不識古字其小學之疏如此古文作掬是掬亦古字段氏玉裁注說文言擘字俗作掬是以說文不收掬故凡指首節接掌屈伸之骨

皆其本自璧本爲倨鄭所本不可改云決以韋爲之韜
外端有橫帶者此明決之制蓋鷹也弧環也朗王棘樘棘
所爲者外端弧內韋出於上者也內端韋出於下者也繮
指末爲外繮指本爲內先以薄韋一片令上下略長于弧
廣如弧之半環於上端中間綴一橫帶勻分爲二於下端
兩旁爲一繮使設時與韋成一圜是決之制也云設之至
與決帶之餘連結之者此明設決之法擐貫也省重也手
表掌背也設決時先以韋之繮貫大指本其韋卽帖於指
面以爲弧之襯因以弧貫指重於韋上然後取橫帶兩端
夾弧向下從繮貫過此時無他帶可與結故且持之以待
設握卽隨設握韜手訖以其一繫自右橫由手內向大指

繞而手表至綴處向上自貫其繫斜循食指之背前出以
鉤中指而後出循無名指之背斜向擘本與決帶之餘連
結則決與握上下牽綰不脫卽握口亦爲繫所束固而繫
在掌背午交又成文理是明設決連擘之法因卽明設握
法也唯左手無決故其握須有兩繫乃可結右手旣有決
帶與握繫相配結之故其握止右一繫無決之握其左一
繫當短以但備與鉤中指者相結無用長也古文麗爲連
者旣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
宮紹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縱縱爾毋
爾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
案將斬若雞斯據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知之彼注謂雞

斯乃弁纕聲誤此仍誤文不改以已所定改稽本也將齊
衰者素冠擗踊已小斂授冠括髮如之
弁纕則已去冠矣冠則仍弁纕矣男子冠婦人弁
相對男子去冠故婦人去弁將斬
衰者男喪則子也衰喪也在室女子也將齊衰者孫也
兄弟也世叔父母也兄弟之子女也婦也適人女子子也
女喪則雖子亦將齊衰者也
又案括髮免髽三者皆去笄而露紒之名紒即髻字特男子稱
括髮免婦人稱髽以相別耳而男子露紒斬衰用麻東之
者稱括髮齊衰以下用布東之者稱免又以爲輕重之別
婦人質無問麻布止稱髽括髮最重爲母止以泰尸使堂

於又哭即易免爲父亦止於三哭後易免以爲時甚暫爲
服止爲父母不似免之通於五服又皆至卒哭始除故小
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止
以免與髽對言不及括髮也括髮猶云束髮說文括絜
也絜說文麻一耑也一耑猶一束故繆訓泉之十絜絜訓
絜束束也絜則括是束義凡物圍束而量之即曰絜賈子脩長
百圍皆是也　絜束其散漫者則物皆總會其中結髮亦
然故稱括髮省文則止稱括以括與會聲同又稱會莊子
會撮指天是也以其總髮故又稱總此經括笄括用組記
括無笄古文皆止作括今文以是死者束髮別用會而從
髟作髻爲尸髮鄭字猶之古文作括髮今文改從髟作髮
作髻則誤久矣經文免於房髽於室不關髮何得止以
髽髮解之且髽髮何以言櫛義疏且其誰通刪去釋字完

非注意盛男女之髻纚韜之笄綰之今去笄纚須釋髻髮
更爲髻而圍束以布乃成免髻故宜於隱處也
又案髽亦去笄纚而紒明其形制與男子同齊衰以上至
笄猶髽髽之異於髻者明其時日與男子異既去纚以
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又以漢俗明其形髽之
異於髻髮者句屬上文讀非領下文之辭如認成領下注
方釋髻髮髽同是去笄纚而紒與下文去纚爲大紒不殊
何以見是髽之異於髻髮自賈疏誤讀此句連下亦自知
不可解遂置之而止釋去纚爲大紒此節注義乃長墮烟
霧矣
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髻髮者此義兼明數事在
笄者未成服以前斬衰婦人皆去笄及纚而露紒及成服
則服斬衰者箭笄服齊衰者惡笄云至笄猶云至成服也
成服雖仍笄而其去纚露紒不改故曰至笄猶髽此至笄
猶髽獨舉齊衰以上者喪服經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
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是髽以服斬終三年者也記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
子折笄首以笄是婦髽以服齊終期年女子子髽以服齊
終卒哭者也至笄猶髽止此五等人足明大功以下婦人
皆至笄卽不髽矣此等所以至笄不髽者異門功緦之親
大斂後男女宜歸存其家有事或不能如殯前俱至至其
婦女各有父母舅姑雖有服而非其家專喪自然不可無

飾其不露紒自若也至斬齊之中亦有至笄不髽者記言
妾爲女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其笄總與上女婦同而
不言以髽則不髽矣蓋妾事人者亦不可太無飾故也記
詳斬齊婦人首飾之細別注自無須分析及此耳至男子
髽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又以漢俗明其形髽之
異於髻髮者句屬上文讀非領下文之辭如認成領下注
若爲父於他注無文此云婦人至笄猶髽爲與髻髮異處
夫成服之後去冠者仍冠去笄者仍笄婦人至笄之時卽
男子至冠之時髽之異於髻髮在成服後猶髽可見髻髮
者至成服卽不髻髮矣奔喪禮於奔父之喪與不及殯不
得奔者皆云於又哭括髮於三哭猶括髮以後俱無括髮
之文注云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是鄭意明以爲

父括髮自小斂奉尸至大斂哭殯不改直至殯之明日成
服乃以布易麻而免爲母輕於父故少大斂括髮一節此
注蓋已明之賈疏不憭乃云斬衰旣殯後乃免是爲母括
髮祇一日爲父乃三月輕重之差不應懸絕若此皆由屬
讀注文之誤
陸氏佃以此經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謝括髮一人
而已諸子皆免其意蓋因前經眾主人在其後注訓眾主
人爲庶昆弟則此免于房之眾主人亦是昆弟不同喪主
一人括髮也不知此一經之言主人有專指喪主者有兼
包眾子者其言眾主人有指喪主昆弟者有指五服之人
者有指大功以上眾文同人別讀者隨事自見此時小斂

訖自非斬衰凡應服者無不當免衆主人自指至免總
諸人喪無二主拜賓送賓尊事須適長一人主之至其喪
服恩子皆同豈有適長括髮以麻諸子即免以布之理弁
經所識弁父母喪者不必止是適長而括髮袒無異陸
氏以爲正義何也

蓋謬記小記義疏此經云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弁纚括
髮鄭謂喪雖斯爲弁纚易放氏乃據檀弓始死羔裘玄冠者易
之而已謂始死之服易以素冠深衣主人以下皆同未暇
有所別異既小斂乃去冠爲括髮免以代冠此說蓋本之
陳祥道案檀弓之言在家語本是季桓子死魯大夫剋服
弔之子游問而夫子荅此則原主弔者說即謂家語不可

盡信但據檀弓此節證之其下文云羔裘玄冠夫子不以
弔明是朗夫子之行實上文夫子之言故鄭注但曰不以
吉服弔喪自孔疏遷失鄭悕分此節爲二事以易之爲始
死主人易服後人喜更鄭說者遂陰援巧傅豈知經固不
可證邪

小記首節疏禮親始死布深衣去冠而猶有纚弁至將小
斂去弁纚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而括髮案檀弓爲母既
小斂始投冠自然明始死以來素冠不改而視斂若爲父
始死既去冠將小斂又去弁纚加素冠於經注無此說疏
蓋以母例之案爲母始死素冠雖不飾而猶飾若爲父始
死去冠即直去飾矣及小斂訖父母竝去弁纚而括髮爲
反與其一端結之

案記以士喪經但詳設決之法其設握之法未定故備詳

既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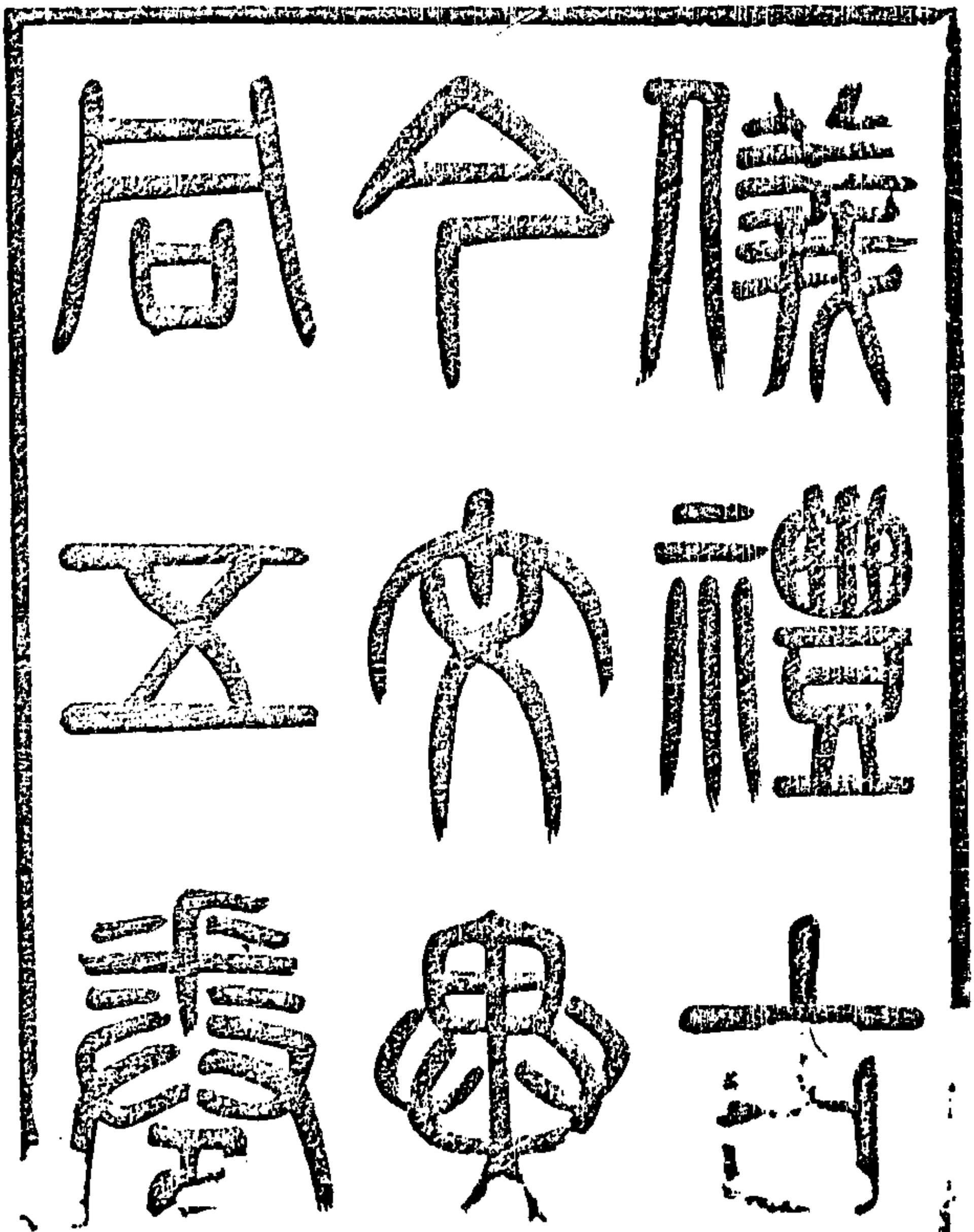
記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擘

注擘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擘還從上自貫

之親膚鉤指結繫原左右手皆然鄭以右手之握其繫與決帶連結於經注已詳至左手無決之握須是左繫之端與右繫之端相結故單提手無決者明之以見設法相同惟其連結異耳握籠指掌其纏裹無不帖肉故云親膚如疏意橫從手內裏繞手表占去八寸是重掩於上四寸之長者不親膚矣疏又謂經據右手有決者此記是言左手無決者其實經止言設決因與握繫連結故文及之何嘗言右握如何設乎要是賈氏於數節經注制度不明故語亦皆不明了強求其義無益也

萬氏斯大本郝敬說握手牢猶籠也縫帛如箭兩手交盪處須於牢之謬義云圍如竹箭手從兩端入其兩掌交盪處須寬故其制中寬兩端廣一寸縫之以貫組繫所謂牢中菊寸者組繫也自飯時之謂自飯食時已設決持之既設握盪手右手在內其決附著左擘故曰繫於擘而中指長出握外以繫鉤繞一帀還結於擘故曰繫鉤中指結于擘案經明云長尺二寸廣五寸既圓如竹箭其寬者通圍量之乎抑平量之乎圍量之中寬處乎端窄處乎平量之一面乎兩面乎要是圍三寸者徑一寸餘一面五寸者圍之徑止三寸餘手皆不能入無論交盪也古尺雖短尺二寸於今尺猶八寸有奇人之指掌斷不能如是之長更安有中指長出握外之理尤有謬者人身本攲長方形棺宅之上廣下狹視之肩居最廣手垂兩旁下切於股此

益陽蔡芳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光緒庚寅歲十二月
石琴居

士冠禮第一

養原案儀禮古文出魯淹中及孔氏見藝文志而河閒獻王所得先秦舊書亦有古文禮見河閒獻王傳今文則高堂生所傳也文之異同備載鄭注有字異而音義亦異者有字異而音義不異者今根據羣書略爲疏證若文有詳略義可兩通則不復贅說

闑西閾外

古文闑爲槷閾爲蹙

鄭槷以縣注槷古文臬段借字槷既借爲臬亦得借爲闑也

廣雅書局栞

又案閾在德韻蹙在屋韻其音不同蓋一物二名也說文無蹙字蹙既通槷則閾亦通槷矣閾蹙同字也說文門部闑從門槷聲周禮匠人槷以縣注古多通用文選笙賦歌槷下之篡槷李善注古咄嗟歌曰槷下何攢攢槷與攢古字通然則贊亦可通篡矣匱贊同字贊既通篡則匱亦通篡不必改篡爲簣　又案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有占尹梁氏玉繩曰太卜鄭詹尹惟見楚辭卜居占與詹通孟子離婁章句上有求全之毀注引陳不占今案方言十凡相候謂之占占猶瞻也是从占从瞻之字古亦通用此注襜字單疏嚴本並同張氏據釋文改爲檐亦殊不必

兄弟畢衫玄

衫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古文衫爲均也　惠氏棟曰衫玄卽漢之袀衣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淮南子云尸祝袀衣高誘曰袀純服衣冕齋衣也篆書衫與袀相似古文作均故左氏僖五年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玄故

謂之衿玄戎事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　養原案說文衣部紟
玄服衿亦二字連文　从衣今聲或从辰作褖續漢志及淮南
用禮經通也　作衿者俗字也因褖字又借用振字士昏禮女從者畢衿玄
作袗者俗字也因褖字又借用振字士昏禮女從者畢衿玄
疏云此衿讀從左氏均服振振之振　也謂讀從均服振振之振
也玉藻曰振繻紛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爲衿此借振爲褖之
明證均服之均與衿玄之衿皆訓爲同而其義不同一爲貴
賤同服一爲衣裳同色貴賤同服則禮記坊記與異姓同車不
同服注云唯在軍同服爾正義引公羊成二年逢丑父衣服
與頃公相似爲證左傳均服疏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
服是也衣裳同色則此經衿玄是也而戎服亦衣裳同色周
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靺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是

衣裳同色也均服振振謂貴賤既同服而衣裳又同色耳均
當讀如字與衿音雖近而義迥別惟字形相似易致淆訛此
經衿字古文作均蓋字之誤

采衣紒

紒結髮古文紒爲結　養原案說文無紒字而有髻字髟部髻
結也蓋即紒之本字古文通作結漢書陸賈傳尉佗魋結箕
踞見賈師古曰結讀曰髻說文髟部新附古亦作結
然則髻紒髮結總屬一字結髮總屬一義玉篇髟部髻居
濟切髮結也髻同上得之矣又引說文古拜切髻結也未免
支離集韻十二霽介紒髻結爲一字十六怪別載髻字尤非
也

賢者與纚笄總于筵南端

古文總爲緫　養原案節爲總之省文大抵古文多段借又
多從省如立位工功是也然纚韋之纚古文作纕而今文反
作熙攝酒之攝古文作聶而今文反作最此類殆由字體爛
脫猶以趙爲省以齊爲立耶

壺棜壺讓升

古文壺皆作一　疏一壺得通用雖經古文不破之也　養原案說文亞部壺專壺
也古文恍得壺總壺之類作壹禮記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疏云壹謂齊同大學壹是

皆以修身爲本注云壹猶專行是也未有以記數者以壹貳參爲一二三蓋起
秦漢以後李斯嶧山碑云壹家天下是也古文只作一周禮
大宗伯壹命受職注云王之下士亦一命注言一而經言壹
儀禮注中亦有古今一壹互倒者疑俱傳寫之誤說詳公食

大夫

面葉

古文葉爲揲　養原案禮記少儀執簞應揲釋文揲本又作
音葉又曲禮注引弟子職執箕膺揲釋文作葉云如字今木
作楪亦以涉反見　管子
儀禮經傳通解

面枋

今文枋爲柄　養原案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釋文作柄

云木又作枋今案說文部枋木可爲車从木方聲與柄同音故借枋爲柄

啐醴

古文啐作呼　養原案呼乃字之誤說文口部啐小歠也段氏若膺注引此注云呼與啐音義皆隔當是啐之誤

儷皮

古文儷爲離　養原案禮記月令商離不貨注云離讀如儷偶之儷今案說文人部儷琴儷也非儷偶之義鹿部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禮儷皮納聘益鹿皮也是儷偶之儷當作麗今作儷蓋假借用之文選東都賦鳳盖梦麗又借麗爲儷

攝酒

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今文攝爲聶　養原案大戴禮夏小正三月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孔氏廣森補注攝讀如爾疋葉書語謂桑葉始生未舒之皃又莊子大宗師瞻明聞之聶許釋文李云許與也而保之無所施與也又管子侈靡篇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注云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廣已上三文雖俱非此經之義而攝字從省作聶則一也

設扃鼏

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　段氏若膺周禮漢讀攷說文鼎部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口聲此以一下垂之亡爲聲讀如扃鼎皆鼎蓋之扃部鼏讀如鼏皆鼎蓋之鼏部鼏从鼏聲虎部鼏而鼏音莫狄切說合二非舉鼎之扃也今本說文有扃無鼏而鼏字爲一　養原案段說甚覈說文固多漏落而鼏鼏二字尤易混蓋字之从冂者隸多作冂因而誤及於篆如冂之古文當作冋今本說文篆作冋鼎之爲鼏正與此相類閱者以爲訛復遽刪其一不知鼎字从冂象舉鼎之形鼏字从冂取覆鼎之義形聲會意各有攸當豈容強合集韻於一先合鉉鼏爲一於二十三錫詳載說文而終之曰一曰覆鼎者二物同名一字兩用其誤甚矣又案說文金部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此鉉古文鼏之鼏　今據鄭注則禮家亦有鉉字與許君之說不合竊疑鄭注本云今文扃爲鼏後人多聞鉉少聞鼏遂以意改之夫許君所稱禮易雖不知其爲古文爲今文然禮經異文不越古今二途故鄭注止別古今不分慶藏非如易家就今文中又有施孟梁邱之別也今古文既作扃今文又作鉉則所云禮謂之鼏者何所指耶又案昏禮注云鼏皆作密疏謂鄭兼下綌冪總屋之故云皆也蓋鼏冪二字古文皆作密注當並舉二字其義乃明若專言鼏則似綌冪亦作鼏矣此又鄭注之脫誤也

蠃醢

蠃醢蜾蠃醢今文蠃爲蝸　養原案蠃本蜾蠃字借爲蝸蠃說文虫部蠃蜾蠃也一曰蜾蠃又蝸蝸蠃也爾雅釋魚蝸蠃蝸蠃

郭璞注郎蝸牛也

主人紒而迎賓　禮於阼

古文紒爲結見上今文禮作醴疏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醴言禮則兼醴醮二法故也　盛氏世佐曰禮當從今文作醴謂以醴禮冠者也疏云言禮則兼醴醮二法非也　養原案前請醴賓賓禮辭許注云此醴當作禮又乃醴賓以壺獻之禮疏云此醴亦當爲禮疑二字古通用內則宰醴負子賜之束帛注醴當爲禮聲之誤也經中此二字古今文互異處甚多如士昏禮賓入授如初禮古文禮爲醴與此相反

某有子某

古文某爲謀　養原案說文木部某酸果也从木甘聲某人之某本無正字或作某或作謀俱假借耳

以病吾子

古文病爲秉　養原案說文木部柄从木丙聲或从秉作棟丙秉同音相借

秉同音相借

敢酒賓對曰

今文無對　養原案上文兩言賓對則此亦當有對

眉壽萬年

古文眉作麋　養原案大戴禮王言孔子愀然揚麋舊本注云麋與眉同注云一作眉荀子非相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注麋與眉同書皆以麋爲眉集古錄云漢故北海相景君碑有云不永眉字或作尸毋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疏尼甫嘉甫孔甫等見爲父字說文用部甫男子美

通用至漢猶然也少牢注眉古文作微春秋莊廿八年左氏經鄋瞞二傳作微陸氏二傳音義並云左氏作麋是眉麋

微三字古通用

嘉薦亶時

亶誠也古文亶爲癉　養原案凡从亶从單之字古多通用周禮大司馬則壇之先鄭讀爲憚之以威之憚後鄭讀爲同墠之墠爾雅釋詁亶信也毛詩大雅柔遠能邇作遹天憚怒傳云憚信也釋文云本亦作亶又周頌昊天有成命亶厥心傳云亶信毛詩之憚訓信此經之癉訓誠其从單一也

孝友時格

格至也今文格爲嘏　養原案說文人部假非眞格也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今書堯典作格爾雅釋詁嘏假大也嘏假皆訓大而格無訓大者假格皆訓至而嘏無訓至者竊意此注嘏字當從別本作假說文彳部又有假字至也然古字聲同俱得相借則作嘏亦無不可

冠而字之

今文無之　此注今本脫嚴本有

章甫

甫或爲父今文爲斧　養原案上文伯某甫注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爲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疏尼甫嘉甫孔甫等見爲父字說文用部甫男子美

稱也从用从父父亦聲今文爲斧者甫父聲同斧从父聲
與甫通爾雅釋器斧謂之黼覲禮斧依扆命作黼扆釋器
斧甫也甫始也凡將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

士昏禮第二

當阿

阿棟也今文阿爲庇疏几士之廟五架爲之中脊爲棟
棟南一架爲前榱榱前接簷爲庇　沈氏彤曰阿非棟攷工記云四阿重屋注云若今四注屋四注
則四檐四檐則四阿然則阿即庇也今文阿爲庇義之同耳
　養原案阿與庇不同此古今文異字異義也既有四檐何
妨有四棟注言入堂深示親親故從古文作阿沈氏合阿庇
爲一謂方納采而示親親非情之正當庇所以示謙殆肊說
通部皆古文作密此注黼上當有古文二字疏述注云今文

黼皆作密蓋唐初已脫故誤蒙上句言之既夕注云今文作
密誤與此同

大羹淆

大羹淆煮肉汁也今文淆皆作汁　養原案說文水部涪幽溼
也从水音義借爲羹涪讀當與汁同今音去急切又或从肉
泣聲張參遂分清涪爲二以清爲大羹涪爲幽溼謬矣廣雅
八釋謂之�already去水傾而移肉於左尤俗

皆南枋

今文枋作柄見士冠禮

姆加景

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今衣鮮明也景亦明

也今文景作憬、養原案說文日部景光也光即明也又心部憬覺悟也亦有明意故二字相通隋書禮儀志四隋皇太子納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幃說文無幃益即憬字之誤

贊啟會卻于敦南

今文啟作開古文卻爲綌　養原案啟開卻綌同音相借漢景帝名啟諱啟之字爲開然此經作開自因設借非爲避諱也凡漢世六經正文雖遇上諱亦不避書曰協和萬邦之榮懷易有恆卦儀禮徹字最多皆未嘗避不盡如顏籀所謂史駁文也

贊酮黍

古文黍作稷　敖氏曰惟爾黍者夫婦各有二敦故但取其

尊者而食之　養原案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注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疏云黍稷相對稷雖爲重其味短故大夫用之黍則味美而貴故特牲少牢爾黍于席以其味美故也今案此敖氏黍尊之說所由來也說文禾部稷五穀之長如許君說則古文作稷亦有理

主人說服于房　婦說服于室

今文說作稅疏稅是追服之言非脫去之義故不從也　釋文說吐活反劉詩悅反云訓解通同勿言脫也　養原案毛詩召南甘棠召伯所說傳說于人儛碩人說于農郊釋文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又始鋭反舍也禮記檀弓使子貢說驂而賻之釋文說舍也釋文說本或作稅反舍也禮記檀弓使子貢說

贊兒婦于舅姑　舅郎席

古文舅皆作咎　養原案荀子臣道晉之咎犯注咎與舅同

竝南上

今文竝當作併○今本脫今文二字據嚴本增入當字疑衍　養原案竝與併其音不同竝古靖浪反當在陽唐韻併在清青韻二韻古不相通然二字之義則同說文人部併竝也又竝部竝併也故古今文各從一字

婦贊成祭

贊成祭者授處之今文無成也　疏云謂授之又處置介如在於豆則也　養原案注意贊成謂助成其事與他人爲贊不同故從古文有成字

於是與始假之錯
始假謂舅姑錯者勝假舅餘御假姑餘也古文始爲姑　案
原案上言婦假姑之餘故此句古文亦作姑然與錯義不合
知爲始字之誤
酬以束錦
古文錦皆作帛　敖氏曰案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
辭主國君之幣也此無所辭不當用錦宜從古文皆作帛
盛氏曰冠禮酬賓用束帛儷皮此不用帛用錦送者賤宜下
賓也敖說非
記
加于橋

橋所以庋算今文橋爲鏑　養原案說文木部橋水梁也金部鏑
溫器也皆非庋算正字段借用之　疑鏑乃鏑之譌說文鏑似鼎而長足足長則器高故可以庋物古文借用橋字
又弗能教
今文弗爲不無能字　俗本作古文據嚴本校改　養原案廣韻八物不分物
切與弗同又府鳩方久二切弗不本同字俗分爲二非也
至於某之室
今文於爲于　養原案說文亏部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又烏部於象古文烏省古文烏作鄔　於卽烏之重文音與亏同故借爲亏字今世猶然禮經內於于甚多注
不盡盥古今文者以二字古今俱通用彼此互見不欲煩言也
我與在
古文與爲豫　養原案與豫同音禮記曲禮上　所以使民決嫌
疑定猶與也釋文與音預本亦作豫
夙夜毋違命
古文毋爲無　養原案毋無同音史記魯周公世家乃作多
士作毋逸今書毋作無
視諸衿鞶
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疏古文字少故眼目視瞻
養原案禮記曲禮上　幼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與此注
正同此是鄭義若許君則不然說文示部示天垂象見吉凶所

左頭

左頭頭陽也今文頭爲脰　養原案頭固訓首然經傳言首者多言頭者少此經左頭當作左脰解古文多段借故以頭爲脰耳首脰相連言左脰則左首可知士虞禮脰古文作頭蓋其非訓頭爲首明矣

某將走見

今文無走　疏無走於文義不足故不從　養原案古文云固以請疏云非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文云固以請有以字於文聆緩故不從

某不敢爲儀固以請

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

今文不爲非古文云固以請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文云固以請有以字於文聆緩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十五　廣雅書局栞

今文不爲非

將走見

古文曰某將走見疏上已云某也固辭不得命更云某將走見文疊故不從　養原案古文衍某字亦因上文相涉而誤

走字訓出文同而義別

某也不依於聲

今文無也今本脫此注據嚴本補

某也固辭不得命

今文無也

某也非敢求見

今文無也

主人荅壹拜

古文壹爲一見士冠禮

某也既得見矣

今文無也

左頭

今文頭爲脰見上

君荅壹拜

古文壹作一見士冠禮

妥而後傳言

妥安坐也古文妥爲綏　養原案說文無妥字古借用綏禮記曲禮下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注云綏讀曰妥說文糸部綏車中把也从糸从妥妥之偏傍已蒐昧難知而其來已久未可遽廢故不載其字而附見綏字注中他如蔽注之敝曳之由稀注之希熱注之埶此類頗多不盡關正篆之闕遺亦不盡關注語之舛錯也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一　十六　廣雅書局栞

毋改衆皆若是

古文毋作無見士昏禮　今文衆爲終　養原案衆與終古字通周易雜卦傳大有衆也釋文云衆荀作終史記五帝本紀怙終賦刑徐廣曰一作衆說文虫部蟲从虫㚔聲㚔古文終字蟲或从虫衆聲作螽

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

今文父作甫見士冠禮古文毋作無見士昏禮

君子矣仲尚曰之早憂

古文伸作信早作蚤疏此二字古通用故大宗伯云旅以事神注引此經伸字作信早字作蚤是其證也又申部曳曳也束縛捽抴也从申从曳曳亦聲羊列切抴與曳音義同古字當卽抴之俗體猶唐人抴字作拽也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釋文信本又作伸引周易繫辭下

伸字今本賈疏身作伸今從要義

膳葦

古文葦作蕫　養原案葦與蕫古字通史記五帝本紀北逐葷粥周本紀作薰育前漢書霍去病傳所獲葷允之士服虔曰葷字與薰同

曰葷允熏鬻也師古曰葷字與薰同

偏嘗膳

今云呫嘗膳今下當有文字各本皆脫　釋文呫音貼他簟反穀梁未嘗呫血之盟呫嘗也今本穀梁莊二十七年傳作歃　養原案呫與偏形聲絕遠說文無呫字呫既訓嘗則呫嘗不得連文周禮膳夫品嘗食注云品者每物皆嘗之禮記玉藻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注云必先偏嘗之疏云品猶偏也此經古文作偏今文作呫疑呫當爲品因字形相涉而誤耳

若君賜之爵

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

容彌璧以爲儀

今文無容

執玉者　踵前曳踵

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拖拖今本皆譌从木唯嚴本不譌　養原案說文手部拖捈也束縛捽拖爲奴婢也从手它聲徒可切捈拖也从手也聲羊者切拖與捈音義同古字通用

捈也捈臥引也拖曳也又申部曳曳也束縛捽拖爲奴婢也从申从曳曳亦聲羊列切抴與曳音義同古字當卽拖之俗體猶唐人拽字作拽也

十七拖亦作拽拖拖也攷說文無拽字當卽拖之俗體猶唐人避諱改泄爲洩也拖與曳音義同古字通用

宅者在邦　艸茅之臣

今文宅爲託嚴本無文字今本宅下有或字古文茅作苗　養原案說文宀部宅所託也託在鐸韻宅在陌韻古音同部故說文以同聲相訓又人部侂寄也从人庄聲庄古文宅此雖與託字各見而音義無別　又案周易泰卦拔茅連茹釋文云鄭音苗是苗與茅通也吳越春秋云禹登茅山史記夏本紀注作苗山

益陽蔡芳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鄉飲酒禮第四

賓厭介　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

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又曰衆賓皆入門左厭門疏

字或作抑字者古字每亦通也　養原案說文手部揖捝也一曰手舂胸曰揖又云擫推也段氏玉裁釋厓云手舂胸卽鄭所謂引手此許從今文厭皆作揖之證今案檀卽讀拜見周禮大祝注鄭司農說疏謂厭或作擫非也說文未嘗不以推手爲揖其曰手舂胸者偏一說耳非專從今文也揖自有推手引手二義古文借用厭厭揖古今人仍作揖而讀爲厭皆爲引手之義

賓辭于筵下

今文無賓　養原案無賓字則不成文疑當云今文無賓辭于筵下注脫四字耳凡古文言賓于筵者今文往往無之見鄉射燕禮等篇

主人壹揖壹讓升

古文壹作一　見士冠禮　嚴本云古文一作壹張淸田經云壹揖壹讓升壹字當在上

坐捝手

捝拭也古文捝作說疏內則事褻之中有帨則說帨卽拭手也　養原案釋文云古文禮傳皆作帨又案說文手部捝解捝也廣雅釋詁三捝他括切解捝又作脫攷脫字古通作說見士昏禮捝既同脫亦可作說但訓拭者與解捝不同此經說字依釋文作帨爲是鄉射特牲放此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

今文無北面

衆賓辭

今文辭皆作徧　養原案尙書齊與徧于群神史記五帝本紀徧作辭樊毅西嶽廟碑亦有辭于羣神之語又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注辨徧也辨與辭古蓋通用

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

今文厭皆爲揖見上

衆受酬者

今文無衆酬也

賓辭坐取觶以興

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曰賓受　養原案下云介坐受以興故鄭別言之今文曰賓受謂此經取字今文亦作受也

遵者降席

今文遵爲僎或爲全　養原案禮記冠義介僎衆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僎皆作選又少儀僎爾注僎或作騭本亦作騭古文禮僎作遵又論語先進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云鄭作僎讀曰詮詮之

言善也

說屨

今文說作稅見士昏禮

賓服鄉服以拜賜

今文曰賓服鄉服古經文無服今有之衍文也

主人釋服

古文釋作舍　蒼原案通解無上服字朱子曰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經文無服今有之衍文也

疏云周禮禮記多爲舍字鄭讀皆爲釋又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釋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

賓介不與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三　廣雅書局栞

古文與爲豫見士昏禮

記

介俎脊脅肫胳肺

今文胳作骼　蒼原案說文骨部骼字注云禽獸之骨曰骼从骨各聲二字皆以各爲聲而義不同今文借骼爲胳猶古文借脾爲髀也髀見士昏禮

其筵則獻諸西階上

古文無上

磬階間縮酌

古文縮爲蹙　蒼原案說文糸部縮亂也一曰蹴也蹴即蹙字說見上冠禮　毛詩小雅節南山蹙蹙靡所騁箋云蹙蹙縮小之貌是蹙

與縮通也論語鄉黨足蹜蹜如有循玉佩疏蹜蹜猶蹙蹙也記文無蹜字集韻入昔一匣蹜通作縮

鄉射禮第五

賓厭衆賓

今文皆曰揖衆賓見鄉飲酒禮

主人阼階前西面坐

今文無阼階

盥洗

古文盥皆作浣見士冠禮

壹揖壹讓以賓升

古文壹皆作一見士冠禮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大夫若有遵者

今文遵爲僎見鄉飲酒禮

皆揖就席

今文揖爲升

少立

古文曰少退立

進坐取觶　坐奠觶拜

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

兼挾乘矢

古文挾皆作接　養原案孟子上心挾貴而問注云挾接也
挾接古籀通用爾雅釋詁際接翼捷也說文羽部翼捷也飛之疾
也从羽夾聲讀若潛一曰使也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侠
陛師古曰侠與挾同挾其兩旁是接與翼俱訓捷翼又同挾
故挾亦通接漢書賈誼傳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
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
某御於子
古文曰某從於子
弟子說束
今文說皆作稅兄士昏禮
陛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笭
今文無南

豫則鉤楹內
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義
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
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
宜從榭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疏禮記學記
下記皆作序鄭石破之者以鄉立虞庠依虞有室州立頊序
去室猶取序名是以鄭注州長云序州黨之學也故不破之
也　養原案爾雅釋言云豫廬敘也敘與序同此經今文作序
蓋借序爲豫耳郎謝亦可借用序字毛詩豳風云于邑于謝潛
夫論志氏姓篇引作于邑于序史記龜策傳今延頸而前以當謝
也縮頸而卻欲巫去也去序同韻去與謝協故謝亦通序
適堂西

今文曰適序西
執旌負戾而俟
今文俟爲立　養原案俟當作竢說文立部竢待也从立矣聲
或从巳作屺又人部俟大也引詩伾伾俟俟與竢義迥別今俗
以俟爲竢併經典之文改之不復知有竢字矣竢而缺其半
則爲立
挾弓矢而后下射射
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說文
說取孝經緯鉤契文彼說孝經云然後能保其社稷
之等皆作后后者後也故不從古文後是以云當從后　養
原案禮記曲禮下再拜稽首而后對又上檀弓拜而后稽顙大學
一篇皆作后禮記乃今文也緯書亦今文說後乃本字后爲

假借古文多假借今文多用本字此經今文作后而古文翻
作後故知非也蓋漢世傳寫古文者之失也
不貫不釋
古文貫作關　惠氏棟曰呂氏春秋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弥
正半而止卽儀禮所謂不貫也　養原案貫與關古字通史
記伍子胥列傳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集解貫烏還反索隱曰劉
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孟子告子章句下越人關弓而
射之音義曰關丁張並音彎說文心部患憂也从心上貫叩古
文作悶从關省蓋患之言貫也从關亦取貫義
上揖焉
今文上作尙　養原案尙上古字通用尙書序疏焉融曰上

古有成氏之書故曰尚書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
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三家之說雖不同皆
以尚爲上又論語鄉黨上之風必偃釋文作尚云加也木或
作上此又以上爲尚也鄭君於此經從古文作上觀禮從今
文作尚益上爲段借尚爲本字

十純皆東面委之

古文純皆爲肫見鄉飲酒禮

獲者負矦北面拜受爵

古文曰再拜受爵

各以其耦進

以猶與也今文以爲俟疏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若存以
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以之故轉爲與則不敵之義也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七　臨雅書局栞

實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篚注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篚與大夫
之此注文義稍晦或昧其句讀疑無字爲衍文故詳釋之

實不與

古文與作豫見士昏禮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八　臨雅書局栞

記

五觶

觶猶脡也古文觶爲梪今文或作植

梪肉部大變也本非脡義古文借梪爲觶今文或借植爲觶皆
同聲相借也又案訓猶訓脡義各不同尚書酒誥徐州厥土赤埴墳釋文埴鄭作戠音熾說文土部埴黏土也戠音熾
解與說文同又卉部藾脂膏久殖也周禮攻工記弓人凡昵之類不
能方注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
爲劕劕黏也元謂樴脂膏腯敗之腯亦黏也此皆訓黏者
也惟觶與植訓脡然鄉飲注云脡猶觶也釋文觶本亦作樴
廣韻入聲二十四職觶之翼切觶長尺有二寸曰腯儀禮作觶則樴

腤雖訓黏與訓腤之臧又相通也椷之作腤植之作腤正同一例又案說文無腤字亦無腤字腤卽古部之殖字腤鄉飲記作挺凡從囪者皆俗字也弦工記博埴書或爲腤是埴腤通也

獻工與笙

今文無與笙

遂命倚旌

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

則以白羽與朱羽糅　韜上二尋

今文糅爲緧韜爲翿　養原案緧據下文宜作緧監本韜爲翿誤又案糅从柔聲緧韜竝从舀聲豁从舀聲皆在尤幽韻爲同音相借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

古文與爲豫見上

侯道五十弓

今文改弓爲肱也　養原案春秋左氏經昭公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弓穀梁亦作肱古弓肱同音先儒論之詳矣二字通用說文又部厷臂上也或从肉作肱又寸部尋度八尺也兩臂爲尋八尺也兩臂八尺則一肱四尺矣周禮夏官射人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鄭司農云貍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雖與後鄭異然亦足備一說大侯九十步二十七丈參七十步二十一丈干五十步十五丈鄉侯五十肱當二十丈近于參而遠于干以禮行于鄉君不在故得伸也

君射則爲下射

今文君射則爲下

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

今文皮樹爲繁豎糅爲緧古文無以　養原案漢書司馬相如傳下林上賦轡蕃弱文穎曰蕃弱夏后氏之良弓名互詳既說文攴部豎从臤豆聲與樹同音樹从封聲封从壴壴亦从豆　又案釋文至此始爲緧作音則前文不作緧豈陸氏所見本已有誤與然說文無糅緧二字米部有粗字食部有餱字竝訓穊飯僧元應一切經音義三十五又糅古文粗餱二形同女救切然則糅卽粗字也大射儀公親揉之古文揉爲紐紐之爲揉也緧當爲紐之誤紐爲古文糅爲今文經當作粗注當云今文粗爲糅傳寫譌倒耳

士鹿中翿旌以獲

今文無以獲

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

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　養原案周易上繫辭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鄭氏易又作有見周易音義毛詩商頌長發有虔秉鉞箋云有之言又也禮記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注云有讀爲又說文有部二百三十八从月又聲古文以又爲有乃省文也

君在大夫射

今文無射

冪用綌若錫

今文錫爲緆　養原案說文糸部緆細布也或从麻作緆文選子虛賦被阿緆李善注緆與錫古字通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竝作錫釋文音錫爲悉歷反得之矣乃復引劉音余章反於少牢則專音羊不知何說

射人納賓

射人爲擯者也今文曰檳者　養原案大射作擯者

坐取觚洗　主人坐奠觚于篚

古文觚皆爲觶　說見後

賓洗南坐奠觚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今文從此已下觚皆爲爵

疏上文主人洗觚獻賓賓以虛爵降此經又云坐奠觚對文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散文則通此觚即前爵周公作經嫌易之故復言觚也　養原案如今文則竟似易之矣故鄭不從

主人辭洗

今文無洗

更爵洗升

古文更爲受　養原案周禮巾車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傳云以更豕韋之後史記夏本紀更作受竝以形相似而誤

升觚于賓

勝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勝皆作騰疏體記檀弓下云勝於陵送故讀從之也○案檀弓杜賈揚解之揚訓爲舉義與勝送義讀從之杜舉故鄭從揚此專就舉弓正讀非讀此經之勝必爲揚也此注實無揚勝于陵之意　養原案文選應詹與賈疏失之　滿柄書羽爵飛騰注引儀禮鄭注又周易下經咸卦勝口說也釋文勝虞作朕鄭云送也惠氏棟曰勝當讀爲騰騰傳也淮南子曰子產騰辭後漢書隗囂傳云帝數騰書隴蜀高誘許愼皆訓騰爲傳今案勝與騰勝音同故互相通然據大射則此注今文當作古文說見大射又禮

大夫辭受酬

今文辭皆作徧　見鄉飲酒禮

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今文無奠于篚

阼階下再拜稽首

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

遂卒爵

古文曰卒爵不拜

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

今文觶作觚　養原案下勝觚于公注云此當言勝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匆氏由此誤爾茲禮經觚觶互異頗爲轇轕鄭君於此注特爲剖析以示後學

從違之準攷說文角部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从角單聲或从辰作觲禮經作觚又觚鄉飲酒之爵也

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从角瓜聲此許君之說也鄭君之意則不然周禮攻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觚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云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疏云此下當有異義二字元服儀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不滿豆矣鄭駁之云觶字角旁氏罪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三升觶也今案儀禮之內古文多作觶今文多作觚鄭意二升曰觚三升曰觶故改攻工之觚爲觶而於儀禮則或從古文或從今文分別甚諦如許說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十三　廣雅書局

則攻工不煩改字然鄭注與韓詩古周禮說及漢禮器制度合其義比許爲長古周禮說者劉子駿杜子春相傳之說也斗觚二升觶三升已改攻工之文矣讀豆爲逗皆有自來非肊說也

賓降洗象觶

今文曰洗象觚

取賓所媵觶興

今文觶又爲觚

公荅拜

古文曰公荅再拜

以賜鍾人於門內

古文賜作錫

古文賜作錫　養原案公羊莊元年傳曰錫者何賜也爾雅釋詁錫予賜也錫予賜舍今文作錫是古文今文皆通用也大射儀亦有此語注不舉古文是古文亦作賜

賓君有不腆之酒

古文腆皆作銛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　養原案毛詩明明斯臺邊豆不銛箋云銛當作腆腆善也疏腆與銛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銛是也

使某固以請

今文無使某

記

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十四　廣雅書局

今文無則下無燕

大射儀第七

頌磬東面

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古文頌爲庸生庸以開庸亦功也亦有成功之義也　養原案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氏尚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此說視禮注較詳頌與庸同聲不同字而其義相足頌者頌其庸也據此經賈疏知鄭本尚書作笙庸與古文禮合僞孔庸作鏞非也而今本大司樂注及疏俱從僞孔作鏞謬之甚矣

孤用錫若絺綌諸侯

今文錫或作緆見燕禮緆或作綌古文箭作晉　養原案周禮職方其利金錫竹箭故書箭爲晉說詳周禮故書攷

更爵洗升

古文更爲受見燕禮

媵觚于賓

古文媵皆作騰　養原案隸釋石經儀禮殘碑人盥洗升騰觚于賓石經熹平所立乃今文也與此注合足證燕禮注稱今文爲傳寫之誤互詳前燕禮

今文爲傳寫之誤互詳燕禮

降適阼階下

古文曰降遭阼階下　養原案遭乃字之誤升曰遭降曰適

大夫辭受酬

今文辭作徧見鄉飲酒禮

後首

古文後首爲後手　養原案春秋成二年左氏經曹公子首公羊穀梁並作手說詳春秋三家異同

挾乘矢於弓外

古文挾皆作接見鄉射禮

士御於大夫

今文於爲于見士昏禮

皆適次而俟

今文俟作待　養原案俟當作竢說見鄉射禮說文彳部待竢也又立部竢待也二字義同音又相近古益通用

不異俟

古文異作辭　養原案辭當作辠說文異部異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又辛部辠不受也二字非但音同義亦相對故古今文各爲一字

三耦俟于次北

今文俟爲立見鄉射禮

至乏聲止

古文聲爲磬　養原案說文耳部聲音也从耳殸殸籀文磬盖古文從簡聲省作殸殸乃聲字非磬字也至籀文始以殸爲磬而傳古文者直書作磬失其初意矣

授獲者　獲者與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古文獲皆作護非也　養原案護乃字之誤盖傳古文者失之

獲而未釋獲

古文釋爲舍見鄉飲酒禮

且左還

古文且爲阻　養原案漢書食貨志上舜命后稷烝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葛氏棟曰古文祖字皆作且如祖乙卣盟和鐘文王命厲鼎師酀敦皆以且爲祖故曾子曰祖者且也今案祖字既通作阻又通作且故阻亦通且矣

既拾取矢栝之

古文栝作檜　養原案檜栝以雙聲得通而韻亦相近左傳

昭公二十九年疏引帝王世紀云少康子帝杼杼子芬漢書古今人表作槐芬槐猶柄之於魁也說文玉部玟火齊玫瑰也从玉文聲唐韻莫栝切玟瑰壁韻也而以文爲聲亦同此例周禮攻工記㡛氏注之以蜃鄭司農云士冠禮以屋魁俱訓爲蛤是二字可通用也周官亦有白盛之屋屋蛤也同音故㮚亦通作魁　敎字文有雌音

揚觶脣捾復

古文脣作魁見上

不貫不釋

古文貫作關見鄉射禮

司射去朴適阼階下

今文曰阼階下無適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七　廣雅書局開雕

還右

還右還君之右也今文曰右還疏若右還則右還於上氏曰還右謂圍右物也既命去侯則右還君故不從也　敖繼公曰還右還君之右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爲下降來由物北去適物右是還之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爲下射故也是時君未立於物而先辟之敬之至也　盛氏世佐曰今文曰右還之南適西階即右還也

賓原案說文彳部行順也段氏注說順行之釋名言順循也循其理也淮南子詮言順循也二字義同音近古甚通用古从川从屍之字多通見漢書不當傳亦其類　又案揉紐同聲相借左傳定公五年公山不狃史記孔子世家案隱作公山不蹂紐狃皆以丑爲聲揉蹂皆以柔爲聲順行之釋名言順循也循其理也淮南子詮言順循也二字義同音近古甚通用古从川从屍之字多通見漢書不當傳亦其類　又案揉紐同聲相借左傳定公五年公山不狃史記孔子世家案隱作公山不蹂紐狃皆以丑爲聲

遂以所執餘獲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二　八　廣雅書局開雕

賓升就席

今文席爲筵　賓原案周禮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司馬師命獲者

今文司馬師無司馬

士長升拜受觶

今文觶作觛見燕禮

勝觶于公　公荅再拜

今文觶爲觛見上公荅拜無再拜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卷二　九　廣雅書局開雕

聘禮第八

帥眾介夕

古文帥皆作率　養原案帥率皆假借非正字也說詳周禮故書放樂師此率字本當作帥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

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官作館　敖　養原案周易釋文陸卦官荀爵才作館有惠氏棟曰官本古文館假天子傳云官人陳牲　又案說文才部葬布也葬於之注魏志華佗傳云古敷字與葬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

然說文支部敷敷也敷敷也讀與施同施亦布也咎繇暮曰翕受敷施則敷敷不甚相遠

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

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云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　敖　下疏

使者載旜

古文旜皆爲膳　養原案凡从亶从善之字古多通用集韻上聲二十八獮讀緁作善亦作嬗是其證也

垂繅

今文繅作璪　養原案周禮夏官弁師諸侯之繅旂九就注鄭司農云繅讀爲藻藻今字也同物同音今案下記圭與繅古文繅或作藻今文繅作璪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璪火粉米今書作藻又帨部藻水蟲也或从澡作蘇又糸部繅繹繭爲絲也

介皆與北面西上

古文與作豫見士昏禮

陳皮北首西上

古文曰陳幣北首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

今文無擯

介皆入門左

今文無門

禓降立

古文禓皆作賜　養原案禓賜同聲相借浦氏鏜疑賜爲緆之誤今案燕禮緆字賜字古文皆作錫見前則此經禓字古文亦作錫

疑亦作錫

公升側受几于序端

今文無升

賓進訝受几于筵前

今文訝爲梧　惠氏棟曰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訝對相授迓云梧即迓也對面相逆受案梧本作牾訓爲逆訝亦迓也既夕注不破古文訝亦作梧也漢書司馬遷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臨桂吉藺孫

今文並皆爲併　養原案說文人部並也又部竝併也公食大夫注亦云並併也併卑正切並蒲迥切古音讀如傍二字同聲故古今文異同卷三　二以成既夕云殯二以成祔併也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臨桂吉藺孫

凡升者必三讓敵者則客三辭主人先升以道之是成三讓也客尊則主人三讓而客卽升如此經大夫先升是也主人三讓客不三辭故云不成三也段使客三辭而猶先升則是主人四讓矣禮固無四讓法也故卽經文大夫先升知大夫未嘗三辭是謂不成三也公雖尊當其爲主人亦必三讓乃先升此主人自下之義也　養原案客主敵體則主人先升客尊於主人則客先升主人三讓客三辭然後主人先升以道賓也客先升者當主人未讓不復辭而遂升雖二辭主已三讓故古文仍有三字鄭欲明不成三之義故

從今文無三
至于階讓賓升一等
古文曰三讓見上
庭實設
今文曰入設　敖氏曰此庭實云入設方見庭實既出而復入之意若無入字則文不明白矣宜從今文
賓拜禮於朝
今文禮爲醴見上　古文禮作醴見上
壹食再饗
古文壹皆爲一見上　今文饗皆爲鄉　褒原案鄉爲饗之省文據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云古文饗或作鄉則此注今字疑亦當爲古之省作弭古文以今互見耳或公食注誤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六　商務印書館印行

燕與若似獻無常數
似始也始獻四時新物古文似作淑　褒原案說文人部似嗇也詩曰令終有似一曰始也爾雅釋詁淑善也似與淑既同訓爲善則亦可同訓爲始也
致之以侑幣
古文侑皆作宥　褒原案說文宀部宥寬也從宀有聲侑或從人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與此經俱備法文有三侑武毋一奏此借侑爲宥也周禮大司樂
宥爲侑二字音同互相通
迎于外門外　帥大夫以入
今文曰迎于門外古文帥爲率見上

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主
今文或曰由西階無南面
禮主
今文禮皆作醴見上
公使卿賜如覿幣
今文公爲君
朝服設楅
古文楅作膞見上
賛玄端
古文賛作襳　褒原案說文無訐字巫部赴字注云趨也徐鉉曰春秋傳赴告用此字今俗作訃非據鄭君此注則今文訃赴皆古文赴字之譌
賓未至
今文赴作訃　褒原案說文無訐字巫部赴字注云趨也徐鉉曰春秋傳赴告用此字今俗作訃非據鄭君此注則今文訃赴皆古文赴字之譌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六　商務印書館印行

問幾月之資
古文資作齎　褒原案周禮天官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注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元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今案外府注引禮言之其曰今禮家者即儀禮今文家也互詳周禮故書攷　周易下經旅卦得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然則惟王弼本作資不可爲典要然齎字以齊爲聲齎既通資則齊之通資亦非無
釋帔
因也

古文軷作祓　養原案說文車部軷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爲軷从車友聲又示部祓除惡祭也从示友聲二字俱以友爲聲古蓋通用

主與纖

古文纖或作藘今文作璀見上

絪細

今文絪作絇　養原案說文無絇字旬勻同聲金部鈞从金勻聲古文从旬作鈞此絇絇亦當屬一字

爲肆

古文肆爲肆　養原案禮記玉藻肆束及帶注云肆讀爲肆肆餘也周禮小宗伯肆儀爲位注云故書肆爲肆杜子春讀爲肆

禮記是今文故作肆周禮故書乃古文而亦作肆然則肆肆通用無分於古今也

義之至也

今文至爲氐　養原案說文氐部氐至也唐韻丁禮切又厂部厎柔石也从厂氐聲或从石作砥唐韻職雉切砥氐同音氐至同義故轉至爲砥

賓入門皇

古文皇皆作王　養原案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八尚書大傳爰用五事建用王極注王極或皆爲皇極又王之不極是謂不建注王君也爾雅皇王皆訓君古多通用說文皇在王部是先有王字乃有皇字於文王在門爲閎而堯典曰以閎日

正四時成歲則唐虞已前已稱大君爲王

皮馬相間可也

古文閒作干　養原案毛詩考槃釋文云澗韓詩作干遵吳都賦長干延屬劉淵林注建業南五里有山岡其閒下地吏民雜居韓詩曰考槃在干地下而黃曰干周易下經漸卦鴻漸于干釋文曰荀王肅云山間澗水也王氏引之曰鄭語姜嬴荊羋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曰言更相犯閒也閒與干聲相近故字亦相通

賄在聘于賄

古文賄皆作悔　養原案玉篇貝部賄同賄敗說文無賄字蓋古者賄悔通用後乃別增賄字耳一切經音義十九賄古文賄同

禮不拜至

今文禮爲醴見士冠禮

擯者立于閫外以相拜

古文閫爲蹊見士冠禮

負右房而立

今文無而

賜饔唯羹飪

古文羹爲羔飪作臉　養原案羔乃羹字之爛說文無臉字食部飪大熟也古文作胚亦作飪禮記郊特牲腥肆爛臉祭注臉孰也釋文臉而審反臉與飪音義俱同蓋即一字因胚字形相涉而誤

妃偶食之禮

今文無之

胖肉及廁牢

胖猶賦也古文胖作紛

也从羊从八八分之也讀若頒今通作頒或作班禮記王制名山大澤不以胖注云胖讀爲班胖與紛竝以分爲聲故古文通用紛字

明日問大夫

古文曰問夫人也

夕夫人歸禮

今文歸作饋見上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十　廣雅書局栞

冂如其饔餼之數

古文既爲餼　養原案段氏周禮漢讀考改作古文餼爲既謂此及中庸既稟稱事皆饔文之爛今案經文已是餼字則注自當云餼爲既然自宋嚴州本已誤矣說文米部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或从既作饔或从食作餼又皀部既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既今本作氣蓋既字誤爲饔遂誤爲氣也諭語之既既爲氣此注之饔又誤既蓋人不識饔字又不明氣既二字之義是以互誤惟餼字則未有誤者

無行則重賄反幣

今文曰賄反幣

十六斗曰斛

今文斛作觳見上

今文斛爲觳

十筥曰稷

古文稷作縩　養原案說文無縩字糞部糞賦事也从糞从八八分之也讀若頒今通作頒或作班禮記王制名俗字也稷字从禾而訓布縷殊非建類一首之義說文稷下有秭字解曰五稷爲秭此乃禾五十筥非布四百縷也秭下又載秅字云二秭爲秅又引周禮云云是許君明以十筥爲稷矣禾數爲稷布縷爲縩古文借縩爲稷今文則稷縩各出史記孝景帝紀後三年後徒隸衣七縩布其字从糸編疑說文糸部本有縩字爲布之八十縷後人妄爲刪去移其解於稷字下而稷之本義反缺耳

公食大夫禮第九

設扃鼏

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作密見士冠禮

設洗如饗

古文饗或作鄉說見聘禮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疏經云南上則此一人是以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何如

養原案敖氏以宰爲大宰謂宰一人獨立於此南上之文無所用之宜從古文此說與鄭異存以竢攷

坐奠于鼎西　左人待載

今文奠爲委古文待爲持　敖氏曰後篇皆作委宜從今文

養原案後篇皆作委鄭於此獨從古文作奠若欲見奠委

兩通耳以詩爲待猶士喪禮以待爲俟相近義亦兩通
聞禮夏官服不氏以祥治之面俟注云俟待也待君之
處時書亦或爲詩後鄭仍作俟詩待相涉與此注同

倫序七

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今文倫或作論　養原案毛詩大雅
於論鼓鍾傳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
鏞也禮記仲尼燕居制必聞天論注論或爲倫疏論謂論議或爲倫倫
理也說文今部侖思也又部侖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
品侖侖理也釋名釋言語倫也有倫理也文選兩都賦序朝夕論思
倫倫論三字音義俱同古皆通用王制論学當訓爲理疏畋
而二之殆非也

李盟公宮辟壺漏

古文壺皆作一見士冠禮

實于階西

今文曰西階

昌木南廉鬻以西皆菹鹿臡

今文鬻皆作粥

李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

並併也今文曰併見聘禮古文簋皆作軌　養原案說文竹部簋
古文作匭周易卦釋文二簋弼才作軌周禮小史注故書簋或
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竊疑几當爲
九簋匭而皆仁則爲軌矣軌而皆重則爲九矣皆古文從省
之字也據此注簋爲今文而先鄭以爲古文恐皆譌脫互詳

壹以授賓

古文壹作一　養原案士冠疏云儀禮之內或從今或從古
皆逐義彊者從之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換見之即下文云
壹揖壹讓升注云古文壹皆作一公食大夫一以授賓注云
古文一爲壹是二者俱合義故兩從之如賈氏說則今本經
注適與之相反其爲後人妄改不疑下文仍云一以授賓知
此文之誤嚴本與今本同則其誤久矣但古文一爲壹恐當
作今文一爲壹否則一壹古今迭出而鄭唯今文之從何耶

膴以柬膮牲豕

古文膴作胥膮作薰　養原案說文無膴膮二字古文借用
胥薰字胥字又作鱮周禮庖人行盖豚膴胥胥禮記內則作鱮

薛字亦不見于說文因薛而去艸加肉則爲膘因薦而去艸加肉則爲膮

醢牛鮪

肉則謂鮪爲膾然則膾用鮪今文鮪作鰤　蓍原案說文魚部鰤魚腊膞也从魚旨聲鮪字說文不載當卽鮪之俗字禮記內則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鮪注云鮪存也膾用鮪薦以脊肉爲膾醴記是今文說故作鮪

從者謂受皮

今文曰梧受　見聘禮

魚腊不與

古文與作豫　見士昏記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三　三　嘉業堂藏

鹿羞西膊遍四列

古文膊爲胖　見士昏記

二以竝北陳二以竝南陳

今文竝作併　見聘禮

皆如饗拜

古文饗或作鄉　見聘禮俗本作

侑幣束錦也

今文無束

記

加爵

今文爵皆爲觶　蓍原案司儀注云諸侯祭祀酬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賓卒洗升酌酬賓賓辭洗主人坐奠于篚興對賓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于篚興賓坐受爵興酬主人主人坐奠于篚興賓坐奠于篚興主人坐受爵興賓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于篚興主人坐受爵興賓坐奠于篚興主人坐奠于篚興賓坐受爵興酬介介坐奠于篚興賓坐奠于篚興介坐受爵興賓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于篚興介坐受爵興賓坐奠于篚興介坐奠于篚興賓坐受爵興酬衆賓衆賓坐奠于篚興賓坐奠于篚興衆賓坐受爵興賓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于篚興衆賓坐受爵興賓坐奠于篚興衆賓坐奠于篚興賓坐受爵興酬衆介衆介坐奠于篚興賓坐奠于篚興衆介坐受爵興賓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于篚興衆介坐受爵興賓坐奠于篚興衆介坐奠于篚興賓坐受爵興賓坐奠于篚興主人坐受爵興賓坐奠于篚興主人

本左氏經傳俱作寔杜注云寔實也疑服氏本作實尚書嘉
是能容之禮記大學引作實能容之　又案嘉與賀竝以加爲
聲二字同音故今文借賀爲嘉
迎于外門外再拜
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敖氏曰案聘禮則舍惟有一門而已
此雖有外門外之文然以其行禮之節求之絕無可以爲二
門者之徵
大史是右
古文是爲氏也　養原案禮記曲禮下、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
注是或爲氏漢書地理志下至元孫氏爲莊公注氏與是同古通
用字尚書禹貢五者來備後漢書李雲傳云五氏來備荀爽傳

云五嬪咸備注嬪是也引史記五是來備韓勑修孔廟後碑
以於氏爲於是釋文見徐一惠氏棟曰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魏志以
爲孔文舉改氏爲是殊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見隸
續當時以是氏本通故或稱氏或稱是
尙左
古文尙作上　見鄉射禮
四傳擯
古文傳作俥　養原案俥爲字之誤
祭地瘞
古文瘞作瘞　養原案說文土部瘞幽薶也爾雅釋天祭地曰瘞
埋理物薶之俗字說文有薶無埋毛詩邶風終風且曀傳曀雨土

喪服經傳第十一

經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今文無冠布纓　養原案喪服一篇古今文不同者惟齊衰期章冠布纓三字古有今無爲異至傳則更無一字異同何也疑傳非古今兼有者也但不至其爲古文乎注之矣斬衰章冠繩纓傳曰冠者沽功也齊衰期章傳又發何冠之問蓋經每言冠則傳必詳其升數以示區別經不言冠則傳不空發若今文期章冠布纓三字古有今無爲異至傳則更無一字異同何也疑傳非古今兼有者也但不至其爲古文乎爲今文乎注之矣斬衰章冠繩纓傳曰冠者沽功也齊衰三年章冠布纓傳曰冠繩纓者喪服傳始于馬融融專治古文者也使傳爲今文則融不爲鑿于西牆下東鄉

今文鄉爲面

不綪

綪讀爲綳屈也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索爲綳古文綪皆爲精

惠氏棟曰說文云綳紡未縈繩讀若旌案孟郁修堯廟碑精字作旌　養原案綪綳精旌四字同聲惟綳爲正字餘皆假借故鄭君先正其讀

帛巾環幅不鑿

古文環作還　惠氏棟曰古環字皆作還春秋傳云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傳云道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

幎目

幎讀若詩云葛藟縈之縈古文幎爲涓　養原案幎本音密而以冥爲聲冥聲韻也縈之爲涓猶螟之爲

繩也

牢中芻寸

牢讀爲樓樓謂制約捾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樓爲緱緱猶爲方疏謂從樓者養取樓斂束少之意　養原案說文無緱字古蓋通作牢也牢緱雙聲韻古音牢在尤幽韻　自可通用上文鬠髽緱字注云緱髽之中不殊鄭必謂牢爲樓者牢樓雙聲國語釋詁樓聚也注云樓猶今言拘樓聚也釋文云本或作樓非然亦訓佩故尚書誤　在泊忽鄭本作曷云曷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諸書曷字俱通作忽故鄭大子曷今本春秋傳作忽論語仲忽古今人表作仲曷揚雄甘泉賦翕赫曷霍河東賦蠁曷如神師古曰曷讀與忽同是也其訓佩者亦當通作忽俗別作笏其字不見於說文必非古文所有此經當云竹曷注當云今文曷作忽今本爲妄人肊改殆非鄭氏之世耳

柢用巾

古文柢皆作振　養原案鄭注喪大記云柢拭也楚詞漁父新浴者必振衣注云去塵穢也是亦以振爲拭

溳濯棄于坎

古文溳作緣荊沔之間語　養原案緣釋文作涿云劉士亂反然說文無涿字廣韻集韻並以涿爲水名疑緣字得其眞傳寫誤爲涿耳溳緣同聲相借荊沔之間讀緣聲如溳則非直古韻相通而已

緣衣

古文緣爲緣　養原案周禮內司服　緣衣注襍記曰夫人服稅衣褕狄之言翟也翟羽飾衣刻畫其文而已今案說文無褕字古文借用緣今文

古文譽皆爲揯　養原案爾雅釋木檜柏葉松身向書禹楙幹榦揯柏傳云柏葉松身曰唇嚴氏元照爾雅匠名云揯聲會聲之字往往通借周禮注女祝云祭禮猶刪去也詩昏其有儀德音來揯毛傳皆訓會方言十云婚媾也說文言部云語合會善言也从言昏聲簡文从會作譮釋名兵云矢末曰揯揯會也與弭會也此同物之證今案說文殳部譽此及前譽拜俱作譽一篇之中字例不一疑亦傳寫之誤然譽譽爲譽猶俗書之有埋皆揯爲譽之假借禮記多作揯周禮夏官弁師會五采玉瑱故書會作揯鄭司農云士喪禮曰檜用紲乃弁檜讀與髻同書之異耳然則此經譽字實本

作檜

洗具執以入宰洗柄建于米執以從

今文宰不言執

設韎帶揲笏

古文韎爲合也　養原案古文借用合今文加韋

設決麗于擘

古文麗亦爲連擘作捾　養原案連麗雙聲故得通借　又案擘當作擘說文手部擘手擘也揚雄曰擘握也从手叡聲烏貫切與擘字訓固而音苦閑切者迥別俗多涸而莫辨漢書郊祀志莫不揾擘注擘古手腕之字也史記封禪書作捾捾腕腕俱不見於說文然此經古文作捾則捾非近字蓋古文不合時

四鬄　兩胇　設扃鼏

今文鬄爲剔胇爲迫　惠氏棟曰泮水詩云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韓詩作鬄云除也　養原案說文有肭無胇周禮醢人作拍注云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肭謂脅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鑄案說文拍作柏拍迫竝段借字也釋名飲食肭迫也薄栜肉迫箸物使燥也是肭迫以同音起義故今文竟借迫爲肭

古文鼏爲密　見士冠禮

二人以並

今文並爲併　見聘禮

主人鬄髮袒眾主人免于房

今文免皆作絻古文髽作揩　養原案說文絻在冃部髽从髟从之或字也蓋古文止作免今文加糸不覺與髽之或體同然止借絻不借髽也說文無免字子部孨生子免身也从子从免段氏注云據此條則必當有免字偶然遺之今案段說是也此經古文作免則其字非始于漢矣　髽揩說見上

男女奉尸俟于堂

俟之言尸也今文俟作夷　盧文弨曰夷當尸之譌尸之舍曰夷當此俟尸人倒作之　養原案段說是也案俟尸皆依尸爲言故從古文作俟然夷俟同聲原可相借既夕夷牀釋文作俟云本亦作夷

抽扃于左手兼執之取冪委于鼎北

今文扃爲鉉　盧文弨曰鉉當扃之譌見士冠禮古文子爲與　養原案說文勺部与賜予也此与與同爾雅釋詁台朕賚貽卜陽予也注云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

冪爲密　盧文弨曰密當冪之譌見士冠禮

乃杜載載兩髀于兩端　兩胳　進柢

古文柢爲厎　養原案說文匕部匙匕也相與比敘也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段注云匙之飯匙少牢饋食禮注所謂飯橾也禮經匕有二匕飯匕黍稷之匕經不多見其所以別出牲體之匕十七篇中屢見喪用桑爲之祭用棘爲之又有名疏者挋之別其形製略如飯匙故亦名匕以之別出牲體謂之匕哉猶取黍稷謂之匕黍稷也易詩亦皆作匕大東傳云匕所以載鼎實也禮記祭統乃作柶本此

魚左首進鬐

古文首爲手　見大射儀鬐爲耆　養原案說文無鬐字古文借用耆字今文加髟

成師出

今文無成
婦人踊主人拜送
今文無拜
敦啟會卻諸其南
今文無敦
兼執之
今文無兼
兆基無有後艱
基始也古文無兆基作期　惠氏棟曰堯母碑葬字亦作基
張氏惠言曰古文期無有後艱義意自備　養原案張氏以期屬下句則當改爲其矣聊備一說可也要之期基古字通用互詳士虞記又案記文期古文期从日丌作百此注作期蓋古文久歷後人以篆文代之
不述命
古文述皆作術　養原案毛詩邶風日月　報我不述釋文云本亦作術故以述爲術
作術禮記祭義而術省之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疏循述而省
視之
席于閨西閾外
古文閾作蜮閾作蹙見士冠禮
占曰某日從
古文曰爲曰　養原案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四唐人曰曰二字同一書法惟曰字左角稍缺石經曰字皆作曰陸氏釋文于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今案曰與曰楷書相似而篆文不相似曰作㠯古文作㠯曰作㠯嶧山碑功戰曰作曰然與皇帝曰曰字判然不同此經占曰古文作占曰自是各爲一字非關形似之譌
既夕第十三
請啟期告于賓
今文啟爲開見士昏禮
商祝免袒
今文免作絻見士喪禮
取銘置于重
今文銘皆作名見士喪禮

設披
今文披皆爲蕃　養原案惠氏棟毛詩古義曰十月之交云蕃維司徒古今人表蕃作皮案魯國有蕃縣應劭音皮是蕃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禮既夕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爲蕃案披从手皮聲蕃與蕃同故以披爲蕃聲之誤也古皮繁同音見鄉射禮故韓詩作繁今案古歌戈韻字今多誤入支韻古元寒桓刪山仙韻字多與歌戈麻韻相出入左傳宣公二年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皮與多那何協又定公四年殷民七族有繁氏釋文步何反尚書泰誓番番良士釋文音波潘从潘聲說文艸部潘从番聲說文水部是皮繁披蕃四字竝同音相通

繒窄
窄淺也今文窮作淺疏謂染爲淺繒之色　養原案窮之爲淺以聲起義今文質言之故竟改爲淺莊子在宥曰而侵人之心窮窮者又矣是以語至道釋文窮窮李云淺短皃是亦以窮爲淺也
周禮攻工記函人則是以博爲帾也注鄭司農云帾讀爲窮謂以廣爲狹也元謂窮者如俛淺之淺疏謂先鄭讀帾爲窮亦是狹少之意後鄭轉爲小戎俴收之俴今案窮淺同字二鄭之說初不異也

氂用蔽布
今文氂皆爲犛今文當作古文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十二　商務印書館聚餘見士昏禮

甒二醴酒
古文甒皆作廡見士冠禮

兩楹
今文楹爲柍　養原案說文無柍字集韻平聲二十庚　楹或作柍攷禮記內則敦牟巵匜注云敦牟黍稷器也疏引隱義云盛土簋之形今案內則敦牟連文此經上簋也今以木爲器象土簋之形名之以兩柍則柍卽內則之牟明矣禮記多今文書兩敦卽繼之以兩柍則柍卽內則之牟亦不見於說文古蓋通作牟後既以說故與今文相應整字亦不見於說文古蓋通作策下注筭策也鄉射記前筭八十注筭策也此經之筭筭策也鄉射記前筭八十注筭算也策本馬箠借爲蓍策筭字士冠禮筮人執筮俱可訓算故今文作算而古文作策顏氏家訓六簡策字竹旁猶如刺史之傷應爲束今亦作束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頗例而祇執功布以御柩
今文無以

古文特爲俎　養原案上言俎二以成此言特謂無偶也言俎則不辭故定從今文

執筭從
古文筭皆爲筴　養原案說文無筴字蓋卽策之俗體竹部策爲箠也策本馬箠借爲蓍策筭字士冠禮筮人執筮俱可訓算故今文作算而古文作策顏氏家訓六簡策字竹旁猶如刺史之傷應爲束今亦作束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頗例

今文棧作輚　養原案據氏經義襍記曰說文木部棧棚也竹也竹木之車曰棧五經文字木部棧作諫士諫反上見春秋左氏傳下見周禮案巾車及輿人皆作棧禮乃儀禮之誤與棧同案棧爲竹木之車故說文在木部毛詩二禮皆作棧與說文同儀禮今文作輚蓋俗儒以棧是車名應从車遂改棧爲輚鄭定從古經與說文合說文以輚爲衺文車字涉嫌非是

古文屬爲燭　養原案燭爲字之誤
乃望
今文望爲封　養原案說文土部堋喪葬下土也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禮謂今文禮也據此經鄭注則禮古經亦作封許獨稱周官者周官亦古學稱周官猶稱古文禮也
曰如之何
今文無曰　俗本作古文依嚴本改正
記
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
今文處爲居　養原案說文尸部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又処止也得几而止从几从夂或从虍聲作處二字相類古文作尻多借爲尻処之字未知蘭臺漆書經字已如是否

處今文當作尻居字說文在尸部云蹲也俗从足作踞今人
設牀第當牖
古文第爲茵　養原案第茵疊韻也在脂微齊皆灰韻又說文竹部第牀簀也爾雅釋器簀謂之第毛詩衞淇奧傳云簀積也又小雅甫田傳曰茵積也第簀同物而簀與茵又竝訓積故第亦通茵
楔貌如軷上兩末
今文軷作厄　養原案毛詩韓奕傳厄烏蠋也正義從釋文作烏噣烏噣即烏啄也啄與噣古字通戴國策楚策莊辛謂之封周官謂之窆禮謂今文禮也據此經鄭注則禮古經亦作封許獨稱周官者周官亦古學稱周官猶稱古文禮也
雀因是以俯噣白粒是也釋名與毛傳合陸孔俱以爾雅釋之非也軷當作軷說文車部軷輸前也又木部楅大車枴楅即軷也說文無楅然則金厄即金軷周禮攻木工記輈人疏軷者厄馬頷不得出厄與軷同聲相訓亦同音相借釋名之扼亦即厄也說文口部厄科厄木節也从口厂聲又戶部扈隘也从戶乙聲郭忠恕曰以科厄之厄爲囷扈其順非有如此者今案烏蠋當於革切音義迥別軷說文作軷扼說文作扼則此經及毛詩之厄亦皆爲扈之誤毛詩釋文厄於革反此扈之音非扼之音也

校在南
古文校爲枝　見士昏禮
赴曰　赴母妻長子
今文赴作訃　見聘禮
掘坎
今文掘爲圪　養原案說文無圪字釋文引埤蒼云坎也坑也似圪即是坎下文甸人築圪坎注云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圪是圪乃穿坎之名非即坎也張稷若曰築之圪之皆甸人也然則掘築圪凡三事築與圪下文始見故此經定從古文作掘
登用塊
古文登爲役　養原案說文無登字古文借用役今文加土

喪大記侯人爲望于西牆下與禮經今文同禮記多今文說也

倫

凡紋紛川布倫如朝服

倫比也今文無紛古文倫爲輪

言編倫也又采帛云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倫綸輪三字音同互相叚借與公食大夫倫膚今文作論同例

皆角觶四本栖二

古文角觶爲角柵　養原案大敛用角觶本栖故此不從古文

主人說髦

今文說皆作稅見士喪禮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十五　廣雅書局栞

主人乘惡車

惡車王喪之木車也古文惡作堊　養原案堊白飾也木車無飾惟飾之以白而已與下白狗幦相稱惡則堊之叚借也

釋名曰堊亞也次也儀禮通解續二十六引尚書大傳鼓鍾惡觀亞惡將舟惡宗廟惡注惡讀爲亞亞次也亞惡堊三字音義同互相叚借

白狗幦

幦覆苓也古文幦爲冪　養原案釋名車云輪綸也幦苓古文或作冪今文當作古文蓋冪幦聲相近故加或字　說文巾部幦引作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十六　廣雅書局栞

喪大記侯人爲望于西牆下與禮經今文同禮記多今文說也

倫

凡紋紛川布倫如朝服

倫比也今文無紛古文倫爲輪

言編倫也又采帛云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倫綸輪三字音同

互相叚借與公食大夫倫膚今文作論同例

皆角觶四本栖二

古文角觶爲角柵　養原案大敛用角觶本栖故此不從古文

主人說髦

今文說皆作稅見士喪禮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十五　廣雅書局栞

主人乘惡車

惡車王喪之木車也古文惡作堊　養原案堊白飾也木車無飾惟飾之以白而已與下白狗幦相稱惡則堊之叚借也

釋名曰堊亞也次也儀禮通解續二十六引尚書大傳鼓鍾惡觀亞惡將舟惡宗廟惡注惡讀爲亞亞次也亞惡堊三字音義同互相叚借

白狗幦

幦覆苓也古文幦爲冪　養原案釋名車云輪綸也幦苓古文或作冪今文當作古文蓋冪幦聲相近故加或字　說文巾部幦引作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十六　廣雅書局栞

字注云帷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小徐本無此句而句末二字文義難通

覆食即蓋幕之義又幦字注引周禮駹車犬幦今周禮作裸俱即幕也亦非古文毛詩大雅韓奕鞹鞃淺幭傳幭覆式也正義曰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裸字異而義同與天官冪人之字異其義亦同今案說文幭蓋幬也亦見巾部蓋詩曰幭禮曰幦諸經字例不同古文通作幕今文通作冪四字皆一聲之轉

御以蒲菆

古文菆作騶　養原案漢書鼂錯傳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師古曰騶謂善矢也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

木錧

今文錧爲鐕　養原案說文無錧鐕字車部輇轂端齊也又轄車轐也一曰轄鍵也毛詩小雅節南山維周之氐鐕云爲周之柢鐕釋文云鐕字又作轄是鐕即轄也鐕即轄則錧即轄矣錧同物故趙臺卿孟子題辭云六經之錧鐕

木錧

古文錧爲苞　養原案釋名車鐕苞也在菊苞斂其口也此以同聲相訓遂借苞爲錧禮記曲禮下苞屨不入公門注苞麤也麤之通苞猶錧之通苞也鷩冠子世賢申鷹胥即申包胥

馬不齊髦

今文髦爲毛　養原案尚書堯典鳥獸毳毛說文毛部毾引作鳥獸毾毛又顧命南宮毛漢書古今人表作南宮髦

啟之昕外內不哭

古文殷爲開見十七篇禮
喪服
弔膝軸

古文軸或作拱　養原案說文無軸字古文或借用拱字或則古文亦有作軸者矣不得因說文所無而遽斥爲俗字也序從如初

今文無從

革鞮戟旌

古文鞮爲殺　養原案鞮說文作緧部系古文爲殺同聲相借莊子馬蹏鼈鼈爲仁擇文鼈向崔本作殺音同借殺爲緧猶借殺爲鼈也

桓爲膳見聘禮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七　廣雅書局栞

棗車載棐笠　俗本棗作棗棐篚注同今從嚴本

今本棗爲遼　疏案周禮輪人爲蓋鄭云禮所謂遼車義亦通矣　養原案遼車輪人注云蓋者主爲車設也說文水部潦雨水大皃則同物而異名不在通借之例

棗遼矐韻然鄭君訓棗爲散以遼車爲蓋車

抗木刊

古文刊爲竿　養原案竿乃字之誤

弓矢之新沽功

今文沽作古　養原案此無正字沽古皆叚借字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鹽又典枲苦功猶此經沽功沽苦皆以古爲聲

鹽皆以古爲聲

有枇

設扃鼏

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　見士冠禮脫古字

東緝

古文緝爲蹙　見鄉飲記

左人抽扃鼏

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　見士冠禮

魚亞之

今文無之

佐食出立于戶西

今文無于戶西　疏若無此文不知立之所在故不從也　盛氏世佐曰立于戶西者便其紿事于室也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八　廣雅書局栞

命佐食啟會　啟會卻于敦南

今文啟爲開見上昏禮

祝命佐食墮祭

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

今文墮爲綴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墮疏案特牲云祝命挼祭注云今文挼皆爲綴古文此皆爲墮祭也又少牢尸將酢主人時上佐食以綴祭鄭注云綴讀爲墮此三處經中不同或爲墮或爲綴或爲羞或爲綴或爲攝鄭既從墮復云古文作攝以特牲及此皆有攝祭故亦兼攝解　羞原案周禮春官守祧既祭則藏其隋說文肉部隋裂肉也从肉从隓省徒果切　雖非隋祭之義而隋祭亦用此字鄭訓下祭蓋以隋有墮義然未嘗改字也今本竟作墮則併周禮而改之矣隋與綴同音相借古綴在歌戈韻雖孤綴綴本作攻攻見玉篇攵部今作綴非也惟羞與隋音絕遠故鄭不從餘詳特牲

尸飯播餘于篚

古文播爲半　羞原案古韻元寒多與歌麻相出入詳特牲祭下播之爲半亦同此例

酌酒酳尸

古文酳作酌　羞原案錢氏大昕曰說文無酳字說文酌少少飲也音與酳同學者多聞酌少聞酳故注文誤爲酌釋文於酌無音蓋陸所見本已譌爲酌矣

祝取肝擩鹽

今文無鹽

祝入尸謖

古文謖或爲休　羞原案說文無謖字謖當以叟爲聲叟在之咍韻休在尤幽韻謖起也休止也音義俱別不相段借

記

虞沐浴不櫛

今文曰沐浴　敖氏曰本云沐浴而鄭注乃言今文曰沐浴則是鄭氏但從古文元無沐字也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益傳寫者誤衍之宜刪　盛氏世佐曰注謂今文無不櫛二字耳　盧氏文弨曰沐浴當倒爲浴沐疏云期以下虞而浴沐櫛可證蓋浴而沐沐而櫛櫛而搔翦其次第如是　阮氏元儀禮校勘記云盧說亦有理但以疏浴沐爲證則今本疏文實誤盧未見耳疏也　羞原案如盛說則注當云今文無不櫛不得但云今文曰沐浴也竊意此經本無浴字蓋櫛可施于沐不可施于浴不言浴者可知也故注云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仍兼浴言之敖氏謂沐字衍亦未然也

殺于廟門西

今文無廟

膚祭三取諸左脇上

古文曰左股上此字从肉殳聲末句俗本妍譌今依阮氏校勘記改正　羞原案股與脇形聲絕不相類下經脰脇古文作頭嗑則股當爲嗑之誤而股與嗑尤不類無因致誤故鄭釋其偏傍以志疑耳

設局鄙陋之
今文扃作鉉古文鼏作密見士冠禮
說猶近概無進捋
鋪毛用苫名薇
古文苫爲枯今文或作芐　蓑原案說文木部枯槀也从木古聲故苫亦作枯釋文枯如字又音姑盧氏文弨校釋文改劉本之枯爲姑者蓋讀爲無姑之姑也盧氏槀未知然否先古之音亦疑有誤又案公食大夫及特牲記注竝云今文苫爲芐是古文爲苫今文爲芐也如此注所云則苫亦今文矣未詳
尸坐不說屨
今文說爲稅見士昏禮○俗本脫此注據嚴本增
聲三啟戶
今文啟爲開見士昏禮
明齊溲酒
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今文曰明粢粢穊也非其次今文溲爲酸疏上已云普淖兼穊例用又見穊也故知非其次　蓑原案周禮春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注故書尊爲罇杜子春云罇當爲踐是罇踐古字通也說詳周禮古文罇爲尊見士冠禮
古文甒爲廡也見士冠禮
饌邊豆脯四脡
古文脡爲挺見鄉射記
二尹縮
古文縮爲蹙見上
尸謖從者奉簠哭從之
古文謖作休見上

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
今文說爲稅見上
入徹主人不與
古文與爲豫見士昏禮
猶出几席設如初
古文席爲筵　養原案周禮宗伯序官司几筵注筵亦席也
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此經古文作筵今文同說異故錄之
文作席亦筵席通稱之一證也
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
今文隮爲齊　養原案毛詩商頌長發聖敬日躋禮記閒居孔子引作齊說文有躋無隮
明日以其班祔
古文班或爲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爲胖　惠氏棟曰史記五帝紀云辯于羣神徐廣曰辯音班漢書王莽傳云辨社諸侯師古曰辨讀爲班今文爲胖者鄭注王制云頖之爲言班也頖與胖字雖異而義同是胖猶班也　養原案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胖胖古文作辨則辨胖古通也說文刀部辨判也从刀辡聲判分也从刀半聲班中亦从刀半與辨中同又半部胖半體肉也
從此常事
古文常爲祥　養原案下經云薦此祥事則此當爲常
中月而禫
古文禫爲導　養原案士喪禮曰蚤揃如他日鄭注云蚤揃剪爪也揃或爲翦翦或爲鬗鬗亦今文也士喪禮曰蚤揃揃或爲鬗　養原案下二句疑專論字體非辨別古文今文也士喪禮曰蚤揃如他日鄭
沐浴櫛搔翦
今文曰沐浴見上搔翦或爲鬗

古文禫或爲導　養原案說文谷部囪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又大部梮讀同又穴部寎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大徐本脫此句徐鍇曰古無禫字借導字爲之是導爲古文段借字禫導一聲之轉然注云或爲導則古文未嘗無禫字說文示部有之徐謂古無禫字非也導或爲道禮記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云禫或皆作道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四

益陽蔡芳初校

宿松羅忠潛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不諏日

今文諏皆爲詛俗本脫此句據嚴本補入　養原案詛之與諏雙聲疊韻皆不合也取本訓謀疑詛乃謀之譌

賓于門中閾西閾外

古文閾作蜮閾作蹙見士冠禮

乃宿尸

古文宿皆作羞俗本脫此句據嚴本補入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疏凡宿或作速謂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是也記作肅者曲禮云主人肅客而入是也周禮亦作宿者大宗伯文宿

眡濯眡具也　養原案羞肅宿俱在尤幽韻惟速在屋韻鄭讀宿爲肅訓肅爲進羞亦進也鴻範羞用五事是也見漢書五行志上是三字可互相通惟速義則微有別葢前期曰宿本日曰速公食大夫記曰不宿戒注云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又曰戒不速注云申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鄉飲酒禮賓定主人速賓賓及眾賓皆從之注速召也

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冪

古文冪爲密見士冠禮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

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餼　養原案說文食部饎酒食也或从卽聲是知棫當爲揆也古音癸在歌戈部與脂微相近故揆隋同諧此文別字凡五古文則俱作糦糦皆饎之或字依此注則皆爲古文葢本屬古文而小篆亦兼仍其體許明六經故歸之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德清徐養原撰

揆用薤

古文揆爲葵

佐食升肵俎寘之

古文肵皆作釿　養原案此經及注肵字疑皆爲釿之譌或二字通用無分于覆鼏覆俎與葢古文祇借用密字至今文始分鼏冪二字而其音既同則自可互通也已具釋于士冠篇

祝命挼祭

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　養原案注末挼祭士虞疏引作攝祭殆非也攝祭乃大祝九祭之一鄭司農云攝祭以肝肺菹攝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士虞禮尸取菹攝酳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夫取菹攝酳卽攝祭也先言攝酳乃言墮祭則攝祭非墮祭矣此經先言挼祭乃言揆酳者葢祝命墮祭之時以其同時並行故文有先後而義不兩妨然則攝祭非墮祭而士虞疏之誤明矣士虞古文之墮當爲隋此篇古文之挼當爲挼說文無挼字手部揆推也从手癸聲徐鉉曰今俗作揆非是知挼當爲揆也古音癸在歌戈部與脂微相近故揆隋同諧此文別字凡五古文則俱作糦糦皆饎之或字依此注則皆爲古文則俱作綏而特牲少牢作挼又作妥今文則俱作綏

牲少牢又或作羞鄭意陰挼同讀爰綏小譌羞則大失也至於墮擩挼脈四字乃後世傳刻之誤非鄭注本文互詳上虞徵諸篇

設大羹湆于臨北

今文湆皆爲汁見士昏禮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

今文酳皆爲酌見士虞禮

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

今文曰啐之古文無長俗本脫上五字從嚴本補

尸以酳主人

古文酳作酢　養原案說文酉部酯酪酏酢酳也此經文酳酢連文則酢亦酳也酢酳主人也酢酳互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三　廣雅書局刊

佐食授爰祭爰各本俱作挼張淸據注改今從之

爰亦當爲挼今文或皆改爰作挼俗本脫此注依嚴本補　養原案此注恐有誤字宜云今文或皆改挼爲羞說見上條

易爰周易上繫辭是故可以酬酢釋文酢京作酯云今文酬酢皆爲報也

佐食授爰祭爰各本俱作挼張淸據注改今從之

爰亦當爲挼今文或皆改爰作挼俗本脫此注依嚴本補　養原案此注恐有誤字宜云今文或皆改挼爲羞說見上條

挂于季指

古文挂作卦俗本俱脫從嚴本補　養原案周易上繫辭掛一以象三釋文掛卦買反別也王肅音卦又故再扐而後掛釋文京作卦云再扐而後布卦此掛卦通用之證挂與掛同說文有挂無掛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四　廣雅書局刊

主人拜送爵

今文曰主婦洗酌爵

坐捥手

古文捥皆作說見鄉飲酒禮

主人更爵酌酯

古文更爲受俗作今文挼爲受從嚴本改正○見燕禮

更爵酢于主人

古文更爲受俗本脫此注從嚴本補

賓辭洗

今文無洗俗本脫此注從嚴本補

尸備荅拜焉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四　廣雅書局刊

備盡也古文備爲復　養原案備在之咍韻盡也在尤幽韻亦在之咍韻說文彳部逡也二字音義俱別盡古今異文不相爲謀也一說復當作俊字之誤俊卽古文脩字禮經脩脩校經紙辨詞句異同不論字體脩爲古文脩字也然鄭君出鄭未嘗舉古今文也或鄭意與許異不以備俊爲一字仍從通借之例耳又疑復爲伏字之誤說文彳部逡从夂从𠂤𠂤亦聲或从革葡聲作輹古文葍借伏爲備

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

今文曰奠于薦右

祝命佐食徹

古文徹皆作餕　養原案惠棟論語古義曰有酒食先生饌

鄭氏論語饌作餕云食餘曰餕或作餕今案說文食部餕从食夋聲今作餕俗寫誤也餕本訓具食其訓爲食餘者段借用之非餕之本義也食餘正字當爲餕說文不載蓋偶遺之段氏說文注云禮記之字於禮經皆从今文餕而皆作餕疑儀禮注當云今文餕作餕

記

鋼芼用苔若薇

今文苔爲苦若乃地黃非也疏以其與薇菜等爲不類故知非也　養原案鄭義與許不同詳見公食大夫禮公食及士虞俱不言芼之非此在後總決之也

執匜者西面滔沃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五　武陵雅書局栞

今文滔作激釋文徼一本作激浮劉本作徼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六曰激當爲敦敦滔聲相近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滔制故書滔爲敦是其證矣　養原案賈人滔制注云滔讀如滔尸盥之滔滔尸盥即此滔沃也滔制滔沃兩滔字同音故皆作敦敦字可讀爲雕又可讀爲燾雕燾浮俱屬尤幽韻別本作浮即敦聲之轉

刖肺三

今文刖爲切　養原案說文刀部切刌也刌切也二字互訓故古今異文而義不異

主婦俎骸折

古文骸皆作觳俗本脫此注從觳本補　養原案觳爲字之誤

餕

古文祭皆作祡俗本作餕　養原案餕人既祭而餕仁與敦于廟義

古文甑爲烝　養原案烝爲舉之誤

司馬升羊右胖俎不升　皆二骨以上

古文胖皆作辨　養原案辨之通胖見士虞記辨與辨古亦通用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六　武陵雅書局栞

乃啟二尊之蓋冪　南柄

今文啟爲開俗本作今文啟爲開本脫此句從嚴本增○見士昏禮　古文柄皆爲枋俗本作今文柄爲方從嚴本改○見士冠禮

長柶

古本朼作匕見士喪禮
心皆安下切上　舌皆切本
今文切皆爲扣　養原案此與特牲記切扣互易則此注今文當作古文切扣字異義同故鄭兩從之
主婦被錫衣　執葵菹羸醢以授主婦
今文錫爲緆俗本脫錫爲緆三字據嚴本增○見士禮　羸爲蝸見士冠禮
主婦與入于房
今文曰主婦入于房
尸取韭菹徧擩于三豆
今文辨爲徧見鄉飲酒禮
上佐食舉尸牢幹

古文幹爲肝　養原案肝爲聲之誤又因下文實長羞牢肝相涉而誤又釋名形體肝幹也於五行屬木故其體狀有枝幹也凡物以木爲幹也然則以肝爲幹似亦有理幹當作榦說部榦築牆端木也从木倝聲以倝爲聲非从干也
乃酳尸
古文酳作酌見士虞禮
綰執俎肝亦綰
古文綰爲捥見鄉飲酒記
上佐食以綏祭
綏或作挼挼讀爲墮古文墮爲脽　養原案禮經隋祭今作綏鄭注但云綏當爲隋不從
作綏鄭皆不從惟士虞禮不綏祭鄭注但云綏當爲隋不從
挃于季指
古文挃作卦見特牲禮

其綴祭如主人之禮
綴亦當作掇古文爲所見上
祝拜坐受爵
今文曰祝拜受
賓黍于羊俎兩端
今文賓作儐見聘禮○按彼經則此今文當作古文
司士乃辯舉
今文辯爲徧見鄉飲酒禮
主人荅一拜
古文一爲壹也俗本一壹互倒今從嚴本與單疏合
最爲明了刊本紛錯讀者靡所適從此文經依今本注依嚴

養原案壹一兩從疏說
本庶幾經注相應餘詳士冠公食等篇
有司徹第十七
司宮攝酒
今文攝爲聶見士冠禮
乃燅尸俎
燅溫也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養原案說文炎部燅於湯中爚肉或从炙作羹正字寒也
也尋叚借也燖字不見於說文左氏哀十二年傳今本作尋與古文禮經合左氏亦春秋家之古文也邵氏論語爲政疏引賈逵注云尋溫也是燅尋同也又案禮記禮器三獻爓注云沈
視民不恌傳曰恌愉也恌之轉爲愉猶恌之轉爲愉與又案說文手部挑抒也挑乃正字作掇者同聲相借周禮廩人共

羊肉湆
今文湆爲汁見公食大夫禮
二手執挑匕枋以挑湆
挑謂之歃讀如或春或抗之抗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挑作抗挑抗皆爲掇　養原案周禮司徒序官春人女舂抗二人注古文竝皆作併見聘禮
久奴能舂與抗者抗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抗今案抗說文本作舀在臼部或从手从冗作抗今作抗抗訓深擊說文在手部音

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春人春之惠氏醴說曰說文皂穀之聲者也象嘉穀在裏中之形匕所以扱之也以秬鬯鬱艸芬芳降神从口爲器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扱之然則扱盛者穀之聲香秬之芬芳而扱之者匕也案挹訓抒卽抒曰之抒也扱以授春人與春而抒出之其事相因也以匕扱盛與以匕挹酒其事相類也

主人北面于東櫺東荅拜

古文曰東櫺之東

婦贊者執二邊籩棗

今文無二邊俗本脫從嚴本補

取糗與腶脩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十一　新興書局印行

今文腶爲斷釋文腶丁亂反又作段音同　養原案說文無腶字作段是也此古文段借字釋名語斷段也分爲異段也段斷同音古字通用

主婦主人之北西面荅拜

今文無西面

主婦立于席西

今文曰南面立於席西　敖氏曰宜從今文入南面字　養原案設席南面則主婦南面立可知故不從今文

坐捝手

捝手者于醆醆佩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古文帨作說養原案此注有帨字與鄉飲注之譌兄弟之後生者堰卿于其長

但經作捝則注醫云古文捝作帨此仍有譌餘詳鄉飲酒禮

祭薦門東北面皆荅壹拜

古文壹爲一見士冠禮

羊骼一

古文骼爲胳互見鄉飲記

宰夫贊主人酌者是以辯

今文若爲如　養原案若如一聲之轉經傳多互通康誥若保赤子大學引作如秦誓若有一介臣大學引作若

薦脾皆爲徧見鄉飲酒禮

主婦俎羊髀

古文髀爲脾

主人就筵

古文曰升就筵

兄弟之後生者堰卿于其長

古文觶皆爲酉延熹中詔按書定作觶　善原案禮經爵觶三者古今文互誤燕禮賓洗南坐奠觶注云今文觶爲爵下觶皆爲爵此古文作觶而今文作爵也此經則古文作爵而今文作觶然至延熹始定未知延熹之前今文作爵乎作觶乎又案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其得毛詩當在見馬融之後融卒於延熹九年鄭注禮皆在延熹之前或延熹之初此注蓋自後加之餘詳燕禮

腊辯無牌

古文牌作脾見士昏禮

乃摭于魚腊俎

古文摭爲摋俗本作今文摭今從嚴本　善原案摋今本釋文作摭宋本釋文作摋與嚴本合單疏從宋本亦非摋與摭均與摭音不同陸氏乃音之石反失之矣說文手部拓拾也或从庶作摭又拾掇也是摭有掇拾之義摋拾疊韻摋掇雙聲舊本作摋當以摋爲正然作摭亦未爲大失不妨兩存

其綏祭其嘏

綏皆當作挼挼讀爲蕤蕤其隋之隋古文爲揓挼祭唯此文作揓揓則鄭意以擩祭爲大祝九祭之一與挼祭不同故不從古文前士虞禮疏引特牲注古文此皆爲挼祭也以挼爲擩又隋祭五名擩挼竝列觀此注而其誤益明矣說詳特牲饋食禮

尸以酳主婦

儀禮古今文異同卷五

右几席用席

席隱也古文右作侑席作莆　善原案古左右字即今佐佑字也說文無佐佑也子以右爲使故專手名亦對尸而可知也　今通用左右字禮記王制王三又然後制刑此借又爲宥也上文議侑于賓古文侑作宥此借宥爲侑也此經右几古文右作侑此借侑爲宥字音同經傳多互相段借　又案毛詩侯人倣傚習詩以朝傳莆敝也席莆同音隱蔽同義故借莆爲席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卷五

益陽蔡芳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６５
作者＝
页数＝６９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